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九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2074/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九冊目次

子部·儒家類

讀書小記三十一卷

〔清〕范爾梅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七年敬恕堂刻本

一

淑艾錄一卷

〔清〕張履祥撰 祝淦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吳江沈氏世楷堂刻昭代叢書本

三一九

下學編十四卷

〔清〕祝淦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三六一

逸語十卷

〔清〕曹庭棟輯註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四六七

困勉齋私記四卷

〔清〕閻循觀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八年樹滋堂刻西澗草堂全集本

五五九

明儒講學考一卷

〔清〕程嗣章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道光四年刻本

五九〇

業儒臆說一卷

〔清〕陶圻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六二一

愚齋反經錄十六卷

〔清〕謝王寵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刻本

講學二卷

〔清〕李培撰

陳祖銘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六三一

八三五

讀書小記三十一卷

〔清〕范爾梅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七年敬恕
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書小記

三十一卷》提要

讀書小記序

經學闢于漢唐至有宋而其義更深切著明彬彬乎盛矣
然學者墨守訓詁不能自出胸臆旁通發揮以揭儒先未
盡之旨猶未得爲善于讀經者也婁山范雪菴先生殆積
數十年之攻苦而湛深經術者歟先生所著讀書小記於
易於詩於書於春秋於戴禮於周禮于四子書節有解句
有釋或就本文申其義或以經證經或從經推之羣史諸
子百家引伸觸類以盡其蘊先生之穎悟超卓且廣搜博
攷無書不爛熟于胸中故能上下千載融會貫通而手眼
總序一
之獨高出于尋常萬萬也先生於易學尤邃觀所衍易輪
圖其法一闢一闔惟變所適足以撥轉六十四卦而旋轉
如輪信乎漢唐宋儒所未及于易理可謂神而明之矣他
如琴律樂律考諸篇通乎元聲若有神契其與古之張蒼
京房杜夔荀勗諸人可無多讓學者循是求之訂定樂章
勒爲成書則六經脩而何至樂書之缺失也哉夫自有文
字以來經之義理無有盡境好古者恒竭一生之精力僅
窮一經而尚不能卒其業今先生能窮諸經而探其源流
得其要領不徒訓詁之是守斯先生之所以異於人也

書宜廣流傳開示後學豈可爲名山之藏而已乎余耳先生之名久以地隔吳晉雲山綿邈不得親承教言溪用爲憾今讀其著述如挹乎其人而嚮往之情深矣
雍正七年夏日古吳徐陶璋拜手序

序
嘗謂道學之源開之堯舜傳之孔孟而集其成于新安朱子延及

國朝培植日厚碩彥名流不擇地而生其間力持道學足以繼往而開來者固實繁有徒顧經明行修之士往往葆真含光不求人知人亦無從而知之故雖本道德爲文章寔足作道學之案鑰而困于時限于勢卒至文與身沒而寂寂無傳者蓋不知其幾千萬人矣如吾邑雪庵范先生者潛心經書突然直入聖賢之閨奧他如史鑑樂律以及諸子百家之言無不洞見大意融化渾渣而獨標精純其析理則如牛毛萬絲無微之不入也其辨

讀書小記

卷四

近似解疑難則如月之白如風之清煥煥乎無雲翳而常昭著于天接問也其注疏必雜引經傳以爲印証則如衮衣繡裳黼黻文章之五色燦爛錯綜成文而不亂也其吐詞爲經據焉胸中所見簡捷則如孤峯峻壁峭然而來截然而止宏敞則如長江大河千傾波折而浩蕩無際也雖不敢曰先儒一枝燈即此不滅而于道學之統緒亦安必其無小補也耶第先生當日舌耕供母偶有所得輒手書以授諸生原未嘗有弋名之心而諸生皆私相抄錄秘爲至珍迨捐館後其原本則僅存什一于千百嗚呼以先生數十年之苦心不幾寂寂而無傳也哉同邑張子薪也慨然曰古人于鄉邦賢達文獻湮沒無聞多引以爲愧

況先大人受業門下手澤猶存予嘗愛之慕之私竊誦之然私之于已曷若公之于人乎爰向先生乃弟輯臣先生達其意令遍搜遺稿鳩集同人訂為全帙欲親付梓人而問序于余余曰先生之行高矣而其文則末也雖然當其時親炙先生者見其行咸樂觀其文安知後之人讀其文者不即如見其行乎故先生之文傳而先生之行亦即與之俱傳矣先生之行傳而張子樂道之心嗜學之志與顯微闡幽之功不且與之而俱傳也哉故于是而樂為之序

雍正歲次己酉暮春上澣之吉象陶故里年家眷晚生新之隆頓首拜書

讀書小記

序

二

序

自天地以正氣予人而人得之以為性安之者聖人利之者賢人習之者士人是復性一遺洵士希賢希聖希天之要途也凡少受庭訓嘗聞雪庵范先生德行學問為河東冠其學與教無非以主敬存誠為急務蓋先大人嘗列范先生門牆得之真故言之切凡幼時尚未知大人之言為得要也歲戊子凡負笈山左訪道尋師甫二歲堂賓天歟歟奔喪哀毀骨立旋得脾胃病復性之學毫無所得然性嗜書苦無人指引大人曰吾師雪菴先生理學正宗著有四書五經解易性求教因謁先生求其著述先生曰吾何敢著述哉惟於易讀書小記凡序

閱四十寒暑而成易輪一冊琴律得之鄭世子樂書余自備遺忘而已吾何敢著述哉汝欲留心經術當熟玩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諸書身體力行慎勿草草讀過而不得其真味凡受教持易輪琴律復命先大人即慨然有公世之心更欲盡得其著述而後快後先生失易輪琴律粉本不知凡有存稿也又寫易卦考一冊樂律考一冊與前書大同小異自周易折衷出樂而忘倦夜以繼日不知東方之既白失血不止遂成大病時先大人亦染脚氣未能省視命凡往候之見先生憑几而坐上設周易一卷問安畢請于先生曰當保養元氣觀書未元勞神先生曰易道精妙不可言味之愈出吾默識以養神耳

其學而不厭如此閱三日而修文地下矣 先大人欲盡得著述之志至是而絕望丁未春王正月 先大人偶得一不語之症凡八閱月而竟不起 日侍湯藥衣不解帶至于大變痛楚啼泣幾裂五內戊申春二月安葬祖塋冬十月 繼母忽相繼而亡十有二月甫葬畢而 祖母又遐逝矣 罪孽深重連遭三大喪淚已成血舊病復發不能理喪事 友孫子龍川來理喪安慰畢至遠道及 先生著述 先生之弟 輯臣先生今已彙錄成書 聞之心動曰此 先大人數十年之夙志也 雖求之苦次披閱得未曾有或以五經解四書或以四書解五經或以此經解彼經或以古今人物事證解經書左右逢源奇快驚人有目共觀無俟贅言至于詩文少作居多其晚年著作被無知家人付之丙丁可勝太息間有一二存者皆他人珍藏但 輯臣先生年已七十倩人抄錄未免魚魯因徧求親友並及門得其真筆與上齋靳公豐齋靳公垂帛岳公龍川孫公漱石孫公與玉靳公堂弟昌基小心對証差少訛謬至萬無考正並深奧不解者姑闕其疑以俟博雅君子然其大要不外下主敬存誠希賢希聖以復其固有之性而已豈非天地之正氣鍾于斯人使之開發道妙以昭示于無窮乎 因不避山川險阻親歷南國質之有道冀傳 先生之學庶畢 先人之志云爾

昔

雍正七年初夏書于姑蘇閭門之書室

晚學生隸人張凡藥藥頓首謹識

讀書小記

序

五經四子之書包涵萬有如太和元氣流行四序之中凡百庶彙各以其材爭新出異燦灼宇宙未之有息也儒生讀書談道有得于中快然書之不必前誦古人後說來者要以印証不誣斯可流傳天下後世子仲兄梅臣氏生癯然弱不勝衣自其髫年研究聖籍居常授教生徒懇懇遵正義不敢少弛積其論著可成重帙窮于貧無抄撮訂集之資又或為人持去多不存迨易篋後檢箚中僅得所偶筆于經書及易圖樂律若干言邑文學張薪也醇儒也慨然欲取而表章之使遂不湮于惟理在天地如黑白不可亂列聖憂世覺民間之無遺蘊先儒又從而釋讀書小記

胞弟爾楫謹識

凡例八則

一是書乃先生隨筆札記教授生徒初非有意著作先生之弟楫臣先生原其初志顏之曰讀書小記今仍之原本缺文集以先生篤志經書少應酬詩文皆出不得已而作且老年佳製皆缺畧無存過為搜羅僅得其槩

一是書惟易尚書詩為完書春秋得之長公王君少二本故詳畧不均禮記得之及門移植楊君然亦畧而不詳倘得佳本尚容續補

一周禮原本少者奉故天官一冊無從考核俟得原本再為訂正

讀書小記
一易輪易卦考乃兩次所成易輪係先生親授易卦考乃易輪粉本而後作者大意雖同詳畧各異故寧兩存以為後學津梁至于重出之圖不敢妄刪恐頭緒不清後學無處添手但分前後集以便一目了然

一琴律考樂律考亦前後成書大異小同亦兩存之但苦無所附因思禮有樂記附諸禮後不敢亂經

一先生尚有鄭世子樂書韓范洛志樂律呂新書並古儒先之言樂者錄輯成書倘得大用寔有作樂之具故先生嘗曰樂記史記樂書蔡氏律呂新書李文理律呂元聲並哨餘譜九宮譜諸書訂正之務與九經論樂之旨相符可成一部樂書非虛言

也先刻琴律樂律二考以見梗槩博雅君子如果許可尚容續

列
一先生之學得之薛文清讀書錄居多故明儒中亦深許之嘗
訓及門曰讀讀書錄亦可以聞道

一先生批閱未見者甚多經見者尚有朱子或問語類五經大
全性理大全讀書錄四書說蒙引淺說月令廣義武備志諸書
卷帙浩繁難以遽刻為布先聲以告同志

讀書小記

凡例

二

讀書小記目錄

序五

凡例

大學札記一卷

中庸札記一卷

論語札記二卷

孟子札記二卷

周易札記五卷

易輪一卷

易卦考一卷

讀書小記

目一

尚書札記一卷

毛詩札記二卷

春秋札記五卷

禮記一卷

周禮二卷

樂律考一卷

琴律考一卷

語錄一卷

明儒考一卷

序記傳文墓表一卷

贊銘啓一卷

詩一卷

雪斧先生本傳

讀書小記

通

大學札記卷之一

岳宏勳

雪菴范爾梅手著

後學范鉉金校集

靳璠

程子表章大學而又正其錯簡其功大矣姚江仍取古本謬也

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一節卑謹愼厥身修思永惇敘

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二節實大學之權輿

大學不言性而無非言性中庸不言心而無非言心聖賢著

書不在字句

大學札記

卷一

一

家上存古

大學之道節

此十六字與虞廷十六字並傳

在止於至善句

敦民

靜而后能安句

有道氣象與二氏異

安而后能慮句

顏子

慮而后能得句

豫之介於石

意誠而后心正

易之所云有孚中正誠正之謂與

先祖五雲公曰幸夫子以忠恕弘毅註聖經其見卓矣

康誥曰克明德全章

第一傳便引二帝三王大聖人之學純粹精也

太甲曰顧諟節

許西山特拈顧諟句為一部大眼目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全章

大畜曰日新其德上繫曰日新之謂盛德此傳同○首節明

德末二節至善一以貫之

大學札記

卷一

二

漆上存古
金藏板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節

新民直說到此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全傳

此傳頗詳殆不止綱領旨趣

詩云穆穆文王節

穆穆節不以詩解詩而以我解詩且以詩解我

詩云瞻彼淇澳二節

革之上六君子豹變其文蔚也上節是矣九五大入虎變其

文炳也下節是矣

子曰聽訟吾猶全傳

本末是一部大眼目何可少此一傳○漢宣時韓延壽稱為

一郡三代信乎明德為本三代可復

必也使無訟乎

過化存神

格物致知全傳

格致夢覺關也昌黎原道竟略此○此子路之所短端木之

所長○孟子博學詳說反約之論即格物傳○格致精也誠

正一也至正心則能執中易所謂中正之德也

○雪菴重訂格致傳丁丑月私記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

大學札記

卷一

三

漆上存古
金藏板

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

而后能得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

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子曰聽訟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二節

絳陽先生不自欺詩十首發揮無餘蘊

真人鬼關也過此關便是趙清獻司馬溫公一流人物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正是見肺肝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傳

正字甚高即易之中正○此與易之咸卦相表裏咸之以虛受人正謂此○有所正是眼中金屑隨之官有渝是矣○要到無適莫無意必固我處便與太虛同體鰾乎濯江漢而暴秋陽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全傳

子家四知堂正是此四箇知字

脩齊二傳皆反說

家人卦曰有物有恒曰反身蓋修身之謂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全傳

大學札記

卷一

四

朱上存古
堂藏板

五箇而后字靈醒之極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周南是也

如保赤子節

一部大學須看未有學三字新建之學在此○學者學其未

有學者也

一家仁節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正謂此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節

拓開眼孔小儒未有此也○忠恕是大學大眼目以前是忠

以後是恕

詩云桃之夭夭三節

大有吟咏之趣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全傳

人主讀鑑書不如書此傳於丹扆真千古金鑑也○繫矩只一恕字恕以求仁故曰上好仁無忠做恕不出故曰忠信以得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亦曰大學之道忠恕而已矣

三言得失而語益切亦極有章法

上老老而民興孝三句

大學札記

卷一

五

朱上存古
堂藏板

作新民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節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妙妙

詩云樂只君子三節

平天下只一仁字前曰赤子此曰父母伏後二仁字也

孔子語子夏五至三無之論此足括之

君子先慎乎德

提出德字作骨子

亦悖而出

益之上九是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節

宋子罕不受玉亦知本者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節

秦誓節一似房玄齡一似李林甫一成貞觀之治一兆天寶

之亂C可為大寶第一箴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二句可銘座右

唯仁人節

解而拇朋至斯乎

見賢而不能舉

大學札記

卷一

六

宋上存古

春秋書郭亡

見不善而不能退

漢元成帝是也

好人之所惡節

唐德宗之性

大學札記卷終

中庸札記卷之一

岳宏勳

雪菴范爾梅手著

後學范鉞金校集

新璫

分中庸為大四支此朱子之中庸也子思未必盡如此分晰然數千年來誰能如此分晰此見朱子之大識力大有功於學者

君子戒慎乎二句

不善用之則有所恐懼不得其正

莫見乎隱莫顯節

中庸札記

卷一

十

宋上存古

章牛之牯

喜怒哀樂之未發

延平先生得力處

致中和天地位焉節

致中二字前聖之所未發程子教人靜坐以此也朱子夜氣

箴有謂不必作者何其隘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二章

二三章一時字一至字鮮能字即伊夷惠未之能也況其下

乎惟孔子時中之至故生民以來未有

中庸其至矣乎節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

夫子不得用中於民蓋傷之也故於易之二五三致意焉

子曰道之不行也節

易三畫卦初不及而上過之孔子曰夫禮所以制中也。禮之明動相資亦同

知者過之

備老

賢者過之

季札

人莫不飲食也節

中庸札記

卷一

二

金藏板

子曰鮮知味朱子曰世教衰交識之。周末知味者五人宋

末知味者五人先大父言絳陽宴會說亦知之矣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節

論大知凡四層層層有異樣寶色皆聖人之極致臨之六五

近之。用中於民行中之謂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前段

予知者曾不如鴈之銜蘆也

人皆曰予知後段

令予知者愧死

子曰回之爲人也節

回之擇守近於舜之執用未達一間耳真知之者知味也。

子思便以回與舜並論回亦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可想。

○拳拳如得寶物怎肯失之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高論。妙文。壓倒史記漢書中人物傳青主語塞矣

子路問強全章

此夫子未見剛者之註脚也是孔門一卷金剛經妙在三個

與字四個哉字使古今血氣人喪然自失。由之強大者壯

也剛以動故壯君子之強大者正也非禮弗履九二貞吉是

也。抑而強與剛得中也。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仁時懦

禍寬博不恤千萬人

中庸札記

卷一

三

金藏板

君子依乎中庸節

依不悔知味之至也與四章應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讀書兩錄發揮此章之意無一不盡莊生看得此意亦透盡

但少下章耳。夫婦兩段知行分股以愚不肖聖人括之何

等筆力間架

詩云鸛飛戾天節

莊生言道在莢稗。常觀鸛飛魚躍之妙見得吾與點也之

子 29-11

意

子曰道不遠人章

人但見飛躍之妙不知人得其秀而最靈尤有妙處遠人者

安知味也此章對賢知之過說

人之為道而遠人

無佃甫田

君子之道四一節

春秋書齊人執鄭詹正謂此

君子素其位章

人心本自樂自尋不快活此章對愚不肖之不及說○君子

中庸札記

卷一

四

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正己真君子怨尤真小人援陵非吾願

自得終其身

首節

艮之六四

次節

快論

三節

此之謂艮其背

四節

看來遠人為道者什一求人行險者什九

君子之道辟如章

此章乃下學而上達之註脚也對過不及兩項人說妙甚

詩曰妻子好合節

在人必援無佃甫田矣此乃引棠棣何其超脫

子曰鬼神之為德章

此太極動靜之機也聖人罕言之繫辭則盡發其蘊

神之格思不可節

此意惟聞道者知之

夫微之顯誠之節

微而顯即隱而費○結出誠字即无極而太極也

中庸札記

卷一

五

子曰舜其大孝章

看六个必字道其常也○孔子其大孝也與道貫古今德配

天地刪述六經垂憲萬世○首節祭之謂享舜之祭

詩云嘉樂君子節

文王在上明明在下曉彼旱麓等章皆是此理貫天人而一

之

子曰無憂者章

夫道卷之而退藏於密放之而彌六合唐虞君臣成周父子

嗚呼盛哉

宗廟之禮所以節

此節兼時拾大拾與禘言

郊社之禮所以節

春秋書大雩為性命之文○心契周禮則曰示諸掌心契韶樂則曰至于斯蓋非聖人不足以語此

哀公問政章

此章與大學相表裏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曰誠○前言三近入德之事即立誠之事後言擇執立誠之事又即入德之事

○誠字直是四書五經之樞紐

天下之達道五節

以下千人共見之理絕妙文字

中庸札記

或生而知之節

兩股好文字

凡為天下國家節

兩個一也便是言性與天道但罕言之

在下位節

如剝蕉心尋源直到星宿

誠者節

古今大文章

有弗學節

異初進退利武人之貞

自誠明謂之性章

中庸四章知行相因二十一章誠明相因二者並行不悖即朱陸薛王之學不必聚訟矣○道之不行也由不明也明則誠矣晦翁謂格物為窮理以此也道之不明也由不行也誠則明矣陽明謂格物為去欲以此也學者各因其性之所近可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二句

朱之則退藏于密

則能盡人之性至末

放之則彌六合○天下雷行

中庸札記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姚江之學本於此○易曰吉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

往又曰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

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劉康公之卜成肅單子之

卜晉厲皆知幾者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行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自道者誠之也

誠者物之終始節

大學誠意

誠者非自成己節

良之六二未至于誠

通章論誠處理弊功效俱到

故至誠無息全章

此章如祖述堯舜一章非小儒所得窺其涯際○又與乾坤

象傳一符合○又發明盡性一章之義無餘蘊矣

至誠無息節

此大德敦化

徵則悠遠節

此小德川流

天地之道二句

中庸札記

無極而太極

則其生物不測句

萬物生而變化無窮

維天之命節

泰之則退藏於密

大哉聖人之道章

此章發明費隱一章之蘊而並詳于變道之功效

君子尊德性節

此節宜書座右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句

春秋尊王之義

王天下有三重焉

飛龍在天

君子之道本諸身節

合身世古今上下以為言所謂中正以觀天下

遠之則有望二句

下觀而化

仲尼祖述堯舜節

合古今上下以為言此謂集大成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二節

中庸札記

乾卦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一節夫子自道也○主大字即

集大成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章

此章起勢如潮住筆如山所謂放之則彌六合者如是如是

二氏空談虛無此等處無可措手矣○溫恭容易執別難何

況溥博與淵泉平地無有上天路好向服膺問顏淵

為能聰明睿知節

文如長江大河滔天澎湃而來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黃河來天上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四句

雲烝霞鬱墨瀋淋漓

故曰配天句

戛然而止

夫焉有所倚句

此句直是峻絕

肫肫其仁句

可得聞也

淵淵其淵二句

中庸札記

卷一

十

不可得而聞也

苟不固聰明節

一氣寫出非仲尼誰克當此絳陽贊曰浩：乎天哉淵：乎

淵哉陶鑄帝王光哉刪述六經宣哉宮牆萬仞高堅哉時行

物生何言哉

衣錦尚絀節

真正學者入于自別近之學者底三板已自不真何處步趨

古人

奏假無言節

此是誠則動，則變然未化也

不顯惟德節

至此則過化存神之妙不可思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

服矣

無聲無臭句

太極本無極也。○安邑曹真子先生極賞此二無字張子厚

學箇恭而安不成便未及到此地位直是峻絕于絕四便是

如此學者常看海闊天空氣象雖未能至亦能掃除許多俗

下意見下學立心之始亦須拓開眼界也。○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即無聲無臭之旨也孔子無迹顏子微有

迹此顏子於不顯之德未達一間

中庸札記

卷一

士

中庸札記卷終

聖賢之言自道性分樂事耳若徒視為時文材料博青紫者真小人儒也或陽奉之而陰視之為迂者小人之尤者也或讀之而研究不厭則必有得矣讀之而胸次浩然不禁手舞足蹈之喜者則庶幾其近于道矣邇來學者封固靈智鮮知味者非有舉頭天外望之眼界安能跳出名利圈子而見廬山真面目乎

甲戌爾梅識以自警

名利根子不絕只是于道味未能咬嚼得出耳世固多囫圇吃櫻桃人宜其戀戀于囫圇糞穢之場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趙普半部論語佐太平必有自得處

古者婦人必讀孝經論語讀論語須如程子見得意味深長

序

卷二

論語札記卷之一

靳之昇

雪庵范爾梅手著

後學范錄金校集

子曰學而章

張昌基

讀此章足見學中有多少趣味聖人有多少快樂而淺嘗者不知也

有朋自遠方節

樂由於悅所謂由豫也合簪也

人不知節

即不動心之學○即君子依乎中庸君子所性地位

有子曰其為人節

論語札記

卷一

從此學來滿肚皮一片春風和氣也吾儒與異學分途在此

君子務本節

昌黎尚不知仁是性何況後人近人乃有翻言性中只有孝

弟易嘗有仁義者其亦不思矣○孟子仁之實一章本於此

曾子曰吾日三省章

篤實人篤實話忠信即一也傳習不外此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王道本於天德敬信括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養成聖賢胚胎至要至要絳陽先生以此為小學之綱

子夏曰賢賢章

易色易字大有功夫在後世古文詩詞真無用也况時文哉
吾直謂之不學

遇則勿憚改節

易損之六四損疾使遠是也

夫子溫良節

聖人神化端木知之儘大樣也而考亭又補其不足

有子曰禮章

兩路說來此有若似孔子之一也樂記言樂兼言礼至矣哉
序卦展而受以泰溪而受以節可參

論語札記

卷一

二

有所節

孔子語子貢藝達于樂而不達于礼古之人也

有子曰信近章

易卦初爻多慎始之意

子曰君子食章

孔顏一生真神最宜玩味

子貢曰貧而節

聖人引入極樂世界而至之者蓋樂也子論古賢王賢士

正謂此○未若二句妙甚

子曰賜也節

朋來之樂謂此也此端木所以得聞性天

子曰不患章

孟子知言程子身在堂上之說

子曰為政章

神化難名浩浩其天非聖人道不到此

子曰詩三章

一眼看透一語道盡聖人講經之樂○即誠意之學

道之以德節

聖人身分大畏民志如天地之化育

子曰吾十章

論語札記

卷一

三

如登千層寶塔層層引入入勝良可羨也吾人自省有一二
分否

七十節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然個個人心有仲尼只須認定矩字

樊遲曰何謂節

孝道便是理學

孟武伯問孝章

至言也養志之大端

子游問孝章

至言也執玉奉盈謂此

子夏問孝章

至言也色字真使人不能掩其惡

人子只尋此四章可謂孝矣若求其至則孝經十八章廣大無際孝子而聖人與大舜同歸矣

子曰吾與章

未達者一間耳○如萬物之被時雨其快可知○此章宛轉曲折活畫出顏子來

子曰視其章

身在堂上看人人骨髓裏

子曰溫故章

論語札記

卷一

四

知新便有豁然貫通處故可師

子曰君子不器

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故不器

子貢問君子章

慥慥真神

子曰君子周章

如六十四卦左右二方之不同

子曰學而章

聖人也似從此經過故言之周匝

子曰由誨女章

先要掃除障礙便是夢與閑

子張學干祿章

步步周匝之至真聖人之言也

哀公問曰章

古今治術之大綱領趙普半部論語奉此一言足矣

季康子問章

字字季氏所無聖人之教至矣

或謂孔子曰章

道無不在常布自有經濟可悟吾與點也之意然猶是半邊道理也

論語札記

卷一

五

子曰人而無章

今人云老實人行不得畢竟不老實人行不得○春秋凡書盟者惡之貽其信也盟蔑盟宿桃邱不遇惡失信也○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以信待人而不疑

子張問十世章

聖人知其大者何等眼孔視元會運世又不同○聖人之言濶大不可移動薛文清之論多類此桓譚為光武極言識之

非經可謂有見○子張想未學易夫子亦不與言易

子曰非其鬼章

括祭法一篇○梁公之黜淫祀一片正氣孟子之配道義一

片浩氣二者同歸一致此章兼之

孔子謂季氏章

俗人以為榮孔子以為耻忍字痛切之至○樂友馮仙航云

八佾章足令季氏哭雍徹章能令季氏笑不仁章又令季氏

哭不得笑不得亦妙論○春秋書初獻六羽初字可玩

三家者以雍徹章

孔子冷笑○雍徹之僭循其廢輶而設撥

子曰人而不仁章

故曰修道以仁名不正則禮樂不興仲尼燕居五禮皆以仁

貫之○如有胡吳人而談花者也

論語集注卷二

六

林放問禮之本章

近來禮樂本末俱亡○烹飪起于熟石玉粒基于推輪可以

知本

季氏旅於泰山章

冉子局中不能故孔子局外救之求也退而聖人大也○春

秋書猶三望其來漸矣

君子無所爭章

一片春風和氣便是堯舜氣象

子曰繪事後素節

後字妙于解經

曰禮後乎節

子夏林放打入孔子心坎裏實無色也之義

子曰夏禮吾能章

聖人于前代之禮亦學之杞宋于祖宗之書亦失之○二代

之禮制于聖人定是妙當混焉不傳此亦終天一恨事也然

周監二代者也周禮一書可以無憾第學者弗深考耳陳門

卿曰見曹莫恨咸陽火焚後殘書讀盡無

祐自既灌章

魯君臣怠荒之形如見辱沒了先聖大典○春秋定哀間西

書惡鼠食郊牛又書四月郊與此章同易傳曰解而受之

論語集注

卷一

七

獲可敬也夫○魯之郊禘惠公請之東周之僭禮也魯成王

賜之也閔公吉禘于莊公春秋說之○魯僭四卜郊不從樂

之中又有變

或問禘之說章

肫肫乎潤潤乎孝經第十六章之精蘊春秋書郊禘大寧之

義

祭如在祭章

誠孝之至通于神明隨之上六足矣

子曰不然獲罪節

如泰山之壓卵

子曰周監於二代章

午會之末

子入大廟每事問章

作者之聖問者之明恭同契合

子曰射不主皮章

亦王霸之分

子貢欲告朔節

士朔望焚香亦宜告朔並告朔日事

定公問君使臣章

閔公時齊仲孫來禮與忠交失之

論語札記

子曰閔雖樂而章

不淫不傷近于聖者之事須推本文王之德化

子聞之曰成事節

此處與春秋僖三十三年閔霜不殺草之義參看

子曰管仲之器章

知仲器小則知王道之大此孟子所以尊王賤霸也○召陵

之盟善矣轅濤塗以一言見執遂侵陳這便器小

子語魯大師章

夫子自是善歌如三百篇皆弦歌之也謝氏說未確五音日

無不具六律又自不能盡具此中自有宮調在

儀封人請見章

封人知聖知天何等眼界聖人存神過化之妙亦可想見讀

此等書使人拓開眼界幾許

子謂韶盡美章

虞書廣歌詩三百皆以文王冠篇士當絃歌之○此章最高

妙

子曰居上不寬章

春秋文二年納幣傳可參

子曰里仁為美章

此亦可見仁無所不該而時人之智皆私智近學者不知仁

論語札記

為何物焉得智

子曰惟仁者章

到仁者地位則近聖域矣聖之道至公○玩注則新建論仁

亦是

子曰富與貴節

道學

君子無終食節

至此直入極樂世界矣去聖不遠

有能一日用其二節

快論足以鼓後學之氣

子曰朝聞道章

道即前所言之仁○此聞字即漆雕開之所謂信

讀四書正文及朱傳便可聞道

子曰士志於道章

快論也近人且有以耻惡衣惡食為長進者弊也久矣

子曰君子之於章

惟聖者能之○萬物有其自然聖人又何事焉

子曰放於利章

以此垂訓後世猶多放於利者○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論語札記

卷一

十

子曰能以禮讓章

一篇坊記之精義○快論

子曰不患無位章

盧照著五悲文亦釋矣

子曰參乎章

求一並求貫及得一自會貫○忠恕曾氏生平得力處

此與顏淵問仁喟然二章參看

子曰君子喻於章

夷死西山跖死東陵皆死而後已○大學孟獻子二節孟子

首章皆此理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四章

此四章與二篇言孝處人子當書紳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鳴鶴在陰四句之義

子曰游曰事君數章

艮止之義

子謂南容節

梅按劉更生之在漢成時為子林宗之在東漢亦自不減于

容也當是漢室三君子

子謂子賤君子章

論語札記

卷一

十一

孔子尚云以六子自厲况其下手○註中必字作泰音伏

子使漆雕章

屑屑于時下講章者必不知斯為何物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禮曰仁之為器重為道遠而取數多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

至故夫子罕言仁而于諸子皆不許

子謂子貢章

聞一知十斯之能信也孟子知言是也

子曰吾未章

此浩然之氣也

子貢曰我章

子貢于一言終身者亦必有得處

子貢曰夫章

蒙引云此章要見聖人教不躐等亦見子貢有獨得其味之意○梅案得此味便浩浩矣學者埋首讀書不知味殆不免買贗而還其珠也

子曰晏平仲章

臨之上六敦臨無咎

子曰臧文仲章

昧于古人命重黎明明崇常之義故不知○柳子厚罵三尸

論語札記

卷一

十一

文大快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文子之葵齊姜何不一思○梅按春秋書行父如齊者二後書齊人取濟西田則文子之黨惡而納賂亦異于季友之誅慶父矣史記以廉忠稱文子蓋亦小忠小廉耳

子曰甯武子邦有章

王臣寒寒匪躬之故武子以之○梅按程子沈晦之論如郭林宗之論孺子不答季儒耳此亦一見○昔人謂狄梁公如大乘菩薩正類武子

子在陳曰章

近來學者不振只是無志氣眼光如豆若王新建正是狂者耳

子曰孰謂微生高章

直不執之買金償郎似亦過舉

子曰巧言章

恥字妙耻甚于惡

顏淵季路侍章

此章只一仁字故程子曰學莫先于識仁

顏淵曰願無伐善節

無伐無施較無所為而為之者深一層此亦是見得遠大處

論語札記

卷十

十一

自然不自滿假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顏子近之

顏聞子之志

程子羈勒之論與論舜之誅四凶同乃向上一種旨趣告子

義外之說不得借口

哀公問弟子孰為章

不遷不貳力量甚大其要出于損之德忿室欲其義見于復之初九

註中程子答或人好學語

此論乃程伊川先生十八歲作今之八十老人不能措手可

愧可愧○宋四篇大文字得此而五

子曰毋以與爾節

夫子常言子貢贖人辭金之失與此同

子曰回也其心章

易之不遠復類復正同此

季康子問仲由章

春秋墮費書伐棠舉正三子可使之証

季氏使閔子為章

閔子此等處真是不苟由求有慙德矣公皙季次閔子之流

亞與責之初九舍車而徒義弗乘也閔子以之需之初九需

論語札記

卷一

十四

郊用恒閔子以之○振衣千仞氣象

自牖執其子曰亡之命矣夫

注牖南牖也妙解○命正命也

子曰賢哉回也章

七十子之徒孔子獨荐顏淵易之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者也

回也不改其樂句

安仁○通書顏子一章大有所見尋樂之言示人至矣

子謂子夏曰女章

慎獨○此二儒如子都之與嬖靡而人莫之察也為己之學

自是遠大

子游為武城宰章

子賤宰單父陽晝陽橋之論與此互參○王其之折節黃憲

陳蕃亦可嘉

孟之反不伐章

禹不矜不伐顏無伐無施說命有其善衣厥善矜其能衣厥

功若御至獻焚搜而自伐宜其亡矣

文質彬彬句

文明以止

樊遲問知章

務民二句近外故曰事○先難後獲無妄之六二是已

論語札記

卷一

十五

子曰齊一變章

齊俗自小白初伯而始壞

君子博學於文章

漢儒博而不約後人溺於時文而博文者亦寡

夫人者已欲立節

二而字甚難得然亦非難

子之燕居申申章

與莊生之蓬蓬異

子謂顏淵曰用之章

易言時乘六龍以御天用行則乘飛龍舍藏則乘潛龍○二

則字大自在○此與侍坐言志章相似曾皙便見得行藏安
于所遇之意○師貞丈人吉大過之初六白茅慎之至也可
通于軍○懼謀即大學慮字此臨事也事先則有定靜安在
即知言養氣是也即所以行藏者是也此是伏虎羅漢一葉
扁舟

子曰富而可求也章

近曰士多變而為商富似可求矣然終無以易其所好也彼
以其富我以吾仁

子之所慎齊戰疾

近人于戰疾猶知慎而慎齊意寡

論語札記

卷一

十六

子在齊聞節

延陵聞之而有如天如地之嘆則節可知夫子自述而有不
知老將至之言則聞節可知

冉有曰夫子為衛章

雋不疑謬引春秋斷獄其未讀此耶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節

曠立三年而見殺輒歸七年而再奔父子不仁宜子貢以為
賜不知所由入而輒卒死于越也○鄭伯克段特書之亦以
著其不仁

子曰飯蔬食飲水章

此與富而可求節參看聖人之示人至矣○舜之飯糗啜菽
其理也

子曰加我數年章

易其至矣乎雖十翼亦贊不盡歸到無過切實之至○朱子
啓蒙詳矣○此章編三絕時也

葉公問孔子節

據左傳葉公大有可表高于令尹子西一等若在聖門又當
別論注全體二句提是個仁字聖字

子曰三人行必有章

此子產不毀鄒校夫子稱其仁

論語札記

卷一

十七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循物無違為信

子釣而不綱章

春秋書焚咸邱淫獵也

子曰仁遠乎哉章

孔子邱陵歌正同

陳司敗問昭公章

昭公之知禮而不免乾侯之禍抑末矣一子家鷄不能用也
昭公焉知禮然孔子此時又當別論

子曰丈莫吾猶人也章

裴行儉之知人以此

子曰奢則不孫章

苦節悔亡之義

子溫而厲章

而字即賁之文剛文柔人文而天文矣臯謨九而字亦然

子曰泰伯其可謂章

語類與注合或問則與注異

子曰恭而無禮章

禮卑內有知崇在故曰不可不知天○仲尼燕居開端發此

義

論語札記

卷一

大

曾子曰以能問于不能章

正是弘字正是學舜處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宋之呂端王曹韓琦諸公近之○大節不奪方正學有之

苟息于此未盡漢之杜李實陳皆未逮也則君子難也

曾子曰士章

古今道學大綱領○洋洋優優二節是重川上一節是遠白

沙先生明月清風詩道得到

危邦不入節

易所云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大哉堯之為君章

與中庸至聖至誠二章正同

子曰禹吾章

是謂執中

子絕四母意章

無遺莫無不可毋必也正心毋固也克已毋我也○絕字

直是峻絕

文王既沒節

吾學周禮○誰能如此自任○是何等身分而語極婉轉

子曰吾有知章

論語札記

卷一

九

與舜居深山章參看

仰之彌高節

中無定體

欲罷不能節

顏子見卓爾矣宜乎簞食而樂也

子欲居九夷章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何陋之有

子在川上章

孟子答徐辟正同○寒暑之往來日月星宿之推移萬物之

生長代謝伏羲之先天圖呂氏之月令楊子之太元蔡氏之

九時人之呼吸皆是也

語之而不情章

欲罷不能

後生可畏章

東坡云流年已似手中著○聞即朝聞道之聞如此乃見宗旨若曰聞于人則淺且聞于譽之門

子曰衣敝緇袍節

子路何等胸臆

子曰可與共學章

孔子繫易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權非深于易者不能也

論語札記

卷二

子

不內顧不疾言節

漢武帝亦能正立不內顧而不能制趙氏之禍失其本也

山梁雌雉註

臧古聞切聘君說是唐之鄭五亦知此義者

夫子嘆雉同感麟意○漢穆生諸葛武侯皆有得于此

論語札記卷之二

岳宏勳

雪庵范爾梅手著

後學范錄金校集

子曰先進於禮樂章

孫宗楚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今人且不必講先後先講五禮六樂如何學○從下從先是迴瀾手段

德行顏淵節

數者有一焉可以為士矣○後人欲升南宮有若子賤漆雕

于哲

子曰回也非助章

無所不悅故不情故見其進未見其止

論語札記

卷二

一

子曰孝哉閔子章

至誠感神

季康子問弟子章

孔子亦只是好學之至○顏子所學何事

顏淵死顏路請子飾

琴歌有復聖思賢二操先大父手授音調蓋希顏錄之遺意

子曰噫天喪予節

公羊傳子路死孔子曰天祝子祝猶喪也

季路問事鬼神章注

過于繁辭

魯人為長府章

好興作者可以鑑矣

子曰由之瑟節

可想夫子之鼓瑟

未入於室也

仙境也何可不到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仲尼燕居曰師過而商不及夫禮所以制中也

季氏富于章

春秋書用田賦

論語札記

卷二

二

子曰回也其庶乎章

以此垂訓後世猶有貨殖者何其夢夢耶

季子然

意如之子桓子之弟

子曰獄父與君亦不從也

春秋書鄭歸生獄君宜參看

子路使子羔章

子產論尹何亦然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全章

家語農山言志與此章大畧相似

居則曰不吾知也節

讀者自思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節

活画出子路

點爾何如節

學者當常觀此氣象則近道矣

註曾點之學一段宜書座右或另刻一斗方玩之使人心曠

神怡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宜互看蓋所謂立天下之大本

先立乎其大者如此若未有此雖讀書五車與我何與杜工

部云水流心不競雲淡意俱遠文清公取之

論語札記

卷三

三

唯求則非邦也與節

與由同

唯赤則非邦也與節

與由同

末註孔子與點一段曾氏氣象學之數年不能到○周子吟

風美月程子傍花隨柳朱子無邊光景一時新皆是此氣象

○跳出名利圈子自有此氣象陶淵明近之

顏淵問仁章

克字較洪範以用三德四克字力量大○君子之大壯莫大

于克已復禮

未註程子四箴真有希顏之意大程子之視顏子亦咫尺不遠

司馬牛問君子章

西銘所謂純乎孝者也。此孟子養浩然而不動心處

君子敬而無失節

此節通于西銘其意遠矣然不若西銘之密。叔向不與羊舌虎同誅亦敬恭之效。需之九三上六皆以敬為占外之

占

子張問明章

先覺

論語札記

卷二

四

於斯二者何先節

聖人以道為主後世功利之子何足語此

自古皆有死二句

即孟子天壽不貳一節

有若對曰盍微乎

有子欲行井田其志大矣

曰二吾猶不足節

所以用田賦

百姓足君孰與節

只看損益二卦可見

公曰善哉信如君節

齊挾鄭以畔王扶范中行以撓晉其于君臣可知矣

子路無宿諾

如此方可有為。易曰孚乃化邦春秋書盟者惡之

子曰聽訟吾猶人節

便要復唐虞

季康子患盜註

奪嫡謂南孺子之子

雖賞之不竊句

滅武仲斥季武子當道吾有取焉

論語札記

卷二

五

夫達也者二節

君子之學當為坎之堅多心勿為離之科上稿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家人有孚威如反身之謂也

請益曰無倦

周宣漢唐宣皆倦于終井收必有孚也。周宣晚德不終

唐貞觀之治不終天寶之亂皆倦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節

名不正故父子雖得國而終失之

子謂衛公子荆節

衛公叔戌之奔晉視荆有慚德矣

子曰苟有章

井渫不食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子曰善人為邦節

升之六五貞吉升階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孔子答哀公五儀五思之論足見為君之難惜定公不能復

問○敬肆君子小人之分途即興亡之分途

葉公問政章

葉公有功于楚其識過于子西

論語札記

卷二

本

子夏為莒父章

隨之係小子失丈夫與此同若詩之無仞甫田又當別論

孔子曰吾黨之直節

春秋為尊親諱則詩取變風而于魯獨取碩義亦如此○周

禮八議議親

君子易事而難說章

古今真君子真小人畫圖也學者亦宜自鏡

君子易事而難說句

觀臨卦之六三可見

子曰以不教民章

教如子犯之示義示信示禮

克伐怨欲不行章

四者活地獄受苦仁者則超然雲霞之表何時得到此地

子曰邦有道危言章

晉與明夸二彖可作註脚○漢以下党錮諸公未遠也郭有

道近之矣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章

明道自焚其書而單辭片語皆法言○南宋不能北伐無勇

也實不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論語札記

卷二

七

一部感應篇

子曰君子而不仁章

總是這個仁而分數不同○又朱以九曰首句仔細仔細次

句回頭回頭妙甚

子曰為命章

左傳北宮文子之言同此又有馮簡子

或問子產節

傳曰慈母之怒也雖折荻笞之其惠存焉

若臧武仲之知句

武仲戒勒功斥賞盜哭孟孫避齊田皆知也為季氏立少子

而廢公鉏則不知甚矣故仲尼記其作不順

子曰臧武仲以防章

春秋書趙鞅之入晉陽荀寅吉射之入朝歌與以防同○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註春秋誅意之法鄭伯克段亦誅意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此章如周禮之八議議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論語札記

卷二

八

此春秋一大眼目故召陵陽穀多與之○首止之盟定王世子一匡之大者也○程正叔曰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取糾殺之復繫子者罪齊也其旨昭昭矣

公叔文子之臣章

然則趙文子所舉管庫之士生不交利死不屬子可以為文矣以此推之宋理宗之為理也抑末矣

子言衛靈公章

此論其不至于喪耳若公叔戌北宮結之奔魯趙陽之奔宋又當別論○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此足證之

陳成子弑簡公

春秋絕筆後數年○春秋書四國伐鄭殺之會澶淵之會意亦如此

公曰告夫三子

春秋書齊仲孫來而辰陵一盟始終子楚皆一意也

孔子曰以吾二節

此已不勝成股執隨之嘆況四國伐鄭又甚矣

春秋桓四年七去年去秋冬二時謂此也○意如之會荀躒亦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論語札記

卷二

九

杜密之多所陳托與劉勝之閉門掃執不同

子曰不逆詐節

聖人說出便分外起妙○身在堂上人自不為趙廣漢之鉤距

丘何為是栖栖者與

匏瓜者之見○徐孺子亦以栖栖戒林宗林宗其庶幾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因物付物而已不與○于晉侯伐秦見報怨于澶淵之會見報德

子門莫我知也夫章

子為子貢兩言天一以貫之貫以天耳

公伯寮愬子路章

與孟子戒倉章大同

子曰賢者辟世章

夏聲申屠蟠之流。蕭望之不及二疏以此

子曰作者七人矣

易之含章括囊是矣。否之儉德避難剝之順而止遯之遠小人明夷之用晦皆然

子堯蓍于衛章

有荷蕢一種議論益以見聖人之大。斯已句亦抱爪者之

論語札記

卷三

十

見

子曰果哉節

聖人胸懷我輩宜深體之

修己以敬章

曲禮開手四句同此。註程子之論更高。范武子召文子

而論以敬其見卓矣。括一部大學中庸問政章皆泰同契

合然此章是仁觀二以字可見大學則是忠恕及至善則亦

仁也

原壤夷俟章

正是今之狂也蕩。晉王夷甫等似之

閔黨童子將命章

先蘭之詩所以作

衛靈公問陳章

大聖人所遇之窮千古猶慨而聖人自處坦然家語所載又

別有議論

俎豆之事句

為國以禮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章

此意類曾之外鮮聞秦漢唐諸子亦未之聞也聞之則入極

樂世界或問一貫維何曰知此者其天乎

論語札記

卷三

十一

立則見其參于前節

先立乎誠。久之便可一貫

子曰直哉史魚節

趙良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君子哉蘧伯玉節

昔人謂劉向優于屈原蓋近伯玉與

子曰可與言章

如此明白而人多失之。知者二句如鑑之室

子曰志士仁人章

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顏淵問為邦章

陶鑄帝王是謂集大成。王佐之才如此富教又不待說

放鄭聲節

魯山之歌于為文帝之不拜嵩夫近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章

古今同慨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章

可恨之極。公孫成之不知子良視文仲有間矣。可想公

叔文子趙文子鮑叔之賢

子曰不曰如之何章

論語札記

卷三

十三

此與比之原筮並泰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章

正如鄭之為命盛得水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章

不爭者大者正也執競之謂也不黨者渙其群也馬匹亡之

謂也

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章

恕字是聖人示人入聖捷法山農野老皆可用之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如栢舉之戰吳稱子而入郢則舉號何容心哉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句

夏五紀子伯之遺

子曰衆惡之章

前有春秋後有綱目所察者大矣遠矣

子曰過而不改章

聖人取秦誓。大過有戒頂之凶而無咎惟能改過不妨入

于過之中小過如飛鳥之去而不留惟能改故能出于過之

外。訟之九四即命安貞過而從于無過

子曰吾嘗終日章

子思子曰吾終日思而未之得于學則寤焉

論語札記

卷三

十三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無妄之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同此

學也祿在其中矣

或益之自外來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章

古今用人之良箴。君子不可小知者孟子也孔子則無不

可

丘也聞有國有家節

定公十三年晉三卿之叛以衛貢也患貧也

邦分崩離析句

正是傾

而在蕭牆之內也

正是傾

自諸侯出二句

無妻之會湟梁之會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政在大夫始于晉悼邢邱之會極于湟梁○春秋于伐許書

會鄭伯不以大夫主諸侯也穀之會亦然

三桓之子孫微句

家臣背叛

論語札記

卷二

古

君子有三戒章

道心為主

齊景公有馬章

抑揚之極真足破愚然近仍有貪富而棄德者

邦君之妻章

春秋書歸罪識亂法也書履緌逆志變常也○易首乾坤書

記登降詩首閔睢禮誌昏儀此物此志也

謂孔子曰來節

此際初九見惡人之用也

子游對節

此子游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弗擾之論瑣瑣可也隋都之畔惡難追矣奔後猶不悖魯亦

可故欲往

弗肸以中牟畔

簡子聞中牟畔攻而取之佛肸毋以言發棄子得不死

子曰禮云禮云章

仲尼燕居與子張言禮樂同此○春秋文二年納幣傳意同

此

子曰色厲而內荏章

論語札記

卷二

主

晉之九四晉如鼫鼠

子曰鄉原章

狂狷之反

子曰道聽而塗說章

默識之反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章

馮道傳游藝之流

宰我問三年章

禮經三年問一篇是此章注疏

君子尚勇乎章

趙文子之退叻也及宋之盟而神閒氣定者勇于義也

惡微以為知者

微以為知衛嗣君是也

微子去之一篇

此篇如詩之變風末二章則詩之匪風下泉也

微子去之章

讀此不禁悼嘆于易之明夷一仁字特精純

柳下惠為士師章

此柳下之明夷○是亦不屑去已

齊景公待孔子章

論語札記

卷二

十一

此孔子之明夷可以去則去

長沮桀溺章

天地萬物一體聖人何等襟懷沮溺咸海志末而已

子路從而復章

丈人等但知節之初六無咎而不知九二之失時極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此異字與孟子不動心章異字泰看○馬援以是稱漢高失

之矣

大師摯適齊章

與師摯之始泰看○三飯猶春秋之書三望六羽也

子夏曰博學章

卜氏篤實近曾子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章

不誠未有能動者○故曰損而有孚又曰有孚告公用圭又

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

未信則以為厲已也

正益之六四告公遷國之意

君子之道孰先傳節註

只看所以然大關後學法門

程子終身不以太極示人亦子夏之意

論語札記

卷二

十七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章

孔子為司寇執父子訟者而又赦之正謂民散久也禹之泣

罪湯之罪在朕躬曾子其知之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學易可無大過易者變易之謂以云改也由變易以得不易

則自改過而至于無過

夫子之牆數仞章

顏子仰鑽瞻一節是矣○子貢已見宗廟百官矣

君子惠而不費五句

五而字如舜命夔四而字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句

弗損益之得臣無家

何謂四惡節

孔子言獄犴不治不可刑也屏惡也

子曰不知命節

觀塞叟之失馬可知命矣

子思子已

卷八

昔人謂漢書能下酒吾謂讀孟子勝似讀漢書孟子以戰國策

士之口而據聖賢中正之蘊廣大如天地光明如日月讀之如

辟立千仞峯頭高踞百尺樓上真足以擴人心胸拓人眼界下

視功利之徒無異斗筲之不足算矣漢書為足當其萬一者哉

淺人訓詁反掩廬山面目是又買贗而還珠也讀者幸掃除之

為快

讀孟子使人有振衣一勾氣象其英風浩氣足使王公失其貴

議秦失其辨其學純粹以精義除一切權術功利之習所謂濯

江漢而暴秋陽者矣

先儒云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並肅殺盡見仲尼無述

孟子札記

顏子微有述孟子其述若仲尼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

任雄辨仲尼天地也顏子和氣也孟子太山巖巖之氣象

也

不以書解書而以我解書不以我解書而以書解我言哉象山

之言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子瞻云作詩必此詩非善作詩人

讀詩必此詩非善讀詩人又曰讀前有易刪後無詩此可為知

者道難與口耳章句之士言

讀孟子白文真是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不學浩

浩落落如登太山而小天下矣朱註精密切實所謂盛得水注

而其濶大廣遠處時時發據前聖之意于語言文字之表

學不了好不了閉門獨笑天地老學不輟樂不輟舉頭遙指天邊月

雪菴勸學文

讀書樂在少年少年讀書樂趣專孝弟為堯舜明誠贊地天執經立雪尋師友掃徑焚香玩簡編妙難傳人間誰有此心田

右辛復元歌也胸次擴大書此以當韋絃

按朱子序孟列史記韓子程子楊氏之論而已不益一語此朱子之大也

孟子札記

二

孟子札記卷之一

雪庵范爾梅手著

孟子見梁惠章

顯王三十三年乙酉

通篇有提挈有照應有詳畧有頓挫浩然之氣溢于楮墨間矣

王曰何以利節

春秋書郕尚書取濟西田垂戒深矣孟子之意猶是○此節春秋時事也未有節三代盛時事也

賢者而後樂二句

孟子札記

卷一

妙甚

詩云經始靈節

此豫四之由豫所以異于吳豫也○辛復元欲畫一幅靈臺

圖妙妙

湯誓曰時日節

道理爛熟只從樂字作一轉語遂成千古妙論

梁惠王曰寡人章

孟氏胸中有王道蕩蕩在聞梁主之盡心可一大笑也雖欲不藐大人得乎○前章言仁義言偕樂只籠統說而王不能復問此章始詳言之孟子欲舉戰國為三代生平經濟括于

孫宗楚

後學斯之昇校

孫鍾靈



三四節中矣

狗彘食人食節

今之富貴人讀之曾不動心耶

梁惠王曰晉國節

一片私心○魏文侯師子夏田子方武侯用吳起惠王不能

用孟子而用龐涓是時齊威王用四臣孫臏秦孝公用商鞅

孟子對曰地方節

此句下得突兀雄偉

王如施仁政節

文氣橫溢不可遏如決江河○說到捷秦楚文有光焰萬丈

孟子札記

卷一

二

之勢下二節有轉圓石于千仞之勢此所以王齊如反手也
末節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孟子見梁襄王章

史記惠王三十五年招賢孟子淳于髡至梁次年惠王卒○

梁襄王不若齊襄王之足以有為○以居天下之廣居之大

儒而臨庸主真不足當一盼去志決矣○應對如流真命世

之雄才以齊王猶反手意亦如此○屈子天問萍蹤起雨何

以興之不嗜殺是也

齊桓晉文章

文法似公穀而浩然之氣過之

莊暴見孟子章

元德秀之聯袂歌于萬與孟子之言異而意則同○與洛上

同一機軸熟讀之足以豁人胸臆

文王之囿章

民猶以為小句下得異樣出色聳動人下二段議論都從此

句生出

交鄰國有道章

前半仁知字天字後半大勇字民字俱是大眼目大道理大

議論非孟子命世之才不能道

雲宮章

孟子札記

卷一

三

閒論賢者之樂都歸到同民上亦洛上好樂之意也孟子之
論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

樂民之樂節

益九五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大得志也

夏諺曰數句

損上益下民悅無疆易之由豫是也

從派下而忘反節

易之冥豫是也庶其成有渝乎冥升是也庶其反而為不惠

之貞乎

景公說節

一時之有乎惠心景公有之

人皆謂我章

論王政即是道性善故曰善哉言乎好貨好色推之即盡性事

四境之內不治句

法語

所謂故國者章

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此王政之大要領

國君進賢節

說命曰惟衣裳在笥

孟子札記

卷一

四

左右皆曰賢節

王制官民材三个然後字同此

湯放桀章

論堯舜則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論湯武則曰未聞弑君

也非命世之英不能有此超絕一世之識

為巨室章

無惑乎王之不知也與此章一意為之三嘆

首節

不知知臨行中之道○齊王固不足有為且說今之學者能知孟子所學是何物事

次節

魏牟與趙孝成王之論尺帛與此正同

取之而燕民悅節

拈出民字妙甚行險而順毒天下而民從之師之貞也○說命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

以萬乘之國節

此須原並元永貞

齊人伐燕取之章

齊取燕只是利字孟子不許其取只是仁義字豫之利建辰

行師者順以動也○臣聞七十里云云如黃河之水天上來

孟子札記

卷二

五

此浩然之氣也○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便是浩然之氣所

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快哉○齊書人貶也書取深

罪齊也凡書救者善之魯取南陽齊取燕不義甚矣孟子溪

非之遂去齊○是時蘇秦為燕說齊使復歸燕十城

鄒與魯聞章

鄒與者鄒為主○此孟子中感應篇也而穆公之不足與有

為亦見矣

出乎爾者數句

春秋書於越入吳亦此義

問于齊楚章

觀楚嬰齊伐莒而莒潰則知孟子之得本計衛遷帝邱義亦
同此

竭力以事大國章

梅按春秋書紀侯大去其國無張焉莊四年○或遷或守孟

子自有大作用必謂主于效死則拘儒之見也微子就封于
宋矣滕不能為太王則如紀之不爭而去紀季之以鄫歸齊
是亦一道也○後二十年滕乃為宋王偃所滅

魯平公將出章

說苑謂國有社鼠倉之謂與○天字甚大從孔子得來○梁
齊如彼鄫魯如此滕薛則甚微矣孟子雖欲援天下不可得

孟子札記

卷一

六

而民之憔悴虐政者至是絕望矣後之讀者不能無感于斯
○或曰時君能用孟子則如之何曰下章谷公孫丑者是也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每讀此章如登泰岱而望滄海真大觀也

子好勇乎節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反而縮勇莫大焉

我知言節

此二句聖賢大本領得此二句何難做掀天揭地之事委靡
不振者可以勃然興矣

至大至剛節

至此乃見聖賢之大卿相事業直滄海一粟耳

配義與道節

人能弘道少不得一配字

是集義所生節

充塞而有光輝之謂大著則明即浩然矣浩然則沛然莫之
能禦矣非然則索索矍矍中未得也

必有事焉節

論浩然處極廣大論善養處極精微真足拓開心胸推倒一
世辛後元惡浩然意豈欺我哉

何謂知言節

孟子札記

卷一

七

不逆億而先覺者知言是也聞一知十者亦知言是也如鑑
之空鏡之明而物無遁情知止而定靜安慮何動心之有程
子堂上之論精矣程子開示後學之切不一而足而人莫之
知也噫

惡是何言也節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正是不動心

姑舍是節

孟子何等期許丑乃以管晏相擬耶誠齊人之見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句

杜詩云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可況願學之意

然則有同與節

千古快論○真出類拔萃之語尋常何能得到然猶未至精

微處

豈惟民哉節

迎陵仙禽之鳴自不同

以力假仁者章

此論大有功于世○此與皞皞章參看而學術中亦有此二種

以德服人數句

易之類比

孟子札記

卷一

八

仁則榮章

此仁字即上以德行仁也與下孟師文王章同

如惡之節

季梁勸隨修政而楚不敢伐

永言配命節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

屋無夫里之節

此斯指民屋觀注桑麻字民字本文夫里字自明

信能行此節

提出天字孟子本色即湯武身分也○此即以德行仁之實

即仁則榮也妙甚

先王有不忍節

註察字推字與不忍一牛章同旨

所以謂人皆有節

以太山巖巖之氣象而設此論可想仁義中正○此千古聖

賢真種子也孟子過性善本諸此朱子謂本體之明未嘗息

後儒滿街聖人之說亦本諸此王霸之辨亦在此○朱傳從

天地說下是眼界大處

由是觀之節

議論如下坂走九

孟子札記

卷一

九

人之有是四端節

痛切極矣○前後五章皆示諸侯以行仁而此章尤詳明真

切闡發性善之微旨其示人也至矣

孟子曰矢人章

尊賢使能章仁則榮也矢人章不仁則辱也曲折反覆只是

一意其開示人主者至深切矣

子路人告之節

損之六四

大舜有大節

此見沛然決江河氣象孟子言此其學已到至處也

伯夷非其君章

薰蕕不同器而處士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為法

○惠之破觚為圓未易效也○伯夷何等氣象柳下何等氣

象孟子不由又何等氣象古今來十分出色人亦十分出色

文字○君子不由大而非常所謂舉頭天外望也胸中固有

始終條理在

戎民不以封疆節

春秋書治兵浚洙之義○如河源天上倒流入海

以天下之所順節

君子有不戰如湯事葛文事昆夷大雅臨衝閑閑一章是也

孟子札記

卷一

十

○明達透快之至真是破七書之謬相其筆勢亦古文中所

未有其原則易之豫順以動也

孟子將朝王章

潁王時孟子在齊

故將大有為節

在損之九二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孟子以之○吳楚不來

劇孟亞父謂其無能為況起于劇孟者

湯之于伊尹節

戰國有孟子斯道重于泰山故曰見且不得亟況得臣乎秦

漢而下此風掃地

前日于齊章

交以道接以禮孔子受之矣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伊尹不取

也于華使齊孟子居鄒等章皆是物也○皆是也妙豈若仲

子之庶子子為義哉

若于齊節

恭敬而無定不可虛拘况貨取乎孟子所以辭十萬也

然則子之失伍節

法語

今既數月矣二句

異語

孟子札記

卷一

十

蚺龍諫于王節

蚺龍可人也

齊人曰節

齊人所知者談天衍靡龍夷炙較鰥耳鳥足以知孟子

吾聞之也節

進退綽綽雖是這等說然不勝悲天憫人之感矣

前半蹇之六二後半蠱之上九孟子渾然是易○無官守無

言責却有作用距心蚺龍二章是也不然則所謂恒其德貞

夫子凶者孟子其飽爪也耶

孟子為卿章

此見孟子泰山巖巖氣象孔子之于陽貨則大而化○天下有山遜

孟子自齊章

今小戴禮大半記喪葬此章都包括得

沈同以其私問節

梅按鄭魯以防與許田則春秋罪之而況國乎子增之事

寔蘇代啟之代亦小人哉

齊人伐燕節

如晉侯之執曹伯歸于京師可也

此章見春秋之義此五伯所以為三王之罪人也春秋之法

孟子札記

卷一

主

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若魯倍之伐邾取須句奚責焉又取濟西田

燕人畔章

燕之亂齊王與燕太子平約平因舉攻子之不克構難數月

齊今章子將五都之兵伐之皆死子之亡二年燕立太子平

為昭王昭王卑身招賢師事郭隗恤民富國用樂毅伐齊大

敗之得王亡宮後昭王卒惠王以騎劫代毅齊田單擊敗之

齊襄王立齊與燕相尋于干戈蓋數十年

此正一日暴十日寒無惑乎王之不知也若孟子知言之至

則固有以知其遂非文過而不能解也

周公之過二句

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周公之過也

孟子致為臣章

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仁之至義之盡後幅龍斯之論最高可

見泰山巖巖氣象

與哉子叔疑節

漢天漢權酒沽風益下矣

子為長者節

以子思自處便其不愧于思此是何等身分

夫出盡節

孟子札記

卷一

主

此與孔子赴公山佛肸之意同安天下為東周聖人體道之大權惓惓之餘意千古如見

由周而來二節

眼在天下古今小儒何得望其涯際即子經世書庶幾近之

○孟子真自信為戰國之第一人字字讀此亦當立志

孟子去齊居休章

有去志其識高不受祿其行高其久于齊則是知其不可為

而為之者未易一二為公孫氏言也豈直為師命哉

孟子去齊固見惓惓之餘意然觀其賤丈夫之論子思之論

安齊安天下之論王者名世之論則真登太山而小天下之

氣象也學者須識此氣象

赧王元年孟子去齊後三十年潁王滅宋燕昭命樂毅伐齊

潁走莒子襄王立○齊潁王子襄王子建

滕文公爲世子章

性善堯舜四字古今治統道統括盡矣孟子生平所學亦括

盡矣學者萬萬莫當講書看丁也○快論至論起出戰國諸

子之上

夫道一而已句

陸子靜心同理同之論正此意

成隲謂齊景節

孟子札記

卷一

古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尊師也○顏子克己是有爲舜只

是無我

滕定公薨章

此正性善之至真處也合視下孟齊宣短長論語宰我問喪

二章及禮三年問等章可見矣

滕文公問爲國章

七篇大半言養

是故賢君節

從根本處說下來大學曰驕泰以失之

陽虎曰節

仁字是大本原

殷人七十而助節

助雖九一其寔十一之一○除廬舍猶輕于貢

設爲庠序節

學亦兼四代所謂思兼三王

有爲神農章

義之盡寔爲仁之至義字仁字大眼目○舌鋒筆鋒皆第一

真雄辯也

后稷教民節

其曰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履然後安此大人所以勞心

孟子本記

卷一

五

也

堯以不得舜節

臨五行中堯舜以之

江漢以濯數句

楚詞少司命曰與汝沐兮咸池晡于髮兮陽之阿此即潔身

浴德高望尼山消息

墨者夷之

墨子數折公輸子誠異敏之士其無愛非好異之過與

他日又求見節

議論妙甚此納約自牖之道

陳代曰不見章

此章真是辟立萬仞氣象與孟子首章大學末二節都說得

周匝

如以利三句

直是見金夫不有躬矣

昔者趙簡子節

按簡子趙武之孫也子襄子無卹無卹之孫趙籍為諸侯如枉道而從彼句

是蘇氏所謂襄天

陳后山詩曰當年不嫁惜娉婷粉施朱學後生不惜捲簾

孟子札記

卷一

去

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此孟子不見諸侯之義

居天下之廣居節

此最見泰山巖巖氣象拓開心胸推倒一世快哉○先大父大書此段于家壁其心契先賢垂裕後昆至矣

士之失位也節

顧公問夫人縶三同于三推之效何也曰婦人禮質不嬌與后同如蘇于北郊皆同也○禮文詳見祭義注節錄之

晉國亦仕國節

當日縱橫之士皆見金夫而不有躬者鑽穴隙之論極為切

古之人二句

損之九二中以為志也○只是仁之至義之盡如四時之錯

行孔孟歷遊心事若合符節夷惠尹都稍偏些子也

非其道二段

橫絕一世之識

於此有人焉數句

是何等人物所謂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宋小國也節

隨不能用李梁而卒敗于楚忽犯五不韙而致敗亦宋偃之類也○宋襄時楚伐宋宋自取之也○偃又一宋襄

孟子札記

卷一

七

湯居亳三節

葛今河南寧陵地湯事葛樂天者保天下之氣象也初征自葛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下視宋偃何啻霄壤哉孟子議論如

泰山壓卵耳○二怨字妙甚

有攸不為臣節

古人引經如此只取大意豈若後世拘儒句櫛字比哉

不行王政節

春秋同盟于清邱亦不行王政耳焉用盟○緣木求魚二節即此章之註疏伯必有大國王不待大皆此意也○宋偃荒淫如桀紂為齊魯所滅與楚魏三分其地較之宋襄抑又下

矣孟子知之矣

孟子謂戴不勝章

王即宋偃薛居州如白沙在泥將染而黑其奈何哉

曾子曰脅肩節

二子何等氣骨近日傳公他有此風節

外人皆稱夫子章

此章純乎訪理熟于河洛先後天卦氣諸圖自見

聖王不作節

此論與書趙盾許止試君父之法同

吾為此懼節注

孟子札記

卷一

六

讀書錄闕佛甚多至于老子却節取之

我亦欲正人心節

孟子蓋天吏之言官也不詳則無以顯天休命大矣哉

匡章曰陳仲子章

下孟論仲子寥寥數語有千鈞之力此章則如長江大河一

瀉千里學者勿徒看其筆力須看其識力乃是身在堂上辨

堂下人曲直也

是何傷哉節

仲子之纖屨不若魯叔肝之纖屨魯叔肝纖屨而不食宣公

之祿春秋賢之仲子者學叔肝而誤者也戴非宣公比也

仲子齊之世家二節

上節案下節斷

孟子札記

卷一

九

孟子札記卷之二

雪庵范爾梅手著

孫宗楚
後學范鉉金校集

上無道揆節

嚴之六三是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節

春秋以人合天而不任天以義立命而不委命申之會是也

孟子曰白暴章

世間多有恁地吃起糊人不仁者可與言哉○此章為愚不

肖言之

孟子札記

卷二

一
孟上存古
金藏版

孟子曰道在爾章

此章為賢智者言之

是故誠者二節

特加思字至字妙末二句更補得融洽○何以思誠曰主忠

信○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觀春秋蕭魚之會可見

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此與上章俱逆起文勢最妙

語意大類巨室章歆動世主者至矣

故善戰者服上刑節

後篇一則曰大罪也一則曰輔桀也此則曰服上刑真罵得

快世固有演千金劇本者乃次上刑者也春秋貶長勺之戰

其誰知之○此正所謂並秋殺盡見者而定則春生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章

此五伯假之之餘習可厭之甚

淳于髡曰男女章

程子曰秦漢以下儒者不識權今觀之髡早不識權也則亦

炙轂輻耳○荀子論孝子于親之溺梓其髮而極之

古者易子而教之

若賢子即不易而教亦可蔡元定范純仁父子是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章

孟子札記

卷二

孟上存古
金藏版

此章與孝經第十章之旨同人子所當書紳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章

馬融作忠經十八章能道得此否孟子真大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章

舜之若決江河顏之若無若虛

樂正子從于子敖之祿

比之匪人

舍館定二句

係小子失丈夫

孟子謂樂正子章

後世學古之道者請聽之○如匡衡馬融柳柳州之儔有
慚德矣

君子以為猶告也

猶告妙真可與權者之識之議

仁之實章

于此見孟子醇乎醇然非孟子說不到樂之地

孟子曰天下大悅章

此章力量最大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也

地之相去也二節

貫通古今

孟子札記

卷一

三

歲十一月二節

此王者不令人喜怒之大規模也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今也為臣節

論本子思而師曠之論衛出君所見畧同○梅按楚子之于

申公巫臣猶有寬大氣象若商任沙隨之會何其苛細也又

何舊君之服之有勿為戎首善矣

孟子曰無罪章

孔子入晉臨河而嘆為此也宋子哀來奔見幾也○易道也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精言也此之謂盡精微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章

妙論足以破愚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章

緇衣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

孟子曰君子深造章

曾之一貫下學而上達也益動而巽日進無疆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章

端木之一貫即格致傳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章

孟子札記

卷二

四

唯仁人放流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章

益動而巽日進無疆有本之謂也無本者翰音豎丁天何可

長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節

叙孔子如此起局何等眼界

晉之乘節

史記近是

其事則齊桓節

胡傳近是

于私淑諸人也

私淑正是不動心一章居廣居一節入孝出弟守先待後之事只不好出口

孟子曰可以取章

此正執兩用中之時擇乎中庸之時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節

孟子之學光明洞達度越荀楊諸子者以此

禹稷顏回同道

同者不以迹而以心故或出或處而同心之利所以無金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五句

孟子札記

卷二

五

蒙引不若是想連下二句一氣讀反說父母二句正說大全

無明文淺說與蒙引同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

此節從中庸大孝章脫來

太甲悔過數句

梅按宋昭公出亡改操易行三年而復歸于宋是亦周末侯

國之太甲矣

周公之不有天下節

尹周亦施澤久

既而幡然改曰節

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或謂孔子於衛節

匡衛倚史高而進日燠灼于王氏五侯君子譏之

於衛主顏雋由節

進禮退義莊子所謂蟻行謁起也抑柳州之附權臣乃借口

于大人之速功何哉

吾聞觀近臣節

紀侯朝魯桓非所主矣

百里奚虞人也節

衛有南文子而智伯不能嚴衛以諫行言聽也虞公何昧昧

孟子札記

卷二

六

知虞公之不可諫節

商君之刻薄而欲擬五刑大夫亦愚矣

孔子聖之時句

時也者渾身是易易之言時者數數矣

孔子之謂集大成

孔子學三代禮樂祖述憲章刪述六經此所以大成宋子之

學近之

舜尚見帝節

言必稱堯舜

曰請無以辭卻之節

萬章之見亦若惑于陳仲子之蘆者孟子于仲子則曰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也且孟子不由伯夷之隘矣舉頭天外而撥
乎天理之中正豈為才力之義哉故曰仲尼不為己甚者伯
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所以隘也

孔子先薄正祭器二句

積聚之牙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節

權者聖人之大用夷齊未達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于諸侯禮也

待寄公之禮亦不同春秋書州公寔來可見

孟子札記

卷二

七

繆公之於子思節

子思之于魯肉糝生之于醴酒皆知微之君子也申公白公

不達此○悅賢句包末節又不能養句包下節

以友天下之善士節

此章是仲尼祖述一節真神

齊宣王問卿節

權者聖人之大用惟湯武伊尹孟子有此

王勃然變乎色三節

洩治鍊而死不得同于此于者在此○註說到三仁霍光便

是尚友論世之大眼孔時文能說到此否

孟子曰水信無分節

分水犀

孟子曰生之謂二節

孟子文每每如此

吾弟則愛之節

秦人之弟豈全然不愛楚人之長長之亦有差等

昔秦人之炙節

言長楚人亦由中出即後斯須之敬之意我為主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節

即前長楚人四句意眼前名理人自昧之

孟子札記

卷二

八

公都子曰冬日三句

公都此論妙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章

此章是七篇骨子

孟子曰富歲章

此章婆心苦口開萬古羣蒙矣

想王陽明只是看得此章遠遂成一代大儒故曰个个人心

有仲尼

達說如使易牙之口之于味也則下其性其字與我我字校有

着落

達說未確本節說同者說天下之口下二節皆著天下字斷主天下說而其字人字俱不必泥讀書只要看大旨古人不拘字句

故理義之悅我心二句

理義二句惟熟讀七篇當自得之

孟子曰牛山之木一節

聖人看世界人如此真可哀哉而人不知也惟臨死乃悔耳旦晝之所為有格亡之矣

旦晝所為是甚麼試于平旦時想想○惜字妙今日皆驅而納諸桎梏中矣不格則得其養浩浩然便是堯舜氣象

孟子札記

卷二

九

故苟得其養節

更進一層

孔子曰操則存節

存養主靜○此篇如夜半晨鐘足醒從來夢夢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節

便是一部易理○吾見亦罕否之象吾如有萌句悼惜之甚

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

描寫如畫○仰視蜚屬是也可恨哉○說約云心以體言志

以用言純用之一事便是專致梅按此處心字乃以用言說

約未確

註程子為講官一段

親賢遠奸明而已矣東方七諫曰西施嫫嫫而不得見嫫母勃屑而口侍

生亦我所欲節

說約云兩甚字雖指義不義說本文却不道破正要人認出

真心來○若道破便認不出真心來麼不道破只是妙于語

言如前章結語之妙

萬鍾則不辨禮義節

則字有多少不平不可解處○時文不辨禮義而求工于辭

調辭為宮室之美云云與

孟子札記

卷二

十

鄉為身死節

乞墻登壇○失其本心句應喪字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放心即前放其良心者斧斤也求即前養字學問所以養之

○文章惟求工墨度非放心而何今之言學問者却在睡裡

夢裡○而今指與真頭面

今有場師節

楚辭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以上三章可作一章看○桐梓章拈出身字愛養字次章拈

出養身又有善不善有小大此章又指出耳目心見養之大者在心，即前同然之心仁義之心求放心，不若人之心字

孟子曰有天爵者合欲貴章

前二章口腹之害耳目之蔽此二章欲貴之感前萬鍾不辨禮義欲富之失是皆伐之旦旦特之反覆陷溺其心者然也

○先立乎其大則人爵趙孟之貴不能奪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章

一杯水是不能先立其大而宮室妻妾口腹耳目趙孟文繡之欲遂成車薪矣夫仁豈真不勝哉在熟之而已

取食之重者節

孟子札記

卷二

士

註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句須善會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近而遠

夫道若大路然節

閔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王新建良知之學定有見於此是王門宗旨也

小弁小人之詩也章

此章論仁孝

宋穆將之楚章

此章論仁義○孟子此章與首章同漢唐人都不能解此惟廣

川對膠西王之言甚有見

吾聞秦楚構兵節

春秋宋之會向戌所見甚好

孟子居鄒章

此章論義

為其不成享也

坎四之貳月奎

淳于髡曰先名實章

此章論仁髡雖齊之異士善辨而不知仁

君子亦仁而已矣

孟子札記

卷二

士

仁而已矣真足拓開心胸推倒一世

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節

並子思亦恥可知髡之辨妄也○子柳檀弓以為叔仲皮之

子子碩之兄

虞不用百里奚節

隨有季梁而不能用卒為楚敗○唐憲用裴度而穆敬不能

用○魯昭不用子家駒叔孫舍

昔者王豹處於淇節

齊辨士田巴之論魯連譏其似梟鳴也髡之辨何以異是

孔子為魯司寇節

不脫冕與遲遲字不相悖直是神化不可及此節補論語女樂節未盡之義○註孟子之所為孟子絕不明言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章

此與孔子論禮樂征伐章參看可以為春秋發凡○真起絕一世之識之議胡傳似本諸此

五霸者據諸侯註言不用天子之命也

宋以四國伐鄭而書人齊伐楚而書遂以其私也專也

五霸桓公為盛節

春秋女叔聘齊桓為之也○宰孔致昨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其終亂乎晉侯乃還

孟子札記

卷二

主

長君之惡節

崔杼弑君而州綽十人之死春秋不書以達君故也趙鞅憂不聞周舍之諤諤其亦知之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節

說約云此節是以利害論齊不可伐愚謂利害字未確

今魯方百里者節

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魯取濟西田于曹書曰取其義一也

徒取諸彼以與此節

此論五伯尚不解況今之諸侯大夫乎宜其不識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章

真以三王臨今之諸侯大夫之論

白圭曰節

說約言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時觀變○按文侯惠王之祖則此時白圭亦老矣

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節

言必稱堯舜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與人而無信章同意

夫苟好善節

孟子札記

卷二

古

豐之六五○十朋之益○孔子觀公于荆為政合二十五人之智可治天下

故天將降大任節

大議論

人恒過三節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滅孫哭孟孫吾有取焉○楚有舟師陵師之敗而子西喜○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范文子不欲鄢陵之戰意深遠矣李沆日秦水旱盜賊亦然

○山濤亦不欲晉伐吳○魯昭公並不能生于憂患衛衍亦

然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孟子之學已到知天命

盡其道而死者節

與二氏異處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章

此章是仁而有天道人道之分求仁即求在我者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此章是知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合下章

孟子札記

卷二

五

此二章是勇橫看側看都是道理堅斷墻間妾婦一輩人真

無恥之甚皆樂勢而忘道○漢陰丈人之所以慚子貢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章

廣大自得氣象微有田子方氣味

孟子謂宋句踐章

此與尹耕有莘章全同

人知之亦嚮節

其本領即反身而誠樂道忘勢也

窮則獨善其身二句

申上文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章

孟子戰國之豪傑喚醒千百世之豪傑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章

目無韓魏即豪傑之士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先儒論周南召南之淺深可以想王道之大孟子此論其學

已到至處

夫君子所過者化節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善政得民財二句

孟子札記

卷二

六

進一層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章

陽明之學在此不學不慮即聖而不可知之神也人自理沒耳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孟子自寫浩然之氣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章

良知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章

益之用凶事

有安社稷臣節

汲黯

有天民者二節

天民似孟子大人似孔子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章

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者以有此具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註中天字三見意深遠矣故學必要于復性先立乎其大者

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節合下節

釋氏亦能不加損但所蘊不同

孟子札記

卷二

七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節

此論有若已發之于前

利與善之間也

楚莊入陳殺微舒善利分于其間

子莫執中

良之九三○胡廣之中庸亦然○李仲元不夷不惠可否之

間

執中無權二句

權如五音十二律之旋相為宮如易之不可為典要即權也

所惡執一者節

如琴之七徽為中聲以五調論之則不專主七徽也若能致

中而立天下之大本自然時中○佛老之賊道亦然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章

及泉之妙不可言傳達原之謂與

公孫丑曰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節

所謂益之用凶事

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節

仁義乃太極之一動一靜括盡全易故大人之事備○大學

篇行二篇此足括之

孟子曰仲子不義之燕園章

孟子札記

卷二

太

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論真足拓人胸臆○此章已足闡佛老

矣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章

此章乃太上貴德事非三代以下人之所可語

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居廣居即善養浩然之氣而大行不加窮居不損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二氏便遁了形二之則不足

是欲終之而不可得節

漢文不得無罪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聖人無論為君為師皆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師道所以輔君道而與天地參也為素餐无功而食之說者何足以知之

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顏之卓爾即見得中道而立而幾于從之矣

伊周

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孟子札記

卷二

充

孔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殉人者彼寔未有道所謂繞指柔耳

於不可已而已者二句

無人氣矣

於所厚者薄

病痿痺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此仁之義也禮所生也故不可以不知天

急親賢也句

臨五大君之宜

不能三年節

春秋澶淵之會謀宋災是矣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章

梁二公皆龐涓為將東敗于齊威王也○一敗于桂陵○再

敗于馬陵

是之謂以其所不愛二句

秦太子質于魏而卒亦然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節

曹劇敗齊鄭爰敗戎皆罪也長句乘邱之戰春秋譏之

孟子札記

卷二

于

孟子曰民為貴章

此孟氏救時之論若春秋則君為重師次之為萬世立法

詩云愛心悄悄節

孟子說詩所謂破句讀楞伽者與小儒迥異

肆不殄厥愍一段

密雲不雨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章

賢者則黃離元吉今則日昃之離耳○荀子曰誰能以已之
焦焦受人之械械昏昏者何使人為

山徑之蹊間章

存省擴充

口之于味章

辛絳陽論洛書扶陽抑陰亦然

充實之謂美三節

有孚盈缶美在中也无妄而受以畜也美大而化則畜而受以順也

孟子曰逃墨節

春秋書荆人聘亦此意

孟子曰有布縷章

顏闔論東野畢之御馬可以鑒矣

孟子札記

卷二

王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章

趙鞅藏寶符于常山其意亦深○王孫圉齊威王其庶幾知寶矣

盆成括仕于齊章

後世若楊修及禰正平孔北海之敗皆以此○左傳仲尼曰

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于括亦云

夫子之設科四句

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同此

是皆穿窬句

趙廣漢善為穿窬者與

不下帶而道存焉

左傳視不下于帶檜

堂高數仞節

即君子所性二節

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章

即苟得其養一節損之懲忿窒慾是也

非之無舉也節

蘇軾陵亦一鄉愿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節

亂真者五若蛇床之與藤蕪

孟子

卷二



序

六經皆載道之書也而其示聖人之精發聖人之蘊冒天下之道為五經之源盡天地鬼神之奧者則莫如易易其至矣乎當夫一畫未畫之前易理自在天地而人不知也迨夫劉彖摩盞而後天地悉具易中而人終未知也知之者其惟包犧文王周公孔子乎包犧氏觀天察地取身取物而作八卦以通德而類情蓋有先俟辭說而其理自昭然若揭者然卒不可以責之大賢以下之人也此彖爻象繫文周孔子所以不能先辭焉然則人之學易者果能率辭撥方深明乎參伍錯綜之義相得有合之數則于易思過半矣奈何近今之業是經者類多擬題集文以為取青紫之終南曾弗取全經而讀之又何責乎其明經即間有明達之士素號通經者亦不過晰其卦爻辨其彖象而止至詢以无方无體之妙至精至變之義則括囊而已矣无惑乎象立卦設而聖人之精終不可得而見聖人之蘊終不可悉得而聞也吾鄉雪菴范先生聰慧天授理學家傳才不歟於八斗胸寬富乎五車生平著述汗牛充棟四子五經咸有札記其于周易尤究心焉觀其卦變三圖六圖十二輪不惟達越剴切者之所為抑且高超僅晰卦爻辨彖象者之涉獵而直有以見聖人之精發聖人之蘊而使天地鬼神之奧不終藏也則茲集猶其淺焉者也雖然自世之學易者視之則已茫乎莫測其畔岸

沾乎其津涯已寧淺也乎哉

康熙癸卯季夏同井世晚生范率隨頓首拜題於竹林之潛古山房

大易札記卷之一 圖歌

雪庵范爾梅手著

新之隆校
後學范季隨編集
張 芄校閱

河圖

或曰河圖有何用處于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又問曰聖人用之畫卦而用不可勝窮又問曰天地用之成變化而行鬼神或又問河圖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其要在中五也

洛書

五行生成之說始于乾鑿度其義奧矣而以生數統成數更妙

洛書以五奇數統四隅而妙于用克所謂內陽而外陰內君

大易札記

卷一 圖歌

金上存古

于而外小人為學則存理而過欲務使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焉為治則君子可大受而小人可小知也其要則在中五。律呂相生之數用十又用九蓋泰用河洛也。昔之善陣者用洛書舞劍器者或亦用洛書耳

伏羲八卦次序圖

即子以動靜陰陽剛柔之太少擬易而橫圖蓋大著元會運世元分為十二會會分三十運運分十二世世分三十年年分十二月月分三十日日分十二時又月分二氣氣分三候候分五日皆先天之義

伏羲八卦方位

先天圖元所不該考亭以月明之妙甚故晦朔弦望先天之道也納甲是也。朱子謂圓圖拘轉有些造作予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此聖人之以理御氣也惟拘轉而卦乃一闕一開往來不窮而先天可變為中後天矣後天之三索男女序卦反對皆由卦變得之實由拘轉得之惜未及見義文諸聖而就正之也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大橫圖只是加一倍法而六位成章先一卦一爻之不相錯遂定天下之象成天地之文其乃至精至變至神矣縱橫正斜无一非乾一兌二之數若合之洛書又无往非乾九兌四

大易札記

卷一

金上存古

之數易奇而法信然哉信然哉。因而重之為六無三才而兩之也

來矣鮮以加一倍法為一而五數而取京氏之易雖曰善矣然臨尾二卦終未安于以橫圖分為兩截陽上陰下縱橫開合至六爻而後復易之舊惜未全與氏見之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天包地外庖羲明以天地之象示人以高明博厚之道教人所謂智欲圓而行欲方者此其最著也。大學三綱領此真一大綱領矣學者貼壁觀之崇效天卑法地即此是學。細玩其畫陰陽寒暑之錯處真所謂極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

也。邵子以卦氣配節候至精至當。要之六十四卦一八也。八卦一四象也。四象一兩儀也。兩儀一太極也。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一貫之旨。蓋可見矣。○朱子挑出方圖亦好。挑出方圖亦好。

文王八卦次序

此或文王觀象得之。若以易圖坐落書得之。尤見易之奇而法非人之所然。焉也。○乾地不交而三男。三女各自為五。而變故男女。○坤之為而為。○天下一家。天地萬物一體之象。仁者之心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

六易札記

卷一

文王八卦方位

吾鄉王似鶴先生于此圖稍有更移。似更確當。未必非文之原圖也。

梅按方位之義有三。一取乎交泰否交不交之義也。一取乎文貴卦柔文剛。剛文柔之義也。一取乎四正四隅則又洛書五奇數統四偶數之義也。四正卦交而隅卦不交。故正卦用而隅卦不用。猶之老變而少不變。故九六用而七八不用也。

卦變圖

朱子此圖使人目迷竊以臆言卦變乃序卦反對其理至易至簡。眼前便是何事。外求明儒亦多不取此圖。

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

最宜深玩而學者或忽之。梅子圖畫抄宋儒明儒諸說輯數卷。自著圖說數卷。俟正下後之君子皆以圖畫為主。

卦象歌

此京氏之易變也。朱子不取。而來氏深取之。予終以臨尾二卦之強湊不厭人意。予為先天卦歌。歌後學知有義易耳。

卦變歌

大易札記

卷一

卦變有自數卦來者。殊覺繁碎。且周易反對反變之義。竟為是圖所掩。惜哉。

卦歌

愚于此歌稍易數字。云乾坤屯蒙需訟兮。師比小畜泰否。同人大有謙豫兮。隨蠱臨觀。噬嗑賁利。復无妄大畜兮。願與大過坎離畢。云云。以見文王反對之義。

筮儀

敬者卜筮之本。熟玩四聖人作易之至精。至神。為何如。敢不敬乎。子不語神。而于易不能不嘆其神。知神則知敬矣。

奇者三而偶者一也。

奇三偶一即于上文左一四句見之

是爲一變

四營而成易

奇偶各得四之二焉

四之二亦于上文見之

三變既畢段

掛扐過揲之數一一合符蓋四十九而分之故合也

重拆單交○朱子重言掛扐繫辭則言乾之策云云似重過

揲之數

凡十有八變段

大易札記

卷一

五

老變而少不變之卦可考

札記卷之二 上經

雪庵范爾梅手著

新之隆校閱

後學范季簡編集

張茂校閱

小序

爻變變易全經之大綱領

乾象三三

周易多言利而以貞爲利貞者全易之大綱擇善而固執之

者貞也彖傳則另義

乾无不自利貞者利貞聖人示人之至意非全靠數也

初爻

大易札記

卷二 上經

顏曾以之三國龐德公司馬德操以之

一卦而分潛見惕躍飛亢周公之體易也密矣

二爻

孔孟以之○孔子欲見九五之大人而不得利

三爻

三能乾乾占者必乾乾子曰臨事而懼乃處危地之道定主

敬之道也

四爻

善于用疑想見無可無不可之義

五爻

王天下有三重物所利見者

上爻

與于孔惺之難者亢也可卷而懷者不亢也

用九

老氏優為之○用七則不能无首聖人用九之妙精矣神矣
周公居東即无首即用九也陽夸之散髮扁舟子房之從赤
松遊皆用九之義

彖傳首節

天之所以為天人之所以為人統于此橫渠作西銘已見及
此○日中星鳥盛德在木○乾元經一周頌維天之首章中

大易札記

卷二

二

彖傳首節

庸无息祖述二章同其混濛

雲行節

日永星火盛德在火

大明節

聖人贊易便覺渾身是易不徒曰明而曰大明不徒曰乘而曰
時乘所以集大成而為聖之時○誠者物之終始良者物之成
終而成始明則无不明矣乘者因時制宜御者裁成輔相之道

乾道節

宵中星虛盛德在金日烜星昴盛德在水

首出節

孔子說易不滯于象數快絕本義二猶字極明天道聖道一
以貫之孔子體乾位不在而道在焉

彖傳非文王之舊後之破句讀楞迦亦猶是也近世訓詁之
學何啻膠柱鼓瑟

大象首節

天一日左旋一周而過一度日月五星皆不及○川上之嘆
以此類之克己其庶乎故聖至誠无息君子不息全體而不
息則仁矣

潛龍節

可以處而處孔子于定公初年不仕以此也

大易札記

卷二

三

見龍節

惟善故利見

終日節

反復如時習即自強不息之意

飛龍節

註作字即聖人作之作

亢龍節

二疏知之仰子首尾吟知之謙卦彖詞是此節註疏

用九節

高明柔克即先迷後得之義○首出庶物而不可為首惟无

肯故肯出也

文言首節

乾元經三

小學題辭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知人性之綱中庸之容執敬別孟子之惻隱四端本諸此矣夫子不言性與天道此亦不得不言矣

君子節

大學三綱領此四者學者之四大綱領也

大哉君子希聖希天以視今之文人何如也

四德節

大學札記

卷二

四

歸本於乾法天行也故學莫要于體乾

初九節

龍德而隱與巢許沮溺有異○孔顏以之

九二節

庸言三句程子所謂誠敬存之也後着一化字則峻絕矣惟天下至誠為能化也

君德也者位不在而道在○周召以之

九三節

乾陽主敬之學進德修業存誠之學所謂誠敬存之一而已矣○進修兼內外始終○聖學之要

九四節

有常有恒者經也无常无恒可與權矣時中之義也其本不外于進修

九五節

二老辟商而歸西伯方以類聚也近有人吹篪吹黃鐘之宮而韻羅之黃鍾不鼓而震動有聲蓋聲氣之相感如此

上九節

貴與高何病病在亢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道虧盈故也

行事節

事謂進修之事

大易札記

卷二

五

天下治節

不競不綽不剛不柔教政優優故治也

文明節

大人正己而物正

時行節

時者處危地之時也二曰時舍三曰時行四曰欲及時上曰時極孔子在山梁之歎良有以矣

乃革節

惟革故或之

天德節

德與位埒此大人所以造天下所以治也

天則節

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此天則也程子言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儒教所以本天也

始亨節

始而亨便包得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始

乾元經二前章截說此章串合妙矣

性情節

或以為性含情亦分明或渾言乾之性情

乾始節

大易札記

卷二

六

禹之不矜不伐顏之若无若虛體乾也○四時行百物生天何言哉故不顯之德至于無聲無臭而已焉

純粹節

此節可為千古聖學之準子云未見到者此其是矣○此中

大哉乾元一句○乾元不包此論甚精

六爻節

發揮者兼三才而兩之潛見惕躍飛亢則盡矣

時乘節

夫子以經解經文如化工平即萬國咸寧之謂

成德節

觀成德二句與下兩未字所由與石隱異矣

學聚節

寬如弘毅之弘程子曰毅而不弘則隘陋而无以居之仁則修道以仁之仁也无私心而當理

重剛節

在天在田以剛中也

疑之節

君子有時用疑亢龍正坐不能疑

大人節

此四合只在眼前學大人之道亦只在眼前雖曰夫婦女皆

大易札記

卷二

七

可與之講學妙妙○天且弗違孔子自道也无私之至耳

亢之節

伯玉南容知之矣子路便失之亢

聖人節

又說到不失其正无半點滲漏

坤象三三

仲弓之敬恕坤道也○取象于馬貴乎順而健也不止曰貞而曰安貞坤道也

家傳首節

九子詩曰去地而用天是何言也古有號訖陽者乃文王所

置西北无用之位

牝馬節

龍乃天類行天无疆剛健利貞君子攸行

先迷節

宜後而先故失宜後而後故得若宜先而不宜後又當別論

○天包地外理亦如此形亦如此○老子以之

安貞節

程子謂卽子不能貼貼地是應地未盡處

大象

博厚配地民德歸厚矣

大易札記

卷二

八

初文

消長有常河圖之旨扶陽抑陰洛書之旨河洛之義大矣哉

周公所繫履霜之辭與潛龍之辭迥異其寢食于八圖而挾

其奧以示人與

初象

輦師師其所由來者漸春秋謹之書城費亦然

二象

乾之動也直二亦如之所以德合无疆也

四爻

重陰似有咎故傳言事時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也嘉遯肥遯

也

五爻

黃裳漢文帝宋仁宗近之

五象

裳非中也故補中字以補黃字之義

上爻

上九且有悔況上六乎

用六

用六不用八即變易之易也君子有三變殆謂是與○用九

用六皆反對之義而全易之窮上反下皆可想見故易長于變

大易札記

卷二

九

文言首節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孫氏曰知欲圓而行欲方

積善節

杜漸防微春秋以之如書輦師師是也

直其正節

敬義夾持内外交養孔門之學如此蓋體坤二之直方也

程傳之文與孔門无二

天地節

陶潛張翰以之東漢東林諸公猶未審于此與

美在節

充寔而有光輝南蒯何足以語此

陰疑節

易曰戰乎乾

屯蒙三三

建侯屯之大端漢昭烈之正位於蜀亦其義也若唐肅之即

位靈武儒者或有叛父之議然亦幹蠱之道即建侯亨屯之

道也

彖傳首節

始交故動動故不寧

雷雨節註

大易札記

卷二

十

周公從初九看出孔子從全象看出統治之義

大象

禹抑洪水一節經綸也即動也○尹就湯望就武

初象

以貴下賤觀象之妙從始交之義得之

二爻

易多言乘剛之義孔之于陽貨季平子似之○只重貞字

三爻

可為世之妄求者戒

五爻

時也命也非九五之咎

上爻

屯上與坎之上占辭同不能出險陰柔故也

蒙象三三

屯蒙二卦互看方得文王序卦反對之義餘倣此

坎之中爻在屯為屯膏在蒙為發蒙○我謂師也

蒙傳家節

雖論人不倦而不求蒙不讀蒙是謂時中○聖功句乃千古

蒙養之準的傳公他乃譏宋儒教人希聖之為誅何與

大象

大易札記

卷二

十

聖人論行進求而退由蒙之象無之

初象

家人之閑有家亦然

二爻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是也泰之九二包荒亦然

三爻

正與屯之六四相反人之求富貴利達不辯理義而受萬鍾

何以異于是

五爻

滕文為世子似之

上爻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需彖三三

觀此可見剛能需柔不能需然乾知險坤知阻皆能不陷而乾之易而知險則尤難矣

彖傳首節

德行恒易以知險故不因待文王而後興者不得借口○聖人觀象而示人以需于路不知此義遂罹孔悝之難

大象

妙妙作易者其亦有安樂乎待聘待舉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大易札記

卷二

主

其需矣夫

初爻

如閑于辟費率伯玉之出近郊是也

三爻

于泥則失需之義尚慎旃哉

四爻

蘇武十九年而歸以正故也柳下之為士師亦然

上爻

客三人來乃顛倒卦即訟也周易反對之義微矣○上六與

三皆以敬免患

訟彖三三

需利涉訟不利涉文王序卦之義見矣剛來而序卦之義又見矣

彖傳首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健訟者誤用其健也

二節

主二上五而言已開小象之機與中字三見聖人之情見矣

大象

我道也

大易札記

卷二

主

禮義為干櫓忠信為甲冑皆是也何訟之有

二爻

上无應與知難而退其免患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所謂惕中也

三爻

昔為以觀筮得訟之復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四爻

四句一氣讀即命渝與鄭大夫之舍命不渝參看彼貴不渝

此貴渝也

五爻

五爻

張釋之于定國之為廷尉以之尉之為言平也

五象

需之貞吉訟之元吉尚中正也

上爻象

或者不知誰何終朝者明小人之微幸揚揚自得而不知三
被之可羞也聖人之惡健訟如此前云終凶此云亦不足敬
聖人之言何其婉妙

師象三三

征之為言正也丈人則為節制之師方叔元老是也

伐崇文王以之詩皆以帝謂味之貞之至也周公相武誅

太誓札記

卷二

古

紂伐奄皆貞也東征之貞大義波親也

彖傳

王者之師孟子多言之孫吳未可同日而語○湯武是也

二節

惟順故貞

大象

孔子謂教民七年教民戰者如此井田兵法之祖謂此也○

兵農合一

初爻

楚吳敖之伐羅亂次不設備伯比知之○荀林父知此而

而為所以致敗

二象

彖言民從此言懷萬邦乃行師之本

三爻

如蹇叔哭師王孫滿之料秦師是也宋襄之不度德不量力

而敗六三似之

四爻

檀道濟似之三三皆陰而一正一不正成敗異焉○郊之戰

士會之言極當而林父不能用

五爻

太誓札記

卷二

主

將能而君不御況以弟子泰之後世親軍容使謬矣

上象

聖人遠慮前及弟子後及小人出師者慎之○宋太宗于王

繼思不除宜微使其有是于此矣漢桓桓則不知此義

比象三三

原即文王世子末有原之原曰如之何如之何之謂與元永

貞修身治人之大要宜書紳也詩曰崇墉仡仡是伐是肆後

夫也

家傳原筮節

剛中古今人君之鵠或云不寧字本于坎方字本于坤後夫

凶如宣九之會危伐陳

大象

不以遠聞親新聞舊

初爻

春秋蕭魚之會東漢諸王之推心置腹羊叔子之不鳩人郭汾陽之單騎負回統皆盈奎他吉之變效也恐非初六之可及故傳著貴字若字○有孚盈奎充實之謂美

一爻

同比也三之比匪不正也二四之比五正也正故所比亦正

五爻

大易札記

卷二

去

蘇氏所謂聽其自至自去樂天者保天下之氣象也音悼之于鄭得之故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上爻

猶云首之无比終无比也凶者後夫也

小畜三三

彖傳首節

上下應同比而得位之剛柔異

健巽節

健而能巽而又剛中志行

初爻

卦取陰畜陽之義又取自立不畜于人之義曰道曰義皆守

正而不苟也○自由也

二象

在中寔有剛中之德秉正不阿

履象三三

文王以之孔子微服過宋亦然

彖傳說應乾節

沛公之屣鴻門

剛中節

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于九五三致意焉

大易札記

卷二

去

大象

古人修天爵而人爵從一節小德役大德一節履之義洛書以五正數統四隅數絳陽先生又分陰陽上下多寡之數至詳至悉乃為世定民志之大綱領○禮辨異

二爻

濂溪先生足以當幽人之目所謂坦蕩蕩也詩曰周道如砥

三爻

二能字自謂足以明行所謂不知量也

三象

如此規履宜其不免也

四爻

敬慎不敗之意

五爻

五與引兌者異而失于夫故入無法家拂士國恒亡

象註

正當字難解故用特字

上爻

詩云福履綏之此後也

泰三三

彖傳

大易札記

卷二

六

即子論後天圓圖而以交不交為言蓋本泰否二卦先天左

三十二陽卦泰也右三十二陰卦否也宋熙寧韓為元祐

泰也元祐轉為紹聖否也天地交而萬物通也泰分

大象

君子以中通以通天下之志疑有闕文

初爻

詩言藹藹王多吉士數章言公語成王以開泰之道正與此

同若北風其涼之詩則異矣

二爻

四者與論語寬信敏公同治天下之要道○泰之九二吾未

遠也而有志焉

三爻

聖人于泰之九三即繫以艱貞其慮遠矣○即子首尾吟

四爻

宋高太后謂官家別用一番人而楊畏果疏章呂等真翻朝

矣易象之示人至矣

上爻

此一治一亂之理知易者莫如孟子

否家三三

君子正以不利為利則不貞

大易札記

卷二

九

彖傳

觀泰否彖辭反對之義昭昭凡彖言卦變多以往來言之正

此往來字也○觀否泰彖傳可悟序卦雜卦之義並可悟文

王圓圖之義

大象

天地閉賢人隱括囊之謂也○無道則隱四皓以之

初爻

竟與泰之初同着一貞字聖人之情見矣

初象

古今君子小人之辨只志在君三字

二文

易亦為小人謀聖人婆心○否亨二字妙甚如孔子之于彌子不符衛卿為亨

三文

章呂欲誅元祐黨人昂自欲毀通鑑板而屈于許將陳瓘之論良可羞矣

四文

晴離社正與朝朝以其部相反

五文

二其字不取以休自荷

大易札記

卷二

手

上文

傾否正與復陰相反詩之風終以幽雅終以台爰亦此意○以大終也

同人彖三三

亦與否之不利君子貞相反也

彖傳首節

同心同德同莫同于此

同人節

乾行而文明以健顏子以之○君子和而不同故通天下以為同乃所以為君子貞所以于野

初文

于門无私係也觀下出字可見

初象

如隨之出門交有功也出門之義妙矣

二文

于宗非于野同而不和也

三文

凡匪武者多如此大車檻檻之詩是也

四象

曰義曰反吉之道也

大易札記

卷二

五文

四自反而不縮故不克五自反而縮故克

上文

同而不同

大有三三

彖傳首節

彖與同人同但加尊字

其德節

與同人同但先剛健而後文明

大象

示得尊位故過惡揚善與類族詳物不同

初爻

艱无咎與泰之九三同无所不用其教也

二爻

其德足以任重致遠與尚之德殊異

本義必致意于占者朱子每如此觀南蒯黃裳之占則知朱子之意

三爻

小人則有過則不中之害子服惠伯之論南蒯可見

四爻

大易札記

卷二

三

郭汾陽得之淮陰侯國士无雙猶昧于此義故未明哲不能

五爻

周自東遷以後少一威字漢唐宋惟臣官藩鎮之患皆威不足也

五象

志字說入裏曰交曰志即上下交而其志同○大寶藏未及

上爻

上九若非繫辭發明鮮知下從之義其言上下應之可想

謙象三三

尺蠖龍蛇之屈有終之象蓋夜○此以也

象傳首節

發明謙意真拓開萬古心胸

二節

謙受益滿招損三極之道也大哉言矣

大象

謙之寔也世有多財厚亡而外謙卑者不特自耗于謙矣

初爻

謙謙似卑而可喻矣然夫子每謙而又謙

二爻

德人反鳴為十譽故以中心吉之

大易札記

卷二

三

三爻

大禹之不矜不伐至矣顏之无伐无施其庶乎彼管氏之三

臨反站謂謙何

三象

萬民服即上下歸與大有同

四爻

六自是能謙居四則宜揮之

五爻

侵伐猶大有之威如唐之武宗有取焉

上爻

以文王之讓而猶不免于伐密伐崇之師況其下者乎下力又有不可同日語者

物極必變故謙之五六以征伐終焉

三三三

利建侯者若幽人之從古公利行師者可使制挺以撻強敵

天地節

聖人胸中時時有天地聖人在故左右逢源

六六

明乎神帝之義故左右逢源

六六

大易札記

卷二

言

有文王之易有周公之易信乎易不可為典要古人觀易會

心不相蹈襲如此後人則膠柱鼓瑟安敢以順動者而係以

凶也然世寔有鳴豫者周公之感遠矣○豫之小象多譽戒

初象

滿招損以初六故○孟子治上章之義

二爻

衛莊姜之遇莊公可謂介石

二象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極於中正之至也故言

三爻註

何以溺六三故溺

四爻

與民偕樂故能樂○簡王推赤心置人腹誠則動也○位不當故戒之

五爻

柔乘剛之害如此

上爻

豫極必變曰渝示人之意深矣

隨象三三

隨上下交盡上下不交猶泰否也

大易札記

卷二

孟

柔傳首節

大學傳樂只君子一節之義○到來謂震宗謂兌

大亨節

主貞字

大象

向晦入息夜半一聲○朱子夜氣箴可參

初爻

隨之初有渝與豫之上有渝同一震動而渝不同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也

初象

正而公其義益密

二爻

失其中正故係

三爻

隨之二三皆有所係而非正猶同人之三四升高乘墉而非

正也係與升乘異者剛柔異耳

三象

合下從上則善

四爻

公之居東貞凶也明也亦易凡凡而感風雷何咎哉明推之

大易札記

卷二

三

功也大有之九四占義同明即辭皆也

五爻

與大有之厥孚交如同而不用威如此萬世人君之要道說

命三篇孚之至也

上爻

隨至于享而極猶大學新至于命而極○擇隨在初固隨在

終

上象

言窮不言變

蠱彖三三

禹之隨山刊木周宣之瞻雲問夜衛文之大布大帛皆從這

事端

象傳首節

上下字正與隨反以其不交也○此巽止之失

二節

民者物之所成終而成始

大象

即大學新民明德之事○周宣以之

初爻

知危能戒正先甲後田之義

大易札記

卷二

三

二爻

下卦巽故不可貞下氣怡色柔故是矣

三爻

過剛而濟以巽體則不中而近于中

四爻

唐之肅宗宋之高宗皆裕也正與先甲後甲相反

五爻

隨之九五孚于嘉蠱之六五承以德

上爻

有事終于無事易之理如此

臨彖 ䷒

八月句出人意表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

臨遜二卦先天大圖圖之相錯也臨觀二卦後天序卦之反

對也但文王時不宜言夏正至于二字乃言八个月

彖傳首節

泰之君子道長否之君子道消象已無及之而浸字不久字

極斟酌

至于節

方亨而言凶且曰不久宋元祐之變為紹聖別用一番人其明

微也傳用雖字宜玩

大易札記

卷二

宋

大象

本義緊貼上下卦意亦密矣○二者居臨下之大端矣

初二二爻

二咸字已有君子道長意

三爻

悅之雖不以道悅也小人道憂也知憂無憂

五爻

大舜知臨之至也樂正子知之次也

上爻象

上六窮于上而反下矣故曰志在內反下之謂也

觀彖 ䷓

使民如承大祭必忠信以得之王道之所以異于伯功○兩

觀之意謂此

易不可為典要八月之卦已見于臨故觀又取他義

彖傳首節

中正即有孚

至誠節

至誠感神至誠動物

觀天節

然而不祥神道也一故袖天與聖人一也服即化神道觀之

大易札記

卷二

元

本設教觀之用

大象

君子之德風

初爻

以位言

三爻

外度其君內度其身

四爻

先被四表之光我有嘉賓之賓

五爻

未觀民先觀我

五象

觀我又當觀民如修己以安百姓孟子論王伯之民

上爻

上九之位如曾子居武城子思居魯之類

噬嗑彖三三

他事不可輕用威惟獄用之此聖人之善用雷也與解豐二

卦參看

彖傳二節

貴亦柔得中故加上行二字謂離上也子路之折獄雷電合

大易札記

卷二

辛

矣但少柔得中

三爻以上皆不當位

大象

舜命皋武告康叔至矣呂刑亦庶幾焉

初爻

小懲而大戒故无咎

二爻

中正易入而剛強之人難服則不得不從重張釋之于定國

足以當之无咎无冤民也

三爻註

勅堅柔難斷之物

四爻

如得其情金矢之謂也未能使无訟也

五爻

柔中之主猶有戒辭而僅曰无咎蓋欽恤之至意

上爻

大奸必至此地哀哉

上象

如寧庶人自言不聽婦人之言而敗

賁彖三三

大易札記

卷二

壬

本義陽得陰助極好不然焉用文之

彖傳柔來節

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賁則柔來剛上正相反也噬嗑用章字

賁用文字柔來謂離下剛上謂艮上文即文言之文物相錯

故曰文

觀乎節

大觀也後世文人宜書座右徒以辭而已者陋矣

大象

噬嗑二象可為千古訟堂之箴○无敢字止之義也正與噬

噬利用字反

初爻

王通謂楊素不願仕責于下也龐德公亦然

初象

非其義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安步以當車知義者也

二爻

須或為男兒鬚眉之義或為印頂我友之義皆謂三也然非

正應蓋此處正應又非所論

三爻

燕安鴆毒非正應也故必求貞

四爻

大易札記

卷二

重

蟠如貴无色也與屯之六二大同

求婚媾豈正耶

五爻

印團從先進之意近世奢華極矣而妄妄者時有

上爻

凡上爻多如此易窮則變也歸太僕有章句秦熾之說非誣

矣

剥象

正與復反

象傳不利節

向句與復反止之妙用有八順止其一焉

大象

用易之妙剥亦用之觀象也上以下為宅

初爻

以足猶噬嗑實之趾也開端即凶

二爻

二之中正何以有此不可知也連用两个蔑貞凶其警之至

矣

三爻

剥之三无咎猶復之曰復也天理未嘗一日不在人心吳

大易札記

卷二

重

道之閉舍伏床又何咎矣

四爻

東漢之黨錮明之東林其剥甚矣

五爻

柔順得中故有此象本義當字本于此勉小人使為君子也

上爻

不食則復矣故受之以復○與廬之象奇絕與厚下安宅之

義同勉小人使為君子也

上象

民字分明坤為民○非必不用不可用耳

受象 三三

朋來如臨泰壯諸卦反復其道二句天運見之于卦變諸門
立之末句正與判反

陽既往而後反泰氏乃謂往而不反而制變律亦鑿矣其亦
未思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言與

象傳首節

予卦變諸圖發明反之義无一不盡剛反以卦變而言

反復節

反復往來七日皆來復也

判往節

大易札記

卷二

剛長亦見于京房之卦變

復其節

此句不離卦象而亦不倚卦象即乾元坤元也後世朝賀以

此○程子之論復寔本孟子復之在人者也朱子註四書每

發明之

大象

聖人扶陽之意切矣周矣○更歷三月而後雷乃發聲

初爻

惟顏子能之而亦凡修身者之所當勉

二爻

仲弓之坤道能近之

二象

仁即顏子三月不違之仁此處正應又非所論

三爻

頻復則其餘之日月至焉者

四爻

漢之呂強唐之張承業明之張永宦官中之出類拔萃不愧

獨復矣○奄人有譖王守仁必反者張永容致書于守仁遂

无能害○兩處皆不言言本義列于子之言超絕

五象

太易札記

卷二

敦者自成也非自成己而已也

上文

復必至于不復上窮也何可長也鄭棄其師鄭人為之賦清

人述復也○秦違蹇叔而喪師于殺十年不克征

无妄象 三三

大學誠正之道

彖傳

自外來自外卦來也即大畜之外卦反而來也若自訟非外

矣以正以字着力主內誠之存動健誠之發中應誠之孚誠

者天之道也○主內天德復還

大象

无妄又一義○噬嗑法天之秋无妄法天之春

初爻

内有正字否則无妄之往何之矣

二爻

无妄之至史記所謂无妄一者也重子之論仁張氏之論義有見于此

三爻

公治之在解代叔梁之○言正同

四爻

大易札記

卷二

三

後漢智遠不事南朝不事北朝似矣而未盡

五爻

无妄何疾如教國外患之類

上爻

如尾生白公之信其道窮矣

大畜三三

彖傳剛上節

此尚上九之賢與大有尚六五之賢不同

不家食節

學而優則仕乃受祿不誣

大象

端木以之陸王之所未逮

初爻

與小畜之復自道不同○易變動不居占者亦變動不居若

三與上之畜極而通則一

問子辭費乃利已脫變之道

二爻

與小畜牽復又不同

三爻

艱勿輕進貞不枉道又隱養才德如閑車與防衛○梁公以

大易札記

卷二

三

之

四爻

上九合志同進與小畜六四不同○大臣止惡于初則易為

力凡御下教子弟之道皆然

五爻

塞絕本原不假刑罰而惡自止孔子薄正祭器意亦猶是積

德也

五象

不勞而俗革天下之福慶

上象

天下一統王道大行

頤象三三

觀即視養考祥之視主貞字

彖傳首節

兼養德養身言所養如養浩然之氣等自養則自爵祿以及飲食起居皆是

天地節

聖人訓詁如此使人遊目千里○贊聖人天地之功

二爻

初上皆非其類矣六二中正何至失類耶豈以其動體耶

大易札記

卷二

美

三象

道謂養道

四爻

言求初之賢以養人无咎者无負養人之責○視能思明欲

能不貪

四象

上之德施光被天下

五爻

養賢及民正道也守正則吉不可自用以濟天下

五象

順從上九之賢以養天下

上爻

以陽德居師傳之任常懷危厲而古身當大任竭才力以濟天下之艱危

上象

天下被其德澤

大過象三三

利有句照爻傳作一轉

彖傳首節

只一者字便分明

大易札記

卷二

美

剛過節

小過剛失位而不中○利有攸往句引而不發惟孔子發明之

大象

君子不為賢智之過而有时過之上句似伯夷下句似顏子

二爻

剛稍過而得初之柔以濟之

二象

柔以濟剛

三爻

太剛則折

三象

太剛不能取于人人亦不輔

四爻

不過剛而又有過柔之慮

五爻

雖生華而无益于枯老婦指上六

五象

老婦豈能生育

上象

大易札記

卷二

世有凶而无咎者猶益之用凶事

坎象

卽子以為伊尹以之

彖傳維心節

剛中誠存于心郭汾陽之于回紇是也

天險節

雖曰在德不在險而未嘗不用險

大象

德教並舉成湯之日新放勳之振德

初象

失出險之道

二象

未出險中

三爻

戒以所處之道不可用

四爻

用缶者有孚之義所謂享多儀也納約自牖聖賢多用之

四象

從納約字看出

五象

大易札記

卷二

有中德而未大者為坎所屯故

上爻

三歲不得免以其失濟險之道而非剛中也人何可不剛中

離象

彖傳首節

麗乎正者君臣皆有中正之德

柔麗節

麗中正者居中正也

大象

書曰惟明明后詩曰明明在下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此若



道之至要

初爻

錯然雜然也劉明則能敬矣

三爻

歸去辭之樂天知命遠勝于蘭亭記之感痛死生也梁氏說

另一義

四爻

焚如害人死如害已

五爻

惟其明故能憂懼憂緩而又擬王公之勢故吉

大易札記

卷上

聖

上爻

剛明之極用之除亂為宜



大易札記卷之三 下經

霍庵范爾梅手著

後學范季隨編集

張茂校閱

新之隆校

咸彖三三

與歸妹異○亦地天交泰之義

柔傳柔上節

兌柔而艮剛咸恒反也泰否亦然如此看卦變何等明白正

大而曰自旅來何其偏也 又註 如此則何不可曰咸自困來

剛上而柔下

天地節

大易札記

卷三 下經

藏上存古

孔子胸中時時有天地聖人萬物在大矣哉

初爻註

人生而靜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聖人主靜非不動不妄動

也

三爻

九執而股隨

四爻

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一言蔽六十四卦曰貞吉○可作大

學正心傳

五爻



成而不咸

五象

學者須志伊尹之所志

上爻

善柔善佞

恒彖三三

聖人繫易 闕文

彖傳首節註

何不曰恒自井來耶朱子亦闕疑而不安矣

恒亨節

大易札記

卷三 下經

二 漢上存古

恒本于道道本于天地道字從貞字生

日月節

夫子所以思有恒也人何可无此達觀

大象

三十而立立於禮可與立皆恒也

初象

後字難解以求字解之妙甚

三象

无所容其過剛

四爻註

以田言之非其田之位

五爻

昌黎論諫議其旨大暢

五象

柔取從而劉取制久于其道也

上爻

陽剛亦不可過動況陰柔乎振即又從而振德之振

遜彖註三三

勉君子而戒小人

彖傳遜之節

大易札記

卷三 下經

三

故君子慎之見幾而作康節于天津橋聞柱鵬遂无意于世

宋神宗時安石引惠卿而諸君子皆去位得遜之意

大象

而字宜玩如孔子之于陽貨

初象

子之往公山佛肸則當別論

二爻

閑子以之漢之二疏晉之陶潛君子尚之

三爻

係則不能遜越之文種漢蕭望之是已

四爻

係遯遯而係也好遯好而能遯也

五爻

如薛文清之于金英

上爻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孟子不受齊祿而緡緡之意

大壯三三

彖傳利貞節

壯以正壯于其道也非禮弗履君子不尚勇而以禮為上

大象

大易札記

卷三下經

四

孔子語子路曾子語子襄

初爻

弄政之汎網目書盜殺矣若博浪之狙擊五人之毆綏騎又

當別論

二爻註

因中以求正妙解

三爻

黨錮東林諸君子得无罔耶○北方之強氣味

四爻

藩決正與係遯反對易之取象精矣

五爻

壯而不壯南方之強氣味

上爻

三四五皆取象于羊皆取互卦其義愈密

上爻

亦取羝羊以通卦之象亦兌象也

上象

終極故不長

彖傳明出節

大象

大易札記

卷三下經

五

初爻

聖學大綱領可以見天德矣○如日之升學有緡熙于光明

與離之錯然不同

四爻

易之鼫鼠詩之碩鼠一也

五爻

晉之六五君德之至可以語王道矣

上爻

與離之上九相類而不同

子 29-83

明夷三三

聖人身當商周之際明夷也素患難行乎患難艱貞也

彖傳文明節

內文明一義內難又一義蒞衆又一義取之左右頭頭是道

大象

精義也至德也微以為知者何足以蒞衆○中庸有容有別之義

初爻

飛鳥屬火三數屬離此伯夷太公之明夷

初象

大易札記

卷三下經

六

小象每括義字

二爻

文王居羑里而太顛閔天進文馬美女于紂正馬壯之義乃文王之明夷九三則武王之明夷也

二象

順以處之而有中正之則

三爻

於樂王師遯養時晦寧王以之

三象

非剛明不能大得非居下之上亦不能入得非上六之窮極

亦不能大得須看志字无湯武之志則亂也

四爻

微子之明夷行遜也明夷六四程朱所見不同縱朱傳可耳

五爻

利戒占者下文無利字周公目覩箕子之事其所感者深矣公孫碩膚亦猶是與孔子之在春秋明夷又何如

五象

有洪範九疇在故不可怠程子謂惕懼則可怠

上象

九三得則上六失天道好運窮之災也胡氏云失則者紂順

大易札記

卷三下經

七

則者文王也

家人象三三

利女貞者書重釐降詩首閨雉之義

彖傳家人節

此卦大約以剛嚴為尚觀嚴閑嗃嗃字可見大學舉仁讓中庸言和樂互相發也○取象之妙如此孔子之易其比如

櫛

大象

齊家先修身

初象註

禁于未發之謂豫即春秋杜漸防微之義

二爻

秩秩斯干之末章即此義春秋杞伯姬逆婦漢唐且有呂武之禍闢于在中之義也

四爻

俞氏曰禮運以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為家之肥豈以多財為吉哉

五爻

假威假也如文王之刑寡妻至兄弟

五象

大易札記

卷三下註

八

郭氏龔氏以交字無父子兄弟長幼最是蓋一家仁讓也

上爻

與大有之六五占辭同家國一理也

上象

大象上九皆推本于身蓋德威惟畏之道○以反身結之

睽象三三

程子曰須有濟睽之道大是觀象辭內遇字四无咎字睽而不睽矣聖人之示人至矣

彖傳麗明節

彖應剛而二必遇主于卷畢竟有睽意○說而麗明謂柔得

中而有此善

天地節

聖人自有合睽之用異而同也象則言同而異橫順看來皆道也○聖人畢竟要說到同通處

初爻註

見字有妙用故以亦必字轉下○陽貨先豈得不見狄仁傑宋璟知之矣薛文清不見王振幾于遇害

二爻

程子論卷遇至悉不相遇而遇之道也故尹士不知孟子

二象

大易札記

卷三下註

九

後之枉道求合者不得借口

三爻

觀上九之辭則此處自見○屯六二之十年乃字亦此義故

君子貴有守也○在睽則為曳掣在賁則為天文

三象

與上九遇兩同

四爻

元善也九與四皆无應必以氣類相求故遇也歐陽公所言君子之朋

四象

以君子陽明之才而至誠相與何所不濟故能行其志不止无咎而已

五象

程傳以周成劉禪為言明得賢輔之為要也有慶謂足以有為不止无咎

上爻

先張之脈六三所以天剝也先後即前始終字遇兩即前遇字晉獻筮嫁伯姬過歸妹之睽史蘇占之不吉

上象

睽之極而不睽易道也

大易札記

卷三下經

十

蹇象

不利東北故不可止于陰○大約與屯類屯主動而蹇主止也故多言往來來者止也

彖傳二節

大矣哉言非聖賢不能濟○利見二句不終于止

大象

不終不尤○與震類

初爻

上進為往不進為來

二爻

請葛之鞠躬盡瘁以之

三象

二陰皆柔必依于三故喜之

五爻

朋來謂二朋來猶未足以濟程子謂漢李同王允晉周顗王導之徒

上象

內與貴皆謂五至此則蹇極而出蹇矣

解象

利西南代處以寬與民休息復者如反商政政由舊

大易札記

卷三下經

十一

彖傳二節

得衆得衆心也勿牽卦變

天地節

君子以對時育物

大象

與大肆赦不同○凡待人之道皆如此

初象

有正應則柔而能剛

二爻

大快事妙于得中古之去小人以激而敗者豈少哉何進是

也

三爻

陰柔不中正居下之上用人者不可不慎

四爻

初以正應元咎而四又以其不正而解之易不可為典要也

五爻

今口之為三狐分言之為押為寇為隼賢言之為小人

上象

成器待時古今解悖之大計

損象 三三

大易札記

卷三下

主

聖人崇本抑末之心特于損發之

彖傳首節

其道上行較之益卦為柔進而上行也

二節

連用三時字歷百世而无弊

大象

用損之妙兌悅以懲忿艮止以窒欲○損者不宜損而損象

則宜損而損者也○損之又損以至于無則一矣

二爻

士前王前之言大將軍揖客之論所益大矣東漢節義皆始

于嚴陵也

四爻

冉子退而子進之俾損其疾義亦同○蜥龜能損疾而距心

不能

五爻

謙受益孟子夫苟好善一節是也君子以虛受人

上象

天運虧盈而益謙

上爻

上又有弗損益之之謂其取之左右逢其原矣

大易札記

卷三下

主

益象 三三

折衷益不專主惠下益以興利故利以國大事而濟大難

彖傳首節

自上下下三陰變而下也自上而降已以下下如出舍于郊

之類實能下于下也

二節

以中正之道益天下而天下受其福慶○平常之益小濟艱

險之益大

三節

巽順理也顧氏曰既奮發又沉潛學所以日新○損益皆與

時偕行當其可而已此節分學問造化言凡字又拓開

大象

二則字甚緊○三友三樂

初象

原事重大之事也如子臣僚屬不可踰分越職縱可為亦須

盡善

二爻

周宜之于召喚上璫錫上田是也未句推言之辭與損之

六五同反對之義昭然

二象

太易札記

卷三 下卦

古

外者不期而至

三爻

凶事之益猶不屑之教誨後二句皆六三之所不足實古今

臣道之當然也

三象

益三之用凶猶損二之弗損固者固守之謂

四爻

極言中行之效以勉天下之不中者

五爻

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惠德猶詩之徧為爾德

五象

志謂惠下之志

上爻

物極必反益之上九莫益損之上九弗損其義一也

大彖三三

漢祖不知此義實武陳番並失之矣

梁傳首節

二而字宜玩有妙用狄梁公以之

二節

俱以終始其要九皆此之謂易之道也

大易札記

卷三

古

大象

瓊林大盈之庫非夫也居德則猶弗夫也

初爻

潛而勿用為宜

二爻

其用柔中也

三爻

狄梁公近之

三爻註

士有為溫太真作傳奇者吾故樂觀之

四爻註

若字然字二轉○牽羊之義君子時用之○老氏則全用之

五爻註

若字又字二轉其義甚密

五象註

雖字然字非聖人誰能推至此

上爻

小人无終振古如茲○洛氏史論統言之

姤象三三

寫上反下之義見于剥復大姤甚明白矣○春秋過于清之

大易札記

卷三 下經

六

遇同而義別

彖傳剛遇節

聖人每于此着眼

大象

施命與巽之申命稍有別○風動四方

初爻

然雖羸豕必至蹢躅看本義然字

二爻註

然字若字二轉

三爻

姤之九三即夬之九四故其辭同○猶損益之六五六二也○

公明以反對之義示人餘可類推矣

四爻

二有魚則四无魚四惡陰而不能容之故遠也○不中正故

失德而失其民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起者將生也

五爻註

然字若字轉

五象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君子貴彌志

上爻

大易札記

卷三 下經

七

角則窮窮則吝○猶亢龍之有悔耳无咎者陰不必遇也與九

三同

萃象三三

末二句從首二句推廣言之

彖傳王假節

光武立四親廟得萃之義者利見二句柔似一意○今最一必

字更密矣順天命因時也

大象

物聚則爭猶需訟而受之以師也○周宣車攻吉日之役善

用萃者耶○衛武公以之

初爻

初與四本有孚以相從者乃不終而妄求聚于二陰也○諺謂一羣為一握○詩云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正與初六異志聖人示之曰號曰勿恤曰往其示人反邪從正之意不諄切矣

二爻

孚乃萃之本猶觀之望而不薦○引者必待上之援引而後往

一象

未變與志亂反

大易札記

卷三下

六

三爻註

然不得其萃四句一氣讀之○君子交必以正不論強弱

四爻

无尊位而得上下之聚故必大吉大吉即貞字

五爻

有位无德則匪孚矣故宜修德○萃之九五與比畧同

上爻

先儒以為孤孽之臣子

升卦三三

彖傳首節

時字是全易之目

用見節

用此道以見大人則有獲上之慶

大象

所謂從義崇德也晉卦畧同

初爻

初不能自升信劉中之賢而從之同升○初居下猶木之根也故其升之必達

初象

與九二合志而升

大易札記

卷三下

五

二爻

剛強之臣事柔弱之主宜以誠不以文鄭子產有之

二象

澤及天下之喜

三象

如入无人之邑而无所疑畏終不如二五之中初四之順也

四象

上順以事君如文王之享岐山

五爻

六五非正必能正固則吉否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焉得吉

○得賢致治如階升之易

五象

得致治之志

上爻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冥者昧此利于不息之貞當移于進德

困彖註

亨則貞非貞亨也河津薛先生以之

大象

黨錮元祐東林諸君子是也然可以去則去非盡困也

二爻

太易札記

卷三 下經

子

六爻皆困惟二困得好初與三困甚可憐不知大人何以處

此舜之號泣旻天文之羨其其之明夷終亨也否則致命遂

志亦亨也然陰柔失中未足以語此矣

三爻

崔杼娶棠姜筮遇困之大過蓋六三變也陳文子以為夫從

風且困于石之辭凶而崔子不聽何不思大過之棟撓乎

四象

雖不能濟物而志欲濟吾取其志

五爻

前古之困于強臣外戚宦官藩鎮者多有而徐說蓋寡甚矣

副中之難也由辨之不早辨也

外三爻曰有終有說有悔蓋困而不終因此之謂易之道也

井彖

學問中亦有羸瓶之事唐荆川之從龍溪是也

大象

人君第一義幽風幽雅頌是也

初爻

故君子惡居下流

三爻

周公仁之至也故心惻智之盡也故言王明君相皆當書座

太易札記

卷三 下經

子

右

三象

孔子贊易至此泣下矣展禽之居下位苟況之也蘭陵比比

是也

四爻

劉知遠之守晉陽覺也

五爻

大人正己而物正

上象

聖人于此喜動顏色井視乎上六則水之上也勿憂綢繆矣

革彖三三

子產為政始謗之而後誦之

彖傳首節

聯不同行革不相得

天地節

夫子服孔大每卦說到天地聖人正之至也

大象

易長變周易序卦即革之大者○逝者如斯夫曆之道也

初爻註

非卦名之革也武之違養時晦

大易札記

卷三下經

三

二爻

尹必俟三聘而幡然亮必三顧而出蓋已日乃者進以禮故

四爻

乾之四曰乾道乃革否之四曰无咎離祉泰之四曰翩翩皆

遇中也

五爻

常武之矢文德洽四國是矣○文之新命舜之曆數皆然易

本占而聖人言未占有乎占外之占

上象

炳者陶唐之文章蔚者夫子之文章

尚卦三三

彖傳首節

一天官烹人祭祀共太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二節

離為中女故曰柔進而上行得中

大象

後世所謂定鼎○恭已正南面之謂正景命有僕之謂凝

初爻

顯趾者象也得妻者象之象也

初爻註

大易札記

卷三下經

三

困敗二句妙用從應四得之管夷吾以之

二爻

孔子之于陽貨聞于不仕季氏以之

二象

慎之以剛中也

四爻

士人投車東陽詩伴食中書日又西難免覆餗矣古今之覆

餗者可勝道哉

五爻

以陰居陽故利貞

五爻

實謂實德

上象

發而皆中節之節

震象

者笑言句奇公之赤舄几几以此也

象傳震來節

承離渾淪致字後字可以字解得好周公已看後字

大象

人之不能修省者比比是矣聖人因存富而示教○與大覽

大易元記

卷三

三

不迷恭者

二爻

億則屢中之億○太王事獮鬻勾踐事吳似之

三爻

震行以去不正存乎其人

四爻

泥字世多有之病在遷字苟反而尚乎中正胡為乎泥中

五爻

必有事焉之事蓋有事于中德耳

上爻

宮之奇諫假道正此意祖伊奔告亦然乃能責命于天乃曰

享祀豐潔何其于黎與號之鄰戒沒沒也

上象

中有主則不動未得者无所主矣聖人示以鄰戒事事乃其

有脩无患也

艮象

止之至也妙甚注濂溪主靜之旨同此

象傳首節

孔子眼光如電特拈一時字示人其理甚活故為聖之時

二節註

大易札記

卷三下

三

內不見已二句學者之至詣

大象

素位一章盡之

初爻

陰柔多不能守

二爻註

宮之奇諫苟息料其不能強也三仁之于受亦近之

二象

劉惡柔善不能相與有成如此夫

三爻

惟此不宜止故必止其所也文王繫一背字妙甚限與背正相反也列裂也○子莫執中良列之謂與九三之異于六四如是
四爻 顏問之不仕以之
五爻 問于南宮氏之慎言以之○與成卦正相反
漸蒙三三 以漸進莫如女歸雍雍鳴雁之詩是也
艮繫一背字漸繫以女歸字字不多而精妙入神孟子論盈大易札記 卷三下經 主
科論撰苗薛文清論日影之移皆風山之精義○男女各得其正與歸妹正相對○于磐陸木陵達漸之義也
彖傳二節 便說到正邦服大如箕○天地以漸而成化聖人漸民以仁而無近功
其位節 得位又得中
止巽節 欲速不達則窮上言漸此言其所以漸也
大象

大象無明德新民括聖經一章孔子亦獵較而先正祭器善俗之漸也八條目便是漸不成章不達也○無助長無欲速初爻
千即秩秩斯千寘之河干之千君子明理義知時事小人幼子未能燭理故危懼而有言
二爻 詩曰福祿宜之德稱其位故也
二象 中正故不素飽
三爻 大易札記 卷三下經 主 居下之上故為陸征孚皆凶言不可進也初以陰應陰三以陽應陽不合女歸之義故各有凶厲之辭
四爻 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
四象 巽之德美矣哉
五爻 三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而終莫之勝也與同人九四同
五象 中正有必亨之理故得所願與九三反

上爻

上九在他時則為過漸之時則為鴻離于所止而飛于雲空
在人則超逸于常事之外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用為儀法

歸妹彖三三

正與漸反

彖傳

本非不正病在說以動耳出處亦然

大象

君子之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有由然也

○氓之蚩蚩一詩可見矣

大易札記

卷三下經

彖

初爻

衛之戴媽似之

二爻

衛之莊姜及小青似之

三爻

鄭發童之詩似之

四爻

屯二之女子貞不字○孟光以之

五象

名南賦何彼穠矣此歸妹之至嘉者與前二之象占又別故

易不可為典要

上爻

晉獻筮嫁伯姬遇歸妹之睽○鄭人為公子忽賦有女同車
以此

豐彖三三

堯舜至矣孔子從先進蓋謂此也

彖傳日中節

堯夫首尾吟全在此意

大象

義同噬嗑

大易札記

卷王下經

彖

初爻

四非正應似有咎者明動相資道無往而不在

初象

易子遇而不可遇也士不貴求勝貴自勝

二爻

伊尹之于太甲始節而終發

三爻

箕子之明夷

五爻

衛靈用人而當其才猶不至喪况來章乎宋哲宗前半截其

明徵也

卜爻

聖人日中之戒其知之矣物極必反凡上類此

上象

翔乃棘翼鳥草之義自字妙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旅象三三

旅貞造次必于是也去而不處照下不留

旅傳首節

旅貞柔柔貴中然非陽剛中正助于下不能致大亨

二節

大易札記

卷三下經

三

非大旅也大其處旅之道而道以時行

大象

易言用刑皆用離離之用大矣哉明不可恃故戒以慎○噬

解豈旅四卦泰看並泰中乎

初爻

易初爻多取小子僮稚之象故斯或作斷作助語亦得○瑣

瑣鄙猥窮謂迫促又賤其行象鄙其志

二爻

柔中之效如此其于旅也尤宜

三爻

旅旅之失人甚矣桀紂之所以亡也

三象

義者宜也象傳每以義言此正與六二反○以旅與下視僕如旅人也剛暴之過也

四爻

本義柔居位上下以為言而其義始脩

四象

雖得處止而未得正位雖得其資而斧以自衛有戒心矣

五爻

尤悔庵之文之遇庶幾近之然其作鈞天樂清五調填詞牢

大易札記

卷三下經

五

騷不平其所謂文者淺也○射雉謂取則于文明之道一矢言中之易也

五象

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象蓋士大夫之載贄而得名

位者譽信友命獲上也

上爻

九三上九之焚聖人皆斷以義不卜筮而知吉凶也○離火

性上陽剛自高始快其意而後失所安牛順物易者輕易以

喪其順德

上象

莫聞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不至此極矣哀哉○旅貴柔
中三陽爻皆失之

巽彖三三

文王已詳詳注意于九五

彖傳二節

卦本軋體一陰下生剛有巽之之象二五其最近者也剛以
中正之德為順則不暴急故命不下格而志行

大象

重巽者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也行事令在必行也
不行則徒為虛文耳○義同始卦申字進一層

大易札記

卷三下經

垂

初爻

孔子之進冉有以此

初象

沉潛剛克故治

二爻

牀下陰邪所伏入于牀下則察之深矣故本義着一能字

二象

主中字本義又補一時字

三爻

剛之不能為柔猶柔之不能為剛也漢武之不能為文猶漢

文之不為武已矣

四爻

居上之下巽于上也以巽臨下巽于下也故悔亡悔亡者田
獲三品故也獲三品徧及上下也

四象

至柔者不當有功此以順乎剛得之則巽豈柔弱畏懦之謂
哉○天下事善處之則悔可以為功

五爻

貞非五之不足在巽則當戒○命令初有所變更故以庚言
甲者事之端庚者變之始十干戊己為中道中則變

大易札記

卷三下經

垂

上爻

陽剛本有銜以過巽而失其剛銜故凶資斧古本作齊斧齊
物之斧也

兌彖三三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剛中而柔外反巽也

彖傳首節

陰居上以悅于陽而為陽所悅也

二節

剛中而中心誠寔柔外而接物和柔悅而能貞非違道而于
譽是以云云湯武革命正如此孟子佚道使民一節乃其註

脚

大象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說之大者也若只在時文中拈弄其滋益幾何矣○互相益則互相說

初爻

六爻惟初不比于柔和不流者

初象

疑謂係于陰而行不能自決若商兌是也○未疑信心信理而行

三象

太易札記

卷三下注

雷

二近三行雖不免可疑而志則可信

四爻

李東陽商兌而不能介疾君子譏之

五爻

深戒之之辭孚于嘉而勿孚于利何厲之有神宗之于安石世宗之于嚴嵩則厲矣

五象

一剥一厲皆傷于兌萬世人君之深戒也故為邦者放鄭辭遠佞人當謂正當尊位

上爻

說之雖不以道悅也與六三同為說之主

上象

說之窮也

渙卦三三

彖傳首節

坎之剛來異之柔得位而上承九五故曰上同蓋節之反也先儒皆謂二四往來不窮者不窮于險外外卦之四四五同德斯足以濟渙

王假節

程傳在中謂求得其中攝其心也濟渙之道在得其中而已

太易札記

卷三下注

雷

中者心之象

初爻

凡事宜辨之于早

二爻

二目初為机初謂二為馬二急就于初以為安

二象

圖安而得安○九二之安來得中也

三象

外指天下惟志在天下之渙所以有躬之渙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為家是也朋亡也

四象

羣而不黨光大无私

五爻

令出惟行不惟反故曰汗中命行事之謂也

五象

中正而居尊位也正指德言

上象

上九出溪其道窮也窮則變

節卦三三

彖傳首節

大易札記

卷三下紀

三

孔子觀象之妙无處不是道理

苦節節

從上六看出

說以節

從甘節看出坎為通見廣八卦

天地節

後又分為八節十二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節用節愆節

飲食皆節也

大象

制者節民用議者節民行議謂商度以求中節也○發乎情

止乎理義以禮節之

初象

不出知塞也無言通則非一于止猶艮之兼行止言也

二爻

節之初二皆不出而吉凶不同者時不同也

三象

誰咎字直以意解之千古有定論矣

五爻

聖人時中之道何嘗不欲人甘何嘗欲人苦

上象

大易札記

卷三下紀

三

窮則變變則通易之道也

中孚彖三三

孚貞即大學誠正之吉

中虛中寔理學精義无極中虛太極實也

彖傳首節

春秋善胥命謹參盟美蕭魚之會此物此志也

豚魚節

信及二字甚明曉

天地中孚而四時不忒物與无妄聖人中孚而得一以為天

下貞

止乎節

信口便說到此聖人滿腔是天

大象

君子以存誠

初爻

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即此虞字

二爻

德不孤必有鄰聲應氣求之理

三爻

四或字正所謂不亮惡乎執也

大易札記

卷三下經

美

四爻

月六也馬九也亡者朋亡

四象

絕類不宜也絕其朋類之私耳

五象

正當二字甚難與六三當字同

上爻

好信不好學

小過象三三

呂氏曰大過以濟其大不及小過以濟其小不及濟故亨也

○飛鳥上无止戾下有棲宿在人則高亢者失正卑約者得正

彖傳首節

過為小事道乃可通

二節

補時字更密理所當過即時中也四之勿用永貞時宜之妙

三節

二即見可不可之實

大象

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亦然○過恭則辱過哀滅性過儉則

大易札記

卷三下經

美

固故曰小不然則海雷失中

初爻

陰柔小人而上有應助必至過甚如飛鳥之迅疾不及殺止

也

初象

六居艮之下當止而反飛位卑而言高是也

二爻

程傳陽在上者父之象尊于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為祖

五陰而尊祖妣之象祖妣陰陽之象陽亢而陰順過祖遇妣

去陽而就陰去亢而從順也○六二中正而文以過不及言

之蓋當過而過當不及而不及此權以取中而卒无過不及之偏也○事之可過者過而得其恭順之體事之必不可過者不及而安于名分之常

三爻

從或者或從而戕之于西之于白公是已

四爻

黨錮諸君子于此未盡詳前主程傳而語類又云過遇猶言加意待之與弗過防之文體正同

四象

按位不當則宜依九三爻例

大易札記

卷三下經

早

五爻

不雨者自西郊故也五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豈能濟大事猶密雲不雨也○或曰下取岩穴之士以自輔則雲飛者為兩潤矣

五象

不宜上宜下

上爻

高遠上也不宜上○過而弗過不能反于下以圖其所安若鳥之高翔不知所止而離縉繳

既濟三三

項氏曰順二陽函四陰中孚四陽函二陰有離大過二陰函四陽小過四陰函二陽皆坎附坎離附未既濟既濟文之至也濟而既堯夫之所惧也

彖傳二節

得位之正無如既濟全易之所僅見

三節

西鄰

四節

東鄰

大象

大易札記

卷三下經

聖

思患以終亂也卻子深于此義易道也

初爻

若曳也若濡也則控制在我矣

初象

小象每以義言全易亦多言義智少及仁禮

二爻

喪可憫也逐可哂也

三爻

殷武美中興也此何以三年克之若曰雖高宗而猶必三年也是過剛之效也

三象

詩所以錄常武也漢武之窮兵抑又甚矣

四爻

此亦過中之戒

四象

疑謀勿成戒而疑善也

五爻

此九五不如未濟之六五以坎離故○既濟恐過盛也以蔡言之豈不如約

五象

大易札記

卷三 下經

聖

東鄰文明西鄰險也故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月之恒也日之升也蓋言時也

上爻

雖到健猶難之况六也朱傳不戒應初戒也震之上六无咎

畏鄰戒也

未濟三三

彖傳首節

二卦皆取彖中以二五故此處二五與他處二五與也坎險而離明

二節

不當位無如未濟而一變則既濟矣故君子以道濟天下

大象

又是一項道理艮背之義

初爻

六濡尾異于既濟九濡尾

二爻註

剛而能柔千古臣箴與節之九二有別

二象

易道中而已矣虞廷執中孔門時中深于易者與

三爻

大易札記

卷三 下經

聖

无才无德无時

四爻

此中庸困勉者百倍之功

五爻

下有賢臣尚未濟也上有明君其將濟矣漢之文帝庶矣乎

上爻

居易以俟命則是濡首而幸命則失

上象

濡尾且不可濡首將奈何

大易札記卷之三終

大易札記卷之四 繫辭

雲庵范爾梅手著

張 范校閱
後學范季隨編集
新之昇校閱

小序

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繫辭則索性和盤托出矣未知端木氏讀之何如也○周子通書一一與繫辭相表裏○大體凡例文周末之及非夫子誰能發明至此

一章首節

盈天地皆易也開手寫出畫前之易使人憬然○首二句見伏羲拘轉半個先天不以巽五接震四之義大矣深矣此聖

大易札記

卷四 繫辭

一 章上存古
堂藏板

人用象數不為象數用也○乾坤定而易行乎其中若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知此其惟聖人乎○變化不止著策

二節

變化易之至要特申言之使人知橫圖圓圖不是硬局子○余嘗為先天卦變歌以明先天之變化來氏特取京氏卦變此後天之變化余又為三圖六圖十二輪而先後天之變歸于一

鼓之節

震巽離坎順往逆來皆是也

乾道節

乾三索坤三索皆是也陰陽各得百九十二

乾知節註

本義理字從章末理字得之

易知節

易簡成位乎上下孔子拈出二字示人以學易之至要

易則節

士希賢賢希聖之大要領也中庸居易論語行簡僅兩及之此夫婦之可與能者世人意必固我自生荆棘遂與天地不相似矣惡得賢

易簡節

大易札記

卷四 繫辭

二 章上存古
堂藏板

希聖希天此體易之極功初非有待于外

二章首節

此是周易須看聖人字可怪世人偏信俗書而不解聖人之書○此明辭所由生

剛柔節

承上言看本義所以字○此明占所由生

吉凶節

此承係辭節○有變化則有失得憂虞所謂文不當也亦有象似失而繫吉象似得而繫凶則觀之者深矣微矣非聖人孰能與于斯

變化節

彖辭泰進而上行曰剛來剛反可想進退之義○學易者多如坐井觀天不能超于象數之表聖人示以三極之道使之明開眼也極字亦非淺學可幾註極字點睛所謂太極之動靜即變化之原

居安節

曰安曰樂是研得繫辭之精三極之奧而得時中之妙

觀象節

居動无違便可擬議以成其變化

三章首節

大易札記

卷四 繫辭

三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正是此變字○彖爻皆有象變互文耳

貴賤節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悔吝節

為愚柔一輩指出明路切實之至是誠意裏邊事○憂即慎獨之慎悔即召南其後也悔之悔

四章首節

此章渾穆廣大無迹非至聖不能道

易與天地準學亦與天地準而止

仰觀節

二以字即大象六十四以字三知字所謂五十而知天命者始終精魂于卦變見之參伍以變是也

相似節

子絕四則與天地相似蓋聖人亦與天地準矣言知仁凡三層知者高明配天仁者博厚配地知崇禮卑仁且知則既聖矣論語每兼言知仁蓋易道也○看二而字○釋與老皆知者道之○仁者不憂知者亦不憂知命故也

範圍節

範圍即乃中庸參贊位育之事而鬼神之神至誠如神莫非易也二无字即中庸篇末二无字○易先體故體物而不可

大易札記

卷四 繫辭

四

遺

五章首節

中庸即鬼神言誠亦如是

繼之節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亦如是此以道之在物者言即天命之性

仁者節

氣質不能无偏而莫不具此道

顯仁節

顯者元亨陽也藏者利貞陰也德業者體用之謂也以先天

言之起震歷離兌以至乾業之顯也自巽歷坎艮以至坤德之藏也以後天言之出震齊巽見離役坤者業之顯也說兌戰乾勞坎成艮者德之藏也

富有節

富有日新乃仁體也貴隱川上二章是也以上畫前之易

生生節

周子曰萬物生生而變化无窮焉意亦猶是先天模圖加一倍法尤大彰明

成象節

法猶君子行法之法○周易首乾坤故特言之

大易札記

卷四 繫辭

五

極數節

極數即四營十有八變之事事即吉凶生大業也

陰陽節

言易直說到陰陽不測言聖人直說到聖而不可知此分明

言性與天道但罕言之耳

六章首節

純是中庸貴隱之旨

靜專節

易首乾坤首章五章及此章皆特言之而此章則兼體用以為言也

廣大節

易與天地準此節四配字與中庸无息章三配字祖述章三如字同聖人也天地也易也一而已矣

七章首節

四章言知仁七章言知禮天地之道知仁而已天尊地卑知禮而已聖人也天地也易也一而已矣

天地節

即存性即效天法地其要只在知禮

八章二節

會通典禮體貼到至切要處

大易札記

卷四 繫辭

六

至蹟節

愈賅愈有趣味愈動愈有次第使學者寢食憤樂于其中而不能須臾置也

擬議節

成字好易不在爻象而在我矣

鳴鶴節

居室陰也出言鳴也應之和也感應之投小則招榮辱大則動天地○慎者慎于陰室以修言行而進于誠也○其機如此其要只在謹獨

同人節

四或字為三四所隔而物或間之然心同者終不得而間也
後四句即相遇也

楚昭欲用孔子為子西所間齊景為晏嬰所間魯平為臧倉
所間只是不同心

藉茅節

剛大事者以小心為基大過之時義雖用剛而必以初爻之
柔為基也

參議節

以由于德之厚德愈盛則禮愈恭存位故有終也○古之勞
而不能有終者多有韓信霍光是已

大易札記

卷四 繫辭

七

亢龍節

亢龍正與勞謙相反

不出節

陳蕃實武正以不審失之陽球亦然則知節之難也○人之
所當節惟言行節于言則行可知

知盜節

陰柔小人而居下之上亦由上之棄其名器不擇賢否以至
為盜所奪而其國亦且為所伐如古之規國者曰彼國有人
未可伐也

九章首節

六爻之陽奇陰偶六位之陽位陰位皆倣圖數○數只是氣
變化鬼神亦只是氣程子之言如此

天數節

河圖兩其五行而相得有合即交易變易之易余卦變圖蓋
取諸此常論先天小圓圖曰陽卦四陰卦四位相得而各
有合三合而三變論大圖曰陽卦三十二陰卦三十二三十
二位相得而各有合六合而六變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也○鄭氏謂有合者四方相交相得者四方相次如一三七
九二四六八是也相得者二氣之迭運有合者動靜之互根
相得者自少而多自微而盛有合者多少相間微盛相錯

大易札記

卷四 繫辭

八

大衍節

四十有九圓而神○天數之中分掛其一○凡前闕後闕相
去大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

張氏曰老陽老陰之餘數合為三十八少陽少陰之餘數亦
合為三十八乘以六爻之位則二百二十有八凡算術率以
二百二十八為求闕之法○奇扣張朱之說不一折中併之
妙○朱子曰過揲之數雖先得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而約
紀數之法以約御繁故先儒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
揲者亦安會焉

左手零數扣于三四指之間右手零數扣于二三指之間一

見存之策分二掛一而為第二變朱子

乾策節

不言乾坤之掛初若干而但言乾坤之策則以策數定七八九六者似是指中此與朱子以寡御衆之說不同○蔡氏算之詳矣然此等處皆似無用而古人必極其數者數窮而道見也其不言掛初之數足見古人重策數矣

一節節

本義無言撰數策數繫辭則專言策數

四營節

大易札記

卷四 繫辭

九

後世占法太簡十八變乃重以周

引伸節註

六畫增為十二畫焦氏易林是矣詳見啟蒙

知變節

著之德圓而神子于易數言神○此節又括下章辭變象占但未明言故下章詳之

十章首節

梅按四尚字即一章觀玩之義尚變者順變而動尚象者當體乎象尚占者當玩占也繫辭所以告也吉凶所以斷也此辭占之別○二章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皆可用易不必俱以

有為節

以言以字正是首節以字與命字有別

參伍節

語類云以三數之則過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過三而會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又云三五所以通之簡而疎錯綜所以極之繁而密○折中成文謂八卦定象謂六爻○梅諸國定足為此節之註疏而非主于撰著

先思節

林氏曰此感通句即上文文定象如當知來而擬贊之以

大易札記

卷四 繫辭

十

歸于至神也神即精變之自然者命子曰无思无為所謂一貫聖人以此退藏于密○程子曰老子言无為此無感通未嘗偏于一○理萬殊而一本故感而遂通

夫易節

孔氏曰无有遠近幽深是極深三五錯綜是研幾命瑛曰極深者以易之至精窮天下之至精研幾者以易之至變察天下之至變

唯深節

語類云通志猶開物開通其閉塞也故下對成務○張子曰一故神如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即覺不待心使至此而

後覺也所謂感而遂通不疾不行云云也此論精絕

十一章首節

通志以開物言定斷以成務言

著德節

著數七八卦數八八爻用九六

朱子曰此言作易之本未盡之前此理已具于聖人之心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未及使出來到下與神物二句方盡見于用○神武之君用此易道不用刑殺而威服之

明道節

大易札記

卷四繫辭

十一

語類此言作易之事齋戒謂卜筮以考其占如孔子之慎齋又云聖人既具此理又就著龜發明出來

邱氏曰洗心則靜與神明一齋戒則動與神明通○折中在學者則靜而觀象玩辭動而觀變玩占

闡闢節

荀氏曰見謂日月星辰在天成象形乃在地成形可為器用者○語類問闢二句理與事與書皆然說理之意多只一物也八謂字因事而異耳○朱氏曰知上四句明于天之道知末二句察于民之故

梅按此節如天命謂性一節○見者發見而未成形利用句

日用不可離而不知其由來

大極節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正謂此也莊子言道在太極之先誤矣此又推本言之○生生之謂易

八卦節

上句斷天下之疑下句成天下之務

法象節

折中此合上文造化易書而通贊之富貴句明上文制而用之者出治之聖人也至畫卦生著乃作易之聖人提敘之見作易之功與造化同○梅按前八謂字此六個大字說得天

大易札記

卷四繫辭

十二

地聖人極其開拓而文勢一片

神物節

洛書非字也禹書而為字箕子因疇而陳範文王因卦而演易非太極則卦分而無統非皇極則時滯而不通

十二章首節

履信即思順何氏以為第二章結語蓋結居則觀象云云也折中從之

盡信節

朱子云占得此卦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如顯道神德行成天下之亹亹皆鼓舞意吳澄曰立象謂義盡設卦謂文王設

立象卦之名六十四名足以盡情矣變通鼓舞折中謂象辭之中已具下文化裁推行俱指象辭

乾坤節

折中此下二節就造化人事以見聖人立象設卦之所從來張子曰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梅之卦變凡六變每變皆由乾而右行故乾坤定位而不毀若左行則毀而易之序亂故不可見以不知變化之道也

形上節

化裁以下指聖人所謂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也孔子之上律下繫作春秋而見諸行事之寔皆是如此

大易札記

卷四 繫辭

三

贖動節

陸氏此明說立象盡意設卦盡情之意

卦辭節

動以辭決使天下樂于趨事赴功而不能已

化裁節

上二句結變通盡利下四五句結鼓舞盡神此見不存乎書與言聖人示人之至意○上化裁推行泛言天地之理故曰謂之此言易書所具故曰存乎言就易之變見聖人化裁之妙就易之通見聖人推行之善○默成二句是所以神明處下傳

一章首節

朱子云成列從太極生來因重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若併生全卦則只一變然皆漸次生出鄭氏曰因重則體有上下位有內外時有初終序有先後而又在其中

剛柔節

卦爻之變往來交錯之妙七日八夜說不盡

吉凶節

亦以人之動而見書曰德惟一動而吉

立本節

隨時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朱子引系二句分體用變通

大易札記

卷四 繫辭

古

只是其往來者梁氏上句不易之體下句變易之用○折中此覆說剛柔相推生變化之意

天地節

此見造化人事之正當即吉凶之貞勝无有二也折中此又承吉凶悔吝生乎動之意而明其理之一

夫乾節

歸重乾坤與上繫一章六章同

爻象節

爻象動而无形故曰内吉凶顯而有迹故曰外

天地節

此洙泗談易之大綱領○言聖人行易之道須法天地之大德以道濟天下為大寶○朱子教化便在正辭裡孔氏曰此	獲釋上第二章之事而詳之○三者皆以義則仁義者聖人	寶位之要	二章首節	作易不止觀圖書蓋易无往而不在	結繩節	取義甚微周公作小象皆未及此	包犧節	觀一教字許行不得借口	大易札記 卷四 主	日中節	取義甚微未知前聖果有取于此耶抑後聖人因制器尚象之意以為想當然耶	神農節	後世論五帝者互異當以此章為定論○天地變化草木蕃	釋氏未足語此	剡木節	聖人善用風水如此	重門節	聖人教人死往而不用豫幽風七月衣食之豫亦然
--	-------------------------	------	------	----------------	-----	---------------	-----	------------	-----------------	-----	---------------------------------	-----	-------------------------	--------	-----	----------	-----	----------------------

斷木節	正與順反	弦木節	以下四節取義非取象	穴居節	取義亦泛如詩之取興亦有无甚意義者	古之節	即此可以聞聖教之非	書契節	諺云口空而竿蹤可識夫義周禮諸史及諸家字皆夫義後	大易札記 卷四 主	世盟書每取爭于一二字如契丹于宋必求獻納字而富弼	與之固爭皆以失故	三章首節	易之取象詩之比興可以意會	爻也節	詩可以觀三百八十四爻真人之秦鏡也故學之可无大過	慎動故也	四章首節	此後天卦分男女者也若先天卦之陰陽各三十六則又不	同
-----	------	-----	-----------	-----	------------------	-----	-----------	-----	-------------------------	-----------------	-------------------------	----------	------	--------------	-----	-------------------------	------	------	-------------------------	---

德行節

一國二君古識之矣君子以寡御衆不以衆御寡故曰天下惡乎定于一

五章首節

天下有其自然聖人又何事焉季文三思私意起而反感矣舜死為而治无思則无為陳白沙之學于此見之

日往節末句

利即美利利天下之利即上文明生歲成也

尺蠖節

管晏雖精義而致用釋氏外利用以崇德均先當焉此並及

大易札記

卷四解

主

聖學之屈伸以廣上文之義

過此節

張子曰過此機非在我者○朱子論屈伸亦有難解處上繫

五章之論陰陽亦然

困石節

朱子曰不可做的便不可入頭去做

公用節

象曰解悖也解悖而天下之患解矣

小人二節

噬嗑二象曲盡古今小人之情而自取死亡千古一轍哀哉

安位節

古今存亡治亂之介

德薄節

下應初六之陰故不勝任

顏氏節

論語朱傳至明至健兼知行蓋本諸此

天地節

詩曰雖无好友式燕且喜兩上畫陰陽之交如此細縕化醇

蓋謂此也

安身節

大易札記

卷四解

大

求益不已則不宜動而動不宜語而語不宜求而求矣中庸

云不顧乎外正己而不求于人

六章首節

此論先天所謂剝衆相摩八卦相盪○橫圖圓圖方圖皆有

門之象如性為道義之門

稱名節

此論後天所謂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

彰往節

此申上二節

稱取節

六其字兼盡周易之編

七章首節

憂患字一篇之主

德基節

柄即周詩秉文之德之秉恒固字即承柄字末句制字足見
巽非徒卑巽之謂

履和節

德之妙在九而字溫而厲三而字惠而不費五而字書之九
德九而字皆有兩在不測之意此即非孔子不能道也

和行節

大易札記

卷四

九

德之用九以字和行和其行也遠害與利就身心言此節
又推出許多作用子夏與司馬牛論敬恭未能如此周悉

八章首節

梅讀此章字字沁人心脾益知義文之易不是硬局子但千
古不傳之秘未許粗心人問津耳○朱子謂楊氏太玄以晝
夜分吉凶而各有三百五十四贊異于易之不為典要
又明節

素患者不必憂懼但當學易如文周當年師保父母之愛我
至矣不學者不知也

初率節

此示人以不遠之方末二句聖人喫緊為人處

九章首節

始于初終于上其位不易誠者物之終始每卦見之故知死
生之說時字易之大眼目故君子貴時中

亦要節

此論象辭象辭

二四節

曰近又本中故不如二

三五節

有貴賤之異則柔之異又有中不中之異此章論六爻至

大易札記

卷四

十

悉乃章編三絕時也

十章首節

河圖兩五行易兩二才其義一也○論三畫六畫拓人心胸

變動節

變動不居故曰易爻有等即上章論中爻者是也物相雜宋
儒論氣質本于此傳公他文亦本于此

十一章

二使字有妙義孟子好辨章條矣慎字與有所恐俱之俱異
深于學者自得之

十二章首節

二以字作二而字看此視上係首章又進一義觀文意乾坤

指聖人之體乾坤以立極者

悅心節

本義二理字即前易簡之理二能字指聖人定言明成言行也

變化節

言易簡者无不知也

天地節

從天地說求其道甚大矣多如此

易簡節

大易札記

卷四

三

愛惡以下言吉凶以情遷之事三情摠屬相近之一情四者爻之情也不相得則惡相攻偽相感不以近相取也凡爻有主有比有應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他可類推折衷近字無比爻應爻地雖遠而情則近也

將叛者

此即人之辭以情遷者明易之辭以情遷也○孟子知言

大易札記卷之四 終

大易札記卷之五 三傳

雪庵范爾梅手著

靳之隆校閱
後學范李隨編集
張茂校閱

說卦傳

一章首節

嘗疑此句難解觀孔氏程子項氏之說乃生用著之法較了

參天節

來氏以河圖生數言泰兩折衷則取張氏以一包兩之說取孔氏兩為耦數之始參為奇數之初皆與本義異○六經天大易札記 卷五 三傳 一 堂藏板

觀變節

觀變句近于造化而言發揮句近于人事而言如泰卦只見小往大來至爻便有包荒之類○易至孔子至程子而道德性命之旨大著春秋至胡氏而性命之文大著○易理學之宗

二章

朱子言仁是陽剛○分陰分陽以位言迭用柔剛以爻言謂九六也分為經迭用為緯兼三才而兩之猶河圖之兩其五行耳目手足雌雄牝牡之各兩也成章者物相錯而成文○

三才者參天也兩之者兩地也○將以句又提性命作骨子
三章首節

首句天地之體中三句天地之用末句象天地之體用也相
錯者所謂一之一一之二云也○天地定位乃伏羲拘轉
橫圖之妙用先天之學大矣哉

數往節

數往者數已往之卦右旋為順知來者數未來之卦左旋為
逆天之左旋亦逆也易主知來故逆數只主圓圖不關橫圖
何等明白本義用邵子之說我思之數年終不分明雖朱子
亦云只是一半逆亦未分曉白沙云半不先天無邵子後觀

大易札記

卷五 三傳

二

臺上存古
臺藏板

折衷言邵子之所謂順逆亦與朱子不同

四章

卦位同但有往來順逆之不同當合上章為一章○梅按此
章又從圓圖打疊出來不盡同也○藏字或以此為歸藏者
近是

五章首節

此章邵子以交不交用不用為言其說詳矣而朱子以為未
詳豈非不安于邵說耶梅嘗以先天為說曰帝出乎離齊乎
兌相見乎乾致役乎巽悅言乎坎戰乎艮勞乎坤成言乎震
此則順往逆來之義也○此章終不晰其所以然大全先儒

論後天者不一要皆牽強支離耳

次節

卦氣惟羲易最好看若以後天論卦氣則終身由之而不知
耳程朱皆缺而不論惟吾鄉王似鶴氏改正得整齊如鄭世
子之改周禮卓然可垂

六章

張子言一故神兩故化正此章神化之理
二相字一通字正是兩故化而所以然者神也即乾坤之神
也○此章次序亦不甚清或以此為連山易

七章

大易札記

卷五 三傳

三

梅按此依文王八卦次序觀下第十章自見

朱子云動陷止皆有健意入巽悅皆有順意

八章

狗守夜為止

十章

此後天之易極有次第終陽詩云乾坤一大家觀此益昭昭
矣余嘗以義卦坐洛書乾九震八坎七艮六三男附于乾坤
一巽二離三兌四三女附于坤意周易本諸此也又嘗以義
卦三變而三女交于乾三男交于坤可以見三索之義莫之
為而為註撰著勿執朱子語錄亦不言撰著折衷謂吳氏謂

坤求乾而得三男為確朱子語類謂乾求坤者偶誤耳○此
從先天看出不差毫末

十一章首節

寒冰指後天卦言○為玄為宮

坤地節

不見而章故為文

震雷節

為龍為蒼東方蒼龍之象竹葉皆上虛其色青馬作反生皆
動于下蕤如齊平異相見乎潛是也

並不節

大易札記

卷五 三傳

四

進退即初六之進退志疑也上九之喪其資斧也躁卦猶用
六六終前究字以長言後究字以變言

坎水節

心耳皆病于寔故學貴虛中坎剛在內故堅多心艮剛在外

故堅多節

離火節

科上稿正與堅多心反是亦學者為己為人之辨也

艮山節

門闕亦剝牀之象果蓏則物之成終而成始

兌澤節

毀折者金也附決猶失也妾亦少女也

廣八卦猶詩之取興信手拈來絕不沾滯

序卦傳

上篇

朱子曰謂序卦非聖人之書此沙隨程氏之說也某謂非聖
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

受需

言相生相養之義養生養德皆養也

首諸卦皆義農時事

受訟受師

大易札記

卷五 三傳

五

言相爭相制之義此堯舜命稷契不容已也

受小畜

比必聯屬其志以畜聚之

受履

言王道

問上下經卦數不均曰易有正對有反對正對不變乾坤坎

離八卦是也反對則二卦摠一卦故三十六卦上下均也

受泰受否

言治亂循環

受大有受謙

言制治保邦之道

受豫

言治道

受蠱受臨

蠱不訓事因壞而事起也臨不訓大以上臨下皆大者之事

受賁受剝

主文質飾者禮以飾情飾極則文勝而寔衰故剝

受復

造化人心

受无妄

大易札記

卷五 三傳

六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

受大畜受頤受大過

主聖學所畜在德故曰大養以成已動以應物養充則體立

而可以有為必大過人

受坎

主行事

折衷謂序卦是舉一隅若別為之序其理未嘗不貫來氏亦

謂畧序之如此

下篇

首段夫婦之重

受恒受遯

恒遯之間絕好過文文人熟玩此篇一切兩搭巧搭接樁之

法備矣○知恒遯者伊呂乎次則陽夷子房

受遯受晉

論進止

受家人受睽受蹇

家人由婦人而離睽二女不同行也也蹇皆難以有坎也屯

動而行乎患難蹇止而不前○主齊治

受益受夬

循環之理益久必盈盈必決隄防是已

大易札記

卷五 三傳

七

受益

遇而相聚者彼此之情交會也

受升受困

論君子進退

受革

井久必革去其穢濁

受鼎受震

主治道

受漸

主氣機進必有傷漸進則得所歸

受歸妹受豐

言聖學同人人歸已歸妹已歸人也婦得賢夫臣得聖君是也二者皆足致大業

受旅

言處遇動極而止止極復進進極必傷進以漸則歸歸得其所以則大窮其大則失所安

受兌

言學問

梅密論序卦首乾坤而一陰一陽之卦次之二陰二陽之卦又次之三陰三陽之卦又次之蓋與朱子卦變圖之序相類

大易札記

卷五 三傳

八

而寔不同然熟讀此篇發出許多氣數物情天德王道聖學頭頭是道益嘆易道之無窮

雜卦傳

觀雜卦則知序卦非一定之序也若卦之反對則一定而不可易雜卦反對不盡同于序卦足見易道無窮而序卦是舉一隅即雜卦未始不可序也推之全易亦有舉一隅處連山歸藏又自有許多道理

謙豫

貧賤多以謙輕富貴多以謙急

井困

吾道之通塞在三代而上舉愛伊呂其井通乎三代而下夸惠孔子其困揜乎

咸恒

德之流行元之永貞于咸恒見之

演節

子產為政于鄭得渙節之義矣

大壯

止當作進或曰慮其恃壯故欲止亦可物不可以終動止之謂也

大過頤既濟未濟歸妹漸姤夬

大易札記

卷五 三傳

九

大過頤頤養正既濟定未濟窮歸妹女之終漸女待男行姤遇柔遇剛夬決剛決柔周易之序也頤自叶終于夬者扶陽抑陰之義

大易札記卷之五 終



易輪引

易輪者義易之變也義易極天下之至變而周易反變實以明義易之變有非漢唐以下諸子所能盡其變者愚嘗思而衍之十餘年乃為此圖其法止于一開一闔而惟變所遠足以撥轉六十四卦使之周流六虛往來不窮而旋轉如輪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莫之為而為者雖其變其象多先儒之未發而發之先天之易中天之易後天之易及繫辭說卦之肯綮而一發而為萬同於是故始于生生成子相得有合終于窮上反下可以見易之變至神而其為方則山農野老兒童走卒之與知與能而已矣顧其縱橫六變迥異

婁山易輪

引

一

宋儒未足徵信于世然六變之一上一下與三百八十四爻之一奇一偶有奇合焉六變之窮上反下與乾坤六子之三索序卦雜卦之反對又有奇合焉庶幾可以自信矣夫

康熙甲申日在尾

婁山范爾梅書

婁山易輪

河東范爾梅著

後學張 茂校梓

婁山易輪

前集

一

易輪

世傳離艮乾巽震坤兌坎之八卦四陽居上四陰居下一合一分一緯一經三變而復初不知出于何人何書一日以義卦坐洛書旋轉求之凡八轉而得離一艮二乾三巽四震六坤七兌八坎九之數迺與前卦相符獨惜其不能因而重之以成六十四卦且非義易之本然不可以示學者予乃以其法施之義易移左行為右行而乾坤定位義易之變乃成蓋彼之乾數居平三橫而列之乾坤位乎中以統六子左行而定位義易之乾數居平一橫而列之乾坤位乎外以統六子右行而定位其理勢然也非可意為也夫乾坤不變而後可以為六子之變是以合之分之縱之橫之三變而窮上反下乃復其初而義卦之變如環無端矣既而思易之變在此易之生亦應在此乃割空白紙上四下四上畫奇下畫偶一變而生初爻再變而生二爻三變而生三爻達合義易之序此生生圖卦變圖之所為作也由是因而重之分空白紙為六十四復如前法縱橫六變以生三百八十四爻復合義易之序此大生生圖之所為作也由是以既成之卦復如前經營六次以為六十四卦之變此大卦變圖之所為作也四圖既成乃觀其變與象之所至以証繫辭說卦諸篇

妻山易輪

要山易輪

小生生圖
 先天天易
 三爻生
 二爻生
 初爻生

宮之法蓋行出一段陰陽之交以明易之成變化而行鬼神耳
三變既成恰是乾一兌二之序則發明義考之蘊亦發明宋儒之蘊

卦變圖與生生圖同一經緯變化之用第卦畫未生則見為生卦畫既成則見為變三變之後周而復始所操者約而其變不

圖	變	卦	小
易	義	歸	復
合	爻	上	
合	爻	中	
合	爻	初	
體	為	易	義

可勝窮非惟河洛之義于此顯而義易之錯對周易之反對亦可由湯旁通而各極其趣

八卦以變而生因而重之六十四卦亦以變而生要只一闢一
闢耳六爻既生上下合之即乾一兌二之序以此見逐爻皆是
兩儀特因而儀之合變而諸爻雜布自成散著究之散著者通
變而歸兩儀兩儀又變而為散殊生者何有窮哉初爻即兩
儀一生二也二爻二生四三爻四生八而皆分為六十四者冲
殺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必如此而後成變化是冲殺無朕
中之變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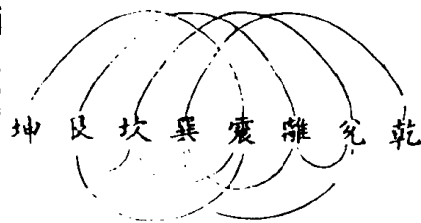
生	大	六變	五變	四變	三變	二變	一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

八

卦變錯綜圖

乾初爻錯巽
離初爻錯艮
震初爻錯坤
巽初爻錯乾
坎初爻錯兌
艮初爻錯離
坤初爻錯震



乾定位無綜
離之窮上反下也綜巽
巽之窮上反下也無綜
艮之窮上反下也綜震
兌之窮上反下也綜坎
震之窮上反下也無綜
坎之窮上反下也綜艮
坤定位無綜

妻山易論

六子三變而窮上反下者各二次相錯者各三爻經緯組織

縱橫成文而綜義即于窮上反下符之雜在巽兌相綜之間
坎在震艮相綜之間皆莫之為而為

卦變十二輪

與朱子異同所謂進而上行則宗相推者皆可見

大卦變圖為一大輪大德之教化大輪分十二輪小德之川流

䷗ 比 ䷇ 豫 ䷏ 謙 ䷆ 師 ䷆ 復 一陽五陰之卦六一

此震與坤進而上行以相推之象下三卦震推坤上三卦坤推震

䷗ 夬 ䷪ 大有 ䷍ 需 ䷄ 履 ䷉ 夬 ䷪ 姤 ䷫ 一陰五陽之卦六

此震與乾進而上行以相推之象下三卦震推乾上三卦乾推震

䷏ 順 ䷏ 觀 ䷓ 萃 ䷬ 小過 ䷽ 升 ䷭ 臨 ䷒ 二陽四陰之卦六

此兌與坤進而上行以相推之象下三卦兌推坤上三卦坤推兌

䷏ 大過 ䷛ 在 ䷛ 大畜 ䷙ 小畜 ䷈ 遯 ䷠ 二陰四陽之卦六

此兌與乾進而上行以相推之象下三卦兌推乾上三卦乾推兌

䷌ 蒙 ䷃ 屯 ䷂ 晉 ䷢ 蹇 ䷦ 解 ䷧ 明夷 ䷣ 二陽四陰之卦六

此離坤相推進而上行之象下三卦離推坤上三卦坤推離

䷌ 革 ䷰ 鼎 ䷱ 需 ䷄ 睽 ䷥ 家人 ䷤ 訟 ䷅ 二陰四陽之卦六

此坎乾相推進而上行之象下三卦坎推乾上三卦乾推坎

䷌ 艮 ䷳ 坎 ䷜ 震 ䷲ 兌 ䷹ 離 ䷝ 巽 ䷸ 二陽四陰之卦六

此即小變圖三男三女各同體因而重之者乃十二輪之綱領六子相推

䷌ 損 ䷨ 益 ䷩ 否 ䷋ 咸 ䷞ 恒 ䷟ 泰 ䷊ 三陽三陰之卦六

此乾坤相推進而上行之象下三卦乾推坤上三卦坤推乾

䷌ 賁 ䷖ 渙 ䷺ 隨 ䷐ 旅 ䷷ 井 ䷯ 三陰三陽之卦六

此兌震相推進而上行之象下三卦兌推震上三卦震推兌

此艮巽相推進而上行之象下三卦艮推巽上三卦巽推艮

未濟 既濟
三陰三陽之卦二
此坎離相推之象

朱子卦變一爻孤升變而往又變而來以為易中一義非作
易之本旨此則六卦各為同體而全體六爻皆變動不居進
而上行相推相遷窮上反下而周易反對即于同體現出此非
意為之也蓋大卦變圓輪轉六匝而六卦同體者此往彼來
周流六虛皆莫之為而為則此之卦變由作易之本旨即周
易反對三索男女皆作易之本旨矣

六卦相推如環逐處皆可為首

泰山易輪

41

卦變三百八十四爻相得有合圖

卦相錯而合者其綱也又相錯而合者其目也卦一合爻

六合

合上 合五 合四 合三 合二 合初

乾六合
䷗ 夬
䷍ 大有
䷌ 小畜
䷉ 履
䷌ 同人
䷌ 姤

坤六合
䷖ 剥
䷇ 比
䷖ 豫
䷋ 漁
䷆ 師
䷗ 復

兌六合
 履
 歸妹
 節
 夬
 隨
 困

婁山易輪

艮六合
䷋ 謙
䷴ 漸
䷷ 旅
䷪ 剝
䷩ 蠱
䷮ 賁

離六合
䷵豐
䷌同人
䷶賁
䷔噬嗑
䷍大有
䷆旅

坎六合
 ䷺ 渙
 ䷆ 師
 ䷋ 困
 ䷯ 井
 ䷇ 比
 ䷻ 節

震六合
噬嗑
隨
復
豐
歸妹
豫

巽六合
井
蠱
姤
渙
漸
小畜

六合

義圖初爻陰陽相錯而遙對如日月之相望者爻相合也其上
爻陰陽相得而匹處如日月之合朔者亦爻相合也巽五不次
震四而次乾一則初爻之相錯相合昭昭矣初爻合而二三四
五何可不合然一合而遂畢非變化之道此須是動爻者效天
下之動也六變之法主于爻之動以動而合亦以合而動爻動
而卦亦動糾糾整整盤結綴旒三百八十四爻旋轉相值之奇
如天孫織錦而實有莫之為者天也來注六爻正與此同彼以
為變此以為合彼自為一義此則本作易畫卦之旨先天後天
之旨而合為一義乾坤所合十二卦即乾坤十二子諸卦所合
要山易輪

各為六子凡男女各百九十有二此特揭八卦以見例

八卦變六十四卦 與京氏來氏互有異同

- 一 乾為天風天山天地天泰水天需澤天夬雷天火天
- 二 兌為澤水澤節地澤臨山澤損風澤中天澤履火澤睽雷澤妹
- 三 離為火山火賁天火同人澤火革雷火豐地火明水火既赤風火人
- 四 震為雷地雷復水雷屯風雷益山雷頤火雷噬天雷無妄澤雷隨
- 五 巽為風天風姤火風鼎雷風恒澤風大水風井地風升山風蠱
- 六 坎為水澤水困雷水解火水未天水訟風水渙山水蒙地水師
- 七 艮為山火山旅天山遯澤山咸雷山小地山漸水山蹇風山漸
- 八 坤為地雷地豫澤地萃天地否火地晉山地剝風地觀水地比

要山易輪

古

來瞿塘先生以宋儒橫圖為一直死數而不用而特取京氏卦
變于既為易輪諸圖則橫圖不惟非一直死數而且萬變不窮
惜未能見正于宋儒見正于瞿塘也京氏易亦自奇妙朱子疑
其宗廟爻不變于亦疑其臨尾二卦未安瞿塘謂其皆出于自
然恐未然也今因其法而小變之蓋不變者體卦也至變者用
卦也故其變至于上卦之三爻而止其由四而五而上變而往
也復由五而四變而來也復由五而上又變而往也剛柔相推
往來不窮若再變五爻則復本卦矣變來變去凡八變而不犯
脫此八變者損之不得增之不得豈人為也哉京氏並體卦

變則易之體不立且臨尾連變三爻則又太驟而自亂其例雖
曰變而往變而來而不能復歸本卦則往來窮矣此則體卦不
變與先天之體合而用卦之變往來不窮行乎不得不行止乎
不得不止以上卦之至變合之下卦之不變便是六十四卦其
上之變有八者遊魂之自然其八變而復本卦乃歸魂之自然
也此視加一倍法亦未見得陰陽消長之次第然陰陽不測之
神未必不存于此此用京氏而不同于京氏姑記之以俟來
哲

此與後集重出而此較詳

要山易論

都諫陳南麓先生手評 癸巳

黃鍾律元萬事根本動靜陰陽不雜太極此蔡季通所以探微
扶渺而子朱子採以成書也卦變諸圖窮乾坤六子之奧榛縵
圖以順逆六均詳求中聲皆發微之論具此邃學以之闡揚道
要鼓吹休明跂予望之矣

易卦考

易卦考序

易者陰陽變化之書也其卦八其變六十有四其體有剛有柔有圖有闕其用有動有靜有順有逆其位有上有下有左有右其數生生而不窮此庖羲氏所創畫也文王始作繫辭周孔因之其文有象有文有象有傳此周易所為經也雖其位為之一變而為卦者自若連山歸藏見於夏商而後皆不用所用者惟周易耳第周易有文而義卦惟畫學者故難言之今以邵氏之圖證之劉牧不合也即謂出自圖書而按之河洛之文仍不合也乃姜山范公獨能合之以畫以文畫卦之變豈非說易之能事哉吾聞河圖之篇有九洛書之篇有六既已散軼不存最易卦考序

所傳關朗易傳朱子亦言其偽即善易若京焦王鄭諸人初未嘗繪圖以傳後自種放李溉俱出陳搏之門受河洛之學歷數傳至劉邵而其說剽謬不同後人雖抑劉仲邵而加以義文之卦則亦不能悉合以曲盡其變意者發蒙啓蔽各需其時千載以下必有待於能者矣夫參伍錯綜以通其變極其數者易之教也文王明夷尼父旅人聖人既以憂患作易而三陽失位於以知未濟之窮在晉翁蔑曼且能言之學者又何可不尚象哉山陰宋祖昱撰

讀書小記 易卦考

河東范爾梅著

後學張 芑校

世傳離艮乾巽震坤兌坎之八卦縱橫三變周而復始至為奇妙蓋以義卦橫坐洛書離一艮二而得此變也獨惜其非先天之序且不能衍為六十四卦耳予以其法推衍義易之變左行者移為右行下行者移為上行而先天之三變以成蓋彼之乾坤定位於旁順行而成變化此則乾坤定位於上下逆行而成變化其理勢然也且庖羲作易以其五對乾一而三變之道存焉故此下一圖卦一變也次二圖卦二變也次三圖卦三變也一變而左右合焉乾合巽兌合坎離合艮震合坤初爻之兩儀讀書小記 易卦考

合也二變而又分列左右中爻之兩儀合也三變而又分列左右上爻之兩儀合也四變而復初焉所謂一闔一闢謂之變所謂相得有合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一變而六子遞遷一位二變而六子遞遷二位三變而六子遞遷三位四變而復初焉所謂為道屢遷變動不居所謂往來不窮六索而得男女也因思卦之變如是卦之生亦必如是爻為二圖以明之畫後曰變畫前曰生初爻生儀二爻生象上爻生卦生中有變變即為生推之六十四卦卦相推爻多相合相推如聯珠相合如合璧所操者約而其變不可勝窮乃知河洛先後天之一致同歸也

論河洛

河圖相得有合義至精與嘗以數推之左右手之數皆五妙合無間或合掌或交指或翻手合手之旋轉而五位相得合變之義可默識矣又以加五推之一加五而為六六加五而為一二加五而為七七加五而為二以至三八四九相加之數若合符節焉又以義卦推之一變而二十四爻各有合六變而三百八十四爻各有合若合符節焉又以義卦所合之洛數推之乾數九兌數四乾合巽二得十一合離三得十二合兌四得十三共三十六為老陽兌合坎七得十一合震八得十二合乾九得十三亦共三十六為老陽乾兌九四之合符如此離數三震數八易卦考一

離合艮六得九合乾九得十二合震八得十一共三十二為少陰震合坤一得九合兌四得十二合離三得十一亦共三十二為少陰是離震三八之合符如此巽數二坎數七巽合乾九得十一合艮六得八合坎七得九共二十八數為少陽坎合兌四為十一合坤一為八合巽二為九亦二十八為少陽是巽坎二七之合符如此艮數六坤數一艮合離三得九合巽二得八合坤一得七共二十四為太陰坤合震八得九合坎七得八合艮六得七亦二十四為太陰是艮坤一六之合符如此然則河洛四位之相合義卦四象之相合其數歷歷不爽聖人因圖書而作易豈偶然哉

此與前篇言洛數不同蓋乾九所合三十六兌四所合亦三十六也餘放此

易卦考

從河洛

二

先天卦變考

乾為天澤天夫火天大有雷天大風天小水天需山天大地天泰
 天澤履兌為澤火澤睽雷澤無風澤中水澤節山澤損地澤臨
 天火同人澤火革離為火雷火豐風火家人水火既濟山火賁地火明夷
 天雷無妄澤雷隨火雷噬嗑震為雷風雷益水雷屯山雷頤地雷復
 天風姤澤風過火風鼎雷風恒巽為風水風升山風蠱地風升
 天水訟澤水困火水未濟雷水解風水渙坎為水山水蒙地水師
 天山遯澤山咸火山旅雷山過小風山漸水山蹇艮為山地山謙
 天地否澤地萃火地晉雷地豫風地觀水地比山地剝坤為地
 此先天之卦變也與京氏卦變異京氏乾為天天風姤天山遯
 易卦考 先天卦變 一

云云乃後天之義來氏援之以為先天之變此恐未然夫義易
 之變至矣見於圖圖詳矣有條而不紊也有漸而不驟也有綱
 有目有體有用而至易至簡也其三十二陰卦則陰爻由少而
 漸多以極於純陽而止其三十二陽卦則陰爻由少而漸多以
 極於純陰而止陰陽消長如環無端揆之天運泰同契合其卦
 變之至妙至妙者與予慮夫學者知有後天而不知有先天也
 故為此圖以明之其前四行三十二陽卦即義圖圖之左半方
 圖之下截陰消而陽長也數往者順也後四行三十二陰卦即
 義圖圖之右半方圖之上截陽消而陰長也知來者逆也縱觀
 之固乾一兌二之序也橫觀之亦乾一兌二之序也其

規格則從京氏其理其象則先天之自然而非若遊魂歸魂之
 補索也豈看為先天之序橫看又為中天之序初學第賢讀之
 以為先天卦歌則庖羲之旨瞭如指掌

易卦考

先天卦變

二

彖傳卦變考

彖傳多言卦變而先儒之論不一有云周易序卦反對是即卦變者其言至為簡要千人共見嘗試逐卦求之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不變者也故彖不言卦變也蒙則內外皆剛柔之居故不言往來而曰始交曰山下有險而變之意見矣需險在前坎上也訟上剛下險則坎下也比之下頤者言乎師之坤上而比之坤下也變也小畜則柔得位而居四履則柔履剛而居三也變也泰則小往大來否則大往小來同人柔得位而大有柔得尊位則反變之義至明白矣謙之地道上行則謙之內卦變而上也豫之剛應志行則謙之九三行而居四也臨剛來而

易卦考

彖傳卦變

三

下柔盡剛上而柔下又明白矣臨之剛浸而長非觀之五六變而長于下乎大觀在上非臨之初二變而在上乎噬嗑之柔上行非賁之二變而居五乎賁之柔來剛上非噬嗑之五變而居二初變而居上乎剝之柔變剛也上九也復之剛反也則剝之窮上反下也无妄剛自外來而主內者大畜之上九變而居初也大畜之剛上者无妄之初九變而居上也咸柔上而剛下恒剛上而柔下也變也遯之變剛當位而非壯壯之變大者壯而非當位晉之明出地上明夷之明入地中晉之柔進而上行謂明夷六二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也睽之柔進而上行謂家人二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三與五也蹇之往在中者謂解之二

往居五也解之往得衆而來得中者謂蹇之三往居四而五來居二也損之損下益上益之損上益下也反變之昭昭者也夫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也反也升之柔以時升者萃之坤下而升為坤上也井之上水坎上困之剛揜坎下也鼎之柔進而上行得中者革之離下變而上也震艮則不言變漸進得位者歸妹之三陽交進而居上而三五得位也漸得位而有功歸妹位不當而征凶也旅之柔得中乎外與豐之離下者反也巽剛中而柔皆順乎剛與兌之剛中而柔外者反也渙之剛來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五上雖往而二來節亦得位乎外故曰同也節之剛柔分而剛得中惟渙亦然蓋變而不甚變也中四爻

易卦考

彖傳卦變

四

不變故其言如此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小過剛失位而不中變也既濟剛柔正而位當未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其變尤易曉由是觀之反變之義目前即是而文王序卦以示人與孔子發明文王之意昭昭如日中天矣

八卦變六十四卦圖

此與先天卦變不同

乾為天風天山天大地天泰水天需澤天夬雷天火天大
兌為澤水澤節地澤臨山澤損風澤天澤履火澤睽雷澤
離為火山火賁風火人水火既地火夷雷火豐澤火革天火同人
震為雷地雷復水雷屯風雷益山雷頤火雷虛天雷无澤雷隨
巽為風天風姤火風鼎雷風恒澤風過水風井地風升山風蠱
坎為水澤水困雷水解火水未濟天水訟風水渙山水蒙地水師
艮為山火山旅天山遯澤山咸雷山小地山謙水山蹇風山漸
坤為地雷地豫澤地萃天地否火地晉山地剝風地觀水地比
京氏卦變自為一易此圖類京氏而實不同於京氏蓋不變者
易卦考
八卦變六十四卦圖
五

體卦也至變者用卦也故其變惟往來於上三畫卦而止其由
初而二而三者變而往也復由二而初者變而來也復由二而
上者又變而往也剛柔相推往來不窮八變而復本卦不復不
漏恰成八卦其下各加體卦即六十四卦矣京氏並體卦亦變
則臨尾不得不連變三爻雖有往來而不能復歸本卦則往來
窮矣此則體卦不變而用卦之變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
止變換盡致而一本自然其變八卦則遊魂也其由上而變以
復本卦則歸魂也此視宋儒加一倍法未見陰陽消長之次第
然而陰陽不測之神未必不存於是矣

八卦之交又成八卦

即方圖西南東北斜卦也
記其數如左

乾	生數一合坤八為九	洛數九合坤一為十	為否
兌	生數二合艮七為九	洛數四合艮六為十	為咸
離	生數三合坎六為九	洛數三合坎七為十	為未濟
震	生數四合巽五為九	洛數八合巽二為十	為恒
錯巽	生數五合震四為九	洛數二合震八為十	為益
之坎	生數六合離三為九	洛數七合離三為十	為既濟
數艮	生數七合兌二為九	洛數六合兌四為十	為損
坤	生數八合乾一為九	洛數一合乾九為十	為泰

易卦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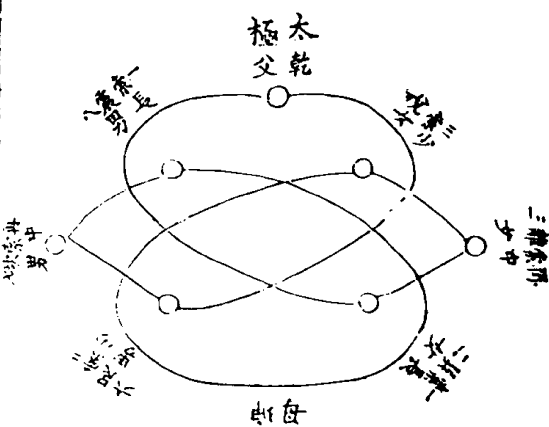
八卦之交又成八卦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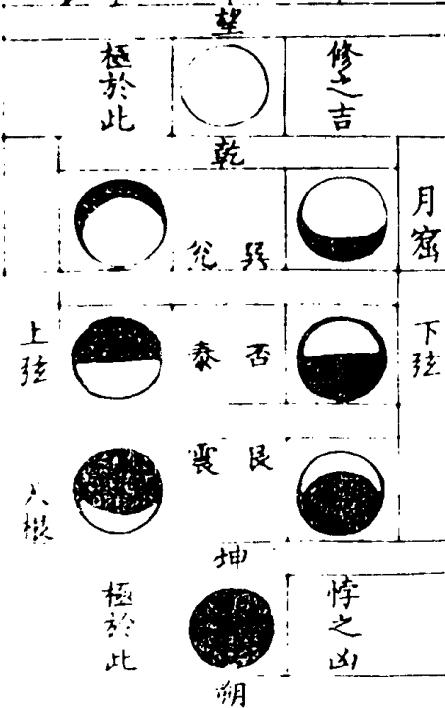
八卦上下反對所謂重卦不變者八也記其數如左

乾	生數一一	洛數九九	為乾
兌	生數二五	洛數四二	為大過
離	生數三三	洛數三三	為離
震	生數四七	洛數八六	為小過
對巽	生數五二	洛數二四	為中孚
之坎	生數六六	洛數七七	為坎
數艮	生數七四	洛數六八	為頤
坤	生數八八	洛數一一	為坤

乾坤六子聯珠圖



人在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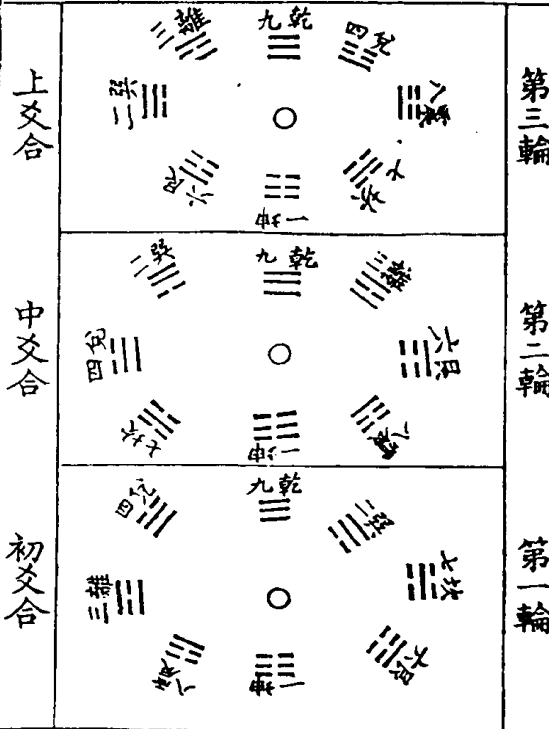


右方孽孽為利小人悖之凶下達之象卦氣自南而北亂也

易卦考

左方孽孽為善君子脩之吉上達之象卦氣自北而南

先天卦變圖



易卦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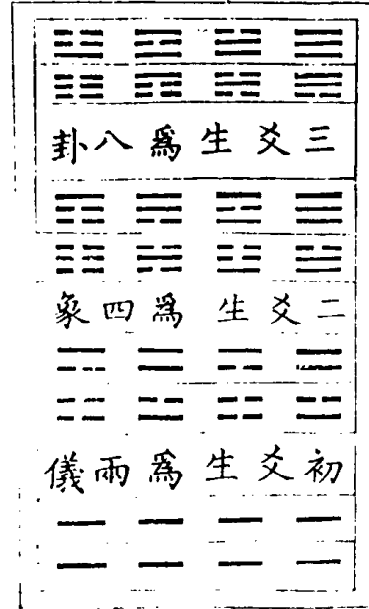
三畫卦錯綜其數得六畫卦圖

圖			錯		
泰	損	漸	益	恒	泰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卦八	卦六	卦四	卦二	卦一	卦三
事六十	成	交	相	象	四謂

圖			綜		
坤	頤	坎	遯	遯	乾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卦八	卦六	卦四	卦二	卦一	卦三
事六十	成	交	相	象	四謂

此圖本邵子

生生圖



易卦考

先天六畫卦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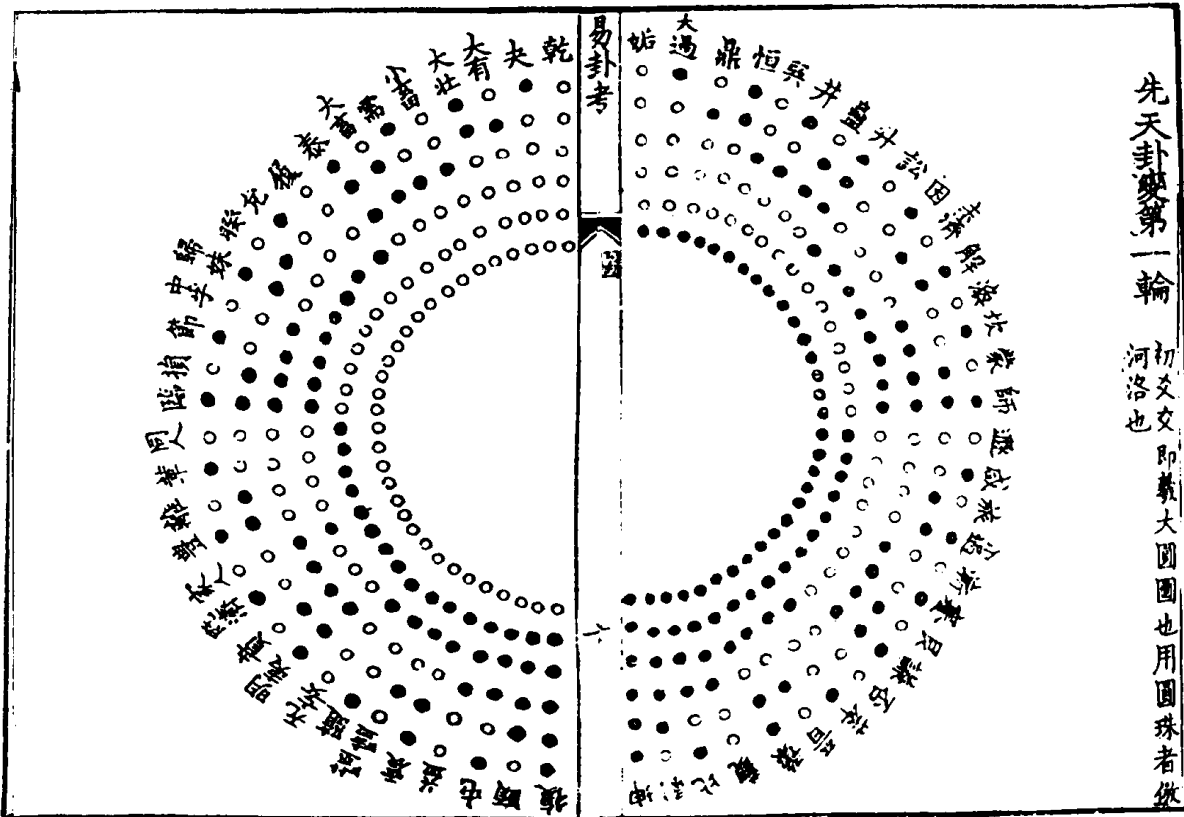
圖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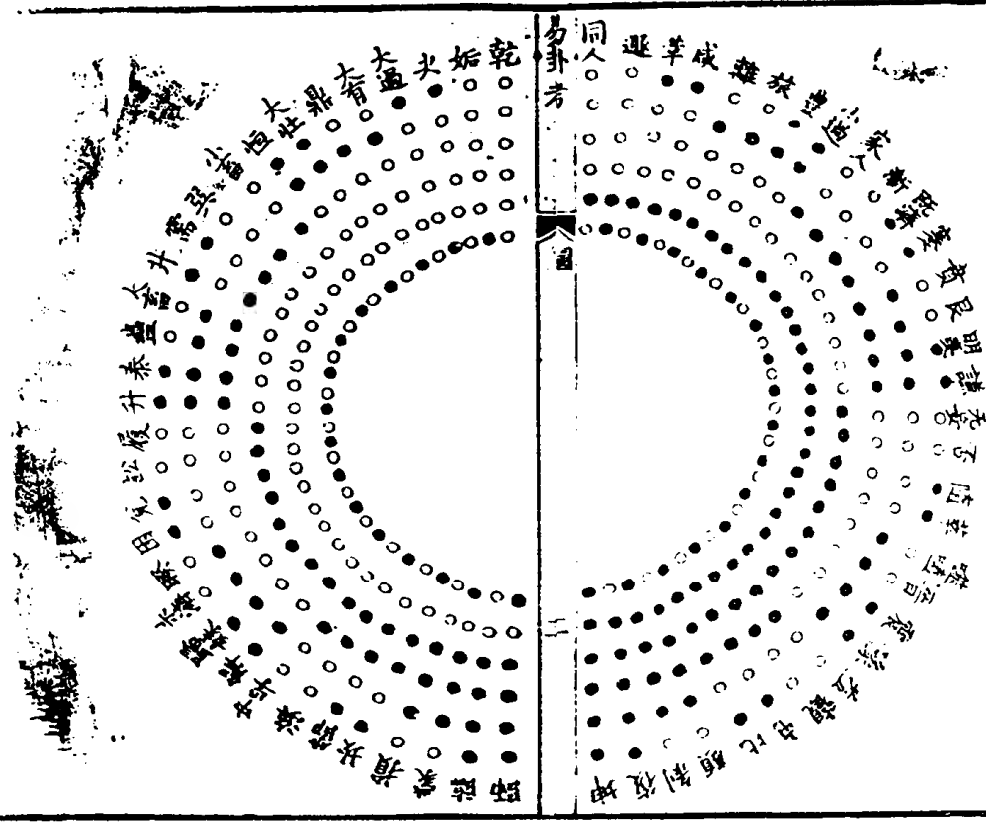
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交之義大矣哉
蓋自河圖五位相得有合而陰陽之交見矣自文王以坎離震
兌居四正乾坤艮巽居四隅而陰陽之交益明矣然人知後天
本卦之交知先天錯卦之交而先天之爻輪流相錯而交則未
之及試思義皇規橫圖為圓圖不以與五接震四而接乾一何
也先儒疑其拘轉有些造作其實先天之變易交易以極天下
之至精至變至神者正在此拘轉此義數千年未經拈出故更
為六大圖以明之

先天卦變第一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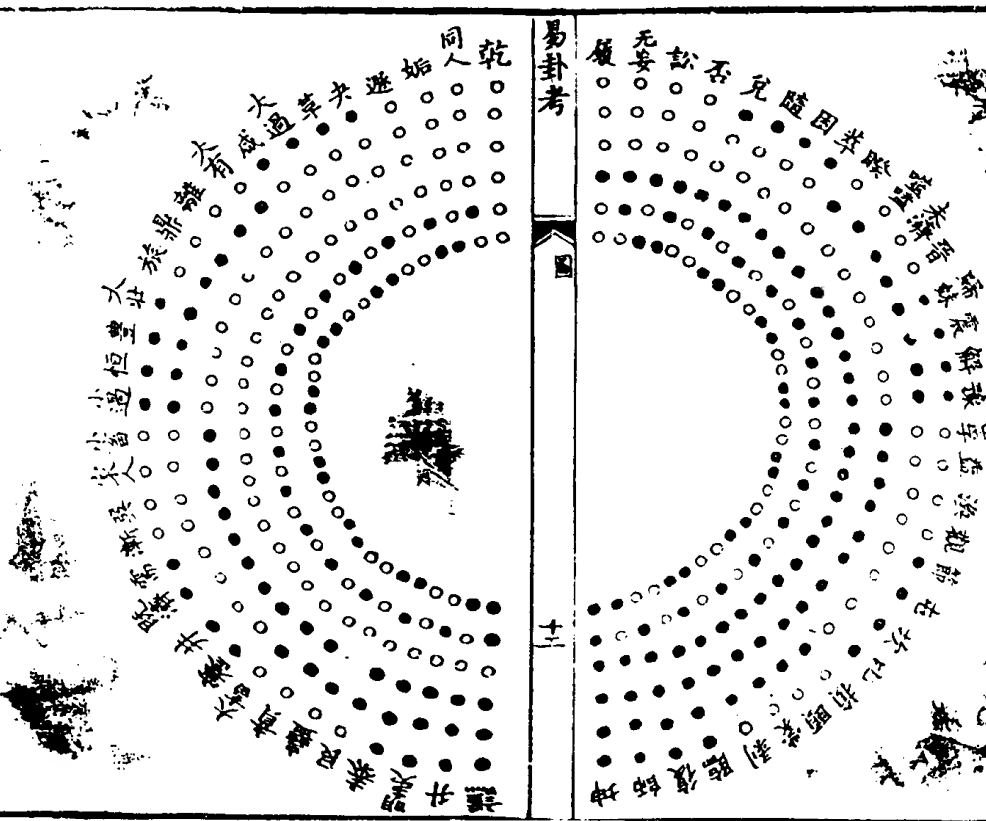
初爻交即義大圓圖也用圓珠者依河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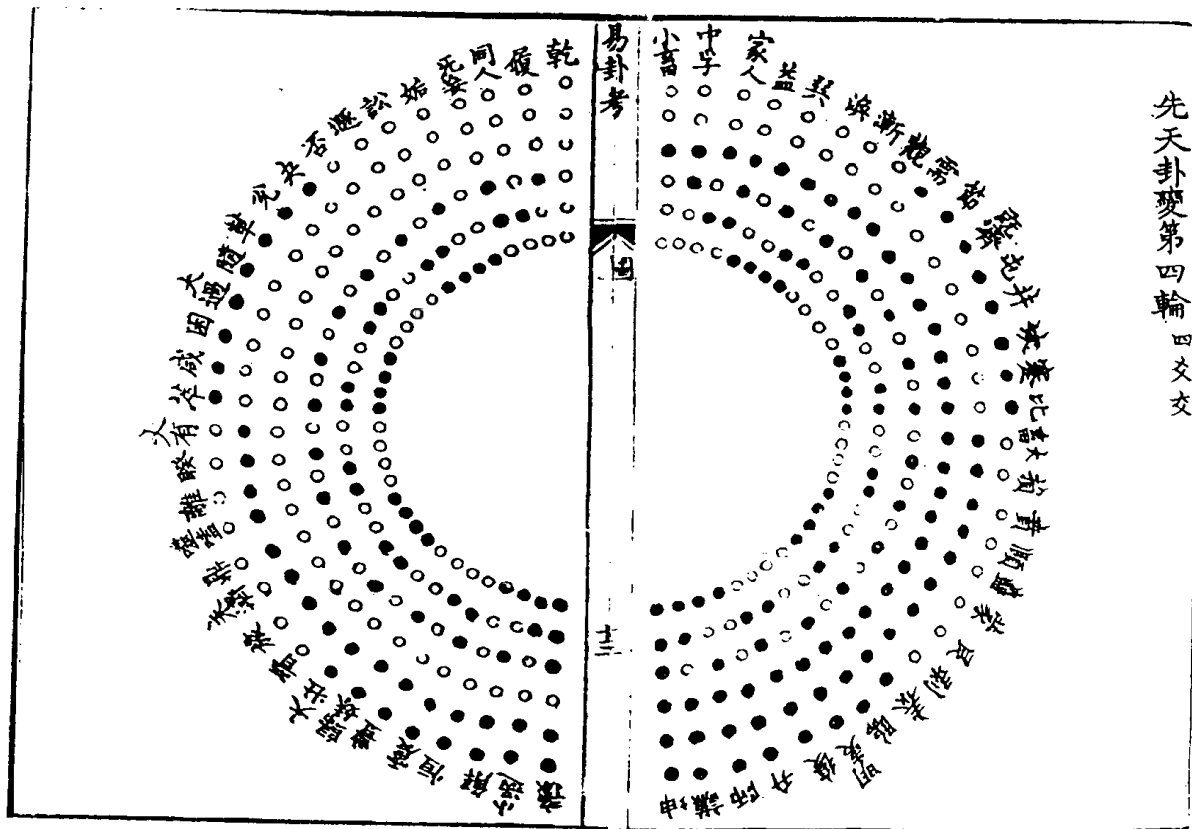
先天卦變第二輪 二爻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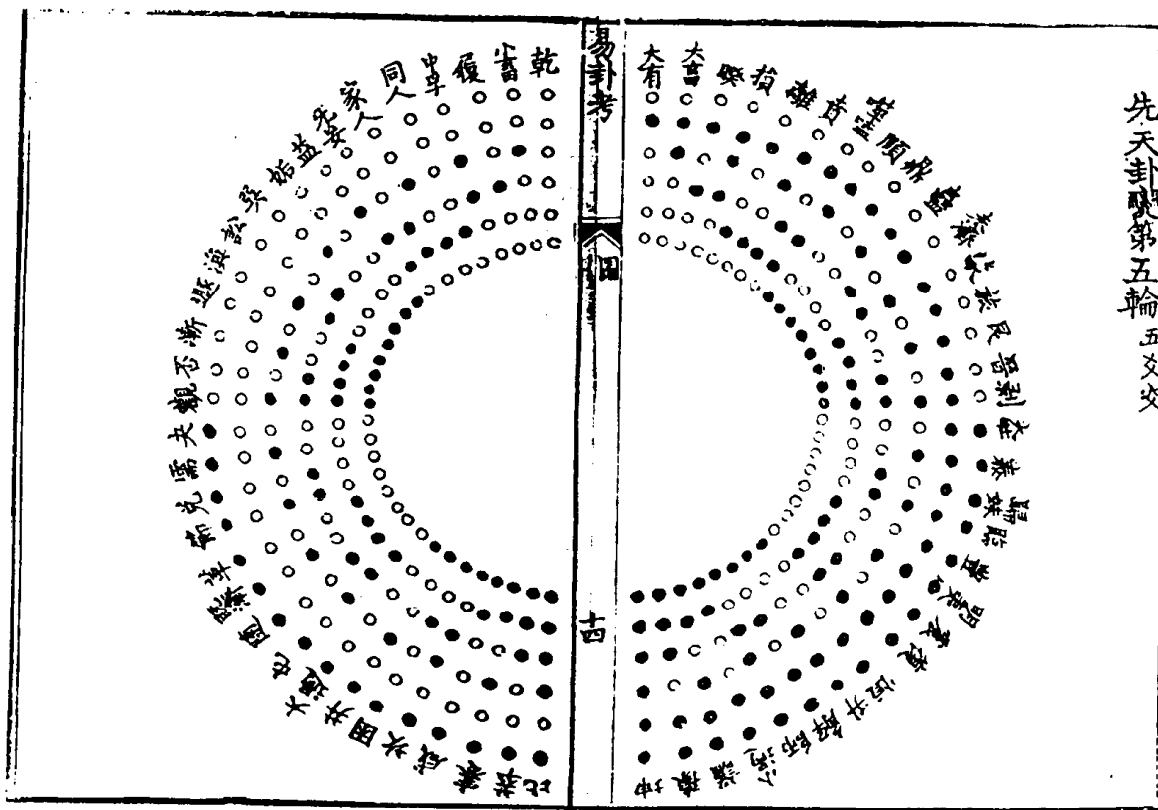
先天卦變第三輪 三爻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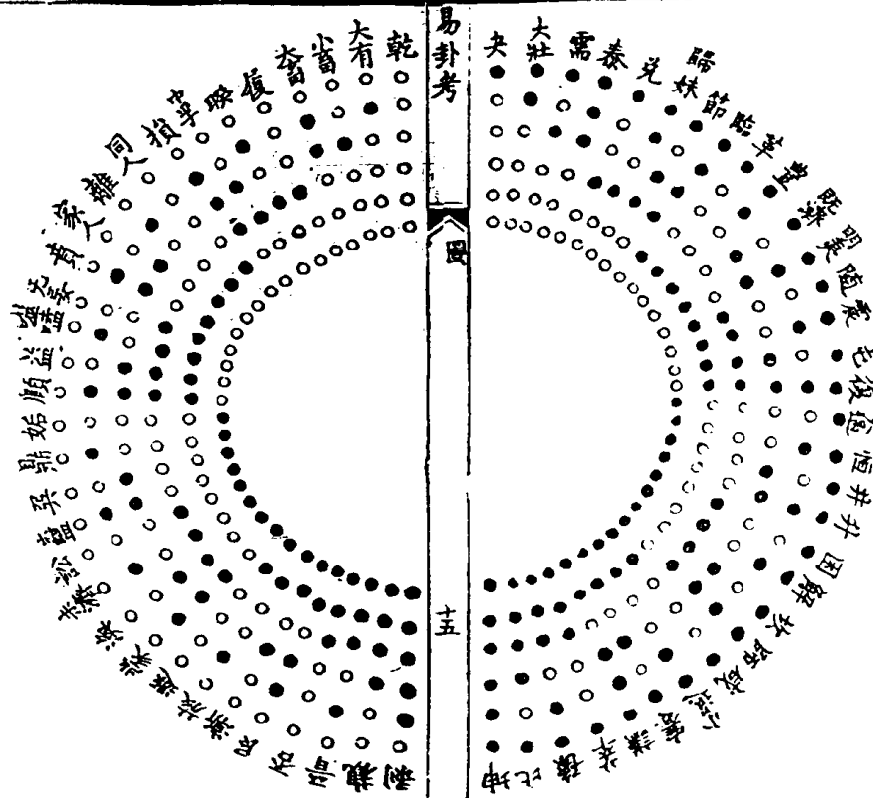
先天卦變第四輪 四爻交



先天卦變第五輪 五爻交



先天卦變第六輪 六爻文



易卦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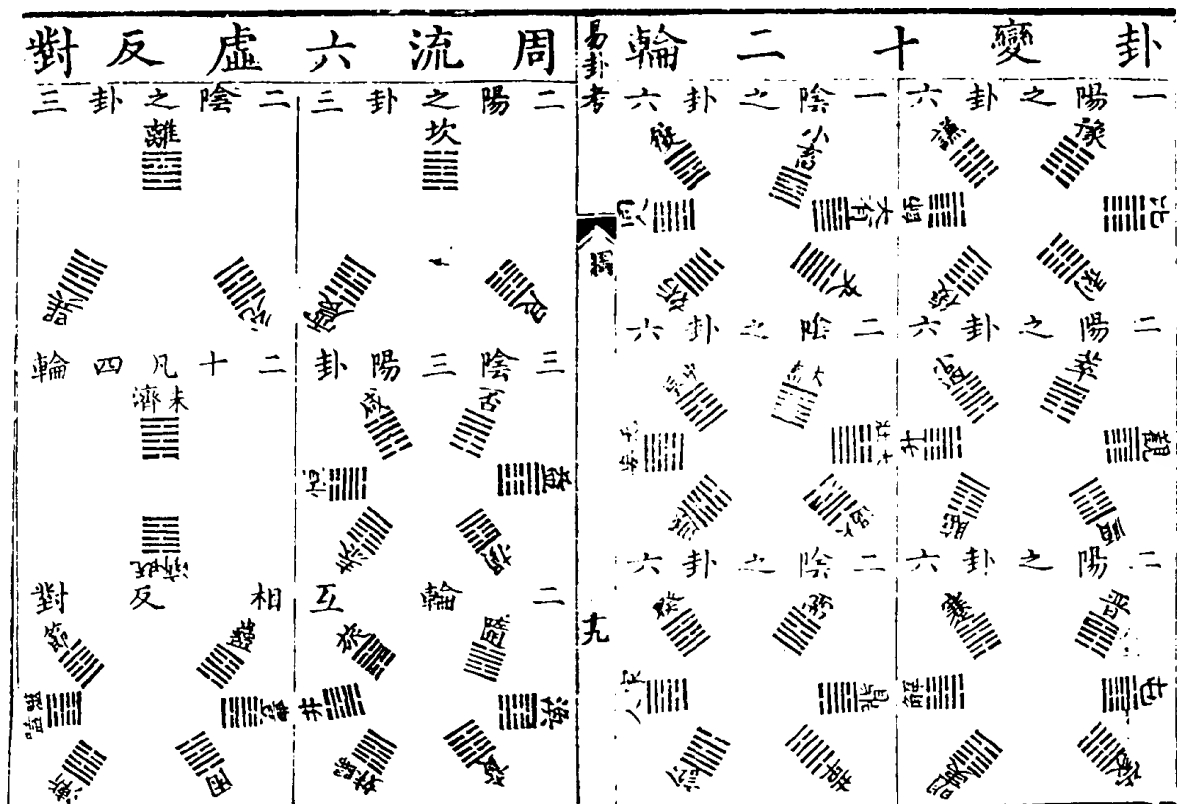
五

易卦圖一準河圖一準洛書一準義易一準周易準河圖者圖五位相得而合此左右四位相得而合因而重之則三十二位相得而合也準洛書者書變動而周流九虛此變動而周流六虛因而重之則皆變動而周流六虛也且以義圖坐洛書卦數皆有奇合此又推之洛數而準也準義易者義圖一半順一半逆此則左半右半相合而成變化正有得於順逆也且凡義畫之奇每變而齊聚於左義畫之偶每變而齊聚於右左右之位奇偶之畫一一合符也且卦之變始于義易復終於義易至動而不可亂也準周易者乾坤六索而得六于此則乾合巽合離合兌儼然三索而得三女坤合震合坎合艮儼然三索而得三男也且也周易序卦皆反對此則三男變動不居而長男反而為少男少男反而為長男焉三女變動不居而長女反而為少女少女反而為長女焉因而重之則乾六索而得六女姤反而為夫同人反而為大有履反而為畜焉坤六索而得六男復反而為剝師反而為比謙反而為豫焉且後天以始交極交而用以不交而不用此則一變而用初爻而餘爻亦不用蓋左右初爻无一爻之不交而餘爻无一爻之交也二變而用二爻而餘爻不用蓋左右二爻无一爻之不交而餘爻无一爻之交也每變皆然交易之義尤著且準之繫辭說卦一一相通今不盡舉云

義 文 錯 綜 全 圖										易卦考	
乾	有	畜	畜	履	履	履	履	履	履	上爻合	五爻合
坤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四爻合	三爻合
...	二爻合	初爻合

卦 變 相 得 有 合 圖										易卦考	
乾	合	夬	夬	夬	夬	夬	夬	夬	夬	上	五
坤	合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比	四	三
...	二	初

卦相合者其綱也爻相合者其目也卦三爻者一卦而合三卦卦六爻者一卦而合六卦如乾合於姤之初同人之二履之三小畜之四大有之五夬之上此六卦者各具一陰爻乃遞變而居右方之第一位以上配乎乾各有次第天然配合推之三百八十四爻皆有定配其旋轉相值之奇正所謂千里姻緣着線穿者而實莫之爲而爲易曰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又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其斯之謂與河圖相得有合易之剛柔相應皆此義也此特舉八卦以例其餘或曰先天乾合坤而此合姤同人六卦何也曰六卦各具坤之一爻統而計之即合坤也餘卦放此



卦之變動如輪而大輪又包小輪每輪六卦同體而遞遷約之得十二焉如一陰之卦有六若夫大有小畜履同人姤每變而遞遷一位一陽之卦有六若復師謙豫比剝每變而遞遷一位此六位者惟此六卦之往來而他卦不與此六卦者惟此六位之往來而他卦不與一位轉動而可分爲六卦之變六位轉動而可合爲一卦之變橫轉則周流六虛縱轉則窮上反下其義一也二陽二陰三陽三陰之卦一一皆然易曰爲道屢遷往來不窮其謂是與若六卦之中每二卦皆反對則序卦雜卦之反對卽於周流六虛中現出而先天後天一以貫之矣惟頤與小過之反對中孚與大過之反對則與周易不同意者山雷頤山雷小過耳雷反爲山則是雷山小過也風澤中孚風反爲澤耳澤反爲風則是澤風大過也凡反對皆宜同體是亦理之可通而實莫之爲而爲也要之一體之變動卽爲全體之變動分之爲十二輪約之爲三男三女之二輪統之止一大輪而已矣十二輪不是杜撰皆從卦變得之然於易中冒取一卦求之迷父窮上反下則有自然之六卦出現而不可易十二輪亦不待外求而見矣故吾嘗論恒咸者由泰而否之卦也益損者由否而泰之卦也無他以窮上反下得之也而與卦變得之者若合符節

卦變合義文圖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義畫三爻皆奇	義畫二奇一偶	義畫二奇一偶	義畫一奇二偶	義畫二偶一奇	義畫二偶一奇	義畫二偶一奇	義畫三爻皆偶
卦變定位於左	卦變二左一右	卦變二左一右	卦變一左二右	卦變二右一左	卦變二右一左	卦變二右一左	卦變定位於右
往來無	往者離來者巽	往者巽來者兌	往者艮來者坎	往者兌來者離	往者震來者艮	往者坎來者震	往來無

易卦考

圖

彖

卦變之位奇左偶右而義畫之見於六變亦即奇者左而偶者右此六變之大徵驗也如姤之一變位乎右而五變皆位左也而其畫亦初爻偶而五爻皆奇如夬之五變皆位左而第六變獨位右也而其畫亦五爻皆奇而上爻獨偶如既濟之一三五變而位左二四六變而位右也而其畫亦一三五奇而二四六偶如未濟之一三五變而位右二四六變而位左也而其畫亦一三五偶而二四六奇推之凡卦爻一一皆然故六變而三百八十四爻之左右徵之義易三百八十四爻之奇偶而若合符節焉若夫卦之往來三男三女各為同體而不紊則又與文王合符而義文錯綜一以貫之矣

八卦三合洛數 凡數達十除之

予既為卦變諸圖復以義卦坐洛書而考其三合之數又有天然奇合而非人之所能為者蓋乾坐洛書之數九而初合巽二次合離三終合兌四所合之三卦恰是九數兌坐洛書之數四而初合坎七次合震八終合乾九凡二十四數除二十亦恰是四數離坐洛書之數三而初合艮六次合乾九終合震八凡二十三數除二十則亦三數也震坐洛書之數八而初合坤一次合兌四終合離三所合三卦之數亦八數也巽坐洛書之數二而初合乾九次合艮六終合坎七凡二十二數除二十則亦二數也坎坐洛書之數七而初合兌四次合坤一終合巽二所合三卦亦七數也艮坐洛書之數六而初合離三次合巽二終合坤一所合三卦亦六數也坤坐洛書之數一而初合震八次合坎七終合艮六凡二十一數除二十亦一數也是又易卦三合之一大証驗也或以除數為疑不知洛書止於九而无十數故達十除之亦理勢之自然然則義易之與河洛渾同无間誠有莫之為而為者與若以邵子乾一兌二之數推之則不能合以此見洛數之神

參伍錯綜

錯綜不獨揲著也亦不獨義易錯而周易綜也卦有卦之錯綜
爻有爻之錯綜正看斜看固錯綜也橫看縱看亦錯綜也卦無
往而不變則錯綜無往而不見河圖一不合九而合六二不合
八而合七而易之錯綜寓矣卦變乾不遽合坤而先合巽兌不
遽合艮而先合坎離不遽合坎而先合艮震不遽合巽而先合
坤而爻之錯綜著矣如四陽卦居左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之
數四陰卦居右有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數今卦變之法一變
而左爲一五二六右爲三七四八則初爻錯而中爻綜也又變
而左爲一三五七右爲二四六八則中爻錯而上爻綜也又變
易卦考
推之六十四卦則三十二陽卦居左者有乾一至乾八兌一至
兌八離一至離八震一至震八之數三十二陰卦居右者有巽
一至巽八坎一至坎八艮一至艮八坤一至坤八之數今六變
之法一變而左爲乾之一巽之一乾之二巽之二以至三四五
六七八乾巽相間而成列兌之一坎之一兌之二坎之二以至
三四五六七八兌坎相間而成列其內卦亦爲一五二六則亦
初爻錯而二爻綜也其右爲離之一艮之一以至三四五六七
八離艮相間而成列震之一坤之一震之二坤之二以至三四
五六七八震坤相間而成列內卦亦三七四八則亦初爻錯而

二爻綜也餘變故此錯者羣分綜者類聚錯者殊途綜者同歸錯者相合綜者相得故一變而錯綜之象見於初爻二爻又變而錯綜之象見於二爻三爻又變而錯綜見於三四爻又變而錯綜見於四五爻又變而錯綜見於五與上矣餘爻或二陽二陰之相間或四陽四陰之相間或八陽八陰之相間或十六之相間則由錯而至綜之漸乎故爻之錯也五變而成綜爻之綜也一變而成錯是亦錯綜之最著者也若以內卦外卦一體觀之則先天之一貞八悔是內卦綜而外卦錯也於此圖之首尾見之中天之貞悔互移是內卦錯而外卦綜也於此圖之第三變見之周易三男三女乃后天之錯三十六宮又后天之綜也於此圖之橫轉而為十二輪者見之矣是故先天后天二而一者也參三也伍儔伍也五男同體每變而男與男伍三女同體每變而女與女伍此之謂周流六虛而錯綜在其中矣

易卦考 圖終



尚書隨筆小引

人心道心之傳筆於壁經近世講章家于古文今文條分縷析既詳且悉矣吾邑雷庵先生披閱之下洞見大原于訓詁之外別有見解隨手筆之簡而約渾而該直可為五峯功臣庶幾于理學中見一班矣東主薪也張子將欲刊以問世子為校正每一讀過不禁再三咏嘆而不能釋云

皋陶故里新 福興玉甫書于臨槐書院

讀書小記

終

尚書札記

河東范爾梅手著

後學靳之昇校

尚書乃四代心法也讀者以吾之心窺古人之心少有所得即便札記此乃與古人晤對尚友論世之事非若舉業家描眉畫脚只在時文中拈弄也一部書經只是五七篇時文字數只玩經文勿為傳註所紛究亦不戾於傳註則廬山真面目可見矣

蔡序以心字為主學者乃力辨陸王為心學蓋所指不同耳

書自立政而上其旨高遠如詩之二南正大小雅當時諷誦看得聖賢氣象若立政以下視前聖有間矣

尚書札記

朱子言讀二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六樂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理會透今人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就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來讀書者何可不聞此至論

堯典

堯十五封唐十八代摯為天子其元載為甲辰二十一載為甲子曆元

前二節摯敘也羲和六節敬天之事末四節急親賢之事其要

不外於欽
察乎天地者太極也格于上下者堯也堯其太極矣乎此大舜之所協孔子之所祖述孟子之所言必稱而以為人皆可為者

讀者勿徒於紙上論堯也

克明節彛括一部大學是何等氣象曾點便彷彿此氣象孔子作大學欲人學此今學者只是訓詁

巍々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于羲和六節見梗概矣然其本在峻德安安

仲春星鳥近許西山謂堯建丑其仲月乃今寅月梅按月令寅月參昏中卯月弧中孤猶不甚差若參與鶉火去之愈遠矣堯

舜禹皆建寅

夏至日在東井嘗以臬識之周尺有五分稍長周禮土方氏掌土圭以致日影可考也

尚書札記

月令以牽牛為八月昏之中星今秋分昏中者河鼓耳是皆與堯典差一辰也歲差也西山以為堯建丑豈其然乎

明末冬至日在其較在虛差遠所謂漸差而東也歲差歷代損益不一統天曆取大衍曆及開元之差折取中數得六十六年

三分年之二為日退一度故為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周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百年差一

度半元授時曆從之至明守其說竊以周天之數不可益但損

歲周可也

氣盈以天行健也堯之測天於斯為至
節氣移于中旬中氣移于末句之末此盈虛之極必置閏矣故

閏無中氣

予嘗云六六更加五日三氣盈朔虛旬餘參十年有九七達閏
七六四三七五三

由之兼人猶氣盈求之退猶朔虛

章節紀元學者宜知之

以下四節殷、夏、於得人此萬世人君運天下於掌上之大
要領也

史傳命繇六十一載甲辰

昇者疑繇必有異才

昇升聞只是孝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讀孝經知孝之大知

尚書札記

三

舜之大

天下第一人堯物色得之遂開七十載風動之治民之生斯世
者何幸哉

舜典

首節提序次節歷試之事下七葉居攝之事次六葉即位以後
事末節提結之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與玄德有之此其無為而治者與

命之職位堯七十載時事

慎徽節乃玄德之用之行過化存神之妙使之治事而事治百
姓安之實

畢竟慎徽三項難到得若到得自是不迷也禹亦視龍猶螭蜥
聖人是何次第孟子不動心近之

舜真可陟帝位孔子亦然特有德無薦耳然薦則帝不薦則師
孔子與舜易地皆然

看受終後是何作用直是經天緯地果然天下如運掌
章節紀元熟悉于胸中舜其好學之至乎

肆類節乃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事舜告天地後便要放出參
天地贊化育質鬼神手段了也試向後看

堯時天下猶未平舜攝位諸政蓋經綸開闢之大端治天下先
治諸侯故輯瑞時巡則綱舉而目張

尚書札記

四

正日同律註先後之說不必拘律管周程與近鄭世子之說不
同

賞罰號令如網之在網天下在掌握中矣孔子作春秋孟子援
三王而罪五伯皆此氣象規模

肇州節必命禹典刑節必命皋

車服流放政之大者大學論平天下而特舉仁人之好人惡人
亦猶是泰之象辭亦然

程子言舜心無怒即無為而治也文王伐密伐崇亦然

春溫秋肅分明天地氣象然四凶止于流竄畢竟春溫勝秋殺
宋祖得之

攝位二十八載乃堯即位之一百載癸未齊政節經天也肇州節緯地也餘五節巡狩朝覲賞刑之事理人也大哉堯乎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此舜之舍己從人樂取為善好問好察而為大知者乎此孟子所謂好善優於天下乎蓋自耕稼陶漁時已聞善而沛江河矣後世子知自用者何沒沒也則未免為鄉人也

此三事為世官風

禹以司空兼百揆近制亦兼三公

典樂專教胥子至周徧教天下後世禮樂蕩然矣朱子云必當

尚書札記

五

立一樂學

命官皆牧君道之大要領堯舜皆不偏愛人而急親賢

註知道知禮旨哉言乎願君人者三復於斯

舜即位後求賢求言命官考績孟子所謂大人之事孔子所謂

恭己無為也無為處是聖人分際非顏子學不來

陟方若家語五帝德及戴禮山海經之說皆非也百有十歲无

巡狩之理當以孟子為據朱子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梅常考

定之

大禹謨

前三葉大禹謨也次四葉命禹攝位事末二節征苗事

允若節分明是大舜自寫照而已不居

帝德節又是一伊祁贊也禹益昌言無非克艱之旨何其無一點後世從諛氣息也此數節真盛世大寶箴

禹之推舉至矣蓋除却禹廷臣未有出臯右者後禹薦益於天時臯已卒孟子數言禹臯

帝德則從節臯之言至矣或以臯刑官無嗣何嘗無嗣哉

來禹四節論語約為四句而以為堯之咨舜是聖門大法眼宗儒又特拈出十六字為虞廷授受之宗亦是前賢隻眼

受命於帝之初史筆也禹攝位後之事史臣不載惟格有苗一事

尚書札記

六

益贊禹拜而帝數德有苗格大學言明明德於天下而不言兵亦猶是也蓋有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兵不用之具後世治術學術烏足以語此

臯陶謨

首節又括一部大學

九德九轉又益以有常一句其言周匝真盛得水住真聖人之言可為衡鑑天下之準繩

三德六德分排妙甚俞受如滄海之納百川五辰句轉入深處此洪範之綱領下文典禮服刑皆言五其原出於河洛

非妙遠天德何能說到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此臯所為見而知

之亦孔子作春秋之大綱也聰明節更精奧融貫之至而歸結一敬字

益稷

禹昌言仍是克艱之義歸於下節慎乃在位句管子亦曰願君無忘射鈞願臣無忘檻車

以安為慎其旨甚精白沙云戒懼與慎獨斯言未為偏後人不醒事差失甚釐間

觀象如易之取象逐件皆有精義蓋通天地萬物為一身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形上形下一以貫之

崇五采五聲文治已極舜其深哲文明矣乎

尚書札記

七

梅竊謂先聽聲而後制律先聽律而後算律

懲戒頑讒之事實寓春生於秋肅而禹猶有進

先天五句取人以身也後五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蓋元氣盛百病自消禹之見至廣大矣孟子論心學不言克治而言涵

養擴充意亦猶是

無若節仍是克艱之意而舜猶有進

鄭世子謂搏拊二者皆樂器節樂者也增補字彙論祝敔尤明通

下管三句在堂下近世燕樂笙篳編鐘皆在堂上失之矣

子擊磬於衛編磬也士居恒亦擊石近俗樂有類編鐘者亦不

擊而拊

帝庸節九句為九歌鄭世子云然而元首股肱通上下言之吾甚服其卓識似吾鄉辛絳陽先生也大抵讀五經只玩白文便各有自得處切不可先為傳註所縛

禹貢

此篇見聖人緯地之大畧井田之祖封建之祖周禮職方形方之祖山海經廣輿記之祖

後河南徙則冀州不距東河

河自積石北流出塞又折而東殺千里又折而南壺口當其衝今陝西韓城有梁山近河故口治梁

尚書札記

八

汾水出靜樂縣在太原西北經太原至于平遙介休南入平陽至絳而東入河

清漳在伏牛山濁漳在南至彰德府而合此以上治水也以下則壤成賦也餘放此

高陽易水恒山今皆屬保定府靈壽屬真定滹沱在真定之北保定之南

賦上、田中、賦不盡出于田也後世山西賦重盡出于田而民病矣

岱在今濟南之南兗州東北齊魯之界也充不言岱而徐言岱則龜蒙鳧嶧非魯有耶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復世河水南徙而徐之沂泗皆入河

楊州彭蠡在今江西南昌府即洪都即豫章

三江為松江今南直最近海

徐之大野疑即梁山泊

楊州震澤即江浙間太湖也在彭蠡之東三江之上近海

荊州九江即洞庭也方八百里江漢之所經

梁州江漢之源

雍梁之西皆據黑水

導岍以下十三節不分域地而通論天下之山水如指掌

導弱水以下道九川也分為九條黑水在甘肅之間

尚書札記

九

弱水西黑水南流異矣沈之伏見又異

今淮水受大河合二瀆為一其害大矣

九州二節提叙也禹之勤勞天下至矣故莫與爭功爭能祇據

二句說向裏去蓋一篇之要領

觀禹之五服五千則周之卜洛有由矣而蒲坂居天下之中亦

可見

東漸于海聲教洋溢若隋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

八百餘里地雖廣何補於亂亡

吳越春秋以山海經為禹治水時所記然不載于書未必信也

禹丙子元歲即位二歲薦益于天癸未八歲巡狩江南崩於會

稽茅山壽一百歲

甘誓

啓於甲申元歲即位任在位九年錄甘誓見啟之退脩文德猶為
近古丙戌三歲事也文甚簡正

五子之歌

太康在位二十九年厥弟五人封于衛

十九年畋於有洛河之南也后羿拒之太康遂都夏陽五子作

歌變雅之權輿也後王崩于夏陽今開封府后羿立王弟仲康

胤征

蘇氏之說未是

尚書札記

十

太康尸位仲康肇位史筆炳炳

甲戌十三年仲康崩子相立為羿所逐居商丘而羿代夏政八

年羿之臣寒浞殺羿自立二十八年浞滅相夏絕四十年少康

興而浞澆皆伏誅矣

少康邑綸今榮河縣至壬午而少康中興于季杼亦能興夏

湯誓

湯立十八年當明夷之九三南狩得其大首蓋桀之五十三年

乙未

曰非台曰今爾又曰今汝云云其辭婉而曲前縣言夏罪三節

實發其罪前言天言帝三節言夏衆云云天心即在人心也易

革象辭一也

仲虺之誥

仲虺始言天立君之義次言夏罪次言湯德次言民之戴商以釋之次言保治之道勉之所以釋之

德日新節樞註上下融貫甚好

末節應前天宇作結其旨與三謨無二故孟子以見知歸之

湯誥

篇中多言天道次節言天立君之義三節言夏罪四五節言伐夏後四節言即位與諸侯更新真能自任以天下之重

伊訓

尚書札記

十一

湯即位十三年崩太甲立

伊訓五篇明白廣大不用注

金氏前編謂丁未湯崩劉氏外紀謂戊申尹訓王而仲壬之立

不書則與書傳不同然十二月實為正朔建丑非建子也仲壬

之立更詳之

始言夏之興亡次言湯德次言謹始次言湯有天下之難如聞

歎息之聲次言湯以哲人貽後次述湯訓乃萬世大寶終終以

天命人心之不常結之真聖經也大臣以道事君千古如見

太甲上中下

桐在平陽府曲沃

尹以天自處而不顧來世以台為口實真聖之任者其攝政氏三年曾子所云可托可寄而不可奪也

我今讀太甲中篇猶淚落如紅豆也漢昌邑何如哉

太甲下敬仁誠三字古今聖學之至要程子恒以示人矣

通篇字字珠璣

咸有一德

金仁山曰卒謨之外惟一德之書最明而整太甲所進亦可窺矣

三十三祀太田崩廟號太宗七廟觀德之言驗矣阿衡之功於

是為大

尚書札記

十三

太甲子沃丁任咎單後歷四君至太戊任伊陟臣扈巫咸而商

復興號中宗後歷四君至祖乙任巫咸之子賢而商又興後歷

六君至盤庚而商又興賢聖之君六七而皆以任賢制治

盤庚上

盤庚三篇文甚晦澁難解其事亦不足為後世法刪之亦可

耿今河津縣置音教今開封府即教倉相今彰德府邢今順德

府

首言先王遷國以發端次言不遷之害次言遷之利次責其聒

聒

非予自荒四語何其明斷觀若網在綱四語可知盤庚之中興

矣汝克黜以下言如此乃是汝如彼乃不是又言汝如彼乃自取撲滅後悔耳子必罰遷任二節言我豈棄舊人而輕用罰文意極婉折又言汝依我為是又言賞罰之必嚴極決斷

盤庚中

此篇語庶民也語意極詳盡首言先王君民之相恤以發端次言先王之遷當念次言我之使汝乃康汝也次言遷殷亦康汝也次言汝乃不欲遷必至困溺次言汝不遷必有憂次言汝當依我次言我乃愛汝也次言我乃念汝也次言我不遷則是虐汝也將得罪於先王次言汝不同遷亦得罪於先王此處似兩股文字又言汝有戕害亦得罪於汝祖父又言羣臣移利亦得尚書札記

十三

盤庚下

既遷殷而慰勞告戒勉之也前四節追叙播遷之事七節吊由靈各當為一句靈指龜各作格即格靈龜也言由於吉卜予弗敢違耳注特難解嗚呼節敘播遷既畢不覺同聲一哭後言慎簡乃僚之意以勵羣臣末三節皆勵羣臣之辭而於貨貝者三致意焉意其時官箴已墮耶噫末二句真千古臣箴

說命上

盤庚後歷小辛小乙而高宗武丁立在此五十九年以甘盤為相

子遜荒見小乙之賢

是時太王遷岐

伊訓說命諸篇並不用註脚

上篇序相說及命說之言

高宗有志于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而其用在思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

沃心字妙甚高宗之學深矣

說命中

尚書札記

十四

此篇論為治之要人主宜銘座右也

首言天道大處起論次拈民字古之人皆然連用十餘惟字甚快

惟天節議論包括惟口節乃其節目治亂節又節目之大者申言在筭之義

說命下

此篇論為學之要前半精切之至後半廣大之至

以高宗之命始終之一時君臣相與之盛可以遠追虞廷近紹湯尹噫君如高宗何可多得者哉說之得君至矣不知孔孟讀至此感慨何如也

高宗形目

唐世系表祖已七世孫曰成徒國於擊祖已者仲虺之後

按此篇不應為高宗事玩首句亦似祖庚祀高宗之形目

和已可謂知大臣格心之道矣寧寧法語主聖臣直若後世之君必以為詛祝而謫之矣昌黎論佛骨是也

義字一篇之綱

書言高宗之文德備矣易言伐鬼方詩言殷武武德脩矣此篇宜非為高宗也

西伯戡黎

黎近王畿不恭王命

尚書札記

十五

金氏前編西伯指武王祖已祖伊是所謂故家猶有存者

開口陰語驚人先言天棄殷次言民棄殷語簡而盡而紂不寤也左氏叙官之奇諫假道大類此篇

微子

起句便與祖伊無二真淚落如紅豆

箕子確有定見雖隱憂之甚而從容盡策聲色不動須看其氣象

微比想皆聽命于箕子耳箕子陳洪範其道大矣

泰誓上

十三年乃已卯也時武王八十有七矣孔氏以春為建子蔡傳

辨之甚詳當與伊訓注參看子嘗疑胡傳夏時冠周月之言未確觀此益信

首四句大哉王言一篇綱領次言商罪次言商王不悛次轉入伐商意深而婉次以人心卜天命言必勝商次論伐商真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天吏也通篇天民起天民結大義炳如日星

泰誓中

首言商罪次援桀以甚商罪次言伐商必勝商所謂矢于牧野維予侯與次言必伐商末節勉眾士振以天民為主

泰誓下

前言天命後言文考可以質之天下萬世而共信大武首章曰

尚書札記

十六

允文文王克開厥後三章曰文王既勤止亦猶是也

牧誓

三代之亡皆以哲婦傾城故曰匪教匪誨時惟婦寺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末段言軍法所謂師出以律也夾振駟伐也臨事而懼无貳爾心也

武成

首言告神乃大會孟津以前事師渡孟津樂記所謂始而北出次言伐商紂登鹿台自燔死所謂再成而滅商也大武首章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武王入殷商容觀之

及商政而大賚大武之三章名賚以此乃封武庚於殷設三監
四月王乃西歸至豐所謂三成而南也濟河而西也偃武修文
所謂戢干橐弓名之曰建索左射狸首右射騶虞也既生魄以
下言即位告神遂告羣后

王告羣后歷序周德以及伐商之事應有列爵一節指陳治道
垂拱句作效言言如是庶可垂拱而治矣孔子告賓牟賈遲之
遲而又久正謂此

王既踐祚受丹書于尚父作諸銘訪于箕子

列爵如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于剡堯之後于祝舜之
後于陳禹之後于杞殷之後于宋封太公于齊周公于魯召公

尚書札記

十七

于燕畢公于畢弟叔鮮于管叔度于蔡振鐸于曹叔武于邠叔
虔于霍立七十一國正大武之桓賚

洪範

黃黎洲曰洪範一書劉氏父子言數不及理象山言理不及數
皆未得也梅按夏候勝亦以範數見重于霍光

箕子於商為父師而王子出廸亦箕子告之比于不能益一辭
武王克商不能臣箕子而訪于箕子洪範一書與河洛相表裏
箕子其聖人矣乎天道王道兼綜條貫其有功於斯世斯民大
矣誰則舉而措之

箕子與周公太公之道同當時三聖聚于一堂亦奇哉後之傳

箕子之學者小曼大夫亦見一斑蔡氏衍範數其學大著
孔子九思章亦似用洛書之數而以思為主即洛書中五也
以天錫起論者禹以聖德而脩九疇即天錫也

初一節提起一篇之綱

五行本于河洛其義廣大精微後人有作洪範五行者甚晦而
滯

五事脩身之要而思尤要薛文清公謂二五之疇烝民之詩同
義

昔象山守荆門於上元日講洪範五皇極章以代醮事言此心
正無不是福此心邪無不是禍亦妙用也

尚書札記

十六

建極二節人主建極以為民人之表明德之事也後六節人主
引民人而使之歸極新民之事也

極之數言十四句人主衍之使民人吟咏如六詩

唐虞執中孔門至善數言乃其贊也當書一通每旦沐浴誦此

五十六字一句一拜以謝吾箕子先生

帝訓句入妙箕子真聖人武王安得不拜

五皇極六三德似段段用韻二疇一以貫之

三德言人君治民之用乃前聖所未發周之仲山甫得之矣孔
子之退由進求西門豹之佩韋董安子之佩絃其義一也

惟辟節乃人主御臣下之道春秋之義

按山風蠱巽下艮上也之變也左傳遇觀之否謂觀變為否詳見易學啟蒙之四篇

稽疑按禮注謂三兆似玉瓦原之疊辨也原田也

庶徵君能敬則時雨應狂則常雨應即致中和而位育之義

先儒以王省四節為四五紀傳文錯簡于此更詳之

日月之行日南至南斗二十一度

冬至日極南而月則極北夏至日極北而月則極南箕居天體之東北畢居天體之西南

民不言省以在民者實係于在君願天子為聖人以建極而錫福

尚書札記

元

旅獒

字字格言不詁自明以上皆十三年事此篇乃十四年事一字一圓珠

是時遷都于鎬晉周公佐王立做法建學養老作樂大武

金縢

此篇叙事最詳明

前十節序周公以旦代武之事字中有淚亦十四年事也後人有因新莽而並議聖人者多見其不知量

自以為功如下文所云是一意譚壇又一意

乙酉十九年王崩王在西伯位十二年在王位七年壽九十三

太子誦年十四立周公位冢宰攝政

武喪四節序羣叔流言周公東避之事蓋丙戌元年事

是時公居東繫易父辭實流言啟之朱子曰聖人不避嫌然南

河陽城自合如此

東人賦伐柯狼跋可以觀聖人之處變矣

秋熟四節序成王感風雷放金縢而迎周公蓋戊子三年事而

東人賦九罍此時公之心甚苦矣

大誥

此篇文甚艱深但觀其大義可耳

友邦舊人違卜之說殊不可解噫使非周公則周室正未可知

尚書札記

于

耳

古人重卜筮如此

篇中于曷敢字六七見古人文字真朴雖數千年讀之猶如聞

其音歟而文義極曲折

奄君助武庚叛淮夷徐戎皆叛以秦漢之勢言所謂山東大抵

皆是商亦有藍夷之叛

次節轉到東征已見大意

寧王四節言前已有殷叛之兆伏卜不可違也今日殷叛伐殷

必克以卜吉故故告友邦以伐殷吉卜次言友邦憚于伐殷而

欲違卜次言不容不伐殷而以義責友邦又言不可違卜而當

伐殷又呼舊臣而喻以伐殷之義又言伐殷以繼先緒之義又以救民之義責邦君應前不可征之說又以不知天命責邦君又言必伐殷以承天休終畝字何其奮發末節曲折反覆結盡全意

周公既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于郭鄰降霍叔為庶人遂定奄及淮夷凱還而東山破斧之詩作

微子之命

此篇莊重明簡不用傳注

宋古商邱地今歸德府

首節直起次述湯德真不可少次稱微子之德而封于宋後節

南書札記

王

勉之之辭

微子不附武庚周亦不疑微子而封東夏與後世迥異

康誥

朱子胡五峯皆以康誥為武王時事蔡氏論之尤詳明孔氏書

序誠不足信蓋未知錯簡耳

前二節言封于衛而推本文王之德首句已括全旨

念武節教其法文王之德以治民也次亦言脩德治民之事次

言惟在治民二惟字是眼以上明德也

敬明節言用刑有青終之辨次言用刑之效次言用刑不以已

又言用刑必以法又言審刑宜于死中求生又言用刑勿自矜

聖人之恤刑至矣又言盜賊之刑不孝不友之刑臣不忠之刑此二節如兩股文字下節又因用刑而責成君德此十節真可作鸛鳴經也下節又歸本于法文王之敬忌乃慎罰之本

與惟民二節言迪民言民有罪即上之罪聖王之自責如此

敬哉節又勉以脩德末二節又憐憫戒諭之所謂先庚後庚三日也

酒誥

前四節述文王之詔西土以戒妹土之酒酒

妹土二節戒妹土之酒酒分誠民誠臣

西土以下至末十節教康叔也皆主酒言言西土不酒于酒商

南書札記

王

先世不酒于酒商紂酒于酒次言宜監于殷次戒其君臣之酒

於酒次言酒酒為盜之刑次言臣工酒酒之刑必先教之次言

不率教而酒酒則刑末乃責成康叔結之可謂詳盡矣衛武作

賓筵與此同唐人乃作飲中八仙酒功贊何哉

梓材

此篇文頗艱澁中間若稽田一段聯綴有味

首節通上下之情重二達字二節寬刑辟之用重罔厲字兩敬

勞兩宥字蓋君敬勞臣亦敬勞汝往如此宥臣亦宥之三節三

王字是眼歸重末句四節四惟字是眼

後四節為臣戒君之辭觀后王二字可見重式典字德用字

召誥

成王承先志遷鼎于郊即洛陽也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百
壬辰七年事也洛邑既成謂之王城東都曰洛天下之中貢道
均也全篇以祈天永命為主

梅按大雅文王之詩與名誥之旨一一相符即洞公劉二詩亦
同人主當書一通置御座也文雖奧而大義則昭昭如日星
經營者右社左廟前朝後市餘為民歷古之制也

首七節序周召營洛事

取幣四節敘殷之亡並及夏殷

沖子節轉向更深孰能當此者乎惟周召二公而已

尚書札記

三

古人對偶文字只移一字便不合掌而用意曲折周詳之至相

古先民節監于有夏節是也

墮厥命凡四見與後世啟奏異矣

自貽哲命連上為一句看下連用三命字宕折懸摯之至末復

提振二國凡三致意文字亦照應得好

洛誥

成王命周公營洛矣乃不都洛而歸宗周何也文甚難曉事在

壬辰七年

東坡云遷鼎營洛重臣居之以重王室非有意于遷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園洛四方民大和會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成勤乃洪大誥治
公又營遷水東曰成周成王居洛而遷殷頑民于成周復還西
都故此篇每言殷

周公曰九節公告王宅洛祀神記功御諸侯治民之道

首祀新邑許西山以祀為學之要務

王曰八節王留公也頑民遷于洛者未易靖故留公甚切公拜
手三節公自付明農不得蘇氏曰公畏而不敢去也

併來四節乃公留洛之後復命也

戊辰節周頒清廟所謂創諸侯祀文王

以下皆史臣附記

尚書札記

四

末節周公親自監之也公沒乃命君陳代之劉氏外紀丙申十
一年周公薨于豐王賜魯天子禮樂

多士

前二葉論以商周興亡之大義後乃論以更始之意婉曲

見周之寬仁矣文不用注亦可見大旨事在壬辰七年王文中

曰周之力非不足以制多士必欲使之格心此其變移之難乃

所以為忠厚之至此言可謂深知周公之心矣

弗弔弗見憫弔于天也

首四節言周代商出于天命三惟字古甚

我聞八節追論湯放桀事及殷諸王及紂一往皆主天命說王

若曰三節承上論割殷

予其曰節以上反覆于商亡周興之故以下言遷徙之故皆頑民意中事

爾其曰節又頑民意中事大似湯誓文法

惟聽用德足以服多士不爾殺足以醒多士有土幹止足以慰多士爾不克敬足以警多士末二節又慰之摠歸于仁厚

梅按多士篇詰諭之者至矣乃不旋踵與奄繼畔故又有多方一篇

無逸

無逸章讀之如此身侍元聖之側聆其音欬使我俯首至地

尚書札記

三

前序殷三后周三后轉入嗣王婉婉曲曲可為萬世人君鑑亦萬世文字之祖

起句一篇之綱次節無逸之實也公又作燕風七月召公亦作

公劉誠王皆主小人之依

小人節引起如詩之興體極有情致

昔在殷八節述前賢聖具史鑑也

中宗商書未載附見于此實獲我心

嗣王二節戒之之辭我聞二節又援古以戒之後三節又舉前

四王戒之大類伊訓

君奭

梅按無逸君道脩矣君奭臣道脩矣無逸為中主言君奭則具大聖人身份也此書便與春秋無二不可一日不讀

癸亥八年召公為三公主陝以西周公主陝以東召欲告老去周公留之

召詰可謂切切惻惻矣而二公担荷天下之重亦見于言語之表是其所以閔於天越民也

文頗難曉其序殷六臣周四臣則井井一則名臣錄

君已曰時我召公以天下自任也末句懇切之至

予小子節周公以天下自任也非公其孰能施之此二節二惟字皆責重之辭

尚書札記

三

以上五節想見古大臣撐持世界氣象便與伊傳同其大

我聞四節序商賢臣次二節皆用惟字故字皆緊承上次轉到君奭東住

在昔上帝五節序周賢臣無字後字緊承上惟字乃字惟字尚

字緊承上在今節轉到予與君奭反東住誕无我二句猶云倘

無我責其收斂則小子罔以勉其不及也周召之為臣大矣哉

嗚呼節留之之辭裕字甚大以下至末七節委曲婉至無意不

到前人節尤懇至朕允節辭亦迫矣不允節因君奭之隱在避

賢路故特進之以敬明君奭應首肯篤恭二節想見古大臣自

任之重仁民之至二人字凡四見

此君公所以終相成康也

蔡仲之命

金仁山曰讀蔡仲與棠棣悲周公之意

此篇明白正大如日月之經天不用注

此癸巳八年事首節追敘之

多方

前四葉論以商周興亡之故後三葉則責之勉之誠之大率與

多士同而文勢一片

洪惟節直起

降格四節言禁之罪而天命湯也前一層已透

尚書札記

三

乃惟成湯五節言湯之德以及帝乙至紂亡國原原委委說入

人心坎裏

嗚呼不遽接周之受命而反覆咏嘆有餘味二非字與下三節

三乃惟字相呼應此序事中夾議論也惟聖節再用曲筆以盡

其致大抵周公文字多曲折天惟節再宕一筆足使多方類甲

愧死無地東漢時公孫隗正是如此

惟我周節方入周王以上七節連用十數惟字聯成一片

今我節方入多方正面責之下三節責得快三個爾曷不四個

爾乃連用許多爾字我字所以深責之又微戒之也

猷告五節慰勉之末三節又懲誠之

立政

金仁山曰立政官名與周禮不盡合蓋猶舊制也云詰戎兵蓋

東征未盡其也胡氏係於成王四年下得之先儒以其誤次諸

篇後謂周公絕筆非也

前五葉言禹湯文武任賢之道後三葉戒王也文甚古奧而三

宅三俊一意空行到底王矣四見后矣二見庶獄四見繼自今

四見文致獨別而大意與奉阿之詩同

夏曰尊帝商曰丕登周曰敬事義大而深所以為聖經也史家

豈能道及

成湯節三克字二用字是眼

尚書札記

三

文王周攸兼周敢知得大要領文王烝哉庶獄凡四見聖人之

意深哉

第七葉方歸到孺子上此三節有數義知若一也勿聞二也末

惟三也勿悞四也人主用賢之道儵矣

自古節提申前知恤之意恤人節申言無聞今文子節申言勿

悞繼自今凡四見如聞詳復之聲

末處詰戎另一義與全篇不合此段却是一大結

末處並戒後王其意無盡

末節言慎罰此又另一義

詩何人斯篇蘇公即念生之後

周官

金氏前編以此為辛卯六年周公相王正百官也又作周禮朝諸侯于明堂頒度量作勺與武

前二葉設官之制後二葉居官之道文義莊重可與舜之命二十二人互參

三公惟周召不愧後世六部即六卿其兼公孤者銜而已

蔡先生言冢宰列六卿而引乾坤六子真大儒鴻論後世博學宏詞能及此否

君陳

下都即成周

尚書札記

元

通篇皆格言雖周召之訓成王無以踰此蓋成王之所成就者深矣惟嘉謀一段似未盡胡雙湖曰周官作德日休君陳敬典在德二篇中切要之論

昔周公三節命以法周公也凡人節妙論入情文極婉折圖政節命以慎政嘉謨節命以入告惟弘節命以寬猛之宜殷民三節命以慎刑末四節命以寬仁以旌別以德化皆所以法周公也末節以德化民註直與易之中孚中庸之誠則動孟子之以德服人同即朱註不是過也

顧命

前二葉顧命也後五葉召公傳顧命以立新王之事時蓋壬戌

三十七年也呂氏論及唐穆四君最關係

思夫人二語非成德者不能道周頌所謂日就月將斤斤其明也

丁卯以下凡十二事作冊也設位也陳寶也陳輅也設衛也就位也各就位也宣命也受命也王祭也太保祭也太保飲福也然則喪禮亦飲福邪

曾子問君薨世子生見於殯明有哭踊衰杖稽顙之儀此君臣皆無哭泣不解也

康王之誥

前年羣臣告王後年王告羣臣第三節告王單言振皇六師豈尚書札記

三

所為召公哉必有缺文蔡氏之論偏也

王報語稱文武並不及新陟王何也豈所以為康王哉可疑○註引蘇氏之論似也然當並參朱呂之論按

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異故孟子曰未之學謂此類耳伊尹亦祠于新王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君喪猶以為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始終之際殊草草矣呂東萊曰湯方沒而伊偕羣后訓太甲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而疑康王甚者以晉辭諸侯為證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耶此與蘇氏不同故並錄之

畢命

君陳畢命其事不殊而成康命之亦大段相類皆格言也不用注

首稱文武周公以發端升降節提冒全篇言有體要次入畢公次命畢公以周公之事次命以旌別之事

政責有恒三節言殷俗之靡賓富節命公訓以德義次命以保釐次命以成終末二節忻動之勉之

畢公繼周公為東伯父師則周召太公之亞也然王之命公如此而公之訓王無聞其不逮亦可見

戊子二十六年召公奭諫康

尚書札記

王

成康之際四十餘年刑措不用猗與盛哉

君牙

二十六年王崩子昭王立周道衰五十五年王巡狩返濟

王及祭公皆溺于穆王立穆王三年壬午命君牙

李本寧曰存穆王三篇見其用人訓刑之明審可知王之不墜

先烈矣退之徐偃王碑謂穆王無道非也

首二節起句正大今命爾三節告以司徒教養之事末二節勉

其對揚文武而率祖考

罔命

文甚顯朗可誦其語辭大有補于君德

十七年王西征歸命楚伐徐以趙城封造父初王得八駿將周行天下卒聽祭公祈招之詩以自克三十五年征犬戎呂氏又曰穆王暮年儆戒亦不失為令主

呂刑

贖刑亦只一二段非專論贖也此已已五十年事胡五峯曰德雖下衰然曲盡典獄之情偽仁民之意厚矣孔子取之思狂狷之意金仁山曰增墨剿以盡天下之惡滅宮大辟以遏死五罰五過刑繁而輕皆衰世之意也然老于世故倫知獄情矜審忠厚之風尚可法云

首原用刑之由由古之蚩尤次二三節叙古苗民之虐刑皇帝

尚書札記

王

三節叙舜之征苗

重黎節地天之通庸可絕乎可曰罔有降格乎梅解曰舜將遇

絕苗民乃命重黎曰苗民虐刑絕地大通神祇罔有降格哉夫

羣后之逮下者惟其明明渠常耳今苗虐刑俾鰥寡無所覆蓋

此地天所以罔降格而苗不可不遏絕也皇帝既命重黎又清

問下民鰥寡之無告者於是有辭于苗使重黎釐罪討之此梅

臆說與注異姑私記之

三后四節再叙舜之命官明刑而配天命正與苗之庶威奪貨

相反以上十節皆述古引起

四方節告諸侯法伯夷而懲苗民上文許多議論歸結於此

念之節告同姓諸侯奉天敬刑

吁來七節告凡有民社者擇人敬刑也七節盡情盡致周詳精密之至傳者乃以毫為貶辭恐未必然

兩造節言罪疑惟輕

五過節言五刑即苗民之庶威奪貨也

五刑節論簡孚

墨辟節論五罰未足為後世法惟降等可也上下比罪五句論比罪

上刑節論權輕重罰懲節論擇人察辭節論簡孚入獄獄成節論獄獄入獄獄之裁節以天罰懲之嗣孫節以哲人忻動之

尚書札記

三

自穆王後歷共懿孝夷厲至宣王中興不見于書而詳于雅詩

文侯之命

幽王欲殺宜臼求之申弗與王伐之申侯召戎夷攻王弑之諸

侯逐戎迎平王于申平王命秦襄列為諸侯賜之岐豐地秦始

大命衛武為公鄭武公續父為司徒賜晉侯以河內附庸晉始

大呂東萊曰此篇以前為文武成康後為春秋戰國乃消長升

降之會

首節從前代虛冒起周誥多如此

次節自叙

汝克昭節入文侯用汝字頌之其歸節勗之

梅按詩傳云宜臼弑其君幽王自立于洛蓋不予翼戴也

文侯子昭侯見于詩

費誓

史記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反伯禽伐之于盼作盼誓盼即費也一作鮮一作徧東郊地也遂平徐戎此篇始言治戎備次除道路次嚴部伍而終勉其有事汝則有常刑凡六見所謂師出以律也

秦誓

事在周襄二十五年魯僖三十三年蓋秦使大夫杞子戍鄭及

伐鄭知鄭有備乃滅滑而還晉先軫請邀秦師遂敗之甲午年

尚書札記

三

文廉請三師歸秦秦伯素服向師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

孤之罪也乃作誓

古人節渾冒起

我心節頗見英主身分下文數尚字都從此湧出

四節雖字尚字轉得精神不失為英主

五節二尚字承上尚字一皇字又出得精神

觀此則左氏稱秦用孟明而極口贊之亦陋矣

鄭穆公使辭秦客而杞子奔齊杞子誠小人哉

昧昧節描出千古賢奸圖蘇氏所謂房李者流也宋人待漏院

記似從此脫化誠為金鑑

秦晉七十二年之爭始於穀而終於十三國之伐

後三年秦伐晉報穀之役又敗于彭衙丁酉秦又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秦封穀尸而還遂伯西戎春秋書人以貶之

聖人序書以道為主凡事之無與于道者未嘗屑屑也故序書甚疎而春秋之文甚簡蓋聖人是何等眼孔也左傳史記不知道為何物只如兩部小說序事雖詳要為無用後世文人極推重之則與好看小說理穉場者何異哉噫文人放其心而不知求雖讀尚書春秋究不見聖人意旨如矮人觀場耳



雪庵說詩

作詩必此詩非善作詩人讀詩必此詩非善讀詩人讀詩者須具端木卜氏之識

子夏詩序或疑非真然相傳久至今不廢子貢詩傳不大行且多殘簡然所不缺者要與小序相發明足備好古之一助子故逐篇錄記之非為時文起見也

鍾伯敬以詩為活物不事訓詁為慎批點如老泉評五疊山品檀弓也此亦妙論

序用之鄉人如鄉飲酒合樂關雎之類

史記世家曰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

讀書小記

卷上

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結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其好學如此

鄭世子操縵譜頗詳悉凡二南雅頌諸詩皆譜之謂風角音小雅徵音大雅宮音頌羽音周樂起羽謂頌也獨不用商音商頌則商音也又作旋宮譜皆可被之管絃使學者習肄之此世子之大有功于樂而實大有功于詩也其所著律準韻譜皆精絕一世而羔羊兔菹二詩聲調即秦具備可為萬世法矣其不用商音云者謂商調耳若商音安得不用

二南者所謂惟天下之至誠為能化耶自家而國自近而遠過

化存神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故不學則不免于面墻蓋不見得聖人氣象雖學第二箇箇面墻也風雅頌皆以文王冠篇序詩之旨遠矣學者自面墻也

重
匡衡善說詩而乃有奪邑盜金之事遺譏儒林故學者以行為

吳才老補韵朱子因之內有本叶而不必轉叶者麟士之論可

博依謂廣物理之依附則可以驗其實而安詩也

三百篇可以吟咏不盡秦漢以下諸詩太煩冗只取百分之一

余更不喜律詩而樂府詩則節取之劇本亦好以其較之管

讀書小記 卷上

絃聲調尤足感人較古詩尤易入也

詩人往往意在言外

讀書小記卷之上

河東范爾梅著

後學孫宗楚校閱

周南

關雎

序畧同傳曰淑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

淑女句凡四見所以不滯不傷在淑字此一篇骨子也

註性情之正情之正哀樂中節之和也看性字則未發之中

在其中矣麟趾駉虞則致中和而位育之效亦見

風雅頌皆以文王冠篇序詩之旨深矣

葛覃章

讀書小記 卷上

傳序同

朱子總註乃本論也文亦雅素之極令人讀千遍不倦真足

為後世椒房之箴

卷耳章 序曰后妃輔君子求賢知臣之勞而憂思也

傳曰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艱勞以卷耳

樛木章

序同。晉之六二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后妃有焉

蟋斯章

傳序同。大雅云大如嗣徽音則百斯男此處宜字最重正

嗣徽音處也

桃夭章

與序同。註自家而國明周公序詩之意宜者和順女德括于此

兔置章

與序畧同。三章一層進一層鄭世子有樂譜宜玩

采芣章

與序同。傳曰童謠今按與康衢之謠相似只換一字而次第非井

漢廣章

八箇不可字靈甚醒甚不可二字甚難

讀書小記

卷上

二

汝墳章

與序同傳曰商人歸文王

未見既見一憂一喜如煖孔過一勞一逸此二老所以歸周而虞尚質成也

麟趾章

讀麟趾而知周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故曰陳錫哉周侯文

王孫子序詩者示人之意深矣朱子總註極好

愚謂麟趾附螽斯之後更覺非井

召南

維鵲章

與序同。笙吹鵲巢以合閨雝

采芣章

與序同傳曰親蚕也

梅按射義士以采芣為節樂不失職也采芣五節

四箇予以文氣飛動

草蟲章

與序畧同傳曰南國大夫聘睹召公而歸心焉

傳謂睹召公者近是

采蘋章

傳序同。梅按射義大夫以采蘋為節樂循法也同禮采蘋

讀書小記

卷上

三

五節。此篇乃倒裝文法與中庸胡不慙慙同看

連用五箇予以而結歸季女有千流萬壑赴荆門之勢

章法緊嚴

甘棠章

與序同傳曰燕人懷召公也

梅按史召公巡鄉邑盧棠楝下以耕桑時弛獄出居民使得

反業。勿字一層進一層。蜀人思諸葛亦然

行露章

序同傳曰楚人強昏不得而訟女終拒之

誰謂字何以字靈絕雖字一轉有千鈞之力

羔裘章

傳序同○委蛇二字數年學不來鄭世子被之聲樂最妙

殷其雷章

傳曰召伯宣命諸侯服也○序曰大夫遠行室家閔之

何字哉字極生動

標有梅章

傳序同○此王化動則變之時尚未化也

小星章

與序同傳曰小臣奉使勤于公也

梅按晉志參昂皆七星與孔疏異

讀書小記

卷上

四

江有汜章

傳序同

野有死麇章

序同傳曰楚人求婚不以禮女氏拒之

何彼穠矣章

與序同傳曰齊襄公上娶于王周人恥之○春秋莊公兩書

王姬歸齊

騶虞章

與序同○梅按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天子以備官為節周禮射人云騶虞九節○鄉樂亦用騶虞為節

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梅按合樂謂堂上下歌瑟

及笙並作也如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

吹采蘋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

二南總論

二南多婦人之詩諸國亦多有之學者不能化及婦人何以

治天下

召南總注文王明德新民之功云云是何等氣象

邶風

柏舟章

傳曰管叔封于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妨周公康叔

讀書小記

卷上

五

諫不聽三叔遂畔康叔憂王室而作○序曰衛頃時仁人不

遇

梅按康叔十傳而至武公和即共伯弟也和生莊公揚揚生

桓公完及州吁宣公晉晉生惠公朔朔生懿公赤滅于狄宣

姜又生戴公申文公燬燬生成公鄭而晉文公伐衛又五傳

至靈公

紂都朝歌東衛南鄭北邶○三章君子求諸已

綠衣章

序同傳曰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

梅按邶前五篇皆莊姜詩燕燕宜居最後衛風碩人亦宜

此

燕燕章

傳序同○完桓公也在位十六年被弑則此詩去綠衣等詩
垂二十年也○完十三年為魯隱元年

日月章

傳曰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齊

序曰莊姜遭州吁之難而傷已也

終風章

傳曰莊姜見怒于公

序曰莊姜遭州吁之暴而傷已也

讀書記

卷上

六

擊鼓章

傳曰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陳蔡伐鄭衛

人怨之

序曰怨州吁也○首章從軍之苦次章從軍之憂三章從軍
之懈末二章因從軍而憂室家之相求

梅按衛殺州吁陳侯與謀焉則平陳適以自斃耳○春秋隱

四年春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宋陳蔡衛伐鄭九月衛殺州吁

則衆仲之論州吁必不免者誠是也○春秋伐鄭稱人責辭

也

凱風

傳序同蓋美孝子也崩殯秦政不知此義

首言母之劬勞次言子無令人三言不能事母四言不能慰

母正無令人也

雄雉

傳曰管叔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

序曰衛宣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之○明道先生說雄

雉二章得孔子說詩之法○首言君子從役之勞次言思君

子之勞三言從役之久遠四勉君子以德

飽葉

傳曰管叔畔邴人風之

讀書記

卷上

七

序曰刺衛宣公淫亂也○首言宜度禮義次刺不度禮義三

言古人之有禮四言必待其偶

谷風

傳序同○首言夫婦之道次言被棄之苦三言被棄而無可

如何之情四追念已之不可棄五言不可棄而棄六言被棄

而感慨之深

式微

傳序同黎即西伯所戡

旄邱

傳曰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黎人惡之序同

梅按穆公文公之孫則此二詩當在楚邱干旄詩後也齊桓存三亡國衛獨不聞乎○梅按春秋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罪也衛滅于狄宜哉

簡兮

傳序同○梅按地官籥師掌文舞司干掌武舞舞羽敔籥籥師所以教國子也伶官非賤第無以盡其志

泉水

序同傳曰宋桓姬聞衛之破也

北門

傳曰管叔以殷畔仕者苦之序同注

讀書小記

卷上

八

北風

傳序同

靜女

序曰刺衛君及夫人也

新臺

傳序同○衛宣公烝其庶母夷姜而生伋而及納伋之妻

春秋隱四年秋衛人弑州吁冬衛人立晉乃桓公之弟宣公

也○以晉視伋真有孽孽子都之目

楚平聽費無極之邪說遂至鞭尸

二子

傳序同○梅按衛宣之于齊女與楚棄疾之于秦女同而伋與太子建皆以說死悲夫○史記公與太子白旄而告盜見持白旄者殺之

梅按史遷作衛世家屢屢提提殺太子事令人悲痛不知春秋何以不書伋從父亂命其死亦徒矣又一恭世子也衛惠遫殺兄又伐周立頹後齊桓有城濮之會伐衛

按史係周桓十九年魯桓十一年也明年書衛侯晉卒

鄘風

柏

傳序同○梅按共伯早死則世家謂其弟和襲殺代立者非

讀書小記

卷上

九

也傳亦云未立而卒

按邶鄘衛宜首共姜柏舟而次淇澳次汎柏舟

紀之叔姬漢之夏侯令女其共姜之流亞與

按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羨自殺羨墓道

牆有茨

傳曰管叔搆周公邶人風之賦牆有茨序同注

史記黔牟昭伯皆伋同母弟又按史記不載昭伯烝事後

國人立昭伯之子申不云宣姜子也舊說只據左氏耳

春秋不與惠公之立故奔入皆書名

君子偕老

傳曰宣姜不嫺于禮國人風之序同

桑中

傳序同

鶉之奔奔

傳序同

春秋桓十六年書衛侯朔出奔齊蓋左右公子逐之立太子

伋之弟黔牟也

春秋莊六年書衛侯朔入于衛二十五年書衛侯朔卒

立

閔二年書狄入衛僖二年城楚邱

讀書小記

卷上

十

春秋書城楚邱不書齊其義深矣

蒯瞶想讀此詩矣故欲殺南子

定之方中

傳曰僖公城楚邱以備戎史克頌之○序同注

史記燬在齊齊桓入之

梅按懿公惠公子也至是惠公之後滅矣諱殺太子之報明

矣

伋之同母弟曰黔牟曰昭伯皆先死乃立昭伯子

按宣姜子即昭伯子淫人之子有英主焉

蝦蟆

傳曰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

序曰衛文以道化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

相鼠

傳曰叔處不義鄙人刺之

序曰衛文公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千旄

傳曰美武公好賢也

序曰美衛文臣子好善也

此大夫定是寧武子輩

載馳

讀書小記

卷上

十一

傳曰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聞之序同

梅按此詩宜在楚邱之前鶉奔之後

衛風

淇澳

傳序並同

史記言武公修康叔之政四十二年大戎殺幽王公將兵佐

周平有功平王以武公為公

此詩宜次柏舟

考槃

傳曰美君子不仕子曰見避世而無悶矣

序曰刺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窮處也

在履之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碩人以此之

碩人

傳曰衛莊公娶于齊國人美之序同注

氓之蚩蚩

傳序同

非惟可為女耽之戒並可為士耽之戒

首節注君子立身一段最佳也詩之情文洞達亦無待于注

疏

竹竿

讀書記

卷上

七

與序同傳曰宋桓姬之勝和其小君之賦

芄蘭

傳曰刺童子不孫也

序曰惠公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河廣

傳序同

梅按桓公義茲甫不聽卒立之疑有闕文

伯兮

傳曰三叔以殷畔遂伐衛鄘人從軍其妻怨之

序曰刺時也行役過時而不返

有狐

傳曰傷民貧

序曰男女喪其妃耦皆不言寡婦

木瓜

傳曰朋友相贈

序曰美齊桓也衛有狄難處于漕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

器服衛人思之欲厚報之

春秋深罪宋衛伐齊之喪蓋衛之背義甚矣

序以為美齊桓誠可美也然春秋于城楚邱不書桓公其義

深矣

讀書記

卷上

七

王風

黍離

傳曰王世子宜臼弑其君幽王自立于維尹伯封過西都而

傷之○序同注

君子于役

傳同注序曰刺平王也

君子陽陽

傳曰景王好音大夫諷之

序曰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楊之水

傳序同○圻父之作亦以此也

周平之戍申晉平之城杞同歸于不知本

中谷

序同傳曰京師饑民流而怨

春秋書邶伯姬來歸出也書之以正人倫之本

兔爰

傳曰甚弘忠于上晉趙鞅殺之序同注謂桓王失信也

葛藟

序曰王族刺平王也周衰棄其九族傳同序

晉人城杞昧于此詩之序

讀書小記

卷上

古

采芣

傳曰王好讒大夫憂之序曰懼讒也

大車

傳曰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

序曰男女淫奔周大夫不能听訟故陳古以刺之然皆不如

注說

邱中

傳曰留子賢而退隱周人嘉之

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

鄭風

莊公廿二年克段入春秋

緇衣

一句一轉言有盡而意無窮

梅按史記桓公卜居于太史伯東徙洛東而號鄆獻十邑掘

突娶申侯女

將仲子兮

文字凡兩折委蛇多姿

叔于田

次句突兀下三句紆折入妙

大叔于田

讀書小記

卷上

圭

梅按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廿二年為魯隱公元年克段于

邶

清人

忽突事見魯桓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莊二十年高克事見

魯閔二年

羔裘

不知何所指意必公孫僑一輩人舍命句尤深

遵大路兮

不可奈何之甚絕不足惜也聲振持也

女曰鷄鳴

漈清淤泥之間乃有此女子婉婉拔俗其月殿仙姿耶琴瑟房中之樂

山有扶蘇

不見二句文筆何其狡獪

狡童

維子二句文家用反筆之妙蓋反轉也

子思思我

我思不我思一章如一句古詩句句筆利也

古且有不用韻者今律詩平仄何拘甚也後人於微末處奉之如律然本之則無如之何

讀書小記

卷上

七

子之丰兮

前二章悔後二章亦復不悔也一氣轉

東門之墀

前二其字後二不字皆換筆不換字

青青子衿

縱我不子寧不呼應甚緊子我字各四見大奇

出其東門

雖則二字筆力千鈞作者何嘗鴟鵂之鶻

鄭風總論

梅按春秋桓十一年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胡傳曰同車刺

無大國之助也扶蘇所美非美然也擇分君弱臣強不倡而

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以狡童目君聖人

猶錄焉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祭仲之罪矣

齊風 齊僖公九年入春秋

鷄鳴

四個矣字緊且字更緊其情甚切而說來更婉轉可思

俟我於著乎而

三章自有次第

梅按履繡逆女公子輩逆女春秋譏之

東方未明

讀書小記

卷上

七

奇事奇文三四句轉換更奇齊于是不國矣○定是諸兒也

南山崔崔

魯桓無故弑其兄而死于彭生齊襄無故殺桓而亦死無知

之子○梅按春秋書公與夫人如齊與者罪桓公治其本也

此詩諷刺齊襄而文甚明快

無田甫田

中庸行遠章孟子道在適章皆此旨也○末節更周匝使前

四無字之意益了了

敝笱在梁

如雲如雨摹寫如畫魯莊真一徹笱矣

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無知襄公從弟也

荷嗟昌兮

此篇之旨微而婉展甥一語罵得特毒魯莊何以自立于人
世哉○按春秋諸兒弑後文姜一如齊再如莒

魏風

糾糾葛屨

二章頂上作縱筆而復以褊心二句打轉上章極有婉致而

呼應亦極靈緊

汾沮洳

此詩與上次章筆致同蓋妙在抑揚也

讀書小記

卷上

六

園有桃

園有桃中四句用縱筆極空靈宕蕩之奇愛字知字自相呼

應而所以愛者終不說出又玲瓏又含蘊也

陟彼岵兮

不說已之念親而說親之念已委委折折足以動天地格鬼神

便可作孝經讀

伐檀

寘河二句寫絕不稼四句拘轉處十分氣力寫不素食人異

樣出色今日讀之猶可廉頑立懦也

碩鼠碩鼠

後世貪酷之吏讀此以為何如然貪酷者又何得讀此耶悲

夫

唐風

梅按晉至昭侯而翼沃分昭侯傳孝侯至鄂侯二年入春秋

隱七年武公稱立

蟋蟀在堂

緊要在無已一轉末二句亦一氣可出○三章自有層次

下章又反轉說上下只如一篇文字

楊之水註

昭侯文侯仇子七年被弑國人謂潘父一流潘父晉大臣也

讀書小記

卷上

七

梅按史記沃邑大于翼翼晉都邑也晉之亂其在沃矣

椒聊

末二句更進一層○二詩罪亂賊也亦可為人君不能御其

臣下之鑒

網繆

梅按三星以夜言之初昏在天夜久在隅夜分在戶以時言

之四月在天五月在隅六月在戶七月西流則專言初昏也

又按心有夫婦之象故嫁者取以為侯此一說也

杖杜

其音悽切如慕如訴說到不如同父真淚落如紅豆也或有

兄弟鬩牆亦獨何哉

無衣

是時齊桓初霸會盟于幽。武公之立在魯隱七年至魯莊十六年滅晉次年遂死。梅按此詩亦周衰一大關鍵也。

詩人多用豈字如豈敢愛之豈無居人豈無他人凡數見所謂直而有曲體也此篇更起得突兀正其倨傲無禮也噫此何等世界哉先是武公曲沃即位已三十七年矣其子為晉

獻公滅魏者

有杖之杜

末二句婉轉曲折使人情至

讀書小記

卷上

辛

采芩

此與子張問明章大畧相似

秦風

魯僖公十五年秦穆公始見于春秋

有車鄰鄰

此必平王命襄公為諸侯時也未見既見眼目最清

駟驥孔阜

首章于狩次章狩三章狩畢序事類大叙于田

小戎伐收

襄公力戰却戎王命為諸侯賜岐豐之地秦始大而周不復

振矣余讀小戎及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有為也

交黃鳥

書錄秦誓詩錄黃鳥可以知穆公矣

陳風

陳桓公廿三年入春秋。梅按單子曰陳居大國之間謂晉楚也。

宛邱

洵有句如風水相遭自成數紋。舞者所持羽曰翳

衡門

兩可以四豈必聯綴成文淡中有味超然塵垢之外。眉山

讀書小記

卷上

壬

何必語本此

東門之池

六可字如一線貫穿

東門之楊

后世祇廟同此

墓門

寫怙惡一輩人曲盡情事顛倒思子振古如茲末二句頂針

文法詩多用之

株林

齊莊陳靈之弒如出一轍。春秋書楚子盟辰陵無貶詞宣

十一年也

梅讀桂林知陳之所以亡也南冠遺姓其能久乎

檜風

羔裘

世上儘有如此不知死期之人何不三復于斯

素冠

今人即不短喪樂樂者絕少令我益思東夷之子

曹風

曹桓公三十五年入春秋

蟋蟀

讀書小記

卷上

五

此與檜之羔裘何異哉宋徽宗似之

梅按表記註昭公也昭公桓公之曾孫與齊桓同時

侯人

此詩如易之否曹於是乎不國矣○昭公子共公欲觀重耳

駢脅釐負羈諫不聽後晉伐曹虜共公見魯倍二十八年

下泉

梅按宋國曹晉又伐曹其困已甚于此見周襄不足以為王

晉文不足以為伯悲夫

春秋宋國曹鄭救曹見中國無伯而諸侯自相救也

豳風

七月

近黃梨洲講學言豳風即豳之月令與夏小令互有出入據

民間所務而言禮月令多言君事儀文盛而實意衰與七月

之詩有間矣

鴉鵲

梅按公作大誥奉王命討武庚管叔誅之放蔡叔于郭鄰降

霍叔為庶人史記索隱曰周公營洛為東都即成周也管蔡

先攻成周于是周公東居洛邑伐之

梅按此詩及易繫辭皆居東都作

東山

讀書小記

卷上

五

梅按此成王三年戊子公歸作

伐柯九罭

二篇描寫欲見之難得見之喜公歸之悲可謂情至

狼跋

前二語寫世人私累之苦後二語寫聖人廣大之度宛然如

畫最宜玩味○無妄之九五勿藥有喜

豳風總論

狼跋當在伐柯九罭之前蓋先狼跋次伐柯九罭又次東山

破斧也○玩七月六詩想見大聖人規模氣象超出尋常萬

萬此國風所以始于文王而終于周公也讀者思夫風詩所

以始之終之之意而見聖人之所以大則反求諸已何如也
○讀七月詩知聖人之勤民也東山知聖人之用權也恤軍
也破斧伐柯九戩聖人之處變得民心也狼跋聖人之變而
不失其常也噫聖人遠矣風人之旨亦遠矣不必質言之而
寓言之不必顯言之而微言之使人尋味于意言之表咏嘆
焉流連焉而不能自己而聖人之遠者大者如帷燈匣劍隱
耀于作者讀者之心目間矣此風人之所以為至妙至妙者
乎此聖人之所為配天地而無間者乎學者自視何如也梅

識

幽風七篇註

讀書小記

卷下

梅按箏章吹箏以為詩章也上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
擊也幽箏以箏為管竅其上為三孔可吹也吹箏必有音節
而今亡矣獨鄭世子撰為譜而取諸羽調後學依調吹之猶
可見古樂之遺焉然而知者鮮矣朱子謂七月全篇隨事而
變其音節其誰知之竊謂幽風則從角調雅則從徵從宮頌
則從羽此不可易者也若其音之變化錯綜則有鄭氏之韻
譜可以成文而不亂從律而不奸
觀總註可見古人讀詩見其遠者大者開人多少識見今之
舉業如坐井觀天正所謂讀詩必此詩耳文中子之論為風
意自高

讀書小記卷之下

河東范爾梅著

後學孫宗楚校閱

小雅

鹿鳴

後世亦有賜宴羣臣及射及鄉飲酒之事然誠意或不足而
禮樂殘闕矣明鄭世子古樂操綴譜至為明備學者學之
將古樂不終年而興矣

讀正小雅正大雅見成周君臣一堂文泰之盛可以上追虞
廷學者另錄一冊並二南讀之氣象自別

小雅首三篇升
衆三終也

四牡

讀書小記

卷下

一

此與北山小明諸詩何異而上之代言與下之自言則霄壤
別矣

皇華

梅按先王懷諸侯之道詳見于春官大小行人而最後及于
萬民之休戚則宣德達情之實有在矣

常棣

至矣哉常棣之詩也孟子魚我所欲章局意大相類

二章寔從死喪說起真知有兄弟人語也只此一段感發天
性不淺矣三章杖杜以他人相形葛藟以他人昆相形此以
良朋相形皆天地間至情至文也四章禦侮者誰為之哉天

性也個個人心有仲尼信哉五章喪亂既平一轉與孟子萬鍾不辨一轉同

葵義常棟二詩字字從至性至情流出來雖世俗蔽錮之深者讀之未有不感動者也每日旦晚必洗心讀誦啟發天性以為工課則許多名理皆可貫通去以性學為理學即天地鬼神三王後聖皆無扞隔而不通之患矣

伐木

古天子待臣下如青天白日和風甘雨鹿鳴四牡伐木三詩可想見矣

天保

讀書小記

卷下

二

此詩四章格神之道五章化民之道○天保治內采薇治外荷與盛哉

采薇

只情字義字

出車

後二章入畫圖

秋杜

此即出車末二章意寫來紆曲盡致所謂以已及人之仁聖人自然之忠恕也

南陔

以下三篇笙入三終也毛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南陔廢則孝友缺

白華

梅按通解則白華宜合吹太簇應鐘二律本周禮日躔之義也然實合吹不得

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又曰白華廢則廉恥缺矣

華黍

序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梅按堂上鼓瑟堂下吹笙鄭世子皆有圖又作諸詩譜諸皆用徵調大有功于詩樂者間歌之後合歌闋雅等篇用角調

讀書小記

卷下

三

魚麗

以優字為主

此與鄒葉篇參看儉不中禮者此詩便難以歌矣

鹿鳴禮樂備矣魚麗嘉魚品物備矣南山祝頌備矣而大雅行葦一詩獨兼此數義又益以射

由庚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又曰由庚廢則陰陽失道矣

南有嘉魚

以樂字為主

崇邱

序曰崇邱萬物極其高大也又曰崇邱廢則萬物不遂其生
南山有臺

此詩用之鄉飲酒甚合今但歌其首章而無無筭樂
以尊字為主

由儀

序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又曰由儀廢則萬物失其
道矣

以後合樂闌雖等

琴蕭

頌美而寓規戒聖天子之言也下二章皆燕諸侯則非上下

讀書小記

卷下

四

通用矣意其後通用之與

序曰琴蕭廢則恩澤乖

湛露

前二章仁之至也後則仁而義行于其間

彤弓之什

彤弓

梅按後世待功臣一片私心古聖人如光風霽月豈有一毫

繫累于其間哉道為之也

菁菁者莪

損之六五亦云十朋之益

菁莪六月乾巽之交也日中則昃月盈生魄

吾邑鄉飲酒却歌菁莪于義雖通而非古人所有

以上十六篇為正小雅此古今一大升降也

六月

匡王國佐天子定王國憲萬邦筆大如椽

三章之戒懼四章之奮揚與出車同

末章張仲孝友句更結得生色

商中興者五王周則宣王一人而已

采芑

結出獵狁字何其驚拔○以上二詩合大雅江漢常武並下

讀書小記

卷下

五

二詩看

車攻

梅按成王七年營洛○此詩合瞻彼洛矣篇看

赤芾金舄復見漢官威儀

吉日

以上四篇與周禮夏官相表裏國家衰微敗壞之餘須以此

振興之學者讀此可以振其惰氣暮氣而亦可以能軍矣

鴻雁

庚午辛未吾晉饑蝗螟為菑流民南徙就食于豫多餓死者

可哀之甚

庭燎

此兵家所謂朝氣銳也衛文星言夙駕亦然

沔水

敬是聖聖相傳之要訣非僅河亂

鶴鳴

此篇已備理學之精要何處更尋理學宜書座右

祈父

梅按六軍鄉遂之士供貢賦衛王室而已戊申之怨可見朱傳六軍之士也句自有遠識蓋天子討而不伐也

周宣亦恐黜武矣故大雅以常武名詩其意微矣○注千畝

讀書小記

卷下

六

在晉

白駒

此詩可謂情至矣與杖屨緇衣同看使人低徊不盡也賢者殆有故而去耶

我行其野

末二句良可玩味○註王氏所論教與刑詳見地官大司徒噫世教衰民不興行弊也久矣周禮且不列于學宮矣

斯干

所言妣祖兄弟子皆切近但夢說頗覺迂遠耳故不列大雅

無羊

通篇一幅畫圖妙妙二詩皆言占夢左氏往往如此

節彼南山

通篇刺尹氏行政用人之不平以致天怒人怨之亂而末章歸于王心也王疑平王

正月

此大夫憂亂也一片愁慘氣象無異北風雨雪也悲夫大夫憂亂由幽王之淫虐棄賢而使小人得志也○末章仇

仇二句負且乘亦可醜也

十月之交

首三章天變也中三章小人道長末二章君子道消否之象

讀書小記

卷下

七

也○日月五星皆隨天左旋注仍曆家右行之說非定論也詳見性理天度一段○四章宋理宗閔馬丁當三凶四木何

以異是○梅按上大夫即卿也下篇正大夫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又曰大夫謂六卿及中下大夫則上大夫非卿而何

○末章十月詩人不免誹怨矣然以安命結之抑何厚也

雨無正

通篇責臣極為詳盡可作臣箴也五六章繫一步婉摯之甚亦可感

如彼行邁句正為惡也

小旻

首章王惑也二三四章描寫邪謀盡情盡致五章不能斷以從善也末章憂亂也大夫傳洪範之學故下視一夥謀夫如糞土

小宛

小宛一詩脩身齊家之道備矣孝弟慈俱包得其謹厚君子與

小弁

小弁一詩亦足令人痛心墮涕也幽王之無道甚矣

巧言

二三章五言君子歸咎于王也後三章深鄙小人痛快絕倫

讀書小記

卷下

八

大夫之所挾持者大矣○范武子引如怒四句議卻克最為妙論

何人斯

何人篇字字微婉使讀者惶愧無地蘇公儘大樣也

蘇公司寇見周書立政篇末○三何字六胡字皆疑辭也妙

巷伯

通篇嫉讒也結處煞有關係

谷風

古今貞恩背義之友讀此何如也詩亦怨而不怒

蒙莪

人子三復此篇能不動心泣下然掩卷而忘之何耶

大東

首章潛焉句冒通章

民困極矣上之人何忍心哉後三章無可奈何之甚文亦奇絕人主當書座右也

四月

此詩真可哀也已莫知其尤寧莫我有王其寢耳乎廢為殘賊句罵得快○莫知其尤句慨然

北山

世事不均真爾爾非憂父母又何言○後面或字十二見詩

讀書小記

卷下

九

豈有法定體哉○毛詩以為大夫刺幽王○以下三詩較四牡諸詩有盛衰之感

無將大車

如無田甫田體異于君子之不憂者矣

小明

自傷而復戒僚友可謂忠盡矣後齊襄使連城管至父戍萊

邱逾期而謀作亂與此異矣

鼓鐘

此詩極有涵蘊二德字是眼○末章敘古樂極核括

楚茨

梅按此即采蘋詩也見玉藻○妥即參神也楚茨之言祀禮最詳與中庸達孝章互看

首章我黍與與四句緊承上連用四我字○以為酒食四句緊承上連用六以字○二章享暨祭祊近廢其禮○三章婦苾苾賓獻酬近廢其禮○四章飲福受胙○五章送神徹饌

○末章當與大雅行葦四篇互看蓋燕毛之事

使君壽考句前標也子子孫孫句後標也末句竿頭更進

梅按此篇詳禮而畧樂下篇亦然

信南山

楚茨信南山二篇論祭祀與祭義相表裏

讀書小記

卷下

十

首章田功二章雨澤三章獻黍稷四章獻瓜蒚五章迎牲六章苾苾

甫田

首章力農二章奉祭為農三章感農四章報農

大田

首章耕種二章除田害三章望雨澤四章斂穧

梅按甫田大田為幽雅可耳楚茨南山只是內祭

瞻彼洛

直似車攻篇○有統馭一世氣象東遷以後不復見此氣象

註六師圻父所掌

裝裳者華

首章心寫虛胃說二三章就儀度說末章又從外說入裏去議論一層深一層也前篇美武事此篇美文德盛世君臣如是○此與桑扈大約類裝蕭

桑扈鴛鴦合批

桑扈似南山裝蕭鴛鴦似天保

以乘馬與君子亦近襲

頌弁

詩大類伐木纏綿坦易之意溢于言表

車牽

讀書小記

卷下

十一

詩頗類閨雎桃夭○以德字為主與齊之著別末章注中道而廢力竭而止也不竭則不止也

青蠅

宋人作蒼蠅賦本諸此

賓之初筵

首章與大雅行葦之三章泰看

二章與楚茨泰看

後三章描寫醉狀入畫矣唐人飲中八仙歌具此筆妙而用意不同李白復作酒功贊何與○書之酒誥詩之賓筵也庾間酒戒云溶金疊碎玉蓋因酒星子上天焚醉籍于秦坑

魚藻

前二章中天下而立末章定四海之民

采芣

此與裳華桑扈相類懷諸侯之道

角弓

古今小人與任小人者之情狀寫得曲盡

苑柳

即以此為齊威王所作亦可然烈顯之際亦何由得上帝甚
蹈之句也若彼人二字則不啻怒叱時矣此春秋之所以作
與烈王在春秋後數百年也

讀書小記

卷下

三

都人士

一望字四不見字意境悽然

黍苗

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黍苗之謂與

鴈桑

絕類緇衣杖杜諸詩也末章尤情至

白華

與柏舟綠衣諸詩相類屈三閭之離騷亦然

絲蠻

此篇即西銘所云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杖杜葛藟

同此乾戚

梅按絲蠻只首二句比亦可錄葉篇即所荐之物以起興亦
可詩之比興固無定體也然則周南兔置作賦體亦可類升
賦而此不用興亦可小星作賦體亦可

瓢葉

此詩淡而不厭

漸漸之石

此詩倘出之人君則與出車一篇何異哉可慨也夫

苦之華

如讀鬼爰長楚諸詩哀甚

讀書小記

卷下

三

何草不黃

此與王風何異陡起三何字痛心之至

小雅總論

讀前二什使人慕讀後六什使人喟古之作者其有幸不幸
乎上下數百年不能無感于陰陽消長天時人事之際矣
朱子曰讀史最損人神氣然亦無奈何予謂讀變雅亦然
者宜錄正雅另為一冊時置案頭並二南讀之變雅備觀省
可耳書經亦宜如此讀春秋則不可以此例之

宣之詩視菁莪以上一變矣幽平而降一片衰亂氣象外君
子而內小人民之生于其際者難矣赫赫宗周淪胥以敗悲

夫

大雅

文王

梅按此篇與召誥相為表裏

前三章以德受命四五章以德代商代商亦受命也末二章

戒王也章法如貫珠○有虞殷自天即殷之末喪師四句無

聲無與越下二句中庸以為至德淵微所謂太極本無極其

旨深矣

總註歸重敬字極精妙輔氏說亦妙中庸後半部言天道同

此旨矣

讀書小記

卷下

苗

大明

首二句一篇之骨其于天人之際深矣

絲絲瓜瓞

前七章天作高山太王荒之之事後二章文王康之四句之

事

此可見英主開國氣象聖人無為而天下歸之氣象末二章

想見過化存神之妙

召公戒成王亦三篇列正雅之末

域樸

前三章無思不服後二章以德服人之事

此詩信非周公不能作

旱麓

三章知人也四章知天也

此與中庸大孝章相表裏其于天人之際深矣

思齊

此篇述聖人之德詳盡無遺萬世道統治統之祖也宜銘座

右以上三篇可想見聖人氣象矣論孟皆以孔子接文王之

統蓋周德惟文王為獨至

末章無斁二字括盡一篇即至誠無息也

皇矣

讀書小記

卷下

五

此詩是周先公實錄而開手從上帝說來真超絕一世之見

識超絕一世之議論非周公孰能與于斯

為此詩者其知天乎知人乎天視聽自民視聽至矣哉○此

篇純乎天道真聖人之詩也

四章其德克明君道備矣五章登岸聖人境界末章是致是

附仁之至也

靈臺

首章勿亟仁之至也二章萬物各得其所氣象

下武

梅按此篇孝字德字天命字與中庸論舜大孝處脗合無間

皆與考經相表裏

文王有聲

四章維翰翰與辟自不同之屏之翰方伯事也

此與皇矣篇皆以安民為主乃君道之要也靈臺篇則安民之效卜武篇求德配命考思則安民之本

生民

此與納夏相表裏但詳畧異耳

梅按前什皆陳戒之辭此什乃兼受釐言

行葦

梅按此詩近小雅伐木頗弁而與楚茨末章之燕正同

讀書記

卷下

十六

既醉

此即楚茨末章小大稽首云云也

注舉真當在各奏爾能賓載手仇之後

假樂

此篇萬世人君之令則三謨之亞也

此即楚茨末章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意

此篇冠冕正大真大雅之音矣

公劉

開國氣象富庶氣象君宗田賦見大畧矣

洞酌

此篇與上篇皆主安民下篇則知人之事與臯謨同

卷阿

梅按是詩作于成王十年時召公為三公

大雅自文王至此十八篇為正經

民勞

召康公之後穆公作民勞

見不善而不能退正坐縫紉耳拈出妙甚

卷阿進君子也民勞退小人也世之否泰恒由此矣

上帝板

三四章情事如畫是真老夫灑灑者矣從狂小子情不畏明

讀書記

卷下

十七

哀哉五章莫我敢葵豈非衛巫監謗道路以目耶○無字凡

九見真老成訓戒之言二篇皆有小子字意其同僚年少而

居高位者與流弊之變此輩釀成之

通篇天民並言末章獨以敬天結之所以深警之也末章亦

為學之本張子之言其示學者深矣

召伯凡伯所謂詭隨為猷不逮多是指榮夷耳

蕩八章

前二章言其任小人三四章歸咎君身也五七章言致亂

驪禦格克必指榮夷也

抑抑

前八章明修身治人之道後四章乃切責之應第三章之意
紆曲詳盡如父兄之責子弟武公之自治深矣抑因以諷厲
王與此詩大有益于學者當合衛風淇澳讀之

二章勗之三章責之四章勗之五章勗之六章戒之勗之七
章轉深勗之八章通人已說九章泛說聽言十章說到已身
上末二章言天以警之

桑柔

此篇甚哀慘必是奔彘之後共和時詩

前四章憂亂也後十二章刺王不用君子而任小人蓋與蕩
之篇同而言之序不同也○厲王時淮夷西戎皆入寇故征

讀書小記

卷下

六

役繁興二三四章正首章所謂瘼此下民也

六章十畝之間桑者閒閒天地閒賢人隱七章又一轉君子
道消也十一章前四句總結上六章也貪亂即周人逐之出
居于莒之事

雲漢

八章自獨俾臧如以榮公為卿士芮良夫諫之不聽是也

仍大夫可謂善頌矣不為譽語但述王言到底而王之賢自
見唐人送李愿序倣此體○雲漢憂旱視湯之六事自責有
間

崧高

首章美功末章美德周之封建見大畧矣○首句起得冠冕
烝民

二五六章修身之道脩矣三四章臣道脩矣

韓奕

娶妻二章近風體而前後四章自能重大雅

此見周室親親懷諸侯之道而春秋不書即位之義蓋有在矣

江漢

前三章叙經營疆理之事四章以後又可見後之周召克紹
前之周召也末以文德結之最妙

常武

讀書小記

卷下

五

合上篇及小雅六月諸篇周宣誠英武之主

離之上九有嘉周宣以之

瞻印

首章蠹賊字下得快民勞曰寇虐蕩曰寇攘四月曰殘賊孟
子曰民賊四章諧始厲階莫大于申后事而寵石父之罪亦
難道矣石父善佞而好利鞠人三倍其必有所指矣五章威
儀不類如舉烽火裂繒遊淮上皆是

劉向著列女傳以成帝廢許后而嬖飛燕與瞻印之詩正等
前二章言蠹賊罪畧三四章言由于任婦寺五章承上起下
末二章憂亂也結處猶有望之之意亂非降自天生自婦人

正伯陽父所謂既成矣無可奈何

名旻

首章兩無正所以作也三章趙叔帶所以去周如晉也六章寫盡千古昏主○劉向著洪範五行意在成帝之任王鳳與此詩同史稱尹氏祭公導王為非小雅言尹氏皇家伯仲允番聚蹶橘即此詩所指昏祿云云也詩人其柱下伯陽父之儔與

周室君臣惟文王周召為最故詩終始繫以三聖焉風雅頌皆以文王冠篇此刪定之微旨也若共和中興詩足亦不得中行而思任伯耳其置之變雅宜矣以上二篇皆陰否之

讀書記

卷下

三

象

大雅總論

梅讀周官立政知周之所以興讀小雅節南山十月之交大雅瞻卬召旻知周之所以亡後世用人者可以鑒矣

正大雅十八篇成王後詩變大雅屬五篇宣六篇幽二篇次第井然非若小雅八什錯雜無倫脊也正變之際感慨係之而西周亡矣亂極思治其在春秋乎

至矣哉文王之德乎無然畔援無然欣羨誕先登于岸此聖學之至要也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聖人之至德也雅在宮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咎

亦保見聖德之亶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乃聖德之穆穆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大德者必受命也雅頌數段一唱三嘆誠使人畢然高望悠然達志也○朱子曰文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見其若有所勉耳妙妙

正雅多述周先世之德而文王之什及于文王者九則知文之德至矣次什並及后稷公劉則知周之德遠矣十八篇始于周公之三篇終于召公之三篇與周書無逸立政召誥及幽風七月相表裏則知周召之告君者至矣今讀之猶見古聖人之正心修身盡性至命明明德于天下達上下而通

讀書記

卷下

主

海鳴呼何其盛也獨行葦四詩頗不一律意其受釐者與而嘉樂則亦君道之至備也變雅屬五篇宣六篇幽二篇以正大雅迥然異矣要皆以宮調叶之如禮月令土王律中黃鐘之宮者良非誣云

周頌

清廟注

梅按成王七年承武王之志定鼎于郊鄒今洛陽地也

維天之命

與上章皆主德言上從人心言德此從天命言德可謂至矣非文王不能當此非周公亦不能作也

以上二章言德不言嘏可謂穆如清風矣

維清

文世子下管象注云文王之舞維清乃象舞之樂歌

典即德之用

烈文

後世務強顯耳國之制也滋甚前王不忘即清廟一詩可見矣孟子言仁義正強顯也七篇皆然

天作

此猶大雅絲之篇也子孫保之猶曾孫篤之

此篇開創氣象下篇守成氣象

黃帝八記

卷下

三

我將

上篇基命此篇保命皆言夙夜其秉文之德深矣

時邁

此為告神之辭故若疑若信而終言保命與我將同

樂記五成而周左召右武坐致右憲左

玉藻曰行呂肆夏又見禮器鄭世子以此為大武之五成

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梅按周禮鍾師掌九夏尸出入

奏肆夏客出奏陔夏

思文 幽頌一

躬稼以饋禹緒陳常以啟桓撥稷德至矣

臣工 幽頌二

王置田官而戒之其得于幽風無逸者深矣

主新畬到底而來牟二句所以歆動之康年鍾艾預道之皆

歆動之辭

噫嘻 幽頌三

周禮遂人治溝洫夫間有遂遂有徑容牛馬十夫有溝溝有畛容大車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潏潏上

有道容二軌萬夫有川川上有路容三軌以達于畿此鄉遂

用溝洫之法也用之近郊均按此王畿千里甸服五百里內

一百里六鄉六遂之地所謂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者也

黃帝小記

卷下

三

六鄉四同六遂加八十二同比閭族黨州鄉里都鄙縣在是

焉

古者置農官吏與民親後世井田廢而吏民隔矣

上篇注甸徒亦似主鄉遂也周制分甸地為六遂謂之邦甸

之賦以中大夫治之

振鷺

此與烈文皆始美之終勉之而勉之處極含蘊烈文宜居此

詩之次

註二王之後○殷之後非武庚即微子微子賓王則在成王

時

豐年 幽頌四

今日報賽之樂惟八仙慶壽曲耳可笑也

有聲

周公制禮樂審音制器而集大成郁郁乎文哉

難

周禮獻人春獻王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叔鮪

難

諸侯以下歌振鷺

文王具有燕天呂後之事如湯亦具有及爾斯所之事

載見

讀書小記

卷下

音

梅疑此或獻諸侯之詩

有客

與振鷺又不同蓋微子之賢又非東樓公比也○情至

梅按武庚既誅乃封微子用殷禮樂宋古商邱地今歸德府

武

所謂始而此出再成而滅商發揚蹈厲夾振之而肆伐也

梅按文王世子注象舞非武舞

閔予小子

一字一淚聲情畢出今日讀之猶使人淫淫淚下真純孝之

言也夫子稱武周孝之至信哉

訪落

此後世經筵召對之意而其言之親切有味則古人獨有之

梅按呂東萊曰舜除堯喪格廟而咨岳成王除喪朝廟而訪

羣臣皆百代之正禮

敬之

以上三章皆已丑四年作

讀此二篇知成王之力于學者深矣所由宥密斤斤與

小志

此當合金縢及狼跋破斧九或詩看夫子錄秦誓亦此意

載芟良邦

讀書小記

卷下

音

二篇畫出兩幅農家圖

絲衣

近祭祀省牲而不省器省蠲故前夕不至堂下而士亦無徂

反之儀

附

梅按幼則舞勺以學武長則舞象以學文勺周公作也言能

勺先祖之道也○二時字包括甚大須看其氣象○此亦所

謂始而北出也養晦所謂戒脩已久總于立綴

桓

此即六成復綴以尊天子以內事末句可見

保有厥士所謂未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下車而封夏殷之後

齊

所謂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將帥之士使為諸侯

般

大武六成鄭世子以於鑾為一成邁劉為二成徂求定為三成陟高山為四成明照有周為五成綏萬邦為六成與樂記合○此正南國是疆事與時邁前半同

魯頌

梅按明堂位修陳魯禮樂之盛而不知其僭其失與魯頌一

指書小記

卷下

三

也魯頌其頌之變乎○列國錄變風而魯獨取頌亦為尊者

諱之意

有駟

此必與燕之臣所作

泮水

五章頌離之剛明出征而倍未逮也倍字疑誤

閼宮

魯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閼宮當合羣廟言

商頌

長發總注

梅按議禘祫者互有異同當以朱子為定論

殷武

此所謂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首三章中興之事五章中興之盛四章中興之本讀說命三篇則知此篇之本矣商之聞于前者惟相土而嗣興者賢聖之君六七作周之聞于前者公劉三后而中興者惟宣王二人耳此篇神武氣象已開周宣諸詩之先

全詩總論

讀三百篇便欲下視離騷何況晉魏以降諸詩也今人羣稱供奉工部子終謂其泥于辭而不通鑒士乃又規規于四句

指書小記

卷下

主

一連兩句一截之見何其陋也但看孔孟之論詩真如日月之麗中天



春秋小引

國家取士原以經明行修者為入穀典至渥也每見帖括家率多摩擬廉經題目標錄旨趣以應故事而于全經大義茫然不求悉解噫嘻陋哉若雪庵先生否否六經微奧窮年矻矻遵纂之歲尤酷好春秋有曰如嗜烟膠之不可離而于公穀左胡四大傳無一不了然心目間凡人所脫畧不究心者先生必另具隻眼或以學庸論孟解或以詩書易禮解或以史記諸子百家解隨筆所至見解高超而經之義蘊獨類可以旁通焉乎先生一片苦心詎可湮沒無聞耶余同學張子蔚也慨然樂為先生表章之奈先生易簣後原本竟多散佚二足偏搜及門手抄讀書小記

春秋小引

後學孫鍾靈龍川甫書於臨槐書院

春秋札記卷之一 提要

雪庵范爾梅手著

後學 孫鍾靈 集校

列國圖說

梅按此少邠邠郭都甲氏留吁腐咎如諸國

諸國興廢說

周敬王三十九年魯獲麟

越禹之苗裔少康庶子也封會稽以奉禹祀二十餘世至允

常魯昭五年始見經哀二十二年滅吳橫行江淮稱伯王後

四世滅于楚

春秋札記

卷一

徐贏姓子爵伯翳二子大廉后為秦若木為徐徐子處潢池

東行仁義得朱弓赤矢以為天瑞乃稱偃王魯僖三年徐子

取舒始見經僖十七年伐吳始稱人昭三十年吳滅徐 蔡

叔度以畔誅其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之

綱領

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

滅同姓名

提要

欲知春秋係王年平王四九魯隱元隱之四載桓王立魯桓

十六是周莊我莊十三僖王嗣十八之年係惠王惠子襄王

僖九立文九頃王十五匡定王繼世宣三載成公六載簡王
當靈王位起襄初立襄廿九時實景王昭廿三年更敬王定
及哀終共此王

殊會四

殊會一定王世子三外吳也

制楚得失

晉悼宜列五伯宋襄亦何足云

春秋札記

卷一

春秋札記卷之二

雪庵范爾梅手著

後學 孫鍾靈 校集
范季隨

隱元年已未

燕繆七年

元年傳

大哉言乎

春王正月傳

此句難解不得不如此解然終是說不去此春秋第一大關
鍵此處差則解經之差者多矣

春秋札記

卷二

梅按周雖三正迭用然必並改時矣春秋明明可據不必更
援他經如果以夏時冠周月則當曰冬王正月冬二月春三
月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詩咏叔于田二篇所以克之由也

段不勝亡去而衛州吁求與之友小人各以類從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貽傳

惠公嫡夫人孟子無子公賤妻聲子生子息姑宋女仲子生
桓公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穆公亦賢主也桓公之舅氏

二年庚申

春公會戎于潛傳

易道也絳陽之論洛書吉甫之薄太原

晉季及後五代之亂可觀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梅按桓公三年公子翬逆女君子譏之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左傳可據也然今皆從引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春秋札記

卷二

二

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

三年辛酉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宋穆公嗣兄位三讓而受之卒托司馬孔父立兄子與奪而

使子馮出居鄭賢哉視州吁段何如

四年壬戌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宋忠曰周封杞居雍丘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故莒取牟婁牟

婁東邑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吁自立而燕燕之詩作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衛為叔段伐鄭請宋陳蔡與俱許之三國無復一毫人氣矣

衛賦擊鼓並及陳宋有以也又傳孔子告哀公是春秋大主

綱亦胡傳之大主腦○梅按此與夏國圍戚畹同又按宋世

子馮出居鄭殤公立忌馮而伐鄭自是二國交惡經首書宋

尤罪宋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傳

梅按右宰醜衛大夫石碯與陳侯謀使醜進食因殺州吁快

哉陳桓公母家也而黨惡伐鄭故殺州吁書衛而不及陳

春秋札記

卷二

三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石碯迎于邢而立之

春公觀魚于棠

公曰吾將畧地焉

六年甲子

秋七月傳

中庸天道人道並言亦此理也月令一篇亦此理也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按歸鄭見莊四年

七年乙丑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傳

按方伯字未確六帖易鄰國為是

八年

丙寅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寄過滑傳志外之過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異于古

之不期而會者矣

庚寅我入枋傳

穀梁曰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

九年

丁卯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傳

世降至此

春秋札記

卷二

四

十有一年

己巳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按史記公子翬請殺子允隱公曰有先君命翬懼反諸公子

子允而弑公子為氏時公祭鍾巫也鍾巫祭名桓公名允

總傳

梅按程氏之說終未安易先天圖復臨泰非春乎壯夬乾非

夏乎始遯否非秋乎觀剝坤非冬乎其意其象皆合周之改

時非謬也春秋何為以夏時冠周月乎

桓公元年

庚午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見盟越傳鄭欲得許田自廣故有垂之會許田與枋詳見隱

八年

二年

辛未

及其大夫孔父

按史記督利孔父妻乃宣言曰殤公十一職民苦不堪皆孔

父為之遂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殺殤公而迎穆公子馮

于鄭立之是為莊公督為相

按孔父嘉孔子六世祖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傳

澶淵謀宋災之小而不討蔡之大亂故取之

春秋札記

卷二

五

夏四月取郕大禹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臧哀伯諫不聽

秋七月杞侯來朝

文公末年來朝

九月入杞

左傳討不敬也

三年

壬申

公會齊侯于贏

左傳成昏于齊也

公子翬如齊迎女

齊風著譏不親迎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莊八年無知弒君蓋年之子也

四年癸酉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梅按桓王時糾與桓可謂紙糊宰相矣春秋書名嚴矣

去秋冬二時見七年傳

五年甲戌

葬陳桓公

桓公戴鳩父

春秋札記

卷二

六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梅按交質交惡取麥取禾其來漸矣射王中肩不已甚乎春

秋隱之其旨甚深哉

冬州公如曹傳

地理志北海有營陵淳于公之縣又杞改號曰州而稱淳于

公○合下實來看○六年實來傳引譚子等作合題絕好

六年乙亥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見是冬紀侯來朝傳所主非人

蔡人殺陳佗註

梅按史記以五父為另一人孟堅以厲公為桓公弟皆誤也

史記以佗為厲公生敬仲完以躍為利公其誤後學多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齊人曰展我甥兮刺同也左氏著眼同字命名之義詳胡氏

著眼子字重嫡之義大傳記宗子檀弓記公儀仲子之喪皆

此義也

八年丁丑

夏五月丁丑烝

再烝讀

九年甲戌

春秋札記

卷二

七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傳

梅按此說似鑿然亦難解

十年甲巳

鄭忽以魯為周班後鄭而怒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莊來戰于郎傳

十有一年庚辰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梅按鄭莊非惟有克段之惡也繻葛之戰射王中肩罪莫大

焉宜其身死而禍不旋踵矣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宋人不義

突歸于鄭

資宋人之力以篡國○梅按世家突即厲公立四年而奔蔡

後復入七年卒子文公立○鄭突奔蔡忽立二年疊立一年

鄭忽出奔衛傳

梅按鄭諸詩朱子率以為淫詞不依小序殊未安

十有二年辛巳

丙戌衛侯晉卒

衛殺其世子伋二子乘舟風人傷之春秋何以不書梅按通

鑑其事當在魯桓十一年夏五月宜其不旋踵而晉卒

春秋札記

卷二

八

十有三年壬午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

師衛師燕師敗績

孟子策滕與民守之紀失之矣

十有四年癸未

無冰傳

仲冬之月而曰春正則周改月並改時而春秋非以夏時冠

周月明矣胡氏豈見不及此耶

乙亥嘗傳

周八月夏之六月

十有五年甲申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傳

雍姬糾妻祭仲女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梅按祭仲迎忽六月復入忽入二年被弑詳見莊四年桓十

七年日食附注疊立一年子儀立十四年蓋突雖入櫟而不

得國者十七八年以祭仲擅權故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梅謂突不書復國而書入櫟入者不順之詞不與其復也此

則非小康之事矣于下三言伐鄭見之

春秋札記

卷二

九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突不足論矣宋衛諸君何死心哉今之人為宋衛者豈少哉

按史記宋頗子厲公兵自守于櫟是則鄭之亂宋人始終成

之

十有六年乙酉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傳

弑君之賊何嫌于納突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梅按世家左右公子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快哉黔牟

伋同母弟莊六年傳謂王治其舊惡而廢之故經書名○其

義見于突出奔

十有七年丙戌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主長勺傳疆場則有守禦之備○齊侵魯疆吏來告公曰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備字作骨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傳

梅按獻舜桓侯弟哀侯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註

突後復入

春秋札記

卷二

十

十有八年丁亥

春王正月傳

誰為此例

公會齊侯于濊

申繻諫不聽公于是乎不祿矣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裏公通焉傳梅按南山之詩曰既曰告止曷又鞠止罪桓公

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怒夫人夫人告齊侯齊侯享公公酈彭生招其嬖公死于

車○魯桓無故弑兄而以姜氏死彭生之手齊襄無故殺人之父而亦死無知之手梅按史記桓公死魯人以為讓齊殺

彭生以謝魯

莊公元年戊子

三月夫人孫于齊

留齊不設歸魯也孫字斟酌

三年庚寅

五月蔡桓王傳

雖後亦何至七年異哉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春秋札記

卷二

十

梅嘗言燕太子丹用剛紀季用柔事雖異而不得已之志

同何其悲也君子之惡齊秦深矣

冬公次于滑傳

此謂柔惡

四年辛卯

夏齊侯陳侯鄭伯過于垂

此或齊之謀紀耳傳宋句謂非儀者以儀微不敢離國外會

耳詳見二十一年

紀侯大去其國

左氏曰連齊難也史記齊伐紀紀去其邑孟子之策勝于此

參之

五年_{壬辰}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惠公殺左右公子○史記書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者非也齊襄不止淫行而又抗王衛朔不止殺兄而又抗王其罪過于鄭突

六年_{癸巳}

王人子突救衛傅

竊葛請從是何世界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春秋札記

卷二

十三

梅按黔牟奔周厥後朔遂伐周其罪大矣

七年_{甲午}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此天變之大者春秋一大闢目也如作而古通用

八年_{乙未}

按史記諸兒獵貝邱有見彭生之異遂臧天道好還信哉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傳

諸兒立拙無知秩服無知怨之遂見弑于此見春秋書弟年之義而齊襄之為天誅昭昭矣

弑其君諸兒傳

按伏公闢死史記以為主屨弟○史記亦云公之幸臣則費

等雖死奚取哉先是齊子糾來奔其母魯女也

九年_{丙申}

春齊人殺無知傳

按史記以雍廩為邑名與左氏異

夏公伐齊納糾糾小白入于齊

是時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傳梅按徒義傷勇之

論此與正叔所見同溫公乃以管仲魏徵並論失權衡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小白入發兵拒魯

春秋札記

卷二

十三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齊遺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名忽管仲請得而

甘心臨之魯殺子糾于句瀆忽自殺仲請囚

冬浚洙

不知地利人和之義

十年_{丁酉}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後之七書皆長勺之類也故戰異名
陵盟戲有足多者李牧為趙北邊良將深得此意傳後盟柯

傳所云釋怨而平可矣○文告如展喜犒齊師是也

三月宋人遷宿 宋人遷宿之不仁只讀盤庚知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郕公敗宋師于乘邱註

難字不足以垂訓後世胡傳交譏之乃見是非之公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初蔡哀侯及息侯皆娶于陳息夫人過蔡蔡侯不禮息侯怒

請楚擊之庸蔡侯留九歲死于楚其矣楚之暴也 傳晉之懷

愍宋之微欽觀此能無愧乎明懷宗得之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按莊二年季以鄆入齊又按叔姬自歸紀至此凡三十五年

春秋札記 卷一

傳 叔姬于是乎不朽矣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按史記閔公與南宮萬戰爭行公怒辱之萬遂局殺公子蒙

澤大夫仇牧以兵造公門萬搏牧死因殺太宰華督立游

為君諸公子殺游而立湣公弟禦說宋萬奔陳陳使婦人醉

而縛之蓋以賂也 傳 仲子結纓與召忽同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傳

按服虔曰萬多力故醉而縛之

十有三年

庚子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傳

北杏胡傳兼孟樓諸侯孔子一匡天下○平宋亂何以不書

夏六月齊人滅遂

小白焉得為盟主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齊歸魯侵地

十四年

辛丑

夏單伯會伐宋傳

比事

秋七月荆入蔡

春秋札記 卷二

可惡

十有五年

壬寅

夏夫人姜氏如齊

不能防閑

十有六年

癸卯

秋荆伐鄭

可惡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

于幽

是年曲沃滅晉僖王以武公為晉君幽之會曾語及此乎傳

叛盟見後詹逃

十有七年甲辰

夏齊人殲于遂

小白可慙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失體

十有九年丙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鄧遂及齊侯宋公盟

所以來齊宋之伐傳是年秋五大夫以王子頹伐王不克頹

奔衛衛帥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朔之罪不可追矣

春秋札記

卷二

六

夫人姜氏如莒

不能防閑

二十有一年戊申

春號公鄭伯納惠王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突過于衛朔矣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明知曰厲公賴有納周惠王一着○梅按厲公書爵猶綱目

于秦滅六國之後以帝書大書年號蓋有不得已耳名子之

而實不予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死有餘辜莊之不能防閑凡二十年也

二十有二年己酉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稱小君慚之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檀殺故稱公子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結昏

冬公如齊納幣

莊公猶娶于齊耶無人氣矣

二十有三年庚戌

春秋札記

卷二

七

先是衛朔伐周周惠王奔溫衛立惠王弟頹為主

夏公如齊觀社

齊因祀社蒐軍實而公觀之有童心矣

荆人來聘

孟子曰歸斯受之即書人之義

秋丹桓宮楹

可笑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傳

奇事○詩人謂之敝筍宜矣

二十有四年辛亥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可笑

夏公如齊逆女

姜氏之後又一姜氏魯莊于是乎無復人氣矣丹楹刻桷詒笑千古慶父之亂誰階之厲乎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入字微辭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曹君之位制于戎

郭公傳

春秋札記

卷二

此論何可不聞

六

二十有五年

壬子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衛朔享國亦終于懿公而已

二十有七年

甲寅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公之庸柔失禮數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友母陳女也

冬杞伯姬來

杞伯姬不如衛宣姜之女之知禮也其視紀叔姬有慙德矣

二十有八年

乙卯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伐衛與晉伐衛異傳衛朔以黔牟故伐周立頹與五大夫之罪均矣周惠二年也

大無麥禾

魯政可知

臧孫辰告糴于齊

書臧孫交讓之

二十有九年

丙辰

春秋札記

卷二

秋有蜚

蜚蝗子也一名阜螽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美叔姬之終也

三十年

丁巳

齊人伐山戎

戎病燕見燕世家

三十有一年

戊午

秋築臺于秦

興作紛紛魯莊之志荒矣

三十有二年已未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傳

莊公無嫡嗣欲立孟女之子般○莊公問嗣于弟叔牙叔牙欲立慶父公患之季友以公命使鍼季鳩叔牙魯立其子為叔孫氏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傳

孟長任字也季友立子般如莊公命先是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婦子開至是殺子般而立開是為潞公季友奔陳友母陳女也

春秋札記

卷二

年

春秋札記卷之三

雪庵范爾梅手著

後學 孫鍾靈 范季隨 校集

閔公元年庚申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請復季友也

二年辛酉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傳

端為合食與朱子說異○無所出之帝諸侯不得祖天子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春秋札記

卷三

按史記慶父與哀姜通益甚遂謀殺潞而立慶父傳官中之

門曰闕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按史記季友奉公子申如邾哀姜恐奔邾齊桓取而殺之干

奇

公子慶父出奔莒

按舊今青州府莒州前書如此書奔賊勢窮矣

冬齊高子來盟

季友奉公子申入立

十有二月狄入衛

按先焦桐公言熒澤之難乃宣惠之餘殃非獨軒鶴也

僖公元年壬戌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項羽罪卿子冠軍而斬之以其不逮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齊桓定僖公城楚邱城邢史以為存三亡國然齊衛之事不見發于春秋春秋之法嚴矣○次于聶北譏之也前救邢此

城邢善之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齊人以歸

齊桓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召而殺之

春秋札記

卷三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按史記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請奔弗聽使奚斯行

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魯立其後為孟氏與公羊異

釐公以汶陽之田費封季友季友為相索隱曰季友相申魯

國以理

二年癸亥

春王正月城楚邱

宋桓立宣姜之子申為戴公元年卒齊桓以衛數亂率諸侯

伐翟築楚邱立戴公弟燬為文公明卿曰齊桓之德斷非晉

文可並是矣然明卿于春秋之義則未也○城楚邱與城邢

不同胡氏之用意密矣

三年甲子

春王正月不雨四月不雨傳

此僖文合傳也後之人主可以鑒矣

四年乙丑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遂伐楚次于陘

史記齊桓娶蔡侯女弟為夫人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

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弟桓公怒

伐蔡○伐而書父者善之

春秋札記

卷三

齊人執陳轅濤塗

齊伐楚伯討也伐陳非伯討也故前稱齊侯此稱齊人

五年丙寅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傳

宰臣不殊會而世子殊會則班位定此義發世忽之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傳

黃父之會則又不美須叅觀之

鄭伯逃歸不盟

不可少此一辨王命非義也春秋不得而徇之故非義之義

大人弗為書逃之義深矣

六年_{丁卯}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七年_{戊辰}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八年_{己巳}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上四欵總見桓公之善獨冠五霸

九年_{庚午}

春秋札記

卷三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以目夷為相

夏公會宋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

宰周公是書法與前及以會別再言葵邱美之大者齊桓之伯終于此○葵邱今開封府考城縣東

甲子晉侯詭諸卒

晉以嬖生亂與齊會首止之義正相反

十年_{辛未}

及其大夫荀息

春秋罪里克而取荀息之節照忠信也

十有一年_{壬申}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且盡殺里平之黨

十有二年_{癸酉}

秋七月

秋叔帶奔齊齊平戎于王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陳侯欲立嬖子欵乃殺其世子御寇世子素愛公子完完奔齊

齊

十有三年_{甲戌}

春秋札記

卷三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會鹹遷杞也詳下城緣陵○齊侯使諸侯戍周以戎難也

十有四年_{乙亥}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奇事

十有五年_{丙子}

冬宋人伐曹

齊管仲卒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先是晉侯多無禮于秦又晉飢乞糴而秦輸粟秦飢乞糴而

晉弗與故春秋罪晉而恕秦○傳左傳用伐字歸字○可作

策問

十有六年_{丁丑}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退飛風疾也

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傳

季姬之于伯姬何當霄壤

十有七年_{戊寅}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春秋札記

卷三

六

按杞世家云邕之後或封英六

十有八年_{己卯}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將立昭也

罪宋也連下數節看○晉侯帥師殺叔帶而逆王歸周

夏師救齊

善魯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

齊公子昭奔宋齊人將立昭不勝四公子之徒宋師及齊師

戰于甌立昭為孝公奉少奮長春秋深罪之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孟子所以賤伯

冬邢人狄人伐衛

伐衛以救齊也前罪宋此罪衛衛文之德衰矣

十有九年_{庚辰}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傳

楚子論

梁亡

與郭公同義

二十有一年_{壬午}

宋人邾人楚人盟于鹿上

春秋札記

卷三

七

鹿上之盟求諸侯于楚楚許之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

聽

二十有二年_{癸未}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公子魚曰禍在此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傳

子魚論戰即目夸也宋襄不能用

二十有四年_{乙酉}

夏狄伐鄭

王命之

冬天王出居于鄭

曲禮曰天子不言出傳狄論

晉侯夷吾卒

懷公立重耳入于晉晉人殺懷公文公即位

二十有六年丁亥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鄒弗及

衛甯伐齊而魯與衛盟于洸齊怒而興師

夏齊人伐我北鄙

以盟洸故魯使展喜犒師齊侯乃還

衛人伐齊

春秋札記

卷三

不義○成公也左氏並盟洸北鄙同叙

公子遂如楚乞師

遂襲仲也乞師與齊為敵非義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此數節乃晉文伐楚之因

二十有八年己丑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先是楚陳蔡鄭許圍宋宋告急于晉先軫曰報施定伯子今

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

宋免矣○重耳過曹曹君欲觀其駢脅釐負羈諫不聽私善

重耳過衛文公時五鹿求食野人盛土器進之至是伐曹令

軍勿入釐負羈之宗族間數曹以不用釐負羈之言而用美

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伐衛分其地子宋以前無禮及假道徵

師救宋而衛不許也衛人出其君居襄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欲攻楚則楚甯有德欲釋宋宋又嘗

有德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之地界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

宋文公從之于是楚成王引兵歸使子玉去宋子玉請戰使

宛春告晉

楚叙其大夫得臣

春秋札記

卷三

楚讓子玉子玉自殺晉亦殺三人而民服其用刑

衛侯出奔楚

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史記元咺攻成公

公出奔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為作王宮

傳丁未獻楚俘于周天子使王子虎命晉為伯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左傳晉人復衛侯史記同壬午晉侯渡河北歸國

天王狩于河陽

冬會溫晉侯欲率諸侯朝周恐有畔者乃使人請周襄王狩

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河陽之會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晉侯執于京師寘諸深室獄

名使醫衍鳩之寘俞納橐籥貨醫晉人之刻適以見寘子之

忠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立衛侯弟瑕

昔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史記武說晉文曰齊桓復異姓今滅同姓何以令諸侯乃歸

春秋札記

卷三

十

共公

三十年

卯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魯侯為衛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數王許之乃釋衛侯衛

侯使賂周欽冶厘曰能納我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瑕

梅按殺叔武及公子瑕固非若元咺必當殺也但不宜專殺

耳春秋不去咺官所以深罪衛成

及公子瑕

吾深悲叔武與瑕之死

晉人秦人圍鄭

是以有殺之師傳 僂叔詹矣必欲辱鄭君甚矣重耳之隘也

其未聞賦變之桑矣耶

三十有一年

壬辰

春取濟西田傳

不以亂易亂孟子不以燕伐燕正等

夏四月四卜郊

胡氏以為成王賜之不知惠公僭之也書四卜不從變之中

又有變猶既灌而往之云也

猶三望

與魯論之三飯同

春秋札記

卷三

十一

冬杞伯姬來求婦

杞伯姬逆婦失無攸遂之義

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

衛成晉文皆譏

三十有三年

甲午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聽杞子之言進蹇叔而命三帥出師秦師過周北門王孫

滿譏其輕而無禮及滑鄭商人弦高犒師使使告鄭秦伐鄭

知鄭有備乃滅滑而還杞子自鄭奔齊

前此私與鄭盟此又入滑故晉敗之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需之九三致寇秦穆是也蹇叔知之矣傳書字未必仲尼筆

○左氏曰子墨衰經又曰遂墨以塋其意微矣先軫何足以知之○君子于是賢蹇叔並賢王孫滿之料秦○秦伯素服

哭師作秦誓

乙巳公薨于小寢

梅按杜氏長曆推乙巳當是十一月十六日

文公元年乙未

晉侯伐衛

晉使告諸侯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諸君朝王臣從師晉

春秋札記

卷三

主

侯朝王于溫主襄二十九年城杞傳尊獎王室句得尊王之

禮克續父功只一點起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傳

詳見左傳子上之言○後九年子西謀殺商臣而誅春秋不

去其官

二年丙申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傳

左氏曰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史筆也然而春秋之義隱矣

丁丑作僖公主

為人子者可以鑒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

觀僖公二年三年書法及文公十年十三年書法則知胡傳

之有所本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

胡氏云僖為閔公兄史記索隱皆云閔公弟而三傳以祖禰

父子昭穆為言此所當博考也

三年丁酉

晉人伐晉傳

左氏謂其用孟明而贊之以矣然則左氏不及胡氏誠遠也

四年戊戌

春秋札記

卷三

主

晉侯伐秦傳

秦伯誠有過人者晉襄雖名繼霸實則小人之雄耳

衛侯使甯俞來聘

不答泄露形弓見左傳志敬知禮見納幣傳

五年己亥

秋楚人滅六

滅文仲聞滅六曰庭堅不祀忽諸

七年辛丑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令狐之戰悖亂極矣遂至日尋于戈傳襄夫人幸也以視晉

哀姜齊叔姬幸之幸矣

八年壬寅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世有如是之人如是之事大奇大奇

九年癸卯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書僖公明子道也與歸贈參看

十年甲辰

春王三月辛卯滅孫辰卒

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滅孫也

春秋札記

卷三

古

夏秦伐晉

貶秦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註

宜申非子西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傳

觀後三年新城之盟可見

十有一年乙巳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獲長翟喬如以名其子宣伯

十有二年丙午

齊王正月邠伯來奔傳

如堯叟之論邠伯惡鑒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又貶秦

十有四年戊申

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晉使○趙盾平周亂而立匡王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傳

盾能以義斷因而反于法則可以進之于古人宜乎文子之

昌其後也意盾有鑒于令狐公子雍之事與○于此見同人

九四以剛居柔之妙

春秋札記

卷三

五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該死

齊人執子叔姬

以叔姬較衛之莊姜魯之哀姜抑又甚矣齊懿之惡大矣

十有五年己酉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傳

犁牛之子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前盟扈亦不序罪魯公也此則兼罪諸侯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叔姬歸之目由刺也我不能伐齊而齊反侵我耶

十有六年庚戌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文公總論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史記襄公夫人欲通于公子鮑不可乃助鮑施惠于國因昭公出獵而弑之則夫人之罪不可逭而鮑亦與乎弑矣傳意

十有七年辛亥

春齊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春秋札記

卷三

七

晉率諸侯伐宋聞文公立乃去蓋受賂也此鄭所以罪晉而從楚與○此與扈之盟同足徵趙盾之不義

諸侯會于扈

扈之會盟書諸侯者三蓋深惡之

十有八年壬子

夏五月戊戌齊人殺其君商人註

凡四罪齊人而此處罪齊人尤深微之至當與楚殺宜申並參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文公長妃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辟愛生子倭倭私事

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

立欲親魯許之

冬十月子卒

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

夫人姜氏歸于齊

哀姜歸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梅按哀姜歸齊戴鳩賜陳千古同悲魯無石碣奈東門何

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視季友有慚德矣不能討賊而又為之納賄朱子罪之

宣公元年癸丑

春秋札記

卷三

七

春王正月公即位

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

公子遂如齊逆女

莊公之如齊逆女已甚矣宣公之如齊逆女不已亟乎傳文公未終喪而使公子遂如齊納幣故文宣並稱

夏季孫行父如齊

夫子所以不取文子之三思也史記稱其廉忠誤矣傳王伯安謂無左傳而春秋自可見聖經豈必待傳而後明乎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惡趙盾之私也古今權臣率如此可慨也夫

公子遂如齊傳

世有能不為公子遂而不免于叔孫得臣者矣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鄭亦不能罪晉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盾不能討宋齊之亂無義甚矣至此方稍稍有精神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與崇帥師同罪晉也

晉人宋人伐鄭

春秋不釋宋亂

春秋札記

卷三

太

二年甲寅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

師敗績獲宋華元

華元以饗士不及其御而敗其實以宋伐鄭宜其敗也

秦師伐晉

亦罪晉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靈公不君左傳言之甚悉趙盾不臣春秋之旨甚微劇本衍

盾及武失其義矣傳梅按蜀漢之末魏主髦見威權日去自

討司馬昭昭之黨賈充與魏主戰成濟抽戈刺髦迎高貴鄉

公璜即位

三年乙卯

楚子伐陸渾之戎傳

王孫滿折楚子可謂英物

四年丙辰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今七庶相怨而行成者其鑒此乎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人臣臨大節不為荀息孔父則為歸生而已可懼哉此與書

趙盾同傳荀裕劉裕之之于楊裕難免春秋之誅

春秋札記

卷三

元

五年丁巳

叔孫得臣卒

得臣殆毛遂所謂公等碌碌者

六年戊午

秦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以晉侵陳猶之以宋伐鄭也楚子不能服齊慶封而況陳鄭

七年己未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傳

晉必有疑于魯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讀弔古戰場文則知致早之由

八年庚申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亂賊無人臣禮死期至矣

壬午猶繹為入去籥

杜預曰其為子卯也大矣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無貶之貶

而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傳

前段罪贏後段罪宣公胡氏提提其狀之事不置得春秋誅

春秋札記

卷三

手

亂臣之旨矣

九年辛酉

夏仲孫蔑如京師傳

屬辭比事不待讀傳而義自見妙妙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危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與晉也陳之不會後夫凶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梅按史記洩冶諫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

冶傳此段更進洩冶一層深于易矣實本家語孔子之論

梅開公曲之臣赤草蔓枝者子哀之徒也見貞定王十一年

十年壬戌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梅按史記靈公與二子飲夏氏而戲徵舒怒而射殺靈公自

立為陳侯孔寧儀行父奔楚太子午奔晉

十有一年癸亥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子以陳亂率諸侯伐陳傳合下二節觀之其義自見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視楚何如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春秋札記

卷三

主

視楚何如

丁亥楚子入陳傳

梅按叔時曰鄙語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

取其牛不亦甚乎莊王乃迎陳太子午于晉而立之孔子讀

史曰賢哉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傳

胡傳必欲說到道之盡處

十有二年甲子

楚子圍鄭

滅陳而止書入入鄭而止書圍傳按賈逵曰皇門鄭城門○

按史記鄭襄公由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許之平
潘廙入盟子良出質子良鄭伯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傳

按史記晉發兵救鄭持兩端比渡河楚人還擊晉鄭反助楚
大破晉軍于河上春秋不罪楚而罪晉蓋自辰陵之盟而春
秋始終于楚矣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諸

至此始罪楚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

盟楚而盟非持門之道苟能實德而尊士明其政刑大國必

春秋札記

卷三

主

畏之又焉用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書救以責宋也非善衛之背盟

十有三年

丑

夏楚子伐宋

宋自取之也華元之咎也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穀雖有罪實晉君不善用將佐之過也故春秋端本清源

十有四年

寅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傳

于犯盟主以救陳之叛盟耶

秋九月楚子圍宋

宋自取之圍者與見圍者皆非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履霜堅冰之戒傳深于易者見微而知著

十有五年

卯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宋魯也夷其露臺之由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註

亮史意在天下大勢亦巨眼也然于義則疎矣稱人貶也平

春秋札記

卷三

主

者在下也傳或且以二子為拔俗轍倫春秋之所希有惡知

春秋之義又有不大其平乎已者哉朱子論庚公之斯亦然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與趙無恤之滅代同歸于不仁

秦人伐晉

魏顆敗之有老人結草之報乃左氏之地吉錄也

秋螽

宣公總論見于此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政在大夫至于湫梁之會

十有六年戊辰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是年士會為政左氏不論稱人之義而特表士會之善

秋鄭伯姬來歸

見婚姻不可不慎

冬大有年

為記異聖人于宣之殺立疾之深矣

十有七年己巳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觀下文書伐齊可見自有此盟而齊魯之怨隙始矣○伐與

春秋札記

卷一

言

見代者皆罪也

冬十有一年壬午公弟叔肝卒傳

陳仲子似之而實大不同

十有八年庚午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忿兵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史記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傳歸父有張公室之謀不知本

也而還自晉禮也魯之君臣逐東門氏而使之奔則

父甚矣

春秋札記卷之四

雪庵范爾梅手著

後學

孫鍾靈 校集

成公二年壬午

春齊侯伐我北鄙

史記齊取我隆左傳作龍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人或強晉而笑齊幾不知春秋之義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春秋札記

卷四

一

國佐不辱命襄仲而晉反屈矣

四年甲戌

公如晉

晉不敬魯

六年丙子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孟獻子之賢亦為不義之舉耶

晉藥書帥師救鄭註

齊桓晉悼春秋取之矣而藥書亦有取焉

七年丁丑

齊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鼯鼠食牛角鼠口甘為所食者不覺耳

吳入州來

此實夏姬之流禍也巫臣以夏姬之故怨楚遂請晉通吳以
制楚教吳車戰以伐楚而楚始疲于奔命

八年戊寅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季文子謂穿曰七年之中一于一齊懼晉之失諸侯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春秋札記

卷四

莊姬盾之子婦嬰盾之弟通于莊姬同括怒其弟放諸齊

原屏同括之食邑○史記以為屠岸賈擅與諸將攻趙氏于

下宮殺趙朔及同括嬰齊誤矣趙朔之死在前同括之死在

後人公誤合為一梅按史記趙世家趙武程嬰及諸將反攻

屠岸賈事左傳闕焉第云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九年己卯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晉不得為盟主宜哉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是月晉范文子歸楚因以合晉楚之成也

秦人白狄伐晉

罪秦也晉亦不足以服人

十年庚辰

是年晉立趙武而反其田邑程嬰自殺

十有三年癸未

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晉將伐秦也錡將事不敬孟獻子譏之

十有四年甲申

九月僞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

左氏單言不氏之義

春秋札記

卷四

十有五年乙酉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戚

計曹成公也連下節看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辭曰聖遠節次守節下失節為

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左傳將立子臧子臧逃

宋明卿曰子臧之節與季札合

十有六年丙戌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以鄆從楚而伐鄭楚救鄭范文子獨不欲戰蔡書卻至不從東坡曰文子可謂社稷臣矣晉之亂實鄆陵之功使之然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子反醉不能戰楚殺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不見者晉人怒而不見也蓋僑如淫賊之言不足為盟主

矣詳見刺公子偃總傳○連下數條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

郤犇聽僑如之游而執之范文子言于欒武子而歸舍之文

春秋札記

卷四

四

子賢矣哉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沙隨莒丘之辱皆僑如淫賊為之

乙酉剽公子偃傳

叙鄆陵 叙沙隨 叙伐鄭 叙莒丘 叙盟危

十有七年

丁亥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是時魯侯見單子言晉難單子曰晉將有亂齊國子亦將不

免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用藥書之譌也單子之言驗矣藥書小人哉詳見史記

十有八年

戊子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欲殺藥書中行偃晉侯弗聽而書偃竟弑君及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傳

史記名壽並

然則士句韓厥之袖手惡得無罪○引而不發可想春秋之

義金仁山直書藥書中行偃何哉

襄公元年

已丑

春王正月公即位

則公三歲

春秋札記

卷四

五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榮來聘傳

春秋比事屬辭大義昭然左傳史記皆夢夢耳

二年

庚寅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見宣三大棘傳

冬仲孫蔑會晉荀榮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閼名在鄭州滎陽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哀公十三年公子申伐陳另一人

三年辛卯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
同盟于雞澤

鄭從晉耶

四年壬辰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傳

春秋立法不諱直溯虞夏之前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亦稱夫人

冬公如晉

春秋札記

卷四

六

朝晉

五年癸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殺陳

書不當是善之○伯主動與國于凶害見之主襄七年陳述

傳

卒未季孫行父卒

文子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廉忠矣惜其有如齊納賄

之玷

七年乙未

城費

後之為昭伯者有之矣然罪歸于宿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午卒于鄆

辭繁而不殺其義微而彰傳不使夷狄二句此等處游夏不

能贊一辭

八年丙申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

子產于此獨憂之○罪鄭也楚以是伐鄭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復霜堅冰于邢邱謹之

晉侯使士匄來聘

春秋札記

卷四

七

主文二年納幣傳知禮

九年丁酉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是年晉悼冠襄公于成公之廟季武子從相行禮傳智武子

明于乾元用九之義○智武善哉不戰而屈人之兵

十年戊戌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會吳于祖

殊會外之也見成十五年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主宣十二戰鄭傳只論將權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子輒

綱目書盜殺本于此史記不知此義○子產焚載書而鄭始安否則子孔亦危矣傳似孟子千里畏人之論蓋本論也

十有一年己亥

作三軍

季武子欲專公室益中軍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傳

春秋札記

卷四

八

梅按中孚信及豚魚而況于人乎○息民更始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主蕭魚傳

十有二年庚子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悼善持勝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與執良霄同

十有三年辛丑

冬城防

主中邱傳

十有四年壬寅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蒍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全論國體而殊會之義不復論 十四國之大夫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蒍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十三國之大夫○士鞅奔秦論樂氏先亡

己未衛侯出奔晉傳

衛獻不以禮待孫甯又歌巧言之卒章君不君矣伯玉之出

春秋札記

卷四

九

近關有以也

梅按春秋微辭與義後世未能盡識胡氏據左氏師曠之言

以立論固是然孫甯之罪終不著也吾不解前此鄭伯卒于

邾而子駒之罪亦不著其義微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蒍莒人邾人于

戚

七國之大夫內有孫林父

十有六年甲辰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渙梁戊寅大夫盟

特書大夫傳大夫之尊惟禮可以已之

十有八年丙午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師夜遁師曠言之叔向亦告之

十有九年丁未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孔孟取之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傳

晉殺屠岸賈類此

春秋札記

卷四

十

二十有一年己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季武子受之且厚遇之臧武仲譏其為正卿而召外盜誠是也

秋晉欒盈出奔楚

范宣子殺盈之黨羊舌虎等囚叔向祁奚言向社稷之固也乃免之○有罪奔以其母欒祁之譖也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是月廿一日庚子孔子生穀梁言十月者是也公羊言十一

月者誤矣

或曰周靈王廿一年庚戌孔子生當在襄廿二年然先生戌則有考不敢妄改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銅藥氏也

二十二年庚戌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以孟子解經○楚康不銅巫臣真英主之見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以寵觀起見殺其子棄疾繼而死益類申生○楚殺子南而適子得免于難從申叔之箴言也凡有位者可以鑑矣

二十有三年辛亥

春秋札記

卷四

十一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書法難解故傳以端本為言若畔臣之罪非左氏幾不見矣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陳侯不能保其弟何以為君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齊莊公微遣盈于沃以兵隨之○書入罪盈也合商任沙隨以觀則更進一義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臧武仲言其聞晉之亂而作如鼠之夜動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書伐晉救晉天下之大變也讀之不禁三嘆

已卯仲孫速卒 其孝足稱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孔子不諱紇不諱同申午○以防求為後

晉人殺欒盈

盈以沃反范獻子擊之盈走沃沃攻盈盈死乃自求禍也

齊侯襲莒

華周杞梁之妻不受弔

二十有四年壬子

春叔孫豹如晉

春秋札記

卷四

主

與士句言三不朽不愧使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主蕭魚傳

二十有五年癸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子產獻捷于晉詞令最善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傳

晉使趙武為政

衛侯入于夷儀

衛輒之再奔也子貢曰子鮮子展為夸儀之盟而君入明輒

之不能入也

二十有六年甲寅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傳

先是喜告蘧伯玉以納獻公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君

之入遂行公叔文子曰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傳

失信無利謂殺喜

秋宋公殺其世子座傳

宋必先腐也而後虫生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春秋札記

卷四

主

主蕭魚傳

二十有七年乙卯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燕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

霄許人曹人于宋

書法先晉與黃池同

衛殺其大夫甯喜傳

與晉患之殺里克略同○喜弑君之賊亦自應見殺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

事始于向戌其意深可嘉○左傳歸美于叔向之不與楚爭

與胡氏不同

二十有九年丁巳

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次乾侯帝在房州其義一也

杞子來盟

宋忠曰杞微小僻居東齊故稱子

吳子使札來聘傳

識國生亂論亦太刻梅按季子觀樂遽知其意魯人敬焉又

與列國賢士大夫遊尼父題其墓陳某曰吳之興以讓始于

泰伯季札繼之吾終不欲貶季子也然不稱公子不為特書

其義遠矣○東坡嘗贊札○季子不得為叔孫○以季歷武

春秋札記

卷四

苗

王律季子○以時措之宜律季子○又以變例特書証之○

至此則季子應俯首膜拜曰命札矣

三十年戊午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史記蔡侯為太子般娶于楚蔡侯通焉遂被弑故弑君者君

與有罪焉春秋畧之○崔杼亦以是弑君徵舒亦以是弑君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宋災與蔡世子之弑君何如也比事屬辭而義自見傳桓二

年稷之會宜並參彼書成宋亂此書宋災故是亦成蔡亂也

二十有一年己未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曰胡女敬歸之子子野立三月卒又曰毀也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傳

趙匡一字而展與從末滅矣然後書莒去疾入莒程子以為

正也則展與固罪也以其不討賊而立也

春秋札記

卷四

五

春秋札記卷之五

雪庵范爾梅手著

後學 孫鍾靈 校集
范季隨

昭公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季武子卒立之比及葬
三易哀

叔孫約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
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初午以備楚諭趙文子文子曰能信不為人下

春秋札記

卷五

三月取鄆

違盟也賴有叔孫豹傳豹不避難自好○莒人弑君而晉楚
不問何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奔而知過鍼亦可人鍼與趙文子論秦君其言頗可聽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討賊

莒展與出奔吳

賊奔傳亦以國氏實難解矣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此與齊悼鄭伯卒于鄆皆不書弑其義甚奧胡氏亦不得已

矣故曰以申之會而不書弑也雖然吾猶疑之○是亦天王

狩河陽之義畧一時之迹而存萬世之經也傳劉定公秦鍼

皆知趙武不年是年冬果卒

二年

辛酉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起曰周禮盡在魯矣起亦可人

夏叔弓如晉

如晉報起之聘辭勞館之禮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春秋札記

卷五

惜也殺之不早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傳

宿武子也此可以觀魯之君臣矣○魯之展禽鄭之國僑自

有妙用使行父而在亦必能為此言矣胡氏誠有志于聖人

之用者

三年

壬戌

冬大雨雹

申豐論藏冰見四年

北燕伯欵出奔齊

是年叔向與晏嬰論國政

四年癸亥

春王正月大雨雹傳

左氏叙申豐之書而未有本論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

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有三不殆之

辨乃許之○椒舉以禮匡楚子因問會禮于成向子產是時

昭公不往却好傳度即圍○晉侯不許而為其臣女叔齊所

惑左氏亦似取其言矣○天誅之春秋誅之而十二國君臣

如齊景之涕出女吳甘受巾幘之辱可謂知天乎○嗚呼哉

春秋札記

卷五

三

春秋也知者鮮矣○賢者謂叔向等

執齊慶封殺之

椒舉諫戮慶封楚子弗聽○左氏載慶封復楚之言可發一

一笑穀梁曰春秋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宣伯倚如之弟

豹庶子叔孫婁立而殺豎牛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賞私勞

不可能也是年子產作邱賦渾罕論之

五年甲子

公如晉

司馬侯曰是微也不可謂禮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吳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蹇由不畏蠻鼓而吳早設備

楚無功而還

六年乙丑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鄭人鑄刑書

七年丙寅

三月公如楚

楚章華之臺成與諸侯落之

春秋札記

卷五

四

八年丁卯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按招殺偃師立留為太子哀公欲誅招招發兵圍公公自經

世子之子吳出奔晉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招卒立智為君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陳赴楚楚殺陳使者即司徒招發兵伐陳智奔鄭史記係四

月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

楚公子棄疾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

許遷于夸九年事也

中國無伯也

秋仲孫矍如齊

殷聘禮也

冬築郎囿

書時也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招子規之

十年已

夏齊樂施來奔

方通聘而納叛臣非義也

春秋札記

卷五

五

魯以孔子為委吏

十有一年庚午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刑其士卒七十人

冬十有一年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使棄疾為蔡公

十有二年辛未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穆叔譏其賦蓼蕭而不知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愁不克以費叛愁遂奔

楚子伐徐

聞祈招而不能自克死期至矣

十有三年壬申

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筮得坤之比子服惠伯論之悉矣費果畔南氏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傳

史記叔向論子比詳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傳

比不足以為君終不出叔向之料漢更始似之

春秋札記

卷五

六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

深惡此會也為其不務德而以力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

深惡此盟也叔向于是乎不免習氣

公不與盟

不與却好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平初立欲和諸侯○悼太子即偃師史記分為二人非也

○世本曰平侯廬者靈侯般之孫太子友之子世家以為景

侯少子○書法與城楚邱同其意深微

公如晉至河乃復

三見○請季孫晉使景伯辭

吳滅州來 楚附庸也吳取之封季子之後

夏蔡朝吳出奔鄭傳 費賊臣

十有五年甲戌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傳

圍鼓鼓以城叛弗許請以城降不許後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冬公如晉

春秋札記

卷五

七

晉晉之葬晉昭公魯取之

十有六年乙亥

季孫意如如晉

卿之葬事畏晉也

十有七年丙子

秋郊子來朝

郊子論官仲尼聞而學之

冬有星孛于大辰

禘憲言四國同日火子產不用

十有八年丁丑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灾傳

鄭君欲穰之子產曰不如修德

十有九年戊寅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此駁歐陽之論其法甚嚴孟子論子產惠而不知為政用春

秋之法也

冬葬許悼公傳

君子于許世子終有不忍絕者

楚放世子建于城父既而殺伍奢父子城父司馬乃奇士也

二十年己卯

春秋札記

卷五

是年齊景與晏子符竟因入魯問禮于孔子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傳

貶延陵而褒子臧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傳

是年楚世子建奔宋楚殺其傅伍奢及尚伍員奔吳○是年

孔子適周問禮于老聃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亂臣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鄭公孫僑卒

二十有一年庚辰

公如晉至河乃復

鼓判晉二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辛巳

冬十月王子猛卒

悼王見弑而子朝亦奔皆景王之罪也

二十有三年壬午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

夏

公子光帥師

春秋札記

卷五

九

天王居于狄泉

大義炳炳

二十有四年癸未

叔孫舍至自晉

叔孫得二賢

二十有五年甲申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晉趙簡子有功周室亦鄭太叔之力○有厭善喪厭善

有鶴鵠來巢

魯大夫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曰鸛鵠來巢公在乾侯鸛鵠入處公在外野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傳

季氏與郈氏聞雞平子怒侵郈氏郈昭伯亦怒臧昭伯之弟

會偽讒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因季氏人平子怒因臧伯老臧

郈氏以難告昭公公伐季氏○子家魯大夫仲孫氏之族名

駒謚懿伯○叔孫氏之臣駸戾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

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

氏勝亦殺郈昭伯三家共伐公公遂奔齊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傳

春秋札記

卷五

十

元公其有感于華向之背而為此與

二十有六年乙酉

夏公圍成傳

史記子將即梁丘據左傳作子猷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麇瓦欲立子西子西怒不從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晉師及劉單之師攻子朝克之趙簡子黃父之會至是成矣

扈之會何碌碌也

二十有七年丙戌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傳

齊之梁丘據晉之范鞅皆喪心矣貨利之于人甚矣哉幸猶

有戊周一著○義不勝利惜哉

冬十月曹伯午卒

史記曹伯朝宋宋囚之曹立野悼公死于宋

二十有八年丁亥

公如晉次于乾侯

如晉求入晉六卿受平子諫晉君晉君乃止居公乾侯

二十有九年戊子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傳

春秋札記

卷五

士

服虔曰大夫稱主比公于大夫故稱主君公恥之去乾侯

三十有一年庚寅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傳

平子布衣跣行回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納公衆不從

晉人止然則士鞅之罪可勝誅哉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賊奴才

三十有三年辛卯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公遣人誘而取之

夏吳伐越

越得歲而吳伐之

定公元年壬辰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孟子謂為士師則可以殺之意猶是也傳不襲城之罪易知

也專執之罪鮮有知者須看傳中難字猶字

立煬宮傳

此義知者希矣

四年乙未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祭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春秋札記

卷五

士

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會十八國師不直一文晉之保利棄義甚矣不知劉子于此

何如耶經不書伐而書侵可惜之甚也蔡昭朝楚持美襄二

獻其一千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讓蔡

侯留楚三年蔡侯獻裘于子常乃歸之晉請伐楚

楚人圍蔡

召陵之會無功而楚益橫矣不知蔡與子胥之恨方深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柘舉楚師敗績楚

囊瓦出奔鄭註

蔡使其子質于吳傳楚納子朝大罪也故稱子以善吳書以

以罪晉書人以敗楚○楚納吳之亡公子子西諫不聽妙
蔡何幸也蔡怨子常故奔

庚辰吳入郢

子胥鞭平王尸其志亦可悲矣班處于宮則吳君臣之罪非
子胥意也次年申包胥以秦師復楚子西亦有收聚散卒之

功

五年

丙申

夏歸粟于蔡

是年王人殺子朝于楚包胥救楚吳去楚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傳

春秋札記

卷五

三

是年陽貨私怒因季桓子與盟乃舍之

叔孫婁不賞私勞與晉惠之殺里克不同魯之宣定皆有漸

德矣

八年

己亥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吳召懷公因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左傳潞公名周即孟

子陳侯周

九年

庚子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梅按是月孔子為中都宰

十年

辛丑

春王三月及齊平

辛丑魯以孔子為大司寇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傳

主禮字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憂在蕭牆不獨一季氏矣

宋公子地出奔陳

罪宋君也宋以嬖黷召亂○以黷故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春秋札記

卷五

古

罪宋臣

十有二年

癸卯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孔子言于定公使子路墮三都梅按魯世家綱鑑皆云十二

年墮都孔子世家云十三年誤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傳

既而奔吳○主禮字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伐之不克而止傳

綱鑑癸卯敬王二十二年墮都甲辰攝政
去魯梅按史記年表定十二年孔子去魯則攝相等政皆十

二年事矣而孔子世家又以為十四年皆誤也胡傳謂孔子此時未專政其說與朱子同或問成不墮孔子如何便休朱子曰不久孔子亦去矣若久居之須有處置

十有三年甲辰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三卿皆叛晉以賄生亂也故君子不以利為利○晉以患貧寡而謀干戈于邦內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唐之藩鎮正類此傳奉公以伐好

十有四年乙巳

春秋札記

卷五

五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晉多畔衛多奔國政可知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叛臣

哀公二年戊申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

鞅不知義傳衛君臣皆無主意以致亂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驪

楚伐蔡蔡告急于吳吳為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

三年己酉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圍戚拒父也冉有尚不知此義○曠不得入入宿而保孔文子問兵于仲尼仲尼不對後十二年曠入衛是為莊公而父子終不有國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二宮以季氏不祧非禮也○選擇祖宗之說亦未確如是何以處夫殷之三宗周之二世室也

蔡人攻其大夫公孫微于吳

見遷州來傳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春秋札記

卷五

五

何帥師之數數也

四年庚戌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罪蔡侯傳史記云大夫令賊利殺昭侯利賊名已而誅賊以

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為成侯春秋后二十三年楚滅蔡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義見上

六月辛丑亳社災

公問社

六年壬子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又何帥師之數數也

吳伐陳

是時孔子在陳楚救陳卜戰不言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田乞作亂攻高國而迎陽生鮑牧與焉史記云晏圍奔魯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昭將死命子西為王不從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傳

景公之適子死乃立嬖人之少子荼○陽生立孫孺子于駘

春秋札記

卷五

五

而殺之○鮑牧亦與于弑矣史記載田乞之事不止獻訣而

已

七年

癸丑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何帥師者之比也

秋公會吳于鄆

召康子而子貢却之

八年

甲寅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罪曹也傳史記國人夢公孫疆甚異此文人好奇也○奸犯

也

吳伐我

以益來者我也故曰伐我傳史記為鄆伐魯時叔孫輒公山

弗擾奔吳吳問之

夏齊人取謹及闡歸邾子益于邾

義見上下傳而史記另載季姬魴侯之事失春秋之義矣

齊人歸謹及闡

春秋書歸益歸謹猶序書之終于秦誓

十年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春秋札記

卷五

六

不義○鮑牧殺君而書卒君無罪也吳伍員寄子于牧則已

知吳之違正矣傳陽生書卒足見他處書弑者其君不能無

不善之積尤著明矣此義鮮有知者

十有一年

丁巳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清之役孟孺子將右師冉有將左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

之林不狃戰死齊人宵遁冉有請從之季氏弗許○前云會

吳伐齊曰至自伐齊此書齊伐我蓋有由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齊田常已加兵于魯子貢說之伐吳遂說吳救魯伐齊又南

說越及晉而清與艾陵又康子用冉有之謀也○吳傲曰

于魯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止

十有二年

戊午

是年齊伐魯季氏以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

春用田賦傳

齊桓伐宋將卑師少而霸康子懼齊而用田賦魯之削也滋
不聞東野畢之御焉而必佚乎

五月甲辰孟子卒傳

引大傳文

吳于案畢

春秋札記

卷五

九

吳欲尋盟非子貢之言不可却故自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冬十有二月

失閏也

十有三年

己未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賈逵謂吳先秋而先敘晉者外吳也左氏謂乃先晉人史記

索隱從左氏○前會宋亦先敘晉○胡傳似從賈逵立說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申即令尹子西後三年召白公之亂申悔不聽葉公之言掩

面而死其知不足稱矣

於越入吳傳

柏舉艾陵潰池於此結之家語史記以為子貢遊說

十有二月

癸亥

失閏益信

十有四年

庚午

春西狩獲麟傳

讀書錄不取此說見十三卷末○此傳本文中子○春秋總

論○大哉春秋

春秋之後七十餘年紀畧

十四年夏六月齊田恒弑其君

春秋札記

卷五

手

十六年春衛蒯聵入衛子路死之夏楚白公執楚子沈諸梁
討之

癸亥楚滅陳

甲子齊陳恒割安平以東為封邑

丙寅元王元年趙簡子鞅卒襄子立

二年趙無恤滅代其姊摩并自殺

三年越伐吳滅之北會諸侯于徐致貢于周命為伯○范蠡

去越越殺其大夫文種

四年魯哀公欲以越去三桓不克遂遜于邾復歸平悼公

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

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後七十餘年至威烈二十三年而綱目作壬申貞定王元年

三年晉地震

十一年晉智伯與韓趙魏共滅中行氏范氏分其地晉侯請

齊魯伐之四卿反攻晉侯奔死定公晉懿公立十二年智伯

數襲衛南文子即公孫彌牟備之

十六年晉滅智氏

二十四年楚滅蔡記

辛丑考王元年

丙辰威烈元年

春秋札記

卷五

主

十七年魯尊禮孔伋以公儀休為相泄柳申詳為臣魏斯任

李愼

十九年魏斯受學于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

二十三年九鼎震



讀書小記 禮記

河東范爾梅著

後學新之隆校

禮記集說序

先儒表章學庸遂為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句

程朱之功大矣

禮之廢始于子桑戶漆園魯變諸子陵夷至今狂妄子弟目

不知者同人道于牛馬宜其醉生夢死矣夫

讀禮記而不讀儀禮猶觀江河而不知岷山星宿也

曲禮

讀書小記

禮記

金華藏書

曲禮七十葉如入萬花谷如進五都市記者可謂好學也已

語云友多聞今未見其人也其在曲禮乎

首節註

威儀三千言道之入于至小而無間也而後人詩曰爾雅注

亟亟知非磊落人知斯二者可以讀曲禮矣

教不可長節

按修身室欲誠意之事非曲禮也

禮不妄說三節

皆修身事

行前朱鳥節注

按朱雀曰旌統前軍龜蛇曰旌統後軍青龍曰旂統左軍

君天下曰天子以下七葉

正名定分似王制文字

天子有后節

如公卿大夫士之數

天子不出言節

春秋傳創也胡氏以之

問天子之年以下九節

皆辨上下也

凡祭宗廟之禮至幣曰量幣

讀書小記禮記

周禮祝號有六此段所謂特號蓋號幣號也

檀弓

檀弓所記皆春秋遺事也文亦有絕類左傳處春秋之有左

傳禮記之有檀弓皆絕世之文也兩漢無及焉况唐宋乎

曰仲子舍其孫節注

史記索隱曰家語微子弟微仲名衍一名泄嗣鄭玄曰微子

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

孔子少孤節

孔子二十四歲而喪母

葬葬于蒼梧節

按以吉祭易喪祭而合食于先祖曰祔又合葬曰祔

按孟子說宜從餘難盡信也祭法亦云野死

子夏喪其子節

近時傳公他之哭眉也又加篤焉

司冠惠子之喪節及下文子節

文子可人也史稱南文子又曰公孫文子晉知伯欲伐衛重

遺之文子知之又亡其太子奔衛文子又知之知伯乃止見

貞定王十二年余過介休見坊書頗丰舊治低徊留之不能

去

婦人不葛帶至求七葉

讀書小記禮記

文字簡奧似曲禮下篇三葉亦如之

魯哀公誄孔邱節

世家誄曰昊天不吊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榮

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命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

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

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子貢其深于春秋

乎

晉獻公之喪節

俗奴之心肺自謂解事而不自知其非

足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

此時孝子入廟宜何服

其變而之吉祭節

許多要緊事後人都置之

吾三臣者節

此言何其似近人語耶吾欲批其頗為快也曾子曰出辭氣

斯遠鄙倍矣其知之乎

國昭子曰噫母節

此何為哉子張辭不敢聞命矣

文伯之夜節

敬姜教子通帶見左傳

讀書小記

理全

四

吳侵陳二節

此二節見語有辭左傳似之

知悼子卒節

知瑩荀首子邲之戰楚獲之者

平公曰寡人節

里克之罍朱雲之檻屠蒯之舉千古一轍謂之朝陽鳴鳳可

也

子亢曰以殉葬節

君禮葬愛馬巫姓殉河伯與此正等妙論妙甚

陳乾昔寢疾節

華已可稱孝子秦康公有懿德矣屈子木之去艾庶矣乎觀

穎之從治命而獲柱回此物此志也

魯莊公之喪節注

未確

趙文子與叔譽節

諺中見能有此子公孫程為無負矣乎公時文子為正卿其

孫則子也

徒方則矣若節注當是暴虎節

敬姜教子通帶見史晏子止之曰玩有益也則有損焉哉言

讀書小記

禮記

五

子見晏子及左傳昭二十年

王制首節

不言天子一位較勝于孟 子男不同等亦是

天子之四節註

哀音茂東西曰廣南北曰袤又長也分服之制見禹貢五服

五千是也

天子之三公之田節

補出三公好禹貢侯服百里采

諸侯之下士節

此所謂食半之食參之一也

次國之上卿節

此段與左傳成三年滅宣叔之言同是卿之下有上大夫而小國亦有三卿非二卿也或謂諸侯之卿即上大夫似未確凡四海之內九州節

此所謂侯服綏服也要荒不與焉二百一十國小國倍次國次國倍大國

天子之縣內節

此即天子公卿大夫受地視公侯伯也方百里者為邦都之賦凡三十六同方七十里者為邦縣之賦凡二十八同方五十里者為邦甸之賦亦曰甸地凡二十同是皆王城三百里

讀書小記

六

外者卿遂則居內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國節注

或半之或三分之一見周禮大司徒其論分土與孟子王制

大異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節

千里之內賜者為采地不賜者為公邑

千里之外設方伯節

後世各行中書省承宣布政司即古方伯之遺而巡守諸道

即長帥耶

千里之內曰甸節

此兼要荒所謂五服五千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節

監察御史巡撫即三監也此任甚重誠得其人天下何患不

治平

方十里者節

方一里者百謂百里也方十里者百謂萬里也方百里者百謂百萬里也

方十里者積百里一成之地也方百里者積萬里一同之地也所謂提封萬井也出車百乘

方千里者節注

讀書小記

七

小簡百里之方乃十同為封提封十萬井也此千乘之國方三百里有奇若方千里則十封為畿提封百萬井萬乘之國

也

自恒山至于南節

天下可運于掌

凡四海之內節

禹貢五服五千外二服為要荒也九州方三千里如一井然一國都亦如一井也蓋取諸洛書

月令經天王制緯地理人與書禹貢相表裡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節

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秦孝公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程伊川曰
古者百畝當今四十畝今之百畝當古二百五十畝又與王
制不同

方千里者節注

方百里即是萬里方千里則提封百萬里注似誤

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節

方七十里積四千九百井其于公侯二之一也合六十計之
為二十九萬四千井

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節

子男于公侯四之一也

讀書小記

得記

八

名山大澤不以封節

此論好

月令

史公律書七正二十八舍數葉當與此篇合為一書並堯典

夏小正易十二卦臨風七月管子淮南子合泰之可通于曆

孟春之月節

堯典中星以中氣言此昏中以節氣言每月中星不同所謂
天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又過一度者可見矣日躔之次不
同所謂日行一日繞地一週而不及天一度可見矣五音之
屬與素問六氣五音之屬不同蓋素問五行之用月令五行

之體也

其蟲麟其音角節注

調如調絃入弄是也河圖三居生數之中八居成數之中位
于東方故角居五音之中而亦位東方屬木也河圖一二三
四五之位即羽徵角商宮之位耳

仲春之月節

堯典星鳥為南方朱在七宿宮一行推以為鶉火為春分昏
之小星與此不合

史記律書亦曰東至于建西至于張又曰西至于狼狼近鬼
也

讀書小記

得記

九

季春之月節

堯典星鳥仲春此以為季春差一月

仲夏之月節

堯典日永星火為東方蒼龍七宿火則夏至昏之中星大火

心星也

季夏之月節

朱子曰大火以六月初昏加于地之南方至七月則西流

中央土節注

王邦直曰土寄四時而未月乃其本位坤在西南故也

其神后土節注

恐未確

其蟲保節注

保赤袒虎豹則毛蟲矣

其背宮節注

笙等宮管居中亦此義也瑟黃絃居中琴以大絃七徽為黃

鍾亦此義也

孟秋之月節

近斗

其日壬癸節注

中央祭土先賢冬祭宜先心疑記者偶耳耳注牽強

讀書小記

禮記

十

是月也大飲烝節

近例十月朔行鄉飲禮即房烝之義所謂食養陰氣用秋冬

曾子問

曾子問大率冠昏喪祭之變也而論喪祭居多其文疎古可

謂盡精微矣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于此可見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節注

此禮近猶行之但不于朔望則非禮蓋惑于七七之說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節

女未嫁而死葬于女氏可知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節

未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節

此周公制禮時也而上文葬于園之禮始于何時耶

文王世子

首五節言文武為世子周公抗世子法之事次凡學十二節

言大學教世子及民俊之事三王三節言三王教世子以禮

樂設四輔之事次二節仲尼推論周公抗法之事次一節言

世子為學次十餘節言庶子正公族之事親親也次七節言

視學養老之事老也末三節複文

天子視學節

讀書小記

禮記

七

以下六節言臨雍養老宜入王制其禮大率類今鄉飲酒良

盛德事也

禮運故天秉陽節注

按月行度歲而晦見于西曰脫縮而朔見于東曰朏近一遠

三為上結遠一近三為下結

五行之動節

此即參伍之義竭即洛書之右旋相尅即子所謂四分之

云也本即河圖之左旋相生周子所謂互根張子所謂互

藏其宅即子所謂母孕長男父生長女也此段便是先天

之義此段通于河洛之精洪範之奧

五聲六律十二管節注

司馬律書蔡氏新書俱主黃鍾九寸之說李文利律呂元聲以為黃鍾數少極清為三寸九分三分損益以對待言隔八相生以正徵言明儒韓苑洛楊椒山鄭世子及今張公安成皆不取文利之說上生下生其理一也近世旋宮聲廢所存黃鍾一調十二律惟用七聲而已又有中呂聲故或以為中呂調

禮器

論禮之質文煩簡而言祭者十之三其文疏朗可誦其于器字亦未著也

讀書小記

禮記

主

燔柴于奠節注

按炊音吹爨也又族人炊古炊母之神

君子曰禮之近人節

鄉飲腥賓賢能腥饌鬼神腥敬之至也

是故君子之于禮節

按荀子以禮為聖人之偽也荀子安知禮

也者節

詔舉哀非禮也

祭時牲

此篇多言郊社蜡祭之義冠昏非其類矣文亦疎古

饗禘節

近無饗孤子之禮春秋皆養老而食嘗以樂非禮矣

鼎俎奇節

祭丁亦然奇偶多品之義久湮矣

賓入節

此段可入樂記

社祭土節

今社主皆南向非也

天子大蜡節注

昆蟲乃鄭氏所入蔡介夫曰八蜡有百種昆蟲梅按邦表

讀書小記

禮記

主

亦似無謂

周人尚臭節

以下數節與詩信南山互相發

內則

內則言孝弟詳矣男女及教小兒之方善矣欲齊家者書一

通于內壺時時親省講說庶無大過乎中言飲食及生子之

儀皆內則也養老一段或錯簡耳其文質寔周詳如讀古經

飯黍稷節

婦人之禮精五飯此段亦當講讀

膳腍臠節注

按雁音堅肉羹也羹以菜為主雁以肉為主

凡食齊節

數段見天官食醫

牛宜二節

凡十宜所謂薦其時食

凡養老

此段見于制重出

凡養老五帝節

近憲乞史皆亡矣失

淳熬數節

讀書小記

禮記

古

八珍見周禮膳夫。記者用心于庖人之事亦勤矣亦古筆

王藻

此言君臣衣服飲食言貌之節文美曲禮之見于國者也義

博而文簡

皮弁節

君食詳見周禮膳夫

子卯食菜羹句

子卯禁紂死謂之疾日

古之君子必佩玉節注

按周人不用商聲

明堂位

文甚古漢宏達有倫有脊有起有束有眼目一氣揮成

此篇係陳魯禮樂之盛無四代服器官以為言魯頌之條聞

宮之侈與此正同文特典雅 在魯為僭矣然可因是以考

周天子及四代之禮制

成王數節

詩曰龍旗承祀未敢全同天子也此言大路日月等通矣○

此平王四十八年魯惠之僭禮耳成王伯禽何與焉

喪服小記

此篇大半論喪服亦有泛言喪祭者有宜入大傳者

讀書小記

禮記

孟西

男主必使同姓節

今之亡嗣者女為喪主非禮也

親親節

五服之義本此五廟親盡則祧亦本此

庶子不祭祖節註

庶雖適士似亦不應祭禰此注及下節注不知何據

養有疾者節

男主必同姓此養者未必同姓也而主其喪豈禮之變耶

妾無妾祖姑者節

妾無廟而祔女君豈禮之變耶

大傳

從服有六節

此見古人盡精微處后人所當導之如神明親之如父母也

自仁率親節

此天理人情之至

公子有宗道節

士大夫之達者即別子矣是當為祖而其子為宗

少儀

此篇記飲食之禮為多而餽遺辭令次之

始入而辭節

讀書小記

禮記

五

今日賓主相讓而入者渾渾字疑誤

為人臣節

事君之大義

賓客節

此節禮之大綱

學記

此篇大概言教而學在其中

古之教者節注

鄉學自有差等

樂記

史記樂書注樂記者公孫尼子次撰也凡十一篇有樂本樂

論樂施樂言樂理樂情樂化象法賓年賈問文侯問師乙全

合為一篇樂書中備錄此篇

宮為君節

李文利黃鍾之說較長與此不同 詳見律呂新書

宮亂則荒節

劉濶曰樂說荒漫無稽如君臣民事物一時取象如此耳其

實了不相涉乃謂真由于五音之亂近于誣矣

鄭衛之音節

琴音有掉注吟猱皆鄭衛之音近浙操中又有喚聲又出鄭

讀書小記

禮記

六

衛下矣彈琴不知律而弄聲于六七絃間皆誣也

是故樂之隆節

以下皆論禮樂使人懷古之情深

天尊節

此段貫穿易理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節

史記正義曰南風孝子之詩也 鄭世子靈星亦有南風歌

譜

著不息者天也節

禮樂之道通于易矣神而明之六經同歸

小大相成

九句韻俱叶古經往往如此

是故大人舉禮樂節

此禮樂之極功位育之極致

且夫武始而比出節

陳名卿曰以崇句天子連下句

夾振之而駟伐節

此即大武首章所謂勝殷過劉句所謂大介也

喪大記君夫人卒節

今士之卒于正寢非禮也

讀書小記

禮記

士

祭法

聖王以下至末並首郊禘一段皆截取左傳展禽論祀爰居

文也左傳郊禘一段在武王去民之穢之下而以故字承之

視此原委更井然矣其敘黃帝顓頊于嚳之前 ○呂氏曰

祭法言涉怪妄不經其言廟制亦與諸經不合

有虞氏節

左傳謂虞郊禘而宗舜

舜勤事而野死

書曰陟方乃死孟曰卒于鳴條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禮

弓曰舜葬蒼梧二妃未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于陽丹

朱葬于陰史記曰舜南巡崩于蒼梧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

陵朱子曰孟子必有所據

祭義

曾子曰孝有三以下七節當入孝經

武宿夜 解見正義

仲尼燕居是故宮室節註

此假足徵陳氏之學

孔子閒居五至節註周頌昊天有成命篇

詩本頌成王註謂文武非也

其在詩曰萬維維嶽節註

讀書小記

禮記

六

按詩甫侯也作呂刑者

坊記

沈約云坊記表記緇衣皆取之子思○十三葉皆言以禮坊

民之事凡十三段章法井然文情藹如通篇只是一篇文字

文理顯朗不贅牙

按子云善則稱親以下七節可附孝經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節

老萊子著斑斲善戲矣夫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節

文君紅拂有慚德矣

諸侯不漁色節

敬姜可謂知禮

表記君子不失足于人節

此節當書紳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節

按此非孔子之言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

以下十節可作忠經

子曰事君難進節

今有三揖而退之禮恐未合

讀書小記

禮記

先

緇衣南人有言曰節

允命中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云云惟

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問喪

此喪禮之大畧發明孝子哀痛之情至矣

問傳

前二葉言喪之發于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之不同後三

葉專論服

深衣

凡三葉諸論衣者咸附焉居玉藻之次

投壺

投壺射禮之餘也凡五葉宜附射義後

投壺之禮

鼓琴吹笙歌詩較射投壺燕飲之盛也今人宴賓俚鄙可厭之甚

命法者曰節

弦歌妙射義曾孫侯氏八句狸首篇文也

儒行 見家語

此篇十六段問傳六段段段開道文字整嚴

黃梨州曰先儒謂儒行非孔子之言然觀其氣象泰山岳岳

讀書小記

禮記

子

牛毛繭絲苟不出于是不可謂儒也自立以觀其學問容貌

以觀其涵養愛身故脩豫達利故近人特立剛毅自立三節

極一意威武不屈也仕憂思二節亦一意以天下為己任也

特立獨行節出之事也規為節處之事也交友則合出處言

之尊讓二節總結上文十五節也于人已出處貧賤富貴生

死利害處之皆宜非心之純一能有此與

冠義

古者冠禮謂儀禮

冠義通篇清明滿洒如月到天心風來水面節節相承有景

象如貫珠之妙

昏義

古者天子二節

拓開大議論

鄉飲酒義

飲酒而射行葦賓之初筵諸詩皆言之至于吹笙鼓琴雅歌投壺皆飲酒之樂也

首節

今無盥洗非今鄉飲惟拜至耳揚觶揖送爵揖受爵揖而拜洗拜既之禮亡矣今拜至乃東西拜

讓之三也節

諸書小記

禮記

至

奇論注亦奇絕

天地嚴凝之氣節

河圖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東南鄉飲位次疑本于此先天圖三十二陽卦在東南三十二陰卦在西北與此尤合符

也故曰天秩有禮不可以不知天

孔子曰吾觀于鄉節

接近禮速而不拜主人獻賓酢主人酬介酢而主人不酬至于衆賓則並不酢

工人升歌節註

接近不獻工非禮也接近不揚觶亦不立司正諸樂皆

有諸鄭世子樂譜甚詳今鄉飲歌鹿鳴南山菁莪之三章

合樂皆用二南婦人之詩未解朱子詩傳亦第言及其用而未詳其義見名南未注

賓酢主人節

近鄉飲不旅酬非禮也則司正之設亦徒然矣

蔡虛齋言沃盥是有司職事之一而鄭說乃有庖人及賁役不知何據

降說釐升坐節

近鄉飲無無羹醢而亦朝夕不廢而家燕則廢鄉飲拜送而家燕不拜

諸書小記

禮記

至

立賓以象天節

以下五節與上文互有異同或另一人所記耶

介必東鄉節

此八句當在上節賓南向之下宜稍損益之

射義

天子以騶虞為節註

詩傳騶虞獸名與此不同

鐘師注樂師既歌四詩以節之鐘師又奏鐘鼓以合之故曰

間若一又曰不鼓不釋其音節見鄭世子樂譜

燕義

君燕臣也工歌鹿鳴詩

聘義首節

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

君使士迎于竟節

魔衆以受聘享

卿為上擯節

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廷寔拜跪以獻此君之信也記曰廷

實旅百何為乎諸侯之廷是又大夫之僭也

以圭璋聘節

考工記桓圭九寸公守之信圭七寸侯守之躬圭七寸伯守

讀書小記

禮記

重

之朝聘執焉居則守之郊特牲曰大夫執圭而使以申信也

孔子執圭又為擯

讀書小記禮記

周禮序

周公作周禮與演易象大抵相同一則三百六十屬一則三百八十四爻條分縷晰句斟字酌所謂兼三王而施四事盡思夜繼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大哉聖人之道然非周公之才之美則亦未能若此之有倫有要斐然成章也公共集前聖之大成矣乎且其慮事周詳而文字顯亮不用註解而自明非若周書諸篇之難讀也奈何後儒參以奇僻之字而又不列學宮何哉

庚子春書

讀書小記

序

讀書小記 月禮

河東范爾梅著

後學 新之昇 校輯
張 芄

天官

全部皆從諸儒訂定

惟王建国 冢宰

六官皆以王起春秋大統義本諸此 書曰冢宰掌邦治

統百官均四海

掌建邦之六典 太宰

太宰掌六典而統六官如唐虞之宅百揆周禮之大綱統于

讀書小記

周禮上

卷上存古

此人君治天下之大綱亦統于此 六曰事典則冬官應補

以八法治官府

首節統邦國官府萬民而為言以下九節分言之 古今吏

治之大要

以八則治都鄙

八則多言政八統多言教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前二節曰治此二節曰馭不用註解經已自為註解 書曰

維辟作福作威故加一詔字

以九職任萬民

周制民無職事者出夫之征即此職字

以九賦斂財賄

梅按四郊即六卿邦甸即六遠家削即稍地禹貢五百里甸

服大都類是

以九式均節財用

孔子言政在節財九式盡之矣 曰均則非儉不中禮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九貢通于禹貢 旅獒云不貴異物貴用物此處用字可想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若元公重訂此書則九兩之類可刪

讀書小記

周禮上

二

卷上存古

正月之吉

此三節總括上文十節

乃施典於邦國

施典于九州施法則于畿內此班爵之略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

待猶先有司之先字

祀五帝

此三節贊王祭喪朝會聽治之事此節即小雅吉燭大雅載

謀載惟四句周頌絜衣自堂徂基三句之事則太宰亦涉矣

大朝觀會同

此二節正公西氏小相之事

王祗治朝

觀五贊字二小字自然權不下移

歲終

此節與正月節合看乃察吏之事今之內察甄別是也詔王

二字是眼

掌建邦之官刑小宰

兩貳字甚明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

叙即天叙有典之叙

讀書小記

周禮上

三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

周禮提要 曰六屬自是小宰事 周書司空掌邦土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

太宰曰掌建曰佐王小宰曰職曰辨此其異處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

六聯具見聖心周詳之至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

聽訟 成如王釐爾成之成此當屬秋官 別如後之合同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

此萬世察吏之綱領

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

掌字令字至要不然則非宰矣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

贊王註凡祭祀從太宰註得好

月終

此察吏之事無始終而言

掌百官府之徵令宰夫

亦周官之總要

掌治法

如後世道之盤倉

讀書小記

周禮上

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

兼吉賓凶三禮

歲終

同小宰攷吏之事兼官職

掌建邦之六典大史

掌國之典藉 貳六官謂副小

正歲年以序事

典曆官不同 序事即作訖成易之事王右照明堂位

大祭祀

吉凶軍賓之書皆考正之

掌考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內史 柄一作枋

八柄乃吏治之要者詔字攷字 詩曰聚子內史 近翰院似之

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外史

外史皆四方邦國之書令

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御史

看二贊字

掌十有二歲馮相氏

堯命四仲舜齊七政古帝重之巡狩則協時月正日今為欽

天監十二辰右行逆數也詳見月令 書曰辰弗輯于房

讀書小記

周禮上

五

今冬至日在箕歲差也 此觀天象天時之大要領此等處未了了安得曰儒

掌天星保章氏

至誠前知必有及此者矣 相即孤虛王相之相 洪範庶

徵本于五事故以詔救政王省惟歲卿士惟月豈細故哉注

星土所屬不可為典要未知出于周公否也

掌祖廟之守藏天府

天府掌寶玉而燕察吏勤民註軒轅係南方星宿之上

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天府

專掌財用國王畿四面各五百里

掌邦布之入出外府

內外字甚明法字宜着眼

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司勳

洛誥記宗功雅頌錫山川土田之類應隸天官

掌羣臣之版司士

應隸天官

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司會

看詔冢宰字

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司書

須看數知字

讀書小記周禮上

六

掌邦之賦出職歲

職內二入字職歲三出字

掌式法以欽百官府都鄙職幣

皆均節財用之事 五府五司三職皆掌財用而皆屬太宰

掌王宮之戒命糾禁宮正

梁氏論宮正得其要矣註火謂大火

掌王宮之士庶子宮伯

在版者為士庶子極妙秩叙二字至要

掌王之六寢之修宮人

宮人亦士也卑賤之役亦必以士掌之

掌書版圖之法 內宰

內宰更非宮正官伯官人之比而以大夫士任之真正大無私之至一切禮教非大夫士孰能任之

掌婦學之法 九嬪

掌陰教

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 世婦

世婦注卷人之誤後人駁之太是

掌教御于王之燕寢 女御

女御八十一人猶設官八十一元士也置一而四三之耳

掌宗廟之祭祀 內宗

讀書小記 周禮上

猶建官之宗人府

掌王后之禮職 女史

內治皆文學猗歟盛哉

掌王后之六服 內司服

秋即其之翟也之翟展即其之展也之展註司服甚惡可

以垂世

掌婦式之法 典婦功

嬪婦再考

掌王宮縫線之事 縫人

婦工之次

掌王后之命 內小臣

奄亦有賢者故以為上士

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閹人

與展門同

掌王之內人 寺人

小雅被官刑為巷伯者自云寺人孟子

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內豎

陳氏論內小臣等然有問係詩首問雖為王化之端人土當

三張于斯

天官四

讀書小記 周禮上

掌王之食飲膳羞 膳夫

今光祿卿 玉藻曰少牢奏而食日中而餽朔月太牢 凡

五不舉以畏天也後世有曰長庚勸爾一杯酒者獨何狀

浮熱等詳內則

掌共六畜六獸六禽 庖人

好羞者思其所嗜 春行一段內則同

掌王及后世子 內饔

牛夜一段內則同

掌外祭祀之割亨 外饔

內外字分明

掌共鼎餼

司人

近丁祭並無二羹○東坡云漫著火少著水火候到時他自

美乃齊字之義

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

甸師

梅按甸師宜入地官○死刑謂死刑于甸也薪蒸即籍田所

收入者非若牧人之役

掌酒之政令

酒正

酒政亦如此明晰而且聽于小宰而有誅賞以酒之易濫故

也

掌為五齊三酒

酒人

飲書小記

周禮上

九

近丁祭猶有酒人

掌共王之六飲

漿人

酒正提之酒人漿人分司之亦可不用女

掌火

司人

三其凌猶交銀二弓之意圖要有頒冰掌事之責凡喪祭賓

皆有事恐難兼

掌四籩之實

籩人

今文廟十籩十豆本之周禮而稍減○籩豆庶羞也羞籩羞

豆內羞也註乾煎曰熬○梅按福同燭以火焙肉也

掌四豆之實

醢人

主婦主荐豆實以蒹醢祭義所謂水草之蒹陸產之醢

掌鹽之政令

鹽人

可証文廟用形鹽之悞

掌共巾冪

冪人

周頌乃帛及薦舉冪也

掌乾肉

腊人

大夫五鼎士三鼎皆用腊

掌醫之政令

醫師

今設太醫院醫務繁重矣須有區別

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飧八珍之齊

飲書小記

周禮上

十

以下俱重見內則飲食之節不可不知

掌養萬民之疾病

疾醫

聖人論醫如此之詳而特醫多略之

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殺之齊

瘍醫

六養亦近醫所未聞

地官語

此取柯氏並可駁五家○此論柯氏製地官以補冬官之失

也遷人以下四十職以地官之義推之宜屬地官以司徒掌

教司空掌邦土時地利推之似宜屬冬官耳

論泉府

此論泉府之弊曲盡情事介甫新法大都類是

地官語其二

此亦論柯裂地官之非大畧同前語

書五家地官補本

此論五家裂地官以補冬官之非然未足以服五家

職方氏論

按唐書薛平命契及孟子皆言教○此亦私心之論也古聖人無私其隸司馬者以用兵必悉地形耳○此論善何以夏官職方隸冬官之非

地官司徒

以土會之法大同徒

十二教所以輔五教○陽禮教讓鄉飲也陰禮教親昏禮也

樂禮教和宴享也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孟子與齊王言平陸之事正以莽未知荒政耳

以保息六養萬民

此由文王必先饒寡孤獨之政推之語終于安富則不偏○

以上二節是政

以本俗六安萬民

因民以治民去其太甚而已

正月之吉始和

此分六鄉而擬以五也先王用教而不為教用故參用四數

以整齊之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

此厚生之事與九職同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三物與十二教相表裡後世賓興以文而已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春秋教以禮樂今亡已夫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

讀書小記

教不離刑

歲終小司徒

觀教法之象自宜屬司徒

各掌其所治鄉之教鄉師

各掌其三字分明前有教字此則有司空字以下分鄉

遂

凡四時之田

井田兵法之祖先王寓兵于農之深意

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鄉大夫

分六鄉言皆教職無文行今五年一編審近紳衿老皆

僞免 近鄉試大比衡文而已 近主司覆命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

五射又詢五物妙 使民妙此正鄉舉里選

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 州長

近鄉飲亦讀律詔而甚略若習射則亡矣

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 黨正

近鄉飲大賓則不齒 書得好如今之縣試出榜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族師

月吉則不止正月孟月 呂氏鄉約倣此 近十家連坐

近學使者有互保以此 詩云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易云

讀書小記

容民畜衆法良而意美

各掌其閭之徵令 閭胥

州黨族閭皆讀法

各掌其比之治 比長

真善教得民心

掌以嫩詔王 師氏

後之圖子監類此

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保氏

師氏陳善保氏閑邪師氏教德行保氏教六藝

地官二

掌糾萬民之德 司諫

巡察六卿之吏民後之道官御史類之非若保氏之諫王也

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 司教

司諫猶舊賢能司教則專糾過惡

掌國子之倖 諸子

教國子之倖無吉凶軍賓之事非若後世專教書

掌道四方之政事 訓方氏

採訪使 四方字數見極分明所謂行人之職若穆叔使晉

之類

掌達法則 司人

讀書小記

匡人若後世按院巡諸州郡者

掌誦王志 擇人

擇人乃疏附之臣四牡皇華之咏

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 調人

以民成之是活法 調人乃以直報怨之道可謂委曲周詳

之至 古今有義俠

掌萬民之判 媒氏

近有官媒要錢而已 近多嫁殤非禮也

掌成均之法 大司樂

梅按鄭世子所錄樂經即大司樂至司于大夫士府史胥徒

之效與此分書之數全同 大合樂者備作六代之樂因帝作咸池堯增修而用之 此由虞廷典樂教胄子之法而廣之而今亡矣○今太常卿

乃分樂而序之

奏歌依日繼其義甚大然聲必不諧若如卿飲酒之間歌乃可

八音

此即鄭世子有改本其聲可諧矣極謂堂上堂下相間代作則周禮原文不相奪倫也

凡六樂者

讀書小記

周禮上

主

劉濂以此段為繫風捕影誤天人甚矣

變更也樂成則更奏此大端索鬼神而致百物 此段蔡氏新書錄之 鄭世子改之注奏樂一曲為一成即一變也

凡樂事

前一日演樂展即演也 此九夏之三 射禮天子以騶虞為節 禁四聲如桑間濮上之音

掌國學之政

樂師

鄭世子論此極詳 前言樂章樂師則詳于樂舞與容與節而教國子之道曲盡

凡樂掌其序事

東辨猶詰也

掌學士之版

大胥

國子庶子皆為樂舞樂興而禮亦興

掌學士之徵令

小胥

樂之教嚴

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大師

合陰陽之聲至微而鄭世子與漢儒之說不同○此論律呂

甚詳並無變律變聲之說○以六德為本此要言也否則今人耳聲○聽軍聲詳見三略如師曠知南風不競其義密矣

○登歌近之也音不洪大故近之下管遠之也洪大故遠之

讀書小記

周禮上

主

虞書分明國拊如枕形擊以為節 帥瞽臨喪非所宜也

掌教鼓鼗

小師

節和二字為樂家衆妙之門

掌播鼗

鼗

諷幽風七月必有琴瑟矣

掌凡樂事

瞽瞍

史八人 眡瞭無擊二磬則亦知音者

掌六律六同之和

典同

典同非知音之至者不能造但看開手三句豈是易事 律又言聲則耳力重

地官三

掌教擊磬磬師

何不掌編磬編鐘磬皆十六

掌金奏凡樂事鐘師

奏九夏則是編鐘 以編鐘合之謂鄭世子謂九夏詩即大

雅首六篇及行葦既醉假樂也

掌教欽筦笙塤簫簫篪篴管春牘應雅以教祓樂

凡竹音以笙括之謂恐是節樂非節行步 梅按有笙磬亦

必有笙鐘矣

掌金奏之鼓鐸師

讀書小記周禮上

七

鼓樂之鼓

掌教鞀樂鞀師

鞀師下士也旄人中士也當在籥師籥章之後

掌教國子舞羽欽籥籥師

詩左執籥右秉翟鼓謂鼓國子

掌土鼓幽籥籥章

純掌農事之樂

掌四夷之樂鞀鞀氏

樂經鞀鞀氏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 鞀師鞀鞀皆

以昭德

掌藏樂器庸器典庸器

典陳其宗器同

掌舞器司干

司干宜次籥師

掌教六鼓鼓人

鼓之用莫詳于此

掌教兵舞舞師

此四者與籥師司干參看

掌邦之野野人

此分六達而綴以五亦參用四數所謂經界 左傳天子用

讀書小記周禮上

六

掌罰粟

掌粟入之藏倉人

郡邑有倉大使

掌九穀之數廩人

量入為出國家皆宜均節

掌邦之委積遺人

遺人經文分晰極詳 乘遠迎來之事

掌令邱乘之政令稍人

梅按稍人宜居縣師之前在逐人八職之次

掌飲野之賦委人

重農

各掌其鄴之政令鄴長

兵農合一

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閭師

梅按閭師宜居比長之次 所掌者自廣 此數任字與太

宰九職任萬民全同而掌于閭師不可解

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縣師

梅按縣師宜居稍人之次 王畿千里皆掌之則不止鄉遂

而已

掌聚野之鋤粟粟閒粟而用之萊師

兵六卿不足取六遂 本之禹貢 百畝而徵其周詳如此

凡治野夫間有遂

此正經界事也匠人兼言深廣茲燕言徑畛乃鄉遂都鄙之

異也國梅按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有奇詩曰終三十里是

也 川非若後世之橫派 今之編審似之

各掌其遂之政令禁戒遂師

皆兼吉凶軍實而言

各掌其遂之政令遂大夫

與此是要領

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縣正

無忘賓旅之事

書五家春官補本

此論五家割裂春官之非按地官師保皆教五禮六樂則屬

司徒亦可

內宗

天官宮正宮伯與內外宗亦一類

馮相保章氏

此與禮官無涉

從諸儒訂定

今本從此較明晰

春官一

惟王建國

節字人知之和平字深一層

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大宗伯

虞書所謂三禮安上全下莫善于禮保字之義○祭法祭四

時寒暑水旱立七祀諸侯五祀國與書六宗與六宗國本祭

法○祭法有行屬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分五禮即虞書修五禮 春秋伐喪則識凡書教者善之

以賓禮親邦國

親字如比卦建萬國親諸侯之親 公西華優于此會同非
常期也

以軍禮同邦國

同字如同律度量衡之同 大均之禮知者鮮矣賦役不均
大東所以歌也

以嘉禮親萬民

人君以鹿鳴五詩燕其臣皆嘉禮也

以九儀之命

九命與今之九品相類則字妙解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前書小記

禮記

玉

瑞即輯五瑞之瑞等即專賢之等等字 鎮圭妙義

以禽作六摯

書曰三帛二生一死贊

以玉作六器

各具六色文之至也皆天理之節文

以天產作陰德

精論 禮由陰作樂由陽來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

同和禮樂明倫天地官矣

凡祀大神

此節總收詳盡無遺義看凡字自明

軍建國之神位 小宗伯

亦無神鬼示

毛六牲

以下二節禮事甚繁

凡大禮

凡字總結之大旨則然

掌立國祀之禮 特師

丁祭陳設近之看通節不止陳設 大義了然

凡師甸

五凡字一若字周禮之文極亮 三莊下孫道也 要語

前書小記

禮記

玉

掌諸侯之五儀 典命

昭以度數截然不亂 誓諸命也註洛書之用

掌玉瑞玉器之藏 典瑞

王晉大圭以下言玉瑞 四圭有邸以下言玉器玉之用廣

故此節詳列之 以字凡二十四見周禮之文極清晰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

國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注似誤

掌公車之政令 巾車

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 以會賓以封

同姓 子曰乘殷之輅則從質

王之喪車五乘

五等○凡良車以下雜記

掌戎車之萃車僕

萃猶倅也交輶二弓之義

掌九旗之物名司常

猶巾車之等敘

掌裸器人

賓與喪皆裸今上丁不裸非也

掌共拒龜而飾之龜人

龜之用六

詒書小記

掌六尊六彝之位司尊彝

凡三大服

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司几筵

君臣吉凶之辨甚晰故曰禮辨異○註左祖右社地道尚右

皆為陰也

掌外祀之兆守典祀

即公家之廟戶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守祧

梅按將祭當是大禘○註望燎所

掌三辰之法

仕者亦非庸庸之士

掌諸侯之喪職喪

月川先生行之澠池亦猶是也

掌大賓之禮大行人

朝聘以時詳見于此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大行人佐之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

班爵之儀莫詳于此與太宗伯典命典瑞參看

凡大國之孤

朝聘以時此聘之事也

邦畿方千里

讀書小記

此因禹貢五服五千之制而推廣之與天官九貢畧同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

巡狩之餘年撫之如此宜乎萬邦之作孚也

掌邦國賓客之禮小行人

梅按大小行人二章周人懷諸侯之道盡是矣攬字是眼

凡四方之使者

提前文 蘇武執節

若國禮喪

梅按皇華之遣使臣所謂諏謀度詢蓋以此耳今字令使臣

也五令五書皆行人之要務

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司儀

公西華頌為小相者此也 君揖其臣千載如見 燕則歌

裝蕭湛露桑扈采芣諸詩 厚往而薄來

凡諸公相為賓

邦君為兩君之好之儀擯即君召使擯之擯 享禮 詩歌

文王大明綿 儀節之末類儀禮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

孔子為擯及執圭之事 享禮 私觐 歌鹿鳴諸詩

掌邦國傳述之小事熾惡而無禮者 行夫

達之以皇華勞之以四牡○必達乃是

讀書小記 同禮上

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 環人

送往迎來之事與夏官環人異

掌蠻夷閭貉戎狄之國使 象胥

今林四譯館

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饌獻飲食之等數 掌客

客謂諸侯 此以合諸侯言下四段分言之所以懷諸侯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

修即束修之修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

季文子亦忍及此

掌邦國之等籍 掌計

掌朝聘燕饗送

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 掌交

皇華之使宣上德而達下情 末五句說得關係該括

掌三兆之法 大卜

禮即禮无咎言之體○詩曰會言近止謂合言于絲 見乎

著龜 洪範七稽疑無人謀而卜重于筮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

讀書小記 同禮上

洪範汝則有大疑難此八命是也 書曰朕夢協朕卜 兆

謂作龜

掌開龜之四兆 卜師

書兩言惟洛食食其墨也

掌六龜之屬 龜人

與臧氏之居蔡異

掌共燂契以待卜事 巫氏

契即爇契我龜之契

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 占人

洪範兩齋蒙繇克

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 筮人

周易筮法見繫辭上之九章詳見易學啟蒙 咸即咸卦之

咸 易之義同更比即比卦之比 九筮猶卜之八命連山

首民歸藏首坤 罔不字改纂御與右見大馭及司右

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 占夢

詩云太人占之者二

掌十輝之法 祗稷

靈臺 黃帝立占天之官命容成紀六術義和占日

臣前世皆重卜占至孔孟始以理義為主而不重占卜矣

讀書小記 周禮上

掌六祝之辭 大祝

祝音咒 尸祭如此之詳 九拜詳見字彙 詩云鼓鍾送

尸 罔神矣哉燧圓而鑑方

掌卜祭祀 小祝

大祝如文廟祭讀祝通贊之類小祝如引贊之類 四小字

亮甚

掌大喪勸防之事 喪祝

今士庶猶有喪祝之遺

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句祝

既伯既禱且以酌醴之事 古人重祖廟如此

掌盟詛覲造攻說檜禁之祝號 詛祝

春秋凡舊盟者惡之以其不信也蓋變周制矣

掌群巫之政令 司巫

巫近世多有然矯誣已甚

掌望祀望衍 男巫

國厲五祀之一

掌受命于王以祗祭祀 祭僕

絲衣戴弁之士堂基弱萬之省 凡誅皆訓責

罔具如自堂祖基告濯具之類

掌王之小命 小臣

讀書小記 周禮上

夏官大僕御僕亦入于此 小臣皆士也

掌大喪 夏采

今士庶多廢此或于尸旁後之

掌王之會同之舍 掌舍

後世行宮

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 掌次

次舍分久暫 今之帳房

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幕人

罔今柩不知用帟禮君子士有賜帟

掌國之大祭祀 伊耆氏

養老

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司烜氏

掌火 神乎神乎 詩云以我齊明 明禋另一意

掌行火之政令司燹

掌火 此與藏冰開水之義參看先王之思深遠矣

出納之義深矣大矣

掌收六牲而阜蕃其物牧人

周雖尚赤而祀事必辨色

掌繫祭祀之牲牲充人

讀書小記周禮上

牲有繫不繫之異而繫又有牢與國門之異

掌養國之公牛牛人

牧人充人專于祀牛人以下五官不專祀兼吉凶軍賓

掌犬牲犬人

祀用犬亦希聞

掌其雞牲雞人

近亦希聞

掌羊牲羊人

受于司馬未解

掌祭祀羞羊肆小子

玩本文不專主羊 肆者之義大而深

掌其米物春人

詩云或春或揄奄女之事也

掌凡祭祀共盛其王及后之六食饔人

詩云為饔分饔

掌其內外朝冗食者之食膳人

先王治國如治家周詳之至若膳人是矣養字乃膳人與犬人之別

夏官五家補本

原已有司膳 此論亦未必取信于後世蓋點之納之者又

讀書小記周禮上

自有見也此在周公亦未為成書而孔子朱子未之訂吾誰

遠從哉姑從諸儒所訂而已

惟王建國

周書司馬掌邦政統六軍平邦國 政字平字宜玩所謂師

貞也書與此正合符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

數起于伍五五五五五也如班祿之數起于一夫百畝

掌建邦之九法大司馬之職

今兵部書曰圻父薄違 掌九法九伐四時之教及師役

等 九法似不止司馬之職

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正即能以衆正之正 布政而縣之衆親故毒天下而民從之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

四時之教師于之試振旅田田者是也

中夏教養舍如振旅之陳

養如召伯所養之養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

書謂書于旗 羅如畢之羅之之羅初如以杜以方方杜不

莫之方

讀書小記

同禮上

至

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

後人論倫舞結舞亦以四表為言 正鉦人伐鼓陳師鞠旅之事看坐作行止等字是眼

遂以狩田

要語 幽風之遺 大司馬少葉

國四時各舉一事通論也庠序校亦然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

巡陳厭師之要事 師不功句所以為贖武之戒

王弼勞士庶子

王勞還師還役非必敗績

凡小祭祀 小司馬之職

文雖闕端畧司馬法之書則具矣

行司馬

左右陣行之行國尚密 後世以武經取士亦非尚密

堂都之士庶子 都司馬

不忘學字然亦畧矣

家司馬各使其臣

後世郡州皆設司馬

司門

猶校門

讀書小記

周禮上

至

掌授管鍵

死政二字合看

掌國貨之節 司閭

聯字密 古之為閭也以禦暴也故門閭皆屬冢官 送往

迎來

掌守邦節而辨其用 掌節

乘遠人則授節蘇武使匈奴則旌節也

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 掌固

固國不以山谿者孟子推本言之耳

固近徐溝獨有古意

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司險

井田經界亦以弭盜止姦

掌疆

封人

候人

先王之柔遠人如此何戈與祿詩人咏之

環人

環人與孫吳之法同 與春官異此兵法之要事

掌正王之服位大僕

兼出納王命典登聞鼓 其事亦繁不止兵事

讀書小記周禮上

國今郡邑建鼓于堂上亦兼此二者

掌來遠方之民懷方氏

亦柔遠人之事

合方氏

懷方合方無關馬政

掌馭玉輅以祀及祀輶大馭

今出行亦祭酒輶即取羝以輶之輶 今尊官行動亦皆作

樂也五御一曰鳴和鸞

掌群右之政令司右

詩云王之爪牙箠人曰箠參謂御與右也比即比物四驥之

比屬即屬其耆老之屬

掌戎車之兵革戎右

司字戎字自明不用註 辟同闕

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森右

五路掌之中車而右亦有戎與齊與道之別

掌馭戎車戎僕

與戎右辨別

掌馭金路以待賓森僕

四右四僕右僕二字不用註

銜枚氏

讀書小記周禮上

枚即勿士行枚之枚詩又示不吳不教

挈壺氏

今銅壺制猶存

方相氏

今隊戲即方相之遺喪葬猶存而儺亡矣

掌五寢之婦除糞洒之事隸僕

方相儺與喪之事隸僕修祖廟之事與司馬無涉

虎賁氏

詩爪牙爪士之屬

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闕樞桓行馬也已見掌舍漢魏三公門設之今道官以上皆設

掌執戈盾兼責氏

伯也執父謂族貴

司戈盾

重司兵

繕人

司人矢人之職服即象弭魚服之服

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射人

射之前一層事 正即終日射侯不出正正字

讀書小記馬禮上

若王大射

以下不專射事 服不氏官也

服不氏

服不氏不設可也 舉猛獸以該凡獸

掌射鳥祭祀射鳥氏

鳥見異則噪為鳴則風生塵起故設之

掌羅鳥羅氏

羅氏即特性所云致鹿與女而詔客以戒諸侯者

掌養鳥掌畜

一官無此四職亦可

校人

明之苑馬司卿

掌王馬之政

物即比物四驥之物六馬與四右四僕相通

凡馬特居四之一

馬祖天駟房星之神詩既伯是也

掌贊馬馬量三物馬質

虞尚贊成亦平也 原即文王世子未有原馬原永貞之原

國馬質原委之崇其理甚奧

趣馬

讀書小記馬禮上

趣馬見書與十月之交

掌養疾馬而乘治之巫馬

管獸醫者 殯事

掌牧地皆有屬禁而頒之牧師

在圻之野謂牧地

掌十有二閑之政教廋人

閑之維則既信且閑之閑

掌教圉人養馬圉師

茨即塗墜茨之茨

掌養馬芻牧之事圉人

陳平聲

掌役牧人養牛馬夷隸

曉鳥言矣何後世無傳也歎言更希

讀書小記

月禮上

五

五家補本輕改古書幾于亂舊章矣此篇辨得極暢在辨者未必能若五家之稽古經邦至精且勤也然多聞缺疑自是正理否則私為辨論以附經文之後未始不可若補本未必取信于後而反滋後人之疑則所謂一國三公吾誰從者而可乎晦翁刪定孝經更定大學經傳儒者遵之而新建猶有異議矧不逮晦翁者哉

讀周禮者還是讀五家補本若攷工記不讀可也

五官多奇字

一經才人之手便有這般病痛若令程朱生于漢初安有是哉此論大是補本以類相從亦便于後之學者或亦元公

讀書小記

周禮上

五

之所許可

讀書小記 周禮下

河東范爾梅著

後學新之昇校正

刑官語

夫民數一段亦是然如此推論三百六十皆可相通夫宰相三句亦非大者格君心之非為大而平既以下正論駁得平倒宰相亦宜知其大緊司刑掌一段亦是吾意唐一段仁人之言末一段文帝之仁也陳季雅又以為不可除

肺石達窮民

注好

掌士之八成

讀書小記

刑官皆士為之亦何陋

書五家秋官補本

如此推論觸處皆通還入春官為妥

秋官一

惟王建國

周書亦用禁刑字

掌建邦之三典

大司寇之職

三典聖人之妙用瞻言百里

五刑與前五刑異

野刑句

厚生之事 鄉刑句正德之事

功田功也

呂刑云刑罰

世輕世重

以圖土聚教罷民

今有圖土無職事充軍則役之

以嘉石平罷民

嘉石之設如今枷示似之 今登聞鼓肺石之遺

正月之吉始和

今告示惟禁盜餘則否 大論也非聖人不能為此權度

大祭祀

俱用刑官用嚴也 前王前乎王也

掌外朝之政 小司寇之職

詢者迂四聰 康誥亦有句時字

讀書小記

綱目下

以五聲聽訟獄

呂刑但言五辭惟貌有稽猶未詳也 孟子論瞽瞍殺人又

出入議之外

及大比

大比節較說開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

此之謂邦禁

掌國之五禁之法 士師之職

五禁五戒皆是大綱領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

掌鄉刑 弊即康誥丕蔽罰蔽殷棄之蔽

掌士之八成

八成乃奸慝暴亂之八目

若邦凶荒則以荒辨之法治之

守望相助之守 郊野謂鄉遂

掌國中鄉士

刑人與衆共之

掌四郊遠士

大約與鄉士之文同

掌野縣士

讀書小記

測禮下

三

家制邦縣之獄 梅按鄉士遠士縣士所掌大同小異故經

文只略換一二字以別之

掌建邦外朝之法 朝士

孟子折王雖正是外朝之法

凡士之治有期日

此段總前後而言 判書好 屬親屬

掌都家 方士

方士分四方

掌四方之獄訟 評士

此與春官掌訝訝字同此四方又與方字不同蓋四方之諸

侯遠人也

掌登萬民之數 秋官二司民

孔子式負版司寇祀司民 後世編審不肯去老丁畏王治

也

掌五刑之法 司刑

漢文除肉刑陳季雅以為不可除

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 司刺

孟子之論正與此合欽恤之至也

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 司約

司約當是天官大師之所掌司約則司刑殺耳註釋桓伐楚

讀書小記

測禮下

四

未敢及此

掌盟載之法 司盟

春秋之法書盟者惡之而善胥命蓋亦變周制矣

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 司厲

正奸慝暴亂之當刑者

掌收教罷民 司圉

明刑仍是輕典 二出字有別

掌守盜賊 掌囚

囚大約指親與貴者

掌斬殺賊謀而搏之 掌戮

掌重典所謂元惡大惡

掌憲邦之刑禁布憲

此正邦禁布之於未然者

掌司斬殺戮者禁殺戮

亦是重典

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職全

空青藥名

掌達國道路野廬氏

掌野廬之禁禁宇三見註近官路亦種樹

掌除融蜡氏

讀書小記

周禮下

五

非獨哀死亡亦以重賓祭

掌夜時司審氏

夜禁金吾氏之職

掌執鞭以趨辟條狼氏

掌誓命

掌比國中宿互櫟者修閭氏

此詰姦慝之事

掌設弧張爲阱獲禁氏

冥氏以上除人害以下除物害吉凶與民同患也

掌除毒蠱庶氏

蠱之害甚奇

掌攻蠶獸穴氏

物火妙

掌攻猛鳥隼氏

媒字妙

掌覆天鳥之巢翬族氏

聖人亦有此治法

掌除牆屋赤友氏

廢灰奇

掌去蠹龜蠹氏

讀書小記

周禮下

六

鞠煙奇

掌除水蠱壹深氏

水虫之害大如鱷魚文尚未及此

掌射國中之妖鳥庭氏

此等雖聖人亦有所不知者而設官射之亦神矣

掌都家之國治朝大夫

朝大夫而分書上士下士故須注明此職不可少

各掌其次之政令胥師

市官之法

掌憲市之政令司裁

單禁市之暴亂

掌巡市司稽

稽即訕而不征之譏

各掌其所治之政齊

詰市肆之姦慝

冬官一

惟王建國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富字未確

掌建邦之土地之尚大司空之職

讀禹之緒畿即九畿畿字

讀書小記

周禮下

以土會之法

五地本洪範之五行非明於庶物者不能

以土宜之法

禹稷躬稼之事相宅即居四民知其利害即時地利

以土均之法

則壤成賦之事

以土圭之法

日南非日之南也地在日之南也日北地在日之北也此

與書禮孟子不同陳氏之論自妙

凡造都鄙

都鄙用助法百畝而徹有此三等註此與遂人菜田之論宜參觀之

乃以九畿之籍

大率與禹貢五服五千之制相類邱氏兩面之說足釋古今之疑註此說近是蓋四面增五百里而加八則開闢之至矣

祀五帝

引即今發引之引前七節皆言土地此節則兼吉凶軍賓之屬

掌稽國中小司空之職

掌察民數九謂九賦

讀書小記

乃會萬民之卒伍

此與鄉遂之數起於五者甚合則六軍之出於六鄉昭昭矣此與司馬制軍一節同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

此力役之征也三可字重正是均處凡土地必考其家七人者而授之

凡令賦

前以人之衆寡言此以食之衆寡言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此則以四起數井地之治也

凡小祭祀

此雖居吉凶軍賓之事 地比謂比鄰

掌任土之法 載師

此分王畿千里而任土定稅周詳之至末處時字甚重 凡任地以下此與孟子什一之說不合蓋從什一之制而差等之

掌建國之法 量人

凡諸之經營位成楚邱之撥日望景正量人之事

凡祭祀饗賓

此屬量人

讀書小記 周禮下

九

掌設王之社壇封人

詩云夏而福衡

掌均地政 均人

均人與小司徒之均土地令賦二節通

掌平土地之政 土均

土均與前上地中地下地之義通

掌土化之法 草人

孟子兩用冀宇蓋茶蓼朽而黍稷茂振古如茲

掌稼下地 稻人

禹之盡力溝洫必詳於此矣

冬官二

掌市之治教政刑 司市

次即旅即次次字禁靡絕好用賈民又好泉府似可刪主猶多也 註雖利民而未盡善

凡市入

凡二次 用物異物之別猶禁靡之義

凡市偽飾之禁

十二禁 王罰乃維風善政自上率之

掌成市之貨賄 貨人

近市益偽量度淳制難言矣同之一之古道也 治訟多以

讀書小記 馬禮下

十

質劑不止市也故用凡字

掌飲市 厘人

飲珍異則可耳 註征而不厘

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 賈師

平物價

各掌其肆之政令 肆長

孟子所以闢許子

掌以市之征布 泉府

泉府可刪 註治國不能用周禮偏於泉府講周禮介夫之誤也

掌道方志 訓

二詔字詔王也志猶志書

掌山林之政令 山虞

禁謂所禁之山萊者除草萊也

掌巡林麓之禁令 林虞

守即屬禁曰虞曰衛皆量度其特物之宜

掌巡川澤之禁令 川衡

莫如真掌之莫

掌國澤之政令 澤虞

九澤既陂

讀書小記 周禮下

掌山林之名 山師

先王不貴異物想只是禹貢之物

掌四方之地名 遺師

先王有封建故設原師 朝廷亦不可不知

掌邦田之地政 述人

掌獵 註豈有不死

掌金玉錫石之地 卅人

後世往往有之

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 角人

此乃用物

掌以時徵羽翮之政 羽人

亦用物

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 掌茶

近用灰隔

掌飲互物蜃物 掌蜃

近用石灰白土

掌秋飲皮 掌皮

禹貢羽毛菴革熊羆織皮之類

掌絲入而辨其物 典絲

如充之漆絲青之絲采繁絲之類

讀書小記 周禮下

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文 典采

良工以待賜用苦功以待喪紀衣服喪服也

掌園遊之獸禁 園人

雖雉兔者往而有屬禁

掌國之場圃 場人

供邊實

掌平宮中之政 舍人

種陸見齒風后獻種重穀也

掌巡邦野之稼 司稼

年之上下與凶年取盈異興賦也 古之重農如此後世不

問矣

冬官三

掌天下之圖職方氏

王道以得人心為本地形既塞豈能逃人耳目以職方秘之司馬者私也註七國之變起於晁錯何關地圖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

淮海惟揚州厥土塗泥註此言五湖極好

正南曰荊州

荊及衡陽惟荊州厥土塗泥

河南曰豫州

讀書記

周書下

十三

荊河惟豫州鎮宜嵩山

正東曰青州

海岱惟青州

河東曰兗州

濟河惟兗州

正西曰雍州

黑水西河惟雍州

乃辨九服之邦國

九服只如五服

凡邦國小大維相

既戒之又巡之

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土方氏

詩云揆之以日

掌制邦國之地域形方氏

比即比卦之比

掌溝澮滄池之禁雍氏

田野山澤之禁

掌國之水禁雍氏

酒禁更註列子習於水而勇於酒

柞氏

讀書記

周書下

十四

周頌載芟載柞之柞

掌殺草雍氏

寡欲者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如是如是

掌呂田獸獸人

掌政令則不敢不以時如獻人之以時

掌以時獻為梁

與薛氏小有異同

掌取互物龜人

籍與晉綱有別故另設官

掌療獸病獸醫

以上諸職乃盡物之性	掌為大裘 <small>司裘</small>	與獸人異同	掌王之吉山衣服 <small>司服</small>	此章吉山服制極周詳	掌王之五冕 <small>弁師</small>	司服主服弁師主冕各有度數	掌王后之首服 <small>通師</small>	與內司服參看	掌王及后之服 <small>僕人</small>	讀書小記 <small>周禮下</small>	亦附司服	掌染絲帛 <small>染人</small>	附司服	天子之弓	以規為度	掌公墓之地 <small>冢人</small>	孔林葬法宜泰 <small>議功議貴</small>	掌凡邦墓之地域 <small>墓大夫</small>	民葬亦設官掌之	考工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有六職	此舉考工之大綱極為醒眼	粵無縛	特舉四處以見習俗之異	知者創物	觀繫辭可見 <small>梅按考工之記百工猶爾雅之注禽魚也致遠恐泥君子不為雖其文絕佳要非學之正要</small>	凡攻木之工七	讀書小記 <small>周禮下</small>	全篇之大凡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	攻木之工七	凡察車之道	不撰數語反說 <small>近取諸身猶制律亦以人聲為度</small>	為輪 <small>輪人</small>	文字古而逸	凡斬穀之道	善筭術	三分其較長
------	-------------	-----	------------	------	--	--------	----------------------------	-------	----------	-------	-------	-------------------------------------	----------------------	-------	-------	-----	-------

反言之 三雖字透切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

分山澤言之

是故規之以抵其圓也

文如風來才面一連六抵字快甚

弓長六尺 輪人

蓋二十八弓作室者如鳥斯華亦此意 崇卑之遠均也是

亦用中也

為車與人

不言尺寸而尺寸存焉妙妙 筆精妙入神若以此算生鍾

讀書小記

周禮下

十七

分定在史漢之上

為輪 輪人

五繫繫輪之輪 因馬而施 策半亦用中也 鼎折足亦

無任也

几探輪

輪深數語非深非淺則達中

軫之方也

軫車後橫木 禹命奚仲為車正建旌旂旂旒 伐三星參

三星 文如風檣陣馬

攻金之工

筆快如刀 權度乎金之為用而齊有六

為殺矢 治氏

特提胡之曲直長短

為劒 桃氏

分三等為力不同科

為鎗 見氏

先舉者凡十有四

十分其銑

考工文字之妙不可言傳

薄厚之震動

讀書小記

四

十八

厚薄均而聲得中

為量 栗人

黃鍾為萬事根本量亦有之

為甲 函人

旅猶簪 吾於甲鍛得執中之義一片神行又申說一段暢

甚

鮑人之事

攻皮之工 一層進一層如剝蕉心

鞞人為皐陶

鈔人 大雅賁鼓鼗鼓同此

畫績之事

設色之工五 祭服以此舜以五彩彰施五色至周大備

染羽 鍾氏

羽人也亦設色之工

凍絲 祝氏

絲氏亦設色之工 快筆

玉人之事

刮摩之工 圭之等威度數之維極意似天官文字

壁畫處尺

以字十七見昭其辨也此篇却是大手筆

讀書小記

周禮下

元

為磬 若人

點笙者亦然

為矢 矢人

刮摩之工 苛箭幹音敦

厚脣 梓人

秦漢人亦有此筆

凡攬網援簪之類

猛獸之形 申上荀簾

為候

子貢方人之方 个猶左个右个之个

為廬器 廬人

廬之大綱

凡為爰

筆妙 凡試段又試之好

匠人建國

其繩則直 蔡同泉詩云揆之以日景山與京謂此 定水平

此正辨方正位之事又考極星妙妙

匠人營國方九里

營國如禹之敷土妙甚左右前後確不可易

室中度以几

讀書小記

周禮下

子

分職妙

王宮門阿之制

家無百雉之城 申上文不俟注

匠人為溝洫

請野九一而助其經界如此禹之盡力溝洫以此耳 此與遂

人所掌正體國經野之事

凡天下之地勢

南東其畝亦然 濟南多葦屋 禾三百囷兮

車人為耒廬

因地而制宜

車人為車

因山澤而制宜

弓人為弓

只是文字妙然讀此等何如讀諸經史之為快

凡為弓

因時而制宜 申上文用七則字

析幹必倫

觀橋幹四欲字可以知中道矣注不剛不柔

凡為弓

方峻所謂象也 此為所謂行司也

讀書小記

為天子之弓

禮所以辨上下 弓分三等以長短言也

凡為弓

弓與人相宜 反說 弓分三等以張弛言也弓又有四等而

潘因之 潘文四 又分三等以至不至言也

讀書小記 周禮下



讀書小記 樂律考

河東范爾梅著

問樂 寄都中友人

後學靳之昇校輯



每思周禮合陰陽之聲至精至文因嘆古聖人之於樂律如此其重以周也明鄭世子不從舊說正謂黃鐘一均與仲呂相生相合而於笙音驗其必然此非苟為異論者故李振之禮樂疏全從鄭說良有見也近閱禮樂全書則取漢儒舊說而不取鄭說謂黃鐘一均合於大呂一均餘均皆如周禮梅思二說不同此非語言文字之可以億度須熟復樂理樂器細聆其音乃可知其疎密未審今夫常之樂其合耶未合耶如合之則二說孰是宜有定論意者世子之說為確耶蓋笙音二合其來已久此樂之至精非躬親司樂者八音雖陳未能考擊得之也又朝之樂有四啞鐘謂背四背一亞工亞凡也今郡邑大成樂祇用仲呂一均而旋宮之義不備未知太常于此四律特加審訂如古旋宮與否蓋必如此乃可宣播十二月之氣導其和而釋其戾也又古樂久廢州郡大成樂或有稍稍整理之人而缺焉不講者殊多俗舞生徒其空名而已即鄉飲樂亦僅諸生口誦小雅三終而笙瑟音調概乎未聞先儒所論樂譜樂舞之至詳至脩竟未有一舉行者惟當路大人先生旦夕申飭可以立效都中時與司樂相接倘肯一一考訂亦講學之大端吾夫子數從

讀書小記

樂律考

事于斯矣

讀書小記

樂律考

二

問樂對 對曹老師係本縣教諭

樂本於天地生于人心通於政治六經多言之茲不具論第論聲律聲律之要曰黃鐘生五律曰五音還相為宮而生十二律曰二變聲曰子律倍律曰審宮音曰明調數者樂之體具矣其用之見于士子者則在學宮士子學樂圖譜及樂舞六代小舞耳黃鐘為律本管長九寸諸儒論者有曰候氣候氣恐不足據有曰累黍此為近之然必以人聲為主書曰聲依永孟子言聖人竭耳力此知樂之至者嘗以耳試之人聲之清濁高下老少不一合而聽之大概有九取其中五音為中聲其上者為五音之清聲下者為五音之濁聲以輔之中聲最蒼老者其聲濁因讀書小記 樂律考 三

定為九寸之管而累黍以志之是曰黃鐘此以人聲考黃鐘之律非專靠累黍也黃鐘明而諸律可次第而明矣黃鐘生五律亦以人聲為準而佐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蓋由宮而商而角而徵羽皆有自然之音自然之次由宮而徵而商羽角又有相生之妙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可次第而生五律焉如琴按山外而生商按十一山而隔一生角按九山而隔二生徵此愚以耳聽琴五音之法與古法異俟知音者正之音止于五則律亦止于五黃鐘一均聲足以為樂而必用十二者括人聲也聲出于氣氣不齊而聲因之故有同一宮聲此人歌之入黃鐘一律彼人歌之入太簇一律者則太簇為宮或入姑

洗一律者則姑洗又為宮推之他律皆然且有一人而此時歌之宮音入黃鐘移時歌之宮音入太簇或入姑洗者宮在黃鐘則太簇為商宮在太簇則姑洗為商南呂為徵而黃鐘林鐘二管與太簇之宮不叶朱子所謂繞入一聲便物也聖人於是另生角音制為蕤賓之律另生羽音制為應鐘之律此又由太簇之宮而生五律也或宮在姑洗則以人聲推之而應鐘為徵蕤賓為商而太簇南呂二管又與姑洗之宮不叶聖人于是另生角音制為夷則之律另生羽音制為大呂之律此又由姑洗之宮而生五律也又或聲之不齊歌較黃鐘一均而差高較大簇一均而差下介于黃鐘太簇之間者是又具一均也聖人以為

韻書小記

樂律考

四

既有此音則宜有此律于是又立大呂一均之律其宮在大呂則商曰夾鐘角曰仲呂徵曰夷則羽曰無射此大呂一均聲視黃鐘一均稍亞故居其次焉有謂古聖聽風之極鳴鳴而造律者此耳黃鐘一均為陽大呂一均為陰如易之兩儀黃鐘一均陽律三陰律二大呂一均陰律三陽律二如易之四象陰陽互藏其宅也此二均律呂之大綱領也至諸律又生五音變化錯綜而不離其宗合之得八十四聲如易之先天諸圖陰陽相錯而乾一兌二之序有條不紊也如兵陣之方圓曲直四頭八尾而觸處為首也如等韻之十六通攝直圖橫圖而不出三十六母也如日月五星之經天進退疾遲于南陸北陸而璣璣可

齊也推之揚之太玄蔡之範數邵之元會朱之卦變著策皆文珠而理一焉夫極天下之至變至蹟而實天下之至簡至易物相雜故曰文律之文至矣人聲之不齊以十二律括之而無遺矣若蔡氏所云黃不可為他律役則律必不止十二寧有當乎諸律各生五音則互有複律而下生不窮將不止于十二矣聖人以為聲太繁音太清不可為樂于是審音定數而節之為十二而仲呂下生之徵其數適當黃鐘律數之半半聲與正聲一也是仲呂可以上生黃鐘矣上生下生周而復始如環無端而適合十二之數此音之所以止于十二也與何謂變聲蓋宮商角之音相去近故隔一律角與徵羽與宮之音相去遠故隔二

韻書小記

樂律考

五

律二律之間近徵收一聲曰變徵近宮收一聲曰變宮其隔一律者雖欲強為變聲而不能也蓋審思之變聲可去亦可存可去者陳陽樂書力辨變聲之非今南曲九宮十三調亦無變聲而未嘗不可為樂也可存者變聲為武王所增也五音難審而即變聲足以審之朱蔡七始八十四聲並鄭世子七音琴皆取變聲今此曲諸宮調亦用變聲也今樂只十字餘皆不倚音所謂啞鐘也補之易耳朱子謂清聲美所聞前代編鐘十六乘清聲也明初冷謙所製樂譜清濁互用鄭世子審定四倍律是也儒者不辨南北曲但審奏曲有變聲者即北音無變聲即南音耳變聲之辨只在幾微疑似之間故變聲不可為調要可自

存也若變律則有未安者若蔡西山所論變律變半律雖以仲律生黃鐘其與京房六十律之謬相去幾何哉子聲倍聲古未必有也後世多用之蓋人氣不齊亦止取上四清聲下四濁聲凡樂只取中五音為中聲而其餘上者為子聲下者為倍聲子倍之數異而音不異也然姑洗以後過清則失之嘒殺林鐘太濁則失之彈緩登歌不能引吭而不可為樂矣今樂用六五大尺大二可也其過清者皆鄭聲也今琴按九徽十徽者雅音也七徽以上已近嘒殺至四徽以上為上均其細已甚清之清子之子琴譜多用之亦鄭聲也蓋子律倍律皆止于四而不用十二準人聲耳惟瑟用二十四絃正聲十二復有清聲十二以和

讀書小記

樂律考

六

正聲鼓瑟如琴之雙勾則可用清聲十二為差異耳審宮音者宮為均主以耳審之變宮之上正宮也變宮之下濁羽也變徵之上正徵也變徵之下角也宮平而徵仄則自別矣宮音見而五音皆見矣且宮變動不居周流諸肆而清濁互用昔人謂大不過宮第以及羽此言黃鐘大呂太簇三均耳若夾鐘以後還相為宮則宮或至濁或次清至無射應鐘二均則宮反至清矣如琴三絃為黃鐘之宮其音同濁若依旋宮法三絃一律為應鐘別為一均則六絃林鐘為宮其音反清矣或緊五絃一律為仲呂之宮則又別為一均宮居清濁之間而三絃黃鐘為濁徵矣餘可類推朱子言按月調琴至十月云云則知宮音不

必拘清濁矣明調者朝廷用宮調宗廟用羽調燕臣下用徵調鄉人用角調愚嘗校正劉宗師辨疑集偶為言之劉公附入刊行即律呂新書六十調甚為明悉而世多忽而不察時樂皆不知調間有羽流優俳知音者第曰此工字調上字調云云耳又安知工與上之宮調耶羽調耶

讀書小記

樂律考

七

論律呂損益不止三分

臨汾王子孝準每疑五音相生異於五行相生子曰相生之法須是活看如三分損一宮商生徵羽矣二分益一則徵羽亦可生宮商三分益一徵羽生商角矣四分損一則商角亦可生徵羽此仲呂生黃鐘而黃鐘生仲呂隔八隔六無不可也不寧惟是試以九分損一而宮且生商商且生角角且生徵徵矣且生羽羽且生變宮矣試以八分益一而變宮生羽羽且生徵矣變徵生角角且生商商且生宮矣五分損一而宮且生角四分益一而角且生宮矣五分損二而宮且生羽三分益二而羽且生宮矣故九分損一而黃太姑聽奇無之六律遞相生也太夾

續書小記

樂律考

八

仲林南應之六呂亦遞相生也八分益一而六律六呂又各逆行而遞相生也且五分損一而律且隔五以生五分損二而律且隔十而生也四分益一而律且隔九以生三分益二而律且隔四以生也雖與三分損益之法不同而實則可以互參是亦考律者之所究心耳予又嘗謂人心有自然之五音不待度數而自知故聽宮商而徵角羽之音自見聽羽徵而角商宮之音自見聽黃鐘太簇而姑洗林南之音見聽大呂夾鐘而仲呂夷無之音見且聽南呂之羽而黃鐘一均之音見聽太簇之羽而仲呂一均之音見雖其間宮商角徵羽隔一律角徵羽宮隔二律其義似奧然皆出于人聲之自然而無待于意計之為亦不

蓋拘于三分損益之序也是故音之相生遠近順逆皆可相準謂之宮徵商羽角可謂之角羽商徵宮可謂之宮商角徵羽可謂之羽徵角商宮可如古陣法四頭八尾觸處為首又何泥於三分隔八之法哉三分隔八古人示人以簡易可守耳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五行例之

續書小記

樂律考

五

論琴大小間勾

古之君子琴瑟不離于側凡以云學也學則必先明于調絃入弄大小間勾之義尤必審于律呂相生三分損益之法否則知聲而不知音知音而不知律君子識之蓋大間勾者律之下生也三分損一取之九徽以外絃生內絃宮生徵而商亦生羽也小間勾者律之上生也三分益一取之十徽以內絃生外絃徵生商而羽亦生角也九徽者本絃之所生是為子音按之而他絃叶應者子絃應也十徽者本絃之所自生是為母音按之而他絃叶應者母絃應也故琴三分之而損一者見焉四分之而益一者見焉如三絃為黃鐘矣九徽者三分之二也黃鐘所以讀書小記 樂律考 十

下生林鐘者此也十徽者四分之三也仲呂所以上生黃鐘者此也三絃之子母可見梗概矣然猶有說焉三絃為宮按九徽而六絃應一絃亦應者正徵應而濁徵亦應四絃為商按九徽而七絃應二絃亦應者正羽應而濁羽亦應若是則損一而下生者何不可益一而上生乎且四絃十徽林鐘也三分益一而生四絃之徵聲為太簇三分損一而生四絃之七徽亦為太簇五絃十徽南呂也三分益一而生五絃之徵聲為姑洗三分損一而生五絃之七徽亦為姑洗若是則益一而上生者又何不可損一而下生乎故夫損益上下其義一也而蔡氏之變律變半律可勿用矣

琴律考上 絃 瑟 羅 瑟 瑟 絃

一徽 八分	宮	黃	太	仲	林	南	黃	太
二徽 六分	徵	林	南	黃	太	姑	林	南
三徽 五分	角	姑	林	南	應	大	姑	林
四徽 四分	宮	黃	太	仲	林	南	黃	太
五徽 三分	徵	林	南	黃	太	姑	林	南
六徽 五分	角	姑	林	南	應	大	姑	林
七徽 中分	宮	黃	太	仲	林	南	黃	太
八徽 五分	羽	南	應	太	姑	林	南	應
九徽 三分	徵	林	南	黃	太	姑	林	南

讀書小記 樂律考 十

千徽 四分 仲 林 無 黃 太 仲 林

士徽 五分 角 姑 林 南 應 太 姑 林

士徽 六分 夾 仲 奪 無 黃 夾 仲

主徽 八分 宮 音律與七徽四徽一徽同乃仲呂一均聲

此兼黃鐘仲呂二調蓋以一絃為宮則是黃鐘一均六七絃為少宮少商而三絃七徽之半為姑洗角以三絃為宮則是仲呂一均一二絃為濁徵濁羽而五絃為南呂角琴家用此二調然鮮知仲呂者

琴律考下絃 蕤 蕤 蕤 蕤 蕤 蕤 蕤 蕤 蕤 蕤 蕤											
一徽	宮	林	南	黃	太	姑	林	南			
二徽	上準	徵	太	姑	林	南	應	太	姑		
三徽	角	應	變	大	另	姑	蕤	變	夸	另	應
四徽	宮	林	南	黃	太	姑	林	南			
五徽	中準	徵	太	姑	林	南	應	太	姑		
六徽	角	應	變	大	另	姑	蕤	變	夸	另	應
七徽	中分	宮	林	南	黃	太	姑	林	南		
八徽	下均	羽	姑	蕤	變	南	應	變	太	姑	蕤
九徽	三分	徵	太	姑	林	南	應	太	姑		
十徽	四分	黃	太	仲	另	林	南	黃	太		
十一徽	角	應	變	大	另	姑	蕤	變	夸	另	應
十二徽	無	黃	夾	另	仲	另	林	無	另	黃	
十三徽	無	林	南	黃	太	姑	林	南			
外	宜增	徵	南	應	太	姑	蕤	南	應		
散聲尾	宮	林	南	黃	太	姑	林	南			

此據三絃為黃鐘一二絃為濁徵濁羽而考其音律如此絃不甚緊宮聲不散五音適當各絃之七徽至為確當伯牙心法多用之

操殺旋宮圖 前六轉為慢宮後六轉為清角											
一轉	三絃	黃鐘	漫	一徽	為應鐘	角	宮	移	六絃	林鐘	一均
二轉	六絃	林鐘	漫	一徽	為蕤賓	角	宮	移	四絃	太簇	一均
三轉	四絃	太簇	漫	一徽	為大呂	角	宮	移	七絃	南呂	一均
四轉	七絃	南呂	漫	一徽	為夷則	角	宮	移	五絃	姑洗	一均
五轉	五絃	姑洗	漫	一徽	為夾鐘	角	宮	移	三絃	應鐘	一均
六轉	三絃	應鐘	漫	一徽	為無射	角	宮	移	六絃	蕤賓	一均
七轉	五絃	姑洗	緊	一徽	為仲呂	角	宮	移	七絃	即仲呂	一均
八轉	七絃	南呂	緊	一徽	為無射	角	宮	移	四絃	即無射	一均
九轉	四絃	太簇	緊	一徽	為夾鐘	角	宮	移	六絃	即夾鐘	一均
十轉	六絃	林鐘	緊	一徽	為蕤賓	角	宮	移	三絃	即蕤賓	一均

以一絃爲黃鐘宮又當別論

甕合四上尺 甕合四一上尺 工

子 29—276

小記 琴律考

河東范爾梅著

後學張 允校輯

琴律考

知聲而不知音知音而不知樂儒者耻之故作琴律以補近世琴學之所未備蓋其經緯錯綜皆有自然之應聲而不可易者思其所以然其性命之奧與丙戌范爾梅識

讀書小記

琴律考

大間勾一二三四按九徽則下生四五六七按十徽則上生而聲

大一絃 林鍾濁 按九徽應四絃為三分損一下生太簇
 間主絃 南呂濁 按九徽應五絃為三分損一下生姑洗
 勾三絃 黃鍾宮 按九徽應六絃為三分損一下生林鍾
 損四絃 太簇商 按九徽應七絃為三分損一下生南呂
 益一絃 林鍾濁 散聲應四絃十徽三分益一上生太簇
 相二絃 南呂濁 散聲應五絃十徽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生三絃 黃鍾宮 散聲應六絃十徽三分益一上生林鍾
 圓四絃 太簇商 散聲應七絃十徽三分益一上生南呂
 後四行皆三益一者推其理耳其寔未嘗益也十徽乃損之三分乃母音也須善會之

七絃

散音應五絃十徽三分益一羽上生角

小六絃

散音應四絃十徽三分益一徵上生商

間五絃

散音應三絃十一徽角不能生宮十徽不應

勾四絃

散音應二絃十一徽三分益一商上生羽

損三絃

散音應一絃十徽三分益一宮上生徵

益一絃

散音應三絃九徽三分損一宮下生徵

相二絃

散音應四絃九徽三分損一商下生羽

生三絃

散音應五絃九徽不應宮不生于角

圓四絃

散音應六絃九徽三分損一徵下生商

五絃

散音應七絃九徽三分損一羽下生角

讀書小記

琴律考

二

讀書小記		琴律考		三		讀書小記	
琴		林南黃太姑林南		林南黃太姑林南		琴	
按		散音 一二三四五六七		散音 一二三四五六七		按	
青						青	
同						同	
聲						聲	
相						相	
應		九徽 一二三四五六七 十徽 一二三四五六七		九徽 一二三四五六七 十徽 一二三四五六七		應	
圖		太姑林南應太姑		黃太仲林南黃太		圖	
琴		林南黃太姑林南		林南黃太姑林南		琴	
泛		四徽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徽 一二三四五六七		四徽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徽 一二三四五六七		泛	
音						音	
同		五徽 太姑林南應太姑 八徽		五徽 太姑林南應太姑 八徽		同	
聲		六徽		九徽 太姑林南應太姑		聲	
相						相	
應						應	
圖		七徽 一二三四五六七 十徽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徽 一二三四五六七 十徽 一二三四五六七		圖	
		林南黃太姑林南		林南黃太姑林南			

讀書小記		琴律考		四		讀書小記	
緊轉旋宮圖		角變宮 六變即大黃夾無仲之序逆行		緊轉旋宮圖		琴旋宮	
一變		五絃姑洗 緊一徽為仲呂宮角移七絃即仲呂一均 宮居中		一變		朱子琴辨謂隨月轉絃至十月則絃斷欲絕不知古人如何今為	
二變		七絃南呂 緊一徽為無射宮角移四絃即無射一均 宮至清		二變		此圖只轉一絃即換一均轉覺簡易並見變律之不必用也	
三變		四絃太簇 緊一徽為夾鍾宮角移六絃即夾鍾一均 宮次濁		三變		漫轉旋宮圖 宮變角 六變即黃林太南姑應之序順行	
四變		六絃林鍾 緊一徽為考則宮角移三絃即考則一均 宮次清		四變		一變 三絃黃鍾 漫一徽為應鍾角宮移六絃即林鍾一均 宮次清	
五變		三絃黃鍾 緊一徽為大呂宮角移五絃即大呂一均 宮至濁		五變		二變 六絃林鍾 漫一徽為應鍾角宮移四絃即太簇一均 宮次濁	
六變		五絃中呂 緊一徽為蕤賓宮角移七絃即蕤賓一均 宮居中		六變		三變 四絃太簇 漫一徽為大呂宮角移七絃即南呂一均 宮至清	
旋相為宮即旋相為商旋相為角旋相為徵羽故宮絃一變而諸絃		皆不動而變一音而脩五音十二律而脩八十四聲六十調也非天		四變 七絃南呂 漫一徽為考則角宮移五絃即姑洗一均 宮居中		四變 七絃南呂 漫一徽為考則角宮移五絃即姑洗一均 宮居中	
下之至變至神孰能與于斯				五變 五絃姑洗 漫一徽為夾鍾角宮移三絃即應鍾一均 宮至濁		五變 五絃姑洗 漫一徽為夾鍾角宮移三絃即應鍾一均 宮至濁	
				六變 三絃應鍾 漫一徽為無射角宮移六絃即蕤賓一均 宮次濁		六變 三絃應鍾 漫一徽為無射角宮移六絃即蕤賓一均 宮次濁	

琴五調

琴譜用平調者十之三用漫角者十之七然實未嘗漫角也

平調五 黃鍾一均

漫角調五 林鍾一均

黃鍾宮調 三絃起調

林鍾宮調 六絃起調

奏大雅

太簇商調 四絃起調

南呂商調 七絃起調

周樂不用

姑洗角調 五絃起調

應鍾角調 二絃起調

奏國風

林鍾徵調 六絃起調

太簇徵調 四絃起調

奏小雅

南呂羽調 七絃起調

姑洗羽調 五絃起調

奏三頌

風雅各有所宜之調如鄭世子所製風雅諸譜是也頌用羽

調如今大成樂用太簇之羽是也

讀書小記

琴律考

五

琴具六十調必隨月轉絃而後可以宣天地之豫今琴家祇用

平調漫角則僅及十一月六月而餘月之氣未達者多矣且古

人以管聲傳于絃上今則隨意調絃未定是某均之聲今文廟

大成樂用中呂一均而諸庠未具樂舞郊庫雖具瑟瑟設而不

調又安望其能辨某均聲哉即有琴師亦在指法上拈弄若叩

以還相爲宮之義亦百姓日用而不知耳

二變聲

南音無變聲北音有變聲以隔二律故也七絃琴一絃爲變宮五絃爲

變徵今琴皆用五絃而加倍聲清聲則二變當于近宮近徵處取之

平調變宮 應鍾

平調變徵 應鍾

漫角變宮 應鍾

漫角變徵 大呂

一絃六徽

一絃四徽下

即平調變徵

一絃五徽下

二絃六徽

二絃七徽下

二絃六徽

三絃七徽下

三絃五徽下

三絃四徽上

四絃八徽

四絃六徽

四絃七徽下

五絃九徽

五絃六徽下

五絃八徽

讀書小記

琴律考

六

禮樂箋曰樂記上如抗一節歌之至精也今考定樂譜分著之

上如抗

樂譜作多。謂字出後引聲而去也。圓消悠徐如水之平馬之馳疾中引抑而往更無凝滯。

曲如折樂譜作多。出字後轉聲而下。曲折有絲韌。恬靜也。非逆折而上。

止如囊
集韻作L。謂止處或在口後或在字後截然如枯木之
斷更無繁聲

樂辭作也。平出之律。過拍而一。律拍。而一。如矩方而拍。倨如矩。

句如鉤樂詩什云此三出聲也李如圭以此而吞餘音如鉤之

紫二端如貫珠

樂譜又有長聲一短聲一轉聲○箋曰樂譜所載諸格或

句具數格或一字亦具數格昔人謂歌闋雖上闋姑先下闋廷寅印

可悟永言之妙每句或欲配一格謬矣

迎神咸和之曲 太族之羽仲呂調

中呂調與夾仲之商夷則之宮相出入其調清幽飄灑先作清音

激吐轉聲而下清粹平緩便合此調若以喉中洪濁之音平曳而

出即犯黃鍾應鍾二調矣

大哉宣 聖道德尊崇 維持 王化斯 民是 崇典祀

[illegible]

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illegible]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師神明

॥ श्रीगुरुदेव्यो नमः ॥

度 越前 聖 染 帛具 成禮 容斯

१०
२३
४५
६७
८९
१०
११
१२
१३
१४
१५
१६
१७
१८
१९
२०

稱黍稷惟神之聽

बुध बुध बुध बुध बुध

獻安和之曲太族之羽中品

大哉聖師實天生德作樂以宗時

琴律考

祀無教清酤惟馨嘉牲凡百

[illegible]

存羞神明庶發昭格

॥ श्रीगणेशाय नमः ॥

終獻景和之曲

百王宗師生民物
軌聽之洋

[illegible]

洋神其寧
止酌
彼金罍惟
清

ॐ नमो भगवते वासुदेवाय ॥

且 旨登献惟三於噫成禮

ア
ウ
エ
オ
カ
キ
ク
ケ
コ
サ
シ
ス
セ
ソ
タ
チ
ツ
テ
ト

+

語錄

已已秋讀讀書錄後十卷如飲甘露瓊漿樂而忘倦如不可離矣

已已八月覺海濶天空四字妙甚因書座右念之不覺大笑午後出書齋仰面觀浮雲悠揚自如天如玉藍浩然無際清遠廣大氣象不可名狀乃知文清公忽悟天無際之句妙次日遂撤書室簾幙使呼吸通于天際云

一日觀漁家樂劇竊謂其義有五惜杜李也思清河也刺馬融也哀賢帝也誅梁冀也意李益翁之讀漢史殆有不能忘情于此者乎然劇本異之死乃為漁家女子所刺何耶得無以漢桓靈虐文集

誅冀不能明正其罪且謀之閹宦即與女子何異哉意漢桓于是乎不足以為君矣居無何而党錮之禍肇矣使向者李固之說行而立清河王豈遂至此哉故曰思清河也子傷冲帝賢帝之死而又傷清河之道死讀史而悲吁累日矣而劇乃以起義師而清河終之以快吾心以快天下後世之心則劇戲亦豈小補哉

國朝論文高出諸家之上者惟有陸稼書

平來夢中解一貫曰貴者通也通于神明達于上下無所不通既覺自喜其言之不謬也

昔人言宋四篇文字予謂大中二序更是兩篇大文字小學題

辭又一篇大文字

木火土金水以氣言也行之序也太極圖說水火木金土以質言也生之序也

昌黎論仁義亦未確

孟子知言不動心是也釋氏見得此子便亦不動但所見者不分明耳

按樂記史記樂書蔡氏律呂新書李文利律呂元聲並有餘諸九宮譜諸書訂正之務與九經論樂之旨相符可成一部樂書設科取士則樂興矣

今周禮不列學宮可慨矣夫

香庵文集

大戴禮雖不及小戴然亦儒者所當學

朱子小學宜先讀其書宜附四書

古者教習子以樂三式則聞知之學皆用樂亦盛矣泰大而後此學遂絕

古人行步有佩玉登車間和鸞今亡矣夫

六書諧聲之義最妙蓋縱橫錯雜而成文者也沈約之四聲神珙之等韻多所闡發而世儒或未之究僅以江河等字釋之陋矣

今真書寔隸書也

象形會意諧聲書之正也轉注假借書之變也諧聲之義精矣

周公作九章即九數耶○九數雖小數然處事接物以簡御繁最是益人神智如制井田錢穀會計造律造曆之類非此不能悉也明初取士亦以騎射書算試之

朔虛五日有奇為小餘氣盈五日有奇為大餘故置閏

考工記曰磬人為磬倨中矩勾中鉤是用勾股法李籍云以九數勾股算日月行度遠近之數今西洋所傳三角算幾何算其神明于此與

唐漢七百年董子與韓公

近曆家當以曆象授時為正其諸時日避忌皆誕妄不足信觀弗月川論土王太歲足令曆家結舌

雪庵文集

三

程子易傳氣象不同顏子聞一知十又不同蓋明處所照也

大程子著述絕少而謂其作用近聖者言氣象也

儒者自有得道處亦仙亦佛非仙非佛

我何不自想生平做箇甚事不然天地生我何為

大學格致誠正孟子知天事天

安石刑儀禮聖賢罪人也今人不知儀禮為何物矣謹職其終

哉

四書乃理學語錄之醇乎醇者但知味者鮮矣

不讀理學書終無覺悟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過獨木橋主一之至也

羅整菴論理氣合一甚詳

正心足聖學入細處至此地位儘高

朱子或問至理至文世儒讀古文時文不知或問為何物是猶舍河海而取行潦也宜其下筆索索無才氣昏昏有俗心也哀哉

無形之形在人默識而自得之延平先生使人常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其義精矣

成已成物合外內之道二氏自見得一邊耳管晏則又不知本流約等韻皆造化之自然一毫安排不得妙矣

金剛經專言形上之道便是談辭

雪庵文集

四

孟子已達天德了

孟子之學識其大者不拘拘于名數朱子則不及孟子之氣魄而用意平正細密

先王父曰辛先生欲畫一重台圖時時觀之妙妙

按韓范洛先生所著志樂一書亦依史記舊說而並及笙琴之音樂舞之容甚悉又有楊椒山先生訂正范洛志樂最後得鄭

世子樂律全書融會貫通集樂律之大成可以見諸行事矣近

張公安茂著禮樂全書亦多翔論云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守先待後亦孝弟而已故孝經說到通神

明而達上下

周公只周禮一書費了心血幾許

堯夫差法冠絕古今

道之大原出于天人心之同然非孟子達天之學不能為此開天之論○原道博愛二字亦以情為性

讀孟子最所樂也

丈人讀古文何如讀孟子

仁非問道者不能識

聖賢以理為主說到禍福上便雜矣隘矣

只在時文中拈弄正與從得意趣耳須熟讀程朱之書自然見得四子意趣如易參之悅口而飽乎仁義者自不容已矣

雲庵文集

五

宋以前知性者少

朱註多闕疑故非紫陽不能

卻子之易畢竟不如程子之易

蜂之義蟻之知亦須有個物事教他恁地故學不至于知天畢竟是淺

漆雕開亦宜列十哲

莊子是大秀才形容道體之言亦有之如道在瓦礫之類

丈人等但知節之初六无咎而不知九二之失時極也

程子若在聖門當居游夏之右

王者天地氣象霸者鬼域氣象

孟子之言快利到二十分

周禮儀禮雖不列學宮好古者必究心焉

孟子之光輝誠則動顏子之光輝動則變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程子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至言至言

居天下廣居一節是一幅孟子贊

讀書錄開佛甚多至于老子却節取之

皇極經世括萬古推倒一世不可不讀不可不熟讀

孟子一生受用只一克字克之則浩然矣沛然矣見而盎背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不自知其入于聖域矣即中庸致中和位

雲庵文集

六

有致曲而至于明動變化者也

水火木金土即作河圖看即作二十八宿看即作心肝脾肺腎

看妙妙

西銘原道之祖宗

程子說易以理為主

史記謂老子為隱君子確是

河津之學在復性姚江之學在致良知

月印千江只是一月

鄭世子以帝典元首股肱歌為通乎上下

今人不讀或問宜其茫然無所見也

孔子微言與義盡在繫辭

恐懼中却有坦蕩蕩申申天天在白沙詩曰後儒不醒事差失
毫釐間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即中和也太極之動靜也

舜之大誠不可思議顏子則曰舜何人也

川上山梁周之蓮程之柳薛之五友會心遠矣

道與人猶魚水也二氏知水瀰乎魚外不知水又貫乎魚中

天地萬物本一體貫通

到孔顏地位命不足道也

月印千江一貫圖也

雪庵文集

所以為天文者一也密也塞天地而亘古今

七

圖書卦畫只有兩樣只是黑白奇偶豈有他哉

通書先圖說近思錄首太極此聖賢立教隱微之意

象山言六經註我亦是吃緊為人處

洛書泰之象天道王道一以貫之

蒙艮二卦夜氣一箴君子以之主靜

只讀西銘字字打入心坎裏則肫肫矣

居天下之廣居太和元氣流動充滿此樂何極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無欲則一一則靜靜則無事

觀橫圖可見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妙

崔後渠只錄六經正文並不用注是讀書得大頭腦處

太極猶射者之的也

道理熟時得心多文章滾滾沛江河

太極其萬物種子乎

熟玩孟子不釋乎心自然浩然之氣生頹靡之氣去

讀白沙南泉諸書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自不屑屑于庸下是

亦庶頤立端下手處也

先天二圖圖之眉目易之四大綱領也若太極則綱領之綱領

易生于姤復月窟天根

左氏好文字以六經較之其氣象不侔矣

雪庵文集

八

讀史記一部不如讀性理一策

惟道理最大退之呂公文章事功帶幾分道理遂成大文章大
事功

明儒考

薛文清公讀書錄

朱子論程子作字甚敬引而不發觀讀書錄知是吾與點也之意○魯齋前輩多少之文清公以為朱子後一人而魯齋始定後之學魯齋者若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可也○錄中論讀不經駁雜之書吾見其人矣往往節義文章過人乃不學孔孟而學莊子則非也○文清公論詩固於小序之牽強同也竊以小序終有不可廢者○雨雪得地氣而成形星隕為石亦其義也○後用顛覆文清公曰睹其事書之為貪侈之戒然亦有富貴儉嗇不旋踵而顛覆者吾曰睹其事矣又可為節多藏厚亡之

雲庵文集

九

戒○文人多務史學而略經學芒山且駁讀書錄末審經史之淺深也吳漢若曰宋人語錄惟聞朽薪之氣亦不熟于史而昧于經故雜也經多言中人以上史多言中人以下故朱子謂讀書史為不得已○宋近思錄明讀書錄六經之羽翼何可妄議○聖賢不以往哲已言而不言有為言之也李溫陵曰班氏謂史遷是非謬于聖人不知謬於聖人正史遷之遠過班氏者也溫陵之見如此故以秦皇漢武為不世出之雄而反駁孟子亦過矣是誠以往哲已言而不言者與○宋人儕孟子于法言其失與史記稱孟荀與鄒衍諸人合傳之失均○以孟子書成于弟子者非定論也其說本昌黎及綱目及晁氏然史遷趙岐皆云

孟子自作朱子云決是孟子自作又曰史記近是蔡介夫曰諸

君謚亦恐後人所加○以靜脩為高士則計文正有慚德矣故綱目前其官而白雲處士書卒然前輩亦作渡江賦何哉○朱子門人論理切實者北溪也卓然特出者則蔡氏父子也得朱子之正傳而啟何王金許之緒者則勉齋也○漢之黨錮猶明之東林正氣凜凜然非深于易者也郭林宗其庶幾乎○文清之言獲麟理也其說勝于胡氏今之孝經集靈亦不必作○取泰內息之禁君子不沒人善之心也吾鄉傳壽毛亦云○文清策問月光當是主宋儒而來梁山說與宋儒異錢希聲亦云月不受日光更詳之○龍門天地之中觀下文則地之中也亦概言

雲庵文集

十

之也古以土圭測之嵩山居地之中○文清公曰一園也無象白沙曰六籍也無書其義一也近日白東谷雁字詩有雁去天悠悠可悟畫前易之句得之矣敬銘人道倫矣聖學脩矣有明一篇大文字也○讀蔡婦吟使人有萬物一體之思○文清公諸詩每善用轉語述懷則有顧我王程一轉茅屋則有却憶工部一轉又車牕記亦有讀古書一轉也此之謂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也○呼主人翁一節芒山疑之豈泥于端嚴和尚耶朱子已晰其同異矣○讀書錄言其心之所自得非經思索故無迫切氣象

白沙陳氏

靜中養出端倪未可便靠書冊即陽明今个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之意其復越食事亦畧四禮而教靜坐此白沙之學也。與胡愈事二書無甚深味與時矩書又過深矣。白沙誠子弟不如文清之戒子書醇乎醇也。洗心詩有拓開心胸推倒一世之意左可言是一首好詩餘可以醒世。白沙無語錄詩文亦即語錄也詩文皆似着意有迫切氣象故讀讀書錄則怡然讀白沙集則猶茫然也湛公謂其本乎自然在勿忘勿助之間此當求諸詩文之外

敬齋胡氏

胡氏於象山康節白沙委克貞諸人皆不與也朱子注陰符泰

雪庵文集

十一

同契及調息箴亦不與也以此見餘子之學甚醇謹其論選舉井田之法亦簡而易行。居業錄不如讀書錄之渾而大而視新會之詩文則乎正過之

陽明王氏

陽明之行高矣而立言則偏也如無善無惡滿街聖人聞見違逆格物誠意諸說大率多偏嘉善陳氏之論出而陽明定矣先儒云先認聖人氣象陽明以為欠頭腦須從自己良知認取又答顧東橋格物致知云云皆一家言也其別湛甘泉序甚善吾亦甚惡詞章之習吾亦甚不喜後之言太詳析太精然執贗明之說又恐使人束書不讀陷于虛無而不知也其序朱子晚

年定論曰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余考朱子與廖德明帖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是年戊午朱子六十九矣又易簪前三日尚修改誠意章是大學注確是晚年定論也陽明乃謂中年未定之說何哉此序正不敢瞞瞞讀過大抵陽明與朱子抵牾故推算周程而不及朱子又以陸氏接孟氏之傳皆非也。鄭德夫從吾道人高士也師事陽明。書張思欽卷妙甚為人子者可以知所用心矣。陽明大約重本而抑末重內而輕外其學以立誠為主而自用不用人答毛憲副書可見禍福之際把得定處旅文亦見把柄

正學方氏

雪庵文集

十二

太白之隱始見于史記而通鑑因之陳眉公徐自誤復妄言之惟金仁山鍾伯敬方正學以為無此事正學之論尤悉。正學論畢命太刻畢命憂深思遠顧民二字何足以累康王且畢命亦何嘗不言殷士庶士而遂謂周之衰康王基之可乎其論禮速貧速朽及子思之母二段亦似非以意逆志者。讀諸子書宜如方先生之讀鄧析子乃為真讀書真有補于世其所錄前二節治人之要後二節修身之要醇乎醇者也。先生睦族體仁諸論孝子仁人之用心也。讀崔豹古今註言道與事非判然二塗此論甚高在陽明之上。論魏文之于馮太后及五王之于呂后與范氏之論舜周公同蓋皆精于春秋之義者。越

正吳士二篇類莊子可以醒世。○答王秀才書乃文章家指南針。○張孝先從軍古孝子之行也正學與之友。○時敬庵陳氏先祠二記與寧陵呂氏四禮疑所見略同。○葉鄭合傳甚可喜。二子皆有胆略。

月川曹氏

以子道兼友道夜行燭一書可為入子法。○月川之言甚平易未嘗為鈞深索隱之論其黜淫祠却浮屠命如玉相禮事殆卓然守正不惑者與。○所輯鄭氏家規宜倣而行之。○辨庚一篇自是確見因思朱子氣強理弱之說亦非定論。

文莊羅公

雪庵文集

圭

性命之辨甚詳然皆形而上者未易言也尚非儒者切近事吾嘗言易繫詞啟蒙太極圖諸書皆不易讀而前輩輒輕言太極無乃好高務遠而異于終身不以示人之旨與。○朱子謂張子之言其流是箇大輪迴乃知輪迴二字佛氏窺天之未至者。○羅公辨禪學甚力。

甘泉湛氏

言理不無小出入而文則超神入化其筆絕類陽明。

羅氏

多與朱子異同其所作人圖過圖頗有裨於學者。

椒邱何氏

博綜經史勝于空談性命者矣六經論史論甚可誦。

康祿吳氏

剛忿自克然用力不仕一節自好。

惺堂史氏

繼統說甚有見與黃穀庵之論同然以此議悼園南頓可也議濮園則未確英宗既為皇子矣立孝嚴殿矣是豈漢宣漢光比耶濮園之議終以程子為正若程子之論先武姑闕之可也惺堂繼統封建二論大有功於國家。

昌陽張氏

論理學統系太拘一段千古名論也足醒從來拘儒夢夢為理。

雪庵文集

古

學功臣吾鄉畢氏亮四理學考序天中許氏百山論亦他學大而畢氏又過寬矣。

一峯羅氏

鄉試策上下千古治道條矣論李賢起復疏明臣子之大節與府縣言中上戶書明父母斯民之要道誠不愧第一人。

潛谷鄭氏

學校志畧篇理學先生總傳也微苦艱澁家禮銓補可稱微國功臣矣。

文恪王公

論十翼非易之舊吳臨川顧寧人諸公亦言之竊欲以文之易。

周公之易孔子之易分為三冊另抄如吳氏之次儀禮經傳頗覺安妥序卦雜卦則姑缺之。文恪昭穆對一篇足正胡傳之悞決千古之疑胡氏論跡僖公為三傳所悞遂解世字不分明信如其說將使昭穆遷桃紛亂無定天子諸侯且有不得祀其高曾者矣得文恪正之庶幾古者祔必以班尸必以孫之義文恪不阿劉瑾乃大節也

淡泉鄭氏

亦好博學然無所發明

劉川唐氏

其文簡如也且有厭文學反本務定之意

雪庵文集

五

楓山章氏

論朱呂之制所見甚高

後渠崔氏

沉潛典籍羅列軼事點浮文開異說于事理多所發明惜辭多深晦與鄧潛公同一語病也其讀諸經只取白文故得要領

涇野呂氏

語錄予讀之終日夜不倦蓋喜其純正切實而有味也有明讀書錄之外當推此書時置案頭其餘語錄鮮有及者

苑洛韓氏

其學近蔡元定蓋鈎深索微之學也觀間見考志樂二編可見

矣志樂二十卷大有功于律呂新書可以見制作之才然不及鄭世子之明切也

汝濱蔡氏

多善行蓋廣愛君子也其學亦未見精純

斛山楊氏

忠鯁名臣也與劉晴川周訥溪稱世廟三君子皆以上封事下獄若椒山誅賊臣一疏尤千古錚錚而竟至殺身惜哉

念庵羅氏

出處高其學近東間有雜禪處便與朱子異同念庵之文與陽明甘泉同蓋聖于文者也。宗論三篇及三字詩宜抄讀之

雪庵文集

五

瞿塘來氏

好學深思之士也其學以四勿三戒為入門而雅不喜禪目錄省心錄省事錄辨疑諸書時與程朱異同生平精力盡用之易象錯綜亦多出已見。快活吟古詩十餘首絕佳

心齋王氏

行甚高其言中正和平不戾于程朱何其似涇野語錄也王門弟子惟心齋最純正若龍溪近溪一片禪語何益于學者

重修伊祁氏廟記

廟創于宋仁宗天聖八年垂七百年矣重修于明正德八年垂二百年矣其創始之義未悉也意者帝都平陽之安邑距楊數百里採風問俗憩息此土若觀于華避暑于堯豎陽城康衢之遊者耶鄉中父老戴若天祇若神望若日就若雲而隕隕而登登而實實而枚枚固其所也朴角不斷素題不析宮垣不墜黃收紋衣從帝志也後寢為散氏女女皇帝妃也嗟嗟翼善傳聖之徽使章便程之治猶赫赫若前日也歲癸丑余同里人李公諱成龍張公諱壯猷范公諱實重新之復移後寢而廣大之庶曼且碩萬民是若矣後之君子對越在天傲含哺于耕鑿駿奔雪庵文集

定

華封康衢可也

在廟候風雨之漂搖使夫陶唐之遺風猶有存者則謂吾鄉即

四聖廟辨

洪洞姚張里先是為三教廟後益楊侯並列為四土人至今稱四聖廟云按楊之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晉之楊因氏焉周衰楊氏僭稱侯號曰楊侯據此楊侯與三教並列似無倫次抑非獨楊侯而已宋諸道學先生殊不左袒二氏而今二氏廟祀不廢與宣聖並其何以處夫梁公之火昌黎之慮也哉或謂釋老天資甚高彼固能清心省事至于輕勢力齊生死亦豈易得佛氏曰世間萬事只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非甚類儒者中庸之說乎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非其類儒者太極之說乎老氏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非甚類儒者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乎聖人處無為之地行無言之教又非甚類儒者所謂不言而信無為而成者乎薛文清公曰金剛經論形上之道聖象陸曰道德南華與易學中庸之旨間有符者孰是以論未可概以異學損之矣夫三教之名所從來者達余第存之弗為深論若楊侯見前漢書漢謂洪洞曰楊縣新莽居攝改為有年亭應邵曰楊侯國東漢復為楊縣寔權與于此今姚張村西北數武口故城即古楊國地也里人擬更置楊侯廟而未述姑仍舊廟焉然雖享祀維殷終不識臨我者為何神予謂楊侯不宜廟祀當是晉大夫叔向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其即孔

子舉直錯枉能使枉直之意歟且食采于楊德澤感人浸入肌
膚里人與三教配享即二氏應亦為之避席

雪庵文集

九

創建文昌魁星閣碑記

春秋上丁士子祀 至聖先師並祀 文昌魁星例也原夫先
師之所以為文一文昌魁星之精英萃于人文者也原夫文昌
魁星之所以為文一先師之精神萃于天文者也然則士子惟
誦法孔孟而祖豆之已矣何侈祀為雖然天文人文相得而並
彰析木東井之津倬彼雲漢孰非斯文之昭回東壁圖書之府
聯輝封豕孰非吾道之光焰矧秦階六符樞机七政握桂籍而
司文明者胡不對越在天而駿奔在廟也哉孔君心傳世守書
香子姓份份多文學之士廼祇承厥父振之先生之志期會同
人積金錯維有歷年丕作文帝魁星樓于鄉之強地誠曠舉哉
雪庵文集

子嘗夜視文昌有句云拜手天堦六府前玉衡司標並榮然世
間真有不平事最是文章不值錢今也督學汪公衡鑑三晉人
文真才盡為藥籠中物而心傳斯舉崇儒右文使後學有所觀
感而興起勝于作泐宮功德多多矣今而後士之仰止享祀于
是者瞻六星而沉酣六籍綯四珠而韋佩四子以人文之丕顯
為天文之親成其無忘心傳救度之心也夫

五經堂語錄後序

甚哉予曩者所見之隘也先是先生著書表章三晉人文遂刻
河津絳陽諸集並搜輯明儒諸先生之行不下數十百種率不
棄予而命之泰訂庶有以見夫明儒之大全矣既而復輯廣理
學考命予發凡起例予言于先生曰學以效先民之行耳言太
繁論太紛其孰能讀之不必廣也先生笑而頷之尋復廣徵明
儒之言復得數十百種撰次成書讀之如遊五都之市燦爛奪
目微辭與義予並聞所不聞而後嘆天下文章莫大于是也甚
歎曩者所見之隘也聞喜陳子有章者同門士也一日手錄侍
側偶憶一冊囑予刪定且曰此先生之行也語錄之輯則在吾
雲齊文集

主

予子曰向竊為一卷焚之矣陳子曰何也曰學以效先生之行
耳聖人不曰欲無言哉如以言則未有若先生之遺書院者簡
而盡也曰希賢也曰聖人可學而至也曰嘗觀浴沂舞雩氣象
也曰敬也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也曰落花水
面皆文章也此數言者終身由之不盡安事予錄且理學二編
焉往而非先生之語錄哉陳子笑而頷之乙酉先生沒孝先以
事居太原二年未嘗廢學而時時作文字寄我及歸遂出一卷
示我曰太原所輯先生語錄也以為何如予讀之是皆吾党之
所習聞于先生者而散而聚之會而通之如九天銀河隨風珠
玉粹然一出于正誠河東一派也揆之自題書院者詳矣學之

成始成終者備矣予復稍稍刪定語孝先曰有是哉吾子之善
述也予益知向者所語陳子之隘也行將續之廣理學後使海
內知吾要山之學可以自成一子矣

雲齊文集

主

周山人千石譜題辭

甲午初春予有山左之遊以靖公見招也一日過涉得見佳山水見其東南諸峯突兀嶙峋秀絕恒區子攜同人王聖臨徒步眺望低徊不忍去者久之既乃周行山麓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峯者真在指顧間矣及抵歷下晤靖公而山人絕武成在座不覺相視而笑因觀其千石冊子乃仿周散騎常侍與嗣千文為之者嵌空玲瓏疏數偃仰盡態極致燦然成文曩者崇州東南諸峯復一一過諸尺幅間披閱之下足當卧遊異哉山人之多奇也假使山人為達官貴人其奇思高標措諸行事者殆不可以意計即不然由千石推之石國不止于千千亦不止于石若雪庵文集

雪庵文集

五

一

周山人題辭

周山人絕武予友也聰敏絕倫工文墨時與當世之達官長者遊不謀生產吟風弄月泊如也操觚之餘往往撫琴而歌凡浙操間操九宮十三調之屬聞悉一二宮調輒了然于心于手于口予每聞而喜之子亦有聲律之癖獨病夫時俗琴譜之繁碎與太常十字之不能相狎而私竊以河圖之五生數叶寓其聲以自娛樂卒未嘗語人人亦不知云何獨絕武見而悅之鈔之以是兩人意相得也一日予謂絕武曰以子之才胡不研心經義為之將必出一頭地絕武忻然首肯頃從子篋中抽取荆川十藝以去居無何輒能為帖括時文而且匠心獨運不走時蹊雪庵文集

雪庵文集

五

一

跋韓忠定公遺札文

此韓先生質庵手書也清韻逸致有若類子愿者孝廉許子映周見而珍之囑予記夫忠定之行見於明史在吾邑則誠可謂庭堅師子楚之繼起者然其手書不數數見也先是子從韓氏嫡母家得膜拜忠定遺像先王父謂為明太宗文皇帝之孫山陰王筆題時下丹青之所能措手然山陰以公重非公以山陰重也予心竊嚮往者久之茲復觀此札恍對昔詰其音咳非唯忠孝之氣溢於行間而身都貴顯如公乃至不能自具一朝服抑何其與後之應仕者異也噫公去今數百年矣隻字片玉猶足使人聞風而興起則映周之鑑賞其不獨在楮墨之迹

雪庵文集

書

也夫

父母書示男士奇進士見墨爾父自抵湖湘又將五月偶值地方多事勞心焦思信亦有之然此蓋分內事耳無足為憂所喜者身體粗安大小無恙耳原藉祖母等園宅諒亦如此深慰深慰爾父在雲南歷任只有二年所積俸資皂隸等銀苦亦不多即今大紅羅公朝等服尚未置買價值可用三十兩之上爾去京獨處許久舉眼無親為之父母者其情懷當何如耶或盤纏缺用信來即便寄去近聞都察院咨來內開已于今年七月十一日為始收支俸糧訖皂隸尚未見開爾可於王經憲處一查就煩催促過急量為支用但不宜奢侈

耳我日夜憂念爾兄性頗過剛誠恐不肯忍事與爾叔難處爾常常作書述我言語備細轉白且以春秋責備賢者為告況奶奶年老萬一致有他虞將如之何一忍之外別無他計千萬千萬會試只有二年工夫想不宜緩一生受用盡在於茲可不知所勉耶思之思之京中天氣大寒早晚善加保護煤火薰人尤宜謹慎下飯之類量為買用慎勿太吝也衣服當急用者亦如之京中各堂上少去相見湖廣邇來或考滿官員亦宜疎絕瓜田李下不可不避也不一弘治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平安家書

雪庵文集

書

范公周行傳畧

范公名華茂字周行洪邑之師崗人也生而聰穎甫十歲其先君子近溪公捐館舍號孤苦祇事母氏喬夫人粥粥維謹維遜志典于學不敢自暇自逸凡數十年無間然數奇不見知于當事人感惜之公亦無所怨泊如也嘗口窮達命也人之行莫大于孝仁人孝子之所當用心愈益祇事母喬夫人念夫人以母道兼父道時集于蓼則服勞無數夫人時分甘于卑幼則密遺卑幼去側饘醢芼羹葅葷惟所欲而敬進之無數夫人春秋高則無私戚或賜焉則受而獻諸夫人無數夫人痛念厥弟鞠子哀則令室人鄭宇厥子如已子無數若夫人怒不悅則下氣

靈庵文集

三

怡聲負事引慝如執玉如奉盈也夫人疾大漸則禱宗枋禱隄雷行不能正履祁寒暑雨不避也夫人八旬慶則延三党之賓洗腆羞肴用力用勞不匱思也迨夫人即世則哀毀盡禮凡附身附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也越二年而公卒憤病中猶不忘夫人云君子曰公純孝也孝德之本也惟天若元德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公有四丈夫子率作稽中德以文學著于時范氏奕奕以顯既而輯公行合晉人士贈言為一書督學黃公表厥宅里亦足以酬公志矣詩有之永言孝思詒于孫子公之謂也夫

韓夫人節烈記畧 代父

韓夫人者洪洞忠定公之後孝廉河間知府韓賓王先生之妻進士鎮江知府鄭公燕之女孫也明崇禎間賓王先生官成均夫人同居京師癸未罹閹變歸至于定襄旅次軍興旁午沿途擄掠于是夫人言于先生曰時棘矣我婦人耳何為復求生哉獨此孺子善視之雖死不恨先生難之揮淚終不復語日薄暮夫人出緇于旅次之桑林時年一十有八于是定襄人士驚嘆桑林韓夫人之節至今傳之事載洪洞志孺子者夫人所生周歲子暉也暉字升扶與子聯襟同學于李公帝寵先生之門者不樂聞忠孝節義之行嘗詢于升扶具道所以殉桑林狀淚淫

靈庵文集

天

淫下余曰此天以完節于夫人也世有貞志潔已之人天每用之以至變之遭以壽其生而適以成其不數見之節若夫人者村落荒涼視死如歸實天篤生之以樹人倫之表非偶然矣噫嘻明季至今庸庸萬輩老死閭閻者何可勝道夫人顧獨從容就義業已成千秋之節為千秋之人矯矯乎遺百世而獨立不且與崑山汾水同永乎哉夫微顯聞幽發潛德之光儒者之素志也子故表而識之以俟夫大君子之題旌與史氏之珥筆者

賀范振之七十鄉飲叙

鄉飲酒之禮禮之大者也其事首倡于天子天子立學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焉適饌省體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既合語天子南面老更北而天子升自阼階老更降自西階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闕王乃命羣侯羣吏曰反養老于東序以仁也每歲有司奉以行事與秩節慨禮之末失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不濡

聖庵文集

无

其味不遜其嬉舞飲之興也久矣范公以貳膳之年與鄉飲之典其稱也夫公秉心塞淵維德之行森然彪色不啻聰明活樂麗禮不接心術情慢邪僻之氣不設于身體不失色于人不失足于人不少口于人無獲米也無報往也尊人而卑己先人而後己也見懷恩威而畏威如疾也子讀唐風職思其居良士瞿瞿公其有陶唐氏之遺風與而瞿瞿而踴躍而休休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宜也養于鄉養于國養于學宜也養以深衣以燕衣以編衣以元衣宜也養以燕禮以饗禮以食禮脩而兼用之宜也宜則不可以無言以明聖人制之小樂正詔之大樂正命之之意以脩公觴以道鄉人士君子于是乎書

薛明府編審頌德叙

周制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征役之施舍鄉大夫遂大夫乃稽其衆司民書之于版以詔司徒司徒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典綦重也後乃非德用又汎泉時沒魯宣稅畝而過藉衛靈厚斂以瘵民季孫欲作田賦而孔子止之鄭僑既作邱賦而國人謗之君子曰非民攸乎非天攸若山澤之損譚大夫之告病弊也久矣仲亮薛公起東海之濱紹七世科甲之世澤而聯翩兩宮余固知有公矣無何天子建官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以公莅晉之楊而撫字之聲大著蓋公仁者也宜而有制從容以和爾乃胥訓告

聖庵文集

子

胥保惠胥教誨使夫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余乃知公之撫柔此民者重以周也丙申上命直省鄧縣計編戶稽租庸公永思艱曰知恤鮮哉罔作怨罔庸非謀非異罔咈民以從欲罔違道以干譽故哉用是自朝至于日中莫不遑暇食以萬民惟正之供德不失民度不失事其平爾賦也猶古之均土地而知其上地中地下地食者若三之二若半若二之一也其均爾役也猶古之稽人民而考其家七人六人五人可任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也其類族辨物也猶古之國中自七尺以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則以征也其稱物平施也猶古之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勿

者疾者則皆舍也展也公之撫柔此民者重以周也易曰有孚
惠心有孚惠我德言勿問而大得民也公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其惠孚矣以私滅公惟民其允懷哉設中乃心民其式懋和哉
若有疾民其畢棄咎哉若保赤子民其康乂哉其在楊邑用協
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所謂厥孚交如良有以也由是
宰夫掌治法以攷百官府郡都縣鄙之治書其能者良者而升
聞于帝予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丕遠惟公之考成人以登
以庸以翼以為以明以聽用勸相我國家罔不敬典以萬邦惟
正之供夫且康功田功世世惟無斁

賀鄭子聲嗣君遊泮序

今之遊膠庠者比比矣其有以膠庠之所以為學告之者乎夫
不審乎所以學者何事僅以是為衣冠文藝之場褒然四民之
首謂是今之學者耶復爾爾而不知學之體用無古今一也古
者立鄉學教民之法而大司徒總其政令鄉論士之秀者而升
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士之秀者而升之國學曰俊士由是樂
正崇四術立四教凡夫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無不具備然
則古人之所以學者廣矣大矣乃或以為今異于古所云夫今
亦何獨異于古所云也鄭子子聲吾鄉之誥人也胸有涇渭口
無雌黃鶴然春風之襲人而尤工于晉唐諸大家書法倘所謂

教獻非耶嗣君炳達以干將莫和之器而新發于劍已丑遂入
沈庠親執友衡等徵于言子不能無言而又不能為外飾之言
如以飾而已則亦曰皮弁祭菜宵雅肄三已耳不則曰舍英咀
華足以諷聞動衆已耳是則世俗贊人士之所尚而豈古之所
以學亦豈子聲氏橋梓之所樂聞乎哉乃若古先民之所以為
學者則嘗聞其梗概矣祭川先河而後海非學記之訓務本乎
益動而與日進無疆非大易之象十朋者乎念終始典于學非
說命之誓時敏者乎學有緝熙于光明非周什之佛仔肩者乎
且吾聞之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
寡聞炳達以弱冠之年羈奎婁之野旦夕趨庭孜孜蟻子之時

衛山與龜蒙見釋文學之士共風雨晦明溯洙泗之淵源追鄒魯之遺緒由是學之為離經辨志焉學之為敬業樂羣焉學之為博習親師焉學之為論學取友焉學之為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焉小成大成厥修乃來夫何古今人不相及哉將見學古入官如古大學之語于郊者或以德進或以言揚夫且為寫鳳之振翮為梧桐之矢音則今茲之芹藻半壁寔始基之矣友衛唯唯不以予言為河漢遂以是賀子聲氏而贈之

壽郡侯士賢周公文

河東為唐虞舊地秦始置郡至于今不改南州周公守之夫州郡視古鄉遂牧守視鄉遂大夫前代拜刺史輒親見問或疏名于屏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為郡守故曰與朝廷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矣非周公何足以當之余聞周公家室閭閻不固凡近不遠惟古之耆成人是則是做是訓是行若吐握若採芝若三惠之快州里十經之冠同門光風霽月之闡道要其念茲在茲仰惟前人時若久矣既爰莅于此則永思艱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用是欽乃攸司慎乃出令和上下詰奸慝居四民敷五典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寃

厚似吳公和易似黃霸興學息益似文翁興學似孤似朱邑濟饑似第五琦恤災似富鄭公理枉似向敏中噫嘻脩矣跡公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諸大政安在栗不可賤河不可潤經不可徒誇不可五穗不可兩桑不可無附虎不可無患今之河東視昔之河北廣南異以異哉歲丁卯日在東壁為公覽揆令辰三河人士罔弗式時公之猷訓德施溥而頌聲作矣洪崖伊邇戴公之德樂公之年將躋公堂稱兕觥乞言于余余謂漢之循良號稱絕盛大率久于其位民乃服從其化公下車歷年所而霍若汾水之間僉為零陵之歌眉郡之謠則是久于位惟久于道久于道斯久于年公之眉壽維祺其在斯乎漢制二千石有治理

效報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入為三公或爵至關內侯公惟
敬德阜成兆民由是升聞于帝有服在大僚壽身壽國如岡如
陵其未有艾哉若夫東公西母交梨火枣之誕又奚足為公壽

壽仲翁薛父臺序

書有之惟天惠民由乃在位相古先民若薛公達尹巴子民之
蚩蚩罔不率俾乃以名垂是遵何道與無亦惟是敬恭生耨
人謀人之保居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也我聞曰民之奔走
事厥考厥長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矧曰作民父母字厥子
時人斯其于父母攸受休慶曷維其已洪衝邑也民亦拙謀弗
能胥匡以生越其罔有黍稷蓋引領于父母久矣仲翁薛父臺
起渤海孝友文章當代儒宗癸未鼓氣怒飛大展垂天之翼海
內印之如泰山北斗未幾天子克灼知厥若乃俾乂我洪民
洪人士語曰昔薛之治巴其再見矣既爰蒞于茲大兩隨車不
雲笈文集

則敬德恤疾苦咨黎獻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蒙而受之以
需畜而受之以履謙而受之以豫臨而受之以觀用康乃心顧
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是公之父母乎洪埒三巴也我聞曰
公宅海濱世德甲第蟬聯七世為令君為少傅為倅刺史為外
翰五雋三鳳之目不後古人公惟象賢嗣前人恭明德用敷錫
厥庶民陳之藝極引之表儀教之防利是以政成而民聽吾益
知公之父母乎洪埒三巴也歲聿云秋日在尾霍臺花明汾水
雲白為公攬揆令辰洪人士無遠用戾朋酒斯饗洗腆致慶于
父母公亦綏爰有衆舉酌逸逸信乎與巴子之冲子願以名垂
後先輝映矣由是治不下堂兆民允殖王用丕欽朱紱方來壽

國壽民其道大光四方其世昌矣豈惟曰叔舉之采下觀而化
斯其于父母攸受休慶

雲莽文集

垂

壽靖公劉公文代晴崖李公

嘗讀史至劉公歟之棄官家廬山歐陽公為作廬山高以美之
而容城靜脩先生擢賢善未幾即解組行河津薛文清擬為鳳
凰之翔于千仞此二公者超然高蹈洵可與廬陵易水並壽千
古者也今吾晉洪洞之司寇劉公可與方之矣余聞劉公先世
率多仁人誥贈縈及三世而太翁克制先生躬列鄉賢組豆官
牆其發祥固有所自至于公素性敏達益以學力之裕詩書之
澤言論丰采奕奕動人殆兼博大明作而有之也丙戌筮仕登
朝與余共事冬部分列水曹凡河工橋涂內府供億罔不夙夜
匪懈矢慎矢勤而一塵不染終始惟一雖則當提督寶源之差

雲莽文集

美

余等同欲奏請而公從容以辭泊如也迨晉秩西曹惟敬五刑
以成三德恒恐弗察于獄之麗人鬼分途不獲為生民請命日
接桎梏之形聲感然不忍觀聞乃遂高詠南山拂衣歸去雖以
余與同官諸君子之款留而已如白駒皎皎在彼空谷矣夫公
非絀于才而弗克服采者也又非若古人致仕之年而不克秉
笏于朝者也盡省含饴兼能蜚聲其為天子翼為明聽之佐
指顧間耳而乃急流勇退泥塗軒冕迨出國門過廬溝而快咏
海濶天空之句何其嘉遯肥遯確乎其不可拔也嘗綜公之生
平計之孝友似長盛恤災似富鄭公濟饑似第五琦修庠似衛
颯廉介似衛箕萃排難解紛似郭解種種高義皆足佐世運之

靈長即其東運設闕殿私販裕官驪圖運履順席豐皆公條畫
擔荷之力仁人之利不恭薄歟解組以來澹焉泊焉日手一編
尤愜倦于家語獻典諸書而好爵終不可縻也是誠近今希觀
而可與君家凝之靜修同為仁者之靜歷壽無筭者也今公壽
且週甲際上諸君躋公堂稱兕觥而桂萼榮堦蘭芽繞砌何一
非公之碩德為久澤毓為大年若玉瓚之引黃流而琴瑟之
應鐺鼓哉歷下寥遠不獲躬進一籌遙想錦堂畫棟彩雲飛觴
猶將致禱于含庚紫芝桃華烟景間也

雪齋文集

无

李桂軒祝文

枹國東南三十里許曰卦地世傳處義氏畫卦于此事或然也
此地有崇山峻嶺卷阿盤谷往往多石隱之士而桂軒李親翁
之耆德尤著余之知有公也久矣今歲春三月值公攬揆之辰
李子漢英求余言以祝公子親世之稱祝者或舉漆園之椿安
期之求曼倩之桃以及內丹外丹赤水方瞳之屬而辟穀長存
者類皆虛誕不可考要不若昔人之所謂令德壽豈之言為切
寔而近理焉公之先世潛德弗耀大抵多忠厚長者之行其先
君與其弟以文藝編畧蜚聲膠庠間惟公懋德孝于親友于弟
有好于而家克勤克儉克明克類時則包荒時則馮河時則原
雪齋文集

早

笙永貞時則乾乾因其時而惕用是遠者聞風近者慕義公之
名聞于閭閻非朝伊夕矣使其乘時利見為國家股肱心膂之
寄當必釐然可觀然即不遇亦自有一番貞固之守明作敦大
之行足以絕祖武而詒孫謀夫豈腐夫碌碌桑者閭閻之所可
絮量者哉今也年踰六旬神采奕奕雙眸奕奕猶然一偉男子
耳塔下蘭桂皆亢宗象賢號千里駒天之報施善人不于其身
必于其子孫行見蟬聯鵲起馳騁皇路公且頤養天和心逸日
休看子姓之飛翔而坐登大年將古所謂令德壽豈者夫豈倖
而致哉是為叙

王母申夫人七十壽序

嘗讀斯干之詩其頌女德曰無非無儀而鷄鳴昧旦之什則又及於弋鳧襟佩之事始知有德之女未嘗無才特有才而善用之治不出壺外養不懈高堂昂夫子以揚休誨賢嗣以式穀所以少君德耀之風班班史冊為可美也如第曰無非無儀為賢則樸樸偃蹇之婦亦將與名媛齊驅吾恐女史彤管不如是之混淆莫辨也予家清源間亦饒粥丁離省視之餘流連樂上多與諸君子相往還有所謂元吉王君者蓋洪邑知名士也英聲懋實推舉藝林其母申老夫人機杼相伴督課維嚴有古賢母之風樂人士往往為予道之今者年登七十同邑諸戚知謀製

重葵文集

聖

錦登堂而以祝嘏之詞屬予予不獲辭因為之屬言曰夫人之積福也宜哉洪範之言五福必兼曰攸好德蓋福德有並隆之勢而夫人有相合之機以予聞夫人行最高自幼釋待字之年即為其家給諫公所器重迨歸王氏之後以德業相敦最鳴環中閨儼如嚴賓而事厥姑嫜無不極誠極敬且慈淑為心惠及三黨一時宗戚有翁然仁人之稱至於家值中落經營心計以相夫子之不逮脫簪珥而獲高貴親筆績以資旨蓄雖奇男子不復能過則夫人不僅有隱德抑多才智之人矣況長公元吉亭亭玉立有烏衣瑯琊風次公謫吉磊落昂藏說者謂魯仲連復出矣雖鳳毛之質素異而胎教閨誨亦得于夫人者為多柱

苑鑒聲寰宇舉滿直計日待之則夫人者誠積厚而流光根深而裕遠者也昔曹大家以女誠著其坤儀劉夫人以宏慈全其孝孫赫奕彪炳後世流芳今夫人茂厥懿德率為女宗較之古人何多讓焉禮曰禮之為言備也董子曰壽之為言酬也夫備莫備於德而酬亦莫酬于德以夫人之盛德如斯而享康強大耋之壽被綸或禕于子陶陶其榮施又何有既哉今而後有以瑤島蓬壺素娥金燒之說進者可不必也予且再賡南山之篇以為贊言之驗云

又八十壽文

余與予子元吉諱吉世誼也其先君子雲臺先生與先克制公

雲葵文集

聖

僑居山左數十年共風雨晦明為異姓紫荆樹一再傳無間也登堂拜母夙仰太君之壹德懿行匪朝夕矣乙酉奉簡命承乏部郎緬懷良友徒結遙情於千里耳無何同人走札稱王太君壽且八旬屬余一言為祝晤余言吳足以壽太君哉或曰紫氣西來青鸞夕至為太君壽或曰瑤池饒桃玉門獻東為太君壽或曰金母傳百歲之觴麻姑奏長生之頌為太君壽余曰唯唯否否余之仰止壹德懿行稔矣太君出于申為兵科中公之再從女弟淑齋孝友本之性成既適雲臺先生躬任勤劬寒暑不避洗腆佩悅曲承堂上之心任卸睡媚不替三黨之好至朝夕零襟之務恒以儉德懷永圖而展親周因逮下之節又未始

以物我間也且熊九佐讀畫荻訓書不必徒宅截髮而已遠如
鄒母陶母矣微音若此有不積為久澤毓為大年者哉以故庭
桂流聲蘭枝競秀藉藉于賢宗譯館間行且聯鑣鵲起大展垂
天之翼玉筍仙班在指顧間矣今也綺筵弘開賓從如雲而太
君長壽繡佛龐眉鵲髮望之如神仙中人由是邀天眷膺貍封
坐臻期頤寧有艾哉余忝葭莩之末放維祺之祝燕雲往來未
嘗不咫尺于班衣拜舞間云

雪齋文集

聖

祭天如禪文

噫嘻死固足悲耶人空法亦空二空亦復空身與空等真空不
壞而異以悲也世人遊于方之外稽首兩足尊如禪丈者因不
乏而鈍根仍落箭鋒墮在野狐身者多矣否則三毒如塵忿汙
直心而不知抖擻者多矣否則意根難拔如蘊更種煩惱根蒂
而沒溺于十二因緣者又打不勝屈矣禪丈夙根明淨了徹真
如林是梅檀不種雜樹花惟簷蔔不嗅餘香往往遊神于寂巖
之濱而與清風明月為鄰所謂白旃塋身能除一切熱惱者非
耶故不必如誌公之飛錫近鶴也而明瓚之性懶食殘則有之
不必如佛圖澄之鉢生青蓮也而義公之禪寂不染則有之不
雪齋文集
必如維摩詰之天女散花潭州善覺之喚大空小空也而虞山
之山先悅性潭影空心則有之方其少時遊幽燕歷姑蘇力持
清淨法戒固已曉然于識清淨與聞塵清淨色塵清淨聲塵清
淨洎晚年息心祇園閱諸經卷則知三身具四智而渙然于三
宗六觀六通八還之義後能破彼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而出
此經卷故為諸弟子說入不二法門不以言不以無言貴真空
不貴頑空其殆智永後身哉使其長住世間為吾輩現身說法
異不可而乃等諸芸芸之歸根也是則可疑者也雖然禪丈之
厭五濁久矣夢幻泡影如露如電應作如是觀矣一旦點頭悟
撒手行生死之際必歸衆香由是抗流蘇之旌建珊瑚之節乘

雲取霞登彼西方斯亦理之可信者哉某等未獲如鏡空之剪
髮靈隱嘗過竹院清話得浮生半日之間每忻然鼓掌謂禪丈
之為佛說不為波旬說也而今已矣生男一束徒切悵望遠觀
紫雲如蓋碧氣橫亘莫非和尚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噫嘻西
來大意勗之而已再復何悲

祭薪也張公令堂袁孺人文

我聞曰孺人其疾敬德其惟良顯哉陟降厥家作恭先作孚先
惟孝惟友惟睦惟姻惟任惟恤越厥室事庶事惟時序越厥母
黨夫黨惟其式懋和克相夫子若稽田惟其陳修為厥疆畝若
休室家惟其望望茲若梓材惟其望丹雘厥夫子用康乃心
顧乃德遠乃猷迪簡在王庭庶曰其惟有歷年其勿替型乃時
維不永哉茲惟不腆三蛇三宿嗚呼在家人之初二元攸遂在
中饋孺人以之柔順中正用昭明于厥家克昌厥後無疆惟恤
無疆惟休其有監于茲

又

嗚呼人亦有言惟命不常生寄死殆古今茫茫然則人間汗漫
之遊吾輩當在鼓琴長歌之列而獨于孺人不能不唏噓而感
傷嗚呼龍門世胄曰嬪于張婉婉成性聞則用彰事二人而饋
獻莫愆相夫子而旋邱騰驤則鞠子而義方勿替篤黨族而溫
惠是將維勤維儉以恕以莊庶秉心之淵塞符中饋之賢良以
理推之固宜純報爾常第祿爾康婦德與多祐俱備徽音與壽
考俱長夫何寶婺歸星中流墮月而使半生貞靜之範折入二
監之手而溘然其云亡疑之者曰天之報施善人胡若是之不
當殊不知浮生過客世路瞿塘轉輾之局傀儡之場燕鹿之夢
豈真塞馬之失無妨迷則赤頭之變觸悟則米熟之黃梁仁人

之後昆丕顯造物之厚施不忙請于楚此之餘為違觀之說則
靈可以輟然于在上而田田者亦可以廢然于在旁

處士龍章邢翁暨元配景夫人繼配王夫人合墓誌表

龍章翁予之老友也姓邢氏諱國璽號龍章世隸吾洪之內開
里六甲曾祖曰尚有祖曰世榮考曰天勝妣高氏繼史氏生六
子翁行二史出幼而聰慧習八股文時為郡邑所欣賞既而喜
習堪輿家言暨哥門六壬占數之學好為放言善戲謔真率如
孺子不為世網所縛人號之曰老魔每與予共風雨晦明輒手
談又喜博觀諸書手不釋卷時時鈔寫成集予喜考先天後天
象數律曆韻學及月令廣義諸書翁亦樂觀大意不求甚解每
以所聞河洛理數說郭之類互相考證嘗至夜分不厭與之步
郊原溯溪流放浪形骸之外饒有春風舞雩之意聽予操琴客
雪庵文集

寒夜話漁樵問答諸曲喜而錄之遂彈一半曲歸撫無絃之琴
以自娛噫公其東方曼倩之流亞與不役役于富貴不戚戚于
貧賤天趣流露能脫落世俗習氣與予為忘形友垂四十年詩
有之碩人之寬永矢弗援翁之謂矣翁遺言予予記壙上之石
予寓歷下乃孫沛遠來索記于是乎書

帝寵李公暨元配附墓表 代范西范先生

帝寵先生洪洞之孝廉也諱正茂字帝寵號樞箕又號東山卧子世居府封里周壁邨迺遠祖自錫而下曰越者公高祖也妣裴氏曾祖曰九思妣郭氏祖曰邦舜壽官妣柴氏父曰大成字毓麟增廣生妣龐孺人申孺人生二子公其長也生而才氣過人有悟性行文摠發性靈力黜卑庸之習嘗自期人龍文虎之喻不令陳同甫獨有千古與南原人士吉九一吉尚友范五雲中夭俞李生程漢冲諸公結先登社號稱絕盛五雲先生稱其家邁不羣文如其人崇禎庚午年三十有三中副榜癸酉以範經中式第十七名本房座師秦中李公先風聞中得公卷大

雲庵文集

異

奇之次藝刻程庚辰歲國家需才孔亟特授江南徐州沛縣知縣有異政力除積弊太原通政裴公贈文所謂招迷流而復業給牛種以課耕黜頑安良真疆域者百里引水捍城全民命者數萬是也時公之子篤生公之壻范子克生皆在署公簿書之餘授經課藝晝至夜分不倦首拔王公者都為江南知名士沛之文風一變會軍興旁午公具疏詳言時事戰事者復交章荐之明懷宗誌公名于御屏將擢用公而以毓麟之喪去任矣夙夕號泣以不逮事先君子為恨尋遭寇亂于是放浪自靡日行吟于淡雲素月山巔水涯之際無復意于仕進時則與劉公聞然宋公二酉韓公修之集會于邑之東野而鄉居則與范公

五雲暨克生兄弟暨子論學衡文高談鶩座出風入雅一洗流俗塵望之陋晚年率筆為詩文語錄自寫胸臆或書壁間字字珠玉然不復收集又嘗見其衣鉢袍自製烏紗涼帽騎驢子行吟澤畔鬚冉冉如古道士時時至廣勝寺登絕峯俯臨清泉久之然後去晚年數舉鄉飲大賓未嘗開田舍也公生于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六月二十九日卒于康熙二十年辛酉十二月初九日壽八十有三元配師孺人蘇堡壽官師公女壽一十七繼范孺人子里處士范仰聖女事公姑相夫子甚有婦道生于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卒于崇禎七年甲戌享年二十有八繼衛孺人故縣壽官應麟女享年十有八繼龐孺人繼韓孺人公胞

雲庵文集

弄

弟曰正芳明季隱于碣石庵道冠道服喜習道家言公謂其古執若無懷葛天氏之民者是也娶范氏繼南氏公生子一曰瑛邑庠生范孺人出娶柳氏庠生柳毓喬女姪曰瑛娶劉氏女二長適庠生范公韓之仲子那庠生之楨范孺人出次適晉進士河間府知府韓公居親子甲子武舉人曠衡孺人出孫男二長曰紹沆娶張氏庠生張斌女繼楊氏張氏次曰紹泌娶岳氏處士岳官女孫女四長適庠生晉淑哲之孫武庠生九敘次適庠生孔大成子沫脈次適庠生王曰賢子佃次適鄉飲賓李承龍子增廣生杜公之子篤生以康熙某年月日卜葬于邨南之巽地而附焉子師善錄所謂篤生克體厥考心南向近祖者也

先祖五雲公每言先外大父之才大類李青蓮言論丰采一
一近之官沛時史大中丞可法器重之曰血性男子也家居
嘗書壁自述即自評曰狂奴故態晚年痛飲酒語及偉元之
廢蓼莪輒流涕中夜或忽痛哭失聲家人驚問曰痛先人耳
命繪巢由洗耳圖于屏書醉翁亭記于屏又命書秩秩斯干
一章于東壁少時文稿刻于先登社集其遺行散見于師善
錄甥爾梅識

耆賓心齋楊公暨元配繼配妣墓表

楊公諱允明字心齋洪洞師曠里人父維經母張氏生三子公
其長也生而有智術嘗運甕于魯之濟寧知公者率推重公謂
公老成周詳持重光大前緒也晚年居鄉鬻舟舟如銀不冠不
見鄉人孝友恭儉以貽子孫公周于齒且周于德川足邑族
公行鄉飲酒禮天子羞苟賜之帛粟亦盛矣有子克家振振繩
繩不亦宜乎

像贊

帝簡吉先生像贊

達掖其衣荷葉其中一卷自攜不染一塵晚而好易如古先民
意喜先生之道範不可得見矣猶將遇之松柏之心與竹箭之
筠

明允像贊

昂藏七尺冉冉鬚眉桃花深處一卷自攜篆籀細細瓶尊麗麗
痛煮玉川之筍開敲角里之碁以是高望庭堅而為陽夷子皮
之嫡派也亦宜

楊公像贊

雪庵文集

垂

壯哉國老伯僑之光其氣烈烈其貌蒼蒼蕭太傅之剛性晁內
史之智囊趙侍御之鉄面宋廣平之石腸攜兩弧矢佩兩干將
老海東山之東丕顯楊國之楊肯播肯獲肯播肯堂布四德于
父黨母黨拜五豆于上庠下庠此孰非公之大識見大規模可
以永世而不忘况塾塾而揖揖者稱二方也

贊臣孫公贊

愷悌君子柔嘉維則鶴髮童顏令儀令德肯播肯堂恢弘前烈
名公大夫時維晉接崇儒術以重道裕後昆而蓄墨條象胥于
虎觀日徜徉于酒國以是永君之年其無異于妻山之巔芳

琴五申先生像贊

明哲之識軼倫超羣英敏之才排難解紛維采芹而挾藻肆筆
耕而舌耘學震生先生之業而不入于迂披王相休咎之編而
不倦于勤箕裘奕奕義方殷殷人徒知先生之優于年矣庸知
其年彌高而德彌劬者歷八十而意氣如雲

天培張社丈像贊

清河有聲洪序含英其直如矢論事風生時樂羣而敬業時解
焚而息爭噫嘻吾見夫若君之年者矣鮮有若君之敏于事達
于辭洞于情偽決于月旦而不暗于羣情惟勤惟儉課讀課耕
克昌厥後其有無涯之令名

用廷王公像贊代

雪庵文集

垂

用廷先生孝友是經肯堂肯播光祿有聲推田舍而不隘拓先
烈而不矜人但知其方藥活人而不知東嶺洞溪之大猷有成
人但知其國隱誌咏而不知紫雲玉軫之逸韵長清

敬仲王公像贊

貌秀而文意氣如雲親賢樂善嚆士林遺雖亂而代父罹苦患
困窮而排難解紛公其信陵平原之後身乎然且不為夏日之
日而為冬日之所斯其所以光前烈詒孫謀而先庚後庚之殷
殷

冠哉王公像贊

家擁素封潛確自守不求聞達不染塵垢圖書在左經史在右

一室長吟伯仲師友俄而貢上國矣鐸方州矣公奚有耶其用九耶卒相羊于三徑而不折腰于五斗耶

郭太君贊

號叔華宗洪蒙是宅長發其祥乃及巾幗言歸于滑車履不越思媚思齊周姜斯埒塞淵秉心嫺睦明哲熊丸義方于今為烈惟一衛先生九十像贊

太守之裔都諫之賓皤皤黃髮穆穆獻民意氣雲上魚鳥相親瓊枝玉樹恂恂振振既肯堂而繩武亦含飴而笑頻噫嘻花朝月夕濁酒青蔬時笑傲于山巔水涯時徜徉于脩竹茂林乃至數莖菜而忘羹集桑弧而如也或曰此其為烟火神仙與夫何

雪庵文集

垂

美于南華之大椿

杖銘

杖者何康耄耄鳩者何祝哽噎素王六尺仙人九節青藜取勤荷蓀取潔吾見杖如見信焉何取乎近臣之列吾見杖如見杖焉何取乎林甫之劣

又銘

五十家而杖六十鄉而杖七十國而杖八十朝而杖令我思王道者杖耶夏官曰供齒杖父子曰小杖大杖長幼曰操几杖朋友曰扣脛杖令我思天倫者杖耶問父者荷杖問母者搏杖問兄弟者置杖問妻子者步杖令我思聖學者杖耶若夫掛錢放也規方拙也龍化誕也玉女洗頭妄也斯不足以銘杖

雪庵文集

姜

潤身銘

讀薛文清公車窓記因書此于座右

富潤屋德潤身為仁不富為富不仁君子愛道不愛貧終食不違仁

啟

滑舍正壽啟代

不佞德愧三立年屆七旬是維彼蒼之丕庥實藉名公之錫嘏
日維朔旦時際孟秋卯承瑤章同七襄于莫報肅治芹酌敢二
簋以言歡青牛柱史來三峯惟願周行示我白鹿仙翁盈四座
勿或金玉爾音翹首龍光跂足雀躍

范鼎輔乃父鄉飲壽啟代

盛世敦行上庠崇鄉飲之典熙朝廣孝閭左宏洗腆之儀慶洽
椿榮祉繇穠庇恭惟家大人秉心塞淵植行孝友躬列四豆年
屆七旬老人不知紀年忘懷拜至拜既之殷禮君子愛人以德

雪庵文集

五

惠頌善頌善禱之瑤章九錫匪榮七襄莫報謹于十九之震旦
式陳二膳以介眉伏願仙馭遙臨鶴駕戾止酌茲康爵笑語東
房東榮之文稱彼兕觥共翊黃髮黃耆之祚

焚黃請客啟代

仁人錫類必宏不匱之恩孝子顧親恆重追遠之典達邱墓者
思敬矧曰宗公式馮得魚鳥則祭先兄也王綸寵錫恭惟我先
祖某庭堅比德忠定齊賢清節高行炳耀史冊亦越先王父某
先君子某善脩厥躬慶流來許教子著義方之訓傳家裕堂構
之遺積德聲基光前詒後肆子小子誕受 皇恩言念所生邀
龍章之奕奕有懷祖德兼奉命之煌煌敬筮十三爰陳簋二用
荐牲而肆祀迺進爵以焚黃儀註未明敢云茲爾孝享典型莫
遠庶其示我周行松楸遠近湧泉溪快觀金罍生色陵阜高低
箕山麓遙瞻玉趾來臨

雪庵文集

五

詩

咏葡萄

大宛之實張鷟攜之其葉滑兮倚籬其枝維菊且遠條且

魏王孺人

孺人孟光之流亞生長世族重姻婭柔繁餘暇仍和熊風規寧
復古人下何緣二豎入膏肓竟爾乘風同羽化一片貞靜在千
秋芬芳不散長如麝

攀轅卧轍圖送朱明府

九天綸音在鳳木安車鄰鄰鳴佩綬統如五鼓歌聲複咫尺文
苗稽其穀臨淮治聲光素竹口碑已徧潤水澳

雲庵文集

堯

讀閻公衡孺人傳

閻公仲奕之耳孫妙年欲將文石吞一旦乘箕洒淚痕嬰彌無
計逮親存尤復天只尸簪殮亂離莫矣月落盆遺得渺孤鮮仲
昆北堂不復說晨昏燕子孤飛欲斷魂

讀康節先生書次韻

安樂窩裏小中天會如一月元如年江湖性氣洛陽客風流人
豪冀北仙亦嘗吟美閒風月亦嘗品題酒聖賢義文園中研珠
露天津橋上嘆杜鵑昔余讀得無名傳擊壤之歌意陶然百原
深山渾無事美丸寫出內外篇人人有個百原地幾卷皇極從
此傳

祝王母申夫人六袞壽

夫人之系出魏郡崧高維嶽始生申申伯之族昌而大施于耳
孫如嶙峋更有夫人生不羣風采林下邁等倫何以似之曰少
君又何似之德耀均少君德耀甚希有歸于瑯琊十儀九德憑
夫子能肯堂肯堂服賈東海久東海遊于類富有東海富人更
僕數只今惟有雲臺翁決決東海稱祭酒荷與夫人贊所天蘸
筆不盡在中賢睦如螽蟄動青服慎如秦人磨甕堅和如藍田
日暖玉生煙莊如縛虎守心坐羅禪幽如杜鵑吐秀閨苑鮮慈
如苞相鳴鳩羽翩翩翩翩鳴鳩風光好北堂長生宜男草冬來
旭日照宜男歲歲花開人不老瑞視紫芝際視蘭羣卉凡妍俱
雲庵文集

幸

壓倒塔除敬敬散天香白頭人在方丈島君不見姚家紫魏家

黃眼前富貴隨飛颺爭似北堂蕙長茂年年此日凌冰霜又不
見東園紅西園白春去不勝勁風迫爭似北堂蕙不凋柯葉亭亭
如鳳翽如鳳翽六十秋堦前森森班衣綢伯也吹埙仲吹篪遠
望金母來蓬洲來蓬洲帶得蟠桃露未收

壽震生薄先生

婁山屹立晉之楊中有異人如圭璋時浮大白入詩腸染翰摘
詞俚天章盛世右文崇膠庠特簡君家示津梁君才如繡學如
倉絳帳授經微而臧大荒落分日初長為君覽揆烝桂榮何必
隱居眼時方何必東公語荒唐君試浩歌我稱觴猶然一笑傲
伯陽

挽歐仲王先生

霜風凜冽日已斜老成一旦乘仙槎昔年喜遇師子花繚紉還
擬鄴侯家落筆染翰麗彩霞觀國之光吏而華回首夫不祝天
涯歸來廿首奉壽遐數貽孫子話周遮夜分諄諄惟戒弁時與

書庵文集

奎

貧兒啜羅間秩秩德音到潤沙今歲非龍又非蛇何乃賢人生
莫望龍頭百兩未素車屋雲黯淡迷西邪

近吾像贊

辛卯之冬日在房生懸弧矢志四方少年屹屹接綬綢自薄七
尺空昂蔽弱冠挾得金錯囊遠客天涯曰寧陽寧陽推之為孔
桑匪直俾無仍俾咸四十七年成參商若考作室子肯堂瓜瓞
綿綿大布昌燕膏之奉如桐鄉

澤宇滑公像贊

滑公之後起楊城孝友聲蜚月旦評肯構肯堂念鞠子異爨仍
不設紫荆錢回廢舉天津泚每懷欽郡惠政古伏羲樂施步前

徽詒得孫謀秩斯祐 以上古風

書庵文集

奎

秋海棠

新雨海棠後盈盈三兩枝垂頭無一語羞對弄男兒

又

何須抹粉黛本色自清幽只為天香減至今恨未休

華叟置盆菊齋中限刻索詩率賦二絕

一夜西風起籬邊香滿枝移來三五種種索新詩

又

若非勤灌溉未易得芳芬縱使脩形色只須五六分以上五言絕

二十三日早起看月

曉起東方日未紅半明半魄正當中仰天笑憶瀟溪老太極分

香齋文集

奎

明描碧空

虬松

白雲飛去西風涼黃葉飄零數舊枝最是虬松堪耐久蕙蘭未

許說秋芳

又

松老無風韻亦涼亭亭物表自天教不須等到歲寒後此日早

知晚節芳

又

青陰如許憇蒼涼老致一空別樣妝把酒臨風看不盡翠林新

續送餘芳

戊午春就試平水攜諸同人遺九如先生別野

萬事心中如等閒攜君放眼看雲山文章有致君知否正在雲

風沂水間

又

文章得失俟千秋且做少年司馬遊為問廣寒路幾許風光恁

爾可人不

初夏偕友放飲東岡

欲追舞雩舊時風奇徑參差迥不同醉味東山絕頂處分明身

在蓬萊中

讀閩公衛孺人傳

香齋文集

奎

一十六年悼倚門滄桑應不變貞魂呢喃燕子今何在臂際空

餘古道存

感懷

個個人心有真奇自將俗屑苦遮迷而今說與真頭面惟是道

通更莫疑

嘲友

昔年無故忽相親放盡梅花冬復春好笑君家多解事幾番投

刺拜西賓

夜觀文昌

拜手天階六府前五衡司祿並榮然世間真有不平事最是文

章不值錢

壽友

七十年來道不貧孤蓬有賦擬前身知君三食神仙字不羨南

華說大椿

又

文列君家更老成妻山為助筆縱橫春仁不替家聲舊壽域仍

高月旦評

贈契中和尚 工詩

太乙欲然無盡燈維摩院裏築詩城誰言方外無高士賈島曾
為過去僧

雲庵文集

乾其夫人

奎

寂寞北堂何所依發光回首已暮微芳魂竟爾歸何處暗下汪

汪送落暉

頌朱明府詩雨

文章道德號儒宗雲滿肝腸雨滿胸莫道雷封耐百里他年帝

贈歌為龍

題宋徽宗畫

畫圖傳自宣和宮意匠經營迥不同嘆想青城一去後空留絹

素滿枝紅 以上七言絕

賀謙侯李老師任臨海

大慰登龍望數年佩品行長庚應采石秋月擬延平以此車書
雅而為瑟鶴清洋洋臨海地桃李一何榮

壽友

攜得醍醐液為添海屋籌春風拂絳帳道氣仍丹邱不媿清風
觀還宜明月樓綠衣階下舞坎坎奏笙篴

頌朱明府詩雨

黃龔至今在古風良足矣高嶺嶺峻澤沛汾流深憂旱五風
動榆天三日霖治聲比佳雨渙紛音

丙辰以通志之徵從遊西九生于太原因過土堂為公他

傳先生壽并晤胡季子兄弟 土堂在汾水之西適出白

雲庵文集

奎

白雲堆
泉過之

太原有傅子落落軼人羣面帶烟霞色身穿木石文同維賢以
應庭也詩為動信宿出空谷汾干橫白雲

乾友

欲成萬里句悵悵悵心神方悠眼如電忽悲成在辰繁阿思哲
士系楚職良人大德何生死黃泉雨露頻

又

對淡暮雲繞蕭蕭見白楊種槐綿世澤繡墨染縹緲從此老成
謝空餘姓字香芳徽留亦葉天意豈茫茫 以上五言律

壽梁公祖

瑞彩朝來結錦茵。稱觴可是半冰春。一琴不現封侯望。五鳳更傳獻賦人。此日甘棠爭拜名。當年松楸正生中。草茅不盡方瞻祝。開卷南華說大椿。

壽劉老師

瑞氣朝來繞玉舟。橋門爭上紫瓊籌。道高西洞虛山外。教廣洪崖古洞頭。天半朱霞映杖履。雲中白鶴度春秋。絳紗遙望元山鼻。早有綸音出鳳樓。

又

西來紫氣繞峯頭。雅重先生第一流。秩秩德音瑤瑤器。翩翩文彩珊瑚鉤。鶴齡應擬八千歲。玳安還同十二樓。壽域宏開絳帳裏。處文集

奎

裏妻山汾水共悠悠

壽朱明府

淵源傳自晦庵公。道德文章迥不同。澤滿河汾流浩蕩。功高霍岳峙穹窿。三年撫字催科裏。萬卷詩書案牘中。大吏交梨塵古洞。稱觴差欲繼幽風。

珠雁字

舉頭天外見詞壇。洩史元香染碧翰。應有江花生筆底。却疑飛劍舞雲端。行行橫掃金風拂。字字飛鳴秋影寒。河洛圖書久漫漶。長空寫出與人看。

壽王某

南極老人爛不收。祥光繚繞玉峯頭。瓊林此日見仲瀛。雪夜由來重子猷。風裏槐堂香細細。歌來鳳閣聲悠悠。臨沅水色盡成赤。移向君前倒映流。

頌朱明府祈晴次韻

一旦掃除十日愁。精誠昭格頌無休。方傳大旱能為雨。旋道晴川可作舟。喜眺夕陽射曉浦。幸邀新月照藏修。須臾火可滿三秋。願郊外紛紛說蓂收。

題琴轅卧轍圖送朱明府

洪崖幸親富青州。忽起雲霄挽不留。澤滿魚梁流泛泛。功成棧檣政優優。潘花已種河陽地。虛瑟仍存單父猷。借寇一年兆姓寧。處文集

奎

願胡嫌盛世說旁求 以上七言律

雪庵范先生傳

先生范姓諱爾梅字梅臣一字雪庵洪邑明經世家世師村即先晉大夫師曠故里迄今猶有廟祀存焉先生以文學顯竭力佐讀而蓄貲多不給至父克生公秉身厲行厥德彌厚感神異而生先生幼聰慧靈敏過人甫四歲即能成誦乃祖五雲公于攜抱中口授四子書未朞年而過背誦如流人皆目以為神童十二歲乃父見背擗踊號泣盡哀盡禮雖老師宿儒莫或過之昆仲四人先生其次也手足友愛有田荆姜被之風後逾耆艾歡聚常若兒時嫡母苦節食貧機杼之餘盡教訓子俾研究理道以無忝先人家學先生朝夕恪遵遠宗程朱近取敬軒敬

雪庵文集

卷

齊務以大學八條目為兢兢居家儀制一遵考亭家禮其待人若光風霽月大得濂溪丰規甫入泮即食餼屢回棘闈而先生終不以功名為念性嗜學家貧不能置書嘗借書以讀每一過輒不忘四子五經獨見大意左右取之無不達源更善舉因而考論樂律其所發明多先儒所未及言至于易理精微循日用飲食之不可離窮年矻矻演述卦變輪圖可補本義注疏晚年偶得周易折衷輒手不釋卷夜以繼日不知東方之既白門人勸止之而先生已嘔出血矣易簣前三日病漸革門人孫子宗楚省視之見手持周易一卷曰先生精神罷矣尚何堪此先生曰性之所好不忍釋也計生平所著有四書札記五經隨筆

周易輪圖樂律考周禮補解以及門人所集文詞語錄等粹然一出于正每有稿出互相抄錄洛陽之紙幾為騰價故河東蘇奉為儒宗咸曰文清公之後不多得也邑侯余公採風之下深加嘆賞轉詳題請至今延入忠孝節義祠云

同邑後學靳之昇上齊甫撰



讀書小記三十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范爾梅撰爾梅字梅臣號雪庵洪洞人雍正中貢生是編乃其隨筆札記教授生徒者其弟爾輯顏之曰讀書小記其目爲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札記者凡六卷爲周易札記易論易卦考者凡七卷爲尚書札記者一卷爲毛詩札記者二卷爲春秋札記者五卷爲禮記周禮札記者三卷又樂律考一卷琴律考一卷語錄一卷明儒考一卷詩文三卷据卷首凡例謂易尚書詩爲完書春秋禮記周禮等皆有殘佚重複蓋其書非手訂故多缺略其所爲諸經札記皆隨意綴語初非依經立訓易論易卦考則專主圖書卦變之義樂律琴律考則采自明鄭世子載堉樂書無他發明

淑艾錄一卷

〔清〕張履祥撰 祝淦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吳江沈氏世楷堂刻昭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淑艾錄十卷》提要

淑艾錄

補編卷第二十九

海昌祝 淦人齋纂

楊園先生生于有明之季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其所爲學一循孔門博文約禮敬直義方之則大要以爲仁爲本以修己爲務而以中庸爲歸爲能有以正後儒偏諛之趨而續古聖微茫之緒百年以來其道漸著流風餘韻被及四方雖以淦之固陋猶得與聞而思奮也蓋嘗讀其遺書昌言貞教與子朱子先後一揆讀之愈久而味愈深長其備忘世楷堂昭代叢書壬寅卷第二十九一錄四卷爲先生晚年剖記充實之積發爲輝光其切於日用補於輓近不啻粟帛之療飢寒鐘鏞之警聾瞶焉淦反復有年弗能自己既訂其全書乃秉朱子近思錄義例采輯精要以爲此編名曰淑艾志私願也若夫先生盛德所至回狂瀾砥中流身困道亨確乎不拔實兼統乎河東餘干諸君子而爲朱子以後五百年來聞知之一人非淦之私言敢云爾也讀其書當有以見其概者乾隆甲子長至又七日祝淦謹識

道體

太極爲陰陽既有陰陽則太極卽在陰陽中矣陰陽爲五行既有五行則陰陽卽在五行中矣五行爲萬物既有萬物則五行卽在萬物中矣故曰萬物一太極物物一太極又曰理一而分殊聖人之于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

天地之化往過來續不舍晝夜無物不然驗之人身毛髮肌膚驗之草木枝葉花實遞禪密移都無一息之停學者體此革以去故鼎以取新懲忿窒慾昭代叢書二集淑艾錄卷第二十九 二世楷堂藏板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進德唯口寡辜不知年數之不足則幾矣

陰陽之體固是對待然人之一身常使陽和之氣多而陰肅之氣少蓋陽饒陰乏理自如此觀天地之氣亦是日月雨露之時多霜雪之時少

天理自是易簡循天理則能知險知阻知險知阻而能不陷于險阻則健順之德爲之

天下之理不待安排造作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循天理而行極是坦途一入人欲便崎嶇險阻矣天

理人欲天人二字最可體玩理本天然不假造作一著人爲便是欲也

吾身之理有未明于天地萬物觀之天地萬物之理有未明于吾身觀之蓋天命之性吾于天地萬物一而已矣學者不從此著眼無由識得本體卽所見道理終有欠處

古之言性者紛紛至孟子而始定後儒言性者又紛紛至程子而始定程子孟子其揆一也或疑程子兼言氣孟子只言理是殆未嘗舉孟子言性處思之也若形色天性及口之于味仁之于父子處何昭代叢書王集淑艾錄卷第二十九 三世楷堂藏板嘗遺卻氣來

大學言心不言性故序文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故序文言心朱子憂天下來世之心切矣此意本之孟子讀告子上篇其義自見釋氏離性而言心故流于猖狂自恣離心而言性故至于空虛寂滅不生不敢高談性命只就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處做工夫已不能庶幾萬一何況其他要之性命之理豈外乎此

聖賢凡說善字多不下注腳唯孟子乃若其情則可

以爲善矣下文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天爵章說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兩處然則所謂善者非他仁義而已矣今之所謂善者吾不知之

觀聖賢用心從孟子與萬章諸人問答處最可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窮人無所歸仁也忍不仁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仁也僞喜不仁也親之愛之而封之有庠仁也立爲天子則放之不仁也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仁也爲肉爲無禮不仁也視棄天下猶敝屣仁也非是不仁也凡此等處一一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四

世楷堂藏板

從自身體驗人倫日用處心動念果從那一邊發則爲舜之徒爲跖之徒判然知所適從矣

朱子注論語義者事之宜也注孟子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加心之制三字爲告子有義外之說故也蔡子注尙書義者事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較韓子行而宜之之謂義更完事固有理當然而行之未必宜者亦有行之頗宜而理或不當然者惟理既當然而行之復得其宜方爲義之盡

禮者天理之節文凡人之言語行事合于天理自然

有節有文若無節無文則直情徑行便已不是天理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有之節文不待安排也

或疑行道而有得于心之義曰仁義禮智根于心爲有得見諸言語行事之實無不合乎天理之當然而可爲人所共出之爲行道本乎無聲無臭而達之人倫庶物有諸中形諸外所謂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然同一行道也有得于心與無得于心者氣象自遠不同此誠僞王霸之所由分也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五

世楷堂藏板

日用飲食當乎義理處卽是道然終日汨其身心于此又實害道蓋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此際全在存養省察

凡做一項人須要實心實力盡得此項人底道理始得不論做官做工做男子做女人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反身而誠誠此而已強恕而行此而已世儒輒好非議二語不知彼所謂道義者何屬也

易無貞悔天下之理貞無可悔也貞而吉理之常也

貞而凶勢之極也貞而吝事或失中也貞而厲雖未至于凶勢則殆矣君子不以吉而貞不以凶且厲而失其貞期于元悔而已

頤中虛中孚亦中虛蓋唯虛中無我方可養德方能感物頤全體皆虛中孚二體中實感物以誠進德則全在虛受也

儒者立心須是自與天地民物相關否則雖曰好修小人儒而已

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卽是贊

昭代叢書

王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六

世楷堂藏板

天地之化育

天地之理往過來續人于其間只有繼往開來一事而已文王有聲之詩前言邁追來孝後言貽厥孫謀自一家而言如此自天地閒而言亦如此

人須有奮發有爲之意易六子以震爲長蓋不動則不可入才能動便能入故次巽入便能變化物遇水火無不變化者故中爲坎離變化旣成而後能各止其所得其所止則悅矣故終以艮兌天地生物之序如此士人學問之序亦如此

權者君子所以時中今人小有才智輒好言權自予觀之機變之巧而已無恥孰甚且思可與立是何等地位易到得不易到得孟子七篇反經而已未嘗輕言權字

中者聖人之德正者賢人之守學者由正以至于中猶以規矩爲方員希賢而後希聖也若好言中而忽言正鮮有不失己與人者

白沙云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二字下得極好若以名節非道則道豈外于此以爲道盡于名節則特

昭代叢書

王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七

世楷堂藏板

藩籬而已門庭堂奧尙有在也

天下道理總不出費而隱三字子思此言所以爲喫緊示人也程子云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學者苟能深造而自得之于道其庶幾乎

爲學大要

中庸章句第一章大注蓋欲學者于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一言足蔽千聖遺經之指亦足蔽千古學人爲學之指人能于聖賢之書字字句句反求諸身自能有得不然讀書雖多無益也

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自童稚至于耄期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自新之實也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新民之實也

古稱衛武毫而好學詩賓之初筵抑抑威儀其所作也觀其致力大槩密審于威儀精勤于事物幾微必慎改過必勇淇澳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蓋以此然則古人爲學自身心而外更無別種功夫也

儒者立心便以四海九州爲量其功夫則自克勤小

昭代叢書

壬集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八

世楷堂藏板

物做來

儒者起腳第一步是仁以爲己任然後精之以義文之以禮樂而德成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爲硜硜小人也

志存西銘行準中庸

心爲一身之主人人具有一心此心同于聖賢言語行事與聖賢同則聖賢矣此心同于小人言語行事與小人同則小人矣如何可不孳孳爲善欲爲善如何可不學問

中庸君子小人對舉者三而意則一貫君子時中故居易俟命居易俟命故闇然日章小人無忌憚故行險徼幸行險徼幸故的然日凶

鼎之初六有顛趾出否之象蓋將烹飪必先滌其釜錡而後可進而有實否則雖有嘉肴人將不食之矣人苟有志于學須先洗刷身心舉從前積習舊染與夫自私自利之心盪滌既盡使潔淨之質已具然後加以學問可以充實光輝

學者能砥礪名節一變可以至道若輕視名節未有

昭代叢書

壬集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九

世楷堂藏板

不至于同流合汙者

先儒謂讀書把截四路頭竊謂士志于道亦有四路頭先要把截否則讀書雖多終無入德之理孔子所謂四路頭色厲內荏道聽塗說鄉愿鄙夫也孟子所謂四路頭頑夫懦夫鄙夫薄夫也

東銘義理本對西銘不過橫渠先生竝揭于屏蓋戲言戲動最爲害事進德修業唯誠與敬而已思爲一入于戲而能存誠敬者未之有也學者不讀西銘則理一分殊之義不明而惻隱之心不篤不讀

東銘則戲言戲動之失不知戒而長傲飾非之習日深錮而不可拔初學之士卽當精思而力踐之學者固須讀書然不可流爲學究固須畱心世務然不可入于功利修諸身見諸行事可以刑家可以範俗窮達一致始終一節方不失爲聖賢之徒學者志卑氣弱固不可若氣魄雖大擔荷雖勇苟不遜志于學使義理日進于高明踐履日就于篤實北宮黝之徒而已未幾志氣莽然消歇所謂義襲而行不慊于心則餒也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二十九

十

世楷堂藏板

知行二字偏重不得空知與冥行其失均也若論今日自應以篤行救之

人言耕讀不能相兼非也人只坐無所事事閒蕩過日及妄求非分營營朝夕又爲文字章句之家窮年累歲不得休息故以耕爲俗末勞苦不堪之事思其分心若專勤農桑以供賦役給衣食而絕妄爲以其餘閒讀書修身儘優游也農功有時多只半年諺曰農夫半年閒況此半年之中一月未嘗無幾日之暇一日未嘗無幾刻之息以是開卷誦

習講求義理不已多乎心逸日休誠莫過此率素履攸行耕則良農讀則良士學古訓有獲儉以養德勤以養身

儒者功夫只居敬窮理爲無弊窮理所以致其知知之至而後行之利敬則統乎知與行者也始終只敬字爲主故曰居猶諺謂作家當也

吾人今日爲學只因其性之所近做工夫過中失正處必然多有慎不可執已律人自以爲是而無虛受之益蓋學絕道喪旣不得聖人以爲依歸又不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二十九

十一

世楷堂藏板

遇大賢正其得失惟有虛心遜志時時將經書義理及先儒所講明體驗省察以防檢其身心而又得好學深思之友相與觀摩匡救庶不至舉一廢百陷于邪惡而不自知也

吾人日用惟讀書窮理躬行實踐爲必有事之功自古未有不讀書忽踐履但縣空想像一種杜撰道理而能不悖于聖賢者

善人能不踐迹吾人資稟不及善人卻須從踐迹上做功夫夫子明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世儒言行不軌法
于古人如何不生心害事作事害政

學問之事最忌是泛又忌是難泛則不誠難則不一
終身于學而無所成者以此

天地間只是一箇屈伸消長之理學者能從身心上
體驗此理方是學易有入頭處

自古聖賢只望人有為故曰為人曰為學曰為仁為
義又曰為堯舜曰必有事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
人在天地間豈有終其身悠悠因循可以有成之

昭代叢書

王集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

理

學問之道固尚從容然一任優游難睇自得舉其通

病不出五閒

閒思慮閒言語閒出入閒涉獵及接閒人與閒事

果能必有

事焉其諸怕慢非唯不敢亦不暇矣

終日勞攘實無一事當做

總是

示學者

愛身

父母惟其疾之憂執不為守守身之本也

修德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力學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

親賢

友直友諒友多聞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

四者事實相因義祇存乎愛身而已修德所以愛
身也力學所以修德也親賢所以成學也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揭之座隅常目在之

示學者

辨心術邪正義利之類

讀書治性情剛柔

及己上敬以直內事

正容體九

謹言語慎

事為己上義以方外事

學者辨心術是始初

第一事功夫緊要全在明義理治性情存養以是

省察克治亦以是二者得則大本已立大本立則

動作威儀應事接物略加提撕檢點可已

昭代叢書

王集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

目前做此事即從此事做功夫一事上看道理有進

步即處處有進步所謂素位而行也

日用間一念不敢忽易即是敬一念認真即是誠誠

敬者進德之基也但能事事物物皆然則至于純

熟不難矣然須求得義理之正所以讀書窮理為

要否則自以為敬未必不至于慎而無禮自以為

誠未必不至于果敬而窒

讀書少則自賢索居多則自是

博覽不歸德性廣文

故必能存心然後出門有功

大都學者于詩書朋友總是一般日親則日近日遠

則日疏然其數常相勝親其所當疏則必疏其所

當親要在慎擇而明辨之

功夫愈切實則心愈虛心虛而後能從善

卑以自牧慮以下人方有學問可言

崇德修愚辨惑分之則三其實則一也德進則愚自

消愚修則德益進損益之義也主忠信所以進德

徙義便有修愚之意著緊功夫又在辨惑惑之不

辨愚將日深難欲修而不知所以修害德滋大故

昭代叢書

王集

卷二十九

古

藏板

衡量三者辨惑似輕學者用功辨惑爲首

人之惑處多端其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怒忿怒亦然

一念之慾忘其身以及其親推之七情莫不有之

愛欲其生惡欲其死凡不能揆之于義理而任己

甚之情鮮不爲惑惑雖與愚有別然最害德其勢

亦足以至于愚故曰辨之不可不早也

學者實能從事于主忠信徙義便有進步空持高論

無益也

義理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崇

效天卑法地之功也

見地要高明踐履要篤實所謂知崇禮卑也二者不

可偏于一隅見地有餘而踐履不足鮮不流于

踐履可觀而見地卑下則止于鄉曲而已

言一也隨其人之淺深以爲淺深故野人之言聖人

取之以成化聖人之言野人昧之以成愚

吾人平日爲學大指專守博文約禮之訓以終身而

已讀書窮理博文之事也切實踐履約禮之事也

存心于忠信取則于聖賢審思而言稽謀而行內不

昭代叢書

王集

卷二十九

五

藏板

敢肆已外不敢徇人此外窮通修短一聽諸天好

惡去從一任諸世而已

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不必說到六合內外只子臣弟

友有多少無可奈何處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學也惟學遜志務時敏

厥修乃來賢人之學也世人喜言精一執中不喜

言遜志時敏此種習氣熟于耳錮于心曾不反思

自己果是何等人宜其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君子

之道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由賢人可以至于

聖人焉有舉足動念當下便是聖人之理

功夫須是綿密日積月累久自有益毋急躁毋閒斷
急躁閒斷病實相因尤忌等待眼前一刻卽百年
中一刻日月如流志業不立率坐等待之故

憂勤惕厲四字闕一不可學者用心須如此方有進
步處

致知

繫辭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通神明之德類萬物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二十九

十六

世楷堂藏板

之情數語是默識注解

學者用力主于窮理則不敢自信其心而心益虛理
益明所謂上達循天理也主于師心則不復審乎
義理之當然而理益昧心益放所謂下達徇人欲
也

從德性上做工夫讀書方有益若讀書不歸之德性
非徒無益甚者藉寇兵資盜糧而已

人性皆善本無惡其惡出于過與不及過不及皆生
于蔽所以蔽陷離窮以蔽爲首論語六言六蔽六

言本皆美德蔽則不難至于爲惡周子通書所以

有剛柔善惡之論洪範所以有剛克柔克之訓也
欲得義理通明須從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
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處體驗有得方是今
之學者皆舉一廢百者也舉一廢百總由不好學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吾前時亦爲良知之學
于今思之雖無私心卻多不合天理程子有言雖
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誠身之
道以擇善爲先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二十九

十七

世楷堂藏板

道理須是舉目可見舉足可行方是實理功夫須是
當下便做得方是實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
而求諸難或之甚也

學術有差卽心術因之爲病心術既差卽容貌辭氣
以及行事無往不悖正理孟子所謂生于其心害
于其事是也擇善之功安可不慎

理欲之辨較難于義利辨義利只于有所爲無所爲
之際反己而察可以立判若夫理欲愈辨愈細如
顏淵薄葬是天理門人厚葬及顏路請車可否疑

似便難決夫子無臣爲天理子路使門人爲臣可
否疑似非夫子明責亦難別也又若孟子既不見
諸侯而不絕其交際君子不素餐而後車數十乘
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以及辭齊餽而受宋薛見
季任而不見儲子退而有去志卻又三宿出晝苟
非孟子自明其故如何可以妄測

在我者能知言窮理則足以盡物之情僞功夫久後
必有明睿所照卽始見終之日若始卽去推測

物情則億逆之私熟機智日生而誠明之道絕矣

昭代叢書

王集

卷二十九

大

世楷堂

陸宣公曰舍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
雖甚精微不能無謬今之學者不知取準于聖賢
而師心自是何不思此義乎

蒙師之責至重而世輕賤之舉業之學至陋而世尊
隆之可謂不知類矣

理明義精則能知言知人知言知人則神閒氣定而
此心能宰制萬物程子所謂金革百萬與疏水曲
肱一般如此方可以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所
以學莫先于窮理窮理之益莫大于讀書

萬事萬理俱經古人發揮無有餘剩闕欠善學者擇
而識之以畜其德可也偶有一得沾沾自喜殊不
知久爲簡編閒舊物矣甚者前人之所唾棄而已
方寶而私之多見其陋而已

不讀書玩味卽見道理一二只是枯燥不得浹洽甚
則見彼而遺此舉一而廢百其做爲詖淫邪遁無
所不至義理直是無窮察之愈精則愈見得有所
見而輒自足其識已粗其心已蔽難與言
知

有疑不可不關

昭代叢書

王集

卷二十九

尤

世楷堂

謂學不必將前人深辨非也纔說一人便有一人之
言行在誦其言觀其行辨晰不明卻恐駸駸乎爲
其所惑所謂物至而人化物也

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修己之道亦猶
是耳徒恃其心而不準諸聖賢之軌轍則無以適
事物之宜而要其當若徒循規矩而無得于心則
亦無以修德而凝道也

圖學今全廢是以名物制度一概茫然古人左圖右
書書只是發明圖義非圖義安從明且如易書若

不看圖卦爻象之辭如何得明今人徒學空言所以無事于圖若要實做便知少不得

程子傳易將欲使人無卜筮而知吉凶故專以理言朱子本義欲不失作易之旨故兼言卜筮其揆則一而已

按彖中柔上剛下柔來文剛及剛自外來等語但據二體說已有其義不必拘卦變卦變朱子原說非畫卦本然也

用晦而明蒞眾之常道也人主垂旒蔽明黈纁掩聰

昭代叢書壬集世楷堂藏板卷第二十九

無非此意明夷之象特取內火外地之義非獨明夷之時也象有與彖合者亦有各取其義者設卦觀象之道天地萬物之理固如是不可舉一而廢百也

觀之彖爻聖人繫辭不取陰陽消長之義蓋九五中正在上四陰仰之自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回氣數造化爲無權矣

時窮世極在聖人處之自無窮極之理朱子乾上爻注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于有悔蒙

四爻困蒙之吝注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發明占外之意深得聖人作易與民同患之指

臨二爻象辭先儒雖各有說朱子以爲未詳不得已而爲之解或者剛雖浸長而四陰之勢猶眾盛也又居下位則其命猶有未順者無恃其浸長之勢而薄于自修也苟恃其浸長容有不利者矣象有發爻辭未盡之義者若此是也

繫辭多錯簡如彖行而不流一語當在故不過之上

昭代叢書壬集世楷堂藏板卷第二十九

仁者見之謂之仁至君子之道鮮矣四句當在日新之謂盛德之下而以下文生生之謂易至陰陽不測之謂神自爲一章

國風鄭陳二國最爲淫佚則先王衛宣齊襄有禽獸之行卽禍亂隨之衛得文公而復興齊有桓公而劫霸然齊篡弑相尋至簡公而田氏代之矣唐風厚而晉祚長秦風競而嬴氏大幽及二南知周之所以興王風知周之所以廢鑒乎此真古今得失之軌轍也故曰詩可以觀

先儒謂春秋進退諸侯褒善貶惡竊不能無疑在夫
子祇因魯史舊文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其常事
不勝書與微事不必書者則削之其舊史文過其
實者則爲之正定其疑者則闕之不以惑後世而
已

三代之祭皆以夙興有事夏后氏祭其闇爲最早殷
人祭其陽爲日出以後周人以朝及闇爲日初出
而未明之時舊以闇爲日將落以陽爲日中以朝
及闇爲自朝至莫皆非蓋日中日莫俱非敬道而
昭代叢書
壬集
叔文錄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自朝逮莫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志不能不倦怠
也

一部廿一史廢興存亡只目前人事體驗足矣書曰
當于民鑑

觀人之法吾于孔子得二語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不善者惡之于孟子亦得二語曰觀近臣以其所
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

凡人出言淺深高下必因其德之所至蓋有不知其
然而然者一身之威儀氣象亦然

齊語訟爲殆殆危也得終凶之義聖人所以邇言必
察

荆棘之叢亦有翹楚嘉苗之畔豈無稂莠天地閒人
善惡雜處無往不然在人知所擇耳擇善之義最
廣此其一也

心虛則隨處能得益舜居深山之中所聞善言所見
善行不過野人行習之常而已一入道心無非精
微之理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其虛受正復如此
存養

昭代叢書
壬集
叔文錄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
藏板
學者存心從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其用心處從
知其不可而爲之處看得聖賢此意真切而日用
之間勉承力赴則庶幾近乎仁矣

鄉愿所以見絕于聖人者特以同乎流俗合乎汙世
其于道德如苗之有莠而已若和而不同羣而不
黨自是君子立身正理憤世嫉俗不免小丈夫行
徑

顏子合下自是恭敬曾子合下自是誠實故夫子爲
顏曾言未嘗及此若與仲弓子路樊遲子張言即

諄諄于主忠信如見賓承祭等類蓋非此無以為立德進學之基也

或問放心何以求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凡人疾病之作罔不由于人欲如飲食寒暑男女憂勞之類是也若能一循天理何自生疾乎雖疾亦不甚病也養德養身初無二義

迫窄非有德者氣象矜厲非有道者氣象康齋質本剛直所服膺者從容深晏養之語可謂能自克矣

古人臨太節不可奪總是主張得定任萬變來前而

昭代叢書

王集

卷二十九

言

世楷堂藏板

處之晏如易所謂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詩所謂公孫碩膚赤鳥几凡是也甯武子愚不可及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成敗利鈍俱所不計可師法也事有雖小而可以喻大驗己之所養其一端也

必有事焉非日用之外別有一項養氣之事即目前尋常舉動合于義便慊于心不合于義即不慊于心而餒矣無非事者一日如是終身如是

吾人一日之閒能隨時隨事提撕警覺便不到得汨沒當睡覺之初則念雞鳴而起為善為利之義平

旦則念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否日間則念晝之所為不至梏亡否當衣則思不下帶而道存之義臨食則思終食不違之義及莫則思審隱息以及夜以繼日記過無憾之義如此庶幾勿忘乎

持其志無暴其氣此功夫無一息可不傲無一人可不傲舍此則放僻邪侈之心生矣生于其心必作于其事君子犯義小人犯刑蔑不繇此

習最難變氣最難平用力克治而克不去只緣持敬

昭代叢書

王集

卷二十九

言

世楷堂藏板

工夫不密

三風十愆俱以敢有二字發語可知根本只一肆字故程子曰敬勝百邪

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吾人持敬功夫不能嚴密宜其志昏氣惰須時時存湛然純一肅然警惕之心學無當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古人為學所以斯須不去禮樂吾人唯有內密九思外檢九容庶幾聽言動勿違乎義理然後五官得治也敬之一字閑邪以是存誠以是

謹言慎行與存心養性非有兩項工夫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所以事天也

聖賢敦厚以崇禮吾人纔學禮便見身心敦厚

禮以防德上智之事也刑以防淫下愚之事也命以防欲中人之事也

祭統云非齋于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又云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又曰君子之于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此等語學者最宜三復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無暴其氣猶記云使情慢邪僻之氣不設于身體也亦猶云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也凡記所云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趨以采齊行以肆夏等類皆是

或疑誠其意矣心安得有不正曰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豈非意之誠但恐有過中失正之處過中失正便是有所而發不中節矣程子謂孝弟而不中理或至犯上又云雖無私心苟不合正理卽私心也故檢心之功時時不可失

檢心猶言存心

義理重則死生得喪榮辱毀譽無所不輕學者平日

功夫只要栽培得義理深固此重則彼輕勢也若

只于死生得喪榮辱毀譽處較量分數徒費心力

須知慷慨就死敵愾萬鍾蒙垢忍恥種種人之所

難便使無一不能仍于義理無當君子不由也

業曰居業仁曰居仁孟子曰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

安則資之深能得之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矣

學者于道理有所見正當深潛涵養草草惕惕益勉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見其陋而已若此固由德器之淺亦由志之不篤將來其造可知夫子謂斗筭之人何足算又謂德之棄正爲此輩言之

百僚師師則德日以崇業日以廣卿士師師非度則

民彛大泯亂家人朋友何往不然是以君子慎其所與居所與遊

用意刻深之人不可與處漸積既久用心日薄必至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洗心者濯去習聞習見之

心使其心全體皆易也密字今人說得無影無蹤都不成義理要之卽上文唯深唯幾之義

克己

學者第一是克去己私己私莫大乎驕吝

士恥不如賢恥不如聖則希賢

賢恥不如聖則希賢吝吝者只是不知有恥恥心不切雖事事不如人猶自以爲勝人也

恭儉二字是立德之本恭之反爲傲慢儉之反爲侈傲則必侈故傲尤爲凶德堯舜之所以聖桀紂之所以以狂其原亦本于此

學者首戒是好惡徇一己之偏偏則讀書取友適以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助其偏僻有不至于邪惡者非用顏子克己孟子反經功夫此病不易去

修其孝弟忠信古以教庶人今日衣冠庠序之士知修者幾人修字容易看不得功夫擔閣不得一日不修便要敗壞

能反求諸其身然後可以居仁由義備大人之事否則一言一動是皆穿窬之類也

每事責己則己德日進以之處人無往不順若一意責人則己德日損以之接物無往不逆此際不可

尤人但當正己

讀書不能克己總無長進博聞強識適足助其偏私而已

惟不敢自是一念可以爲進學之地自暴自棄者自以爲是而已

吾人日用之際密察用心是入德之門知其不善亟改之是進德之功

人只爲貨色名勢四字敗盡一生秉彝之良人孰無之但是四者之中有一纏縛此身便不得向上須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是斬截得盡方得身心浩然

胷中熱鬧道理便澆泊不上今之學者雖見自好總是一副熱鬧肺腸如何長進須是冷淡得下方好俠邪只論恩讐不顧義理君子以道義爲親疏小人以德怨爲愛憎心術之際宜早辨之不可以學究爲通儒不可以狹邪爲氣誼

人于貨財豈能不用但出納之際當一揆之天理不可稍動于欲古人謂飲食屬厭而已推之他事無不盡然屬厭二字最可體味理欲在此分際

程子云能修省言辭便是立誠若修飾言辭只是爲偽也修省與修飾正爲己爲人之別在學者內省默察而已正如察言觀色君子以爲反求之資小人以爲逢迎之術其辨只在幾微

善惡二字分數不同無所不至小人之惡也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之類也過中失正君子之惡也隘與不恭之類也存諸心措諸躬斯須不慎卽陷于惡吾人日用應接自謂無惡而不知其入于惡者多矣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辛

世楷堂藏板

貨惡其棄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不必爲己學者舉足動念輒如此方能馴至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雖在畎畝不失天下歸仁之量若始初卽懷私己一念且未論行事鄙猥不足以服民心便是動烈蓋世終必寵利居成功其餘弗足觀已朋儕中質直者多有但質美卽不能遜志學問故好義者希不好義則雖察言觀色用意已不同非云彼惡知則便入逆詐億不信去故慮以下人爲最難慮以下人便能事事反己自責于義日精矣

所見士友纔有意爲學卽有一種抗顏爲人師之氣威儀容貌已全不似學者此正夫子所言驕字猶未及上蔡所言矜字也如此則讀書說道理適以長傲而已長傲必飾非難與言學矣

其爭也君子自勝者強也反己自修則雖無上人之心人自弗及之矣

只一種氣拘物蔽之私不能消除得幾分說甚學問更說甚人品徒恃些些才智左支右吾自以爲得不知正蹈先儒所言凡人之患莫大于自私而用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壬

世楷堂藏板

智也不知省改終身安有近道之日勿執偏見而害義理之正毋任愛憎而亂臧否之實究竟義理自有至當何能害得適以見其心之蔽臧否自有一定何嘗亂得適以見其心之私此種用意于學人中病最深貽患亦最大不可不力治也

酒誥云剛制予思非特酒要剛制但屬嗜慾俱須剛果用力以制之

人之氣稟不齊故心各從偏勝處發發于此者既重

即不免蔽于彼仁見在皆難賢者有然若不能虛心克己或從而自信則其蔽遂深而不可開矣

氣質近剛之人其力足以上進而常患于不可遜心以從善若一出乎驕矜倨傲唯悅人之順己則不可救矣氣質近柔之人不難受人勸責其善亦難慕悅而恆苦于不肖奮發以有為若一倘樂于卑鄙甘心下流而不恥亦未如之何矣此則莠莠之所所以不易而必之成邪者乎也

耶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三

藏板

物蔽之重輕亦由于氣稟故氣拘之患深于物蔽先哲云學以變化氣質為先蓋氣質化則全是義理用事物欲之私正如鴻毛之燎爐炭不必深治而脫然無累矣志學之士于物欲亦知力去至于氣質之偏輒欲自護其短甚者讀書取友反以培養之斯道豈有幸乎

柔弱之人既不能興起乃質性剛強者又多偏執已見自以為是不肖遜心從善其流至于暴戾而窒學問之道可與有為者真不易得也

學者于先哲遺書但當篤信而敬守之求其有益處已方得長進纔有意于訾駁先儒即此一念已不可對聖賢矣更何讀書學問之可言

無我易中有主而無我難

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常此檢點庶乎鮮失

知命者不立于巖牆之下巖牆處處有之不必登高臨深即飲食寢興決其當然無非巖牆也古人集木臨谷無時不然

耶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三

藏板

家道

父與父言慈更無他道唯有教子而已子與子言孝亦無他道唯有修身而已

周公聖人也成王天子也周公子成王叔父也以叔父教兄子以聖人教天子見于詩書者幽風無逸而已孔子聖人也伯魚其子也以聖人教其子學詩學禮而已然則聖人所以修己所以貽謀者可

知自天子至于庶人有國有家俱以親親尊賢為本親

規則可久尊賢則可大

國家平日講求以人才爲第一入家平日講求

友爲第一

真人才賢師友每視已德之修缺爲難退非徒尊禮愛慕所能致也故欲尊賢

者必先修其身

古之有國有家者其出有原其用有經不待外求而

已足所以人心可正風俗可同今自上及下無多

寡小大莫不待取于外凡其早作夜思無非欲取

資于世人心安得不趨于惡世道何繇而返淳華

隱居求志當自正已而不求于人始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言

世楷堂藏板

門內之治恩掩義家庭之閒是非曲直略要分明便

觸處成礙事當難處只可自責繆生掩戶自揭雖

非潛移默化之道其視尤人而不反求者相去遠

矣

家庭之閒一言一動當思爲父子兄弟足法言必有

物行必有恆方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三代以下

士庶人之家傳之先祖編之邦籍亦與有主無異

人在覆載閒無論大小強弱略如比鄰而已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勦業垂統爲可繼也之義人人當

存此心人人當勉其事自恃盛強而凌弱暴寡固

已逆天之理天不佑之若不安于弱小而敵強國

大亦豈綢繆牖戶之道其義有二世守也非身之

所能爲一義也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又一

義也要當不失文王我師之意則處盛強固可處

弱小亦可修德行仁非禮勿履自強之道莫過于

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論語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曰苟爲後義而徙利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言

世楷堂藏板

不奪不廢凡利于己者必害于人故怨與奪隨之

若取之有道利固生人所不能已也書曰惠迪吉

從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是取之于天也孟子

曰不違農時深耕易耨穀不可勝食是取之于地

也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可以衣帛是取之于物

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正蒙曰師道立善人

多子孫賢族乃大是取之于人也如此則利乎己

亦利于人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有攸往無不利

大概如此舍是而言利鮮不得罪于天

戰國時信陵孟嘗開養士之端至漢而其風不息東漢李膺郭泰開標榜之端至魏而其風不息魏何晏王弼開談元之端至晉而其風不息晉王澄極崇開驕奢之端至唐而其風不息人主以是區區國士大夫以是殺其身猶然交相祖述而不知悔所謂習俗既成動其本者不能靜其末也網常倫理之際一念隱隱其禍敗必中于身以及其子孫蓋天道也子曰我誰欺欺天乎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端多開于女戎歐陽公云自古女禍大者區區天下其次區家其次區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于忽微斯言真萬世龜鑑矣

處人倫事物之間驗來和順極難稍不如意不出于愈疏則出于不可磯人若以是爲心于爲子必不孝于爲臣必不忠于兄弟則不友于宗族親戚則不睦不嫺推之鄉黨僚友無一而可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無此患矣

孝無他得親之歡心而已中庸言悅乎親孟子言順乎親順較悅更進一步然順斯悅矣道唯在誠與敬故養曰敬養亦曰忠養

古人凡事謹小慎微若家庭之間尤爲緊要能于嫌隙幾微處潛消默化不使積漸而長則大者可小者可無否則無者不難生有小者可以成大可畏哉頌之所以有小疵也

事到處不去決當有一善處之方所謂術也又不入權詐一路此非愚忠愚孝所能爲故曰德慧術智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二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觀舜處父子兄弟之間綽綽有餘讀書數十卷不能化導門內所謂未免爲鄉人也宗黨鄉鄰不和不一必是在我處之不盡其道但可責己不可尤人

能治生則能無求于人無求于人則廉恥可立禮義可行

治生無他道只務本而節用一語盡之若此豈不心逸日休既以學者自命而孳孳治生爲急心勞日拙能無愧恥

君子憂道不憂貧治生二字何可使其膠擾心懷但
本分內事不可不盡耳方正學詩曰道德在詩書
爲生視田疇當一日三復斯言

人無父母者思一日養其父母而不可得徒然念劬
勞而感罔極其有父母者顧乃不知有親之樂不
曲盡其歡心仁之于父子真若有命也感事書此
本生父服不降非也庶出子服其母之服如嫡母非
也禮也者尊尊而親親以尊之義推之等庶母子
嫡母是尊有二上也以親之義推之不爲嗣父降
昭代叢書王集淑文錄卷第二十九 天世楷堂
生父服是天之生物使之二本也二者均恩輕而
義重

唐太宗晚年內無長孫皇后外無魏鄭公宜其多過
失也觀于魏公之眷幾不克終則知前之樂善從
諫皇后維持調護之功居多士女猶有雞鳴勸戒
之益況人主乎關雎求淑女所以爲王化之基也
橫渠先生無相猶之旨本非正解朱子既載入斯于
詩注又于小學近思錄載之其示人之意切矣蓋
兄弟相謀自非至不令者未忍出此唯施報相學

則常情類然似此安得和好唯不相效似在己一
施之則雖有不令之兄弟亦莫不終于相好矣棠
棣詩終之以是究是圖緣衣詩終之以我思古人
能舍一己之私將古人言語反覆究圖必自有獲
或疑承繼之產嗣子多不享何也曰天也斬其後嗣
罰固重于破家在嗣之者或是盛德之後于理宜
興或是祖宗德厚宗祏墳墓不宜失守或是嗣子
仁賢克懋其德則其興替不可以概論況繼嗣之
心又各不同若其哀痛世父之無嗣宗祀之無託
昭代叢書王集淑文錄卷第二十九 天世楷堂
義不得已而爲之後則此心可以上格皇天雖無
一畝之宮數畝之地于理不能不昌若視其所有
因以爲利則亦不仁之甚矣不仁之人己之所有
且不可保而謂天道何復以兄弟之產附益之乎
御下之道包荒與精察二者須並行不包荒則使人
無容足處所謂水清無魚也不精察則羣相蒙蔽
所謂大不見邱山近不見眉睫也大概貧家失之
恆在不包富家失之恆在不察
所重民食喪祭國家植本之治如此國祚安得不長

食所以養生喪祭所以喪死其效爲老者食肉衣帛黎民不飢不寒慎終追遠而民德歸厚卿士庶人之家存得此意亦須久長

出處義利

古人行己有恥能有所不爲故不必重名節而大德多不踰閑今日廉恥道喪無所不爲不得不重名節重名節君子猶將犯義學者不從名節立腳終爲小人之歸

事物之來君子纔動念便向義一邊小人纔動念便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罕

世指堂藏板

向利一邊雖在己有所不知也由其平日用心各執一路故耳故念慮之微辨之不可不早

邪正善惡是非義利之際只是嚴守其界分未有界分不明而行己得以無失者也自飲食居處語默動止以至取舍辭受去就出處死生莫不由此

小人窮斯濫矣初時看小人亦淺看濫字亦輕以爲人苟自好卽不至此涉世既久方知小人有多少分數濫亦有多少分數儘有耿耿自命寧死決不爲小人者到窮之難忍平生操履不覺漸漸放蕩

始焉濫只一二分既而三四分既而五六分到此便將無所不至所謂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干及君父亦只是時窮勢極無路可走不難甘心爲之自非居仁由義之大入不易言不濫也

處困非剛德不勝故三陽爻皆能不失所亨然不能無資人之助四應雖初陰猶愈于二五之無與也當是時唯誠敬可以格天故二五皆利用祭祀究竟入之所助亦在誠敬而已

處患難之中雖有舍命不渝一道若有意求生則死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罕

世指堂藏板

可以得生者將無所不爲未必得生而徒至害義若能守正俟命不以死生爲念或未必死則所歷艱難險阻無非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爲益正自不淺易于困有致命遂志之義蓋以是也

易言艱貞人欲固守其貞非艱不能賢人處亂世當承言艱貞之義

正己而不求于人方能無入而不自得

剛中而柔外雖處亂世可以無患但當以妄悅爲戒故利貞

橫逆之來方知自反已非豫遠之道然猶可以補救
否則其失愈遠其禍益深

于世寡合較之同流合汙如脂如韋之人固有不同
若謂君子立身之道以寡合爲高則不然也聖賢
所期畢竟是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愛人者人恆愛
之敬人者人恆敬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勿以己不重貨而謂人皆輕財勿以己不作僞而謂
人皆崇信勿以己常不較而謂人皆雅量持此三
者以處世庶乎遠害矣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聖

藏板

不伎不求固立身之大目近雀者恆彈近虎者恆射
賢人君子處于亂世尤當思全身遠害之道避人
之義不可不講也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目前所接之人雖聖賢處
此豈能一一揀擇此只在自家見得理明所言所
行無不準于天理則自不爲習俗所移若一概苟
且隨人希有不下達者

通功易事古今之通義但欲充其無害人之心與無
穿窬之心

古人渴不酌貪泉之水飢不食嗟來之食雖當困厄
行乎貧賤不忘溝壑而已何可每事苟且呂氏曰
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戒之戒之

一事苟其餘皆苟何可不慎

大壯四陽盛長而在下二陰將盡而在上正如桓靈
之世政亂于上俗清于下當時君子以不知用壯
之戒竟冒觸藩之凶遇二陰在內而浸長四陽在
外而將衰正如熹皇之初女子小人根株已深難
以振拔當時諸公以不知肥遯之義致蹈攸往之
災可哀也然則義無可爲與曰唯君與相可爲然
帝乙之後繼以紂宣王之後繼以幽平天實爲之
也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聖

藏板

張魏公志在恢復高宗則云寧至覆國不用此人其
不至于殺身者以嘗薦秦檜也其殺岳武穆也檜
曰此上意自古昏愚之主未有不與忠良爲讐者
悲夫故君子遇時則爲鴻之漸不爲虎之履不遇
時則爲龍之潛不爲禽之從

齊宣待孟子以客卿際遇不爲薄特以諫不行言不

聽無所改于其德故不可久于其位去齊之日其
謂時子之言所以處孟子者亦未爲失特以不博
于尊德樂道之誠故不可虛拘于此可見浩然之
氣

窮則入孝出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受于人達則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自初學立志以
至沒齒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已

近世匪人固多學爲包承者吾人但當安守其否以
俟道亨不可以彼包承乎我自失其守也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醫

世楷堂藏板

隨本分盡其所當爲守義安命身心豈不泰然

當處而出爲不受命當出而不出亦爲不受命去就
亦然唯其義而已有適有莫總達安士敦仁之義

治體

得所失所皆此物物轉移只在一人至治馨香穡德
彰聞皆此五官百骸轉移只在一心

先儒云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
利舉皆禍殃二語信得及方識聖人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

一君德二人分三庶政

在天爲五行時和物若此雨暘燠寒風凶災天札亦
此雨暘燠寒風在人爲五事立綱陳紀此貌言視
聽思敗彝倫滅天理亦此貌言視聽思君子修之
吉時措之宜而已小人悖之凶無所忌憚而已

勤儉之義今人多忽之不知堯舜所以爲聖亦不外
此舜不待言堯堯期倦于勤天位便須禪了大禹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即承堯舜之祿數啟承禹之
道想亦如此至太康逸豫滅德即喪亡矣人在天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聖

世楷堂藏板

地閒自天子至于庶人何人可以無此二字讀無

逸一篇此義尤明

三事以正德爲首能正其德則用不憂不利生亦何
憂不厚人人知求利用厚生而莫知正德則所謂
利者未必非害所謂厚者未必不薄也

自天子至于庶人寬信敏公四字俱少不得

凡舉事斷之于心公利揆之于義是非合之以情達

逆順審之以勢難易故動而不括功成而天下安之

天下之治眾君子輔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

人主之德挾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

餘雖士庶人一身一家之計亦莫不然故親賢遠

佞爲最急也賢人知之非難親之難佞人知之已難遠尤難格致克治之功豈得緩哉

用小人豈無小利然不勝其害之大用君子若無速

效然不覺其益之長有國有家者必慎擇乎此

聖人于入一如天地于物裁者培之不必加諸膝傾

者覆之不忍慳諸淵無不持載無不覆轉而已矣

慎無以一二之惡而輕疑其餘之善亦無以一二之

善而并沒其餘之惡美玉不能無瑕洩勃猶可已

昭代叢書王集卷第二十九吳世楷堂藏板

疾善善惡惡苟不要之至公即非天地之心失君

師之道矣

王者尚德故仁義之士進久而化成俗美霸者尚力

故才智之人用不久而盜竊亂賊竝起

王者非無智力而智力本乎仁義霸者非無仁義而

仁義由于智力本乎仁義故智力亦能爲有由

于智力雖仁義不可以久大

天地間只一箇消長道理一身之中善長而惡消則

爲君子惡長而善消則爲小人一家之中善長而

惡消則至于有餘慶惡長而善消則至于有餘殃
推之國之興亡世之治亂莫不皆然

閒中看得古今大小興衰得喪成敗禍福真是一轍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爲善不同同

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水流湮火就燥無平不陂無

往不復天道洵可畏也

有天德然後可行王道唐太宗于封建井田雅有其

志先儒以有君無臣歸罪于房杜魏徵之徒不能

昭代叢書王集卷第二十九吳世楷堂藏板

輔之以行先王之道竊觀太宗修身齊家之際慙

德多矣貞觀之治尙不克終其何以行先王之道

哉

秦風車鄰駟鐵而後世遂以強武得天下首篇未見

君子寺人之令而後世卒以趙高亡陳以宛邱始

而以株林亡可知風俗一成興衰治亂蔑不由之

自周釐王受曲沃之賂以武公爲晉君使得列于諸

侯其後魏斯趙籍韓虔襲其故智以威烈王之命

爲諸侯田常亦賂安王而有齊國戰國之閒干戈

日尋至秦并天下遂廢封建推本而論釐王之罪大矣揚之水豈曰無衣之詩所以列于國風也與故鄭聲遠佞人自一身一家以至國與天下無不皆然鄭聲惑溺心志佞人變亂是非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女樂受而孔子行妻菲賦而王室亂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其知幾乎

賦役繁急則百姓困窮縱有罪殺無罪則民無所措手足困窮則流亡無所措手足則盜賊肆行自古未有至此而不亡者其原皆由于人主淫縱君子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哭

世楷堂藏板

在野小人在位

恆心有無與亡治亂皆決于此

高祖勦業君臣大都粗疏光武中興君臣較為細密學與不學之故也觀其初高祖輕士嫚罵安事詩書光武則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及其後高祖功臣反者九起誅夷略盡光武之朝其君不以功臣任政其臣亦能謙讓避權雲臺諸將率皆以功名終亦可見矣

苟好善苟不好善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

治法

天地間只此五行相生則木火土金水相克則水火金木土只此六位各當其位則既濟各不當其位則未濟所以聖人在上萬國咸寧不待易民而治要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已

繼治之治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繼亂之治用人之詐作其智用人之怒作其勇用人之貪作其仁

一方之草木自足以治一方之疾病人苦于不識耳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哭

世楷堂藏板

一方之物產自足以養一方之民人只患遊惰耳重農興學講武庶政之綱也

詩稱計謨遠猶爲己爲人謨須計猶須遠聞之者必以爲迂遠而闕于事情曾不反思己之所見近且小故不覺柄鑿耳無遠慮必有近憂見小利大事不成可不念哉

管子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一段文字當時去古不遠猶有先王遺意後世治天下便不能然如何不言龐事雜而邪惡作

禮制輕而風俗敗科目行而人才失資格重而官方替著述多而學術亂坐論廢而致君難近侍橫而士氣沮官冗祿薄而廉恥喪兵多餉少而精銳滅生徒厭教養失而學政傲若乃遊民厭盛水利不講屯軍坐食而土地日荒海內虛耗則又本根之病也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錫以致游民日厭強暴橫行雖有堯舜無以使老有所終壯有所養幼有所長田制必當變師儒不以孝弟忠信造士而相

昭代叢書

王集卷二十九

辛

世楷堂藏板

率爲浮文以壞亂其心術學校必當變取士不以實行而專以藝文不足以得賢才科舉必當變自一命以下至于雜流俱命自朝廷雖舜禹爲選司無以知人銓法必當變職事相牽制雖有才能不得展舒官制必當變入仕之後無論賢不肖一概資格序轉賢者壅于上達不肖者優游以取高位資格必當變養兵以病民而兵不足用軍政必當變一州之土物自足以養一州之人民而使西北必仰給于東南賦法必當變士民不知法令使他

日無以守官掾史世其家得以因緣爲奸當倣進士觀政監生歷事之例自京朝以至郡邑使生員貢生主文移獄訟錢穀之事而去其吏員掾史等而下之衙役必當變

論人不可不嚴取人不可不恕如夫子子臧武仲孟公綽冉求諸人平日謂其要君不可爲滕薛大夫甚至欲爲鳴鼓之攻至論成人則曰知曰不欲曰藝未嘗不各有所取也想見夫子當局用人無不如此蓋唯論之嚴故入得其實取之恕故用盡其

昭代叢書

王集卷二十九

壬

世楷堂藏板

才聖明之主陶鑄一代人物只此機軸而已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成材固不能以一格取人誠不可以一例但心術不可不早辨

科目之敝止直以盜賊之法待之下直以矛箭之心應之

近代人才俱爲科目二字所壞科目不罷人才必不可得漢唐長官自辟僚佐之法不可不行長官不使自辟僚佐入才亦不得盡用也

人處宗族鄉黨如在鏡中行妍媸好醜無不盡見古

者取士鄉舉里選終是大段不謬

天下文敝極矣唯敦本尙實可以救之夫子所以有從先進之志也

文敝而詐僞生詐僞生而爭奪起

國家設官太多文移太繁官多則事煩文繁則法亂

周官三百六十唐制設官七百餘員今一省文武

大小已不下二千餘員京畿邊塞又不知幾何加

以勦賊舍人宦豎又不知幾何祿安得不薄人安

可復擇與其入罪而不擇何如精于擇人與其祿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至

世楷堂藏板

薄而不足以養廉何如厚以待士至于文移案牘

充室盈几雖甚精緻亦難稽考叢脞者則槩不省

視徒以供胥吏之姦弊耳

風俗之敗本業之荒盜賊之起皆緣游民多而田賦

重經理江南者當以爲首務

四海困窮其原只在游民之眾卽如生員軍伍吏胥

三種人俱不可少然無用冗食十而八九矣有王

者起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田賦輸米是矣條邊徵銀宜做唐庸調之法易以絲

麻布疋其無田者計口輸役銀若干庶田畝之賦

稍輕而游民不得以逃役矣

官府之祿胥隸之食決當給以公田里長耕之軍士

之在城郭封疆者屯田唯長征給衣糧

治水須從下流施功看禹貢自冀州帝都而外先充

青徐荆揚而後及豫若梁雍最後次第可見也後

世只從決處從事所疏所塞不出豫州大鯨小鯨

而已

國家不重大臣則朝權必歸于女子小人矣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至

世楷堂藏板

漢順帝四年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則曹騰之後得

挾天子以行篡竊唐代宗元年聽軍中得以自置

留後則河北節度使私自傳襲陵夷至五代以及

殿前檢點一旦黃袍加身皆理勢之必然者陰之

始凝所以不可不慎

自古聖賢用心只是弱者扶之強者抑之故經界之

正但使豪強不得兼并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

其于財也周急不繼富天地之心亦是如此故強

梁者多不克終幸而沒身子孫必不克振其孱弱

者後嗣往往克昌日中則昃月盈則蝕道固如此知天地之化育則有裁成輔相之道

損益古今之通義也一事也在今宜損至後或宜益在今宜益至後或宜損惟其時而已

政事

要不悶守本分六字程子嘗亟稱之蓋自天子以逮庶人各有本分各守其分求盡所當爲即將唯曰不足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何悶之有

書曰人求多聞時維建事真西山釋之曰學必施乎

聊代叢書

王集淑艾錄卷第二十九

書

世楷堂藏板

事然後爲有用之學古人爲學無不于事上理會所以能進德修業

義以爲質必禮以行孫以出信以成無小大皆如此司馬溫公議改科舉法范忠宣曰朝廷欲求眾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蒞眾之義不若清心以俟眾論可者從之不可者更俟眾賢議之忠宣此言深得君相之道凡居上以蒞眾者非用此道無以集眾思廣忠益

諸葛武侯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凡人

不樂聞過好人順己何心哉

事無大小言之極易實做便難吾人存心當從難處著力譬如行路腳踏實處便穩稍著不實處便有傾跌之患行事稍有不實異時敗壞未有不于此爲政在通下情通下情在親正人

虛心以求理平情以處物

遇事不問義理是非與當爲不當爲而先卜筮以決其吉凶成否此由義理之心不能勝其利害之心

也其敝必至于見義不爲事固有吉而不可爲亦

聊代叢書

王集淑艾錄卷第二十九

書

世楷堂藏板

有凶而義決當爲者君子唯義之與比而已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惜哉言矣

臨事不可不懼然過于矜張反有不當理處古人于天下國家之事只作飢食渴飲夏葛冬裘看所以能依乎中庸也孟子曰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信然昧義理之人不可與謀事怵利害之人不可與共事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此則無不可用人聖人曲成萬物只無往不用此意

賞不稱德雖日爵人而人不威也刑不當罪雖日殺
人而人不畏也

羔羊詩注在位皆節儉正直自古未有正直而不由
節儉者不節儉必不能正直節儉正直從政之根本也

詩云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然何必柳也荆棘蓬蒿亦
可爲藩籬之藉

周書云無忿疾于頑頑本有忿疾之道而不忿矜
見容德之大韓魏公云知其爲小人卽以小人處

之則無事矣平日于人有難處之處未嘗不服膺
昭代叢書 壬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季 堦 藏板

斯言

君子之遇橫逆只是誠心愛敬無他法也怨天尤人
非自反之道消變之方舜之處弟憂亦憂喜亦喜

不藏怒不宿怨而已司馬牛子桓魋之變夫子教
之內省不疚而已子夏進之敬而無失恭而有禮

而已聖賢之道繇今人視之似爲無策不知無策
之策策之上也

獲上信友無異道要以至誠惻怛爲心而言之俱當
乎事理如閔子騫不言言必有中則鮮不遜心而

從善矣若不顧事理自信此心曉曉以口舌從事
甚或訐直自負必欲強人從我稍不見從輒以
諫怙終歸咎君友恐其失先自己作也陸宣公云
感人以言其感已淺況乎不誠又焉能入不可不
自反也

詩王事靡盬監字義極可思訓云不堅固人作事無
大小一懷苟且之意卽不能縝密周全爲人謀而
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莫甚于此

虎兇在柙未嘗無噬人之意只不令得出卽不能爲
昭代叢書 壬集 淑艾錄 卷第二十九 季 堦 藏板

害時其飢飽達其怒心不以生物與之不以全物
與之在典守者之善施其用耳

獠固有升木之性雖不教亦必至此但使束縛之禁
制之彼猶有所顧忌而未之敢也若復啟而導之

則不可復制矣故小人成人之惡深可痛恨也
張柬之反周爲唐胡致堂病其不能數武氏九罪廢

其位號而賜之死其論極爲正大但誅斥其母而
北而以事其子在臣子亦恐難乎處之瓊山邱氏

之言于義有足采者

中宗爲君唐祚必以其手裴炎白于太后而廢之亦不爲過但廢立之後太后不可復制炎遂無如遂何則不免陷于亂賊之黨也是以人臣于國家之事當審己量力能爲則爲之成敗利鈍固有所不計若度不可爲則去之非常之事待非常之人爲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君子不取也

韓侂胄鄙夫小人也其惡視京下諸人要自不同若

當時君子能以泰九二包荒之量與之共功名則

侂胄未必不如否之初六小人而志在君也況無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壬戌 藏板

宗初立太后之命侂胄與有力焉乃賞不酌功使

其缺望生而鬱郅起既見絕于君子必勇于比小

人遂使京鏜何澹劉德秀胡紘之徒挾之以肆其

惡余不能無憾趙忠定之疾之已甚也若韓魏公

處此必無此失

天地間每事有個吉凶悔吝三百八十四爻以數而

言則有吉凶悔吝之爻以理而言則每爻有吉凶

悔吝之理聖人繫辭但各指其一以示人而言之

所未盡者使人引伸觸類以盡其意如乾之初九

以德以時以位則曰潛龍而占曰勿用若過之者

是龍德則當此必潛非龍德則不能潛矣此義

明雖非龍德能勿用則有吉之理用則有凶之理

能悔則始焉欲用既而不用則有自凶趨吉之理

否則義不宜用而不能不用則有自吉向凶之理

吝其可免乎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聖人精義入神則有吉無凶

理勝而數不能制之也

子產曰無欲實難雖聖人不能使人無欲安得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壬戌 藏板

無欲而後能致治平但因其欲而鼓舞化導之使

之一出于正久而若忘而已 此非智德所及故學貴焉

世道日非人情險薄詩勤未雨之防易著其凶之戒

何可一日忘也

教學

師道立善人多是補天地之憾處

向來見解終覺于分人以財教人以善處看得親切

今覺于爲天下得人處看得親切得天下之人固

于天下有補得一鄉一國之人亦于鄉國有補

以吾人視世人已多不堪見聞以聖人視吾人其
堪見聞者更多矣然聖人則曰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于此可知躬自厚之道滿腔惻隱之心
曰好言無好人三字者自賊者也

人心天理進一分人欲便退一分世上多一好人
少一不好人此個機括不可不理會著力去扶養
成就之沮人爲善之路絕人自新之機最是不祥
程子云願公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自此而
替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二十九

卒 藏板

理義人心所同得反而求之則皆能知行非一己
所可矜詩書天下之公器溫故知新則皆能居安
資深非在我所得祕矜與祕適以見其私而已
教人之道只長善而救其失一語盡之如虞書命夔
典樂教胥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
傲只是此意萬世教人之法不能易也在學者變
化氣質之道亦在自長其善自救其失而已其以
長善爲先救失爲後極有次序

明道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于

河各充其量出行御小人使不麗于法助君狀新使
必成其美出書接物時當學此意

一友問教童子記誦固是收其放心然一往記誦又
不見長進如何而可曰教之用心而已心之官則
思心官不失其職自能長進或隨事問其義理或
設難令其分析或聽言察其記憶或見人質其邪
正皆是引其用心之方嚴陵方氏曰君子之心將
有爲也不必盡善以能有所思故不善終不成焉
小人之心將有爲也非盡不善以不能有所思故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二十九 卒 藏板

善終不成焉是以知其用心之爲貴也
養蒙之道父兄則教以隆師親友師長則教以事親
從兄乃能入孝出弟而學業爲有造若父兄于子
弟之前非議其師長師長于弟子之前詆毀其父
兄其不相率于不孝不弟而傲戾自賢者幾希
幼學無他緊要第一是聽順父兄尊信師長自能日
積月累漸長漸成若有分毫不率服其父兄師長
之心此根一生日長月益他日終是無良必無成
就其故何也由前一種是孝弟之心由後一種是

犯上作亂之心出此入彼之勢不可不慎

教子弟只四語是綱領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敬

小兒妄語其後無所不至古人所以常示毋誑

輕浮二字是子弟百惡之根浮是輕之本不恆其德

只繇于浮輕言輕動亦繇于浮

子弟只當守謹厚二字終身由之有不能盡今日父

兄只喜子弟聰明殊不知聖人小心翼翼只謹之

至也肫肫其仁只厚之至也聰明而不謹厚未有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奎

藏板

不爲佻達爲狂且者

工浮文習詭遇廣交遊長陵競今之所謂良師古之

所謂民賊也子弟從之內害其心志外敗其百行

其不干天之殃者罕矣

子弟教不率從不能不怒但思包蒙納婦之義便和

平矣諺云不哭孩兒誰不會抱不會抱哭孩兒畢

竟自家誠愛之心有所未至若心誠求之雖不中

不遠矣

法語之言從而不改不以不改而廢法語與與之言

說而不釋不以不釋而廢與言不屑之教今日知無可施

交朋友取其能補吾所不足若長吾所有餘卽不免

爲損友矣吾與人交亦當相其所不足而補益之

如拘謹者則進之以高明闊略者則進之以慎密

之類若只據一己所見而槩施之卽不免有以水

濟水之失不足以輔仁徒爲損友可懼也必具有

付本領方能免執己槩施之失教人者尤宜自審

與朋友交無能改于其德愧恥孰甚其道只在修己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奎

藏板

未有己德不修而能益人者易曰弗損益之

知規過而不知養德人臣事君固失本末輕重之義

朋友之交亦然

山陰先生教屠子威曰著實思維著實踐履將身心

整頓起來思維者致知也踐履者力行也吾人病

痛多坐不能整頓所以一往頹塌

除卻庸言庸行更無性命之理今見高明者既遺日

用事物而別求一種學問其稍務踐履者又不免

聞葺鄙瑣無超然之意好朋友真不易得也

禮爲立身之幹在今日爲世道人心計當以關中之教爲先教子弟亦以學禮爲急所謂六陽從地起也又曰唯禮可以己亂

朱子教人大約使人先明好惡蓋纔遇一人便有善惡賢不肖纔遇一事便有是非可否纔一言入耳便有邪正得失知其善而後能好知其惡而後能惡格致所以最先也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誠意所爲喫緊也古聖賢立教之法莫切于此

昭代叢書
王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齋
世楷堂
藏板

此身在天下與人竝立不爲人轉移卽能轉移人無中止之勢君子所以貴日新其德也

朱子嘗云放過了親切合做底功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每念及此曷勝自痛

一善在身幼而行之長而不舍也善將自其身以及人及其子孫一不善在身幼而行之長而弗改也不善將自其身以及人及其子孫慎之哉少年立志要遠大持身要緊嚴立志不高則塌于流

俗持身不嚴則入于匪辟

學者先觀其德器德器淺薄終罕成就雖成亦小諸如易喜易怒不堪拂迎疾惡太深進銳退速之類皆由于淺露才場已一得自矜責人太重悻悻自好之類皆由于薄

小丈夫自待儘高大丈夫自視甚卑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終其身小心敬慎猶恐不足真有匹夫勝予之意豈沾沾一得自矜哉

苟能鄉黨自好卽能不入流俗人以稍異流俗斤斤

昭代叢書
王集
叔艾錄
卷第二十九
齋
世楷堂
藏板

自足多見其陋而已曷思人之高下不啻霄壤有眾人有賢人于眾人中稱賢人于賢人中仍不免爲鄉人可恥孰甚

沈司空戒子孫曰凡世家子弟切忌者三字曰臭滑硬人能見利有所不取見勢有所不趨見非義有所不爲方能免一臭字臭之反爲高潔滑之反爲忠信硬之反爲謙和

東銘義理本對西銘不過橫渠先生竝揭於扉蓋戲言戲動最爲害事進德修業唯誠與敬而已思爲

一入於戲而能存誠敬者未之有也

凡人一入聲氣便長一傲字便熟一偽字百惡都從此起矣

今且反之身心何處是可欲而不可惡何者是實有諸已只善人信人已不能彷彿一二乃傲然自以爲聖賢無恥已

于道理門庭路徑略有所見不能退然求進深潛通養便將有矜已自大之病正夫子所謂虛而爲盈

而爲泰學者之失戒也

王集卷第二十九 矣

好學近知不能好學安于愚也力行近仁行之不果是不仁也知恥近勇甘不若人是無恥也

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但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優柔厭飫期于自得不當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無益于學也好立文字是學人一種通病

君子小人同行而異情不能見君子公明正大之心而以小人私智相窺測輕疑輕議宜其不能篤信

好學而至下達也

不恆其德不必說如何講張爲幻只主心不定見物

而遷今日作一事未竟明日又起一事端今筆續一書未竟明年又換一書來讀他日終于無成哉乃安于小成狃于一得無復求進亦所謂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也

一有所隨則心知百體皆因而變正則吉不正則隨之初九曰官有渝貞吉言始之不可不慎也反求諸已無不可告人處橫逆之來聽之而已若無起一彌縫要結之念卽入達道干譽之途小人之道也君子之

王集卷第二十九

矣

平生仗忠信此日任風波在風波中只有此語若平日則操心危慮患深如集于木如臨于谷而已顛沛之來雖由天命當思內省不疚之義內省而疚自取之也在理爲小人悖之凶何可怨咎于人汲黯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所以爲社稷臣公孫宏發蒙振落未免利害所怵曲學阿世是其根本之病未有敬寵而不納侮者未有恥過而不作非者離羣索居易得遲鈍人固是可懼若不得嚴畏切責之友與之朝夕切劘而日與卑鄙柔狎之人處則

燕朋燕辟之害恐又甚于離索也

人固貴直諒然不可許以爲直學匹夫匹婦之諒

言出于口不可追也是以聖賢一則曰慎言一則曰

訥于言一則曰恥其言一則曰其言也訥曰言不

可不慎言之不能無失也如是安得率口而出不

思寡尤之義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固尚切礎然須有神聽和平之

美記曰相觀而善又曰孫友視志安有一意乖爭

之理毋論有意乖爭入于小人之道卽婢直自快

聖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癸

藏板

亦非君子之道也卽其人之所養可知己矣

富貴福澤壽考康寧子孫眾多貧賤憂戚寡孤獨

夭折疾病總是天地間人受之安有在我成集其

休祥而人受其凶害之理偶值其休須無忘死于

安樂之義戰戰慄慄思保其終遇其不淑當深思

生于憂患之義怵惕厲以出于險若安而忘危

窮不求通民斯爲下而已

古之學者禮義爲先今之學者不以爲支離瑣屑則

以爲拘鄙迂闊相咻相和而出于蔑禮棄義之一

途人類幾何不盡

終身言敬究竟不免一肆字此由受姚江病過來者

始學之士擇善何可不精

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學者始初一步路頭錯不得于

此一錯終身受病賢者悔而知返不肖者執而彌

堅悔而知返在卻前功執而彌堅害已及物近世

非無力行之士多困學術不明自以爲是而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悲矣

辨異端

聖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癸

藏板

弟子之行曰謹曰信聖人之學曰庸言之信庸行之

謹下學以是上達以是初無高奇元妙求爲高奇

元妙者自賊者也

天道之大在陰陽陰陽進退消長無不以漸故學問

工夫必以漸進好言頓者非天地之理故爲異端

天人無異理人道中是非邪正疑似處一

以天道衡之便昭然不掩學者所宜靜觀

或言學問眞僞曰凡事認真著實是眞凡事苟且不

認真是僞

邪說暴行人猶易見唯側言諛行最易惑人以所不

及知二者流弊與邪說暴行為禍于世道人心總
是一般不得不嚴拒而峻絕之

誠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只講學之人主靜悟者即
躬行為粗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為空言各蔽一隅
所謂誠也多其辨說不根極理道所謂淫也則則
古昔離經畔道竊近似之言以亂正道非邪乎知
其說之有弊更以他說濟之或為兩是兩非之論
非遁乎此種心術存乎中臨事害事臨政害政為
禍不小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子

藏板

孟子羞管仲只一假字辨告子只義外二字距楊墨
只為我無君兼愛無父八字大人格君之功管仲
而後幾幾絕矣義外則心跡判而為二為我則無
尊賢之等兼愛則無親親之殺皆惡其近理而亂
真也

佛氏之教行將天地間多少有用之人有用之物化
為無用堯舜之世豈能容之

二氏亦有言及克己者但其所謂已聲色嗜慾而已
聲色嗜慾已之粗且淺者也世多有淡于聲色嗜

慾之人而不足以入道故須復禮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無非道也

象山言義利言充四端先立乎大處極親切益其生
平用力在此但從此以上更有無限工夫正當通
志時敏以造乎精微之域卻不宜便泰然自足
朱子答趙子欽有云大抵其學于心地功夫不為無
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
夫卒并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
高談大論以為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
夫者又安在哉言甚虛公有以深中象山之病若
象山于朱子則一味怒張斥其支離不能遂心相
下便是不及朱子處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子

藏板

知之次也夫子諒辭講良知者遂以聞見為次而不
足事然則好古敏求思不如學之言豈欺人乎
良知之教使人直情徑行其敝至于廢滅禮教播棄
先典所謂今人猶不知懲其敝方將攘袂怒目與
人爭勝亦可哀已

濂溪明道之書陽明也理會一過卻只長得他一邊

見識而已伊川考亭則有意與之爲難故一談以
己意排擊而不必當其情實所以深惡之者何淵
溪明道之言寬大儘可從他假借伊川考亭之言
緊嚴假借不得所謂罪我者其唯春秋也

東林諸公表章程朱之學然與程朱畢竟不同蓋其
入門便從靜悟二字用功于聖門博文約禮支行
忠信入孝出弟守先待後之意往往不合有及此
者不以爲粗淺則以爲支離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不能不罪姚江矣

聊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王

藏板

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緊嚴陳王放曠今人多好
象山不樂朱子于近代人物尊陳王而詘薛胡固
囚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放曠而畏謹嚴亦緣
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程朱之書不行于世而王
陸則家有其書士人挾冊便淪浹其耳目師友持
論復錮蔽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爲主雖使間讀
程朱亦只本王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誰復能
虛心篤志求所謂窮理以致其知踐履以敏其行
者此種習尚不能不變生心害事之禍未有艾也

易開卷要義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體仁足以長人

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庸

言之信庸行之謹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等語又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等語所以示人

學問之道至明且切學者得其一二而從事焉希

賢希聖豈有不足而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洗

心退藏于密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豈非欲假

聊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王

藏板

釋氏之近似亂我儒之正學乎今日朱紫雅鄭之
辨莫急於此

中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卻不可說終日說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內省不疚無惡于志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卻不可說終日說無聲無臭彼雖自謂望學

吾直謂之異端之徒耳

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學者

好言盡性至命而不修愛敬之實好言窮神知化

而不思進反之義遺下學而希上達所謂窮深極

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

世儒工夫只說求心至于威儀容貌言語行事舉以爲外而不知檢點此禪學院阱人皆習而不察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威儀容貌德之符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何往而非心者外此而求心空虛寂滅而已矣一部論語都從謹言慎行動作威儀處教人故曰博文約禮曰無行不與顏子問爲仁之目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人豈不欲人做向裏工夫者乎何弗想之甚也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書

世譜

求異于人卽異端也求合于人卽鄉原也盡其當然之分則依乎中庸也

朱子集第六十七卷雜學辨學者不可不先看于此見得分明辨別得個綱領界分便能不爲詖淫邪遁所惑

觀聖賢

詩書稱舜之德大約虛懷樂善之意多頌文王之德大約剛健不息之意多吾于舜之所以爲舜得一虛字文王之所以爲文得一敬字

大禹之克勤克儉成湯之檢身若不及武王之執兢人皆可學而至何爲自暴棄老至無聞

剛健中正凡是聖人無不同之若純粹以精則孔子所獨至也

敬義夾持人知爲程子之言而不知其出于文言發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人知爲出于孔子而不知敬勝怠勝義勝欲勝太公望陳丹書已諄諄矣故曰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由太公至程子其揆一也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書

世譜

春秋書使札來聘非貶辭當以秦術楚椒一例看爲正其不書公子及氏略蠻夷也舜國生亂是昭二十七年事季子使而餘昧卒迨其返而致國則僚旣爲君而光已弑僚禍亂已作不可息矣當是時舜亦亂不舜亦亂使餘昧卒僚不爲君而虛其位以迎季子季子來歸而致國焉未必不受也竊謂季子亂生而舜國非舜國而生亂也舜國于光弑僚之後是合乎春秋者也

顧子博文約禮曾子一以貫之其學則一而已省身

便是克己非禮勿視聽言動卽是慎獨請事斯語
卽是仁以爲己任有言顏子之學異乎曾子者其
人必是異學將謂顏子爲頓悟薄曾子爲漸修也
且思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是何等篤實者
北宮黝是無恐懼樣子孟施舍是無疑畏樣子曾子
自反而縮功夫全在身心上用故曰守約曾子夫
勇從臨深履薄中來孟子浩然之氣從非仁無行
非禮無由中來

孟子得志能使物物各得其所觀其陳王道論學問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美 藏板

處可見

孟子七篇篇首一章皆有深意梁惠王仁義與利之
辨公孫丑王霸之辨滕文公明性善道一離婁法
先王萬章闢邪說告子明仁義之性盡心修身俟
命願學孔子必稱堯舜

董江都嚴氣正性多得之春秋王文中溫良正直多
得之詩書凡人專心致志于聖賢遺經得效自是
不同是以遜志時敏學于古訓不可不力

武侯治蜀精勤敬慎無一日不奮勵無一事不盡心

其爲教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大哉可
爲後世法

龐公耕于壠上謂世人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甚
得天地閒賢人隱之義邱林宗管幼安識見高人
一等若徐孺子不可及已

邵康節先生人徒知其爲隱人豪不知其做工夫
卻極堅苦刻厲嘗書檢束二字自警警人自古聖
賢未有不如此而能有立者

吾子乾九二文言得明道焉子坤六三文言得伊川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若 藏板

焉于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得晦翁焉

朱子于天下古今事理無不精究而詳說之三代以
下羣言淆亂折衷于朱子可矣今之學者動好指
摘朱子此是何等心術

真西山大學衍義直欲致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
舜之民學者不讀此等書猶正牆面而立也

何文定行狀稱其澹然無欲不屈于萬物之下立乎
其大得友于千載之上每諷誦及此輒有無文猶
與之意

許魯齋豪傑之士也後人以其仕元并其生率而概棄之總只是爭私意

謝皋羽鄭所南目是高節之士然金仁山許白雲豈非賢者人不可以一概論也

先輩程柳莊隱居讀書以聖賢之學教其子洪武建文間吳隱先生卓然有以表見君子爲其可繼而已

史記方正學致書燕世子爲以子聞父之計此必不

然正學豈不知父子之親者以子聞父愚者不爲

聊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夫

藏板

況燕王殘忍何愛一子竊謂卽有致書之事必是勸燕世子以至誠感動其父旦莫在側泣涕以諫使得改悔終守臣節父子俱全而已

曹月川先生盛德之士也其舉粹然一出于正當國初中原氣盛所以與河東夫子先後並生以昌明此學未幾而康齋敬齋繼作不可謂天之無意斯文也乃白沙甘泉隨于其時爭鳴則已爲姚江先後奔走之資矣若夫克菴不得善其終將疑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勢之所重整菴涇野不能回狂

濶于既倒區區清濁欲障百川而東之宜其難矣吳康齋質勝于文方正學文勝于質薛敬軒純粹朝敬齋整肅皆君子人也敬齋而後呂涇野慥慥君子矣

涇野議康齋不免以貧累其心猶未能易地而觀也關陝之富饒既不同江右之貧瘠科甲之清華又不同布衣之困阨一歲躬耕所得幾何其外雖至飢寒交迫而弟子之費亦有所不受則康齋之爲康齋可知矣當其勢不獲已至于稱貧念及貧人不可償人不能憂貧亦天理也士生後世動以顏子原思律之盍亦論其勢乎

聊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夫

藏板

道一也朱子言道不外人倫事物而象山每曰卓爾曰一貫學亦一也朱子言學在乎居敬窮理而象山則曰主靜曰即心即理泛觀之似乎語上而各循其端未可是此而非彼也乃吾夫子則嘗言學矣曰時習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夫子又嘗言道矣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何聖人所謂只如其卑且邇邪且所謂一貫曾子子貢而外不可得而聞也所謂卓爾顏子之所欲從而未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全
藏板

由也周子之主靜以聖人言也孔子從心不踰七十以前未嘗自任也象山雖賢宜未及此學未及而輒擬其似君子之道又寧有是邪夫居敬窮理即言乎格致誠正之實而卓爾一貫初不越信言謹行之常學者但從事于常且實者以致其力即靜悟良知其謬悠可立見耳或者不察以為學問之道不可偏廢均當取法無事辨爭此其用心未嘗不正視彼欺世自高立始與終同之論為援朱入陸之謀者固大不侔矣然但知分別其出處為

私意而不明乎騎牆穿穴之非所以登堂但知公聽並觀之為廣益而不審夫陟嶽探幽之早違乎周道譬諸所憂者飢寒而所寶者麤糲當其始非不充然意得也久之必受其病楊園先生謂初學功夫辨惑為首又謂讀朱子書雜學辨不可不先看于此見得分明辨別得個綱領界分庶不至為詖淫邪遁所惑嗚呼先生之喚緊為人亦已至矣學道者宜三復斯言乾隆丁丑中春之月寒食前五日祝沄又書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九
全
藏板

自庚申至壬戌余與漸江祝子人齋同事研北觀摩講習往往于纏綿懇惻中發人情之所難言既而讀所輯楊園張先生遺書其言正大精詳有足以開聖道而祛俗惑者人齋嘗推為朱子後一人夫然後知人齋所學有自來矣甲子秋人齋復纂楊園之蘊為淑艾錄余反覆讀之益有見夫楊園之學精微廣大體實用宏所謂祖述孔孟憲章程朱者誠不虛也是書也吾願與天下共讀之葉赫心齋養善書

淑艾錄跋

聖人之教人也無過博文約禮謹言慎行入孝出弟
守先待後而已何嘗有良知靜悟之學哉自讀聖人
之書者不得其注解于是求諸高遠而遂逐入于虛
無不知居仁徙義卽爲善之經也忠信篤敬卽立德
之方也聖人所不知不能者在子臣弟友而不在四
極八埏也張楊園先生精于理學深得紫陽之奧祝
氏人齋起而私淑之所輯淑艾錄蓋取備忘中各條
依近思錄分類後學之士未見楊園全書得此錄讀
昭代叢書

王集淑艾錄跋
卷第二十九

全世備堂
藏板

之可以盡窺其蘊而于學術不致混淆其有補于世
道人心豈淺鮮哉辛丑冬日吳江沈琳惠識



淑艾錄十四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祝淦撰淦字人齋原名游龍海寧人乾隆丙辰
舉人是書本張履祥備忘錄而增刪之凡三百九
十五條仿朱子近思錄例分十四門持論頗爲純
正而其後序則門戶之見尚堅持而不化必欲滅
盡陸王一派而後已如有不共戴天之讐是未免
於已甚矣

下學編十四卷

〔清〕祝淦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下學編十

四卷》提要

下學編引

自覺軒蔡氏纂子朱子精義爲近思續錄五百年來
嗣而輯之者日已衆朱子之道日尊而朱子之教益
晦文語纂編一書差爲醇備而失之繁梁谿節要簡
略矣又多偏主之弊其他迂疎滅裂失其本來者什
七八焉嗟乎古人之有傳述非苟焉已也夫其好學
深思追往哲之精神而與爲默契體諸身心驗諸日
用必有所不能已於天下後世之故以隱相待者而
後沉觀博取會而通之以折其衷昔朱呂作近思錄
旬日而畢觀其本末具舉顯微無間此蓋本於生平
講習之甚精而操存踐履之已熟豈徒一時玩索探
討之力所能擷而取諸後之人識力所至未及徹斯
道之藩籬而遽欲窺室家之好而稱量之爲已乎爲
人乎亦終無與而已矣余讀朱子文集甚美且富旣
浩博無涯涘而諸家所錄往往限於一隅蔽虧膠固
罔識其可夫以古大賢躬行心得之所存爲百世而
下篤志求道之士之所賴藉而竟莫爲之提其要而
識其歸見仁謂仁見知謂知混淆乖隔余滋懼矣爰
彙其全書掇取精到切近之言爲初學者樹之鵠凡
六百九十二條楊園張先生曰三代而下羣言淆亂

折衷於朱子而可矣是編之輯猶此志也遵近思之
例而以下學名師其意不敢同其辭也詮識淺力薄
茲所抄撮其能無差謬惟是因其本然求其當然內
不敢執已外不敢徇人以期無失乎當日立言之旨
則自誤誤人庶幾其或寡也志學之士誠使篤信力
行而不致徒倚於岐途徘徊於方軌庶乎朱子之學
可得其門而入卽大學之明德新民中庸之擇善固
執由是而之焉無異程矣豈能廢準繩舍規矩而別
有所謂徑捷要妙之術可以量平直而測方員者哉
乾隆辛未秋八月既望漸江祝淦謹書

古今來善教莫如孔子善學莫如顏子下學上達學
之矩也博文約禮教之經也迨有宋朱子以學以教
一稟孔顏家法雖異論時淆而誠不可掩凡在學者
蓋莫不知居敬窮理必非主靜良知所可擬也顧或
者倡爲始異終同之論以自便其假借附託之私則
其說愈巧而惑愈滋矣

國家昌明正學百有餘年志學適道概不乏人在戊辰
之歲嘗以授經與吾友祝子人齋相晨夕因得讀其
所纂下學編者當是時余誠見其可爲後學津梁也
謀欲付梓而人齋執未可數年以來攜之行篋時一

披誦愈知朱子之文章一本於躬行心得之實而不
可誣也去年冬人齋來粵乃出此本見貽余反覆紬
繹益有以見夫朱子之學廣大精微無所不盡而教
人之道至完且密也嗟乎學者不法朱子雖孔顏矩
法昭如日月亦何由歷階梯而直上哉抑大畜之象
有之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朱子所以
惟日夜孜孜於庸言庸行而終馴致乎篤實光輝之盛
者非多識固無以爲畜德資也蓋不博文無由約禮
而欲上達必先下學後聖有作無能易之人惟畏夫
學之難故常欲其達之速亦惟苦博而好約故每至

執簡以自高此編於朱子所論博約全功罔不具舉
以爲是不過下學云爾也將果不足爲上達云乎哉
乾隆丁丑二月之望葉赫養善書

朱學編

序

二

下學編 目次

漸江祝淦纂

卷之一

道體 六十四條

卷之二

爲學大要 八十條

卷之三

致知 五十六條

卷之四

存養 四十六條

朱學編

目次

一

卷之五

克己 四十八條

卷之六

家道 四十三條

卷之七

出處義利 四十四條

卷之八

治體 四十條

卷之九

治法 四十一條

卷之十

政事 四十五條

卷之十一

教學 四十條

卷之十二

警戒 五十條

卷之十三

辨異端 四十一條

卷之十四

觀聖賢 五十四條

學編

目次

二

是編始于戊辰定于辛未年來時復尋繹恐學者不得其中曲折重為增補視原本加三之一焉昔藍田呂氏從學程門儒釋之辨非不熟聞及至晚年乃謂佛與聖人合原其初當亦不過毫釐之差而終焉相反一至于此可畏哉下學功夫所宜周詳透徹而不可務求簡約也朱子之書本諸躬行心得而發見于文辭隱顯精粗無間也志于道者豈宜有所別異自為迫狹今欲取資初學分目類纂即不能無刪節焉若門人所記繁複雜亂全非古法近日習為謹

愿概置勿議以云傳述非其理也是編間有改

易非敢妄作期無悖當日立言大指而已顧茲

淺陋未能自信謹附原本以便攷校惟有道之

士匡其不逮而更正之

朱子讀書得力處只在沉潛反復後人讀朱子

書亦必沉潛反復乃可有得所願讀是書者精

思熟審于日用間每事反躬以踐其實更徧閱

全書參合經子以盡其變而會其通將朱子之

自為學與其所以教人必皆有以識其始終條

理之當然而不可易如此則讀書為有益而聖

學編

目次

三

賢正學庶不至惑于異說焉爾

四子近思錄乃示人為學之大方誠所謂引而

不發者矣朱子書反復懇至十倍前人乍讀之

幾疑其太盡追論其世而後知其為不得不然

也今去朱子又五百餘年楊園先生危言苦口

視朱子尤多痛切殆亦有不得已者乎余之為

叔艾錄既志向往亦欲俟論定於後世云

乾隆丙子中冬月長至後十日祝淦又書

下學編卷之一

道體

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為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

下學編

卷之一 道體

一

又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及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為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名楊子直先天乃伏羲本圖原本有非康節所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

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

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

八以為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自二而四而四

剛惡柔遂加其一中以為五行而遂下及于萬物蓋

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畧耳

直解

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如何原本云如

曰體是體質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綜交換代易

之謂原本有如寒暑晝夜闔往來天地之間陰寒

暑晝夜闔往來而實理於是流行其間非此則實

理無所頓放猶君臣父子夫長幼朋友有此五者

而實理寓焉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為此理之體

質也程子解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曰此道體也天運

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

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集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

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即是此意語錄後不註

答某人出某

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須是虛底物事無那氣質則此

理無安頓處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兼理與氣

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

謂之變閏闕非變也一闕一闕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橫渠言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意亦以虛為理然虛却不可謂之理理則虛爾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神是理之發用而乘氣以出入者故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答杜仁仲

不學編 卷之一 道體

三

周子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言太極動是陽動極而靜靜便是陰原本有動時便是陽之太極二句蓋太極即在陰陽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面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一故神橫渠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箇却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註云推行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

化生萬物雖是兩箇要之只是推行乎此一爾此說得極精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

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

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又曰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

不學編 卷之一 道體

四

者各正性命也
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書為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
問理與數曰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蓋數

乃是分界限處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是自然如此不是安排做底

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質透乎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

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鑠其體尙虛大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于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下學編

卷之一 道體

五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裏而無氣稟性便無所寄搭了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這又隨物各具去也

陽魂爲神陰魄爲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爲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爲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以二氣言則陰爲鬼陽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方伸者神之神將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既屈者鬼之鬼來格者鬼之

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

此所謂可錯綜言者也曰精氣爲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游魂爲變魂游魄降散而爲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

合子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卽陽勝陰無物不然無

時不然寒暑晝夜君子小人天理人欲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個物事常在這裏

下學編

卷之一 道體

六

相勝一個吉便有一個凶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沒字最下得妙天地間不陡頓恁地陰陽勝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恁地虛空之中忽然風雨忽然雷電這又是如何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到這裏見人身只是個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說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要之只是一理原本作思量來只是一個道理

問天地之心雖靜未嘗不流行何爲必于復乃見曰三

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闔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藏掩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原本有人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有此事才動必應也原本作皆是心自有此物也

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

下學編

卷之一 道體

七

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相通如釋奠時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設為之

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甚爽鳩蒲姑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聖人制禮繼其國者則合祭之是理合如此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蓋夏后相會都帝印衛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原本禮用祭甚爽鳩氏季荊達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

下學編

卷之一 道體

八

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

廣云今愚民於村落杜撰立一神祠合眾祈禱其神便靈曰人心輻輳處便自煖便有一個靈底道理所以祭神多用血肉者蓋要得藉他生氣如古人饗鐘魯龜之意皆是如此廣云人心聚處便有神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否曰固是但古人之心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不正故所感無由得正如古人祭山川只是祭時設壇位以祭之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倖求非望

無所不至原本廣云今愚民丁村落立一神祠合衆以禱之其神便靈口可知衆心之所
輻輳處便自受故便有箇靈底道理所以衆神多
用血肉者蓋要得衆神之生氣耳謂賜中諸口廟
年皆欲祭而無所祭之責若見如此廣云人心來處便有
古人皆欲祭而無所祭之意若見如此廣云人心來處便有
是但古人之意正欲其神靈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因
祭所感無由得正固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
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感應
人心待求非望無所不至

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
性也所受者氣也

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

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

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

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

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

其理亦命乎此耳子答

性卽理也在心曰性在事曰理

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

心者氣之精爽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

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
測曰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

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

心須兼廣大流行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

生不窮

志者心之所之意則志之經營往來者是也原本志是

營往來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者是也原本志是

問才與情何別情是才之動否曰情是從此發出有箇

路脉曲折隨物恁地去才則能主張運用者是也

欲者情之發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

之波瀾欲之正者猶安瀾如我欲仁之類其不正則

一向奔馳蕩濶而不可止大不正則滅却天理如水

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爲善是說那情之

正者從性中流出元無不好也原本欲是情發出

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底心如水性猶水不

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

出若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

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爲善是說那情之

正者從性中流出元無不好也原本欲是情發出

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

濁善底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

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可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

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

義下同

仁則是箇溫和慈惠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制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樽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大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

下學編

卷之一 道體

士

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淆亂所謂情也

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秋冬皆陽之屬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谷陳器之
上條同

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飾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

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

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惻

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

恭敬皆是一面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

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

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屈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

下學編

卷之一 道體

士

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

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

而足論人心之妙者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舉而該蓋人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

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

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

同下

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

爲體之真也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

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一截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

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

下學編

卷之一 道體

三

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

之名義于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答人

伊川語錄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說得太深無捉摸

處易傳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

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此兩處說

仁說得極平實

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仁字屬人答楊仲思

理一分殊便是仁義之理不待行之而後爲義也以行

之爲義乃是告子義外之說自韓子失之矣答廖子晦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削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和不生于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

禮卽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循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

下學編

卷之一 道體

十四

其大概之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

答曾

貞是正固只一正字盡貞字義不得故又著一固字謂

此雖是正又須常固守之然後爲貞在五常屬知孟

子所謂知之實知斯二者勿去是也正知是知之固是

守之徒知之而不能守之則不可謂智須是知之又

固守之

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存于中之謂孚見于事之謂

信

問孝悌爲仁之本不知義禮智之本曰只孝弟是行仁

之本義禮智之本卽皆在此使其事親從兄得宜者
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
親從兄之所以然者智之本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
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舍孝
弟則無以本之矣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昔有
言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用曰盡物但可言信
推己之謂恕蓋恕是推己故當以施言此等處極當

細看

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却以

下學編

卷之一 道體

主

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重輕而時措之非如近

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

答宋深之

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大法正理

而已其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

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故曰中

之所貴者權權卽經之要妙處也

道體之大無窮而于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

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

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

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修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

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

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忘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

于廣大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

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

答趙善魯

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漠者爲體而其發于事物之間

者爲用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

發見者爲用不可概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

道五爲道之用也

答呂子約

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于常運中

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

下學編

卷之一 道體

去

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答張欽夫

下學編卷之二

爲學大要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腳住方能有所成只看曾子子思孟子諸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聖人之道學者須是有膽志其決烈勇猛于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一切不足以動其心才立得住況當世衰道微之時尤須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方得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則自然如此不待他求也付子以下原本作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

下學編

卷之二 爲學大要

方能傳得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如曾子之爲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案可道者須是有膽志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腳住若不如此都皆不得下

爲學之要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蓋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于窮理也至于

論天下之理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

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于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急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匆匆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

下學編

卷之二 爲學大要

二

造自得常久不厭以異于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乃若所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于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致精之本也甲寅行宮奏謝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于聖人之手而存於易

書詩禮樂春秋孔孟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于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其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缺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昔傳說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騁乎虛浮荒誕之域蓋二者之弊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歟

安原縣學書閣記

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可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尙何學之爲哉

故學必因先哲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以積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而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盡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

子石

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于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脩身事親齊家治國以至平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求乎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

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

福州學經史閣記

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勤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啟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於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為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

不學編

卷之二 爲學大要

五

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

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

答林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結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乎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

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混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于義理者

不學編

卷之二 爲學大要

六

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于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人於此根本工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以爲無害于理抑或以爲雖害于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需費金銀銅鐵爲一器而至於適用則亦可以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

答陳同甫

示論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于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

常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答陳正巳

來喻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盪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真學者識得此物想像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于學問踐履零碎湊合自是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其意則然矣然果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直指此物教人若緊體察要令實見以爲直截根源之計而却都

不學編

卷之二 爲學大要

七

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當然之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于性情而非氣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

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走作庶幾其中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接事物也答廖子晦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卽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答曾光祖

不學編

卷之二 爲學大要

八

動靜二字相爲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于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于靜而靜無資于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來論又有動則離性之說此尤所未喻蓋人生而靜固天之性感物而

動亦性之欲若發而中節欲其可欲豈嘗離夫性哉

答胡廣仲

問羅先生教學者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

先生以為此意不唯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原本道夫言羅先生效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此意不惟于

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欲思則只是

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取有礙細思亦非緊要不可

以不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微體

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君皆有大功

於世希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兄羅先生于靜

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

則初未害于未發蘇季明以未字為問則曰明道亦

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

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言多着靜不妨然此說終

本學編卷之二為學大要

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

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是專要

去靜處求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原本此

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息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

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敢有毫髮

之偏也如天雖附子冷底人喫得一錢

天命之性流行發見于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

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乃所謂仁而于其間事物

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

之問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

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

相為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

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

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

也答江元道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

主於理而無形氣主于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

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

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

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在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

本學編卷之二為學大要

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為有

過不及而後流于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

為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為便致凶咎但既

不主于理而主于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不

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

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于一于此兩

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物之主而私

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于過與

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

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為不善而不容其

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

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

處亡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于己而失于物者無之故凡失于物者皆未得于己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答謝

問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何如曰聖賢所言為學之序例如此先須是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

捉扶豎起來不如今人動說正心誠意却打入無形影無稽考處去也

所論變化氣質方可為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惟學為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于今昨是非之間恐其勞而無補也王答

令子

前書所論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却為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於

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為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疑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

答呂子約

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况未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于此不可不深戒也答陳仲禮

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聖賢之言皆須

子細究竟至于持身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

默默加功着力向前耳今問廢書不講而反以持身

之事為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恐無收殺原本

作下精書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答劉公度

示論此心原是聖賢只要未發時常識得已發時常

當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為學之方周徧

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只

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

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功夫少有欠闕不

學編 卷之二 為學大要

古

到之處乃為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

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答項

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今人聽

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曾做

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己下功聖賢言語

雖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處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

休歇不得

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

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

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

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

頭至尾不要揀擇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

此冊大抵不曾着實持守而遠責純熟之功不曾循

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舉業

一般於己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答余國秀

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

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淡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

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

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答胡寬夫

為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畧見義理大概規模

學編 卷之二 為學大要

古

於自己方寸間有箇惕然恐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

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于有

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為此也若但悠悠泛

泛無節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

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

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答陳超宗

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脩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

各有其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大抵學問工夫看得規模定後只一心着力向前莫問

如何若何便是先難後獲之意若纔見頭緒不曾做

得幾分功夫却便計較以為未有效驗遂欲別作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移東換西終是不成片段也

子約

學者用功莫道是要等待一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可進步即今便須逐事零碎積累將去才有等待即今便

蹉過了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原本學

夫莫說道是要待一段大項目工夫後方可進步即今便須逐事零碎積累將去才有等待即今便

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原本學

承諭向來為學之病足見高明所進日新之盛一方後

學蒙惠厚矣然以烹觀之則恐猶有所未盡也蓋不

務涵養而專于致知此固前日受病之原而所知不

精害於涵養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若但欲守今日

之所知而加涵養之功以補其所不足竊恐終未免

夫有病而非所以合內外之道必也盡棄今日之所

已知而兩進夫涵養格物之功焉則庶乎其可耳胡

問格物一項稍支離曰賢依舊是箇計較利害底心且

試將所言格物工夫切實下手看是如何若只在此

擬議如何見得這却似行船未曾放教離岸只管計

較怕風濤也伊川云人所最可畏者便做原本或問

格物一項

較怕風濤也伊川云人所最可畏者便做

格物一項

稍支離曰公依舊是箇計較利害底心下在這裏公

且試將所言格物工夫切實下手看是如何若只在此

擬議如何見得這却似行船未曾放教離岸只管計

較怕風濤也伊川云人所最可畏者便做

格物一項

較怕風濤也伊川云人所最可畏者便做

格物一項

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善惡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

却一節易如一節到得平天下處尙有些工夫只為

天下濶須着如此點檢

涵養二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

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

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

用力縱使窺測到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

微上徹下之主原本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

耳答林

大綱且得以敬自守而就其間講論省察便是致知知

得一分便有一分工夫節節進去自覺欲罷不能不

待刻苦加勵而後得也但目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

待刻苦加勵而後得也但目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

不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為憂也答曾先祖

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

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是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為

是即悔前日之致知格物為非也答方賓王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

此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

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滾此心

便易得汨沒知得如此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

轉來

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

大學編 卷之二 為學大要 七

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已知而勉求

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

可見之效矣答盧提幹

問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道相發且各項求進步知

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

間自是相發今人知不得曰我行未到行得不是曰

我知未至只管相推沒長進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

先論輕重行為重

示諭自訟之篇足見立志為己之切此正大學所謂誠

其意者然意不能自誠故推其次第則欲誠其意者

又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

有此身便不能無物欲之蔽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

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

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欺如其不

然而但欲禁止遏抑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

意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為是迫切而隱微之間終不

免為自欺也答汪易直

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

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步

大學編 卷之二 為學大要 八

問脩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曰

然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將言語做

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意可謂

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逕之心

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竊謂實欲求仁固

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槌墮冥行之患

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張答

夫欽

程子謂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者實學者立

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非如近世荒誕怪謬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懶從容手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

答陳師德

學而篇乃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

下學編

卷之二十一 爲學大要

尤

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

說話

某自年十四五時卽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偶中要是想像意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覆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者真不妄也

答陳正己

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他說須自去下功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

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

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僞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公私義理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亦非其敬矣

答徐正裕

示諭日用工夫更于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動處察其就是天理就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

下學編

卷之二十一 爲學大要

手

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

答某

歲月易過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覆底于聖賢之教漸有默契契處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無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度答問

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

答滕德章

所論涵養本原之功誠易問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

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日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答方賓王

思慮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持守亦不可着意安排只且如此從容縱覺散漫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

答問道

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着力然又不可不着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窮理亦無他法只日

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

下學編

卷之二 爲學大要

主

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

也

答林從久

問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否曰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緣不曾親歷不能熟識也譬如一條路須每日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日行之少問定墮坑落堦去也

地中生木升汪丈嘗曰曾考究得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于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一日不進便退

了也

原本云一日不進便退了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學問之後繼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其執德弘也蓋人之爲

心須令寬廣不可促迫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

餘地方可

原本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爲無學問之後繼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其執德弘也蓋人之爲心須令寬廣不可促迫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可

爲有焉能

原本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爲無學問之後繼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其執德弘也蓋人之爲心須令寬廣不可促迫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可

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善得

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可

廣而道

原本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爲無學問之後繼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其執德弘也蓋人之爲心須令善得

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好虛心博采以求

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遠

下學編

卷之二 爲學大要

主

以己所粗通之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論非惟所處

之得失究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

答陸子壽

大抵欲速好遲是學者大病伊洛指出敬字真是學問

始終日用親切之妙

原本有近與學問者但當于此處

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

不出此坦然明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

人顛狂粗率而于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答胡季臨

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置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脩身

則以循規矩為要除却許多懸空閒說庶幾平穩耳

答詹體仁

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

答孫仁甫

承論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本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于

大學編

卷之二 為學大要

五

為人而不為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為外事若實有為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

答李伯謙

古人為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剥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扭捏底工夫必要豁

然頓悟然後漸次脩行也曾子工夫只有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工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漸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

答包道

大抵為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工夫愈實而所得愈

高遠其直為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答胡季隨

學者正欲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念不忘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理義悅心之味也程子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亦正慮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寸晷而

大學編

卷之三 為學大要

五

不計近功則終必有至矣大抵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答劉子澄

天下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原頭處但聖人平日也不會說箇天理在那裏方教人做去湊只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處

為學自是要勇方行得徹不屈懾若纔行不徹便是半途而廢所以中庸說智仁勇三者勇大似沒緊要事

然仁智了不是勇便行不到頭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

大抵為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畧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

不學編

卷之二 為學大要

五

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他玄妙奇特只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話說也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驗諸事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體諸身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

力處矣伯豐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互相發窮理則居敬

工夫日益進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

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多不相離縱見成兩處

便多不實原本作不得

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養則應接處得

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

工夫無間斷始得

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

不學編

卷之二

為學大要

五

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

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

敬義非兩截事答林擇之

志氣清明思慮精一惴然不昧而常有以察於幾微之

問則精矣立心之剛用力之篤毅然自守而常有以

謹于毫釐之失則一矣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

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

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

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時不可等閒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李明反覆論辨極其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蓋謂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嘗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

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粗入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巨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

名堂室記

下學編卷之三

致知

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為事而必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于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

朱學編

卷之三

致知

一

不知學挾策讀書者既不過誇多鬪靡以為利祿之計其有意于為己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于心而無事外求也是以墮于佛老空虛之邪見而于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古州橋人之一心萬理具備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為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為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

朱學編

卷之三

致知

二

密往往隨其所偏墮于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于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論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是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為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于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僣倨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為所惑也答項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于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未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欲速而急辟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于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擢焉以助之長豈不無

元答
適江

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仲胡

卷之二

致知

三

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着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畧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齋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埋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且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

答劉公度

人之應事有不出於意欲之私而但以不見義理之當然遂陷於不正者多矣董子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者正爲此耳

答方賓王

王近思問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

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只是知不切

大地間物物上有箇道理所以君子貴博學於文看來

博學似箇沒緊要事然許多道理多在這上蓋天命

之性無物不有都從那源頭上來所以無精粗大小

都一齊用理會過方無所不盡方周遍無疎缺處蓋

卷之三

致知

四

非外物也原本天地中間物上有這箇道理雖至性這道理却無形無底物事也有這道理蓋天命之謂便在上面這兩箇原不相離凡有一物便有一理所以君子貴博學於文看來博學似箇沒緊要物事然那許多道理便都在這上都從那源頭上來所以無精粗小大都是一齊用理會過蓋非外物也都一齊理會方無所不盡方周遍無疎缺處

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

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也是事事

理會過來事理本作不得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

要去通那萬事如何可得

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

物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未識萬殊各

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
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所處
而皆不可不盡

聖人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潤着心胸去看
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理
自然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
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
取決於心夫心則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
患其卑滯于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于遠此道之所
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也

大學編

卷之三

致知

五

問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如何曰約自博學中
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
箇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不詳悉及至臨事
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爲約
天下有正理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不先自主于一偏
之說而虛心以察眾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于一定
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媛媛姝姝自以爲
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于此則不惟不足以得天下
之正理亦歸于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

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

答趙詠道

大抵爲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
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文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
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工夫固非可以
懸空白撰而得之也

平谷頭

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個題目若欲從事於此須博
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
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想像個無所不通底氣象其
實未必通也近日因脩禮書見得此意極分明

敬甫

大學編

卷之三

致知

六

然意味詳密至于決洽貫通則沒緊要處所下功夫
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但聖賢之
言不可如此間別只此心意便不定委縱然探索得
到亦與自己身心不相干涉突兀整牙無田地可安
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答廖子晦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
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
又却多在平易處
大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如甲說如此且

向甲邊窮盡其說乙說如此且向乙邊窮盡其說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讀書之法是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看右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

學者讀書當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其微妙示論且看大學侯見大旨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須要純熟直待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方是近日病痛都是貪多務廣

下學編

卷之三

致知

七

勿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子黃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論孟集義序六經亦皆難看如尙書收拾于殘缺之餘却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至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其難曉者闕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養其氣闕其疑是也且先看聖人大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

下學編

卷之三

致知

八

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源直截分明却不如且看卷首橫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于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作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蓋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順逆從橫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却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爲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論所引繫詞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卽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答袁機仲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

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旨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而推之于事使上至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

答呂伯恭

聖人作易有說得極疎處甚散漫如爻象蓋是泛觀天地萬物取得來潤往往只劈帛有這意思故曰不可為典要又有說得極密處無縫罅盛水不漏如說吉凶悔吝處是也學者須大着心胸方看得近趙子欽

小學編

卷之三 致知

九

書來道某易說太畧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蓋著不得詳說故也

上古之書莫尊于易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纔理會二書便入于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是貴王賤霸內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如書會

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繹也如此等義都自分明近世如蘇子由呂居仁却看得平

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艱此特傳說告高宗爾蓋高宗舊學甘盤于義理知之亦多故使得這說若常人只須以致知為先也此等議論儘好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風俗民情之美惡原本有二南亦

小學編

卷之三 致知

十

樂章耳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某不敢從一段淫亂之詩班固言男女相與歌咏以言其情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亦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

看禮書見古人精密處事無細微各各有義理然又須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思出若工夫未到只去理會下梢溺于器數一齊都昏倒了如今度未可盡曉其意且要識得大綱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

下學編

卷之三

致知

士

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眾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于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于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眾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着一見則此心便有所蔽譬

如一片潔淨田地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至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至處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學者須體此意

溫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別有一箇新是常常將故底只管溫習自有新意一則向來看與如今看明晦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這上面却別生得意思伊川云某二十以前讀論語自解文義到今來讀文義只一般只是意思別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

下學編

卷之三

致知

士

豎看儘入深儘有在

某嘗喜那遲鈍底人他若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那聰敏却要做得那鈍底工夫方得

大學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釋氏只說見性下稍得一個空洞無稽底性亦由他說于事上更去不得

道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仔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格物致知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多不確實

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着個且字且字其病甚多

格物莫先于五品

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卽事事物物上皆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理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

今日學者所謂格物却無一箇端緒只似尋物去格如

齊王因見牛而發不忍之心此皆端緒也便就此擴充直到無一物不被其澤方是凡人各有箇見識有不可謂他如愛親敬兄以至善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充廣故其見識終只如此須是因這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見之時且得恭敬涵養亦不是整空等物去格

有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于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

看聖賢言語未要便將自家許多道理見識與之爭衡退步久之却須自有箇融會處自家道理見識未必

不是只是占得多了便不覺蹉過了他說的道理耳

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自始至終意常要誠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今人知未至者

也知道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處無差

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凡事皆有箇極好處今之人多是理會得半截便道是

了不知初間不理會到十分少刻便沒理會大學教人致知是要理會透了方做得也如與人商量一件事須要徹底教盡若有事到手未是處須着極力辨別教是且看孟子那個事肯含糊放過今之人多是理會得半截便道了待人看來極好處

別教是且看孟子那個事肯含糊放過今之人多是理會得半截便道了待人看來極好處

事須要徹底教盡若有事到手未是處須着極力辨別教是且看孟子那個事肯含糊放過今之人多是理會得半截便道了待人看來極好處

人致知是要理會透了方做得也如與人商量一件事須要徹底教盡若有事到手未是處須着極力辨別教是且看孟子那個事肯含糊放過今之人多是理會得半截便道了待人看來極好處

了不知初間不理會到十分少刻便沒理會大學教人致知是要理會透了方做得也如與人商量一件事須要徹底教盡若有事到手未是處須着極力辨別教是且看孟子那個事肯含糊放過今之人多是理會得半截便道了待人看來極好處

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極好不要

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那曉得處推廣去如這一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一件事推到那一

件事如升階然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二級又因三級進到四級只管推廣去難處只管見易遠

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推到三級舉步濶了便費力只管見難只管見遠此語極好以下原本作此語

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傷那曉得處換將去如

事知是亦是一級地如識得又因這件事推去換將去

管這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第四級只

會近若第一級便要推到第三級舉步濶了便費力

到柳營江柳營江便去到魚嘴只管他地這處
進得一段那處又減得一段如讀書讀第一了便
不然只要一日便到如讀書讀第一了便
到第二段了便到第三段了便到第四段了便
都能理會若開卷便曰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
要領一過如何得博學與近思是注心着力處博學是箇
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着力處博學是箇

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

大抵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言斷
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妨礙方是物格之驗
也答蔡季通

器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消
說總會凡是眼前事物原本作眼前只管逐項窮教

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為之總會者心也

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于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
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

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
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既不識中乃

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
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

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
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

矣答何叔京

下學編卷之四

存養

天地之氣無所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
過人便是稟得只箇氣無欠闕所以程子曰天人一
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又曰天地浩然之
氣到人得之便自不全了所以須著將道理養到浩
然處

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

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
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

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

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

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

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

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

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
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
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
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
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

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當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谷弘欽
夫下同

來教謂言靜則溺于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

下學編

卷之四 存養

二

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用先生所謂却于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

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也

谷許
順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于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先聖說個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莫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

答游
誠之

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為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

下學編

卷之四 存養

三

不亂學者則當存心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為無心而遂以為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為而獨有此贅物乎

答徐
景光

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攪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答項
平父

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而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覺莫教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

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今有箇頓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無許多胡思亂想久之自于物欲上輕于義理上重漸見得義理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于物欲自無暇及之矣

下學編

卷之四 存養

四

問夜氣之說曰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

問人心陷溺之久蔽於利欲初用工時易得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纔勝則私欲之念便消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恥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謬之意自消

思慮不一胸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于此者不解而自

釋矣答王

為學大概且以收拾身心為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讀熟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覆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已見妄起浮論也答王為學須是切實為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覆較計悔咎勉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

下學編

卷之四 存養

五

以妨日新之益也答呂

子約

遇事固不當有所厭然謂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滯此却恐硬差排不得著意放開却成病痛但且守常程久之純熟自然疏豁乃佳耳答陳

才卿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所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皆端

嚴謹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公帖

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于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于此頃刻之間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于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于未發之前

本學編

卷之四 存養

六

則可而求中于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答呂

問礪昨日臥雲庵中何所為礪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靜坐而已先生曰橫渠有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可見雖靜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然元元而已

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

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無事則專一嚴緊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觀理求

聖賢之本意答呂

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

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

何時每說居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持守上着

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答周

舜獨

所論為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一邊只

虛着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

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答潘

本學編

卷之四 存養

七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

可畫為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

靜坐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

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

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

不至多矣惟涵養于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

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着力答

之擇

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敬以持之使此氣

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

之際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爲言又云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功夫初無間斷但以靜爲本爾已發未發說

程子曰存養于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于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

不學編

卷之四 存養

人

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省察是乃所謂動中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字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養觀說

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曰只一個敬字好方無事時敬于自持及應事時敬于應事讀書時敬于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依據答潘恭叔

致知不以敬則紛惑昏擾無以察義理之歸力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本體把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惟篤于敬乎

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畧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矣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得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

不學編

卷之四 存養

九

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于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而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而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答何京叔下同

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之便自內外帖然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但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

此心如何試于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心不可有一物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才係于物心便爲其所動其所以係于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而先有期待之心或事已應而長留胸中不忘或正應事之時而意有偏重只見一邊這都是爲物所係既爲物所係別事來前應之便有差失心如何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一聽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只是隨物而應此心元澄然無事所以廣大虛明物物不遺原本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

大學編
卷之四
存養
心才係于物心便爲其所動其所以係于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個期待底心或事應了又却長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是那邊重這都是爲物所係既爲物所係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面前應之便差了一看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形迹此心原不曾有這箇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時此心極其敬當時更有這箇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時此說敬君但只敬君親便不須管得事事都如此聖人明物物無遺

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于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以爲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若是有所繫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

心在彼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也不同直是相反

持敬用工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于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允答程

近世學者之病只是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于容貌詞氣

大學編
卷之四
存養
往往全不加功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先聖明言克己復禮今人講論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答林

問敬何以用功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人亦須是通達萬變方能湛然純一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于

義而敬行焉如是則何間斷之有

答何叔京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

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

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

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

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于斯是

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

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

法亦斃於戲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以異

下學編

卷之四 存養

十一

下學編卷之五

克己

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久之心與

理一自然所養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

直而已矣

誨諸生

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

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

一親切工夫

與劉子澄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每說幾字然辨之

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下學編

卷之五 克己

十一

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

自知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爲不妨便自冒昧爲之欲

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這裏截斷

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卽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

須事事與剖判到極處卽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

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

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

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古人往往揀已偏重處去克治子路是去得箇各字顏

子是去得箇驕字

向聞伯恭少時性氣極粗暴後因久病讀至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反復諷詠覺得意思一時平下遂終身無

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

得章路

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

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

得而與于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

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其中也故古人之

學雖莫急於自修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

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

下學編 卷之五

二

吉甫

學者先須置身于法度規矩中使持乎此者足以勝乎

彼則自然有進步矣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

聽言動為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

欲搜羅抉剔于思慮隱微之間以求所謂人欲之難

克者而克之則亦代翕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以有

立矣

答潘叔昌

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

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

為利而不復知事之當為矣

德者理之得也

凡心若能

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為些

小利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

所謂崇者德自此而愈高也

也

問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

欲也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

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于危也又

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

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

罔念作狂

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于其正即道心矣如

下學編 卷之五

何分別曰只畢竟是生于血氣

人心自是不容祛除但要道心為主即人心自不能

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為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

斷即人欲妄行矣

子答

問知言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

宜深別焉曰既謂本體只一天理更無人欲人欲者

梏於形襮于氣狃于習亂于情而後有者也胡子之

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檢得人欲於人欲中見得天理

其意甚切然聖人明言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克

去人欲完全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汨沒

中也

問克己復禮着力下手處如何曰只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己蓋人只有天理人欲行住坐臥無不有此二者但須常自省察譬之坐如尸立如齋此是天理若坐欲縱肆立欲跛倚此是人欲禮便是天理問原本生適欲克己復禮是或一服藥便效可以着力下手處更望力為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處便是克己蓋人只有天理人欲如尸立如齋此是天理此二者但須常自省察譬如生如行住坐臥無不有理當如此若欲縱肆立欲跛倚此是人欲禮便是天理一語一動一欲一食諸是也其去復禮只爭這些子所以禮謂之天理之節文者蓋天下復禮只爭這些子皆有其然之理今復禮便是天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個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

不學編

卷之五 流記

四

憑據故曰天理之節文

問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裡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莫非天理在小人莫非私欲此事若不曾尋着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各義儘分曉畢竟無預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

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學者之藩籬學為君子其中更有事在然此處先會分明方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如孟子言善利

之間須從間字上體察學者正須就此處着力原本

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粗底方是箇君子其發而更不在此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如孟子之言善利之間須從間字上看但孟子之言勇決孔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這上着力今學者都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事無大小欲在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易是非他人最學者大病是是他是非非於我何所與且管自家

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這裏

不學編 卷之五 流記

五

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拽頭來便自天理流行

人之本心固是不忠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此病猶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此病却重往往是有才軀殼便自私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才有欲順適底意思便是利

敬之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纔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

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

來不絕只不合着懂懂了便是私意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大段計利害乍來乍往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常見效不可計功于旦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起伯

何以望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義理以勝之否曰然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

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之譏也答吳

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

問做得不是心却不安如何曰此是良心微私欲盛良

心終須被私欲勝去所謂微者但有端倪無力爭得

出也當良心與私欲交戰時須是在我大段着力一

次勝他不得但教立定脚跟只管硬地自行從良心

一邊去到得熟後私意自住不得濂溪云果而確無

難焉原本問察其所安云今人亦有做得不是底事心却不安又是如何曰此是良心終是微私欲

終是盛微底須被他盛微將去微底但有端倪無

力爭得出正如孟子說非無萌蘖之生一段意當無

心與私欲交戰時須是在我大段着力與他戰不可

輪與他私欲交戰時須是在我大段着力與他戰不可

他時被私欲退了私欲一般一次殺不退只管殺數次

是時私欲自住了私欲一般一次殺不退只管殺數次

何道理可助這箇果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問有

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

問時舉觀書如何曰常恐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

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更加仔細可

也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去

起厭心便不得

問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能知凡事皆職分之所當為

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須得放平了心地纔能如此

若使心地不平雖十分知是職分當然少間自過捺

不下便會說我盡職分你却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

這般心原本問孟之反不伐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

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下

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看得下甚

個心地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當為只看得下甚

之心則雖十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

那一邊去過捺不下少間便說我盡職分你却如何

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只是個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

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

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

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明仲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外面只自檢點方能自

攻其惡若才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行事便疎身心

便放

原本作心便粗了

人於道理不能信從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

咎其不能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蓋如燕

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

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接事物處理當

如彼而我所以應之者乃如此雖未必出於血氣人

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

窮子

問仁曰無以為也須是摒疊了私欲然後體驗本心之

德是甚氣象無徒講其文義而已也

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明

知其當去而又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

而已真知者不是要去就那欲面上知得到只是自

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如克

伐怨欲四者最難剷除若實見得道理時要去求勝

做甚麼要矜夸他人做甚麼凡物各有定分又怨個

甚麼欲個甚麼見得如此了自是容留不得

原本徐子融問

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力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

物事否曰知只是白就道理這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而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

甚麼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都如冰消凍解無有痕迹矣

個甚麼耳曰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個甚麼見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

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若甚難

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難而邪之

勝正人欲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蹉失一兩件事

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分工

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

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程子以為便見仲弓與聖人

用心之小大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

邦只在公私之間且看仲弓之問未見其為私意然

其心淺狹欠缺處多其流弊便有喪邦之理凡事微

下學編

卷之五

九

有過差便自有安頓不着處原本作才有安頓不着處便是也

問雖全體未正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若全體有虧卽一事上必不能盡仁

問切磋琢磨之說曰恰似剝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管磨礱教十分淨潔最怕如今於眼前道理畧理會得些便自以爲足更不着力向上去這如何會到至善田地

問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

本學編
卷之五
克己

十

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仁亦在其
中如克己復禮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
但做到極處皆是仁

克己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己私固卽能復
天理然非一克己便無事也惟是克去己私後恰好
着精細工夫故又必復禮方是仁聖人不說克己爲
仁須說克己復禮爲仁見得禮便事事有個自然底
規矩準則

仁也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惟

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

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

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

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

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口鼻四肢之欲

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

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于

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

視聽非禮而言動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

仁者在于是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

本學編
卷之五
克己

十

克之以至于一旦廓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
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
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
也感而通焉則無一事之不得於理而無一物之不
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爲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
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所以告顏淵者
亦可謂一言而舉也與克齋記

下學編卷之六

家道

家務叢委此固無可奈何然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為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事理却成兩撇讀書亦無所用矣答陳南仲

修身齊家固當隨事警省至于有無之慮姑直任之不必切切介意若此等處更放不下即脩齊轉無力矣答蔡季通

下學編卷之六 家道

富無驕貧無詭隨分量皆可着力

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為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為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于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所謂孝弟者未必能盡其理而為眾事之根本也答呂希

聖人一身渾是天理故極天下之樂不足以動其事親

之心極天下之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施于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弟便當恭敬其兄我是兄便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情之至其用心一也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耶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問正當審決

以天地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

下學編卷之六 家道

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答陳安卿

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闕于其問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答何叔京

問宋傑嘗于親愛而辟上用功如兄之子常欲愛之如己子但愛己子之心終重于愛兄之子曰常欲二字即第五倫十起之心也須見得天理發見之本然則所處厚薄雖有差等而不害其為理之一矣

問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曰漢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

宮父子不親遂致戾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

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也夫人所爲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苟于是而不能行道道又向那裏行得去所以孔子有言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然幽暗之中祗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易首於乾坤而中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

不學編

卷之六 家道

三

其以此與知言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答胡伯達

問棠棣詩一章言兄弟之大畧二章言其死亡相收三章言其患難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鬩猶能外禦其侮一節輕一節而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愈重到得喪亂既平便謂兄弟不如友生其於所厚者薄如此則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翁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

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則多爲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所以之卒章有是究是圖置其然乎之句反覆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那二章正是過人欲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

問畜臣妾吉伊川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曰君子于小人更不可使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乃是終日在前

原本作終日在前

若無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

不學編

卷之六 家道

四

問易傳云正家之道乃在於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倫理如何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而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言乾尊坤卑陽尊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母終不可以並乎父兼一家亦只有一箇尊長不容並所謂尊無二上也

古者宗法有南宮北宮便是不分財也須異爨今若同爨固好只是少間人多了却不齊整又不如異爨或問父子須異食否曰須是如此亦須待父母食畢然後可退而食也問有飲宴如何曰只須同處如大饗

君臣亦同坐

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冠禮亦自

簡易冠又是自家事而已若婚禮關涉兩家便

自學喪禮不宜繁細人遭喪方哀苦中那得功夫

去行許多禮數祭禮亦然行時且是用人多昨見

人自去行自家同助得而所用執事之人皆不

知禮儀行禮得甚事此皆是情文不相稱處

原本言書儀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

祭禮亦自簡易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

祭禮亦自簡易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

祭禮亦自簡易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

祭禮亦自簡易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

祭禮亦自簡易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

祭禮亦自簡易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

祭禮亦自簡易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

祭禮亦自簡易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

祭禮亦自簡易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

祭禮亦自簡易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

祭禮亦自簡易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

祭禮亦自簡易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

學編卷之六 家道 五

中那得工夫去講行許多禮數祭禮亦然行時且是

用人多相見某人硬自去行自家固曉得而必開

亦皆忍笑不得似恁行禮濟得甚事此皆是情文不

相行之為愈

人著書只入些已意便做病痛司馬與伊川定婚禮都

依儀禮只是各改了一處便失古人意司馬禮云親

迎奠雁見主昏者即出是古禮如此伊川却教拜後

又入堂相見非是伊川云婿迎婦既至即揖入內次

日見舅姑三月而廟見是古禮司馬禮却是婦入門

即拜影堂亦非是古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

先得于夫方可見舅姑到兩三月已得舅姑意了舅

姑方令見祖廟今雖不能三月之久亦須第二日見

舅姑第三日廟見乃安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

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

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然俗節則獻

以時食有事則告

喪祭之禮程張二先生所論自不同論正理則當從橫

渠論人情則伊川之說亦權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

頃年居喪于四時正祭即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

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

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遷主禮經所說不

一亦無端的儀制竊意恐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

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

稍合人情

在喪廢祭古禮可考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

釋于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

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

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

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

此一事亦有所未安竊意卒哭之前得已三字不準禮

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倣左傳杜註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于几筵用墨衰常祀于家廟可也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為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

崇伯

問地理曰程先生亦棟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却只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道理故意不理會尤不是

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為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烟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戒聚

不學編

卷之六

七

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畧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祖父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為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為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為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為不及而必為高論者似亦過之也敬甫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為喪祭而虞為吉祭蓋漸趨于吉也酌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惟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亡不可深考一是祭酒蓋

古者飲食必祭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時答嚴

人家墓壙棺槨切不可過于高大當使壙僅能容槨壙能容棺乃善葬法當深埋實築嘗見興化漳泉墳

墓甚高棺只在浮土深者亦半入地中半在地上所以不得不高其封其所以淺葬蓋防水爾北方地土

深厚深葬不妨非可同也槨內則宜實以和沙石灰久之沙灰乳合其堅如石若用純灰恐不實也槨外

四圍上下一切實炭末厚七八寸許既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人原

不學編

卷之六

八

墓壙棺槨切不可太當使壙僅能容棺乃善葬法當深埋實築嘗見興化漳泉墳墓甚高棺只在浮土深者亦半入地中半在地上所以不得不高其封其所以淺葬蓋防水爾北方地土深厚深葬不妨非可同也槨內則宜實以和沙石灰久之沙灰乳合其堅如石若用純灰恐不實也槨外四圍上下一切實炭末厚七八寸許既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人原

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為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

問改葬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却出主于寢

問改葬總鄭玄以為終總之月數而除服王肅以為葬畢便除如何曰今不可考禮宜從厚當從鄭氏問鄭氏以為只是有三年服者改葬服總三月非三年服者弔服加麻葬畢除之否曰然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而除則非父母不服總也

本學編

卷之六 家道

九

問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祠版于影堂別無祭告之禮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于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于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此似為得體但既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附于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耳

問考妣八廟有先後則祧于何時曰妣先未得八廟考八廟則祧

妣者婉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畧有別

問嫡孫主祭則便須祧六世五世廟主自嫡孫言之則當祧若叔祖尚在則乃是祧其高曾祖于心安乎曰

也只得如此聖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兼當時人習慣亦不以為異也

問祧主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于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說藏于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于墓所

始祖先祖之祭固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嘗疑其禮近于禘祫非臣民所得用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古者大夫以下極于三廟而于祫可以及其高祖今用先儒之說通祭高祖已為過矣其上世久遠自合遷毀不當更祭也

本學編

卷之六 家道

十

人家族眾不分合祭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伯叔之類則須令其嗣子別得祭之如同出于曾祖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了主祭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却令又次位子孫自祭其父此却有古宗法意

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無東西廂只位于堂上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分獻一酌而已如今學中從祀然

祭只三獻主人初獻嫡子亞獻或主婦庶子弟終獻或嫡

孫

忌日祭只祭一位

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答李晦叔

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為重至于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不能不思其祖考而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愚意時

家範

卷之六

主

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槃陳于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于久遠而無疑矣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答張欽夫承詢及影堂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為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于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于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為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

家範

卷之六

主

嚴如此今人主祭者游宦四方或貴仕于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于事為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考宜亦歆之處禮之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所喻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一致推此思之則知所處矣答劉平甫

下學編卷之七

出處義利

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人之理凡為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為而無所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答葉仁甫聖賢固不能自為時然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為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答陳同甫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

下學編卷之七 出處義利

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度而無恥凡蘇子之所以為說者類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于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于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我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于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古史餘論自省事來聞師友之訓讀聖人之書觀其教人不過講

學脩身以全其所受于天者出為世用則隨其大小推吾之所有以及人至于用與不用合與不合則直任之蓋未嘗以是必于人亦未嘗以是變于己以此自信誓將終身由之而不自知其力之果足以有至焉否也答方平叔

論治固有序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為一事無今日言此而明日言彼之理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罄其說于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事理精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為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

下學編卷之七 出處義利

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答呂伯恭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于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攀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欺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

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于大臣之責可以無愧與陳丞相

問近見得富貴必不可求貧賤必不可逃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之矣

世間喻于義者則爲君子喻于利者則爲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于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下學編卷之七出義義利

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更多遮掩之醜作亦不亦可謂誤用其心矣與楊

名實義利爲己爲人之判但其所爲者要當真實有用索性

力處所不爲者要當深自省察蚤戒而預遠之不然提空名以鄉道而實無以自拔於流俗之所爲則亦

君子所不取也思誠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于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人不能安貧往往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自輕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達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孟子言善利之間須從間字上看學者須就這上着力若才畧有些利害便一齊倒了如此縱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

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到死也下學編卷之七出義義利

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爲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至于盜賊公行善良

蒙害尉捕之職也何不忍之有若以爲實有可哀矜者則當明言于上而求所以振業之使不至于爲盜

雖以獲戾所不辭也又何避此而求去之亟乎若夫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所安某居此官最久前後

三請亦皆有故非以辭難就逸而爲之也答詹元善

不合無愧之說在我固然第所不能無恨者精神言語則君臣之大倫廢矣答柯國材

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於

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為期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為意者則以君臣之義平昔講聞不為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為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以傲然不受為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宛轉調護計誠欲兩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

伯恭

湖南之命出于意外初但以私故懇辭然恐或不得請

即求便郡藏拙近聞臨漳經界報罷此是廟堂全不

相信政使在官亦當自効求退其義豈容復出

伯恭

親舊皆勸謝絕賓客散遣學徒然其既來即無可絕之

下學編

朱之七出處義利

五

理姑復任之若合過嶺亦是前定非關門閉戶所能

避也

伯恭

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

間上意頗相念而士大夫亦多有以為言者此亦似一

機會但覺得事有難得盡如人意者脚甚溢懶向前

道之興廢只此一念間亦可卜得八九分不必勞著

龜也

伯恭

某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

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

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學者不

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存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

伯恭

所論趙帥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此向使前舉未

登科不成如今亦要舉狀闕陞也平生不敢為此故

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宛轉為人求知故亦

不欲作此等書

伯恭

范純父言今人陳乞恩例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伊川

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個乞字慣動不動便是乞

下學編

朱之七出處義利

六

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伊川云此事體又別再重

請益但云其說甚長某因說甚長之意思之後來人

只是投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仕事事皆然古者

人有才德即舉用當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

陳乞程先生之意恐然也觀後來郊恩都不曾為大

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為之矣

或者以鄉來封贈奏補磨勘之屬皆已引用次對恩數

今日不當反有辭避某竊謂前此供職講筵之日帶

此職名便合受此恩例今年已罷講職不合帶此職

名便不合受此恩例前日之受今日之辭彼此一時

自不相須設使前日爲不當受則今日只有改正納

還豈有却因已嘗誤受而終遂其非之理答李公詩

趙子直奉命將人蜀請于先生曰蜀中無事意欲請于

朝得於淮遂遣庶可理會也曰出於朝廷之意猶

恐不得終其事若自請以行則下梢或有小事請乞

不行便難出手如舉薦小吏而不從其薦或按劾小

吏而不從其劾或求錢米以補缺乏而不從其所求

這如何做

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初官僻縣遽爲上官獎拔如此可

以爲懼未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勉王事謹

不學編卷之七 出處義利

七

終如始不可便爲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答吳

孟子一生忍窮受飢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

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得枉尋直尺

四字不知消訛在甚麼處此話無可告訴只得仰屋

浩嘆也答呂子約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

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

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

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

楊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邇於不虞以保天命

便只是占便宜底說話

楊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

舜之類獨于楊雄臣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

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爲

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

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

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

系于曹操肇孫權至濡須之下然悉書其官亦見其

實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

此等處皆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于後世之公論

不學編卷之七 出處義利

八

八

問石子重是以其官召者知廟堂不肯休須著去曰雖

是如此然亦濟得甚事孟子曰或遠或近或去或不

去歸潔其身而已了翁云在彼者是舉爾所知在我

者是爲仁由已

向所論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

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

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答符復中

凡是名利之地自家退以待之便自安穩總要只管向

前便危險理勢定是如此

論語富與貴章先說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然後說君子

去仁惡乎成名蓋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

可做工夫不然立脚不定安能有進

孔子富與貴章是從平居時說到造次顛沛之際孟子

說義重于生處又說急處有打得過時閒居時却有

照管不到處或失之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他格式彙括自

家道理都無那迂逐時好迴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不赴科舉也是匹似閒事但著心去理會道理少間于

那邊便自沒緊要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原本不赴

下學編卷之七出處義利九

科舉也是匹似閒事如今人纔說不赴舉便把做舉業天底大事某看來才者必去理會道理少間於那邊便自沒緊要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

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

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爾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科舉之學未嘗

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于身見于

日用則安矣

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

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

外當亦不為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

舉然豈能累孔子耶

問當亂世必如孔子道可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

必出曰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

一向滅迹山林若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

曾哲意思固自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子細體

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

亂邦不居那人不入舊說謂已在官者便無可去之義

若是小官恐亦可去當責任者則不容去也

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為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

太過處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

下學編卷之七出處義利

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所以元城嘗論其尊堯集

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告君行已苟已無憾而今而後

可以忘言矣

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

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

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

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君子之言

豈可妄發也

聖人見萬物不得其所皆陷于塗炭豈不為深憂思欲

出而救之但時也要審出不得亦只得且住聖人於

斯世固不是苟且枉道以徇人然便謂聖人泊然不以入其心則又不然蓋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也

下學編

卷之七 出處義利

士

下學編卷之八

治體

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實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其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封事

下學編

卷之八 治體

士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其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舜典象刑說

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絕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理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

所存纖微必照瞭然乎心目之間而不容毫髮之隱
由是意可得而誠心可得而正原本作則自而所以然意誠心正而所以
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而辨黑白矣壬午施
脩德之實存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
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
欲必也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宏之度以盡下不
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
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徂于近利而昧于遠猷出
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忘忌而又擇端人
正士剛明忠直能盡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
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汚染
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
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爲德之脩而上可以格
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爲無不如志與劉其父
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
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
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
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戊申延和奏劄
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
與閹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

聽左右輕信其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此聰明之名
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開悟務其名者或外間
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
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庚戌繼黃
近日一作勸講之臣限于程式所以問于陛下者不過
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
之老子釋氏之書蓋一作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
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
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
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
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于淺近虛無之故也奏稿
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
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白正必
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
君心乃可得而正也庚子應
邪正之驗著于外者莫先于家人次及于左右然後有
以達于朝廷而及于天下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
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貨魚順序而無一

人敢恃私恩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于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

大學編

卷之八

四

哉戊申封事下同

比者聖詔令皇太子參決庶務此見聖慮之深將使皇太子以時習知國家政事之得失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爲使之習事不若勉其脩德況今皇太子育德春宮幾二十年其于天下之事蓋不待習而無不熟矣獨恐正心修德之學未至而於物欲之私未免有所係累則雖習于其事而或不能自決于取舍之間天下之治固必出于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于堂陛之上突與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

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亮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置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讐使令之職無得以奸其間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參于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其功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信黨反側離間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

大學編

卷之八

五

然也辛丑廷和奏劄

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常不朋分角立而交戰于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使嬖側媚之私傾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竊竊英豪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說說於行而

亦未免于悞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儲而或不免于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于歎息愁怨之聲戊申更

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蹙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報雪仇恥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戊申更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于功利之卑說不樂戊申更

大學編

卷之八 治體

大

莊士之謠言而安于私瞽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號令黜陟不復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朝廷之綱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戊申更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

大學編

卷之八 治體

七

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于上風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奸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才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于慮慮之所不及戊申更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譖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蠱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戊申更

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為患况居侍從之列承弼之任乎蓋二三大臣者人

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才以圖天下之事自非
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
一毫有己之私問于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
則吾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己而欲退之我
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
否異同不待勉強力辨而後決但于相與進退之間
小爲俯仰前却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與留亦同
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
至于匹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
則彼小人之巧于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

下學編

卷之人治體

八

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護往往反爲所擠而日以
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夫杜門自守孤羣
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奸險合天下
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爲
是而有黨爲非哉

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同
是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同而
天下莫得以爲非況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
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強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
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刼制士夫不齊之

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近世主張
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
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于
危亡而不悟也與陳傳即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
大根本者固無出于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
則心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
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
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
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

下學編

卷之人治體

九

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
汲汲于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
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
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
之務矣答吳敬夫

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
故爲是迂濶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
蓋天下萬事本于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
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
說著明于天下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人人得其本

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由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強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

顧弗察而已矣

近來仲降序

欲圖大者當謹于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

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

敬夫

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晏安耽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尙當朝兢夕惕居安處

危而不可以少怠

封事

平學編

卷之人治體

十

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

道有言孫于志必求諸非道如何不治看古來樣

都是如此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平天下一章

其用如此廣濶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

問以德行仁者王曰且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

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

信兆民是必先懋其德

原本作先有

方能彰信兆民

若無此德雖欲救民于水火之中不可得也

綱常千萬年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可已

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來損有餘益不足做得恰好便不到有悔憾處雖是人謀要大勢不得不如此

大人格君心之非謂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個開導底道理伊川解遇主于巷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須如此

文音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爲錢穀刑獄之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于是惜乎平之

平學編

卷之人治體

士

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宰相得人則百

官各得其職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

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

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于音臣恐其聾于官也陳

平之意亦猶是爾

古之大臣以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

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

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

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諏訪問取之于無事之時而

參互較量用之于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于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與劉共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于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于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

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于正矣壬午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如盜賊中自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往皆此時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意思直

如此

聖人大公至正處似無人情然其隱惡揚善之心則未嘗無也此乃天地生物之心孔門教人求仁正是要得如此耳伯恭

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不至有所愧而不復言也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知而自任

其愚此其所以愈愚也問絜矩之義如何只說財利曰必竟人為這個較多所以生養人者所以殘害人者亦只是這個後世不復知絜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官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為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以共之猶慮有不獲者况皆不恤而惟自豐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君安乃所以益也否則反是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儻上無道揆則下雖有奉法守

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其冒法爲奸便是不信度也

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或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必行禁必止今人之寬每至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奸豪得志平民旣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

下學編

卷之八 治體

古

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脩行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臣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敵入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

於未重批奏劉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體只是事理當然凡事

皆有個當然處

下學編

卷之人

治體

圭

下學編卷之九

治法

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餘擇之法只好京官付之監司選人付之郡守各令他隨材擬職州申監司監司申吏部長貳審察開奏下授其職却令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

周官一篇說三公六卿甚分曉漢儒如楊雄鄭康成之徒以至晉杜元凱皆不曾見直至東晉此書方出伏

下學編

卷之九

十

生書多說司徒司馬司空乃是諸侯三卿之制故其詰諸侯多引此頒命排列六卿甚整齊太保夷甫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疏中言之甚詳康誥多言刑罰事為司寇也太保畢公毛公乃以三公下行六卿之職三公本無職事亦無官屬但以道義輔導天子而已漢却以司徒司馬司空為三公失其制矣

國家財用皆出于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于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戊申擬上封事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

下學編

卷之九

二

財利之柄制于聚斂措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道學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未流之弊不可勝揀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人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縣內逐鄉甲乙州縣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通項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是則雖未能盡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條人風俗通東西為阡南北為陌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洧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洧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洧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洧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至于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于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洧洧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命之也乃若然一作遂

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洿二等徑容牛馬畛容大車
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此其水陸占地不得
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
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帶水旱爲永遠之計有不得不
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切之心行苟且之政但
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畝則病其人力之
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
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
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歟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
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于公上者是以一旦奮
下學編 卷之九 治法 三
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
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
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
隱之歟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
幸此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調
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古聖賢精微之意于
此盡矣附
元稹均田圖惜乎不見今將他傳來考只有兩疏却無
此圖嘗見陸宣公奏議後而說口分世業纖悉畢盡
古人直是如此用心

今日財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
然則屯田實邊最爲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
因陋就簡則敗壞者易以爲效而隱憂者難于得實
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爲井溝洫
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爲準畫爲一
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
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耕之
擾此則非徒利于一時又可漸爲復古之緒
天子六卿故有六軍諸侯三卿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爲
比比卽伍也五比爲閭閭卽兩也四閭爲族族卽卒
下學編 卷之九 治法 四
也則是夫人爲兵矣至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
爲正四正爲甸甸出兵車一乘耳且以九夫言之中
爲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以少于鄉
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
征討止用正甸之民又學校之制所以取士者但見
鄉遂鄉遂之外不聞教養之制亦可疑也
屯田之制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遊民各自爲屯不
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處
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
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

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
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超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
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
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

成中

永嘉諸公以爲兵農之分自唐府兵始却是如此蓋府

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

復爲農矣

論唐府兵之制

今日民困正緣沿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

說襄漢間儘有荒地可耕若兵民兼用各自爲屯彼

地沃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

下學編

卷之九 治法

五

得利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

民力自蘇然後盡驅州郡所養往彼就食則州郡自

寬延之十年其效必著須是擇帥既得其人專一委

任許令辟召寮屬同心措置勿數更易庶幾有濟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之國都教之以德

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

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

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

爵祿之未至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

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

成人之類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途監試漕試附

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

既不本于德行之實而所謂學者又皆無用之空言

至于其弊則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

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

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

顧而不知所出此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

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式文字之不公爲患而

唱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

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于太學雖

下學編

卷之九 治法

六

若賢于混補之云然使遊其間者校計得失于旦暮

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不惟無益而損莫大焉亦

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求時改制以漸復先王

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

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

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

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

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

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

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

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于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煩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

舉校貢

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郡縣人投牒自試明經裏而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通諸經所說樂處某看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爲試辟法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所屬長官舉辟

下學編

卷之九

七

這固是法然這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立法先不是了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相勸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

增損呂氏鄉約

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佑其

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于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于奏獻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于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爲一書以教學古人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學者略知古聖王所以救典敦敘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敗陰爲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伸稱朝廷好生惡死期于無刑之本意

成申論

昨日道間又見奉行強盜新法者殺傷人犯姦縱火皆死此固無疑于當戮但賊滿之限亦從而損之此似

下學編

卷之九

八

太過蓋所以改此法正以人之軀命爲重耳今乃一例爲此刻急則人但見峻文之迹而未察乎所以愛人之心者亦不得不駭矣不若改此一條使賊滿之數比舊法又加寬焉以見改法之本意所重乃在人爲惡將有所極而人之被辱者亦或可以免于殺傷之禍汗辱之恥矣又經貸命而再犯者殺之似亦太過不若斬其左足使終身不復能陸梁全生之仁禁非之義並行不悖乃先王制刑督姦之本意也

答張敬夫

問賊盜曰只是嚴保伍之法當令逐處鄉村衆所推

愚底人爲保頭不然則行某漳州教軍之法以戢盜心這是已試之效某昔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日輪番入校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土等者亦多他若會射了行賊盜也是不怕他問保中曰縣各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緊要蓋所以防衛縣郭以制變縣有官府獄訟倉庫之屬須是四面有箇防衛始得一箇隅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彈壓之類而不復置隅官默寓箇大小

下學編

卷之九

治法

九

相維之意于其間

救荒之務檢放爲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少寬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闕乏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不以愛民爲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郡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檢踏後時致有無可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戶違法不爲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郡亦不爲蠲放就中下戶所放不多尤被其害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止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糴

者配先生曰這便見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要之只是粗法

禮正在恰好處沂而上之則儉爲木沿而下之則奢爲

末

子約

古者天子見群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後泛揖百官所謂大揖同姓之類有許多等級

問禮至周公然後備曰然親親長長貴貴尊尊賢賢夏而上大槪簡畧至周則有許多隆殺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諸

下學編

卷之九

治法

十

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親親長長貴貴尊尊賢賢皆天下之大經周當各有所尚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上齒而有爵者則侯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于東使自爲一列不爲衆人所壓亦不壓却他人卽所謂遵也遵亦作俱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罔不以齒先于爵亦不以爵加于齒也答嚴時字

鄉飲酒禮堂上主客列兩邊主人一拜客答一拜又拜一拜又答一拜却交拜也又皆北向拜不相對某赴省試時衆士人拜知舉知舉受拜了却在堂上令衆人少立使人人喝云知舉答拜方拜一拜是古拜禮猶有存者近年則已交拜是二三十年間此禮又失了

爲君爲父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爲君大夫以諸侯爲君諸侯以天子爲君各爲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爲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

下學編

卷之九

治法

士

官謂通于君得奏事者各有其長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文廟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爲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雖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

斬衰三年爲君爲父如儀禮喪服之說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領負板揄衽布襯衫布裙麻腰經麻首經麻菅屨竹杖自天子至于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以爲十二梁群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爲等大本既立然後益考

下學編

卷之九

治法

士

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度人情以爲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即不經如上頌胡服之類者一切革而去之至如飲食起居之制則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疎之等以爲隆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入耐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大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差遣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于古無害于今庶乎其可行矣

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謂小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歿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歿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于祖之服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伊川嘗言祖父母喪須是不赴舉後來不曾行法令雖

不學編

卷之九

治法

主

魯明文看來爲士者爲祖父母期服內不當赴舉
既祔之後主不當復于寢此恐不然如大戴禮諸
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
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謂但告遷而不言祔則是既祔
之後主復于寢而至此方遷于廟矣如穀梁云易檐
改塗禮注云更毀其廟則是必先遷高祖上太廟夾
室然後可以壞毀其故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侯遷祖
考新廟然後可以壞毀其故廟而納新廟之主矣如
左氏云特祀于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食日謂日
則是主復寢後猶上食矣但穀梁所謂練而壞廟乃
在三年之內似恐太速禮注所謂毀廟而移故主乃
不俟其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情左氏所謂祔而
作主則與禮經虞主用桑者不合所謂祔嘗祔于廟
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皆不足信而國語曰
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名
不合章昭又謂日上食于祖祔月祀于高曾時享于
二祧亦但與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于他經又主既
復寢而日祭之則其几筵未知當俟臨祭而復設耶
或常設而不除也此類皆無明文更當詳考古者廟
有昭穆之次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祔新死者于祖

不學編

卷之九

治法

古

父之廟則爲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
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
爲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而群室
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祔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
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文似無意
義然欲遂變而入祔于祔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
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獻議于
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謬
之爲快乎答葉味道
百日卒哭承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有權制
王公以下皆以百日爲斷殊失禮意古者士踰月而
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有日數但今人家諸事不辦
自不能及此期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滿一
月則又不當葬也答曾擇之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
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
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位中門外
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
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
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

不學編

卷之九

治法

五

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制廟弓所謂廟于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于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豈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于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于祖考而不能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歿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敬孝子順孫之心于此宜亦有所不安矣

三后並配自本朝真廟始其初議者皆以歸咎于錢惟演後既習見為常亦無復有議之者矣古人雖以子貴然庶母無繫于先君之禮如左傳書僖公成風晉

不學編

卷之九

治法

五

書簡文太后皆以係于其子而別置廟以祀之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昭二穆者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不毀之廟也今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矣故至和四廟特所謂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無太祖之廟其于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于得其意也又况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禮仕于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則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向之位然後得備其數非如今日立廟之初便立太祖之廟也政和之制蓋皆不考乎此故二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始封之君又以親盡而服絕矣乃苟以備夫五世而祀之于義何所當乎至于大夫三廟說者以為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蓋古者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品秩之數不甚相遠故其制可以如此若今之世則惟侍從官以上乃可以稱天子之大夫至諸侯之大夫則州鎮之幕職官而已爾是安可以拘于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蓋官職高下即有古今之不同但以

命數準今品數而論之則禮之等差可得而定矣然此亦論其得失而已若欲行之則政和之禮行于今日未之有改凡仕于朝而得立廟者豈得而不用哉

論家

問今大宗之禮廢無立嫡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當爲不異父爲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嫡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

大學

卷之九 治法

志

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于陽而始和故卽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音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

大學

卷之九 治法

本

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于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于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爲黃鐘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鐘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當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于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黃鐘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二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

正初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卽所謂始中之中也然則始自屬陰以下亦當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爲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者耳

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鐘之正則十二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鐘云者則恐其于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未盡也

自唐以前樂律尙有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如杜佑通典所算分數極精但通典用十分爲寸作算法頗難算蔡季通只以九分算

古禮繁縟後人于禮日益疎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度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遠復且于今樂中去其唯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制撰樂章其間略逆教化訓戒及賓上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

下學編

卷之九 拾法

五

夫子于禮樂欲從先進今觀禮書所載燕饗之禮品節太繁恐亦難用不若只如今人宴集就中刪修使之合義如鄉飲酒禮向來所行真成強人行之何益所以難久不若只就今時宴飲之中刪改行之情意却須浹洽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簡措置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正是大本大原如今人所理會只是簋豆之事

下學編卷之十

政事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餘萬事各有一本如理財以養民爲本治兵以擇將爲本天下事須先論其大處如分別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端的是如何了方好于中間酌量輕重淺深施用

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于內顧偏聽之私于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于陽開陰固之計與留亦相書

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機而固守

下學編

卷之十 政事

十

集衆思者易爲力專己智者難爲功與趙帥書

古之君子有志于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蓋將以廣其聞見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于吾前以補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于隱微而寢極乎光大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

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

與陳丞相

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

之正非姑為權諂苟以濟事于一時也蓋伊川氣象

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

見外書胡氏所

易傳于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

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諂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

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

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

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諂利

害之心為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為尤甚矣

答呂東萊

學編

卷之十 敬事

三

問九三壯于頄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于面

目至于遇雨而為所濡濕雖為眾陽所愠然志在決

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無咎也蓋九三雖與上

六為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

凶而和柔以去之乃無咎如王允之于董卓温嶠之

于王敦是也

此等小人主人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

問者議臣乃復挾摘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

宜矣惟其日侍燕閒逢迎慝吏使人主之心恬于逸

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狃于卑近而正大久

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奸邪堵立蓋凡所以為

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

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而深為今日

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為罪揚于王庭深贊聖

主去邪勿貳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

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

與章端書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

在做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靠實去方做得也

問行簡曰若上煩碎則在下者如何承奉故曰臨下以

簡此須方簡

學編

卷之十 敬事

三

商量事須酌中合宜教人行得即無不可告之理其或

不入咎乃在彼若自家所說過當教人信不及行不

得則是自家未是安得專咎他人耶

與魏元履

日用之間以莊敬為主凡事自立章程鞭約近裡勿令

心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自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

賢之言為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為必可行則世俗小

利害不能為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然

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惰自治既不苟

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史以法而簿

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答范伯崇

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
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像之時故其政不待
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及其施之政事
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
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煩弊不舉之處人
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
隔欺蔽之患

答廖子晦

今人大抵皆先自立個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
見得一個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

不學編

卷之十 政事

四

個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合寬大處合
嚴毅處

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
救民之事明公愛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
為阿諛順旨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
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
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
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振
至于民散國危而惜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
積者耶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于盜賊

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于飢餓赤眉黃巾葛榮黃

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

相書

審微于未形御變于將來非知道者孰能

輔養人主心術與開陳善道排抑邪佞正是相資為用
不可作兩事看元祐諸公不能開導君心固為有罪
然謂不當斥逐小人使之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
行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監耳

答曾子立之

治道去泰甚誠出于黃老之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
但在用者如何若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
其淺深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

答孫子立

不學編

卷之十 政事

五

問程子說避嫌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若是有一項
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是
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
私意

問洪景廬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
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做
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
人欲是即守而弗失非即去而弗留此治一身之法
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
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

直下之道若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假曰無黨是大亂之道曰信而後諫蓋欲委曲以濟事曰是枉尺直尋而可為也

或問維州事溫公以德裕所言為利僧儒所言為義如何曰德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為國僧儒所言雖義然意却全濟其已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別做處置乃縛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為也

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却有著力處學者莫若目理會自反却見得自家短長若遽學不校

下學編

卷之十 政事

六

却恐儻侗都無是非曲直下梢于自己身心却恐無益

問不疑誣金事徐節孝以金還人曰初也須與他至誠說是無看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他若皆不與之解說人才誣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為善其心有病矣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定是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用此一向回互意思

今世之士所謂巧者是大拙天下事

原本無此三字無有能

以巧而濟者只有一個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間有如此用術而成者都是偶然不是他意智好

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

睽君子以同而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又如今之言地理者必欲擇地之吉是同也不似世俗專以求富貴為事惑亂此心則異矣如士人應科舉則同也不曲學以阿世則異矣

下學編

卷之十 政事

七

問良象不獲其身曰如君止于仁臣止于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見得此身之為利為害才將此身預其間便不能盡道理

原本作則道

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為不見有身方能如此

易貨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于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

答連高卿

利是那義裡而生出來底凡事處置得合宜利便隨之

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若只理會利却遺了上面一截義也

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置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各情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天下事那裡算得盡才計較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滅

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卽有害隨在後不如且就理上求之

本學編

卷之十 政事

本

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先自不穩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爲蹇却是險在外自家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

問艱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無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口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無事莫大段整頓不知日前雖遮掩掩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

問出納之吝曰此吝字說得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之意常實便實常做便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滿盤皆新惜便誤事機如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卽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

問事有最難處奈何曰誠亦有之或阻遏不得行或紛亂不可理或委曲細微不便徑直區處此只在人自去理會原本問事有最難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一種紛爭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概只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個道理易曰探賈索隱隨是紛

本學編

卷之十 政事

九

亂隱是隱與也工夫全在探索上

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更能論列上而不從他也委曲作個道理行着原本作如富公更決不肯行原本作不肯行自用他法度後來遂被人言

雖如此畢竟未得爲是原本作未得爲是但當如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理委曲成當原本作自用已意則不可也

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白守亦不可失也獄事人命所係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于陰德

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思善長之無咎此
弊事不可不戒若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
鄭昭叔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戶部行
下事日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寮佐吏吏亟請施行
乃開閣謝事單思旬日心口反復無復凝滯然後集
諸同官而告語之使其有疑即以相問同官既曉然
後定差保正保長闔縣通差不以烟爨遠近為拘不
以墩役新舊為限但取從上丁產高入分為二等大
者以備都副保正小者以備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
姓名分置兩貼又于二貼各分四類或物力高強或

下學編

卷之十 政事

十

人丁眾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筋力可備奔走各以
其類置于一貼凡簽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
使之同事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濟于是人皆說從
相率從事差役既定然後以戶部事目印本給之又
為說其大意使之退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庭凡
有所疑恣其請問悉以已意詳為解說力疲氣乏則
請同官更番應之如是五六日凡為保正長者亦無
不悉曉其法然後散遣打量不過兩月他邑差役未
定而仙遊打量見次第矣
遂縣知佐既是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

心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子細商其長措置自
然政修事舉民受其賜荷或上忽其私已吝權下
慢其上偷安避事則公家之事何由可濟况今火數
非常民情危迫經營措置當如拯溺救焚之急不可
小有遲緩離離有誤民間性命之計切告深體此意
盡革前弊庶幾事有成功民受實惠
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順理之所
在如何耳理之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為作輟也盡心
竭力而為之不幸而至于真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
無所憾于吾心矣

下學編

卷之十 政事

十

問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爻本最吉不解有
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
無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
之然後无咎也
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不容並立故
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
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
吐心露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
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為人謀而不盡
心之憾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

宜後他人須有信得及者非但一時之計也

答劉
孝章

下學篇

卷之十 政事

上

下學編卷之十一

教學

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

聖人教人大概只是孝弟忠信日用常行但能就此等處用力則心之放者自收心之昏者自著

只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

下學篇

卷之十一 教學

一

據眼前近處行便是這便成苟簡卑下又有人說掉了這個上面自有一個道理亦不是下梢只是說人聖人便只說下學而上達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鯨與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孔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士君子于此宜爲爲弟子者講論而漸率之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三
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
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
目舞蹈升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于左右起
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
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自學絕
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
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
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于語聖賢之餘行究學問之
本原則固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
以異于凡民而有甚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
者之罪哉論語
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性雖急要
快也不得性雖寬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
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將文字教讀然而未論無人
會學喫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
儒使講明教人之方選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爲太學
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
方成大第也
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良友志士在

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嚮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
者有益
近日諸處教官亦有肯留心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
舉之業伎倆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
其純愚之爲愈也答陸
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說其
心夫理義不足以說其心而區區于法制之末以防
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蕭以捍其
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論語
問之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
不學編卷十一 教學
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諸郎爲學正當以得
師爲急擇友爲難耳東陳
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
一味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
喻及教導曲折甚善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
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已成物兩
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
粗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答陸
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喻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
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人佛智者無乃

枉等直尺之甚

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

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乃可以教德

示喻授學之意甚美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爲

有益若只似目前長食大嚼貪多務速却不濟事向

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

遭如此纏繞卽展轉迷暗無復超脫之期矣當且令

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

多說也子約

市學編 卷十一 統學

四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山正意令其寬

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

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

會直與未晚也直與

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

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

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子合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聖人只使得人孝足矣

使得人弟足矣却無緣又逐人與他解說所以當孝

者是如何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此項

年張子韶之論以爲當事親便當認取那事親者是

何物方識所謂仁當事兄便當認取那事兄者是何

物方識所謂義如此則方推這心去事親又若去尋

取這個仁方推此心去事兄又若去尋取這個義是

二心矣禪家便如此

康節學于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發其端毋竟其說此

意極好學者須是自理會出來

學者于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說張敬夫爲人明

快每與學者論說一切傾倒此非不美其原本但學

者見未到聽其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

不然非是竟不與言特不欲與學者以未至之理耳

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

爲急自此反覆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

力處直與

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于逐人

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

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已分修

習隨已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

明道則在其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

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

答付

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德為先新民為後近世語道者務為高妙直截既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于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肆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于入德之序而陷于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敏篤慈實可以為善而知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

也答林

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為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于義理

下學編

卷十一 教學

六

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為凡講學者皆當盡于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創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于經書不為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已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為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概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于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于傳註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

立新說則于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

正而陷于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也哉今人都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于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

答林

後生初學且讀小學一書這是做人底樣子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為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

畧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

相與陳丞

下學編

卷十一 教學

七

先石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要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方于已有益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躁急好高尙異為戒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于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不知是否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為學之序為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

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于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

答呂伯恭

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才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卽更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冊子

下學編

卷十一 教學

八

逐日抄記以時省閱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于咨問而終身受此點暗以自欺也

與魏應仲下同

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輕輒有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須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句內書溫數遍勿令此心少有放逸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人無英氣固安于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于學此學者之

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從事于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偏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惟有讀書一事尙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

答呂伯恭

居家須是恭敬不得恣肆慢言語須要端莊不得戲笑譁譁凡事謙恭不得尙氣凌人自取恥辱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交遊之間尤當審擇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譎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但恐志趣卑陋不能克己從善則益

下學編

卷十一 教學

九

者不明疎而自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檢點而端莊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趣小人之域如此則雖賢師長亦無收拔處矣

與魏應仲下同

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人祇只要分別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方便有一日之效到可疑處方待師友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計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踰過了合

以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使
得聖賢而師之亦無他異也聽之資可受創鍾未必
能真有益也各條

進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序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
維尊德性便有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
不是判然兩事也學者要當時時有以支相滋益互
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十道體之全無欠闕處
矣今時學者略有些少見聞便自主張以為至是不
復偏觀博考反覆參驗其務為簡約者既蕩而為異
學之空虛其急于功利者又溺而為流俗之卑近此

今日之大弊尤不可以不戒王山諭

某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杜門屏息聽天所命餘
無可言者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刮剔
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
相對葉葉相需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
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答項

某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頗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
粗知有志于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
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
復退而求之于句讀之間諱之于視聽言動之際庶

幾絲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義理之實不為
小人之歸而歲月浸尋遽如許矣各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曰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
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
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
學之序學問思辨問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
則自脩身以至千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脩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

下學編 卷十一 教學

十

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
接物之要 肅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
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
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
之為學者則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
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
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
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
者為己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
復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

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楫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白鹿洞書院

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于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于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

下學編

卷十一 教學

三

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于近慕乎大而略于細則無漸久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然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

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于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答王季和

下學編

卷十一 教學

三

下學編卷之十二

警戒

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于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為此心之害宋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宋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願作貴人而不願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宋今之學者每有彼善于此之心而無求為聖賢之志類

下學編

卷十二 警戒

一

皆自怨自寬而不能痛去其病故其病常隨在依舊逐事物流轉到得後來仰求其彼善于此亦不可得也

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為諧俗自便之計耶

計耶

讀書則窮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

然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于同流合汙之地耶宋

或問人講學不明用處全差曰不但酬酢應變時若學不切已自家一個身體尚無着處原本有雖三魂七魄亦不知下落二何待用時方差

示諭功夫長進深所欲聞但須他人見得長進自己却只見得欠闕始是真長進又覺得尋常檢點他人頗甚峻刻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懲過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宋

下學編

卷十二 警戒

二

伯恭詞氣之間未免陰主釋氏之意吾輩於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含糊隱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與討論只欲閉門劇讀以必其自得故人自為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殊非小病耳宋

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也于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于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

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已矣來論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于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益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微幸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已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于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中意

下學編

卷十二 警戒

三

問廢經而治史畧王道而尊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中意
昨日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姿而不入于道德以至于殺身亡宗處爲之掩卷太息以爲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爲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中意
細讀來書未免有不平之氣竊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于所長忽于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

直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于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欽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中意

下學編

卷十二 警戒

四

妙不過如是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事物物無不各當之理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也中意
古人之學所貴于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論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中意
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

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答或人
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全無恭敬退讓之意不是小病若實有爲己之心先去此病然後可耳答或人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平日問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間事上時多于義理却生于間事却熟所喻戲謔本欲辭之巧而然此固有之然亦是自家有此玩侮之意以爲之根而日用之間流轉運用機械

下學編

卷十二 警戒

五

活熟致得臨事不覺出來又自以爲情信辭巧主於愛人可以無害於義理故不復更加防遏以至于此蓋不惟害事而所以害于心術者尤深昔橫渠先生嘗言之矣此當痛改不可緩也與劉子
博雜之病亦是把做小事忽略了以爲不足以喪人之志又不知是自家病痛却以應酬人情爲解此非小病須痛斬絕也吾人未老先衰餘日幾何而費口力於此却于自家身上都不著力豈不是顛倒迷惑之甚耶
平日見得賢者鄉學之意雖力而終不免多有世俗之

心凡事必生宛轉回護遮而掩後之意處已處人無不然者不知亦當內省及此否耶答李守約
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解又不可苟且間看過直須是置心平淡慙實之地玩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不懈當自覺其益切不可以輕易急迫之心求旦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偷惰虛度光陰也答或人
審向來疾證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

下學編

卷十二 警戒

六

公作崇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答呂子約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是非明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外悅人可恥也已
史論未須遽作且務窮經觀理深自涵養了取自家身

分上事為佳答吳宜之下同

所論他人長短得失無不精當但平日所見所以讀書

為學之意處已接物之方則甚有不相似者豈其務

外者多而反身或闕耶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

夫我則不暇顧宜之常思此句念念向裏就切已處

做工夫他人之長短得失非我之所當論論原本也

為學之序必先成已然後可以成物反覆來示似於自

已分上猶有所闕恐不若且更向裏用功也此心此

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

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為始隨處提

下學編卷十二 警戒 七

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

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

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個題目又却低徊前却不

肯果決向前真寶下手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

但為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答周南仲

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為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

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

為學之本立矣若不務此而但欲為依本分無過惡

人則不惟無以自進于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

能果依本分無過惡也答吳伯和

窮觀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

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

處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願深

察此言朝夕檢點絕其萌芽至于至本無事之有失

人以為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

從之為善向見舉錯之間多有一人言而為之復以

人言而罷之者亦太輕易矣從之輕則守之不固

必矣答吳敬人

有本不欲為而卒為之本欲為而終不能為者此皆規

模不定持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細審見得是

下學編卷十二 警戒 八

當便須立定斷不移易如此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輕

易浮泛終何所成答陳膚仲

問天理真個難明已私真個難克望有以教之曰公不

去用力只管說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人病不求耳公惟不求所以空過了許多日月若用

力久亦自有個入頭處何患其難原本問天理真個難

克望有以教之先生曰公不去用力只管說難是

難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往是

公亦知得這道理好幾下手見未有人頭處便往

近日常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正思

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為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為為學正須如此然亦覺得意思有粗疎處辨論工夫勝却玩索意思故氣象間常有喧鬧急迫之病而少從容自得之意

正思

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某于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然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后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

答張欽夫

下學編

卷十二 警戒

九

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則不活矣

答計順之

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濶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已意把捉太緊即氣象急迫田地陬隘無處着工夫也

答黃

問

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即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

善般病痛

大半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于文義多所不

盡迫故於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綜各有意脈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為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正思

離羣索居易得鈍滯了人甚可懼也

答程正思

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曰以其太好兩皆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欵密却無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于私故有吝

下學編

卷十二 警戒

十

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于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往往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竊嘗以為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詞取信故嘿不言也

答諸葛誠之

大抵學問專守文字但務存養者即不免有支離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則又不免有妄意躐等懸空杜撰之失而平日不曾子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脉別無証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為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

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為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答劉仲升

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為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概似恐不出此也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下學編卷十二警戒

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于不誠之域也答孫敬甫

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于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受得省發覺悟故流于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為人德之門也答吳茂實

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

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于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亦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答林

陸學固有似禪處然卻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于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于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心然無作以冀于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眾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答陳庸仲

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倒下學編卷十二警戒

皆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書向

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于佛老下者流于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為主而又驅之以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為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為害愈甚

凡惡惡之不實為善之不力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為善尚有一分苟

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

人只有個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

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汗下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于極也小人徇人欲只管被他墜下去終是沉了今人多是如此初間只是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差得多了如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便改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余早從延平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

下學編

卷十二 警戒

圭

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予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始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為未嘗發耳自此不復有疑以為中庸之信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會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餘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

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

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第弟子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于此則予之所自信者其毋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于類推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論者惟

下學編

卷十二 警戒

圭

張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新其弊乃至于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于學者讀之因子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季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中和舊說序

下學編卷之十三

辨異端

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于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脩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脩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

下學編

卷十三

辨異端

十一

理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明微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救于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

戊申月事

康節嘗言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川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因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擴充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見却不曾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知其中無窮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

以有養得他所見底影子答胡季隨原本要之釋氏得此心性影子却不曾見得真實心性所以不能養他所謂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之理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之理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

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無往不是但每事尋得個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籠侗恍惚之間也釋氏見處只要六用不行本性自見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還可

下學編

卷十三

辨異端

二

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滅否道理在人無一息間斷但有須臾之離總無可填補處也原本作此謂道理無一息間斷是更近問反若道之動窮者道之川口老子議論大都如此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于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踴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為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不可當然其勢必至于忍心無情視天下人皆如土偶故其流多入于變詐刑名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非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子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皆以為經督舊以為
中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于其間
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因姦打諛者然其
所謂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
道但教人以力于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
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
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之力則其為
心亦已不公而稍入于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
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
今乃擇其不至于犯刑者而竊為之至于刑禍之所

下學編

卷十三

辨異端

三

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
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
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上說
問墨氏兼愛何遽至于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個父母
能養其父母無闕則已難矣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
母也必疎其孝必不周至非無父而何蓋墨子尚儉
惡樂是個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曰率
獸食人當是深其弊而極言之曰不然即他之道便
至如此楊氏自是個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
兼愛又無條理使天下倏倏然必至于大亂而後已

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
學少間百事廢弛遂成夷狄亂華之禍梁武帝事佛
至于社稷邱墟亦其驗也

大抵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

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答何叔京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其說最為無狀他就此無善無

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別最易惑人原本告子曰性無

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及曰有善有不善也或曰

性者難同為善為不善之性與所為之說猶知分別

不善之說最為無狀他處說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

下學編

卷十三

辨異端

四

王介甫學問高妙出入于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

三代爭衡然所用者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

人作一處遺禍至今他初問也何嘗有於狄亂華幸

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于

是耳

蘇氏之言高者出人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

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辯謀為氣概又足以震耀而

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

道學則述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術浮華忘本實貴

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

豈出王氏之下哉使其行于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為禍不但王氏而已

蘇氏釋各正性命以性存于吾心為偽之始是不知性之真也以性之至者非命而假名之為命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是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偽之本聖人又為之計度隱諱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此蓋未嘗深明性命二字之義而溺于釋氏未有天地已有此性之言欲語性于天地生物之前而患夫命者之無所寄于是為此說以處之使其誠知性命之說矣即欲語之於天地生物之前蓋亦有道必不為是

下學編

卷十三 辨異端

五

支離淫遁之辭也

雜學辨下

蘇氏易解有曰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陰陽未交廓然無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真道之似也愚謂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舉道之全體而言莫著于此矣而以爲借陰陽以喻道之似則是道與陰陽各爲一物借此而况彼也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爲道也今曰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廓然無一物不

謂之無有者道之似也然則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爲道而欲以虛無寂滅之說當之故其言如此

蘇氏老子解謂孔子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夫道器一也示人以器則道在其中聖人安得而晦之孔子曰吾無隱乎爾然則晦其道者又豈聖人之心哉大抵蘇氏所謂道者皆離器而言且以道爲眩人則道之在天下適所以爲斯人之禍矣又謂老子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夫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聖人之修仁義

下學編

卷十三 辨異端

六

制禮樂凡以明道故也今曰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則是舍二五以求十也豈不悖哉

蘇氏又曰天道不可言可言者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于偽愚謂聖人之言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不知此言道耶抑言其似者而已耶執此而行亦有所陷者耶

張無垢始學于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于釋既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旣得桶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則世出

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有憾應事也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手釋氏之門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于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于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也張氏無所中庸

下學編

卷十三

辨異端

七

呂氏大學解曰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為草木器用之理則為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此為物格愚按伊川先生嘗言凡一物上有一理物之微者亦有理又曰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呂氏蓋推此以為說而失之者程子之為是言也特以明夫理之所在無間于大小精粗而已若夫學者之所以用力則必有先後緩急之序區別體驗之方然後積漸貫通馴致其極豈以為直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間而與堯舜同者無故忽然自識之哉此又釋氏

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殊非孔氏遺經程氏發明之本意也辨學

此道寂寥近來又為邪說汨亂使人駭懼聞洪适在會稽盡取張子韶經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猛獸之下令人寒心答中

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于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今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于學問辨之所得皆指為外而以為非義之所

下學編

卷十三

辨異端

八

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為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于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妄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為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于人欲之私也答中

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外義工夫某以為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默坐澄心却似告子外義

子靜之學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是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大抵兩頭三

稅駕已久諸兄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不在

彼矣區區所憂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狠悖大爲吾道之害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山而論徒增耿耿耳

答陸子靜

陸氏言學偏要說自得說一貫看他意思只是揀一段

卡學編

卷十三 辨異端

九

儻侗說話將來籠罩其實理會道理不得其爲說嘆
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此煞壞學者
斷非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功夫
那病痛亦不難見原本江西學者偏要說甚自得說
甚一貫看他意思只是揀一個籠
個底說話將來籠罩其實理會這個道理不得且如
會子日用間做了多少工夫孔子亦是見他于事事
物物上理會得這許多道理了却恐未知一底道理
在遂來這裏提醒他然會了却是已有這本領便能
承當今江西學者肯不肯這本領不知是貴個
甚麼替替之一如如候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
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却將那一條索來一
串穿這便是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
却不知道都無兩貫才且月爲說喫緊是不肯教人
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譬如前面有一個關礙跳得
過這一個關便是了此煞壞學者某老矣日月無多
方待不說破來又恐後人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

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卽

在面而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于意慮之表亦已

問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
只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人何嘗有這般說
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正念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可
則堯舜兢兢業業周公思兼三王孔子好古敏求顏
子有爲若是孟子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

●

卷之三 辨異

子

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病痛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他
 只說儒者截斷了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任意做
 出都不妨不知氣稟有不好底夾雜在裡一齊滾將
 去如何都把做心之妙理原本陸子靜之學看他千
 稟之雜把許多粗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是
 地自然做將去向在船山得他書云有見佛之所以
 真儒異者止是生底全是利吾儒全是義某答他云
 公亦只見得第一等看他意只說儒者絕得許多
 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
 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
 只都做好商量了以道還是得中流出自然大理不
 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裡一齊滾將去道害事不苦
 事

與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
謹質表裡不二實有以過人情乎自信太過規模窄
狹不復取人之善流于異學而不自知耳答張敬大

子壽相見其說如何曹立之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
師說之談持得子靜近答渠書與劉淳叟書却說入

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翻然
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為飾說只此

氣象却似不佳耳伯恭

陸氏會說其精神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

明只是虛架更無底筆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筆

下學編 卷十三 辨異端 士

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由階梯

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退亦甚速

幾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却全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無

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甚

可憂也

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

于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為金為鐵固有定形而非後

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

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閒心力無補于既往正恐

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答陳同甫

或問靜時見得此心及接物時又不見曰心如何見得

接物時只要求個是應得是便是心得其正應得不

是便是心失其正所以平日功夫只在窮理窮理便

是求放心底着實處到得接物即應處便是心如何

更要見心所以平日功夫只在窮理窮理便是心如何

問此心本無虧欠人須見得此心方可為學曰此心固

是無虧欠然須是事事做得方無虧欠若只說個本

無虧欠只見得這個便了那古聖賢朝乾夕惕死而

下學編 卷十三 辨異端 士

後已却為個甚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

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

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個公共

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

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于自

己身上認得一個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

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

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

下學編 卷十三 辨異端 士

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

答吳伯豐

向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來惟覺彼之迷昧為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性情之正也兄于儒釋之辨不甚痛切此固為深厚然不知者便謂高明有意主之此害不小學者若於此處見得不分明便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病為正道之害正當力救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

答呂

不學編

卷十三 辨異端

幸

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師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徑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也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生平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肯戾之甚耶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疑若不畔于道而窮理不精乃至錯謬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為所誤蓋非特莠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

答林擇之

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為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惟恐

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畧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

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托於吾學以少

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

有志者為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

答林擇之

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不

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吝殄滅者則又不得盡

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于胷中而不知定于是

不學編

卷十三 辨異端

西

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于心苟以幸其不異乎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為我之所見已高于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况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于前則吾又為有功于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

答江德功

下學編卷之十四

觀聖賢

禮運以五帝之世為大道之行三代以下為小康之世亦略有些意思此必粗有來歷而傳者附益失其正意耳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為也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二帝三王為有二道則有病耳伯恭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固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下學編卷十四

十

至德之論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為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剪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答徐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于武王之

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固有悛心武

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

予弗順天厥罪維均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

欲王道伯術之所以分其端正在乎此伯恭

孔子謂堯舜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明

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

王勝殷殺紂分明是不及文王泰伯三以天下讓其

可謂至德也已太王有剪商之志分明是太王不及

泰伯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

者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即

下學編卷十四

二

是變也然畢竟還那常理底是

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

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

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城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存

名教之說大謬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

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

所以為聖人矣答徐

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

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于為奴也事勢既爾微

子自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

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為仁人矣時可李

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

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管叔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

疑乃是無可疑之事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教人處孔子

于鄉黨便恂恂朝廷便便到處皆是人樣更無精粗本末何嘗有隱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之

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先是難處

下學編

卷十四 觀聖賢

三

問好仁惡不仁曰此亦以資質而言蓋有一等人只是

好仁更不去理會惡不仁是一等人專是惡不仁意思

多然畢竟好仁者較直捷原本只是好仁以下作只

一等人事是惡不仁意思多然其不使不仁者加手

其身則所為必無不仁矣然畢竟好仁者終是較得

便完緣他低著頭自去做不仁如顏子明道是

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康節近千好仁橫渠是惡

不仁

孔門只一顏子天資純粹曾子便略過於剛與孟子相

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毅力底人定立

子路全義理管仲全功利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若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

做處點又不如開着實卻堯夫見得如此了却又不得

免只管作弄去

曾點為人高爽口用之間見得這天理流行之妙曾子

未曾見得只是從事上積累將去後來方透徹學者

須如曾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

曾子之學大抵弘大而剛勇如所云以能問于不能則

可見其弘臨大節而不可奪則可見其毅若孟子直

是剛勇却少弘大氣象原本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

下學編

卷十四 觀聖賢

四

不可奪與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之說則其勇可知若

章云以能問于不能則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而

不可奪則見他毅處若孟子只得他剛處却少弘大

氣象

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

北而稽首再拜而不受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

類這是何等剛毅

孟子不甚細賦然大體具備真箇左右逢源如大匠把

得繩墨定千門萬戶都在

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孟子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

極險處方與一幹轉幹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不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個是當處不可執已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

下學編

卷十四 觀聖賢

五

子房用智之過有近誦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則名義俱正無所隱匿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于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爲卽爲故其就之爲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

答魏元履

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

示喻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畧

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此則不然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敵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于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來懷附之畧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

答何叔京

陶淵明古之逸民

王通極開爽于事上講究得精故于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個仁

下學編

卷十四 觀聖賢

六

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于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會向上透一著于大體處有欠闕

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這意思極好

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說二稅之弊極佳

退之謂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義是他見得

濂溪周公奮乎百世之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源而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

性命之微脩已治人之要莫不畢舉

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

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其實不離

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

無間秦漢以下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不外乎六經

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陸氏學派

周子看得這道理熟縱橫妙用只數字便已括盡周子

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道理原本無

問周子令程子等孔顏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

不審究竟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

下學編 卷十四 觀聖賢

七

克己之私則樂矣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

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

免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

可暫且放過而伊川乃于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

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

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

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

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甚高然實中人皆可企及

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其寡過矣然又當觀用

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

貴窮理也子答劉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

事明理質懇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

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看未好

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答張

明道伊川論性疎密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致處

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正似文王

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答孫

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此數句

下學編 卷十四 觀聖賢

八

是從赤心中片片流出荀楊豈所能到

康節當時只是窮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因以明得此

數要之天地之理自是當知數則何必知之惟有孟

子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

會過

龜山天資高樸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

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他只就一個敬字做工夫

終被他做得成

謝子謂去得個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其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記二先生語云才得後便放開不然只是守此語記亦未備得了自然開如何由人放此便是他病處

能解經而通世務者無如胡文定然教他做經筵又都不肯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無那措諸事業底心

胡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似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

只是不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

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欽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

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終始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粗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綱領正大規模宏濶諸公皆不及

岳侯直是忠勇極識道理問岳侯做事何如張韓曰張

韓所不及又問岳侯以上者當時有誰曰次第無人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

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

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程伯子贊曰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

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張子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此一變至道精

思力微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朱子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子

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

之遺矩惟閑然而自脩或庶幾乎斯語

下學編十四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祝涇撰以蔡氏所纂朱子近思續錄及近代
朱子近思續錄朱子文語纂朱子節要諸書皆爲
未善乃掇取文集語類分十四門編次之門爲一
卷凡六百九十二條其去取頗有苦心然多竄易
其原文雖所改之處皆註其下曰原作某句然先
儒之書意有所契簡擇取之可也意所不合附論
是非破除門戶無所曲阿亦可也學未必能出其
上而遽改古書其意雖善其事則不可訓矣

逸語十卷

〔清〕曹庭棟輯註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逸語十卷》

提要

逸語例說

孔子之言見於論語及周易禮記春秋三傳孝經孟子已皆尊之爲經頒諸學校天下萬世共覩矣他如周秦兩漢以訖晉宋齊梁其間諸子百家之書尚多記述第傳聞異辭純駁互見固不可概信爲真亦豈得盡疑其僞是在後之學者爲之審擇以昌明聖道也宋元以來有采羣書而纂集者如戴良論語外書楊

逸語

例說

一

簡先聖大訓薛據孔子集語孔傳闕里祖庭記又東家雜記馬廷鸞洙泗遺編蔡復賞孔聖全書徐元徵孔庭纂要鍾韶論語逸編凡此之類往往雜采成編不加審擇則其所以纂集之意揆之昌明聖道之旨得毋未協與庭棟學識荒陋敢云聞道特慮羣書紛襲疑信相參用是殫心潛體削誣正誤以傳其信夫去聖已遙微言莫質亦信夫理有可信

而已。若及門諸子之言。閒亦附入。合而輯之。次爲二十篇。大抵專於記言。畧於記事。故凡敘述繁冗。無關誦法者。摘錄訓辭。約文見義。其例皆竊取論語。而其文則爲諸經之所逸。因名曰逸語。至於篇以類分。自修己及乎治人。與夫所以爲窮理格物之助者。悉具其梗槩。使讀者循節求之。諸經而外。更觀聖人垂訓之詳。於學術人心。不無小裨。咄道之譏。

逸語

例說

二

儻獲免夫。

漢儒釋經。專事詁訓。宋儒則精研義理。二者當未可偏廢。庭棟輯逸語。旣成書。復宗朱子論語集註之意。詁訓義理兼蒐。以詳註之。先儒語錄有可參證者。并引據焉。每二篇合爲一卷。凡十卷。自揣所見。膚淺豈足以盡撰蘊奧。訂其闕失。是所望於後之君子。

所輯聖言。俱見諸隋唐以前之書。於每章

之末。各註書名。明其所自出也。其中有全書散佚。僅摭一二者。有兩書相類。專據一書者。爲列書目。詳其篇卷。令讀者有所徵考焉。○逸論語。魯論二十篇。齊

逸語

例說

三

七卷。孔衍曰。臣祖安國撰次。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師古所謂今之家語。十四篇是也。馬昭曰。王肅增。晁公武曰。肅得此書。於孔猛按。近世傳本互有增損。并非常家語。博士張融撰。孔叢子。肅之舊矣。當家語。博士張融撰。孔叢子。晁公武曰。疑卽漢志所載。孔甲盤盂也。詰墨。鮒撰。一卷。孔聖證論。隋志。將軍王肅撰。唐志。十一卷。孔子正言。梁武帝撰。十卷。孝經緯。隋志。十一卷。易緯。隋志。十卷。唐志。八卷。又云。梁有唐志。五卷。虞氏易註。撰。經典釋文。序錄云。十卷。乾坤義。隋志。一卷。北齊步尚書緯。隋志。三卷。

又云梁尚書大傳三卷秦博士伏勝撰
有六卷陽生張生各論所聞別作章句曰
後傳凡四十一篇康成次爲八十三篇
詩緯隋志十卷鄭玄三卷宋詩傳一卷
撰此書明世始出或疑爲托按所引聖
言俱見唐宋人經解中其非無據明矣
韓詩外傳十篇漢常山太傅嬰撰晁
外傳六篇隋志存禮緯三卷大戴記四
信都太傅戴德纂司馬貞曰本樂緯
八十五篇戴勝刪取爲今禮記樂緯
三卷琴操三卷晉廣陵春秋緯卷十三
卷八春秋外傳二卷魯左氏撰陸
才八春秋外傳二卷魯左氏撰陸
通語
非一人越絕書內紀六外傳十一崇文
所爲越絕書內紀六外傳十一崇文
或謂子貢作或謂子貢作然載春申君
及紀年至建武二十八蓋爲後人續
成者吳越春秋十二卷後漢春秋繁露
卷漢膠西相史記一百三十三卷漢太史
董仲舒撰史記一百三十三卷漢太史
以成漢書護軍班固撰後漢書九十卷
唐事范帝王世紀十卷晉徵士外史八
韓徵士黃憲撰按外史音世始出至宋
書故得之秘閣典籍中而史志失載此
或疑之曾子篇見公武曰唐志孔氏撰
十篇也子思子沈約曰中篇表記坊記皆
本也

取子思子必子漢志十六篇黔婁子
隋志七卷子華子十篇其傳云程氏名
齊隱士子華子本晉人也陸德明曰
魏人或見史志疑其爲按所記孔
子事迹亦不見家語史記其文更爲簡要
元蒼子九篇按莊子曰老聃之役有庚
書殘闕襄陽王士晏子七卷齊大夫晏
元補之宋志三卷晏子嬰撰漢志八卷
崇文總目十二卷疑後人采列子八篇
列禦寇撰見公武曰莊子三十三篇宋
有郭象合爲五十二篇晉向莊子逸篇
公武曰本五十二篇晉向莊子逸篇
秀郭象合爲五十二篇晉向莊子逸篇
明曰註者以意爲進子八卷晉連撰
去取故有逸篇魯進子八卷晉連撰
通語
志五卷唐公孫尼子漢志二十八篇註
志一卷公孫尼子云七十子之弟子
隋志一卷註云似孔子弟子沈約曰樂
記取公孫尼子六篇龍亦作龍衛人漢
公孫龍子志十四篇唐志三卷墨子
五十篇宋大夫墨翟撰漢志七卷慎子
十一篇慎到撰漢志四卷申子相申不害撰
趙人慎到撰漢志四卷申子相申不害撰
按史記列傳云著荀子三十二篇楚蘭
書二篇唐志三卷荀子三十二篇楚蘭
名孫卿子史記索隱云尊韓非子五十
稱曰卿避宣帝諱故曰孫韓非子五十
韓諸公尸子漢志二十篇淮南子二十
子非撰尸子漢志二十篇淮南子二十
篇淮南王劉安撰漢志內篇二十一外
篇三十三洪邁曰今所存者內篇也又

逸語

曰有中抱朴子內篇二十外篇五十晉
 篇八卷抱朴子散騎常侍葛洪撰晉書
 本傳云著書內篇劉子序曰北齊劉書傷
 外一百六十篇劉子序曰北齊劉書傷
 已不遇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金樓子
 劉勰又謂劉勰劉孝標作非也金樓子
 十篇梁元帝撰稱金樓子者呂氏春秋
 在藩時自號隋志二十卷
 十二紀八覽六論秦相呂不韋集
 智畧士作十二紀爲今禮記月令新語
 賈誼撰漢志二十三篇新書五十八篇
 賈誼撰漢志二十三篇新書五十八篇
 十二篇此劉向刪定法言十三篇漢給
 撰隋志新序十卷漢光祿事黃門楊雄
 十五卷新序十卷漢光祿事黃門楊雄
 志新序三十卷今說苑十卷白虎通
 存十卷故有逸語說苑十卷白虎通

四十四篇班固鹽鐵論六十篇漢盧江
 撰唐志六卷鹽鐵論六十篇漢盧江
 說文二十卷後漢太潛夫論十卷後漢
 撰尉祭酒許慎撰應劭撰唐志二十卷論衡
 風俗通義十卷後漢太潛夫論十卷後漢
 三十卷後漢中論徐幹撰曾鞏目録序
 徵士王充撰中論徐幹撰曾鞏目録序
 云考魏志稱三十卷孝子傳十五卷晉輔
 餘篇此非全書孝子傳十五卷晉輔
 濟撰神記十卷晉書本傳著按神記三十卷
 博物志十卷晉司空張華撰王應麟
 曰本四百卷武帝改作十卷

乾隆十二年三月八日嘉善曹庭棟謹識
 於慈山艸廬

逸語卷之一

曹庭棟輯并註

學必第一

程子曰古之學者一曰

文章之學二曰詁訓之學三曰儒者
 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此篇
 乃趨道之階學之始
 事也凡二十二章

子曰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由兼知行言

極也木之可入於用者曰材人有可用之具
 如木有可用之材也聖爲人道之極故學必
 從聖者所以推而極之大其有用之具也
 程子曰莫說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
 等纔如此說便是自棄又曰百工治器貴於
 有用器而不可用是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學
 將何爲也愚謂學推由聖而後有用亦惟
 由聖而後用非小用也○此章見乎思子○

逸語

卷一

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

期詩以見性情之邪正書以明政事之得失
 居者如治人之要皆具焉居處也與古人
 告語也期期約也與古人期者凡古人所至
 而吾所未至必勉而企及也誦詩讀書反覆
 言之而各協其音與書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于道乎平同例蔡氏註曰蓋詩之
 體所以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者也○朱子
 曰誦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
 與自家滾作一片方是○此章見金樓子

○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
 必有美者焉重平聲復芳服切○書者記錄
 重也書重故辭復蓋古人垂訓之辭往往至
 再至三也嗚呼歎辭歎其用意之深察謂體

驗其義理美者義理之精微也○朱子曰讀書須是耐煩未見道理時如數重包裹今日去了一重愚謂察必如是方能確見其美者於身心爲有裨益耳○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

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

無憂與論即所以致其知行以身體之即所

以踐其學憂者憂其自棄亦憂其自畫也按

論語知之好之樂之與此三者之序大旨相

類○此章見○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

得小子勉之斯可爲人師矣○子曰弗思何以

言得者得其理勉之者勉於學以行之思以

得之也斯語解斯可爲人師者學思之功既

盡則其行也可以爲人之法其得也可以應

人之求矣愚謂徒學弗思亦不能行徒思弗

兼盡則德成於己斯可以成人矣○程子曰

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又曰譬

如行路須得光照朱子曰思索譬如穿井不

解便得清水亦須是漸漸漸刮○曾子曰尊

將去卻自會清○此章見中論○曾子曰尊

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曾子

弟子名參字子與尊奉持勿違之意所知

即所聞間淺而知深也謂學不可以泛濫誠

有所聞即其所聞而尊之篤信而無疑蔽則

心自高明矣誠有所知即其所知而行之實

踐而無虛假則心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

朱子曰爲學之道只是這箇道理見得自

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此章見漢書

逸語

卷一

二

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疑讀作凝○心之

者主一之謂疑定也如詩靡所不疑○志不分

疑者安靜之義故爲定也○神者心之神明所

以動而應物者也言志本於心而心用其志而主

乎一則心不煩乃能定於神而不役於物也

○魯齋許氏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

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

也○此章見○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心者身

見列子○然在中者也精以體言寂然不動是也神以

用言感而遂通是也聖者書云睿作聖周子

謂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是也言人有是心

莫不有是至精而至神者其本然之德如是

也聖人亦全乎心之本然者而已故是即聖

之聖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復入身來自能

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章見尚書大

傳○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况

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舍上聲○勉之者勉

違去也言汝即學而無自棄恐學之未至人

猶以爲不足信從而棄汝也况乎自棄而弗

學則人必去汝而遠棄汝矣愚謂學以爲己

何求於人然不能感之使來而反激之使去

則其所謂學安在乎故人情有從違亦○子

以驗我學之得失也○此章見中論○子曰

如堙而進吾與之如邱而止吾已矣○堙徒

也○堙堙封也與助也○小陵曰邱已致無所施

也言如堙之高而中道自止吾亦未如之何矣

蓋欲學者勉於自強以爲受教之地耳○愚

按論語爲山章吾止也吾與之吾已矣所以使

反諸己而自求此曰吾與之吾已矣所以使

逸語

卷一

三

逸語

卷一

四

學者因教者而知惕二章之○子曰丘少而
旨可以互參○此章見荀子○子曰丘少而
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少好並去聲○道
博謂多聞多見也言學貴乎明理吾少而好
學而問道已晚所以學之該博如此矣蓋謂
學不在乎徒博也○愚按程子嘗以記誦博
識為玩物喪志亦以學貴貫通其理而後有
裨於身心若專事搜獵便為究境博亦何益
此夫子謙言其所以博之故亦為學之徒務
博者警耳○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
此章見申子○子曰**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
守多能無狂乎○知者知字去聲有古通又○
者冒昧而無所通從之○韓子曰心不能審
得失謂之狂言知者所知既廣又以能約故
所守愈精而愈明愚者所知既隘又以務貪
故所守愈雜而愈昏○程子曰大凡學者所
見所期不可不達且大然亦須量力量有漸志
大心勞力小任重終恐敗事○此章見荀子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
身雖學不尊矣○好去聲下同○慢惰也尊貴
而有所知亦流於異端之虛寂不能得其廣
大之理也學矣而惰於躬行雖多聞多見以
其學亦不足為貴也○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
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誠者真實无妄
也著者實有於中而著於事為也誠則無息
立心而不以誠雖其心強為執守亦難持久
也苟能以誠立矣然誠方存而未著而輒好
為議論雖其言本出於誠而亦不能為人所

逸語

卷一

五

也信**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
大物者災必及其身矣○隱於斯切○材質也
嘗奉教君子若上文所云是也隱隱也如孟
子隱几而臥物猶事也小物謂嗜慾大物謂
義理言人苟具美質而不奉教於君子將有
憑其嗜慾之小物以害其美質之不足恃又如此
有美質祇自取禍矣美質之不足恃又如此
○張子曰有志於學者更不論質之美惡只
看志如何堅勇○此章見韓詩外傳○曾子
者不能堅勇○此章見韓詩外傳○曾子
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
循行達矣○此必二切○比猶親也塗之難行
也言由學而問而比賢果其用力之勤如此
猶之雖有險塗舒徐以漸進亦無阻而不通
之患耳朱子謂學問無一超直入今之弟子
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是也
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
其知不足是以惑聞惑聞終其世而已矣是
謂窮民也○人憂所行之居人下也恥不知以
疑而不知為可恥也欲作欲有所能其知不
足未嘗學以充其識也惑聞猶昏愚言如是
則昏愚以終其身而已窮者無一能通之意
○愚按學者來病痛盡在氣未化謝氏所謂
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氣未化謝氏所謂
德之序先之以學論弟子之弊先之以病下
人蓋其不問不學莫非於氣所致耳夫惟昏
矣○此章見曾子○曾子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

逸語

卷一

六

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惟義所在。辟易並去。
者恐此日之虛度及時者恐後時之莫追。難
易即指學與行而言。弗辟謂不辭其重遠。弗
從謂不為其苟且。義者當然之道。言日旦就
業夕而自省思以沒其身。亦可謂守業矣。省
井切。旦明也。就業就其學與行之業。省者
察其所就之業。恐有差失也。思以沒其身。謂
君子之心。惟願以此學焉行焉者。終其身。謂
世而已守業。謂能篤志固執而不變也。君子
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承上文。言君子自
第守之業矣。若夫不知而待問。又必有其次
其節。問而不決。乘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
不彊爭也。問去聲。復扶又切。說音悅。彊上聲。
者未能釋然以解也。言既問於人而己不說
決不敢冒昧以相續。必乘其閒隙。觀其顏色
而復問焉。雖使猶未釋然以解。亦不敢彊為
辨。難蓋必默體諸心也。君子析理之精。故問
而能審又如此。○朱子曰。君子若用功。處
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
知有疑耳。愚謂凡人為學。苟稍有自是之意
便無進步。惟君子祇覺所學。稍有自是之意
處。故必問此。其所以業之愈。○子曰。少成
若性。習貫之為常。○此章見曾子。○子曰。少成
也。如詩三歲。貫女。貫之性。謂服習也。貫。習
教而貫其所習也。言人性本善。然氣質亦有
不同。苟少時任其氣質之偏。以成其惡。則惡
者亦若性矣。是以父兄之於子弟。苟無以化

逸語

卷一

七

其氣質。日用服習之閒。久而貫之。即視為所
性之常。蓋終其身弗復能改者矣。故教子弟
者。不可不豫也。○朱子曰。古人自能食。能言
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又曰。後生初學
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冉有曰。雖有良
底。樣子。○此章見大戴記。○冉有曰。雖有良
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
君子。鏤。鏤音漏。○冉有。孔子弟子。名求。良玉。猶
後成也。學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而
不知。道意相類。○此章見韓詩外傳。○子
夏曰。日習則學不怠。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
下之大言。則志益廣。亟去吏切。○子夏。孔子
知知。而執志學。亦何為哉。功在日習。墮者
墮入下流也。身有所行。行而墮。墮身將誰咎
故功在自勉也。亟。頻數也。大言。言之宏博者
蓋日習自勉。惟反己而近求。又必亟聞大言
則所聞於人者。多而其志加廣矣。○節子曰。
斂。天下之智。為智斂。天下之善。為善則廣矣。
○此章見論語。○子路問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
意可乎。子路。孔子弟子。仲氏。名由。釋。舍也。道
者。自為創造也。以行。子曰。不可。釋古之道。行子
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乎。庸
猶安知古之道。理之準則也。舍古自用。則無
以考據其理。安知理之是者。不反以非。非理
之非者。不反以為是乎。故聖人直斥之曰。不
可而復申。言其弊以曉之。○愚按。夫子嘗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信好。是不作之本。而信
又為好之本。若不信。亦不能好。將必至於作

也子路之欲釋古道其病先中於不信蓋勇於有爲而少篤實之意故耳○此章見說苑

○子謂子路曰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

不可不學重平聲毀仁之仁疑作人徐鉉曰諫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後從諫則聖夫子蓋本此意以明納言之當急也受學者受人之諫而學之重猶復也諫之所未明者復問而學之也如是則孰不順其納言之意以成其學乎仁謂庸人謂正士近於刑者毀惡足以名禍也愚按子路寧有毀仁惡士之失然常以學也愚按子路寧有毀仁惡士之失然

子亦推言其弊以警○子謂顏淵曰人莫不之耳○此章見家語○子謂顏淵曰人莫不

逸語

卷一

八

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爲也何居居治也猶淵孔子弟子名回此道猶云吾道御何故鄭氏禮記注曰爲聞者蓋日思也夫居齊魯聞語助也爲聞者蓋日思也夫

何不知也日思謂道以思而愈出也言凡爲聞而不知者特未當思之故莫御莫爲耳則何

不因所聞而日思之乎○愚謂知而弗行者朱子謂氣不從志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

行固無待於思夫以勝之若顏子心解而力而正所以專與顏子耳○此章見家語○

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與人言也指教者言終日謂其久倦厭也凡事取之於外有盡境卽有厭時義理撲之於

心無盡境故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

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道發問音問○此節指學者言容體勇力身所自具先祖族姓身所從來聞聲譽也昭聲譽顯著也言有人於此論其身則一無足取然可以聲譽及四方而顯著於諸侯者其惟學足以致之也愚按實至則名章身之有名在於學之有實而不係乎他也聖人此言所以樂之人爾○此章見說苑

美言第二此篇論言行日用之閒事蓋當身之切務也凡二十二章

子曰美言傷信慎言哉美好也傷猶失也信動聽則浮僞勝而失其所言之實矣真者不妄發也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蓋美信二者不能相兼立言而苟有求美之○宰我

逸語

卷一

九

問曰君子尚辭乎宰我孔子弟子名子尚上辭爲問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

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惟知者不失理博之也要切也審辨精微曰察繁雜也富多

也裁斷是非曰聽言所需乎辭者以其明理不切非所以審辨精微也若徒尚乎辭則泛而

所以裁斷是非也蓋博而不要故辭繁而說非富知者知其要也惟君子知要言之不煩所

逸語

卷一

十

以能察能聽而得其理也○程子曰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此章見孔叢子○子曰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小謂偏端也道小不通者即論語致遠恐泥之意通貫通也道之要也言學之貴乎明辨者所以求通乎大體矣是乃所謂小言也小言則傷其立言之義則傷大道其弊相因反至道小而不通耳是以欲求貫通乎道者必至是故循弦以觀要而不煩無所用其小辨也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

矣○循依也弦琴瑟也風謂列國之風如左傳季札觀樂是也爾雅周公所作言謂方俗之語言各異也循弦足以辨風爾雅足以辨言借以明通道之必簡也或曰爾雅通雅近也雅謂詩也學詩足以辨言也亦通○朱子曰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箇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此章見三朝記○子曰君子不舉人以質事此示學者於人疑而待問不必舉其為何人而但就其事以正其是非而已蓋質事所以明理若必舉其人以質之即不免有訾議乎人之意且有不舉人便直言如居其國不非其大夫之類故不舉人以質事者所以欲得乎事理之詳不○叔孫武叔見於顏淵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

逸語

卷一

十

之見賢遍切○叔孫武叔魯大夫名州仇稱述也已評之者不質於顏子而自為評論也顏淵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然之辭原其所以來見之意也辱者屈辱謙解也宜猶當也言所以子之屈辱來此者當必有所欲得聞於我也顏子以武叔來見絕無求教之意而輒自評人過故反言以抑之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美己者增己之美也枉邪曲也猶惡也正己者正己之不正也謂凡事必期有益於己言人之惡言人之枉於己何益是以自脩之言如此愚按武叔之為人好為毀言而不自知其失故顏子因其論人而示以責己欲

其反而自省耳○魯齋許氏曰責得人漢者必自怨責得已沒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人○此章見家語○顏淵問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相謂也察辨也不可不察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以舌言者出諸口而已謂君子小人之言固不同也君子於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聲○為事為也上猶尚也疾與嫉同猶惡也退謂其本意內藏之處亂悖逆也言君子之於事為惟義是尚故心主於愛言縱相疾心自相愛所謂以行言也小人之於事為惟亂

是尚故心主於惡言縱相愛心自相惡所謂
以舌言也蓋其言有時相同其心之好惡本
各不同因其目前之言而原其平日之爲則
君子小人可知矣所謂聽其言而觀其行不
徒審察於一時之言
○子曰唯君子然後能
也○此章見家語
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貴自重之意貴
也形於面曰色貴其色者不輕露也蓋惟君
子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有持守之力故能
此若小人則不免有淺易
○子夏謂子張曰
之失矣○此章見中論
子亦聞夫子之議論乎徐言闇闇威儀翼翼
後言先默得之推讓蕩蕩乎道有歸矣
逸語
卷一
○子張孔子弟子顓孫氏名師徐者舒緩也
闇闇和悅也翼翼嚴肅也謂夫子於議論之
際辭氣容貌如此後言者後人而言不失於
躁先默者先人而默不失於煩得之推讓者
謂此不躁不煩皆得之於謙遜中也蕩蕩德
盛難名之意道有歸者謂雖難名其妙而立
言之道吾黨有所
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
奉以爲依歸也
人之非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
得勝疾笑噬嗑威儀固陋辭氣鄙倍是以君
子賤之也瞋稱人切搯乙革切噴普閱切噬
音渥○自是則必非人由其不能
推讓故也瞋怒視也搯扼持之也疾急也噴
噴吐氣貌沸亂也一幸得勝者偶幸得伸其
說噬嗑笑聲備形其威儀辭氣如此故曰固
陋鄙倍也賤之猶云惡之○愚按子夏既稱
夫子而復舉小人者蓋以小人論正與聖
人相反以見出乎此卽入乎彼故不可不慎

如此○此章見韓詩外傳
○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語
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夫音
去聲大音泰樂音洛○聽從也牛曰大牢九
韶舜樂書蕭韶九成是也謂進言者以人所
不能聽從之言而強爲陳說其無益於人享
野獸樂飛鳥明其既不知人亦不自量也○
此章見
○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知不
淮南子
○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知不
者知所擇也斯卽也知所擇卽知所當由矣
愚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知所擇卽知所當
指事爲而後云者以事爲固有待也此曰斯
不真遂至從違不決亦蔽於私而失其本然
之明耳學至者所貴去私窮理以致其知也○
程子曰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
能行是知之未至也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
逸語
卷一
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子
真知自然行之不難○此章見中論
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
不改此雖聞何益聞彼者聞人之言改此者
聞於人而猶憚改於己則徒聞而已何益
之有子張才高意廣未免浮動之氣勝卽欲
聞人言亦多疎忽故夫子曉之以何益使其
有所聞皆引爲內省之助所以教其才而歸
於切實之地也○朱子曰知得如此則是病
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
驢覓驢只是是一場閒說話矣○此章見中論
○子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強無私曰仁守正
屈撓之謂言仁義之理非由外假本在我身
苟能行之則理自足以陣氣浩然常伸於萬

患所以不陷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身於危險也。一言敗之者。一言之失。遂足喪其
爲。猶行也。一慎謂慎言。言爲人所易忽。故尤
生乎所行也。慎言者。人言者。行行之
不可不加意如此。○淳夫范氏曰。言者行之
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
見說苑。○曾子曰。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
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浮如水之浮而出
向之作者。動其幾心。甫萌行未著也。播者呈
其象。徵於目。發於言也。蓋幾動於中。至微且
難。掩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
占其隱者。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見賢
好去聲。○見者。謂目。隱者。謂心。推測曰占。好
謂行之指也。愚謂見於目者。第可占其心之
逸語 卷一 未

所行者。後之人。即欲遵而守之。稍不盡善。貽
誤多矣。是故立言立德之君子。常操危懼之
心。而不欲速也。愚按。夫子嘗曰。欲速則不
達。蓋欲速。即不能有名有成。而又何以傳後
哉。○程子曰。學者須是有名有成。而又何以傳後
近名。則是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魯齋許
氏曰。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
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此
章見。○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
之。微言。謂未得而心竊願之之意。微無也。篤行
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
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
施於作爲。日用猶行也。日久。謂無間斷事。即
所行之事。明者著之。甚也。謂聞備在。已久而
逸語 卷一 未

逸語卷之二

曹庭棟輯并註

問孝第三

此篇論孝弟慈之道朱子所謂所以修身而敬於家

者凡二十章

閔子騫問孝子曰敬順為本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敬者敬

其身所以不辱其親記曰敬身為意以承之

大是也順者順其親無所違逆也

順承顏色無所不至言以己之意承親之意惟觀親顏色而順承焉

求得其歡心之謂此節明上文順親之義發

一言舉一意不敢怠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

敢怠父母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言

逸語卷二

舉意指接人言營手措足指為事言不敢怠

父母所以敬於動時也誠謂無妄念獨居不

敢懈親之忠矣此節明上文敬身之義此之

謂全孝全具也孝之道無窮敬順交至已具

子○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言為

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

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

道也行去聲說音悅○言發於口而人聞之

安為可見者制行不苟也親者身親之附者

心附之近者親則無恥辱之加遠者附則有

聲稱之著蓋能修其身以事其親○子路問

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

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養去聲○夙

也耕耘樹藝農桑之事胼胝皮堅厚謂竭手

足之勞苦營衣食以養其親宜有孝名而無

之何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孫與色不順

與子疑作心與平聲下同孫去聲○敬者朱

子謂不敢忽忘是也孫婉也順和也言雖

竭力以奉養而或無此三者所以名未稱孝

也故能養而兼盡此三者事親之道庶幾矣

三者不可偏廢而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

不女聊衣去聲女音汝○衣被服也繆繆繆

食以綢繆我亦不賴有爾也古人之言如

此事親之孝其不專於能養明矣○朱子曰

逸語卷二

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及者○此章見荀子○曾子曰孝

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為父母

憂也使去聲○言能孝於親者必慎於所友

以取其益暴人者有盡孝之人則與之交游

已而遠之也此蓋無事不極其慎矣即出險塗

使於外不以偶有差失致為父母憂耳險塗

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怠其親也

先身嘗試耳險塗隘巷危機所伏不求先者不

逸語

卷二

三

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生猶畜也。無故不敢擅殺也。此指雞豚之屬而言。置位也。弗敢廢者。遵之而不致變。全完備也。弗敢闕者。守之而不敢失。此二者指器用小物而言。人子事親雖微。能謹如此。則其大者可知矣。○此章見呂氏春秋。

○子曰：孝之淵身也。猶春氣之澹澹也。澹音迷。澹徒覽切。○淵周浹貌。澹澹。恬和貌。言孝之為道。其所以周浹於容體間者。皆淡愛之心。所流露如春氣之迎人。不知不覺。自然恬和。斯其所以難也。○此章見孝經。

○子曰：內淡藏不足為神。外博觀不足為明。惟孝者為能法天之神。麗日之明。內藏謂智識之精。外博觀謂睹記之廣。法效法也。麗附也。猶並也。言人智識睹記皆不足尚也。

惟孝於親則得乎造化之正理。故曰法天麗日者。極言不為私意所蔽耳。仰子謂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即○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行去聲。○經地之義。故曰莫大嘉號。美名也。言盡孝非以為名。惟其為莫大之行。故孝行克成於家。庭而美名自布於天下。孝經曰：行是謂建之。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義同。

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建植也。本根本也。榮華之華。草謂之榮。茂盛大貌。言草木之為物。植之於根本而榮華之發露。自有盛大之勢。此即孝行成而嘉號布之。

○齊聘曾子欲以為卿。曾子不就。齊聘曾子。疑齊悼公以後之事。說苑云：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

逸語

卷二

四

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按史記魯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四十六歲。則孔子在齊曰：吾父曾子尚未生也。說苑未知何據。而云：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遠親而為人役。遠去聲。○役猶臣也。愚按：曾子此言。非已老則報恩之日短。故不忍暫離耳。是以致身顯揚。固孝子之事。然急於此。自緩於彼矣。為人子者。不可不審也。○韓詩外傳云：曾子親歿之後。齊迎以相。蓋此後又有迎相之事。見家語。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養去聲。○此曾子追慕其親之辭。往謂死也。至謂數盡之意。言死者而不可復生也。誠數盡而不可復增也。直伸也。猶長也。記曰：區萌達而不可復生也。區直出曰萌。蓋凡草木之長。始屈而終直也。言親在則子得以盡其欲養之心。無如親已歿矣。不及待其養也。猶之春時。無如木已歿矣。不及待其直也。機無如時已過矣。不及待也。是故惟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逮音追。○惟擊也。言擊而殺之也。曲禮：凡祭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則祭而用牛。大夫始可。行之雞豚。大夫之禮。以祭。墓之宜。急自明。其追慕及之尚存也。極言養生之宜。急自明。其追慕及之尚存也。

耳。○謝承後漢書云：蔡邕曰：古不墓祭。按祭墓見於周禮。春官。○此章見韓詩外傳。

子路見於夫子曰：負重陟遠。不擇地而休。家

貧親老不擇祿而仕。見賢遍切。○負肯荷也。祿而仕者親年已老急。圖奉養也。此疑古語。昔者由也事二親之

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

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

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

得也。藜藿之食食字音嗣。為從乘皆去聲。積

食飯也。負米謂家無儲粟取給於外也。此言

親在之時未能不擇祿而仕以圖奉養也。鍾

量名六斛四斗也。累茵重席。謂三足兩耳和

五味之器。此言親沒之後仕而得祿奉養已

無及也。又言此時雖欲仍前貧苦獲事二親

亦不可復得。蓋極其委曲追慕之情而自怨

逸語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

思者也。盡力者竭其力所能致。盡思者極

其思之無窮。○此章見孝子傳。子曰。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咷常聲之

有。喪去聲。號平聲。○曾前曰。嬰兒始生乳養

於前故曰嬰兒。號咷常聲者哀痛之極

哭不成聲非尋常音節也。按記曾子告曾申

其辭與此畧同。據此固夫子之言曾子蓋述

之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令平聲。○禮謂喪

足均未得中然喪主手哀寧使過於哀痛而

不足於節文猶不失喪禮之本耳。愚按喪禮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季孫有喪孔子

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季孫魯大夫季孫氏

桓子斯在喪位左者由左而主人以與璠收

行從客者從其客禮之常也。璠亦作璠。與

璠雲俱切。璠符哀切。○與璠亦作璠。與

王也。收斂也。左傳正義曰。昭公出奔平子

君事入宗廟嘗佩璠璠故欲用之。按左傳定

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

於房陽貨欲以璠璠斂此曰主人者則指桓

子蓋雖陽貨主其議而桓子從之亦責有所

也。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警

之猶暴骸中原也。謂斜過也。趨者行之疾也

歷級連登階不聚足也。上謂升其堂此蓋急

於救過不拘常禮耳。暴同。中野也。言

以寶玉斂人爭利之必至相墓發棺反有害

於死者故曰猶暴骸中原也。按周禮用圭璋

璧琮琥璜以斂尸者天子之禮然則璠璠

諸侯可以為斂其悼亂益甚夫子既僭以為斂

非故以有為斂者恐之使其自止且足顯其

葬之失可以害死者無窮也。○雲峯胡氏曰

子 29—481

逸語

卷二

七

成父侍奉之志也此言孝子曲諸父所為其
 體其親之所愛而各盡其愛也
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
 凡也言孝子於父所愛之人既各盡其愛矣
 於凡父所為之事又皆奉承勿違繼其志以
 行之必推而極其至使通如乎父之意而後
 即安也○愚按此章言孝子於親歿之後善
 繼善述如此可與論語父沒觀
 其行相參○此章見孝經緯
○子曰名毀
行廢玷辱其先
 也親已歿曰先稱人之名壞由乎行失也玷缺
 記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
 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
 親在貽羞其玷辱且及於歿後矣○柳直清
 當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
 大者五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

而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憤前經
 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談莫
 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
 好優游耽嗜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
 俗流習之已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
 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羣猜鮮有
 存者按此數語皆足以發明孝經緯
○子曰
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
 有次第之義故曰序德者躬行而有得於心
 之謂蓋非孝則失所先非弟則違其義人苟
 舍此更何務以成其德乎○程子曰孝弟
 者人道之本百行之成其德仁民愛物皆由
 之可以盡性至命矣○此章見聖證論
 ○

逸語

卷二

八

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
 吾不能入其門矣見賢通切長上聲○長者
 猶有所欺隱其人之處心積慮不可問矣雖
 風雨不入其門所以深絕之也○程子曰盡
 己之謂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曾
 猶兩三分便是底話○此章見家語
子曰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
 周旋俛仰從命夫音扶弟去聲下同俛仰俯
 而不敢並坐也苟苟且越過也謂隨行而不
 敢苟且先坐也干犯也謂兄有拂逆之色不
 敢冒昧犯之也趨翔者疾行所以致敬周旋
 者進退之節俛仰者趨翔而命仰者仰而承命
 此皆事兄之禮凡**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
 遍切○見著也言雖有親愛之心而凡事兄
 之禮不著於儀容猶未盡乎弟之道也○程
 子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
 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須是恭敬
 君臣朋友皆當如是也愚謂弟之事兄何獨
 不然故曰日用動作之常務著其恭兄之禮
 庶不致以親愛之心流為狎侮
○曾子曰君
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
以道而勿強也
 驕也使而勿貌之意不形於色恐其恃愛而
 之而不加以委曲之文貌也導之事徑直以
 強者教以正亦不強其必從恐有欺恩之嫌
 也蓋慈不溺情勞不姑息教不遏責君子之
 於子所以自致其尊嚴之體善全其
 天性之親有如此○此章見曾子
 ○季孫

逸語

卷二

九

行己第四

此篇論持身涉世之道凡二十三章

問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同族曰宗絕者不相聯屬也百世以下支分派別同族之人每有不相聯屬之勢故季孫疑以相質也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言百世雖遠而以一姓相繼不杜氏左傳註曰姓者生也以此為祖父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氏通志曰三代以前姓氏分為二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別婚姻姓可呼為氏氏不可呼為姓也故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不同者婚姻不可通按此皆足發明義無絕之旨○范文正公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親疎也祖然吾祖宗親之則均是子孫固無吾安得不恤也○此章見孔子正言

孔蔑問行己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弗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方至思而勿憂蔑音滅樂音洛○孔蔑孔子兄孟皮之子名忠又名孔

弗知謂知善親謂親賢言人苟未知善未親賢猶望其知而為之親而信之耳如既知而弗為既親而弗信則無復望矣故曰莫如弗知莫如弗親而弗信之也有樂固可樂所以適其情也勿驕者制之以義有患固宜思所以防其未然耳聖人孔蔑曰行己已乎已止也言行己之道如是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止乎

逸語

卷二

十

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攻專治也備求全也疑忌也驕傲也皆指上文而言謂此四者己有所不能當專治之能有所不足必求全之蓋勤以行己之道也毋以己所不能而忌人之能毋以己所能而傲人之不能蓋慎以行己之道也聖人因其以四者為未足故再即其用力淺深之處以勤慎告之亦見行己固無他道也○曾子曰或言子之善予唯恐其聞或言子之不善唯恐過而見子之鄙色焉見賢遍切○過者去而不留之謂見鄙色焉顯著也鄙吝也謂人或言己之善己聞之未免自恃而不復求進故惟恐其聞也又惟恐所聞之不善己聞之庶幾可以自改則各改之色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上蔡謝氏曰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按此亦可見爾○此章見論中

顏淵問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為猶治也恭敬忠信夫子平日常以此教弟子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辭言治身不外此恭則免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任之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此明四者之效與論語恭則不侮數語義亦同政者正也政國猶云治國愚按告子張則曰能行於天下乃勉其所未能也告顏子則第推明其效又言可以政國不特治一身者乃廣其所已至也○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賢好去聲○技能曰巧

度詢問也如詩小雅周爰咨度節制得宜也同相助也賢善也蓋既自有其長而猶好取資於人則足以盡其所長而無失也必矣聖人言此所以勉學者資人以進德而化其自恃之心也○仲孫何忌問於顏淵曰一言而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夫孟懿子也一言一字也謂仁智之道至大有一字之約而即能有補於仁智者可得聞其說乎顏淵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豫者先事以察其幾恕者推己以廣其愛○此章見家語○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夫音扶○禮為恭敬之事所以正容體故主外樂為喜樂之事所以和性情故主內修飾逸語

本修邇君子之道也無務之無毋通此必二不得其當比親也此近指家庭求遠謂外交也所行無恆多業愈荒所學寡當多談滋謬所親失權求遠益難故反本所以不務多也修邇所以不務遠也君子守約之道當如此見說苑○曾子曰君子之于不善也身勿為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色也勿為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君子指學者言身勿為者勿為者無所事守不為動容也心思勿為者從心不踰也言欲為善必先去其不善而勉強之與自然其功大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遞進而愈難如此大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最上樂善者貴有得於善其於不逸語

未至福其遠矣。好去聲。○雖未至者言有必至之理。遠者決其必無也。曾子此言所以為好善者鼓其懈怠之心。為一

好善者揚其僥倖之志。爾○范陽張氏曰：一善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

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

以君子慎其獨。○曾子曰：夫子見人一善而

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

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夫子聞善必躬

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

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

子而未能行。易道並法聲。○不爭者善與人

逸語 卷二 聖人與善之怨樂善之公為善之勤有出於

自然而不假勉強。原非人所能及。曾子學夫

子而歎其未能行。可見徒學者不知准學。夫

而行焉。然後知其不能也。○此章見說苑。○

子謂曾子曰：官怠于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

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稍愈也。察省察慎。猶操存也。人心之動。初念

皆誠。惟妄念參於後。遂有違其初念而不能

自持者。故夫子之告曾子。先明其所以致妄

之由。而後要其功於省察。使常操存而不失

初念而已。愚按：聖人此言。出而從政。入而守

身。外而處事。內而事親。其於立身行己之務

固已舉其大綱。學者苟能即此而日省之。則

凡日用動靜之間。所當操存而勿懈者。亦可

類推矣。○此章 見新序逸篇。○子曰：畏塗者十殺一人。則

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

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

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十殺一人。謂事之偶

取畏者。自取可畏也。衽席。單席也。言人於身

以外之事。偶有可畏。輒能相警。不知自取可

畏者。在於至近。乃相習而不知警。亦誤甚矣。

○潛室陳氏曰：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而異

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堯舜與桀紂

同。但中禮中節。即為天理。無禮無節。即為人

欲。思謂人情耽口腹。雖燕昵。縱不知滅理。徇

欲之非獨。不顧戕害其身乎。然且日習焉。而

不自知。聖人所以罕譬以

覺悟之也。○此章見莊子。○子曰：人有三死

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

逸語 卷二 逸勞過者。疾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

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

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

也者。自取之也。好去聲。厭。平聲。○居處不理

止者。貪多而妄取也。忿怒也。不量力者。一朝

之忿也。兵戎器謂爭鬪也。愚按：聖人言此。疑

為世俗之庸流。任情以行者。戒故其旨淺而

彌切。如此學者。察乎此。而知任情。即足以

身。亦當慎於其微矣。○魯齋許氏曰：死生禍

福一歸天命。然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

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

內禍。皆自取之也。○此章見韓詩外傳。○子

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

刑戮游臻游在殿切○君子小人以位言強

害已雖貴賤不同俱無以自免耳○此章見

詩○曾子曰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于仁

矣於外務以悅人是也小行猶小節篤實也

言第克修其小節以邀取人之信已也蓋巧

令固偽而篤亦非真其本心之德安在乎故

謂難進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

無望焉耳酤攻乎切好去聲○酤說文曰一

口體之欲而志不在乎遠大其識趣之卑陋

其有為矣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

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

若何矣易去聲樂音洛說音悅○不時謂無

為安樂者以縱恣為樂懼者懼以利害說

者說以義理不恐不聽者無所忌憚也張子

曰向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欲

而不畏人方明盜耳此類是也○愚按通章

一指詐偽者一指浮游者一指放蕩者雖舉

失有重輕其為一不可化誨則一耳曾子歷舉

而歎惜之○此章見曾子○子曰不登於高崖何

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

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崖宜佳切

土口崖高崖顛墜謂居尊位者多危深淵沒

溺謂處卑賤者多困海上風波謂入世途者

多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累力偽切○在察也如舜典在睿璣玉衡以

齊七政言身歷其境宜知其患然有失於顛

墜及溺風波者其不察終不知乎慎者察之

精而知之審矣則雖三者可患亦無足以累

人也○此章見說苑○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

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為下並去聲

文貌言與者稱許也敬愛人指情意言親者

親附也富貴每為人所忌者惟其以富貴驕

人也苟能盡其文貌盡其情意誰不稱許之

親附之乎此非去其有我之私而以虛心實

意與人相接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

嚮之可謂知時矣此承上文而推言與人相

接之善也不逆猶云不爭

不知人之言則必爭若知其善無所用爭知

其不善又不必爭故不逆可謂知言嚮古通

向順從也言當其可曰時我言出而多拂於

衆惟不知其可而妄言耳言出而衆順從則

發無不當矣故衆嚮之可謂知時愚謂人與

人相接彼我之情皆見於言聖人因論富貴

者而更推廣及之以見言為○顏淵問曰回

入世之要也○此章見說苑

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世交通終身

無患難亦且可乎難去聲下同○此皆顏子

猶少之故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

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

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終身無患難其

逸語 卷二 五

逸語 卷二 六

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

亦如此而已。夫音扶。出尺遂切。○聖人既嘉其問而又引申其意以示之言。

貧何以如富。其必隨遇可安而心全。天理也。賤何以如貴。其必與物無競而動中節。文也。

無勇何以如威。其必莊以持身而無失色也。終身何以如無患。難其必審於矢口而能出好也。

若回所言者已極。人品之至。雖古聖人亦無以加耳。夫子之語。顏子如此。蓋即其所能而

究言之。以極於聖無復加之域。與凡所以傳教及門者自不同矣。○此章見韓詩外傳。○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

子固以劍自衛乎。見賢通切。○戎服。武夫之服。防禦曰衛。子路之問有

勇力自負之意。非疑以相質也。按史記子路性剛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豚。孔子設

逸語卷二禮稱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子曰

請為弟子。此章疑初見夫子時事也。

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

室而知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侵暴以仁固

何待劍乎。堵。董五切。○忠以為質者。誠懇之

氣周於身也。環堵。周也。堵。垣也。說文一丈為

板。五板為堵。言君子既忠且仁。故不出戶庭

而知天下之人情。必無意外相加之事。即有

不善者。忠足以化之。其侵暴難化者。仁亦足

以自固也。又安所事劍哉。夫子蓋子路曰。由

直折其尚勇之心。使進於道耳。子路曰。由

家語○子路問曰。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

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取親。謂使人愛我。可。行。謂使人服我。

無犯。謂使子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

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忠。信。禮。皆

之事。夫子蓋謂不必外求諸人。惟當返責諸

己而已。○程子曰。盡己無歉為忠。體物無違

為信。表裏之義也。又曰。禮者。人之規範。守禮

為禮。者由之以立。三者。本交相為用。聖人因

子路之問而分言之。蓋以所問皆涉世之

效。故忠信禮三者。理雖一貫而效

之分見則如此也。○此章見說苑。○子路將

行辭於夫子。子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

曰。請以言。贈。謂贈行以車。以言見聖人於師

是為子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

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強。強

貌。遠者。所就遠大也。勞。勤也。此指處事言。

忠者。我盡心於人。親者。人盡心於我。信實也。

信實之言。後乃可復。此指待人言。可以長久者。猶

曰。恭禮之容也。此指持身言。可以長久者。猶

云。長久守此而已。可也。愚按。凡此五者。在子

逸語卷之三

曹庭棟輯并註

多貨第五

此篇論義利程子曰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

便之心即是利然利尤易惑人故此篇特加詳焉凡十二章

子曰多貨財傷於德積而不散故謂多金王

心之良也言天生貨財流通以供人用積而

不散誠多矣然所以致此多者耳愚按老子曰

多藏厚亡蓋示人以禍福之應使知所畏夫

子曰傷於德蓋動人以乘機之良使知所愧

夫子之言愈婉而愈嚴矣○此章見潛夫論

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喪去聲○子

貢曰名賜千金一萬六千兩古以金方寸

重一斤為一金公羊傳百金之魚是也士儒

者之稱士心謂是非羞惡之心蓋千金厚貨

俗情易動苟非義而取有失儒者是羞惡

之本心矣所以寧喪彼而不失此也子貢以

貨殖聞寧喪取者意中固未化千金之見然

義利之辨明故取舍之分○子曰獨富獨貴

自決耳○此章見後漢書○子曰獨富獨貴

君子恥之獨猶專也自專其富貴則但知有

矣故君子恥之○愚謂人莫不以富貴為可

欲者特為其享豐厚取榮名而已蓋皆自利

之計所謂獨富獨貴者若夫君子富貴而

不苟富貴也○此章見大戴記○子曰義利

之本也義為天理之公利為人欲之私二者

義為心則事無不然義者宜也利亦宜也苟以

孟子曰何必曰利所以絕其流夫子以義為

逸語

卷三

一

逸語

卷三

二

利本所以清其源○朱子曰利是那裏裏面

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蓋義

便兼得利若只理會利卻是從中間半截做

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

半截君子從頭來○曾子曰鷹鷂以山為巢

而曾巢其上魚鼈鼃鼃以淵為淺而鼃穴其

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曾巢之曾層通鼃

聚薪柴為巢於木也說文在穴曰窠在木曰

巢其上山以上也鼃動貌鼃穴謂穿穴以食

誘物曰餌言物莫不各極其保身之智然有

人於死地而不自知者惟貪食以求生故也

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苟

也言君子誠有鑒於利以害義焉則辱亦無自

義之篤而無惑於利以害義焉則辱亦無自

而及身矣愚按辱因利至故欲無辱必先遠

利欲遠利必先守義義利之介固貴能辨尤

貴能斷也○西山真氏曰此心一出而人於

義利之閒終是為利所勝正如黑白相和黑

之初不可不慎也○此章見曾子○子曰路

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不能恬貧窮而曰

我行義吾不信也勤者勞其身苦者勞其心

言恬安也恬貧窮以處常言輕死以處變

當然言既為士而不能此則其大節已虧雖

自謂行義吾弗信矣○愚謂不能勤苦則必

逸樂而忘義不能輕死則必貪生而背義

不能恬貧窮則必妄求而害義如是而猶托

隱而直斥之○此○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

章見韓詩外傳

子夫子受之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節許也

桓子魯大夫季孫斯也節餉也頒分賜也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

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意

乎施去聲○致說文曰送詣也猶餉也言

受而施人非季孫為貧致粟之意也

曰何言即非為貧致粟對曰季孫以為惠也

以為惠者言季孫之餉出於非常則固有自

見其德之意故不可輕視之而遂以施人也

子曰然我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

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

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為季之為

逸語卷三

扶○寵者光寵之意明其非輕之也不以成

富者言大凡受人之財不專自成其富明其

常用則用也與猶云與其省文也○愚按孟

子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

矣受桓子之餉即此義至於領門人之無者

論語以與兩鄰里鄉黨義亦同子貢學於聖

人宜亦知此特其意中未忘一季孫之見反

若夫子有意輕之者不知聖人可受則受可

施則施行所無事而不知有意之私○孔子

見齊景公景公致廩邱以為養孔子辭景公

名杵臼史記昭公二十五年孔子適齊為

高昭子家臣由是而見景公廩邱齊邑出

而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言於

公公未之行而賜之廩邱其不知丘亦甚矣

當任也言於公以道陳說於景公也有功可

任而後受祿不誣以道陳說而未之行是無

功可任矣無功而賜廩邱何以為受者地乎

故曰不知甚耳夫子久於齊而弗見用乃不

行蓋不能行而曰未之令弟子趣駕辭而行

聲趣趨玉切○趣促也促駕車辭齊而去也

蓋景公所以相待之意不過如此則道之不

行可決矣趣駕者所謂可以速則速也○按

史記景公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沮之

此致廩邱當又在後事論語景公曰以季孟

之閒待之疑與此為一時之言所記有不同

耳○此章見○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

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

又不受魯君謂哀公也按曾子生於魯定公

逸語卷三

五年至哀公元年曾子方十二歲哀公十六

年而孔子已卒章內有子聞之節則為哀公

可却致邑為養禮之至厚曰修衣者借以為

解達其誠也然曾子安貧而自食其力宜其

而不受耳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

奚為不受曾子曰吾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

者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去

齊○使者之言不審受者之義特代以飾其

非貪亦世俗苟且之見耳畏人謂奉承而勿

違驕人謂有德色言此固受者子者之常情

蓋惟恐稍徇於利以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

全其節也參所金切○全者無稍欠缺之謂

節廉節也謂為此畏人驕人之言

其贖呂刑大辟疑贖是也今讎由以非罪而將厄故子路欲請於衛之有司而以金贖耳人指魯人將相也言魯人交相稱與其贖也二三子謂聖門弟子納金者以金奉之也或謂夫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私昵之人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令平聲辟婢亦切○義而之義也非義而何者友可通財有當取之義也○不辜無罪也辟刑也推言二三子所以不愛金之意以見取者義與者亦莫非義也○愚按或人以避嫌為義夫子正以不避嫌為義蓋行乎義之所當然亦自不見有嫌也○子謂避嫌之事賢者不為於此可見○此章逸語

卷三

七

君子第六

凡一篇論出處

子曰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為去聲達而仕窮對通而言不困者無戚戚之志也憂謂患難意不哀者自得之意不少損也禍福終始否泰倚伏之謂不惑者深夫賢不肖知理數之自然所以不困不衰也材也為不為人也遇不遇時也故君子博學淡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夫音扶行去聲○濁言材質也為謂加以學不為謂任其質此人所自主者故曰人也至於有遇而通焉有

不遇而窮焉憂焉此人所不可自必者故曰時也博學淡謀所以致其知修身端行所以踐其實俟其時者安於義命申言君子之學如此○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怠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己非也○此章見荀子○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訥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訥音銀衡橫同○訥然和敬而其志同也衡不順也謂言之逆耳也革改也言君子在位當有道之世則盡其和敬之意而上下之交一德一心也若夫無道之世則其言之一出於正者亦不有所改以徇人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朝音潮○承上文謂君子之衡言如此云不履其地蓋決於去也賢尊而信之謂聽而不賢面從而已不踐其朝謂不居其位也○君子自持之正其決去就而輕爵祿又如此○致堂胡氏曰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任利愚謂惟其如是故進可有為退可自全也○此章

卷三

八

王者退○子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見曾子○子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謂諸侯而僭稱王者進退猶去就言君子之於侯國見有推舉賢人而翊戴王室者則就之於侯國見有聚集不肖而僭稱王號者則去之蓋當時周室衰微諸侯以力自雄而上下之分昧而不講故聖人於論去就閒而示人以尊王之義其辭切而○子曰進見而

不以能往者非賢士也。見賢過切。○進見進

者不以其所長往而直陳於君也。如是則倖稱柳下惠進不隱賢乃所謂以能往者。○孟子軒張氏曰。廷對最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子曰。其君而非欺矣。○此章見盛鐵論。

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譽平聲。○

罪斷之於君。毀譽者。好惡出之於人。人君操賞罰之權。苟識不足於明察。而惟隨人之好惡。以為為惡。則名而失實矣。賢者不居言見。幾而作也。○程子曰。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眾人盡識則傷已及而。○曾子曰。入不能去矣。○此章見子思子。

逸語

卷三

九

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

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施去聲。○

所任用者。我言出而羣臣信之。則無猜忌。故可留。心無欺為忠。行則著於事。而羣臣共見之。則又進於信矣。故可仕。澤恩惠也。安謂久。

於其位。澤施者。迄有成。效也。故可安。蓋或雷或仕。或安。以漸而審。其可則無躁進之失。○

程子曰。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此章見說苑。

○孔子論詩至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

之君子。豈不殆哉。正音征。懼俱縛切。○正月

天蓋高之章也。此詩大夫憂時。懼議之所作。懼然。驚貌。時者。盛時也。君子指作詩者。於困

也。詩所云。局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踏高厚是也。

危身。世不與善。而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

也。離去聲。○上指君。世俗指眾人。道者。理之

正也。道著於事。為則曰善。與共也。言詩人。生遭亂世。徇人於諛。蓋世無共相為善之人。而

特立。又懼傷於諛。蓋世無共相為善之人。而人論詩。而揣想其局。蹠如耳。聖故賢者不遇時。

常恐不終焉。旁觀者。泛指賢而有位之人。恐指

比干是也。此聖人因詩而推言之。謂賢臣不遇明主。其守正不屈之志。自無所瞻顧。而旁

觀者。常恐其不克善終。蓋惜之也。所以明哲保身之君子。惟在先幾而遠害矣。○此章見

苑。○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

逸語

卷三

十

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貶悲檢切。○道修己

莫能信用。蓋同。蓋如詩。蓋云。歸處。貶。抑也。言何不少抑。以就淺近。使人易曉。而可行也。

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

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

之。而不能為容。苗初種曰稼。穀實可斂曰穡。

之實。以豐歉在乎天也。順者。順從也。良工能巧。於制器。而不能必其順。從乎人心。以好惡

隨乎人也。君子亦盡夫在己所能者。則修其道。而己綱也。理者。所以紀者也。不能為容。謂

客不為網也。網者。理者。所以紀者也。不能為容。謂客不為網也。網者。理者。所以紀者也。不能為容。謂

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不

逸語

卷三

三

識之獨善兼利謂隱見殊途不可並論也又云世無文王雖有大公孰能識之謂世無用賢之人也然則夫子雖至楚而不能得行其道亦可知矣○愚按史記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蓋兼利之心聖人自不忍忍程子所謂聖賢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子謂顏淵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胡何通○界猶賤也顏淵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飢諸延切○厚曰飢希日粥郭內之田樹桑麻者故曰爲絲麻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至秦孝公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程子曰古之百畝止當今之四十畝則顏子所謂五十畝十畝以今準之僅得二十五畝而已鼓琴而娛謂怡情也學道而樂謂悅性也言如是所以人爵之榮回無所欣羨也蓋其有足於已而無待於外如此夫子欣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慨七小切累劣爲切行之淡而不覺改容以許之也聞者聞於古知足謂能守仁者之事利猶利祿審自得謂能擇智者之事失之者失其利不懼不驚疑也行修謂能躬行而實踐勇耆之事無位者無

逸語

卷三

齒

其刊不忤不愧餒也此皆古語誦者誦所聞久誦所聞今始見其人蓋許之至也○周子曰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愚按論語夫子嘗以用行舍藏許顏子集註日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觀此章顏子之言蓋爲貧安於所遇也夫子所以與之言仕者不改其樂宜夫子淡善其意歟○此章見莊子○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涓切○縣繫也鶉鳥名尾秃若縣故曰縣鶉言貧而衣敝如鶉之秃其尾也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復扶又切○驕者挾其富貴以使人以仕於其朝大夫之驕我者吾又不屈節以結好使引進於仕路此吾所以不仕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字禽後門者君之守後門之人至賤之役同衣謂柳下惠當處困之時有惑亂之心蓋安貧而自信之淡也非一日之間謂柳下惠之事聞之有素自明所以安於衣若縣鶉亦竊比之意爾○程子曰士之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下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竹天此章見荀子

逸語卷之四

曹庭棟輯并註

居而第七

此篇論與人之交之道凡二十二章

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居謂身所居之地賢友能規過勸善者次舍也猶云所止之處言人於所居之地而能得賢以為友則規過可以遠害勸善可以進德福莫大焉是所居之地即為福之所止之處也愚謂人之賢者原不易觀然有之而尤貴我能得而友之故夫子嘗歎魯多君子而獨美子賤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也○朱子曰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和平
端尹氏曰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若於從容閒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
明得子細○此章見中論
○曾子曰君子

逸語

卷四

十

不謂富貴以為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

謂為去聲說音悅○此章論君子取友之道謂卑屈也乘駕乎其之上謂猶驕傲也言君子不以富貴為可重故不卑屈以為人之說蓋其所以乘賤為可輕故不驕傲以居己於尊者不在富貴貧賤也
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

逸語

卷四

二

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徇名為虛矣如君子疾

此章見○子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蘭芷皆香草鮑魚劉氏釋名曰鮑腐也肆市鬻之舍臭惡氣也孔穎達曰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為香故專以惡氣為臭言善惡之情以久而移也化者相習之謂思謂與善人居而忘乎惡只為善為學之進境至於與惡人居而忘乎惡只為惡為學之退境至於與惡人居人不可不擇如此○此章見家語
○曾子曰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

人遊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長幾並上聲○遊交遊也如長者如物生之

所長言人情從善固難與君子友者雖不能

即至於善而日有所見聞亦日有所受益進

以漸不自覺也若夫與小人友不惟無益而

害即隨之如履薄冰者從惡故危也每履而

下者指足皆危機也陷陷溺也幾何不陷

言不至於陷溺之害者○子曰依賢固不困

亦鮮矣○此章見曾子○子曰依賢固不困

依富固不貧馬蛇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

也○蛇胡田切復扶又切○依親附也心有所

不通曰困言常人之知識有限苟親附賢

人則可以質疑問難於事物之理無窮而不

通之患猶之親附富者無匱乏之憂也馬蛇

百足蟲名折斷也輔相助也墨子曰百足之

蟲三斷不蹶是也言馬蛇斷而能行者何也

逸語

卷四

三

相助之足多也所以申言依賢不困之

意示人親賢之當急也○此章見說苑○顏

淵問朋友之際如何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

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

交也非者友有過而已非之仁親厚之意人

謂朋友朋友不能無過我之心必有非彼之處

而弗能明以相告所謂親厚於不念久德不

思久怨仁矣夫○德音扶○久猶舊也不忘久

者有怨不離也矣夫者有德必報也不思久怨

交如是而遂可謂之親厚乎蓋德必報而怨

不離待常人亦當如是至於朋友則規過尤

在所先聖人爲顏子微示以友道之要耳○

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子

而爲小人者幾希矣○此章見家語○子

夏曰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

疏○與人謂與人交也實者實意誠也虛者虛

文偽也謂與人交者盡其實意常寡合節

於虛文每易親世俗之情固然也然以實者

久則相信故雖疏必密以虛者久則欺露故

雖戚必疏疏密之閒始終常實之與實如膠

相反此亦理之必然也○實之與實如膠

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

留意哉○上文就己之與人而言此節以人已

不可解薄冰之相與而言膠漆喻其情之固結而

言當時時自省於心不可徒責之人耳○此

章見韓○子曰我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

詩外傳○子曰我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

逸語

卷四

四

其短者故能久長矣○推昌雖切○交者交好

人所不能者推長遠短猶云取長舍短也愚

謂人情恃其交好每多過爲責備之事交道

不終皆由於此夫子嘗曰及其使人也器之

與人交之道亦然惟量其長短而不責以所

難此交道之所以久○曾子曰狎甚則相簡

也○此章見說苑○曾子曰狎甚則相簡

也○狎甚則不親故君子狎足以交懽莊足以

成禮而已○狎習熟也簡慢忽也容貌嚴肅曰

有狎有莊然失之已甚則各極其弊交懽者

相治以情和而能敬也成禮者相接以文敬

而能和也止也蓋有以調劑而得中則狎

與莊皆無失矣思謂狎甚相簡者世俗之通

病而莊甚不親者乃學之過持之太過也故

曾子並舉爲戒而解氣之閒微有抑揚學者

詳之○西山真氏曰記云禮勝則離以其本
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耳○此章見
苑說○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
也審慎也適人往與人也言慎吾所以與人
即人之道也之猶此也言我所以往與人之
者人擠之所以來而報我者也○張子曰擠人
理也○此○子曰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
章見荀子○子曰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
仁於我能義於人不能使人義於我仁以愛
敬言使者強而致之意君子待人之厚固
未嘗責報於人亦不能強人之必報蓋惟盡
其在己為所得為而已○程子曰人之於朋
友修身誠意以待之疎戚在人而已不巧言
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己也雖○顏淵
鄉黨親戚亦然○此章見魯連子

逸語

卷四

五

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
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
可不思也身猶己也禮謂文貌德謂恩惠亂
施之未能待也言君子用情原非望報况先
貢有方人之才顏子恐其明於責人而昧於
自責故述所聞於夫子者以警之曰不可不
思其相規之意亦嚴切矣○此章見家語
○子夏曰爾聞諸夫子而和同於物物無得
而傷也傷者無辜戾之謂同者猶公也物猶人
公則物自無間也言心無乖戾而又出之於至
免於禍患也然此非學者所可能故子夏亦
第曰聞諸夫子而已○程子曰公則同私則
異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又曰人能放這

逸語

卷四

六

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
其妨礙雖萬身曾何傷愚按論語曰君子和
而不同蓋惟其無自私所以無阿比二章可
私以互參○此○曾子曰好我者知我美矣惡
我者知我惡矣○此去聲上惡去聲下惡如字
情弱於所偏即一人之身好惡之不足憑也人
惡之者但知其惡皆非真知也故大學言好
而不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朱子
曰事只有一箇是非其美者天下既定揀卻一箇是
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是理
然事之是非非久卻自定時下須在我者無歉
仰不愧俯不作別人道好道○子曰惡人者
惡莫管他○此章見博物志○子曰惡人者
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

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及之己者也○惡去
得合也合於心之謂得猶云好也言人有同
心己所惡於人者人亦必合於人心因惡可以知好
合於己可以知人也必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
蓋古有是語引之以明好惡在人所以知天下
者皆推及之語引之也○北溪陳氏曰聖人之
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何待
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鋼蔽於其中視物未
能無爾汝之閒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
物上既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此章見
尸子○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此不能
無過君子之於人苟計其功即不計其過謂
非特功過不相掩而已○此章見孔叢子
○曾子曰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

逸語

卷四

七

先去聲○先者未見而豫揣之疑者乍聞而臆度之不先不疑猶論語不逆不億之意惡信指言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說謂論說存省也在察也與許也言人即有過君子亦不論說以揚其過人苟有美君子又必獎勵以成其美是以省察人之往來過改即為美與之所以成之也君子存心寬厚既不億逆於前亦不苛求○曾子曰無內人於後如此○此章見曾子

之疏無外人之親也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無母通內者引而近之外者推而遠之親疏以分言內人之疎外人之疎外人之親者近其所當疏遠其所當親也身不善而怨人者已實不德而怨人之惡己也

刑已至而呼天者災既及身而後籲天求倖也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遠謂疏者雖內之而終無入也三者皆人所自取詩云涓涓源水不壅不塞穀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凶益乎輻叶筆力切大息之大音秦人讀為無○詩逸詩也涓涓源水有源之水塞絕也言不意載車輪之正中軸所貫也大增大地輻車輪所繫之直木用以輔輪而行者以古通已大息嗟嘆也曾子因詩言而謂其無益復以明三者既自取之弊追悔而亦莫補也

逸語

卷四

八

見荀子○曾子曰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唱猶倡始流言浮游虛漫之陳陳說也其所折辭者人言之過而直屈浮躁之習君子慎以持己故無此三者之失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主謂意有定也法謂身有持循無妄行也方類也謂交以類聚無妄親也君子於言行交際之閒能各致其慎又如此○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吾殆之也卒蒼沒切彊如字○殆危也彊如

學用力於學教謂教人達顯達也卒倉猝不達而遇也故人舊交也不學無教恥其已往聖人必有為而發蓋不欲明以責人故借以自警然所以警之者更○子華子反自郛遭孔子於塗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懽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郛音談○子氏名本郛少昊之後所封國名也傾側也蓋車蓋謂停車而側蓋也帛幣也五匹為束吳澄儀禮逸經傳曰士相見之禮必依於摯言其以道親也故在車中隨所有而用之曲禮纓拾矢可也義同子路肩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閒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肩

逸五

卷四

九

成人第八

此篇論人品心術之不同凡一十二章

逸語

卷四

+

1

逸語

卷四

七

所向也以耳目導心者心無所主凡耳目之
用心隨之而往也立義以為勇謂心守其正
而耳目不可搖撼也不惑以下人也故曰退之
謂耳目挾其私而心不能下聲已古通矣○
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退屈抑而不引誘也
言君子惟不為不惑故屈抑之而不引誘也
怨由其心自有主也小人惟不知立義故引
誘之而遂可順從由其心本無主也子路好
勇故夫子語之以此欲其立義以為存心之
要則不為物役而血氣之私可化矣○此章見家語
○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
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長上聲○
長造就之意才猶能也抑挫折也言君子常
覺學問之不足故以己所不能者見人能之
而敬畏小人自覺聰明之有餘故以己所不
能者疑人亦未必造就之是以君子學公諸人
人即不能亦必造就之以成其能小人學私
於己人即有能亦必挫折之以自取勝其心
之明暗廣狹不同如○子路問曰君子亦有
憂乎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
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
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
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樂音
去聲○有所為而能遂曰得樂其意者為其
事而覺此事之意趣可樂也治謂事之已理
君子凡事安其現在故心不勞而常樂小人
凡事計其將來故心不寧而常憂○此章見

逸語

卷四

七

荀○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幸小人有幸而
無不幸非所當得而得不可免而免皆曰幸
無不幸君子循天理故無幸小人徇人欲故
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
也○此章見論衡○顏淵問君子子曰愛近
仁度近智為己不重為人輕君子也夫度
鐸為去聲夫音扶○愛者仁之用非即為仁
者去其有用非即為智故皆曰近不重不輕
之辭蓋亦特就其見於外者言耳又問小人
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辨狡訐懷詐以為智幸
人之有過止學而羞不能小人也狡古巧切
○辨者才辨也人善而毀則無往不毀雖自
以為辨其不仁已極狡猶也訐發人陰私也
巧於窺伺而中藏叵測雖自以為智其非智
可知幸欣幸也人有過而反欣幸之其輕於
為人殆有甚也止學猶言不學羞己不能則
當學不學而第羞不能其重於為己亦徒然
也○愚按君子小人之不同朱子所謂如陰
陽晝夜每每相反究其所以分不外公私而
已合前數章觀之其辨不較然哉○此章見家語
○子曰星之昭昭
不若月之暄暄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
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暄於計切○昭昭
微掩而仍著也小事之成謂一己之事為之
而易於見功者大事之廢謂家國之事為之
而窮於時勢者君子之非所謂過也人皆見
之小人之是守其經綆而已此章聖人蓋為

逸語

卷四

士

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

逸語

卷四

古

於物選擇所爲之事如通作而從物而流心

逸語

卷四

五

隨物而移也蓋惟不知所貴故不知所務惟
不知所歸故不知所定也鑿鑿也五鑿者五
官之欲正同政猶主也言私所謂士者雖不
欲為主心由是而失其職也
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
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
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繇故知既已
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繇之矣則若
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
卑賤不足以損也繇由通○道術者理之正也處止也言雖不能動而皆中亦必修舉其一節以為執守也審即審乎道術美善知之
謂之繇之蓋審而有得乎道術美善也既得而執守之不可變易則富貴卑賤不為益損矣朱子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動等語我不得即此意士之有以自守如此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市恩於人曰德矜能於己曰伐爭謂不爭故似非達過於恆情而人若將可以及之者斯為君子也蓋成德之君子能化乎自守之迹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行中施並去聲○本亦身也行中規

逸語

卷四

夫

繩則無失行言足法於天下則無失言故於
己無所傷也富有天下而無怨者公取諸天
下而非貪故人無怨病憂也財布施天下而
不病貧者廣及諸人而無吝故己不自憂其
貧也賢人有及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
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
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
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揔
要萬物於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
之嗣其事不可測百姓淺然不識其鄰知去聲然
不之不俯九切舍上聲辨乎天地之辨卑見
切要平聲繆音穆肫之擬切○大道者率性
之道知足以通之為能盡己之性矣盡己性
則能應蕃變於無方故於萬物精察其情性
而無不應者變也然則其通乎大道者所以能
化裁曲成乎萬物也其辨乎情性者所以能
分理乎是非取舍之宜而處之得當也所謂
事功辨古通偏言功之博而大偏於天地功之
昭明著於日月也揔要猶統會風以動之雨
以潤之謂可以贊化育也繆繆淺遠貌肫肫
為厚貌循尋求也嗣繼續也鄰比也謂大聖
功比於天非淺見所能窺也此節與中庸至
誠盡性章大旨相似○此章見荀子

逸語卷之五

曹庭棟輯并註

移風第九

前篇皆自脩之事自此而下六篇推之治國平天下意此篇論君道凡一十五章

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

矣水土之風氣曰風民相習而成者曰俗身先之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之意言治天下以化民為亟然以民家室之衆政教所施豈能徧及之惟以所欲於民者先自盡於身而民自化矣○周子曰十室之邑人盡於身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愚按純其心者即先之於身之意蓋正心所以脩身也○此章見語○子曰詩云執轡如組審此言也可以為

逸語

卷五

一

天下○組音祖○詩鄭風大叔于田之篇審馬韁也組緹組也為猶治也夫子因詩而歎之蓋謂良御者執轡在手如組之調和緹密即可以致萬里王者審此如組之義以自脩其身即可子貢曰何其躁也躁者煩擾也以治天下也子貢曰何其躁也謂其為如組為治民之法子貢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故疑其為躁耳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言吾所云如組可以治天下者非謂以如組之法煩擾天下也亦謂組織者為其總紐於此而五色之文自成於彼也是以聖人不過如組之調和緹密以自脩其身而治化昭著於天下矣○五峯胡氏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冶而可以定天下之奸醜蓋得其道而操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

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此章見呂氏春秋○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

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明王

聖王聖故明也懼畏也恐者心常驚疑慮其或然而不自覺此其所以懼也過差失也得

志者事偶遂心驕滿假也至言至當不易之言行謂躬行言明王自修之勤常有畏如

此○魯齋許氏曰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情慢於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是兢兢業

業無已時○此○哀公問曰為仁如何子曰

不仁國不化○哀公魯君名蔣仁之當為宜不

之辭夫子告以有國者不可不仁而相質之

以見仁為化民之本而為之當急也○公曰何

逸語

卷五

二

如之謂仁○始則僅知仁之名至是聞子曰不

淫於色○注者無禮無節失其正也○延平李

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沈

天理見則知仁矣愚按仁者人也人之道始

於夫婦是以詩首關雎夫子稱之日樂而不

淫王化之行實本於此答哀公蓋即此意○

此章見○子曰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

物不應亂之端也○冠去聲朝音潮○昧闇也

曰櫛以冠加首曰冠平明猶平旦物事也梳髮

謂經理其事言人君一日萬幾早作而親政

亦可謂憂勤矣然使稍有怠心一事失於經

理即為亂之所由萌也為人君之難蓋如此○

矣○此章○子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

非一惡而亡也○王去聲○此章之旨謂求治

繫辭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子曰

天子者攝天之業使之理也○天子攝天立極

猶事也○天生斯民凡養之教之皆天之事使

之義以見居此名之不易爾○五峯胡氏曰

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

乎曰不可天道乃可謂之大至正者也○王

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大至正者也○王

曰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天以至難任之

非子之以可安之地而煥之也○此章見易

緯○子曰天道無適莫常傳其賢者○適丁歷

逸語○子曰天道無適莫常傳其賢者○適丁歷

主曰適不肯曰莫賢謂有德書曰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同義○南軒張氏曰人主不可以

蒼蒼者便是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

便是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

此章見尚書○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

謀之○宿國受殃○熒惑火星也○漢書天文志曰所居

災變故於熒惑所必計○禍福之徵慎察用

之徵也○乃思慮所必計○禍福之徵慎察用

而為福也○此承上文而推言之○以明不特

不危異謀而已○西山真氏曰○祥多以明不特

如耳○此章○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

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

而亡○此章見說苑○子曰臣事君而不言情於

繫乎言路而已○子曰臣事君而不言情於

君則不臣君而不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

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措手足○情實

言情謂言之非實不臣不君失其君臣之道

也猶可者臣不言情而失其臣道猶未為害

蓋用舍之大權自在君也○君不言情而失其

君道則臣下揣摩用事政令必至紛更而民

不能安其生矣○華陽范氏曰人君苟以術

御下是自行其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足

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

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此章見三朝記○

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

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

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大節指用人行政小

節指無輕觀小節之中者次於上無觀其餘者大

亦不可無輕觀小節之是矣蓋謂大節固重小

節亦不可無足取矣○君者所當隨時隨事

察而皆求其合理也○愚按論語子夏曰大

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吳氏謂其不能無

旁觀聖人之論君道次第分析其○哀公問

周詳嚴密蓋如此○此章見荀子○哀公問

周詳嚴密蓋如此○此章見荀子○哀公問

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乎東益宅者增廣其宅於東方也祥吉也白虎通曰宅不西益蓋西爲尊位益宅則動搖之恐有妨耳淮南子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疑卽一事東西傳說或曰東益宅名未詳孰是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與去聲○損人益己於人者皆是棄老取幼謂不敬愛尊長而有害情幼雅也釋舍也不教者不能教誨伏匿者

逸語

卷五

五

不見用於世也愚謂人君以天下爲家當務其大者遠者至於陰陽宜忌之小節乃世俗之說非人君所當言故夫子因哀公之問而告之如此○此章見新序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明堂謂周明堂明政教之堂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記謂明堂九室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又曰恐只是義明堂圖堂之外有綠垣而四方之門講者是也此記夫子觀明堂觀四門肅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肅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儀禮注堂中北牆謂之肅者狀者情狀猶事迹也謂繪其善惡之事迹以垂興廢之戒也淮南子曰文王周觀得

逸語

卷五

六

失偏覽是非堯舜所以昌又有周公相成王桀紂所以亡皆著於明堂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相去音潮從去聲○按古史考曰武王崩成王時年十有三矣周公相成王者位冢宰以爲相抱護持也蓋近侍於旁有護持之意也負背也扆狀如屏畫爲斧形故曰斧扆負斧扆而朝諸侯指成王也王應麟曰周公有大勳勞乃繪像於明堂期億萬年無忘師保之意思謂夫子志在周公故觸於目感於心不覺流連而不能去曰此周之所以盛也蓋歎美之贊一辭耳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於其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卻走而求及前人也扶○此承上文兩節而概言治道襲跡者沿舊跡也忽怠者不能鑒戒也卻退也言形之妍醜觀於明鏡而可察猶今之盛衰觀於往古而可知爲君者苟不襲跡於堯舜成周之所以安而存而忽怠於桀紂之所以危而亡如是以求治無異退行以求及前行之人所○此章見家語孔子觀於周廟見敔器問守廟者對曰此宥坐之器敔音溪宥云救切側也宥有脩通勸也謂坐而勸戒之器也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是也當時人君蓋棄而不御故夫子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敔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

常置於坐側。誠戒同。○中者實其器之半正。

名而識其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

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夫物惡有滿

而不覆者哉。夫音扶。惡平聲。○顧回視也。聖人自無待於試而後知。曰試注

水者為弟子言之也。喟歎聲。言滿而子路進

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

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

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

怯。富有天下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

逸語

之道也。進者行近前也。持執也。挹退也。所以

下謂澤之普。勇力振世謂兵之威。富有天下

謂藏之裕。守猶持也。以愚以謙。以怯以讓。乃

損其滿之道。又損之者。謂寧過於損。勿使稍

盛也。○程子曰。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

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此章見家語

以禮第十

治民凡二十二章

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

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

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禮謂制度品

齊之也。使馬曰御。轡馬策也。動於彼者。馬之

運動疾徐隨其所使也。策謂以鞭鞭之也。失

道奔逸而失其常行之路也。蓋出治者有禮

即有刑。猶之御馬者。有轡即有鞭。原未嘗偏

廢執轡於此而動於彼。乃善於執轡者。無待

用策。非廢鞭耳。是以無鞭而徒執轡。亦非所

以御馬也。必矣。○此章見孔叢子。○子曰

昔者明主之治民。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

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爾雅曰

州。疇也。各疇其土而居也。記所謂量地以制

邑度地以居民也。屬官屬既別。地則必分。官

蓋各治其所隸之地。則民情易得。故賢

民無隱。暴民無伏也。此治民之大體也。使有

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

懼。○省悉井切。○有司即官屬。如通作而日省

懼。而時考謂勤察其賢否。歲誘賢焉。謂寬其

期以俟之。引民漸進於善也。親者

感恩懼者畏法。此治民之大用也。使之哀鰥

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弟。選賢舉能。弟去聲

切。○使之即使有司也。哀者矜憐。養者養贍

恤者賑給。記所謂皆有常餼是也。誘者獎勸

賢謂有德者。能謂有才者。日選此七者脩則

日舉立文也。此治民之節目也。此七者脩則

四海之內無刑民矣。脩者理其事也。刑者刑

於刑法之民矣。○此章見大戴記。○子貢

問治民。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馭奔馬。子貢

曰。何其畏也。懔音廩。○懔懔危懼貌。腐朽也

書曰。子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夫子

之言。蓋本此意。腐索固非可以馭馬。甚言治

民之難其危懼之勢有如此子貢不子曰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畜許六切○通達之國猶云偏一國之中也道者人倫日用之事導治也畜養也言偏國中皆民莫不待治於我以道治之則共馴德教固為吾所畜也不以道治之則罔識尊親即為吾之讎也民情如是何以毋畏○程子曰修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立制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又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愚按子貢之意亦第謂法足以治民故夫子告以人情之向背惟道是視可見徒法不足恃此治民之向背惟道是視所以難也○此章見說苑○子曰古者冕而

逸語

卷五

九

前旒所以蔽明也紘統塞耳所以弇聰也前旒統纁同弁以淺切○冕冠也其制後高前下有倂之形故名冕旒以絲繩貫玉冕之前後皆有之曰前旒就其垂於目之前而言也記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也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紘以組為之統綈也紘所以綴統屬於耳旁者弁蓋也言古之聖王有聰明之姿而常慮其用之太過故即制冕亦寓濇意其前旒也不欲見人之失其塞耳也不欲聞人之非蓋不過用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撝而度之使自索之撝○水岡貴清但至清則魚不能蕃翁之人固貴察但至察則衆不相附為其無所容也

逸語

卷五

十

枉而直之謂曲者正之也優者優容柔緩也撝者撝其事度者度其情也使自得自求自索者令民自反而知其理言不恃己之聰明以察之也此節辭俱協韻與詩同例所以咏嘆上文蔽明弇聰之○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子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夫音扶治去聲○定公魯君名宋周書書康誥篇庸庸用也祗敬也威畏也顯明也道君道指庸庸祗祗威威也明之於民指顯民也言周書所云蓋謂文王不失所以為君之道而昭著於民之見聞也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

毋貧者也。是詩指薄賦斂詩大雅洞酌之篇愷

明君民一體之意○五峯胡氏曰養民惟恐

不足此世之所以治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

之所以問政者意蓋專在於厚斂耳故夫子開

導雖切終不能喻迨後復用田賦左

其國勢之日衰與○此章見說苑

問曰。吾欲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

小欲以自守而大國或來相

攻其善全之術如何而可也

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

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君將誰與守。

○朝音潮

逸語

指君臣禮謂正名定分上下指君民離背曰

畔此即大學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之意而推

本於朝廷有禮者蓋以當時三桓僭竊民但

知夫子因問而不知有公室君民之不親甚矣

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

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

內附李林甫之奸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

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子曰

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指臣上指君

媚悅固非理之正然與其使民媚悅於臣以

致臣強君弱而啓逼上之嫌寧使民媚悅於

疑猶不失尊親之義也此章非子○子曰冬飽

則身溫。夏飽則身涼。溫涼時適。則人咸得遂。

其天。飽食則氣充故不爲天時寒煥故曰穀

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

生故曰人之天與王興起之王務農專力以

經埋農事也○南軒張氏曰周公之告成王

其見於農詩有若務歷世相傳如周公之告成

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

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

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

矣。教謂授田制產教以農桑也匱乏也乏其

民以農桑則飢寒切於身而不爲非亦自然之

勢也孟子曰無恆產者無恆心即此意○此

逸語

章見孔

○子曰。上者辟如緣木。緣高而畏下。

於上之佚政也。辟音譬。緣去聲。○緣木攀援

處愈高其勢益危也六馬所以駕車禮王度

也離道者不循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

賤而神絕者隔絕也神者神速也言君雖與

機捷於影響以見居高者之所○子曰天下

有道盜其先變乎。變改也言天下有道則民

而盜心庶幾先改乎蓋小民必至迫於飢寒

則冒險不顧故盜心之生常居其後有道之

子 29—508

世家室豐盈遂切保身之計故盜心之改常
居其先○張子曰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
無欲則民不為盜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
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息矣○此章見荀子
○子曰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
棄惡也如灌也○順民而言等分辨也立扶植
水灌地謂已棄而不復收也言分辨乎民使
不憚亂則有禮以明制度焉扶植乎民使
搖惑則有義以定從違焉而其施此禮義於
民則又寬舒和緩順其情而無所強焉而民
改之速而樂從其棄惡而不為一如水之灌地
禮之質而絕之深矣愚按禮者義之文義者
於民也非出以順則其感人不淺王道之
所以必本人情也○子曰聖人事明義以照
○此章見大戴記卷五

逸語

卷五

三

耀其所聞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
之行去聲○事從事也明義者人倫事物昭然
之大義照耀謂光之燭物闇蒙昧也言聖人
之教未嘗過為深微惟從事乎昭然之大義
如光之燭物有以開導其蒙昧故民亦遂不
陷於非義耳詩有以開導其蒙昧之篇朱子以爲成
王受羣臣之戒而自述之辭言示我以顯明
之德行庶幾可以及此○此章見詩經○子曰國
乃斷章取義也○此章見詩經○子曰國
有道雖加刑也無刑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
也○勝平聲○加增重也言國家有道雖增重
其刑而民不犯而刑可措也苟其無道則
犯法者多不可勝言人衆不可盡殺而法亦
不足恃也○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志存乎殺
止其惡乎○此章見春秋繁露○子貢曰傳

逸語

卷五

三

逸語

卷五

三

云堯舜之主一人不刑而天下治教誠而愛
淡也○後人直繼切治去聲○傳傳也所以傳示
古書傳示之語也子貢述之謂其教民之誠
刑有不必用而治者蓋以此○子夏曰善持勢者
也○此章見尚書大傳○子夏曰善持勢者
蚤絕姦之萌○持操也勢者權勢姦邪僻也言
不在削除邪僻之事於已發而在預杜邪僻
之心於未形也○魯齋許氏曰革人之非不
可革其事當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
有不言而自革者也○此章見韓非子○子
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
犯上則傾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
整一也○沒謂舟沒非民不治謂非民無以成
整謂檢飭以齊小人一者嚴謂敬畏以待君子
而戒慎之心則一而已恩謂犯上之患因專
在小人而敬畏君子者正所以整飭小人也
人二者相須故曰一也○此章見家語○子
曰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
子之見慈母也上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
施則行○保子保抱之子令則從者言而民莫
言君民相與之際君能盡其親愛於民則民
必盡其親愛於君不可徒責諸民耳○張子
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
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此章見大
戴記○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喙人窮則詐

自古及今窮其下而能無危者未之有也

處至極之地有莫可如何之勢也觸角抵也
啄噬也詐者其心變而不測之意按淮南
子此諺語也顏子引之以爲由是言觀之則
知古今來爲人上而窮其下者未有不危蓋
窮則詐生而不測之變隨之矣窮其下者如
窮民之財窮民之力皆是○此章見新序如

○子曰天之報殃於無德者也必與其民

水旱之類無德者失德虐民之君與猶合也
言失德之君其民怨之而天之報以殃也必
合乎其民之心蓋天怒人怨相爲感召也○
張子曰天無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
不足盡至於衆人之心同一則却是義理總
之則却是天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
此章見三朝記○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

逸語 卷五 圭

孟方水方孟圖水圖

圖古圖字○孟揚子方
言曰宋楚魏之閒鑑謂
之孟言民風淳漓隨君德以爲轉移孟子所
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是也○此章見
子韓非

逸語卷之六

曹庭棟輯并註

賢君第十一一人君爲治必需佐理之臣則用人其先務也此

篇論用人凡一十四章

子曰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

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佚逸同○良

言之者所以漢致意也擇分辨也左右輔弼
之臣始者先務也佚勞之反也○程子曰一
人不可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
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求任輔相爲先者
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
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傳其說則曰濟川
舟楫無早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
之如是華陽范氏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

逸語 卷六 一

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

人故勞心而敗事○此章見大戴記○齊景

公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

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則百

僚各得其宜而善惡分晏子齊大夫名嬰字

不分者善惡相混也審擇詳慎以擇之也蓋
左右者君之耳目左右善則凡用人各得其
當而善惡自

無相混矣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

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也謂誠如晏子審擇左右之言也由因也○
朱子曰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
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
必疏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

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
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
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子曰參女
以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
席而天下治○參所金切女音汝陶音遙下席
不下席者不身親其事言舜左右得人則可
以分任衆職故無爲而天下治也○華陽范
氏曰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
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
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
治者寡所職者詳也愚謂聖人獨呼曾子而
告之者蓋以曾子之學專務求己至於治天
下則非一己之勞所能勝故復引舜之得人
以證之而爲治之道可知矣論語一貫之傳
內聖之學也此不勞之言外王之道也兼內
逸語卷六二

聖外王而可得共聞者聖門顏子之外○子
宜其獨在曾子與○此章見尚書大傳○子
曰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
人夫舉賢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扶○音
清微其身者靜穆精微不見有爲之迹也耳
審曰聽目察曰觀百福成功之意及於世者神
明所指聽觀言宗主皆倚賴之神明亦賴以得周
乎天下也○邵子曰能觀天下之目爲己之
目其目無所不觀矣能用天下之耳爲己之
耳其耳無所不聽矣○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
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因
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

治○治去聲○名善聲也選舉備其法故盡知
天下之實者實行聞名而又考行也因就也
如是則初無推賢下士之迹而天下已得人
而治所謂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
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說音悅○既授
天下之祿明非朝廷私惠也富天下之士明
非好一人也如是則不費行賞而士心鼓
舞所謂賞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
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名譽名之宣布於
譽言其廣承上文言士之有名而有實者爵
祿之如此則天下之民亦有所觀感而名譽
之興起者日多矣夫善感人有莫如樂而名譽
聲而民已消其乖戾之習所謂樂之至也○
逸語卷六三

龜山楊氏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
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
雖諒內外官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優
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
然使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
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
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
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做三代兩漢
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
古意而已○哀公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
健無取詘無取口噤健貪也詘亂也口噤
也○詘音含噤音登切○健謂多言也口噤
者口爲諂諂有言而不吐也噤諂切之口噤
欲故曰貪言諂者必多諂故曰諂言噤者必

逸語

卷六

四

多淳故曰誣觀人者察之於言語之間故弓
尤為易辨知所無取即可以知所取矣
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
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譬之其
豺狼也不可以身余也即去聲有古通又余
和勁強也服習熟也信慤以德言知能以才
言豺狼惡獸余近也此申言取人不可不慎
也蓋士而無德猶未為大惡無德而又多才
其惑人也必易其害人也必深夫子復恐哀
公之悞於所謂取故危其辭以儆之○華陽范
氏曰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
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
險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
世也○此章見荀子○子曰聖王往承天定爵祿人者
不過於能承遵奉也天即理也言聖王之處
一定也理在事故曰往不意往而遵奉夫理之
授爵祿乃所謂往承天定也此言聖王用人
之始爵祿不濫如此尊卑有位有物有宜功成者
賞功敗者罰物猶事也宜者職分所當然功
言既用之後賞罰必明如此此章見聖王之
爵祿賞罰皆因人以付各得其平故已無容
心人亦不能微幸○子路問治國子曰在於
尊賢而賤不肖尊賤猶好惡子路泛問治國
肖者乃為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
治之要也○行音杭下同○范中行氏晉六卿
其亾何也之二按范氏路子吉射也自士會

逸語

卷六

五

食采於范因以邑為氏中行氏文子荀寅也
自荀林父將中行因以官為氏晉世家云晉
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知伯與趙魏共分
范中行地以為邑子路所謂亾者當即此事
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
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
其賤己而讎之怨讎並前范中行氏雖欲無
亾得乎去上聲○不用不去謂其寡斷並前
亾無益不肖者並至於前也蓋賢者不用尊之而
雖就范中行氏言之已足為害其亾固宜聖人
矣○元城劉氏曰見善而不能治國者之明戒
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
循積累故其害遂至於○齊桓公使管仲治
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貧不能使富疏不
能制親桓公齊君名小白管仲齊大夫名夷
非草野新進所能治必既貴子曰管仲之賢
且富君又親信之而後可耳子曰管仲之賢
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言才如管仲誠足以有為然使不貴不富不
親則才亦無所施矣此夫子美桓公之能尊
禮管仲用之克盡其才故足○齊景公問孔
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辟音僻
穆公秦君名任好處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
者謂其國在西偏也○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穀爵之大夫起累

紕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

可也其霸小矣殺公虎切繫力追切紕息列

國指霸言行中謂為事得其要指舉五殺

言身親也五殺百里奚言穆公親舉之而爵

以政信之尊也繫絕四繫也三語之詳授

此一端取之雖王天下不難矣霸則猶其小

效耳按秦本紀百里奚走宛楚鄙人執以笑

穆公聞其賢以五羊皮贖之釋其囚與語國

大夫○此章見史記○衛出公使人問孔

子曰寡人任人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

失人何故復扶又切○出公衛君名輒按史

記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衛衛君

逸語輒欲得孔子為政此疑孔子尚在楚故使人

來問任用也大小謂爵之崇卑觀者觀其行

察者察其言失人謂觀察子曰如君之言此

由已猶未免用非其人也

即所以失之也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

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

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

矣今舜所舉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

已已也謂如自為觀察之言則必不能周詳

之所以任之也自任者在此也才者士之才官

與堯之從舜者以明用之不可自任耳目

此如君苟付可付則己不勞而賢才不失矣謂

出公付託也言由堯之從舜觀之君誠託其

所可託之人則不必自為觀察而賢才不致

遺棄矣愚按出公所謂自觀察者恐其慢用

不肖夫子所謂付可付者欲其盡得賢才蓋

不特勞逸有同其用心之厚薄亦大異矣

○涑水司馬氏曰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

也若必待素識其才行而後用之○子貢曰

明主任人不失其能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

犯難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

侯則使聖人難去聲○能才也不失其能者

欲故可使聖人難去聲○能才也不失其能者

犯難賢可使聖人難去聲○能才也不失其能者

聖者兼仁勇智者也故可使聖人則可大受而不

蓋常人則有能有不能聖人則可大受而不

逸語可小知惟明主有知人之明故用之各當如

此○龜山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

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

知人也○此章見吳越春秋

○哀公問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

而國愈亂其故何也莫衆而迷者事不謀於

也慮謀也亂者事失

其當而民情紛擾也

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

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

臣直議於下此明朝廷之上無所顧忌然後

主有問於羣臣能有一知者即有一不知者無

所顧忌故不為強同也惟其如是明主舉事

詳議於下所以事得其當而國不亂耳

今

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軌古切

○軌車轍迹同軌謂同遵一轍也言今魯之羣臣皆同遵乎季孫之意而無有異辭蓋是非斷自季孫合魯國之人盡變為一矣即境內之百姓亦莫敢直議君雖問之其能免於亂哉○元城劉氏曰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之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姦邪別黨更相比周以蔽人主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卦之所以○冉有為季氏將為否也○此章見韓非子○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師來也克勝也與齊戰哀公十一年事左傳曰師及齊師戰於郎此日戰於郎按郎為魯近邑檀弓亦作戰於郎

逸語

卷六

八

傳曰戰於郎者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康子謂魯大夫名肥性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按世家季言謂康子必名孔子公之魚止之乃名冉有子貢送之曰即用孔子為招云故冉有曰學之於孔子蓋借以發康子之問耳康子非不知孔子而曰何如人者謂孔子於軍旅之事較之於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用信任也有名謂聲譽顯著也播者播此聲譽於百姓質者質此聲譽於鬼神無憾者有名即有實播之質之而無所歉也至及也此道指軍旅累積也社土神二十五

王者第十二此篇論禮樂刑政之事凡二十二章

逸語

卷六

九

家為里里各立社言用孔子則有名而無憾如此若求其及於軍旅之事雖使積千社以何封夫子視之不以為利然則夫子之所以所欲故冉有言有名所以動康子之慕又康子曰夫子不利亦明示以軍旅之不足尚也

子曰我欲名之可乎對曰欲名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固者鋼蔽也冉有亦因公之子曰人主進退人才以圖天下事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者彼以為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者彼以為助己而欲親之且不得勉爭力辯而後決小為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哉○此章見史記

子曰王者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辟音璧受命者受天之命而為天子祭天天子之禮王事猶云王政必祭天而後行政者此指常禮而言也詩大雅棫樸之篇濟濟容貌之美辟王文王也奉進也璋璋瓊瑋醢醢以禮神之器左右歌其德之感人如此郊即祭天祭於郊故曰郊文王雖無其位不得行郊之禮然當時人心已歸向之故夫子引詩言以為此即文王之郊蓋感人即所以格天漢美文○曾子問王之德之盛也○此章見詩緯

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也適嫡同長上聲○此春秋之義也語見公羊傳立謂建儲子日以言為賢不肖不也適者適夫人之子

可知也。夫子謂立長之義以言人之爲賢爲也。故同爲適子立之以齒所以甘爭端耳。○
也。出於無爲分定故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積免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此章見白。
○定公問曰。書云。維高宗報上甲微何謂也。此逸書也。高宗商王武丁報酬也。謂祭世而湯二未四世而至武丁天子七廟武丁祭及上甲微不在七廟之內故定公疑而問。
孔子對曰。親盡廟毀有功不及祖有德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親盡謂五世親盡親盡則廟毀公羊傳曰毀廟之與陳於大祖是也有功
逸語
爲祖有德爲宗。殷人祖契而宗湯。則上甲微雖有功德不及祖之宗之矣。秋祭曰嘗。時祭之名也。大嘗長樂陳氏祭統註曰。天子秋嘗以享先王。謂之大嘗。昭著也。言不沒其功德故報祭之也。愚按天子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乃合先祖之親疏遠近而祭之。則武丁之報祭當不獨在上甲微耳。至云每歲大嘗而報祭是又不同於祫與禘矣。春秋外傳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公曰。先君僖公功德焉。然其詳亦未可考。
前列可與於報乎。與去聲。○僖公名申至定祭所不及也。前舊也。猶久也。列陳也。猶著也。言僖公功德久著報祭之禮亦可與否乎。
孔子曰。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此指帝王以下諸侯也。未之知猶云未之聞。

謂諸侯無有行此禮者。○愚按定公不念先人之功德欲援隆禮以慰私情意亦良厚。然而分固有無亦不復論其與於報之可否。辭以婉而益決矣。○
○會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此章見孔叢子。
下之南郊告諡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諡之。何之往也。諡者行志曰。古無諡諡起於周人。南郊告諡五經通義曰。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而諡之。會其葬而諡如春秋魯文公元年天子使叔服來會葬蓋會葬而賜以諡耳。何猶云何幼不誅長賤不誅貴諸侯相誅非禮也。臣當受諡於君也。長上聲。○夫子答也。誅者累擧其德行以定諡自下議上
逸語
不順以尊臨卑則公故幼賤不得誅其長者貴者即諸侯相誅亦爲非禮。誅既如此諡即可知所以會其葬而諡者臣當受諡於君也。若夫天子之諡必告天而以天臨之者其義亦猶是耳。按此一節亦見卿大夫老歸死有記曾子問篇而詳畧互異。
卿大夫老歸死有諡何。曾子問也。老諡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故猶有祿位故有諡也。○別彼列切歸謂致仕也。
大夫歸無故猶有祿位故有諡也。○大夫列切也。尊則有諡卑則無諡故言別尊卑記曰。聞其諡知其行故言彰有德無故者以老而歸非由罷斥其有德可知歸而猶有祿夫人無位其尊可知謂如是諡所以宜有也。
諡者何。夫音扶。○曾子無爵故無諡。夫子答以官爵人必隨其德無爵則無德矣。故無諡也。記曰。生無爵死無諡。○程子曰。刑爵舉嚴

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論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故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季桓子問曰書曰茲

子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何謂也與聲○書商書盤庚篇此盤庚告誡羣臣之辭也○大享天子祭宗廟也與享謂配食於廟桓

子之問謂人臣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何以得此也

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

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殊大功非常之功也勸鼓舞之意忠盡心勸盡力謂死必祀廟

所以分列有功之臣亦以鼓舞羣臣之各盡心力也屬激厲之功也世臣勸善之臣各盡

也謂盤庚特舉此以鼓舞其世臣故有是逸語

逸語

卷六

主

言桓子曰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

言諸侯之臣苟有大功亦可子曰勞能定國配食於廟如天子之臣乎

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難去音嗣○勞能定國非小勞也功加於民非小

功也難國難大臣死難非小難也公廟猶云先公之廟當時侯國固不行此禮然有臣如

是雖配食於先公之廟亦無不可蓋必如是而後可正所以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子曰生

見可之難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子曰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朝音

位次主所陳設之次第列亦位也言生而有爵則尊卑已有定列死則隨其爵以為位朝

與廟其序次同也○愚按此章夫子答桓子之意蓋謂祀廟之典王者原未嘗濫予為臣

之意蓋謂祀廟之典王者原未嘗濫予為臣

者亦不得濫邀至於尊卑之序生死不殊皆所以抑強臣僭亂之心而使知所遵守爾○此章見○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投玉則跪子

貢問於夫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來聘上堂

則趨投玉則跪何也子曰其有方矣吾將問焉

上時掌切下同○此晏子為齊使來聘也

事也曲禮曰堂上不趨言堂上地迫不必趨以明敬又曰授立不跪言不便於受者晏子

今來聘魯所行不合於禮故子貢疑之也方宜也聖人言晏子所以趨而跪者必有所宜

未可意為擬議也按春秋書齊聘魯者五而晏子聘魯不載春秋集註見氏曰孔子使

實事亦不載春秋集註見氏曰孔子使實事亦不載春秋集註見氏曰孔子使實事亦不載春秋集註見氏曰孔子使

逸語

卷六

三

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耳雙峯饒氏曰據史記定公十四年孔

子去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是氏何所據而云此必夫子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

記之然則晏子之聘與孔子之晏子見子問之對曰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

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

子曰善禮中更有禮見賢通切○行一行二聘必兼用王帛也言臣之於君尊卑殊等自

當視其遲速高下而倍致其恭敬之容夫子所以問而善之禮中更賜寡使也何足以識

也○使去聲○此夫子於晏子既出之後而識也○使去聲○此夫子於晏子既出之後而識

也○使去聲○此夫子於晏子既出之後而識也○使去聲○此夫子於晏子既出之後而識

也○使去聲○此夫子於晏子既出之後而識也○使去聲○此夫子於晏子既出之後而識

變通之宜也○此章見韓詩外傳○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

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簫韶見書益稷篇蔡氏註曰舜樂之

總名遺音傳也溫者濁而不後濁者清而不

焦和者樂器咸備衆音相合而高下均調也

南風兩雅謂之凱風蓋風之和者言和聲足

以感人如和風之足以動物也風俗通義云

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思按韶爲樂名簫

韶云者疑舜制簫入樂舉其器以冠樂之名

耳故孔氏書疏云簫韶言其細樂之備蓋亦

指簫爲樂器也○程子曰樂隨風氣至韶則

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

也至舜則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所以韶

章見樂緯○此○子曰聖人作樂不以自娛也

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

逸語

卷六

古

人必從八能之士娛牛劬切○娛謂悅耳也

如樂記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臣壞

之類是也效驗也取備猶求全從順也八能

者易通卦驗曰八能之士或調黃鐘或調六

律或調五音或調五德蓋言各順其所能而可

或調陰陽或調五德蓋言各順其所能而可

之則專精其能乃可審樂以知政而得失有

所鑒戒也○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於此虞書益

稷之篇夔人名舜典樂之官蔡氏註曰重擊

日擊輕擊日拊石磬也庶尹衆百官之長允

諧者信皆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

和諸也

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

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

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不曰樂之化而曰

政相通聖人推原其故而善政之化物蓋樂與

也樂正典樂官名治理者治理乎政以致功

也謂樂以象功夔之擊拊實能盡傳公曰然

共所以致功之由故百獸率舞也

則政之大本莫尚樂乎莫尚猶言莫加哀公

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

官之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夫音扶長

官之長謂庶尹熙熙謂允諸言庶尹既皆允

諸則百度舉而無廢政然後達之於樂而得

其和耳蓋樂非政之本而政固

爲樂之本矣○此章見孔叢子○子曰古之

逸語

卷六

古

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古者有禮然後有

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

是以繁也省所梗切○刑者指用刑之人省

民有所遵守而於犯法故刑省無禮則民無

所遵守而於犯法故刑省無禮則民無

以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

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愚按禮則所

不立亦非德不行故曰古者有禮其必有德

可知曰今也反是非盡廢禮也特無德則禮

亦具文猶之無禮耳此章見尚書大傳○子曰

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

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

之難且者求所以殺之古之難且者求所

而所入者漢也管子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

寡恩也。任用也。法謂法制禁令嚴則過乎義。寡恩則不足於仁。故能行於身之所及而不能行於身之所不及矣。程子謂用若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是也。

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才非管仲而專任法終

必亂成矣。知去聲。○定猶立也。才質也。知之

過民有難心也。言如管仲之知足以立法。猶

智而專欲任法。則亂在目前矣。所以勉為治

者。當法堯舜也。○愚按論語夫子稱堯則曰

民無能名。稱舜則曰無為而治。至於此章。蓋

欲以明王霸之分。故舉仁義之名。歸之堯舜

然不曰仁義之政。而曰仁義之風。此又帝之

所以異於王而為治道之極也。孟子曰。亦有

仁義而已矣。其即夫子此章之意為孟子○葉

子生平論治之本與○此章見子思子○葉

逸語

卷六

大

公子高問曰。善為政者若之何。子曰。善為政

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葉舒涉切。近去聲。

沈諸梁偕稱公子高其字也。遠者謂疏遠之

人。近之親之。其意舊者舊習新之振作之也。

謂既近之。而其有舊習之汗者。復振作以新

之也。愚按論語夫子告葉公曰。近者說遠者

來遠近以地言。此云遠者謂與己疏遠之人

兼地之遠近而言。蓋遠者有以近之說來以後之說來

以前之事舊者有以新之說來以後之說來

論語第問政放夫子告以政之實效使其反

己而自思此問為政故夫子告以爲政之

實事使其次第以盡力也○此章見墨子○

哀公問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

解善也。言兵

者其由於心○子思子○

之不善乎○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子思子○

仁與智之兼備故能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
德與功之兩全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
定天下之終事也立成也義者天理人情之
宜言王者定天下而不私天下所以成○季
其順天應人之義也○此章見越絕書○季
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
賦猶歛也黃氏若晦曰田賦者計田以斂民
財如漢時調民田每畝斂十錢之類使冉有
為其家臣故使之訪者問其可否魯自宣公
稅畝取民已倍於古康子復欲以田賦則更
將議加焉夫子所以不對也按私於冉有曰
魯用田賦見春秋哀公十二年
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
遠邇時也先王指周先王制土者畫井分田
逸語
經其溝塗封植也藉借也借民之力以治
公田也砥均平之意遠謂都鄙通謂鄉遂朱
子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都鄙
用助法蓋地有遠邇而取民以什一則均平
而無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之入者賈所
異也賈財利之入量者計其所入之有無以爲差
如周禮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麥林二十
而五是也此言什一之外而賦亦任力以夫
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
出則徵之無則已其任力役之事以夫者按
夫家之征是也議者所以分別之謂分別老
幼而免其征故鰥寡孤疾亦在所免之中也
疾者病廢徵猶征也謂用兵則有力役之征
不用兵則皆在所免也蓋里賦之外又有時

舉時廢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
是過也先王以爲足九切○稷六音初缶俯
禾稷實相連者一井之中其每歲所出之禾
有六百四十斛之實此合八家所收而言也
秉十六斛芻禾稷芻而日秉者十六斛之實
所遺之稷也缶四斛米實而去糠粃者此就
一家所賦而言也按一井所出共六百四十
斛以八家分計之每家當得八十斛去其糠
制也芻即書禹貢所謂納秬稷芻則什取其
二亦在每歲所賦之中耳不是過
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
而賦又何訪焉其責於冉有曰若子季孫者歸
逸語
遵成法周公之法皆定於周公故上文言先王
而此言周公也籍典籍荀者苟且也天子不
對康子之問而爲冉有詳言之者意固有在
矣○陸氏敬輿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
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瘵而根
祗廢拔矣呂氏晦叔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
之欲入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
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
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臧孫辰
請糴於齊仲請糴春秋作糴辰魯大夫字文
年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
乃請糴失君之職也君子指在位之臣爲治
爲積貯以備凶荒歲偶不登乃遂請糴亦失
大君上所任使之職業矣恩按胡氏傳曰劉

敞口言告糴於齊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此言失君之職不特曠官實為悞國意更嚴矣○朱子曰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名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中人猶常人隨物之然也無禁則淫無度則逸縱欲則敗此承有而無止也度制度逸失也侈由於無禁無禁由於無度於是目縱其飲食有量衣服有節欲風俗流於敗壞也

宮室有制畜聚有數軍器有限以防亂之源

逸語 卷六 幸 華撰裁其中南制者崇卑定其式言禮也

亦聚也數算也畜聚有常算所謂量入為出也車器車馬器用限者貴賤有等也亂指縱之端而禁於未然蓋古聖王治民之法慮之詳而圖之豫固如此○此章見說苑

逸語卷之七

曹庭棟輯并註

忠臣第十三

此篇論為臣事君之道凡十六章

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諫諍二曰

諫諍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

以行之諫諍古穴切諷降切度音鐸○諫正

審也言此五者唯審君之意旨宜用何者之

諫而後吾從其諷諫矣乎五者之諫雖當度

則言者無罪聞者足以警悟此吾所願從也

耳○東萊呂氏曰大凡為人須識綱目辭氣

是綱言事是目言辭綱氣不和亦無益

逸語 卷七 幸 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爾○此章見家語○子

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

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出尺遂切○出者出諸

要曰辭身猶己也得失猶是非詩大雅板之

篇釋和悅也莫定也謂人臣進說於君一己

之辭有是非即社稷之安危所由寄也故引

詩言以見辭之能盡其和悅者遂足以定民

其所係之重如此○張子曰禮云適臣守和

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問不可徇其喜怒好

惡思按詩言辭懌亦通臣守和之意非阿諛

將順以悅君之謂也蓋惟如是身固有得而

無失國亦賴之以安○子貢曰陳靈公宣淫

於朝泄治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

可謂仁乎。婦通朝音潮下同。泄私列切。○

朝按陳世家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共通御叔之妻夏姬衷其衣以戲於朝。泄治陳大夫亦作洩。治子貢以仁稱。比干而子曰謂其仁蓋因夫子嘗以仁稱比干耳。

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以死爭之仁也。伯叔之列也。忠報者盡忠以報君在於宗廟者惟其親為諸父報君乃以報祖宗其爭也至情至性所不自已。

故曰泄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正一國之婦昏死而無益可謂捐矣。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言其有

逸語卷七

可去之義也。懷寵不去者圖寵而戀位此明泄治之不能見幾也。區區微貌一國婦昏指靈公及其臣而言此明泄治之不自量力也。死而無益者殺身不足以成仁捐棄也謂棄其身而巳矣。猶論語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自經於溝瀆之意。

辟其泄治之謂乎。辟僻同。○詩大雅板之篇集傳曰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於邪辟以導之夫子引詩蓋斷章取義以明靈公既失其道而泄治之諫亦未能當於理也。○

毛傳立辟之辟音璧法也。鄭氏箋曰民之行多為邪辟無自謂所建立者為法當更改行以化民也。按此斷章之義亦通。○此章見家語。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數以諫靈公而不從史魚病將

卒命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

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數色角切。○

靈公衛君名元蘧伯玉名瑗彌子瑕亦稱彭封彌子史魚名鮒數類也。北堂取北面之義不忌諫君也。成備也。無以成禮者謂無用備禮記曰飯於牖下小敘於戶內大敘於阼置屍牖下者不備禮也。畢者畢其治喪之事所以淡汝之於我但如此可畢其治喪之事所以淡自負罪也。從之者從父靈公往弔怪而問焉之志亦期感悟靈公耳。

其子以其父言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殯之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

彌子瑕而遠之。○愕然失容者驚遽而失其常貌殯者說文曰死在棺將遷葬也。賓遇之西為客位。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靈公使之成禮耳。用之遠之亦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見靈公悔過之速。

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屍諫謂其以死之身而克盡故曰忠直者不枉道以徇人忠之實也。按論語夫子嘗以直稱史魚故曰可不謂直乎。蓋舉此事以證之乃蓋棺論定之意。○程子曰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雖昏庸可開也。雖不止可正也。古之人所以事庸君常主而克

者也可不謂直乎。屍諫謂其以死之身而克盡故曰忠直者不枉道以徇人忠之實也。按論語夫子嘗以直稱史魚故曰可不謂直乎。蓋舉此事以證之乃蓋棺論定之意。○程子曰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雖昏庸可開也。雖不止可正也。古之人所以事庸君常主而克

者也可不謂直乎。屍諫謂其以死之身而克盡故曰忠直者不枉道以徇人忠之實也。按論語夫子嘗以直稱史魚故曰可不謂直乎。蓋舉此事以證之乃蓋棺論定之意。○程子曰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雖昏庸可開也。雖不止可正也。古之人所以事庸君常主而克

者也可不謂直乎。屍諫謂其以死之身而克盡故曰忠直者不枉道以徇人忠之實也。按論語夫子嘗以直稱史魚故曰可不謂直乎。蓋舉此事以證之乃蓋棺論定之意。○程子曰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雖昏庸可開也。雖不止可正也。古之人所以事庸君常主而克

行其道者以己誠上達
之而已○此章見家語

○簡子有臣尹綽敖

厥簡子曰厥也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

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

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

愛君之醜綽昌約切○簡子晉大夫趙鞅臣

厥也衆人中者綽人廣衆之地醜愧也愛君

之醜而不愛君之過者迎合之意漢救過之

心緩也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者急於

救過無所顧恤且因其愧可速其改也

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聲○面覲面訾

非議也謂諫於衆人中也諫言曰譽面訾而

不爲諛言是能直隨事其主者也故夫子以

逸語

卷七

四

君子稱之○西山真氏曰爲大臣者以羣下

有言爲教己之過而不以爲形己之短可稱

宰相之度矣愚謂若簡子者宜

○子貢問大

臣誰爲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

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鮑叔名牙子

賢蓋身之賢及身而止薦賢則爲益國家不

僅在一人之身矣夫子此言非以抑管仲子

產謂人臣當薦賢爲亟所以示臣道之要亦

以廣子貢之意也○朱子曰宰相以得士爲

功仰此意○子曰任重擅寵專事妒賢愚

者之情也志驕敖而輕舊德是以尊位則必

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敖去聲○任重

恃君之寵愛也妒忌也惟任重擅寵故妒賢

也愚者謂不知大體之人志驕敖謂有自滿

之意任重擅寵故也輕舊德謂慢忽老成之

臣專事妒賢故也如是是以處尊位則必危

臣蓋任重而佐理無人則重必不勝擅寵而

威福惟己則寵必不保也○此章見說苑

○子路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

而後已當任也○大事重任也言既身當重任

所愛惜無所畏懼也○邵子曰任天下事易

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如其

不成雖死奚益愚按君子任大事必量其力

效死而已子路固勇於任事者其於孔悝之

難死而赴之在臣節誠可無忝而論者議其

仕衛之失蓋出處之際未能

裁之以義矣○此章見家語

季文子相魯

妻不衣帛馬不秣粟

○季文子相魯

曰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

泰○記曰上不僭上下不偪下極猶偏也謂

過儉而僭下也蟋蟀詩唐風蟋蟀曰蟋蟀

信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諷之愚謂文

子之儉特矯情以欺世與君子素位而行之

子 29-523

義正相反故夫子非之而復言此蟋蟀之所
為作也亦見世不可欺所以矯情而過於檢
者人且竊議於其後○季氏之權三桓之富
矣○此章見臨鑑論○季氏之權三桓之富
不可及也○孫氏魯季孫氏三桓仲孫叔孫季
季武子專國政數傳而後權皆孔子為之曰
屬於季氏富則三家所同者孔子為之曰
微為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為之
○為之曰者因彼而言也微無也謂無得如
此均平等也侔同也夫子之警三家亦屬矣
此則明禁其無而復著危辭以曉之更嚴切
之地也○程子曰人臣身居大位則危疑之
出也○惟知君而巳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
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
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
逸語 卷七

六

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孔子侍坐於季
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子
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
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宰家臣
言以達意假借也悟謂覺悟其非無母通愚
按凡物曰假則與不與由己曰取則非己所
得私也人臣以身事君其身亦為君所有之
孫平曰無君之外之物哉至於宰之言假實由季
也茲因夫子一言而有悟亦天理之不能終
滅絕耳○此○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
名對曰衛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

與天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衛侯燬而後內
之○朝音潮辟音開疆古通疆更平聲內古通
納○衛君謂文公也行人官名卻之止之
也辟疆開闢土地之義號稱謂也稱名必有
其義惟天子出也諸侯僅當守國不得以此為名
自天子出也諸侯僅當守國不得以此為名
同於天子耳更改也言因改名曰燬也內入
也改名而後許其入見也按文孔子聞之曰
公朝周當在惠王襄王之時孔子聞之曰
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况實事乎○偏逼同
子美行人也遠者計慮之漢長禁偏者禁其
名之侵逼乎上也實事謂實有爭奪土地之
事當時王室衰微諸侯以強侵弱周天子不
得而專之故聖人美行人之言正漢嘆虛名
存而實事已非也○孔子通齊齊景公讓登
逸語 卷七

七

孔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孔子適齊在
登謂升堂讓登讓先升也等階之級降等者
不敢先於君也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
辭三曰終辭蓋景公不敢當孔子之尊已三
辭然後先登而孔子從之也按禮主東階客
西階若卑下之客不敢抗禮就主人之階既
主人先登客從之孔子當時蓋行此禮耳
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
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爲罪
遠去聲○降德者貶損其德辱臨者屈辱其
降德而來臨絕謂拘於文貌而情意隔絕也
所以爲罪謂所以得罪之故也蓋夫子盡禮
而景公反疑其疏遠當時外臣之相見其能
恪遵此禮者孔子對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
知已鮮矣孔子對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

字子猶。三君靈公、莊公、景公也。順猶合也。仁人謂仁愛其君之人。晏子曰：「一

法刑期無所失有刑爲本言之知注者知其本也若不失於出入人罪則第循法而不

得立法之意故曰未也今之知法者知其未而已矣○此章見漢書○曾子問

聽獄之術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

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聽斷也大

術以寬者以愛人爲心不務求深決之意察

者明其事之虛實義者當其罪之輕重三者

之法相因爲用故曰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

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

民怨○中法○謂偏私○已見第言私則民怨者亂

與慢皆私之所致也蓋不寬失之而不察失

之縱不中義失之偏俱無以服民耳此節明

三者之法不故善聽者雖不越言不越情

可廢一知此○卷七

情不越義○辭爭訟之辭情實也聽獄以辭人

辭辭亦不外乎求其善聽者雖亦不外乎憑其

義以爲斷則罪之輕重當而民無怨也此節

申言歸於義之意以見義又爲寬○子曰君

與察之本爾○此章見孔叢子○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兄聽訟乎

必盡其辭矣○語去聲○語者以言告也謂君

有告我我無不虛心聽受之凡聽斷訟獄乃

民命所係乎故必盡心聽受之曲折然後是

非判而刑罰中耳蓋不敢加以暴怒致有隱

忍不吐之情亦不取自恃聰明謂得其大畧

而已悉也○東萊呂氏曰前輩嘗言凡事只

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

出愚按聽訟而能詳處之則民之則思慮自

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

狡民之辭○無毋通下同勝量皆平聲○臨居

毋恃勢以并禦使不得遂也勝折服也犯侵

陵也謂凡民有言毋逞威以侵陵使不得達

也量密度也狡詐也謂凡民有辭毋狡詐

以餌取之而自以爲能也此皆聽訟之道養

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而民自得也時

農時無擾於時者即孟子勿奪其時之意寬

縱也勿寬於刑者法在必行除姦正以長善

也蓋養民不在施惠愛民不在姑息又如此

民自得者民安其生總承上節而言○此章

戴記○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

民不從君之令言疾之難行○人排替古語而譯

意○卷七

其意以爲子從父教民從君令乃理勢所必

然至於鞭朴刑戮而不從者此言也謂事不

治之於早而急欲其相故君子不急斷不意

使以爲亂源○斷音鍛○不意者意所不料也

此是以善治民之君子立法周詳初無意外

悖逆之患而預知趨○子張問入官子曰安

身取譽爲難也○入官猶從政書曰學古入官

也譽善聲也取譽者自子張曰安身取譽如

已取之實至而名章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

言勿踰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畱君子入官自

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

○踰居綺切○專

也謂己有善勿自擅其能而有驕心也措止也謂人不能而教之勿厭棄而輒止也揚也謂人既有過勿揚之也解說遂者遂其非謂人有失言勿爭之也解說遂者遂其非遲留也謂己所當行之事勿遲留而緩於行也自安者無可假於人之意路猶言當然之道謂安身取譽不事外求惟此當然之道已自由之則身安譽至而政無不舉矣○愚按凡此六者聖人雖為入官言之而學者省身類如此○此章見大戴記○子如衛人曰公甫不能聽獄子曰非公甫不能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

逸語

卷七

主

亦作公父魯大夫文伯也名歌有罪者懼謂畏法而不敢復犯無罪者恥以犯法為可恥也近禮謂魯之民情其於禮讓之風雅能近之明其所以不煩聽獄非不能也○愚謂公甫為治豈能使民知懼知恥如是曰民近禮者亦謂魯尚禮教猶有先王之遺風實以嘉魯即見美公甫也○臧文仲治魯勝其盜此章見尚書大傳○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盜乎○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勝謂法足以治之欺詐偽也言為治者不能以誠相感雖良民亦將起而欺我而况民之欺我者其欺必甚勝之亦豈可勝乎蓋民之欺我者其欺必甚勝之之盜之欺隱而莫知更非法所能勝之耳所以抑其自矜之心使知為治者貴乎化其盜而不徒在勝其盜也○臧孫行猛政子貢非

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

夫音扶○臧孫魯大夫臧孫氏臧僖伯之後也琴瑟皆樂器張者施弦於琴瑟大弦第一後聲調耳絕斷也蓋謂立法以嚴則民故罰得則不堪命而政亦有所不能行矣○故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得者賞罰得其平姦自服矣蓋行猛政罰必太過姦邪雖畏罪而未遽消其微幸之想則不止可知賞必不及下雖受恩而未足動其感戴之意則不歡悅可知故子貢言罰得實得明服民之道不在於猛亦以見行政之要當先於賞○子賤為單父宰子曰母迺而臣也母迺而臣也許之

逸語

卷七

主

則失守距之則閉塞○單音賈又音善父音甫賤孔子弟子宓氏名不齊單父魯邑並同○子至而先之距拒絕也望者乍至而見之許許可也言為宰者之待人不當預有拒絕之心塞謂無由通達民情申意失守謂無以自主開言許之距之之弊如此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度音鐸○仰者人仰言宰之自處當如高山深淵無距之許之迹人亦不得而窺伺之所以杜營私亦所以肅官方也○子賤為單父宰湯畫謂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鈞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進而吸之者陽鱗也其為魚

得小魚而釋民之能盡其誠國平貧必爲
宰者先自盡其誠以爲治教之成而由比之

誠而形者也得之者得其術也所治者小謂治在一邑夫子既善其治而又惜其小用所以漢嘉之也○子路為蒲大夫辭夫子子

此章見必子○子路為蒲大夫辭夫子子

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語去聲○蒲也士男子通稱然猶焉也如記穆公名縣子而問然是也言為治固難蒲多強悍之人治之更難

焉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比切○恭以身言敬以心言執猶攝也攝服之使畏懼也寬以事言正以理言此者懷柔則貌為矜莊亦未足制強而使其畏我處事能寬而不得乎理之正則過於優容亦未足服民而使其親我故曰恭以敬寬以正而為

寬之本正為恭正以可以報上承上文而為之卒也

逸語卷七

者錯舉以概之也靜謂心不妄動政事之施無煩擾也報上者不負君任用以安民之意也愚按靜者又為恭敬寬正之本蓋惟慎於心之所動然後能出之以恭敬寬正耳故曰恭正以靜○華陽范氏曰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此章

見史記○子路治蒲備水災與民春修溝

瀆為人煩苦子人一簞食一壺漿為去聲簞音丹食音

通導之也備防也與助也溝瀆田間水道修

也夫子聞之使子貢止之曰爾以民為餓何

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

是爾不明君之惠而見爾之德也速已可矣

見賢過切○食養也不告是不彰君惠私饋是惟顯己德已止也子貢傳述夫子之言如此愚謂子路之子豈必欲見己德然自行其意則違道干譽之嫌所不免也故夫子言若果以民為餓何不告君以給養之可見為政自有大體不在區區之私惠明矣○致堂胡氏曰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為衆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

於君非己無因而致者也○此章見說苑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子曰勤之慎之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信

楚地凡宰之所當為者勤之則無害事慎之則無失政臨官則廉平之守不可攻也

逸語卷七

謂臨官固貴明斷而莫如至公則斷自明臨財固戒苟得而莫如寡取則得不苟攻侵也言不可為私意物欲所侵害而變其守也蓋勤慎以操於心而平廉以措諸事為宰之大體立

人內不相訕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

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

不慎焉斯即也匿善者由其心之有所妒故

故即為小人內不相訕者由其心之無所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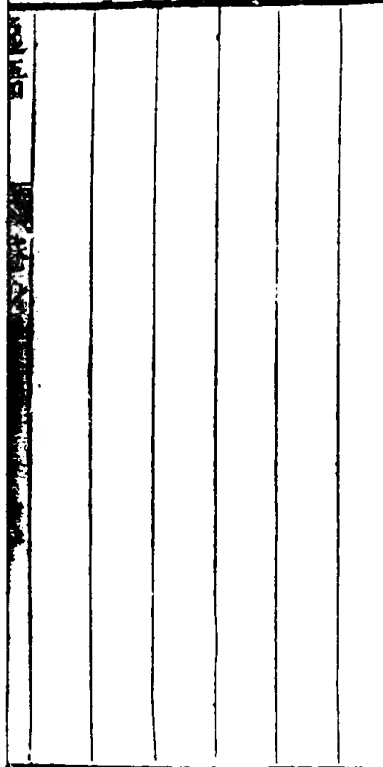
能明以勸諭外相謗者由室觀面之時不

是亦非與人親睦之道也故言人善而若己

有則不匿善而亦能內相訕可知言人惡而

不慎者謂隨人隨地而無敢疎忽也愚謂子

貢好爲方人議論短長故夫子因言爲宰更
雅廣示之而約其旨於一慎蓋慎即大學慎
則待人固不敢輕而所謂勤與廉平亦得握
其本矣○此章見家語



逸語卷之八

曹庭棟輯并註

易者第十五

自此至末凡六篇皆論易者窮理格物之助也此

篇論易書詩春秋凡二十一章

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爲

道苞簡易也之易去聲○易伏羲畫卦文王

按繫辭傳曰包犧氏始作八卦孔子作傳十篇

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蓋文王既作彖辭

始名爲易耳易也者繫辭傳曰乾以易知坤

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是也變易也者

繫辭傳曰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

惟變所適是也○易者變易也○子曰

剛柔斯矣是也○易者變易也○子曰

剛柔斯矣是也○易者變易也○子曰

剛柔斯矣是也○易者變易也○子曰

剛柔斯矣是也○易者變易也○子曰

剛柔斯矣是也○易者變易也○子曰

剛柔斯矣是也○易者變易也○子曰

剛柔斯矣是也○易者變易也○子曰

剛柔斯矣是也○易者變易也○子曰

剛柔斯矣是也○易者變易也○子曰

宗也。係之以坎離日月之象麗天出地而能

終始萬物也。造音阜。○繫辭傳曰乾坤其易之門邪故首之自無而有曰造

自乾而無曰化象類也猶物也宗主也謂皆從乾坤而出也坎象月離象日係者係之篇

末蓋上篇之末與下篇之首上下承接係之坎離者如日月之麗天出地所以成四時而後能終始萬物也

下篇先之以咸恆男女之始夫婦

之道能奉承宗廟為天地主也終之以既濟

未濟顯盛衰之戒正君臣之義明乎辨慎而

全王道也。辨與見切切誠有交感之義故曰

婦之道此人道所由始也

逸語

盛衰之戒者既濟九三九五失上下之節戒

小人之勿用是也正君臣之義者未濟九四

六五得君臣之道有君子之光也辨偏通

辨慎者無所不慎蓋既濟則思未濟之患未

濟則侯既濟之時濡首濡尾兩卦相應如二

儀之循環故以終篇也全王道者人事之大

莫如王道舉其要而言爾○愚按易之序大

三才之道錯綜變化於其間此兩節聖人第

就篇首篇末言之而全易之義○子曰參天

包舉不遺矣○此章見易緯

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以不察其出入無定也

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之

○子曰讀易至損益喟然歎曰或欲利之

氏易

註

之所以用九坤之所以用六也○愚按說卦

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倚者依傍之謂蓋一

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五常仁義禮智

信是也。序次序也先天之序乾坤縱而六子

兌橫而六卦對待之易易之體也後天之序震

成位言先後天各定其位位定則陽變陰合

而五行具焉五氣五行之氣變形五氣變化

以成行萬物所由生也

卦傳乾為首坤為腹

義火禮水智土信

逸語

也朱子謂氣以成形而理亦○子曰父子之

賦焉即此意○此章見易緯

道天地也乾為父坤為母

逸語

卷八

四

按易以兩卦俯仰相反為序上經惟乾坤頤
大過坎離六卦有對而無反下經惟小過中
孚二卦有對而無反故損卦之下即次益卦
乃俯仰相反者聖人之歎蓋謂利之中有害
害之中有利利害往復出入於禍福之閒而
無有一一定故即損益二卦示人以不可不察
如此○此○子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
章見慎子○子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

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夫音扶○

恭以存其位者也見易繫辭傳朱子曰此釋
謙卦九三爻辭程子曰存守也致其恭異以
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也豐卦彖曰
豐大也明以動故程子曰離明而震動明
動相資而成大也苟大則虧者處豐而過乎
中則有自滿之意必致虧失也吾戒之者戒

其大則有虧故謂善言之不入以其滿而不
能受也聖人並舉謙豐以為言蓋欲人謙以
處豐保有其大而不至○子曰六誓可以觀

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
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政堯典

可以觀美此章明書篇目之大旨六誓謂廿
五誥謂大誥康誥酒誥召誥費誓秦誓六篇

刪書相傳有百篇今世傳本孔安國合今古
文而存五十八篇者按伏生傳今文尚書二
十篇至武帝時又增入一篇共二十九篇
篇目之中有此六誓五誥至康王之誥伏生
合於顧命為一篇仲虺之誥湯誥惟安國所
傳古文尚書有之先儒論古文尚書不無疑
議此夫子言六誓五誥然則安國之傳豈真

可疑耶朱子亦謂是又不可曉者甫本作呂
孝經引書亦作甫孔氏曰呂後為甫侯故稱
甫用也呂刑洪範禹貢臯陶謨堯典皆見伏
生今文篇目義謂誓衆之辭見正大之意也
仁謂誥喻之辭見懇摯之情也誠戒也當戒
慎者莫如刑也度皇極彝倫之度事山川物
莫可名也蓋言觀此七者書之大旨亦可畢
舉矣○此章○子曰書之于事也遠而不闊

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遠大關
迂也近

謂當艱難之時殫心竭慮而不怨順辭之不
諂諂和而能敬也此聖人吾于高宗彤日見
贊美書之事與志與辭也

不修德而報之疾也吾于高宗彤日見

逸語

卷八

五

方歸德焉吾于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
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

者其唯洪範乎彤音融見乎之見賢遍切○

祭明日又祭曰彤蔡氏曰蓋祭禘廟也序言
陽廟者非是不修德者所行不合於正也蘇
氏曰武丁不專人事數祭以媚神此失之大
者是也按書時有雉雉之異故言報之疾祖
己有訓王之辭故言苟由訓辭之道盡其仁
愛於民已足使民向化不必徵福於神耳洪
範周書篇名漢志曰禹治洪水錫福於神而
陳之洪範是也君子謂箕子史記武王克殷
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洪範陳之質者證明
也蓋推行其道以成篇而證明禹之美也發
中見外謂禹得洛書第為九類乃其神化發

於心而實用見於事成文有條理也此約舉
二篇之義以明上文贊美之意○此章見尚
書大傳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書云

受終于文祖何也書虞書舜典蔡氏曰受終
之文祖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何人也呂
氏曰必於祖廟者不敢私以天下與人也子
張之問蓋謂受命者受天子曰受命于天者

湯武是也受命于天者舜禹是也不讀詩書
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

湯武之伐也別彼列切禪音擅○天者理而
者亦莫非天聖人之心純乎理而皆著於經
然不讀詩書不知故因書而類及乎詩易春秋

逸語

卷八

太

也別者分辨其所以禪讓征伐之不同而合
之於理之一耳○庸齊許氏曰堯舜有子不
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己子
之不肖均湯武遇君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
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
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己私無
與焉○此章

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

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繁重可
通於義者宋而錄之凡三百一十有一篇持
守也詩本性情動而厚易流日持者明以詩垂
教之言也然在察也敦厚指二南雅頌朱子謂
乎此則有以自守其心而性情不至放佚矣
後刺曰諷諷刺之詩以下刺上居多變風變
雅中有之扶助也謂風雅之中所以不廢諷

刺之詩者其為道也不特為學者之懲戒可
以有助於守邦家者也蓋有邦家者勢處尊
崇所習聞者頌禱之辭而已豈復知天壤間
尚有諷之刺之如此其可畏者聖人明著於
扶持邦家者也○此章見詩緯

歸寧而賦葛覃大音泰如音似覃徒南切○
如姓禹之後也寧安也歸寧朱子曰謂問安
也葛覃名可為絺綌葛覃蔓延也葛覃詩周南

名篇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
觀化矣勤指詩二章躬親絲絲之事儉指詩
父母不怨歸寧蓋古者父母在則有歸寧之
禮也觀化謂觀文王之化東陽許氏曰文王

刑于寡妻之效尤著于此是也詩序云葛覃
后妃之本化天下以婦道義亦通○此章見

逸語

卷八

七

傳○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思其人
猶愛其樹尊其人猶敬其位道也甘棠甘梨

美者詩召南篇名愛指詩言勿剪勿伐朱子
曰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
之下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甘

廟中之位主所陳設之所此疑夫子觀於名
公之廟而追念甘棠之詩謂其德化所及有
以深入乎人心猶足使人因愛而生成敬如

道謂理所必然也○李迂仲曰名公所舍之
地名猶不忍去之孔子乃伐木於宋豈不如
且伐之哉蓋孔子不得志人莫知其聖雖木猶

伐其木而不可廢萬世之俎豆此又○子曰
理之必然所謂道也○此章見家語

吾于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于雞鳴

見古之君子不忌其敬也

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毋欲奪而嫁之故作是詩以絕之李迂仲云共姜自誓

若柏舟之爲物常在中河如婦人之義當常首靡風乎思按夫子刪詩亦深幸之所以

志猶不可易如此然則爲士而不能立節其有愧匹婦多矣雞鳴鄭風女曰雞鳴之篇歐

陽永叔曰所以見妻之不以色取愛於其夫而夫之於其妻不悅其色而內相勉勵以成

其賢也君子指其夫不忌其敬者謂當晏寢之時而猶相警戒其無時而不致

其敬可知矣○此章見孔子正言○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孤

無親之意曰在梁在橋疑則生畏不果於進之意蓋國亂民貧人情惻惻莫從其疑畏有

逸語

如此又曰無裳無子曰見惻隱之仁焉惻隱

憐謂傷之也夫子以衛本康叔所封之國而仁愛之風猶未絕於人心爲可幸耳○小序

謂此詩因男女失時而作與此夫子○朋友贊詩之旨義未合○此章見詩傳

相贈賦木瓜木瓜詩衛風篇名其實如子曰見苞

苴之禮行焉苞苴裏也苴藉也或以葦或以茅

按木瓜微物也微物相投而夫子反謂其禮之能行亦以見朋友往來之禮不專係於物

耳蔡元度曰問遺得以稱其重輕以爲禮此桓公救其狄人之敗欲厚報而作

是詩與此亦未合○此章見詩傳○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

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

灌賢古貴字○詩大雅文王之篇顏師古曰殷士殷之卿士膚美敏疾也裸灌也

也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敏疾乃來助祭於周行裸鬯之事也朱子詩集傳從之至孟子集

註則云膚大也敏達也將助也於文義似更明通大哉歎其所關者大也天命難測惟善

是與不可不傳于子孫者謂當訓誡後人冊失德也富貴指天命而命同嗟無知貌言天命

靡常非特警人君也苟不知是則上而大臣其將何所鑒以爲戒慎卽下而小民亦何所

畏以爲勸勉乎○此章見漢書○子曰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此章見漢書○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

逸語

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見賢遍切○弗

悔其已往之意病沒世而名不稱病其無可稱之實耳自見謂顯其道濟天下之實道不

行則無以自見於天下而曰何以自見於後世者明其既不行於當時猶思有以行於後

世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此記者之辭史記魯

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謂孔子因筆削之說至也上自隱公下至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公

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也司馬貞曰夫子修春秋以魯爲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

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有宗主也○程子曰詩書易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

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此章見史記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載記載也空言空明其理見之行事謂春秋之作實見當時之

甚惟其見之行事故如此○此章見春秋經

○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

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王心王者之心至公而無私也

言因當時君臣所行之事而加吾至公之心以記載之也假借也假位號以正人倫胡氏

曰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是也成敗指事

言順逆猶善惡善惡明則賞罰自行矣○愚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子生當周末

逸語

卷八

十

正人欲橫流天理既滅之時曰加吾王心者蓋雖無其位不得不以此自任如文王既沒

○此章見春秋繁露○春秋之法上變古

易常應是有天災者謂幸國應音膺○古者

常道變易不遵守也應當也應是當此時也幸慶幸也言天意不即亡其國而降災以警

之故謂子曰天之所幸有為不善而屢極言降

災以警國之幸即天所與之幸以冀其修省也然有不能承天之意其為不善且屢至於

不善之極將必至亡國耳此聖人深歎時君之失德也○愚按春秋書災異凡一百二十

有二較他事獨詳蓋與治亂之故不外天

○此章見春秋繁露

昔者第十六此篇論古帝王凡十章

昔者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

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弗聽共工又諫曰

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弗聽於是天

下莫有言無傳天下於舜共音恭○鯀禹父

名匹夫庶人之稱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

難者也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敗猶

察者知之明言知賢非難不以人之所疑亂

己之所察而決然以天下與之者則難也○

逸語

卷八

七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

賢人難得而爭奪與焉與子以定萬世亦至

公之法也愚按若堯之授舜猶不能無諫止

者此與賢之所以難也惟堯信之深故與之

決如此亦惟舜之賢足以當之爾○此章見

韓非○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其年

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其年而讓

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其年而器

牢剛畝同坻音池長上聲苦音古窳音庾○

剛畝田界廣尺深尺曰剛畝長終畝一畝三

剛正定也剛畝定則不侵畔矣坻水中高地

釣者伏之東夷東方之民陶燒瓦器者苦窳

惡窳缺壞牢完固也按五帝本紀曰舜耕歷

山漁雷澤陶河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

演與此互異

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司其事曰官非舜官謂非舜之事敗者壞其常法指侵畔爭抵苦麻也信誠然之謂仁以愛言德化者仁心感動乎人也言舜爲所不

必爲者誠愛人而然也乃爲之而民即從之感動如此○此章見韓非子○三苗不服禹

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在江南荆揚之閒攻

伐也以用也行德書所謂誕敷文德是也按書大禹謨有苗不率事孔子問之曰通乎德

之情則孟門大行不爲險矣○通流行也情

逸語 卷八 三

謂德所發見之實也孟門大行俱山名屬晉地孟門至隘大行至高故稱險不爲險者言

不能阻之以喻大行之以德天下無不爲險者言可化之人爾○此章見呂氏春秋○子曰

禹作物配天修德使力民明教通於四海制也物事也配合也謂作事合乎天心也使

用也謂修德於己克用其力也明教猶明德修於己曰德施於民曰教通於四海則無遠

弗屆矣蓋惟修德故能上配乎天下通乎民也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卽位桀不率

先王之明德乃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

亂以爲民虐○十有之有又通沃伊悉切樂音

過度也樂兼聲色遊觀而言不率明德則不

修德而德昏矣德昏則政亂矣虐害也政亂

則爲民害矣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

遷姒姓於杞○卒終也繼夏之終也疾病也言

棄也夏本紀曰湯伐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

散亡者散之於四方也姒姓也遷猶移也移

其後嗣所處之地也姒姓之姓杞國名今開

封府杞縣是也按周本紀武王克商封禹之

後於杞蓋武王當日就湯所遷之地而封之

此則就已封之地而言之凡此皆以見不加

誅戮之意○五峯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

而無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

事爲大其處之也難矣○此章見三朝記

○子曰昔者武丁之世王道不振桑穀俱生

逸語 卷八 三

於朝七日而拱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桑穀

野木而生朝朝必亡武丁懼側身憂行思先

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重譯而朝者

六國○朝音潮行去聲重平聲○桑穀二木名

並生不恭之罰也祖己賢臣側身不安之貌

憂行憂其行之失也譯釋也通達人言語之

官記曰北方曰譯是也重者遞相傳釋其言

而來也按劉向曰高宗承商弊而起盡諒陰

之哀天下應之既獲安定而怠於政乃有

桑穀之異又曰大戊武丁時俱有桑穀異此

以己逆天時得禍爲福者也桑穀之生天時

非氣所鍾也蓋禍福之應操之惟己災見者

非必爲禍則祥見者亦非必爲福可知矣○

此章見尚書大傳 ○子曰昔紂有臣王子須務為其

諂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上樂

切下樂音洛○王子須蓋紂之嬖臣務為其

諂謂長君逢君無所不至也憂者敗亡之患

也快心之事不過取便於目前故曰須臾禍

患之來雖欲追悔而無及故曰終身夫以須

臾之樂易終身之憂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

矣然使其樂此自必忘彼故聖人尚論及之

所以誅諂諛之罪垂萬世 ○大王亶父有子

曰大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大王賢昌而

欲季為後也大伯去之吳大王薨季遂立文

王果受命而王大音泰下同父音甫○亶父

王果受命而王大音泰下同父音甫○亶父

王果受命而王大音泰下同父音甫○亶父

王果受命而王大音泰下同父音甫○亶父

逸語

卷八

古

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大伯仲雍乃托名采

藥如荆蠻此獨言大伯者大伯當立故也吳

即荆蠻吳世家大伯奔荆蠻自號勾吳吳之

名蓋始於大伯此就巳得名而言受命如書

云誕膺天命王謂王業所由興漢儒謂子書

文王受命稱王九年而崩傳會之說也子曰

大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

大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

大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

大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

大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

大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

知委而能各遂其志者矣此聖人漢歎周德

之盛不特為大伯表其微亦為王季原其隱

也○此章見韓詩外傳 ○虞芮之君爭田既久俱如周

質焉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

女異路班白不提負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

夫讓為卿虞芮之君皆有慚色曰吾所爭周

人所恥吾曹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俱讓

而去以其田為閒田朝音潮閒音閑○虞芮

國號鄭氏通志曰舜封后稷於邰邰之總名

曰周故國號周周之名蓋自后稷始也質者

正其是非異路左右有別也班班同提手提

負背負曹羣也蘇氏曰虞在陳之平陸芮在

同之焉邰平陸有閒原孔子曰以此觀之文

焉則虞芮之所讓也孔子曰以此觀之文

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

哉芮之相讓其聽從如此益歎道之感人者

深耳○此章見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

見尚書大傳○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

前莫之為也武王右釋白羽左釋黃鉞俛而

自為係係繫同俛俯同○至殷郊伐殷也係

也莫之為謂束縛謂帶之屬也墮解落也御侍

白羽黃鉞書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

麾孔氏疏曰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秉

旄示有事於教蔡氏曰王無自用鉞之理左

杖以爲儀耳此並曰釋則為王自用可知按

韓非子云文王伐崇至鳳皇虛戰繫解因自

逸語

卷八

古

逸語卷之九

曹庭棟輯并註

若有第十七

此篇論門弟子及時人之賢否凡一十五章

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己弱於受

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猶音黜○若指顏子

己者學之篤弱於受諫者心之虛怵恐也待

祿安貧而俟命謂常恐稍改其節也慎不苟

也持身如視聽言動○此章見說苑子謂顏淵曰吾服汝

也忘汝之服於吾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

猶有不忘者存服習也忘者相習之發忘其

也吾忘汝也於我言無所不說汝忘我不忘

忘者存謂汝雖已忘其辭難而吾猶有不忘

逸語卷九

其教汝者存此見聖人循循善誘之意

於顏子獨有渙契爾○此章見淮南子○子

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

賢己者處賜也說不若己者○此夫子聲說音悅

以商進賜而以吾死之後為言者渙警賜之

速改也○華陽范氏曰與賢己者處則自以

為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

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日損○此章

見說苑○子曰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

廢矣相去聲○語疑諺語以輿者觀其駕車

此語有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

失之宰子此申言相士以居之意子羽孔子

弟子澹臺氏名滅明史記曰子羽

貌甚惡孔子以為材薄退而修行名施於諸

侯論語子曰今我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於子與改是故曰失之者謂徒見其惡則失

其美徒聞其美則失其惡貌言之不可以取

人如此○按俗本家語子曰以上有子羽有

君子之容而行之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

而智不充其辯之句其於聖人美惡互舉之

旨誤作一偏之解且字句疵累必為後人所

妄增者○此○子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

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

切事則足以懼之近去聲○類者同類猶人

近也切事謂近於事理言近人情故曉之而

易明也言近事理故善之而知戒也蓋第能

近則未得其實自有待於教然惟其能近則

有足以受教之地故可成其教○此章見孔叢

逸語卷九

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達而在

人而臣之窮而在下則得人而友之友指及

門謙辭也以文王此擬者羨喜人才之盛同

於文王所以美諸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

賢非以自誇也

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吾得

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乎後並去聲

○胥附奔輶先後禦侮見詩縣之卒章美文

王之得人也胥詩作疏輶詩作奏朱子曰率

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禦侮恩按聖門之賢固

不止是蓋即在前者枚舉之已見人才

之盛無所不備如此○此章見尚書大傳○

逸語

卷九

三

子路曰：人善我，我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
 子貢曰：人善我，我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
 進退而已。顏淵曰：人善我，我善之；人不善我，
 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
善不善之情意文貌而言，引卻也。引之進退者，卻之而自為進退，言出入不與共，所以絕之也。持執一說，謂各執一也。
 子曰：由之言蠻貊之言也，賜之言朋友之言也，回之言親屬之言也。
被政教之國，但知恩德而不審禮義者，夫子謂子路之言，似之。所以親屬之言也。朋友以義合，則交不洽，則絕。故守親屬之言，似之。屬族也。親屬，謂本相親，如兄弟、宗族、親屬之言也。
 子曰：由之言蠻貊之言也，賜之言朋友之言也，回之言親屬之言也。
似之。夫子路之言，固不可為訓。二子之言，亦未免倚於一偏。故夫子就其言而分別之。則知可施於此者，即不可施於彼。均非至中之論也。而其厚薄高下之殊，固自判然矣。○愚按夫子嘗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故概論報施之道，惟夫子之言，然後無弊。若處朋友親屬之間，則顏子之言，誠未○子路入子為也。○此章見韓詩外傳。
 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
知者之知，去聲。下同。○言使人知己愛己者，以己有可知，可知愛之實而急欲自見也。子路好勇，故其言仁知如此。此士謂不失。子貢入子曰：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

逸語

卷九

四

君子矣。
子貢有明達之才，故即仁知之及人者，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學在克己，故就仁知之返己者言之。明君子謂成仁知之德，而又能識其切要者。○此章見荀。
 ○或問孔子曰：顏淵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
得中聖人言，弗如者，雖以美而為太過之弊，亦可見耳。子曰：三入皆賢而為夫子後，何也？有弟子之列而受教也。
 子曰：丘能仁且忍，辨且譎，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
為一道，無仁辨勇之迹也。故謂以彼偏長易我一道，我弗為之。此其所以為我後也。愚按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忍者所以制其愛，使當於理，即義也。仁非義不行，仁且忍，義以行仁不自任其血氣，蓋皆以理勝者也。○此章見淮南。
 ○子曰：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行。
知去聲。○力者，專用其心之意。功以事業言，才之著於外者。知猶謀也。才之運於中者，管仲之為人，德不勝其才。夫子原其用心，如此愚按：仁義皆心德，論語夫子嘗以仁許管仲，亦就其事業之足以利人者言耳。此原其用心所在，則固優於才而細於

德也故管仲之為人得夫子此○子貢問曰

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二大夫

之所自爲夫子所以與之者至者待之厚自爲謂彼自己所

作爲與之者與之交也子曰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

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為敬敏故吾皆

以兄事之行去聲○惠主者恩溥於民博物

於君則心無不盡行敬且敏則事無不忠

二大夫之所爲皆有用才德並優者兄

事謂以長者之禮待○子曰史鮪有君子之

之○此章見家語道三不仕而敬上不與而能曲於人

逸語

鮪史魚名不仕敬上謂明於尊卑之禮也不

能見其大而不爭其小也○愚按夫子嘗以

直稱史魚而此謂其能曲於人蓋可屈則屈

正得乎天理人情之宜故惟能○孔子閒居

曲而直在中矣○此章見說苑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

閒音閑鞮丁兮切○銅鞮晉離宮名伯華晉

大夫羊舌赤也劉昭曰羊舌所邑在晉宮北

二十里蓋銅鞮爲晉之離宮而羊舌赤亦食

邑於是也定安也言伯華無死猶有安天下

之人非謂天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子

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

也有道而能下人好去聲下同下去聲章內

去聲○敏優於才也有才而又好學則日進

於德矣屈挫折也謂理屈也勇而不至於挫

折則勇非血氣之私矣有道猶有德有德而

又謙下於人則無自恃之心而德愈大矣

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勇而

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夫音扶下同○

所能及則又謙子曰由吾聞之以衆攻寡無

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制天

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

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衆攻寡言其多助克勝也賤下賤言其所以

得人心而多助取勝也此章見說苑逸語

也言以周公之聖居上而操制作之權而猶

必下士者欲得人以相助故也然則伯華之

歎美無窮之辭○此章見說苑泰山見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問曰先

生所以樂何也樂音洛下同○泰山其陽屬

氏啓期名亦作榮聲期鹿裘以鹿皮爲裘索

以草爲之樂者見其鼓琴而歌有自得之意

也孔子之問謂啓期身處貧賤對曰天生萬

物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

男尊女卑而吾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

見日月不免飢寒者而吾既行年九十矣是

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待終。

當何憂哉。而彼列切。不見日月。謂人甫生。

穢穢者甫生。卽死也。處常待終。子曰。善乎。能

言隨其所遇。盡此一生而已。子曰。善乎。能

自寬者也。善乎。云者。美之而有未定之辭。寬

貧富死生之際。能自解。慰蓋亦。○衛將軍文

子問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入室升堂

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夫子曰。公孫彌牟。名

木入室升堂。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

焉。成次成小成蓋者。所難也。夫能夙興

逸語。卷九。七

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

之行也。夫音扶。行也。之行去聲。下同。○夙興

則也。崇禮以爲行。故不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

借不淡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在猶處

處之。如寄。不爲貧累也。臣僕隸下人。如借者

似非己。所有使之必惜其勞也。不淡怨者。直

而無隱。不錄舊罪者。寬。不畏強禦。不侮矜寡。

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

也。於同。○不畏不侮。行之正也。循性者。任

都邑。子路長於政事。故足以富民。恭老卹幼。

不怠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

行也。卽同。恤。好去聲。下皆同。省。悉井切。○恭

意。賓旅。寄寓之人。此其待人之周也。學。指學

於藝。惟好故博。物猶事也。謂隨事體察而不

敢懈此其修。齊莊而能肅志。通好禮。儼相兩

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齊側皆

講習之。漢也。儼。所以相君者。事會盟之事。篤

言其情雅言其文。有節。情滿而不滿。實如虛

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

於人也。無所不信。其稱大人也。常以浩浩是

逸語。卷九。八

曾參之行也。參所金切。○不滿。如虛。以存心

之敦。存於中。言之信。實也。貌。見於外。德

大人者。不屈節於富貴。美功不伐。貴位不善

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顓孫師之

行也。敖。去聲。○美。大伐。誇也。貴位高爵也。不

者。慢易也。佚。逸同。猶云遺棄也。敖者。驕

也。無告。窮民也。此言其與人之慎也。送迎

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送迎

人之一端。而言必敬。謂內盡其情。外盡其文。

若截者。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義然有不可犯

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行己之行如字澹徒甘切○不喜也言苟於民有利寧薄於奉已故先成其慮其所以事君也乃欲佑助下民耳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慮先成其慮者凡事豫圖獨居思仁公言言也安猶失也言偃字子游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韜之行也三去聲○思仁者返諸心而驗其則曰仁理見於言則曰義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三復往復誦之其慎於言如此則其慎自見孔於行可知矣南宮韜名適字子容

逸語

卷九

九

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長上聲見齒之見音現○越足見孔子未嘗越屨者恐其莫辨而誤踰之也過之者經過過孔子之左右影在地故往來不敢履其齒誠敬以尊夫子如此仲春之月蟄蟲啓戶草木方長不殺不折其仁心之及物也執守也箴則見齒記曰子臯之執親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蓋哀之深而不知有樂也其孝思之篤又如此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舉此數人可知其餘述子貢適魯見其大槩亦可見生平矣孔子以其辭告子曰然吾亦語女子貢曰賜

願得聞之見賢遍切語去聲女音汝○然者所知於及是賢遍切語去聲女音汝○然者門之外也子曰畏天而敬人服義而信友孝乎父而恭於兄從善而教不道蓋趙文子之行也畏天猶論語畏天命人謂大人聖人此尊乎己者服義熟習於義友與己同類者惟畏天故敬人惟服義故信友也孝親恭兄言其處家庭善則從之不道則教之言其待常人蓋者疑辭若未足盡其外寬而內正賢之意趙文子音大夫名武自拯於槩枯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蓋蘧伯玉之行也蘧於謹切枯古活切○寬正方者曰括自拯於槩枯之中者自救其失之謂直己不直人者以槩括己不強以繩

逸語

卷九

十

人也汲汲惟恐不及之意凡孝恭慈仁允德此皆所以盡其為己之學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去上聲○孝恭猶孝友親親也慈仁仁民愛物也允當也圖度也謂其孝恭慈仁皆當於本心之德所以度其當然之義也約儉也多貨為怨之聚約以去怨其處己然也輕財以財與人其施人然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衡同橫○量猶諒也不可無所逃也故始進之時不可不擇君有道則出而仕理之正也故曰順命君無道則退而

隱理之變也故曰衡命聖人述其言而見其行如此易行以俟命居下

不援其上其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

樂以不能學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之行

也易去聲易行之行如字樂音洛○易治也

求進也觀四方者丈夫之志然念其親而不

取極其遠遊之樂也不能學猶云不足於學

以此爲憂其學之無不足可知矣介山子音

文公微臣介之推從文公出公後文公歸國

隱於綿上山文公未之昔者晉平公問祁奚

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

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事而不使其過宿

逸語 卷九 十

其爲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其爲與尉也信

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爲容也溫良而好禮博

聞而時出其志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

尺遂切○平公晉君名彪祁奚晉大夫字黃

羊舌大夫晉公族羊舌職之父恭而順謂

其性情之剛柔得中也恥者恥其過故不更

宿而速改也悉盡也端專主也謂爲大夫而

理政事能盡心以圖其善而猶謙若不敢自

專主也與尉上軍尉信誠也功能也謂爲軍

尉則誠心以治軍事而直行其所能乃隨位

盡職也溫良者容之和好禮謂更講習乎禮

之所向以明學古之意此又羊舌大夫之行

孔子貢曰請退而記之賢大夫子貢當時未

及親觀者故日記之○此章見家語

陽虎第十八

此篇論時事得失凡三章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謂子路

曰趙氏其世有亂乎陽虎季氏家臣陽貨也

陽關陽虎奔齊請師伐魯齊以鮑文子諫而

止囚虎於西鄙逃而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

氏其世有亂乎無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

亂權不在者音之子曰陽虎親富而不親仁

有寵於季氏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

齊人囚之乃公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

逸語 卷九 三

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

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去上聲好去聲○親

利不親仁者不能去其疾猶云除其害多信

輕信也惟好利故言利者無不信也溺從皆

誤信之意終極也言晉之權固在趙氏然簡

子必深信陽貨則禍敗皆陽貨致之非一世

者極好利之害流毒無窮耳○此章見家語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子曰

人臣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

之武伯孟懿子之子名懿臣家臣叛離叛謂

固天下所不容者也狀情形也反還也又

言揣此去之情形必不索而自還蓋當時其

臣必無故而去故夫子因三旬果自歸武伯
其事而揣其情形如此
將執之訪於夫子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
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
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
止十日為旬執者拘繫以正其罪無者無以
執為也禮意謂情文兼盡也除猶赦也○
愚謂夫子嘗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朱
子曰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按此
言天下所不容叛主之罪自無所追又言禮
意不至是以去子乃專責其主而不責其臣
蓋特因武伯而發也孟子國人寇讎○邱成
子聘於晉過衛右宰穀止而觴之陳樂而

逸語

卷九

三

不作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不辭其僕
曰鄉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
過而弗辭成子曰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
而不作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
也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
喜之難作穀臣死之還車而臨至使人迎其
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
其璧邱音厚鄉去聲渫先結切難臨並去聲
食音嗣長上聲○邱成子魯大夫邱敬
國之子聘於晉不載春秋右宰執政之官穀
臣人名亦作右宰穀璧美玉顧猶及也反自

晉還也侯何也渫過重過也寄托也倍與
同倍衛猶言離衛地甯喜衛大夫悼子也惠
子之子按左傳惠子與孫林父共逐獻公惠
子將卒謂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
策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
諾襄公二十六年與右宰穀同伐孫氏不克
悼子復攻孫氏克之弑其君剽而納獻公此
云穀臣死之者蓋因伐孫氏戰鬪而死也臨
魯異猶別也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
可以託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夫音扶○微
謀者不俟明
言而能喻其意託財不專指璧凡人所愛惜
者俱曰財蓋當時穀臣亦第借璧以見意而
成子迎其妻子反其璧皆所以不負託也愚
謂仁智之道至大成子何足以言之夫子所
以許之者就其可以微謀可以託財亦○景
仁智之一端耳○此章見呂氏春秋

逸語

卷九

禮

公被狐白之裘晏子入見公曰怪哉雨雪而
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嬰聞古之賢君
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
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乃令出裘發粟與飢
寒被皮寄切見賈通切雨去聲出尺遂切
被加也加於外也狐白狐腋下皮毛淺色
白者古之賢君以下因言寒而類及之君不
知者專指天不寒而言蓋謂天非不寒君特
不知耳出裘發粟乃感悟孔子謂之曰晏子
之速而施惠有其實也孔子謂之曰晏子
能明其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景音景○其欲謂已
者能明言之而無隱行其所善謂景公於若
即能行之非徒面從而已所以美其君臣

逸語

卷九

毒

之相得也。○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范昭佯醉而起，謂大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大師曰：「冥臣不習。」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大師知之。

聲大音泰下同為去聲冥音因○范昭音大平更夫士吉射也酣樂酒也樽飲器酌斟也徹取也更易也佯詐也大師樂官調者和其聲也冥目無見之謂按太史與燕饗於君有君賜

之爵無請君之樽者成周之樂天子之樂孔非人臣所可舞者故曰試其君犯其禮也

子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大師其與焉。

夫音扶○樽俎至近千里至遠言即近知遠也車從旁突出曰衝折衝言欲突出為害者能折挫之與助也大師亦相助有功也夫子美晏子而兼美大師亦謂齊多賢臣故見幾遂以卻敵如○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為大夫。」

喪皆如字衰七雷切經徒結切菅音姦苦音羶枕去聲○晏桓子名弱晏

逸語

卷九

去

子父也。麤謂三升布也。衰喪服名。斬者不緇也。苴麻也。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言之則首曰經。要曰帶。杖以苴蒙竹為之。言三者皆用苴也。菅茅屬。廬於中門外東壁倚木為之。故曰倚廬。苫白茅。凡此與儀禮士喪禮器同。家臣之長當時所行喪禮。士大夫各有不同。晏子大夫也。而行士禮。故其家老非之。唯卿為大夫者。林氏左傳註曰：「諸侯之制降於天子一等。故唯卿然後得用大夫。」曾子以之禮。晏子言己乃大夫。故從士禮耳。

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違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孫辭以辟咎。義也。」夫遠孫辟夫音扶。○能遠害謂所行既合於禮而所言又不戾於時。其處世之善可以遠夫禍患也。駁駁通辨正也。人指時人孫順也。謂順家老之意以應之。所以避時人之罪己也。義謂合手處世之宜。愚按父毋之喪。自天子達無大士之別。特當時勢難復古而家老又非可與論禮之人。若直己以正時之失。徒自取咎而已。故孫辭以應家老。乃所謂義也。○和靖尹氏曰：「君子持身不可變也。言則有時。」齊而不取盡以避禍也。○此章見晏子。

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謂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東郭亥色戰曰：「我已矣。」願子無言。

夫音扶造音阜○東郭齊為氏亥其名也田氏謂齊大夫田常圖謀也附猶助也圖大則人憚謂人畏罪則愈不附

後世後嗣也。○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

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

朝廷之不理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

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

來子產治鄭國無盜賊道無餓人

樂音洛下同又魚肺切朝音潮下同○簡公鄭君名嘉鐘鼓樂器所以佐飲酒之樂者任猶事也又治也亦理也

也入參入也謂子無與聞寡人之志外憂未消也

與聞子之事蓋委國以聽之矣無盜賊則禮義興無餓人則家室足西山真氏曰子產以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方其時內則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謀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

不至國幾不可為矣子產從容回幹皆有孔

次第蓋惟簡公委國以聽故克治鄭如此孔

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也雖抱鐘而朝可也

好去聲○樂飲酒鐘鼓之樂抱鐘而朝甚言其好樂簡公能信用賢人若此雖好樂而亦不荒於政所以可也○此章見尸子

○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

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

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

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

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

令平聲為去聲○叔嚮亦作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人謂賢人詩褰裳篇之二章為之詩者為之賦詩也惠愛也洧

逸語

鄭水名秦在鄭之北荆在鄭之南故曰近異

心謂其賦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將事秦荆既

有賢人又有外援故孔子曰詩云無競維人

曰不可攻也輟止也

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詩大雅抑之篇競強也李迂仲曰言治道莫強於得人也稱稱詩也謂鄭得子產一稱詩而免攻信如抑詩之所云也○此章見呂氏春秋

○晉人伐楚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

時晉不伐楚及寡人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

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

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

也請擊之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

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

力未可攻也

下其之下去聲下同○大夫楚君名旅穆王之先子先君指穆王也前章城濮之戰乃楚成王事在穆王之前辱謂若屈辱其擊晉謙辭也三軍周禮凡制軍孔子聞之萬有一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孔子聞之

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

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

方術也下士指上士者乃僅於言辭之間謙下於其臣遂以御敵誠霸者之術也夫子謂其宜霸可見下士之為功大矣與前章美晉文之霸大旨相同

○此章見新序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陰歸之矢以

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

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元切

喪去聲○楚王按家語亦作楚共王繁弱忘歸弓矢名施弦於弓曰張載者以矢加弦也蛟龍屬兕野牛雲夢澤名楚有七澤此其一也圖澤之數也遺弓即在楚地故曰楚人得

之言為同國之人孔子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所得可不求耳

未遂也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言其義

公遂達也記曰慶賜遂行註謂通達施行使周徧也言楚王遺弓而勿求心雖公而未廣

蓋曰楚猶有限於其國曰人則天下一家矣○愚謂聖人此言第因楚王之專言楚故慨

之曰人以化其此疆爾界之念乃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之意非謂凡有所遺者當皆

逸語卷九

置之勿問耳先儒有言王公其夫人而勿求可不可也桀紂所失之天下即湯武所得之天下也而一切勿恤其可乎故學者惟善體之則可以得聖人微意之所在而不流於異端齊物之說也○此章見公孫龍子

逸語卷之十

曹庭棟輯并註

州里第十九

此篇記聖人日用行事之實凡二十二章論語

鄉黨篇集註曰聖人所謂道者不離日用之間也故夫子平日一動一靜

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又曰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此篇義同

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

弟政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二千五

州二十五家為里闕黨名五百家為黨按魯世家陽公作茅闕門此蓋其遺址或曰始於魯恭王宮有雙闕故名在州里而居闕黨者

州有黨黨有里耳政取禽獸也漁捕魚政漁所獲自當計人而均分乃於人之有父母者

所分得較多事雖微能推親親之意以及人

逸語卷十

言惟聖人之孝有以化之也○此章見新序

關而不以力聞引也卑遙切○勁力之強也杓

從上杓引之故難也或曰左傳襄公十年叔梁紇挾偏陽縣門疑即此事而誤作孔子愚

按此記者嘆美孔子尚德不尚力之意亦謂孔子之勁可以杓國門之關非必實有其事

故曰不以力聞言有力而不關非必實有其事

試可知矣○此章見淮南子○文王嗜菖蒲

菖蒲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

之菖蒲子胥切頰烏割切勝平聲○菖蒲蒲頰之昌盛者孝經緯曰菖蒲益聰謂其可以

通人之神明也菖蒲同菖蒲也左傳饗有昌歌即菖蒲菖蒲服習也縮頰也頰鼻也勝有呂習之熟也此見聖人於飲食之微不務肥甘以悅口亦取有益於身心與不撤薑食其旨

相同且事必師古之意於此亦○魯城門久

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行左右曰久矣子曰

惡其久也惡去聲○木腐曰朽欲頓將傾墮

必遂頓惡其久者正惟恐其久矣謂朽已久未

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是也若謂其有命

○此章見論衡○孔子至於暮矣而不宿

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惡去聲○盜

山之水陰蓋盜泉近孔子之居孔子往來常過

惡其名也思謂不宿不飲必有志惡其名而

然聖人不若是之迂也蓋暮矣可宿而猶可

行所無事而自出於正特在記者窺測之則

足為慎微謹小之方○子曰受業身通者七

也○此章見尸子○子曰受業身通者七

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有古通又○通謂

惟通達義理故所能皆非凡近也按史記世

家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

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至弟子列傳則七十

七十六人乃誤脫顏何一人也至於家語止

記姓名相亂或以形誤或以聲誤不可悉數

其尤不同者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鄭軍家語

不載家語有陳亢琴牢縣亶史記無之又考

文翁石室圖所載則七十二人而內有蘧瑗

林放家語史記所無者合而計之得八十二

人焉然則夫子所稱七十人者○七十子

之肖仲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

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七十子舉成數而言肖似也言以

聖人為宗也治者治其事精者精其理磨者

相切劘也終猶成也言學思既盡其功於一

朋友名譽更收其益於同堂如是而無間斷

所以能成其德也此記者嘆美七十子之能

學聖人而述其用力之次序如此○龜山楊

氏曰凡學者以聖人為至則必以為師猶而

射而立的夫聖人固未易至以聖人為師而

之若何以為準○此章見法言○子貢始

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為同德三年

方知不及○聖德之大渾然無可名之迹子貢

漸進而漸覺其不及所謂學然後知不足也

按論語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

可階而升也蓋愈學而愈知其○東郭子惠

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槩

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

多頑鈍○槩括音義並見第十七篇砥音紙○

一枉曲木也砥礪子惠名疑齊人雜謂人品不

皆磨石砥細礪麤夫子聞之曰吾修道以俟

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修道修諸己俟待

逸語

卷十

四

天下也止拒也來而願學者既非強其至亦不拒其來惟不拒則來者多人品所以不一也蓋聖人不欲以禦枯良醫砥礪自居故曰俟曰不止皆自謙之辭○此章見孔子正言

○夫子適周見長弘言終退長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語去聲強弘資中人周大夫劉文公亦周大夫名卷字伯益洽周偏也猶博也強者智慮有餘之意與謂崛起而有為於世也

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長弘曰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

亦正其統紀而已矣弛音始喪去聲○言周爭孔子既無其位雖有聖人之德亦將何所設施乎或者不敢直言時之失也弛廢也正猶定也大綱曰統細目曰紀指禮樂言謂時固不可為天生孔子亦第定禮樂之制使文武之道不至弛墜而止既而夫子聞之曰吾然非聖人之興者不能

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好去聲○夫子不敢不得以此自謝言亦好禮樂者辭愈○孔子謙而意愈切矣○此章見孔叢子

始用於魯定公九年孔子為中都宰至十四年由同寇攝相事始用者用為中都宰

魯人驚誦之曰麟襲而獲授之無戾麟而麋裘投之無郵用已詳弟子行乎塗右女

逸語

卷十

五

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

今切鞅彼義切○驚古通翳隱也翳補猶云隱諷鹿鹿子皮可為裘鞅劍鞘投棄也與九同謂投棄孔子無罪尤也行右行左男女有別也長樂陳氏禮記解曰男尚左女尚右陰陽之理也道路則男右女左者地道尊右故也舉取也聖人為治所謂三年有成自有實效仰一二端而具他可知○孔子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與眾共之是以死者不恨生者不怨

斷音鍛屯支君切○屯難也屯屯難之又難不敢輕斷與眾共者使是非合乎眾心而後斷不敢獨行己意也死者大辟○子釣生者鞭扑之類○此章見春秋繁露

於沂季孫過其車從者叱焉魯人曰此孔丘也從者曰吾知之以魯國之眾辱一士奚足道哉及孔子為魯司寇從者與魯人鬪季孫捕從者桎梏以見孔子當是時魯人相率以觀孔子之政為從者之有怨也既而從者死

從去聲叱音七道去聲見賢通切為從之為去聲○沂水名在魯雲門外從者宰隸之屬此大聲怒訶也捕逃而討復也桎梏子曰吾拘囚罪人之具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問訟之室者折於天刑君子之幸也罪未成而桎梏小人之幸也

室實也言情真而罪實鞫訊而死也君子之幸者無心而偶德之謂成定也小人之幸者有意以冀望之謂思按

逸語

卷十

六

當時從者蓋罪實應死則死正適當其罪在
聖人初無所容心故曰君子之幸所以自明
其人公無我也若夫從者罪未定而枉結魯
人輒相率觀政是先意其必死以快一時之
私忿故曰小人之幸所以淡譏○季桓子受
魯人之蓄怨也○此章見外史○**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
操以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也操去聲○史
記孔子為魯
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諫謂
諫魯君欲諫不得者魯君聽桓子之言而受
女樂知諫之不行也龜山在魯東境詩奄有
龜蒙即此操詩歌之別名劉氏別錄云君子
以雅琴致思其道開塞悲愁而作曰予欲望
者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
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今歌之
史聲言

逸語

卷十

七

去聲下同○寡裕猶不足謂其涵養無素也
命天命既盡自反之道忽來意外之加是非
人所能為則亦聽之天命而已蓋以釋子路
之忿耳又曰我歌子和聖人氣象從容當患
難而處若平
子路歌夫子和三終而圍罷
終歌之終也三終者互相歌和歌者三而和
者三也○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刻舉策
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
言告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乃率衆圍之孔
子圍遂解○此章見韓詩外傳○**孔子轍環**
於河濟而弗濟援琴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
其辭曰河水之洋洋兮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環音還辭音虎操去聲夫音扶○轍車迹壞
者車輪回繞也辭水涯也濟渡也洋洋盛大
貌委之於命者不欲明言不濟之意也○史
記孔子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
聞簡子殺寶鳴犢將奔華二大夫於是遂反手
衛愚按是固義所不當就而不就也遂反手
以命自處者特不欲明責簡子耳論語道之
將廢也與命也朱子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
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
於命而後泰然也此與前章言命意同○此
章見子
宰子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
因宰子以遺孔子焉使遣並去聲○使為夫
今小車一馬坐乘也象子使昭王名軫安車若
飾以象骨飾之遺贈也象宰子曰夫子無以此
為也自臣侍養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
動不違仁貴德尚義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

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道行則樂其治
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故臣知夫
子之無用此車也從離好並去聲積子賜切
義錯舉以言之素常也清素澹泊之常也儉
節制也此申言無以此為之意不以為積者
仕非為祿也退無吝心者可去則去也樂其
治者樂乎道濟天下也樂其身者抱道自得
也謂夫子之為人固如此復宰子歸以告夫
言無用此車蓋決於卻之爾宰子歸以告夫
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
盡夫子之美也夫子之德高則配天配天不可及配海
海若子之言行事之實也不可測行事之實

逸語

卷十

人

謂顯而可見者夫子正恐當時之君疑其德
之高淡而莫能用故以子之言何如為問蓋
足之也乃子貢以配天配海為言雖其智
足知聖然非夫子所以發問之意矣
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
華不若予之實也夫音扶舍上聲○貴實者
凡立言者惟貴乎實則足以取信於人見舍
實更何所稱述乎是見上文而言華者雖美
而近於虛實則人共見之斯人共信之故曰
賜不若予也○愚按宰我列言語之科而大
才辨猶以為不過取其言之實如子貢之聰明
所貴矣○此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
嘗食藜羹不糝食音嗣糝桑感切○按史記
孔子自蔡如葉楚昭王使人

聘孔子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窮於陳
之閒嘗口味之也食飯也藜羹菜羹以米和
糝曰子貢入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子曰是何
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
丘也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
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
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
也省悉井切難去聲○子貢所謂窮者遇耳
故夫子言窮通在道而不在遇也抱道遭
患者不枉道以徇世其所者猶云當得如此
疾病也不疚於道者不窮於道也不失其德
論語後淵之意○此章見呂氏春秋○孔

逸語

卷十

九

子御坐於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仲尼先飯
黍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飯扶晚切
侍坐黍禾屬而黏者飯食也雪者治之使潔
淨也爾雅桃曰膽之邢昺疏云桃多毛挾治
去毛令色青滑如膽也羅願爾雅
翼云雪桃用黍以黍黏去桃毛耳仲尼對曰
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
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
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
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
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夫音扶
長上聲

盛平聲菰郎果切先於之先去聲○五穀麻
黍稷麥豆盛者陳於器中以供祭祀之名木
實曰果草實曰蔬有六謂瓜桃李棗杏也
妨害也○聖人即小節以明大義其不輕徇俗
如此○此章
見韓非子

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巢夏居密
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酒不醉醫曰

是良醫也葛古通蓋鎖音饒○視審病也葛

為陽氣發越之時故於所居掩其巢以養陽
之生氣密蔽也陽謂日光也密陽所以遠暑
秋風肅殺故避之對火曰煬不煬所以滋陰
氣鎮通猶盡也對火曰煬不煬所以滋陰
氣鎮通猶盡也對火曰煬不煬所以滋陰
不及於亂皆適可而止也良醫謂居處飲食
如是是即醫之良者也

逸語
卷十

矣○人有語導氣者問程子曰君亦有術乎
答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
定心氣如斯而已矣程子之言其有○孔子

病子貢出卜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

也曲禮曰龜為卜筮為筮何休曰卜為龜書

之通名也待猶緩也蓋不直斥之也先者先

長若齊若祭言其慎也卜之久謂無所用卜

矣與論語子路請禱章義同○此章見莊子

逸篇○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子曰取書來比

至日中何事乎比必二切○商瞿孔子弟子

瞿卜謂占易也期日中謂病之不起其期恐
在日中耳凡有文字者皆曰書此及也何事

謂書之當學病之當死兩無妨害也按記曰
孔子寢疾七日而沒夫寢疾非學之時聖人
豈有意為之特一時偶有所觸故曰取書來
不問於平時之講習可知而所觸故曰取書來
好學之心亦可想見矣○和靖尹氏曰學至死
乃已○此
章見論衡

志在第二十
前十九篇皆以類相從

登條目所可盡故此篇以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孔子所作

為賞善罰惡之書見善能賞見惡能罰乃王

道之本孝經亦孔子所作行在孝經者志在孝

之本孝經亦孔子所作行在孝經者志在孝

逸語
卷十

已故直言行在也○子曰六藝於治一也

指易書詩禮樂春秋六藝皆明理之書其於治已

治人之道雖文辭各異其理一也

也○朱子曰雖文辭各異其理一也

家身上討道理讀六經各異其理一也

詩有箇道理看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

路徑可見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理○子曰

帝者諦也諦丁計切○諦審視也周覽四方

如此所以勉為君者欲法古以爲治當○子

曰一貫三爲王此夫子釋造字之義也三者

而參焉非王者其孰能之故謂之王○李陽

水曰王者之王中一畫近上象○子曰天子
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化合神者稱皇德
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人者稱王感天地者
洞八方者著於百姓言天子之德所關非小
也化謂德化合無間也神者神明不測之謂
仁義大也德合天地者如堯之巍巍蕩蕩是也
程子孟子註曰非聖人以上又有一等神
人思按理得於心之謂德德至無可名處使
是化故德合天地即仁義化合神非帝不及皇
也若夫王之德則有仁義之可指不能不遜
於皇與帝矣至於感天地洞八方則稱皇稱
帝稱王固無不同也○此章見帝王世紀

逸語 卷十 三
○子曰帝不先義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義

霸不先正尚武力先猶尚也義指見諸事而
言任道德者順道德之自
然為恭而天下平之意尚仁義者脩諸己而
見諸事務求其理之當也尚武力者惟務以
力服人而已此聖人明治道之不同亦以
慨世運之有升降爾○此章見當家語
子曰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昭昭者
明者著之甚也天之覆幬無所不徧其光也
著明亦無微不入鑒觀在上如此固可畏之
至也此聖人警人以無愧屋漏之意○周子
曰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此章見春秋緯
○子曰詩云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
必報有德禍亦如之詩逸詩皇皇盛大也帝
即天也以形體為天以
主宰為帝忒差也報者報以禍必報有德明
其不忒之意此詩辭也聖人言由詩辭以觀

則知為惡者天必禍之亦如有德者天必福
之固理之必然也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
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義同○新安陳
氏曰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不然理
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愚謂聖人○子曰智
亦言其常而已○此章見當家語

逸語 卷十 三
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凡微諸事物而
變曰怪思刑猶懷刑諱名者諱言怪也蓋思
刑於未至則謹慎以自省而患可弭故曰智
自安而禍終及故曰愚天道無親可為祇畏
天道福善禍淫之理言天之於人非有厚薄
故變怪之徵亦智之理言天之於人非有厚薄
言天道如是所當預為盡散盡畏也蓋見變
思刑猶後耳况於親怪諱名不亦諱之無益
乎夫子示以祇畏欲人預杜變怪於○子曰
未見未親之先也○此章見後漢書

物老則羣精依之皆能為怪因衰而至物凡
行之物老歷年久也精者天地之氣曰羣精
蓋雜而不純非正氣耳依附也為怪附其中
而為變怪之徵也衰者人心懦怯也愚謂開
昧之私陰之柔也正大之理陽之剛也理不
足以致勝私則陰盛陽衰而中情懦怯不正之
氣遂得乘其間而為變怪以惑之是以君子
貴明理也○此
章見按神記
○孔子卜得賁曰不吉子貢
曰何謂不吉乎子曰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
何吉乎賁音臂又釋文引傳氏云古班字太
音扶○賁周易卦名雜卦傳云賁无
色也鄭氏曰變也文飾貌蓋色之雜而不純
者夫子言白而可謂之白黑而可謂之黑賁
則非白非黑何吉之有以其色之非正也愚
按夫子之卜蓋志在行道而乃得此不正之

占知其道之終晦故曰不
吉○此章見呂氏春秋

○子路問曰猪肩

羊膊可以得兆
荏葦豪筆可以得數何必著

龜○膊伯各切荏胡官切
荏莫報切○膊臂也

有以牛骨卜筮類
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

卜者疑即此類

著之爲言者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

當問者舊也
夫音扶者渠宜切○者老也舊

歲而三百莖其本已老
是也龜爲舊者洪範

五行傳曰龜壽久故知吉凶
是也疑以狐言

孤性多疑故也者舊老成之事
當問老成之人

也○愚謂卜筮之欲明所疑
聖人亦所不疑然

謂脩之吉而恃之凶則有不待占而可知者

逸語
卷十

故夫子論著龜而借喻於者舊欲人因名以

審其義而知明脩恃即可以定吉凶蓋亦不

徒尚占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

曰狐鄉邱而死吾其首禾乎
鄉首並去聲○

三變者自苗而秀而實也
滔滔文曰水漫漫

大貌滔滔然者禾之徧野如
水之漫漫也鄉

對也記曰狐死正丘首亦鄉
也邱爲狐所

窟藏之地生而樂於此則死
亦必正而鄉之

水經洙水出泰山入於泗
皆屬魯境魯道雖

微而洙泗之閒尚有分
辨蓋謂魯卑長幼之

道猶不至於亂也當時三
桓僭竊其亂已極

徐廣曰漸斷東州語也或
曰○子曰禮失而

求諸野失猶亡也言古禮
公失有士大夫所

歎當時不行古禮而思有
以○孟武伯問曰

同寮有服乎寮小總也楊
慎曰同官爲寮亦

子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
昔者號叔閔天大

顛散宜生南宮适五官同
寮比德以贊文武

及號叔死四人者爲之服
古之達

逸語
卷十

理者行之也
大音泰散素亶切此必二切爲

德猶言同心達通也禮以
義起有相友之義

則有可服之禮因義而通
其理也○或問未

當與君父不及師何也曰
正是難處若論其服

不及友蓋交情有淺深亦
正是難處若論其

服當與兄弟等故曰古者
見今之難行曰達

理者見行之在人變通無
定制也記曰孔子

之喪二子皆經而出羣居
則經出則否陳

氏集說曰羣者諸弟子相
爲朋友之服也然

則戴德曰朋友有服亦同
道之思○子曰不通於

論者難與言治
通變通也治者治民之道蓋

能因時制宜而爲成說所
拘者其難與之言

逸語

卷十

天

100

物無爲者資其利而不見其功其流

逸語

卷十

子

益否乎者其果有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齊衰苴杖

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

裳者不如葦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黼音

音咨衰七雷切葦許君切○說然愁貌黻何

也謂何以爲此言也齊衰喪服直杖義見第

十八篇白與黑爲黼黻作斧形刺於上服之

衣者黑與青爲黻黻如兩弓相背刺於下服

之裳者此祭服也尚書孔傳作黻如兩已相

背蓋傳寫之譌茹食也葦蔥菲屬禮祭致齊

不茹葦言服此服者即盡此服之禮先王制

服所以防範乎人使不得越其非無益可知

矣且丘聞之好義不守折長者不爲市竊其

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好去聲長上聲知

而推言之肆商賈貿易處市貿易也言好居

肆者必不甘守貨財之耗折蓋市弗能爲廉

逸語卷十

亦業使然也故長厚之人不爲貿易之事慮

其近於貪耳竊者私自揣度之謂言凡事必

有過人之識也○愚按此章夫子雖以言京

公然意在所爲之不可不慎亦通上下而言

學者苟能卽此而深思之其於日用事爲之

閒孰爲有益孰爲無益不可不懼然以



逸語十卷江蘇巡撫

國朝曹庭棟撰庭棟有易準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

謂慮羣書沿襲疑信相參用是殫心潛體削誣正

誤以傳其信云云夫自秦漢而後百家多述孔子

之言真僞參半庭棟雖稱削誣正誤亦未見一一

必出於孔子又其序說行欵及每節註文分圈內

圈外儼然朱子論語集註體例亦未免過於刻畫

也

困勉齋私記四卷

〔清〕閻循觀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八年樹

滋堂刻西澗草堂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困勉齋私

記四卷》提要

困勉齋私記序

自程門諸弟子記其師說爲語錄厥後效其體者多有其書然循章句者近於襲喜高遠者流於矜不襲不矜和順於理義吾以知其中之所蘊有非徒然者閻懷庭先生自弱冠講學晚而彌篤錄其所得積久成編自家居以至服官二十餘年中進修之次第行事之實益皆可按而知庶乎和順於理義者矣其篇目曰困勉齋私記困勉齋記忘求心編余爲併其繁稱釐爲四卷曰困勉齋私記以傳於世夫先生以醇明之質操術規於中正其言之而信足與昔之講學者並乃其書之所自具非有待於表揚者顧以

序

余編輯之餘愴懷先逝竊識其所得於先生者如此世有欲考先生之學者於吾說有取焉或得自附於知言也理
堂韓夢周誤

困勉齋私記卷一

昌樂 開循觀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謝上蔡所謂常惺惺

朱子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妄念妄念閑耳聽邪言也

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手足動之不以禮時手足不

妄動即是睡時做工夫無時無工夫也皆是放也

最是閑念難除

以小善為不足為而不為病根只在好名故學者須是不

好名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學

知為已則可與入德矣

困勉齋私記 卷一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此語最切實然須識

何為大德小德如今人所謂不拘小節却多是踰大德矣

如祭祀不謹骨肉相怨謗過窮賤尊長多輕慢見貴人便

足恭言語不檢酒色荒蕩此等事今俱謂之小節不拘不

知何事謂之大德

惟誠動物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亮哉言乎

居敬窮理是一事靜坐中覺有閑念即是不敬正念相發

即是窮理

聖賢言語須是體諸心方見切實

權所以權輕重也兩邊都是義今不能兩全酌其義之輕

重重者全之輕者不得已舍之今所謂權大半舍重就輕

矣

乾卦文言釋九三曰進德修業進德是大學誠意正心修

業是大學修身而知至知終即包却格致在內大人之事

備矣故曰君德乾卦六爻皆君德貞卦却是臣位

君子法乾自強不息敬也

進修工夫特詳于九三見聖學以敬為主

或躍在淵如文王遵養時晦武王十三年以前潛龍如伊

尹躬耕傳說版築九三周公之遭變而不失其常也處亢

而無悔堯舜之禪讓也龍見龍飛則堯舜為君禹皋為相

困勉齋私記 卷一

也

格物宜從曲禮入

知事理即天理則持循有據

養心莫善于寡欲敬則正也

柔順利貞卑勿之道也

過來稍知學是為已而為人之念不能除去故不能無怨

尤此病蓋坐未窮理耳

觀氣質弱故志向規模一向都卑狹近意思稍擴而行不

能副之動靜未一也

躬行不言方是為已

誠一于是也主一則誠矣誠敬一也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下手最切實工夫即用敬之學也

學敬自不侮傲入學誠自不妄言入

四書五經儀禮孝經及宋儒遺書乃義理之藪

安行知之至也勉行知未真也

覺得四書可愛

治心久只覺長進少奈何

非豪傑之士烏能不牽于習俗哉

毋意必固我是心正

困勉齋私記

卷一

三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誦此語爲之悚然

嘗與公復論爲已曰讀書時莫擬爲作文用便是爲已

飲酒溫克溫不暴慢也克能勝其血氣之流也

屯象傳雷雨之動滿盈動欲雨而未雨也此雨在雷上之

象也故象傳變雨爲雲雲憑憑雷填填屯之象也正蒙陽

爲陰得則飄搖而爲雲陽在陰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

雷霆坎一陽陷于二陰之中象陽爲陰得震一陽動于二

陰之下象陽從內奮

馬地類故屯之二四上皆言乘馬班如六故也然馬行險

中前有江湖後有篳葦用違其地不復能行地無疆矣

屯九五如秦之子嬰明之莊烈帝六四如後漢先主

山下之水必在險阻幽隱之處故曰蒙

常以心爲嚴師稍有妄動便訶止之

妄言便是心不存

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夫我不失吾敬雖

橫暴之人如我何哉

需水在火上象飲食在釜中故曰飲食之道也

需次蒙後敷教在寬之意

需無咎之道凡事不躁率則鮮大失矣

困勉齋私記

卷一

四

明儒文清一脉敦朴可師

公復言明儒不取朱子格物之說只是不識性字知物皆

性則不得不格矣

今且格此心何謂放何謂收何以當收何以不當放此便

是格物之最要者

格物物字即物有本末之物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皆物也

古人只是且格且做格到那裏做到那裏

功過格予有增刪一本頗足爲日用持循之則學者溺于

所習而不知返可先以此正之然後養之以經傳理學之

書譬醫家先附黃而後參苓也

邵子曰言發于真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偽任數一時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

寢後將一日言語行事存心思其是非善惡而內自賞罰之日日如此必有進益

觀經世書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意

經世六十四卦圖即先天圖其一一一二皆自內而外讀如卦始于初也

一元消長圖開物于星之已七十六如歲之雨水也開物于星之戊三百一十五如歲之霜降也蔡氏以爲猶驚蟄立冬未詳

爾雅私記

卷一

五

月止乎三而日盈乎十月四而止于三日九而盈乎十也存二六者陽數常六陰數常二也

十二萬九千六百去其三者交數取其七者用數去其三去其十之三也取其七取其十之七也

小運之變凡六十而成三百六十有六日一變六日強六十變而成三百六十六日也

一生二爲夫節十二以三百六十之時數乘之得四千三百二十四千三百二十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日數乘之得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五百九十九百八十七萬二千以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之月數乘

之得九百四十四兆三千六百九十九萬六千九百一十五億二千萬九百四十四兆三千六百九十九萬六千九百一十五億二千萬以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之年數乘之得二千六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七十垓三千六百六十四萬八千八百京二千九百四十七萬九千七百三十一兆二千萬億

天自臨以上節謂六十四卦相生之序乾至復天卦也姤至坤地卦也

可變者七四七二十八卦也

一卦去初上之爻亦二百五十六一卦六爻去初上止四

爾雅私記

卷一

六

爻六十四卦得二百五十六爻離坎爲生物之主以重卦定也

體數之策三百八十四去乾坤坎離四卦之策四六二十四爲用數三百六十三百六十去四分之一不用之數爲體數之用二百七十二百七十去乾與坎離三卦之策十八爲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

坤以十二之二十四六之爲一百四十四六之一與半謂六分中之一分五釐則三十六也

陽四卦節二百八十八陽九十六陰合之三百八十四太陽九四九三十六故乾之陽策三十六太陰六二六十

二故坤之陰策十二

著去一則卦去四著去一而為四十九卦去四而為六十四陽數一陰數四也

幹以六終支以五終者甲子一周幹六支五也

辰火不見震艮違也

雜念退則精神爽

易天道也經世天地之道也

德不足而求人之服則必爭

呂仲木曰又手不住便搖擺立脚不定便那移故強立不反之難也

困勉齋私記

卷一

七

邵子曰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心過也人不窮理便存心要做好人也是私意

先天圖見親親之道焉後天圖見尊賢之義焉

土寄旺于四季而夏至後十八日為最旺故坤居西南也

生數始于一中于三極于五成數始于六中于八極于十

卦中數故三畫而得八倍三而得八八六十四也著極數

故以生數乘成數成數乘生數皆得五十也著之用始數

故合一六而為七七而四十九也始數天道也極數地

道也中數人道也天地變化而生人著變化而生卦也天

動地靜天變地順故五十而用四十九用天道也

河圖除五十之數則生數陽少而陰多成數陰少而陽多奇數則生數也策數則成數也

五十地道也去一而為四十九天道也去一而為四十八人道也人道成于八故去掛一之數也八八六十四人道之體也六八四十八人道之用也故曰體常四而用常三也此邵子之意也

見小利害已喪所守況大節乎

為已二字不可一時忘諸心

不真知則勉持之而不能久真知而行之如饑渴之于飲

困勉齋私記

卷一

八

食矣故知止而能得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為已之功

某性最急而短于思故遇事多迫率當以明粹養之

務外之患好名為甚好名則不能為已矣

慎獨為已之至也

存心處事當與古人較得失不可與今人較得失恐臨深

為高小善自足

心有閑念便是放心

一六天道五十地道故天元而地黃也天以水為體地以土為體也三八人道故動物橫生而人獨縱象木也髮得

天之元足得地之黃也

天以水爲體天氣之積也陰陽之氣和則成雨人煙氣成水故天一生水地十成土終始之體也

讀康齋先生語令人意思欲實

人心道心交變處分明兩物

靜中忽動往往近名之念多隨即刻去再動復然因念楊斛山語我即事事盡善僅免于過惡而已以此意自克好名之根庶可除乎

謹小慎微非迂也大小巨細總是一理些小不在理上便

要欲小事苟則大事必苟矣理欲大小之分一故也故一

園勉齋私記 卷一

九

事不嫌他事做來都覺費力致曲之功可不務哉

邇來閑念頗少只是多助長之意須克

祭貴誠敬而已今俗以香盡辭神降神之後閑息跛倚以

俟香盡君子不欲觀之矣反不若從簡以三獻辭神而禮

畢

祭固貴誠亦須明古人事神之道

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故祭欲豐腆然豐儉隨人家貧

富致其修潔則人人可能故祭貴潔不專貴豐也若貧甚

則但祭饌厚于自食即可矣

無事亦須蚤起以防昏惰之萌

譽有益于名無益于實毀有損于名無損于實故君子務實而巳不以毀譽動于中也

蠲減修容慎獨之至也

勿謂小事可苟小事一分苟大事亦一分苟小事十分苟

大事亦十分苟矣處小事大事皆此人也皆此心也

比之初六在下有誠未達然積誠既充亦未有不達者也

有誠未達故但免于咎積誠必達故終有他吉

比之匪人自我比之也因思目前交遊莫賢于滕建三先

生劉易山韓公復者其倍愛敬之庶獲觀摩之益而三損

之友亦當知遠之也

園勉齋私記 卷一

十

玩比九五爻辭令人意思廣大

九五比之主也得此爻者以彖詞參觀

聖人言語至切近易行如夫子論仁至矣至與顏子論仁

茂以加矣然不過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似此有何難行人

自不行耳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何其樂也

夫履貞厲況不正乎故行而無違言而無否君子以爲憂

境遇不齊夷險順逆皆吾素也當之者但思所以處此之

道不宜有所忻厭于其間也

有人待我以橫逆便當思聖賢處橫逆是如何有人愛我

敬我便當思聖賢處人愛敬是如何推之凡接物應事皆然隨處精察而處之務當于理則近道矣

記曰齋之日思其居處笑語志意所樂所嗜今將祭而齋宜于此着力舍置餘事專致志于追慕可也先嚴先慈棄不肖甚蚤志意嗜好有不能知者惟幼小時所及記憶及遺書手澤所存警效如在不敢忘耳

薛文清公曰有一好事便要人知淺之尤者觀儒慈狹鄙既無善行可稱間有小善又不能闇修尚綱輒喜表暴于人常以文清之言自警然名根未刻少間輒發深用愧耻夫聖賢之學爲已而已自慊而已豈有徇外之心哉自後

困勉齋私記

卷一

士

須時時存心爲已自慊庶有入德之基

明鄧潛谷家禮詮補一書大有功于朱子修身齊家之道備矣

先儒謂靜坐中有雜念便是不誠之本信哉言矣

末世人情世事變幻萬端求之于易皆有其象所謂類萬物之情也

宋陸子壽準古冢宰制國用之法以治家甚可師

言勿偶行勿倦心勿雜

語言不實病人心術童子說謊宜嚴呵禁之

泛愛親仁不特是弟子職即長而接物交友道亦盡此矣

骨肉之間有相詬誶或至仇讐者以相責無已也若能反而自責曰我之責彼若是我果能如是乎我即能如是亦我分義當然非責其報也且我能如是而彼不能我則不能感之必我有所未至矣如此存心何至有計較忿爭之事

聖賢之術未嘗爲之則望而畏其難嘗試爲之則坦坦如也

竊意萬石君郭令公之流宜配享

孔廟

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砭我切矣

困勉齋私記

卷一

士

先君子嘗稱曰常存一點忠恕心時行幾件方便事不肖愧志焉而未能學也

最是日用瑣事眼前熟人難處得好

連日夢魂顛倒閑念復擾擾矣奈何奈何

非容人之難容人而能感人之難也

接人有倦心是不誠也

須時時存心愛人不可稍生輕人惡人之心

人之身父母之身也人之性天地之性也故敬身所以事親養性所以事天以氣化而論天地爲人之大父母以天命之性而論天地即人之父母也仁人事天如事親事親

如事天其理一也

人皆以天地為父母而不敢祭天地以君主之人有父母而不敢祭以宗主之故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義一也大有象傳曰君子以遏惡揚善明之至也

元旦祭祀向來從俗行事有不安于心者數端一天地之祭非賤者所敢舉也今俗于宅內圍薄為棚祭以牲魚又懸紙馬于上僭且褻矣不得已但為位焚香廣明再拜猶庶乎邵堯夫胡鳳儀炷香謝天之義也又俗于元旦祭天之時祝文用僧道家印疏尤為謬俚可笑省之可也一竈祭主庶所得行也但俗張竈馬于壁又有竈妃此則鄙俚

田勉齋私記

卷一

主

只用紙牌書司竈之神祭畢焚之一祖先之祭俗于除夕行事而不辭神徹饌至元旦接祭一日薄暮利成夫除夕有除夕之祭元旦有元旦之祭既不得從省以一饌再用而除夕獻畢之後子孫皆散嬉笑飲讌祖考神主乃徒然通宵在位無誠可敬殊為褻慢且夜中或有貓鼠偷食及踢翻汚染尤重子孫之不孝矣家禮俗節薦以時食除夕俗節也宜于祠堂行禮儀簡元旦祭于正寢另設盛饌禮備矣然獻備之後即辭神禮畢亦不必需久不徹也

家禮畧焉在今日人心有不

安者故先庶常公列于大祭

近世冠禮廢不行矣昏娶多近戲喪祭多用浮屠古禮日

壞風俗益偷悲夫

飲食男女坐立視聽語默用功最切處

噬嗑初九履校滅趾无咎小惡見懲則無大惡矣父師之教子弟宜如是也

賁象傳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質為主而文輔之故亨文為主而質輔之故小利有攸往邱園之有喜白賁之得志示人尚質之意切矣

何昔日之芳草今直為此蕭艾也易曰小人剝廬此之謂也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士生末流可不慎哉

周子曰妄復則无妄矣故无妄次復二卦之貞皆震吉凶

田勉齋私記

卷一

古

悔吝生乎動也君子可不慎動乎

靜中似有得動則失之所得非真得也

復之初曰元吉吉之至也復之上曰凶有災眚必有大敗凶之至也不遠之復聖人之所貴也迷而不復聖人之所哀也故深致其勸戒之意焉

大畜象傳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識謂察其義理也故本義音如字若音志則但記誦而已

童牛之牯續豕之牙立教者二術不可偏廢

工夫勿致間斷自有進益日計不足月計有餘

克伐怨欲之心時時刻刻除務使淨盡立志如此未知將來

進步何如耳

顧象傳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皆自口也朱子曰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

常打掃心地乾乾淨淨然後可以隨事觀理

無欲則心虛心虛而後可以應事

靜中有主涵養之功也靜中有主敬也戒慎恐懼則中有主矣儒釋之辨中有主中無主而已矣

主靜之旨與主敬之旨一也

不多識前言往行則持循無據

血氣妄動以義理制之義理有必勝之道

困勉齋私記

卷一

主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朱子曰正而不恒爲可羞吝故

君子慎終如始恒之至也古今兩截人儘多以見之不真

守之不固耳

君子補過用復據德用恒復恒其修身之要乎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因念已德所以不進者

一向功夫欠迅厲正朱子所謂半上落下者如能如雷在

天上已何難克禮何難復書以自策

晉錫馬蕃庶取象于坤晝日三接取象于離

林氏通曰涉世應務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荆棘之在衣徐行緩步而已此最爲處橫逆之善法又曰坐

密室如通衢取寸心如六馬又曰勉強爲善勝于因循爲

惡又曰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又

曰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已之心恕人則全交又

曰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又曰子不可待父慈而

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袁氏采亦曰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猶卒伍之于將師胥吏

之于官當奴婢之于僮主不可又曰兄愛而訓弟恭而勞

失和睦而莊婦守正而順又曰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憂

辱又曰檢身以正交際以誠又曰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

之惡不曰義皆名言也

困勉齋私記

卷一

去

困勉齋私記卷二

昌樂 閻循觀 懷庭

人即巧詐百出未有不見樸誠之人而心服情輸者蓋其誠未至耳莫畏人欺也

凡尊長有貧賤者不可稍生慢易之心類事之與富貴者同乃孝弟之行也

邵子曰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血氣變于陰陽故也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天道一變故雖大賢不能無血氣之

動血氣動義理即有間斷但他義理常勝少斷即續耳凡人皆有好處有不好處使人于好中尋不好則可使

困勉齋私記

卷二

上

于不好中尋好則大不可也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遇便愛勿生憎嫌之心

靜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只是一箇藹然如春的意思

靜時身心有主如尸如齋瑟今個兮是戒慎恐懼工夫若視鼻數息強制此心使不動如槁木死灰而已

九思中色溫貌恭尤靜時切要工夫

謹慎安詳言語誠恪以德之端也

今學者課程只是日記千言三六九作文若能將自己身心工夫作課程所得不亦多乎

每思于物有濟恒愧爲人所容真有道之言也

夫子言不爲酒困何有于我乃知日富之箴聖人猶懷慄也

學者須是實落心地工夫最緊要威儀言語猶爲末事緩至于文章乃是末事

鄉愿亦是爲人

程朱只是教人主敬所謂主敬非迫促束縛之謂但要時時提醒此心在這裏便能照管許多道理詩云於緝熙敬止只常明處便是敬不敬則中無主而昏書曰顧諟天之明命亦緝熙之義也

困勉齋私記

卷二

二

一二老儒白首于四書講義之中其用心不可謂不勤可惜只作一場說話過去了

粗究其說而不細求其理不智也細求其理而不實體諸身不仁也不智不仁何以爲學終身于庸愚而已矣

無事時或誦讀或思索或涵養涵養時意念偶爾則察其善惡而栽培莠之有事則詳是非順理而行行有不慊

于心自怨自艾勿貳過每晚睡後檢點一日言行念慮善惡

人心主敬則一切邪妄之念不知消歸何有方知一切邪妄皆吾性所本無也

目中見好資質僅有只是不肯立志學聖賢朱子曰惟
志不立未如之何

予自幼至今得箴規之友一人焉爲劉易山表兄得講
之友一人焉爲韓公復得良師二人焉爲滕建三先生
兄惠庭也

學者早夜咿唔用盡心力只是有功名二字在胸中此
農夫商賈志趨未辨高下須是以儒者自期待

矜氣最害事忘善無我豈能遽到得然不可不立志如此
獨行而恐人知乃是爲己

明夸于飛垂其翼陽性尚往飛之象也在下垂翼之象也
困勉齋私記 卷二 三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漢文以之象曰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高祖以之

損象傳君子以懲忿窒欲孫吳江曰不遷怒是從懲忿功
夫造來不貳過是從窒欲工夫造來大抵害心之端只忿

欲二者皆由血氣而生能以義理制其血氣則血氣聽命
矣四勿之功懲窒之要也禮者血氣之治也

隨其所處須想現前是甚境地古人必有以詔我矣
禮止亂于未形刑禁暴于已形修身亦然涵養禮也懲窒

刑也
伊洛敬字如居之有室坐之有倚卧之有床行之有舟車

可憑以安身者也

子朱子答胡季隨曰以敬喻藥矜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
他病之証原其所因蓋因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
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
自無病矣讀此釋然

朱子又曰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
慮不敢妄動凡所營爲無非正理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
爲持敬哉此論尤爲明白

程夫子論敬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肅不慢不欺可以
知持敬之大綱矣

困勉齋私記 卷二 四
齋戒不問疾益可以不問之疾耳

損文就質易培質副文難
治心如蒙師管村童一時不在座則跳動誼譁矣此心常
在腔子裏邪思妄念何自而生

爲學固是要主敬而強捉硬拏又反害心莫如就現前檢
點心有所主自不走作偶有走作隨即覺察頃刻不放久

久接續便成片段所謂就現前檢點且如走路時便一心
在走路上舉步要如何顧視要如何過尊長要如何過婦

女要如何過莊村要如何都有法則可守一心在此便能
盡得走路底道理了他事皆然此存心察理之功非漫無

所主強制之使不動也俟公復應試回時就正此意

培養根基莫如讀書讀書莫如讀程朱大字蓋須臾不可離之書他書但取以佐此耳直截明白較五經四書好看較別家有條理

易生忿大抵由于不自反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人此等言語如天降嘉穀萬世利賴之矣朱子亦云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盡

饗考較易饗祖便較難況能知禘之說乎

行得一分勝似說得十分

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程子曰進學則在致知

困勉齋私記

卷二

五

聖門爲學只是從事物樸實頭力行去一貫之旨性道之奧聖人罕言學者亦未嘗妄意今爲學多是躐等欲不禪得乎

聖門高弟顏曾爲最三省之語四勿之箴抑何親切平實也學者可以知所用力矣

今處貧約驟要想到孔顏樂處也大難且以貢路爲法子貢之無諂子路之不伐不求是有把持可用力處樂不是用力處乃得道之效驗也

才說高致便有偏在然無高致人亦難學中庸

或問思與敬如何朱子曰以于敬上未有工夫且自思入

庶有個已攬處此即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也

上蔡云去却不合做的事則于用敬有功子補其意云有得常不散的心則於集義得力程子所謂敬義夾持

每覺讀書長進朱子云看得道理熟少間見聖賢言語句句是爲自家身已設言哉言乎

朱子荅杜仁仲云既知其病即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咕咕誦言以咎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應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求名不但無益而已每誦此語汗下浹背

或問乞兒廢祭可乎曰何可廢也澗溪沼沚之毛潢汙行

困勉齋私記

卷二

六

海之水將之以明信可以享鬼神矣

世俗多敬親而不敬長此不思之甚也

不要欲速助長且就眼下扎實接續做將去

名利二字學者多是替他出力一生可惜也然欲拔名之根正難在但日日芟夸之翦敗之久而此根亦遂絕不能滋生矣

心正則喜怒不留于胸中矣

胸無真得離了拄杖便倒

如服藥然佛氏多用偏方

固我之念難除心不正也以宜凡事過去便撇開然事後

省察尤爲緊要。心念前事不幾于固我乎？曰：事後省察，却是以現在之心觀前事之是非，正是正心之功，非凝滯不化也。若固我則仍在前事無從觀省矣。

用一分工夫，得一分效驗，但先事後得，勿容預期耳。益動而異，日進無疆，遜志時敏，厥修乃來，志不勤心不細，其學皆不可成。

大象無戒辭，惟夫象傳曰：居德則忌。朱傳闕疑，而李隆山蔡虛齋皆作戒辭，看與他卦語意頗不類，竊意忌或忘字之謬。

失九四章，羊悔亡，兌爲羊，四居兌下，故曰章羊。

困勉齋私記 卷二

七

姤女壯，巽長女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蓋即上品物咸章，天下大行而贊之。

學者須是慮以下人好勝，則護己之短忘人之善矣。

萃傳往无咎，上巽也，謂六三上從二陽而成巽體，如木之

萃于地上也，故往无咎。

升象傳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非積小之外更有高大也。

出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夫移孽孽爲利之心，以孽孽于爲善何德不就哉？

孟子稱舜曰：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至矣。

哉！大矣。廓然乾坤之量也。曾子稱顏子曰：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亦庶幾矣。玩此氣象，令人私意頓捐。

困亨貞，大人吉，貞字象傳屬下句，讀似于文義爲適。

困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殆武侯矣。

困九四，有應于下，而居柔才弱，不能急赴，故曰來徐徐，困於金車，重而難行，其來徐徐也。互卦巽也，巽爲木，爲進退，爲不果，木有與象，進退不果，遲滯難進，有似金與者然。

革初九，承六二之中，順故曰鞶用黃牛之革。

困勉齋私記 卷二

八

上六，征凶，居貞，吉。蕭何爲法，類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居貞之吉也。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斯不亦泰而不驕乎？

聖賢之書，不可一日不觀，常使澆灌此心，勿令枯槁，則生意油然而矣。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君子義之與比，利害毀譽所不計焉。此意在凡人亦時有之一念之善根，極靜始無計較，無顧慮，背也。但三思反惑，私欲動而初念失，不能艮耳。故濂溪先生教人主靜。

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何等快活。

有人則有我民上下敵應而不相與則無人矣無人則無我私意不動內外兩忘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

人有初念善而轉念不善者動于性而欲撓之也有初念不善而轉念善者動于血氣而義理制之也故君子存理遏欲孜孜省察不敢少懈也

謂公復曰手容恭足容重坐如尸立如齋修身之則也今若省察前事默觀心體讀書格物之時恐不能專心檢點容貌公復久思之問曰如何曰大抵存心克己四體自不敢妄動

怨人只是不為己

困勉齋私記

卷二

九

朱子曰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雖是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按此言指氣證性最為親切

韓詩外傳載古聖賢之語有極肖似者如記曾子曰內疎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

呼天不亦晚乎

長夏易倦怠須敬以持之

勤則斂情則放

常以心之存亡為念則日進于謹斂而不知常以身之苦樂為念則日流于疎放而不覺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有以也夫

皇極內篇之節曰華文郁郁貌恭作肅君子謹獨猶言遏滅修容也威儀是力豈以炫于人哉修其身而已矣故不覩賓而足恭不獨處而情肆

朱子謂理與氣決是二物今以人心之動驗之道心人心互勝間發確是二物道心理乘氣以出者也人心氣執理以行者也然又非實有二也人心一轉則為道心矣

理無不足之時

理氣性命之說以情知之

真西山曰性即太極仁義即陰陽五常即五行下各加之

理二字文義更明

困勉齋私記

卷二

思無邪不當思而思邪也當思而思非其時亦邪也

齊之以禮禮不止是五禮凡三千三百皆是道之以德如上老老而民興孝齊之以禮如教之以服勞奉養溫清定省之節是也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方有益于身已若但方人便不濟事

堯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不賢者仰而企皆歸于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與焉者也一毫不能盡其性則于先王

之禮有不能安者也

夫子慎疾重身也疾之不慎與行險犯科登危立巖同

能不為惡即善也不能為善即惡也

心一放病痛百出

敬事者主一無適應接紛運專此則廢彼如之何曰酌其輕重緩急隨宜而應之可也臨事時道理分明自有權稱非適莫也雜以私意後顧前却茫然無所措手足矣學難進而易退信夫自覺其退即當加倍着力勿玩愒綢繆循日寢下達

明項不損

銘梳奩云人之有髮旦旦思理有身有心

不若是其人則狂其言明且清矣

易曰旅貞吉朱子曰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無不在故

綱鑑齋私記

卷二

士

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此意須時時見得

巽九三頻巽吝本無謙牧之心偽飾柔順之貌中外不孚

鮮不改度書贊帝堯曰允恭克讓信之至也詩美淑人曰

其儀一兮恒之至也

在天則成象在地則成形如星隕為石山川出雲之類是

也皆陰陽之變化

居而安者易之序動靜不失其時則居而安矣

朱子曰龍水物出而與陽氣交蒸亦能成雨愚意龍水物

陰類晴暄陽勝則不能上騰陰雨則能乘濕氣而遊非雨

得龍而降也

朱子謂雨如飯甑有益氣蒸汗下則為雨若飯甑不益其氣散而不收則為霧又曰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為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為露後說尤精晝亦有露但為日氣所勝而不能凝耳

先儒論月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朱子謂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昆堅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按此則日光影月益不獨從地四旁而出矣

祭祀之理幽遠難知先儒謂子孫精神即祖考精神子孫之精神聚而祖考之精神亦聚故有誠必格然生人父子

綱鑑齋私記

卷二

主

之間尚有不相知者如大舜伯奇申生愛親至誠而親皆見疑生尚如此況死後乎曰大抵人生則有形骸之隔感通為難死後却是以精神相招都無形骸之格故能感通且至親骨肉之間生時睽離思念或有疾病痛苦亦能感通于千里之外

鬼神之理不明于天下佛氏亂之也

祭如在即是誠意非謂有誠意而後如在也

箕司輪回刀山劍樹之說儒者所不信然有人疾病憂寐

而見之者何故曰此人心惑于其說已久病則心亂神迷

故恍若見之亦所謂緣舊以習心也當佛說未入中國時

人必無夢見刀山劍樹者矣

在本原上用工夫孰省力若專在未流上檢點便不勝其勞且難成個片段

人受性于天地若謂性有不善是天地以不善賦也天地之德健順无妄謂之有不善可乎謂性本空寂是天地以空寂賦也天地之道博厚高明日月以照之風雷以鼓之雨露以濡之山川以峙之鬼神以變化之人物育焉草木敷焉謂之空寂可乎求性于天地而性之說明異氏紛紛之謬不攻而自破矣

主宰乎天謂之帝帝天心也入之心即帝心也故曰惟皇

困勉齋私記

卷二

主

上帝降衷于下民人之貴何如哉

聖人每以恕字教人萬世之人有志於道者皆得問津矣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器故也

君子周而不比能體天地之心者便能同胞斯人無一人不在所汎愛至於親疎之殺賢否之等天理自然而非有私意厚薄於其間也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不妄言主忠信之一端

慈則以惠及民而民忠之宜也孝之致忠何也曰孝者所以事君也故朱子曰以躬率之

子見南子欲赴佛胎弗擾之召如大明出海水不能浸若

使燭火投水鮮不滅矣

近看四書白集註外專參以朱子講說覺勝于泛覽大全聖人憤樂相尋老至不知學者則當行法以俟命

萬石君心結儀一一言一動皆可爲法所謂善人者耶太史公傳之便學論語鄉黨篇體

讀書道理覺有滯礙則可與言矣

顏淵請問爲仁之目想見古人做工夫亦自立課格四勿工夫無窮盡且隨已分上做去

聖人教人大槩是令人踐跡雖教子淵子亦如此

一念之動善惡疑似以類類之其類明矣

困勉齋私記

卷二

古

困勉齋私記卷三

昌樂 閻循觀 懷庭

向余說主一之旨以爲如行路則心在行路吃飯則心在吃飯當是也後又疑食無求飽發憤忘食意思不同復讀傳習錄以爲好色則心在好色亦可謂主一乎意與余所疑同近乃思得主一是直內事不關分別理欲無容混濛陸澄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王陽明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是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按陽明所謂靜中之克己即是戒慎恐懼若徒然靜養而不戒懼則

困勉齋私記

卷三

必喜靜厭動究是四肢之欲用事耳

陽明曰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語管閒事又曰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于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問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愚按此論最爲緊切可以砥礪訂頑矣陸原靜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間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陽明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此意近日稍知得嘗識曰一念之動善惡

疑似以類類之其類明矣

陽明立志之說即程朱主敬而易其名耳

吾字中人最深直是難除

名利二字向來輕看了若不足束縛我者近乃愈覺出不得他圈套奈何奈何

看書如交友久與之習必有薰染處宜擇書而觀之

陽明以格物爲正其意之物以天下歸仁爲體以在邦家無怨爲不怨邦家味經意實非是特爲是說以矯當時泛濫之習正助之弊耳然心良苦矣

人有過多于過上用功猶如補甕其流必歸于文過陽明

困勉齋私記

卷三

二

此等議論令人汗下

朱子答吳德夫云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議也按此乃陽明走路問路之說所由來大抵古人用功是如此讀論語知曾子是怎麼切實故終聞道精義致利用崇德皆是出于自然若加一毫憧憧思慮之心便是助長不然亦執之不宏

易繫詞其義理之府邪

人氣質不能無偏書言高明柔克沈潛剛克傳言致曲大

抵爲學二法不可偏廢然做去亦自相通孔子多教人克治孟子多教人擴充

朱子謂氣質之性其說起于張程按孟子口鼻耳目之性都是明說氣質但未嘗言之且論質亦不及氣此張程之說所以大有功于聖門也

怨人即自怨

懲忿自責有受用處

常自打起精神便能做事不然一切苟且過了

羅一峯對策引程正公語云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一峯不從

困勉齋私記

卷三

三

士人須具此風節方可仕進在己未有能正人者也

人實心認過則能改過矣有爲己之心則能認過

道不足以應事則以術輔之誠不足以感物則以詐濟之

術行而道誣矣詐萌而誠滅矣慎之慎之

語云欺人是自欺

或問怨尤之心何以治之曰莫如自克自克則自無怨尤

矣余嘗有詩云自從知爲己不起怨尤心向謂能之歷久

自驗正覺未易言也

雜念如春草萋萋剷盡還生水空月淨此境何緣得詣

蓮羅石云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于不道之甚無非

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是

黃金滿世間皆藥物也

韓退之儘正大有由也升堂氣象

人生于木故身溫而心仁

易不是預決吉凶之書是教人隨事處義

尋常小事有處斷不了徹處總由義理不明

謙卦除初爻有師象故五六言侵伐行師

志無不勝氣之理其有不勝者不欲勝也

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易于陽剛亦兼取虛實

二義陽剛則中有主矣

困勉齋私記

卷三

四

讀西銘方知孔子老安少懷不曾于性分外添出一絲並

不是聖人廣大是做人合如此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

誰與此西銘之理也

爲甚遇人便不忍遇物便愛惜是我生來元合他有瓜果

不是橫派你做好人

理一之中分殊自在情理昭揭無容辨說大抵以五服親

疎推之即見矣

吾之身非吾有也父母之身也雖欲自殘而不敢也吾之

性非吾有也天地之性也雖欲自暴而不敢也

語公復云日日新難似苟日新又日新又難似日日新

常挨沿下去不覺其退而已退也

正心工夫包得誠意

仁義禮智不是四件下三件都是仁之變像耳以四情驗之可見

天有四時人有四德經世書從茲悟入

和靖謂孟子踐履處皆是易蓋出處辭受之間可以觀之矣

明道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此反身而誠之事也辨而不間非無我者不能

慎思之者思不慎則爲放心思慎則心存矣

困勉齋私記 卷三

五

大抵固我之心皆生于不恕

聖門教人多是在日用事物處做工夫久之自然上達自孟子程朱教人却是要人識得性字

朱子謂工夫不厭卑近越卑近越高遠旨哉斯言今尋常語默作止飲食男女取予交接事上使下處有多少病痛在

朱子敬箴甚周密可學

孟子之學唯在養心

孟子文章似豪肆却謹孟子學問似高濶却細

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固露英氣然學者須

是要有此英氣方好

精神有散弛時志不能帥氣也此時自覺之即須主一則收斂振奮矣

爲己者誠也不誠則不爲己縱有善事亦從爲人起見求名利而已無妄卦專發揮此意無邪妄誠也無期望爲己也無邪妄則非有所期望矣故誠僞之分爲人爲己之間也

好論人過失亦是放心之一驗

青蠅止於榛榛亦所以爲樊也

大田來方裡祀集傳祀逸識反與下黑稷叶竊疑祀字詩

困勉齋私記 卷三

六

無讀作入者當與上文畝喜叶下以享以祀無韻楚茨以享以祀與侑叶

頌弁言頌弁者何人也而爲之旨其酒嘉其肴乎匪異人兄弟也兄弟之親譬如萬籬之施松栢有不可解者是以未見而愛既見而悅而旨酒嘉肴之設有不容已也

楚茨以下十篇集傳說是小序皆以爲刺幽王十篇中殊無一語似刺必非刺也

小序有所傳未可盡廢集傳即詩言詩明白顯切則亦多不可易者亦有有序與傳皆未安宜兼采諸家之說及參考於書傳者亦有直宜闕疑者此予讀詩之大指也

賓之初筵首二章言善飲酒者始終不失禮也

魚藻采芣亦集傳得之

彼都人士四章屬如字讀葉邁叶如厲

采芣末二章思往日夫婦之樂而今不可得也

黍苗集傳說是

隰桑必非刺幽王

綿蠻序與傳兩通序傳兩通寧從序此又予讀詩例

漸漸之石從序可也蓋有所受之也

何草不黃後二章皆申獨爲匪民之意

大明傳說長

困勉齋私記

卷三

七

棧樸宜從序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古者君行師從不必征伐之事也六師孔氏所謂以後事言之

旱麓序首句云受祖也意謂祭而受福於祖也熊氏亦謂詩有玉瓚享祀神勞等語疑爲受釐之樂序自周之先祖

以下講師所附麗而失其旨思齋文王所以聖也專以首章言之

皇矣序美周也周兼王季文王而言前四章言王季之事

後四章言文王之事天立厥配配猶對也即下作對是也

文王之詩曰克配上帝

顯道曰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處病根

將來斬斷便沒事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此顯道似孟子處

延平云人間念纏繞不能除尤害事朱子曰某向來亦最爲此觀苦于此久矣以爲下愚不移及觀朱子之言乃知

賢者不免但不知朱子後來以何法剋磨大槩敬箴上久

久得力耳

朱子曰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

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躡躡躡躡經傳遠指爲糟粕而不觀乎

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以是存

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

困勉齋私記

卷三

八

人之形體肖似天地其初乃秉天地清正之氣而成父子

以體相嬪即以氣相受故人無不賢於物者由于所受氣

體之異而然然其父母之氣既有清濁而其受生于天地

之氣又復不一故同爲人而又有賢愚之差殊焉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皆生于質也而氣附焉理存乎其間

矣

聖人教人要曰忠恕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終身行之可也

孟子教人要曰擴充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

而已矣

受人之恩當報及其子孫

自在二字壞却多少人品聖人亦須敏求我輩何得姑待
心不放則得失自知

自孔子作春秋而君臣父子之分益嚴自程朱明禮教而
夫婦之道益謹

文定說春秋有過于穿鑿處然理正詞直有浩然之氣

莫謂幽闇可欺元元墨墨天之色也臨上質旁可不畏哉

於吾言無所不悅想見孔顏相對光景令人心醉

范氏曰未有易其言而能謹于行者讀之悵然

善人如萬石汾陽

闇闇行行侃侃皆剛直之意反是則爲鄉愿

困勉齋私記

卷三

九

因循害事最大

初擬主一之義以爲居處恭固是主一然思索之功亦在

此時先儒謂思索多在夜間夜間無可大點檢既任思索

事無所着主一安在讀近思錄乃悟專思一事不斷續紛

雜即主一也此二年未釋之疑今始釋之見公復時再正

有一疑心輒自喜釋一疑喜不可言矣

司馬牛爲兄難作亂而憂夫子教之以不憂不懼子夏寬

之有命在天都不及匡救之術益難之凶愆有不如豚魚

與

辨惑者亦辨之好惡而已

亦有帥以正而人不從者不誠故也

擴充者照此心做去

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

顧慮之意玩此氣象令人開擴

常敬則能見曾點之志

堯夫似曾哲

曾點之志所以異于異端仁與不仁而已

曾點知性與天道

春風沂水之樂無時無之然行有不慊于心物有不得其

所有多少不樂處

困勉齋私記

卷三

十

有功名之念便是私不見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意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此段大意言氣之清者爲虛空之體其聚而爲形者氣之

謂也

張子以天爲太虛以太虛言性

不必有意求靜只要念念在天理而已

憶舊日語公復云絕妄念易培脫念難今而知已是落虛

寂裏去也

主一之謂敬非謂主一即敬也知主一而不知敬則或流

于虛寂矣方達卿云主一主於理也語最明白

克已從偏處克去一病不去諸病叢生別樣工夫都用不得

心正則無過不及之差

喜怒哀樂是緯惻隱羞惡是經皆情也

天地間事所不可少即道之所在也但天地有不能聖人有不知故君子務其大者語曰不可小知謂學爲小知則不可也

莫嫌人僞道理正是處此僞人的勿惡人悖戾橫逆吾學有待悖戾橫逆之法

存心之法程子一言盡之曰閑邪則誠自存蓋心體本無

困勉齋私記 卷三

十一

邪也制其妄發者則本體存矣若必時時從本體着想則是恍乎惚乎中有物乎所謂玩弄精魂也

自古聖賢未有自足者惟其知道也知道之難盡則知已之不足常人有一善詡詡自矜是私其善於已而未知其道之當然也故大學以物格致知爲先程朱以窮理爲要陽明氏之徒力變其說其流至于傲慢自是豈非不知道之故乎

或曰靜坐有雜念謂之不誠何也曰方思此一事未竟又思他事是其于此事已無誠心故也

困勉齋私記卷四

昌樂 間循觀 懷庭

靜坐時覺得容貌或弛神氣或昏或心躁欲動或惡念生或念雖善而非當思之時或當思而思未竟旋有他念之雜隨覺隨力克之此靜坐工夫也

談人不善只是欲快其口雖敗人終身之行而不恤亦不仁矣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明是之謂實學也

學則不固知學則不固陋

民德歸厚民人也慎終追遠斯人之德乃歸於厚

困勉齋私記 卷四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因言貧富而悟及詩故曰告往知來

思無邪詩人之言皆歸於無邪

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告孟孫之言以教樊遲也

學者讀書則欲日讀所未覩而特不能於未有之善日求所益可謂知學之要乎

讀書作事多迫匆之意皆緣未嘗以是爲學也

伊川曰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謂心氣不勞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亦有正助之病

學者於此理既知之矣更反覆思之體驗既久涵泳既熟自然中心悅豫若方稍稍知得即置之而他求如有所得而然者心氣勞耗所必然矣

思慮與應事一致也事物既來不得不應意念既動不得不思謂道心之發俱以專一之心持之思此一事必竟其緒勿

雜他端若他端有係當時急務者則雖前思未竟亦且置之而專其思於所急此權也非雜也

當局是非不明試設以已爲旁觀則見矣

伊川曰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謂道理有歸宿處也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甚生何等也

困勉齋私記 卷四

二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孝乎以下十二字疑皆書辭古文君陳恐未可據

所損益可知也所損益於禮者可知也後王於前代之禮因之而有損益

程子曰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道文王之性情

苟志於仁矣苟如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貫之道即忠恕是也
勞而不怨勞動而無怨心

吾與女弗如也聖人之謙言也

夫子之文章文章文辭

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委曲徇人不得謂直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以如此之人而遽如此不起之疾

非有仁焉言從井救人乃謂之仁是井中有仁焉
自行束修以上束修宜從古訓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夫子時蓋四十餘矣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盈者有之全也泰者盈之

溢也

與其進也一節本是不與其退不保其往對舉而辭語參差

困勉齋私記 卷四

三

躬行君子躬行之君子也
不至於穀不至云者猶言念不到此也

大哉堯之爲君章巍巍蕩蕩巍巍煥乎四形之而意不盡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傾我之所知而盡語之
冕衣裳者服冕之衣裳也

櫛之彌高節言始也聖道難求之是懼
樂正雅頌得所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此未必是錯簡竊疑古書錯簡者未必語意首尾完具又未必止一兩句

食饘而餽以饘而致餽也

疏食菜羹瓜皆微薄之物

子入太廟每事問凡論語前後重出者蓋事不一見言有誦聞門人各記其所得及合纂成書亦兩存焉以互相證非不檢而複載之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雌雉之時也集矣共之而又作又其時也

道理要實見得方肯去做欲實見得亦無別法只是窮致省察互發並進自有了悟之時

學者固戒頻復之屬然尤不可以數有間斷遂自疑學問

困勉齋私記

卷四

四

難成憚於復振古人終身爲之猶時恐失墜我敢違望不息乎

靜坐之法與道理實見得工夫向蓋疑先儒未筆於書今而知不外書冊上爛熟語也

近思錄存養一卷即靜坐法致知一卷即實見得法

橫渠口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夜中精思

靜上牀必不思量事者非也靜坐時有精思則靜坐之法

豈但默然無言哉

願無伐善無施勞彼何人哉

言語當住便住最難

凡共語欲盡人之情勿徒暢己之意

讀書正欲學作事若專耽心策籍遇事時反惡其妨功則其讀書必與古之讀書異矣

坦易二字最妙吾愧之

數刻之言不終日之事有初能自主而後漸失其本心者氣易勝而志易奪乃如此

伊川春秋傳序以春秋爲經世之大法與孟子說稍異

近思錄葉氏解大段好儀封張氏注詳委然錯會處甚多

學者用功先將切已大病痛加懲治八九分去得盡然後可兼及其餘

困勉齋私記

卷四

五

若能判一年工夫專治一件病痛無不去者貪得之心於性所偏好者驗之可見矣克已須從此克起

小小事便用權術以濟之況大者乎

凡人做一事能全然不用權術者鮮矣明道謂人之患在用智也一用權術雖是好事皆爲不誠無物

敏則有功敏不是匆迫

凡所思所爲苟有不欲令此人知者必不可以對此人也

俯不怍於人者豈有是哉

人不於事上做工夫終無實得

言語行事一一反之於心此善邪惡邪誠邪詐邪

聞也其庶乎其屢空而宴如非近道者孰能之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點承子問而作其作也舍瑟而瑟鏗然蓋待坐之時點方鼓瑟及子問而三子對則輟瑟以聽希猶輟也言以其輟瑟之餘故舍之而鏗然也知爾何以之問統及四子點無仍鼓瑟之理且已既鼓瑟何以能聞三子之對語察夫子之哂由乎

惟求則非邦也與二節皆夫子語二子何嘗不志於爲邦而一則曰六七十五六十一則曰小皆達於禮讓之意不與由同也爲邦謂佐諸侯以治國非爲諸侯也

伊川云論語只剩讀著便自意足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

困勉齋私記

卷四

六

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敢竊取此意而記其有疑於集註者

臨事之初尚有義理在却恐向後氣漸用事義理漸減須常常喚醒此心

遇有不得於人之事只有一個自反既內省不疚矣便坦然處之

說話到快意時正須點檢

非禮勿動只以身之動作言之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惜子成之論君子者非也說論也

樊遲聞夫子舉直錯枉能使枉直之言固已悟知之不妨

乎仁矣而又未識其事與效之實也故見子夏而問之予夏謂其旨甚富舜湯之治天下不外於是也舉事伊而不仁遠則舉錯之能使枉直信矣夫何疑

君子雖以文會友而欲以友輔仁不徒文之是尚而已其然豈其然乎殆如賈之所言豈如告者之云乎

清夜自思每疚性情之薄

下學而上達循序漸進也如由志學至從心不踰矩

君子固窮固守其窮

忿欲不能不過懲窒之道未盡也於不當忿之忿猶或知所遏抑至事之當忿則遂過矣於不當欲之欲猶或知所

困勉齋私記

卷四

七

裁制至欲之可求則遂過矣須於氣已動時更持其志心平則細譬如地然粗而爲石者高山也細而爲土者平壤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當知此意

張子曰精思多在夜中易得警悟之機

夜中忽然有警覺得意思與前迥別其進者機邪

存養未熟行之必不能泰然或心生不自得或怕人非笑

伊川曰存養熟後泰然行得去便有進

必有事焉無時而不用力也積累之久必有忽然省悟覺

得進步處則不知手之舞足之蹈矣

心一時不在腔子裏則作事錯

不尤人而自責學之至也

臨事時裁度義理與計較利害此心只爭毫髮惟存養後
便易剖別

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按程子本義謂立心
之道正未易言儘有商量處此上頭猶言此中也

伊川曰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個善來存著
謂欲於私欲中尋天理也今人多如此充類之盡則盜賊
之仁義又曰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

困勉齋私記

卷四

八

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意謂只閑邪而誠自存
故孟子言性善非由外鑠者只爲誠以閑邪而即存故也
閑邪則邪去而誠存更不須另著工夫又曰存此則自然
天理明存此敬心自明天理明誠存之意存此存
字不是誠存存字又曰如是則只是內內字與性善由內
出內字亦稍別又曰直內是本言閑邪之功須敬義兼盡
而敬以直內尤其本也

觀楊館初爲相而人化之如是知聖賢言身教非迂

伊川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繼之
曰閑邪則固一矣是動容貌整思慮乃閑邪之功

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所謂主一主於此而已故
曰皆是敬之事

伊川曰思慮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紛然無度即
蘇李明所云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

李明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
前當如何用功當如何用功謂如何用力於未發之前便
能使發皆中節故程子答之云云

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聞聽也見視也或曰言事物未
接

橫渠曰過此幾非在我者言過此之幾則非在我者也

困勉齋私記

卷四

九

見他人擾擾非關已事而所修亦廢言學者不識動靜擾
擾然耳既失已事亦廢修爲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所謂大夫之孝也

寬則得衆四語言周道也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謂
爲學之功於是爲至吉凶悔吝生乎動云云明德室遷改
之功要也四者皆動時工夫

無欲則誠立明通誠立明通言心得所養之效

心兮本虛四句謂心兮本虛應物之際無迹可求將何道
以操之蓋莫要於謹視也

傷易則誕二句申人心之動四句意已肆物忤二句申矧是樞機四句意

近頗見昔人臨深履薄意

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二句見人多有悔而後復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言嚴厲之道於自治則有功而非自治則有愧於中和

有欲則昏無欲則明故曰養知莫善於寡欲

爲官視民如傷四字不可一時忘於心

事上官當盡其誠敬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但事之以道不可阿意曲徇事關百姓利害尤宜以去就爭之不合則

困勉齋私記

卷四

十

去之

崇本抑末食時用禮生財之道無過於此

游俠僧道奢侈禮種烟造酒數者皆食之所以不足

教民之道在躬行以率之自處於貪不能責民之廉自處於肆不能責民之恭自處於僞不能責民之信

風俗之惡先去其太甚者

長吏所禮接者賢人也耆年也不問而知其政之美矣長吏所禮接者勢宦也富民也豪商也不問而知其政之疵矣

尊賢而教不能則民興於善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鞠獄時宜深念也

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獄不留則情易得且免久羈累

人致失業破家

貧窶半生身強體泰甚矣惡衣惡食固足以養人也若一旦爲官便肥甘華美之是求豈所云不變塞者乎

自奢而欲責家人之儉必不能也家不習儉而欲使民改

易侈俗亦必不能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不獨是聖人分上事大

抵有一分根柢則有一分效驗自存心積慮居處衽席言

動衣食無一非與民志相關者況刑政之赫然者乎

困勉齋私記

卷四

十一

明不可學而可學寡欲窮理習事明之方也

虛已下問是第一有益事而於爲政尤亟武侯一生得力於此

凡性所獨優者自然而然他人雖學之有終身不能到焉然人非下愚未有無獨優者也有一端之善則可取爲我法故不必與知學者處而後得師舜耕稼陶漁皆取於人荷耒耨埴施畧之徒皆舜之師也

能制伏得一件私欲下其樂難言

明道曰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謂不能割舍也私意小慧不能割舍故憧憧如此夫子譏季氏之三思爲此也當

時以爲戒

有毛髮之惠則望報無以報之則施惠也倦矣噫薄亦甚矣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如此然後免於刻薄之歸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君子行有不得其自反也內而心志外而威儀無不用其觀省如此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安於分也

上蔡去得矜字最好凡事不求誇耀於人而求自己真實受用其爲善也誠矣不然雖終身作好人全不關性分事

困勉齋私記

卷四

十一

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蓋誠知善之當爲而爲之者盡性之功也

凡事當知節度

當爲之事多矣吾汲汲爲之而有不能盡也何暇用心於不必爲之事況不當爲者乎

天命之謂性明天人之際一理相通後凡言天人者本此率性之謂道明道之切於人也後凡言道者本此修道之謂教明由聖人之教可以至於道欲人篤信而力行之也後凡言修道之方本此修修爲也教謂聖人所示入修爲之方也不睹不聞不爲人所睹聞即隱微也獨也喜怒哀

樂舉四者而一切之情槩其中未發非必不睹不聞已發

非必睹聞也不睹不聞之時有已發焉睹聞之際亦有未

發焉大本者道之本也道也者八句大意承修道句而言

喜怒哀樂之未發八句大意承率性句而言致中和三句

大意承天命句而言也

君子而時中言君子乃如此其時中而猶乃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與知與能費也聖人天地有所

不能盡隱也

詩曰妻子好合至父母其順矣乎自爲一章前後數章多

言人倫之事

困勉齋私記

卷四

十一

鬼神之爲德章言祭祀之道誠誠敬也誠則神格之故曰不可掩

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似宜自爲一章

知遠之近三句言知尚綱之意也

君子之志雖大而分則有止苟其時其力之所不能爲雖

一毫不可強爲故常樂苟其時與力所當爲者一毫不得

放過故必有事焉

親親敬長尊老之意不可忘也

做事要揀大名目做便是好名之心其於日用平常不足

立名之處必多所不盡矣

今年四十有三始得成進士入考功司雖齒髮就衰不敢不竭心力以期報

聖恩於萬一

居官以節儉爲先飲食衣服不求華美立定此志方能去就脫灑

事君以忠忠盡已之謂也心之能思者無不致也力之能勉者無不爲也非以求知祇自供其職事而已如有求知之心則凡所營爲皆僞耳

血氣之勇非必不正也何以異於義理之勇此幾微之介須是精察

困勉齋私記

卷四

四

十日一常朝坐班愚者可以學事

君之禮薄者可以

長忠敬之心觀是以不敢不誠

同事者戲以夫子呼子雖嘲諷意亦不薄可見物我易感

但苦力量薄小耳

公復書來云大者以去就爭之小者可勿屑屑也

受爵而讓不得其職而去禮也

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當三復此言

自足之念最宜克去到久處方有進處朱子云向來一番

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不見聖門

規模小有所立即自以爲事業止此更不求進

朱子云謙之爲卦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無無物事業功勞於義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愚按學者宜時存此意以自克

尙來疾病未免事事求安便却恐添了心病也

過則勿憚改此實希聖之路力行之要也

過未有不自知者亦鮮有安於不改者唯憚之一念爲害

耳

憚者畏也於此有所戀則於彼有所畏去其戀則無所畏

矣

程子及李延平皆教人靜坐非謂有意求靜蓋當可以靜

困勉齋私記

卷四

五

坐時不必妄意求動也

功司議敘處欲其平允而人心服人心服則足以勸懲善

知勸而惡知懲則官方肅矣欽惟

皇上公好惡而不私故議敘議處付之部議司其職者烏

敢不盡心以求其當哉

不曰恐有錯謬而曰恐站不住此言愚不敢出此心愚不

敢存

衙門之事皆公事也苟力所能爲無容推諉

同寅協恭同協也者和也寅恭也者不必同也同而和

乃真和也拘人而不肯直言能勿私議其非乎則其和亦

偽耳

辦事欲知大體明是非以國家爲念以民生爲心吁吾愧不能行也勉之而已

朝賀之禮事君之節也趨走坐立皆有容儀宜學鄉黨篇所記孔子之事而旁參之禮經

事堂官之禮不敢不謹若夫違禮以事之非所以自重亦非所以敬長也

京官俸廉儉薄要須節省用度飲食也衣服也賀弔之費也隨力而已此三者予皆從其下猶不給用堅苦之道殊不能盡也

困勉齋私記

卷四

七

事不可徇俗亦不可有意戾俗俗者吾之所欲正也而先使人畏避之可乎

出辭氣斯遠鄙倍隨時俗作輕薄誕妄之語便失其本心日流而下至易矣

事有力與時不能爲者亦宜盡其所能爲有一分時力即無所不盡心

先簿正祭器自是孔子所居分位可做若不能且可彌闕匡救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也

繁碎忙碌時須自檢點

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旨哉此言

自思作事多不盡其分恐將來竟作一半上落下人如何如何

有一同年憐予之貧贈以金子不敢受曰某忝居考吏之地而故人爲官於外何敢受贈且廉吏豈有長物奈何以吾之貧累故人也或曰是非矯饒朋友之際自可有無相通予曰此道理又自別

予偶病時疫三况亦病既而家人皆病予稍差在兄宅倚湯藥間又爲家人延醫一日飲食自理刃箸朱清章曰此境能耐得有一番長進在

語竹坪云上蔡言吾輩病根只在矜字今愚者自察良然

困勉齋私記

卷四

七

性質本下勉強不好利必好名益甚不能克去此念必不篤實即爲善亦多少不盡處

在官辦事有與同僚意見異者不敢附和再三辨論而終不合則同質於堂官之前若爭於堂官而又不合雖小事不敢畫押有病其過執者謹對曰微末小員凡事自不得主張所能主張者此手耳并此而聽之人如之何則可集義工夫事事俱用全力方好

桂林相國由吏部尚書大拜後過生日同人邀予往爲壽予不往或曰相國於子不薄而如此何也曰始偕予同入吏部者四人相國曰吾獨不識閭君然知其文學久矣自

是頗見器重相國以公道厚予予何敢以私情報之且生日而賀非所以施於桂林者也

論人不苛求最是然不可因以爲自恕之地

立朝居官宜毅然以古人爲師非禮非義雖小節一毫隨俗不得京師風俗奢靡欲返之儉固須士大夫倡之即倡之而不應亦不宜揚波助瀾

署中會食予自買麵餅噉之每食止可費錢十文亦自欣然一飽有老僕謂予恐爲諸公笑耳此僕人之見也諸公頗有相效者予每至 圓明園亦不食戶部朝房之饌

予取桂林陳相國所輯在官法戒錄令署中諸吏讀之亦

困勉齋私記

卷四

六

頗有感動者吏人未必不可教也

困勉齋私記卷四終

困勉齋私記四卷

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閭閻循觀撰循觀有尚書讀記已著錄是編乃其劄記之文初爲三書一曰困勉齋私記一曰困勉齋記忘一曰求心錄循觀歿後其同學韓夢周刪除繁複定爲四卷總名之曰私記其學主於主敬克已時時提醒此心刻苦自立而諄諄致戒於近名於河津之派爲近

明儒講學考一卷

〔清〕程嗣章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道光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儒講學

考一卷》提要

傳 江寧程氏有二賢焉其昆曰綿莊先生余已銘其墓

矣其季年亦七十有九曰南耕先生余悲綿莊之不

及見余銘也使綿莊見余銘喜當何似因思韓退之

爲太學生何蕃立生傳豈非欲其親見之以爲笑樂

耶余嘗以此語戲南耕南耕額手曰幸甚遂據大槩

而書之先生名嗣章字元朴一字南耕七歲能詩既

長習舉子業連閱於有司項項不得志朱文端公與

有舊教之曰唐趙匡論選舉以辟召爲先古賢多記

傳

東山草堂

室參軍士果有心經世奚沾沾科第耶先生感焉遂

研究刑法食貨諸務識其大者爲人作奏纂詞奮筆

得龜董遺意諸大府走金幣延之憂不得先當是時

桂林祁陽兩相公及晏一齋中丞皆負清望居五長

十連之任奉先生若仰衡石而操表綴也先生參畫

密勿彌口不宣章疏稿出火入一切體國經野事秘

外不能知而三人所張施顯顯然海內無訾言先生

翼扶之功從可知矣先是州縣災例不顯漕先生謂

晏公曰災地無米必倍價遠購災民免地丁之一而

納漕費之十其何以堪晏公以其言入奏 上勅九卿議嗣後被災漕米銀或蠲或緩臨期奏請永著爲例祁陽公之督閩也蘇祿國王進表使者報閩人某在呂宋噬夷人劫貢物先生曰是詐也宜斥還其表聽候詞察則事敗矣公從之果來使調言異証其仇先生之能仁民能決大事皆此類也先生不問旨畜雖享多儀皆畀綿莊已如不聞綿莊靜而峻先生孔揚采色和顏熙像從者皆憚伯之嚴就季之寬然平生於大義所在勿狎於不順雖責育何搖焉中年

傳

二

東山草堂

耳聾絕意仕進有欲薦於朝者堅謝之所著塾教說牧民瑣言皆歷言天下要務其明史略七十卷尤其精力所注存也外金陵識古錄史學例議明儒講學考若干卷詳所自序中

論曰周官稱公國有孤入王朝乘夏篆稱大客令之督撫昔之公也然則今督撫之大客或即當日之孤乎使先生以此致通顯出而有爲豈不更光於古然士君子有名之見存則所樹立者非已莫爲也如忘乎名而一以利物爲懷則古聖人皆因人成事而已

不尸其功者也老子曰爲而不有不難其爲而難其

不有如先生者其近之矣

傳

三

東山草堂

夫學之不講聖人憂之況其下乎然或馳騫於末流而昧本原畛域生於意見門戶起於黨伐往往出於儒者則今之講學又未必非聖人之所憂矣余弟南耕作明儒講學考敘次有法一代之學術釐然可觀而風俗升降人才優劣亦因類以見論者謂有史才其信然乎昔人云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唐以前所謂儒者大抵在章句訓詁間至濂洛諸先生始以道學著而象山晚出復有異同由是分爲兩派後之學者不歸於朱則歸於陸夫道果出於明儒講學考序

東山草堂

堯舜以來之所世守則一而已矣今日即物以窮其理又曰六經皆我注脚起聖人而折衷之其是非離合何如也紛紛之議固有所不能已矣有明之學者不出二端其詳已見是編崇正之季有吾家雲莊先生起於新安

國朝康熙中有習齋顏先生起於博野習齋動必以禮教善行而不怠率門弟子講求禮樂兵農之實學孟子有言彼所謂豪傑之士也雲莊先生明睿挺出以大易立教獨闡性命之宗語上而不遺下三代以

下有聖人之識者一人而已而其學不傳未可知者其斯道之不幸耶非歟朱陸而後又有兩派因附識於此以俟夫尚論者焉

乾隆元年歲次丙辰長至後一日兄廷祚題於滴露研朱山房

明儒講學考序

二

東山草堂

明儒講學考

上元程嗣章南耕纂

史自馬班而後俱有儒林傳誠重之也至宋史創立道學傳於儒林之前以言性理者爲道學談經術者爲儒林寓抑揚軒輊之意議者非之明代道學固不及洛閩之醇而窮經通儒亦罕聞焉獨講學之風較前代爲盛太祖之世學者皆承何王金許之緒篤守宋儒矩矱永宣以還循而未改迨至公甫倡道於嶺表伯安立幟於姚江海內人士從者如歸學舍講堂明儒講學考

東山草堂

所在皆有蓋是時搢紳士大夫以及草野之間無不以講學爲事焉張叔大當國稍稍抑之而其風未嘗或衰神宗末年王氏之學愈遠而愈失其真邪說橫興支離謬妄無所底止於是涇陽景逸諸君子起而正之務躬行實踐一以程朱爲的然大概以節義相矜尚以聲氣相緣飾和者甚衆而黨禍旋作迄於國亡蓋講學之風與一代相終始焉爰考其支流派分作明儒講學考至諸儒言語文章各有著述德行事業具載史冊故今但疏其姓氏爵里云

明太祖初下太平路即召陶安參幕府事改路曰府以耆儒李習爲知府及得集慶路辟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授以官勞之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其克金華婺州也訪許謙之後官其子存仁召范祖幹葉儀吳沉胡翰戴良等十五人命祖幹儀爲諮議咸以老病辭沉等偕至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乃置禮賢館以處名儒蓋開創之初干戈擾攘之際即崇儒術疊命使者以幣帛求賢於四方經明行修老成博學之士唯明儒講學考

東山草堂

恐或遺焉論者美之以爲前代所未有也丙午歲建國子學於雞鳴山之陽洪武十五年帝幸學釋菜於先師命祭酒吳顥等進講遂親說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大旨此天子講學之始也十七年築學舍五百間於集賢門外以容國子生以國學爲育才之地故師儒之選尤重宋訥爲國子祭酒

宋訥字仲敏滑人洪武二年徵儒士十八人編禮樂諸書訥與焉事竣不仕歸後以薦授國子助教橫經發難學者翕然宗之超遷至祭酒卒官正德

中追諡文恪

嚴立學規講解無虛晷止學舍不宿於家及訥卒帝戒諸生遵其舊規違者罪至死時與訥同定學規者司業王嘉會

王嘉會字原禮嘉興人以薦仕爲國子司業

龔敷

龔敷鉛山人仕至國子祭酒

三人者鬚髮皓白終日危坐堂上肅然而趙俶

趙俶字本初山陰人元進士洪武六年徵授國子

明儒講學考

三

東山草堂

博士進秩翰林待制致仕

錢宰

錢宰字子予會稽人元至正甲科洪武二年徵爲

子助教進博士

蕭執

蕭執字子所泰和人洪武三年鄉舉仕爲國子學

錄

聶鉉

聶鉉字器之清江人洪武四年進士仕至國子典

籍時稱成均三助謂鉉及張美和貝瓊也

張美和

張美和名九韶以字行清江人洪武二年以薦爲縣學教諭遷國子助教改翰林院編修

貝瓊等皆名儒

貝瓊一名闕字仲琚一字廷琚一字廷臣崇德人

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六年除國子助教

是時先後爲博士助教學錄以故諸生多所成就濂

溪有云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

明儒講學考

四

東山草堂

治顧不信歟自後官成均者正統中李時勉爲北祭酒平恕得士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仕至

國子祭酒致仕卒謚文毅成化五年贈禮部左侍

郎易謚忠文時勉爲祭酒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

示勸懲新教條變士習督諸生讀書寢興有常燈

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決洽不啻父子

陳敬宗爲南祭酒方嚴肅下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時勉同年進士仕至南京

國子祭酒致仕卒嘉靖中贈禮部右侍郎謚文定
敬宗父居太學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
日勵諸生進學成德

時稱南陳北李教士之盛與訥繼美焉自太祖設科
取士崇尚理學以程朱爲標準成祖時命儒臣纂修
四書五經性理大全頒諸學官故明初學者咸守洛
閩遺規固敢踰越由永宣以迄宏正名賢輩出時則
有若曾端

曾端字正夫澠池人永樂六年舉人仕爲山西霍
明儒講學考

五

東山草堂

州學正卒官端初作川月交映圖擬太極學者稱
爲月川先生及歿門人私謚曰靜修著有四書詳
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義等書發明宋儒之旨門
人彭澤曰我朝道學之傳斷自澠池始

吳訥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永樂中以薦仕至左副都御
史致仕卒謚文恪訥博覽經傳議論有根柢於性
理之奧多有發明著書皆可垂於後

魏驥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三年舉人仕至南京吏
部尚書致仕卒謚文靖驥初爲松江訓導汲汲成
就人才諸生讀書學官夜攜茶粥勞問諸生益感
激自奮

邱濬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景泰五年進士仕至禮部尚
書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加少保卒贈太
傅謚文莊濬力學博覽羣書著述甚富嘗集朱子
微言彙爲二十篇做論語爲朱子學的

明儒講學考

六

東山草堂

張元徵

張元徵字廷祥號東白南昌人天順四年進士仕
至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東閣卒官天啟初追謚
文裕元徵在翰林時日取濂洛關閩之書讀之潛
心理學

陳選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四年進士仕至廣東布
政使被逮卒於路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謚忠愍
選嘗手錄格言爲力行之助以克己求仁爲進修

之要故自號克菴

陳真晟

陳真晟字晦德後自號剩夫布衣泉州人學無師承獨得於遺經之中著有程朱正學纂要

羅倫

羅倫字彛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授翰林院修撰謫為泉州市舶司副提舉召還復任改南京以疾辭歸隱於金牛山嵩意經學授徒四方從游者甚衆學者稱為一峰先生嘉靖初贈左春坊

明儒講學考

七

東山草堂

左諭德謚文懿

章懋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倫同年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居翰林時與莊景黃仲昭直諫被謫羅倫亦以言事黜時號翰林四諫懋之學確守宋儒為福建按察僉事乞休歸林居二十年專以讀書講學為事弟子訖經者日益進居楓木庵中四方學士大夫高其風稱為楓山先生其門人如黃傳張大輪陸震唐龍應璋董

連凌瀚程文德章拯皆不失其傳云

莊景

莊景字孔陽江浦人倫同年進士仕至南京吏部郎中卜居定山二十餘年學者稱為定山先生其學與陳憲章相合天啟初追謚文節

黃仲昭

黃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倫同年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僉事誨士以正學乞休後日事著述學者稱為未軒先生

明儒講學考

八

東山草堂

周瑛

周瑛字梁石號翠渠莆田人成化五年進士仕至四川右布政使其學以居敬窮理為鵠

張吉

張吉字克修號古城餘干人成化十七年進士仕至貴州左布政使其學與胡居仁相合作陸學訂疑

邵寶

邵寶字國寶號二泉無錫人年十九學於莊景成

化二十年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無錫故有東林書院爲宋楊時講學處後廢寶興門人華雲讀書其地修復之講學其中

蔡清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副使致仕起爲南京國子祭酒未至卒著有四書蒙引學者奉之如金科玉律

楊廉

明儒講學考

九

東山草堂

楊廉字方震號月湖豐城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與蔡清友善

羅僑

羅僑字維升號東川吉水人宏治十二年進士仕至廣東左叅政致仕卒嘉靖初贈光祿少卿受業張元微講學里中

李中

李中字子庸吉水人所居之里名谷平故學者稱

爲谷平先生正德九年進士仕至南京右副都御史總督糧儲受學於楊珠之門羅洪先初從之游舒芬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翰林院修撰因諫兩經廷杖遭母喪歸卒以倡明絕學爲已任學者稱爲梓溪先生萬曆中追謚文節

陳琛諸人

陳琛字思獻晉江人正德十二年進士仕至考功主事乞歸名爲江西提學僉事不赴學於蔡清著

明儒講學考

十

東山草堂

有四書淺說易經通典推明朱子之說

德業文學咸有足稱者已河東薛瑄

薛瑄字德溫澤州人學者稱爲敬軒先生永樂十九年進士仕至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預機務致仕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隆慶六年詔從祀孔廟

講習濂洛諸書手錄性理大全通宵不寐過有所得即便劄記著有讀書錄爲世所珍其學先力行而後文藝造詣純粹人稱爲薛夫子論者以爲有明一代

儒者之冠瑄之學一傳爲閻禹錫

閻禹錫字子與洛陽人正統元年舉人聞瑄講學往從之游仕至御史著有自信集

張鼎

張鼎字大器陝西咸寧人成化二年進士仕至戶部右侍郎少從父之任蒲州得及瑄之門終身恪守師說不敢稍有踰越

再傳爲段堅

段堅字可久號容思蘭州人景泰五年進士仕至

明儒講學考

士

東山草堂

南陽府知府學於禹錫以沂薛氏之旨知南陽府時創志學書院聚秀民講說

三傳爲王鴻儒

王鴻儒字懋學號凝齋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仕至南京戶部尚書卒謚文莊鴻儒書法端勁少未爲人知里人有爲府胥者嘗以其書置府中段堅偶見而奇之胥對曰里中王生書也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物遂收之門下

周蕙

周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不仕學於段堅篤信力行以程朱自任

彭澤

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學於外祖段堅宏治三年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太子太保致仕加少保後斥爲民卒隆慶初復官謚襄毅

四傳爲王爵

王爵字錫之由國學生仕至保安州判學於周蕙

薛敬之

明儒講學考

士

東山草堂

薛敬之字顯思號思庵渭南人貢入太學仕至金華府同知從周蕙學

李錦

李錦字在中號介庵陝西咸寧人天順六年舉人仕至松江府同知亦周蕙門人也

五傳爲呂柟

呂柟字仲木號涇野高陵人正德三年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右侍郎卒謚文簡師事薛敬之所至講學官南都與王守仁湛若水鄒守益共主講席時

天下之學者不歸王則歸湛獨守程朱不變者唯
柟與羅欽順云

六傳爲呂潛

呂潛字時見號愧軒涇陽人嘉靖二十五年舉人
仕至工部司務師事呂柟一言一動咸以爲法父
應祥禮科都給事中涇陽郭郭師事之郭字維藩
號蒙泉嘉靖三十七年舉人仕至馬湖府知府與
潛同講學

張節

明儒講學考

三 東山草堂

張節字介夫號石谷涇陽人初從湛若水游繼受
學於呂柟

李挺

李挺字正立陝西咸寧人諸生從呂柟學

楊應詔

楊應詔號天游建安人嘉靖十年舉人出呂柟之
門

於時王湛之學盛行而薛氏之學衰矣瑄同時三原

王恕

王恕字忠實號介庵晚又號石渠正統十三年進
士仕至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致仕卒贈特進左
柱國太師謚端毅恕知揚州府時作資政書院大
興文教

及子承裕

承裕字天宇號平川恕之季子也宏治六年進士
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康僖
承裕弱冠著太極動靜圖說恕致政歸著石渠意
見多前賢未發四方問業者日造其門嘗令承裕

明儒講學考

三 東山草堂

侍語

講學於宏道書院率禮而行三原士風民俗爲之一
變其門人則有馬理

馬理字伯循號谿田三原人正德九年進士仕至
南京光祿卿王恕家居講學理從之游得其指授
學行純篤爲關西學者所宗隆慶初贈右副都御
史天啟初追謚忠憲

朝邑韓邦奇講學

韓邦奇字汝節號苑洛正德三年進士仕至兵部

尚書叅贊幾務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恭簡門人
白璧稱其天稟高明學問精到明於數學胸次灑
落大類堯夫云

及門則有二楊

二楊一爲楊爵字伯修號斛山富平人嘉靖八年
進士官御史言事下獄前後八年釋歸卒隆慶初
贈光祿少卿萬厯中追謚忠介爵在獄時錢德洪
劉魁周怡皆以言事下獄相與講學不輟其一則
楊繼盛也繼盛問樂於邦奇得其傳

明儒講學考

主

東山草堂

然皆以氣節相高非靳以講學爲事也其時南方之
言學者則崇仁吳與弼

吳與弼字子傳英宗朝以薦授左春坊左諭德辭
歸學者稱爲康齋先生

十九歲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於道遂棄舉子業
躬耕食力弟子從游者甚衆游其門者胡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弱冠奮志聖賢之學往游
與弼之門絕意科舉築室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
外不干人事久之出游所至訪求問學之士屢主

書院講席學者稱爲敬齋先生萬厯中從祀孔廟
妻諱

婁諱字克貞號一齋上饒人少有志於聖學求師
於四方聞與弼在臨川往從之游景泰四年舉於
鄉分教成都尋告歸以著書造就後學爲事卒門
人私謚爲文肅先生

謝復

謝復字一陽號西山祁門人謁與弼於小陂師事
之閱三歲而後返

明儒講學考

主

東山草堂

胡九韶

胡九韶字應儀金谿人自少從與弼學

鄭伋

鄭伋字孔明常山人

朱欽

朱欽字懋恭邵武人成化八年進士仕至右副都

御史巡撫山東與弼之門以宦學顯者欽爲稱首
師居仁者有余祐

余祐字子積號認齋鄱陽人年十九往師居仁居

仁以女妻之宏治十二年成進士仕至雲南布政使以太僕卿召未至改吏部右侍郎已卒

師諒者有夏尚樸

夏尚樸字敷夫號東巖廣信永豐人正德六年進士仕至南京太僕少卿與魏校湛若水輩日相講習

潘潤

潘潤字德夫號玉齋尚樸同里人仕爲成都府教授

明儒講學考

七 東山草堂

私淑居仁者崑山魏校也

魏校字子才號莊渠宏治十八年進士仕至太常寺卿掌祭酒事致仕卒謚恭簡唐順之王應電王敬臣皆其門人順之見後應電字昭明崑山人敬臣字以道長洲人諸生萬歷中以薦授國子博士辭弟子從游者甚衆

居仁著有居業錄持論純正學士習之與薛瑄讀書錄並重云陳獻章雖曾受業於與弼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所居之里名白沙故學者

稱爲白沙先生正統十二年舉人薦授翰林院檢討辭歸萬歷中從祀孔廟追謚文恭

然自云歸白沙後久之始有得蓋非盡屬師傳矣獻章倡道於粵從者甚多若林光

林光字緝熙東莞人成化元年舉人仕至襄府左長史

賀欽

賀欽字克恭號醫闇義州衛人成化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告病歸師白沙於太學

明儒講學考

六 東山草堂

陳庸

陳庸字東常南海人成化十年舉人仕爲荊門州同

梁儲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成化十四年進士仕至少師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師謚文康

張訥

張訥字廷實號東所南海人成化二十年進士仕至南京通政司左叅議

李承箕

李承箕字世卿號大厓嘉魚人成化二十二年舉人

鄒智

鄒智字汝愚號立齋合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庶吉士謫廣東石城所吏目至官從獻章學天啟初追謚忠介

陳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宏治九年進士奉使廣東明儒講學考

九

東山草堂

受業獻章之門仕至御史

李孔修

李孔修字子長號抱真子廣州人

謝祐

謝祐字天錫南海人

何廷矩皆其親炙者也

何廷矩字時振番禺諸生

王守仁幼問學於婁諒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宏治十二年進士仕至南

京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封新建伯謚文成學者稱為陽明先生萬厯中從祀孔廟

毅然以聖人可學而至迨謫官龍場忽有所悟其後專以致良知三字為宗附和益眾講學者為之一大變焉考其門人徐愛

徐愛字曰仁號橫山餘姚人正德三年進士仕至南京工部郎中於守仁為內兄弟守仁出獄歸即北面稱弟子及門莫有先之者

明儒講學考

五

東山草堂

蔡宗充

蔡宗充字希淵號我齋山陰人正德十二年進士仕至四川提學僉事與徐愛朱節同時師事守仁守仁嘗曰徐生之溫厚蔡生之沉潛朱生之明敏皆我所不逮也

朱節

朱節字守中號白浦山陰人正德九年進士仕至御史巡按山東卒贈光祿少卿

應良

應良字原忠仙居人正德六年進士仕至山西副使官編修時從學於守仁親老歸養講學山中將十年

盧可久

盧可久字一松永康諸生偕同邑程粹應典師事守仁北歸守仁曰吾道東矣邑有五峰書院祀守仁其中三人聚講焉鄉人即祀之書院配享守仁粹字養之諸生子正誼隆慶五年進士仕歷順天府尹亦講學五峰書院典字天彝正德九年進士

明儒講學考

東山草堂

官兵部主事可久傳東陽杜惟熙惟熙傳同邑陳時芳陳正道正道爲建安訓導年八十餘猶徒步赴五峰講會其門人呂一龍永康人言動不苟學者咸宗之歿亦祀五峰書院

錢德洪

錢德洪名寬以字行改字洪甫號緒山餘姚人嘉靖十一年進士仕至刑部郎中守仁平宸濠歸越德洪與同邑范引年管州柴鳳數十人同師事焉引年號半野講學於青田從游者頗衆州字子行

號石屏官兵部司務鳳字後愚主教天真書院衛巖之士多從之守仁在越四方來學者甚衆皆令德洪與王畿先疏其大旨而後卒業焉守仁歿後德洪無日不講學江浙宣歙楚廣名區輿地皆有講舍與王畿迭主之故二人之徒滿天下

王畿

王畿字汝中號龍谿山陰人德洪同年進士仕至武選郎中斥歸益務講學足跡遍東南吳楚閩越皆有講舍善談說能動人所至聽者雲集其教法

明儒講學考

東山草堂

每提四句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云唐順之謂其篤於自信不爲行迹之防包荒爲大無淨穢之擇故世之議者不一而足

李本

李本字明德號彭山會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仕至長沙府知府

董澐及子穀

董澐字子壽號蘿石晚號從吾道人海寧人子穀

字碩甫進士仕歷安義漢陽二縣知縣

蕭鳴鳳

蕭鳴鳳字子雖山陰人正德九年進士仕至廣東

學政副使

程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號松溪永康人嘉靖八年進士仕

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罷歸

聚徒講學萬曆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恭文德初受

業章懋後從守仁游

明儒講學考

三 東山草堂

黃綰

黃綰字宗賢號久庵黃巖人以蔭入官仕至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陸上

陸澄字原靜又字清伯歸安人正德十二年進士

授刑部主事

黃宗明

黃宗明字誠甫號致齋鄞人正德九年進士仕至

禮部左侍郎

顧應祥

顧應祥字惟賢號箬溪長興人宏治十八年進士

仕至南京刑部尚書

張元冲

張元冲字叔謙號浮峰山陰人嘉靖十七年進士

仕至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胡瀚皆浙士之秀也

胡瀚字川甫號今山餘姚人以貢爲崇明教諭

江右則有鄒守益

明儒講學考

三 東山草堂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安福人正德六年進士仕

至南京國子監祭酒落職歸里居日事講學四方

從游者踵至隆慶元年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子

善號頴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孫德涵字汝海號

聚所隆慶五年進士德溥字汝光號四山萬曆十

一年進士德泳號瀘水萬曆十四年進士世爲王

氏之學

歐陽德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泰和人嘉靖二年進士仕

至禮部尚書直無逸殿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聶豹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廣信永豐人正德十二年進士仕至兵部尚書以邊功加太子少傅致仕卒隆慶初贈少保謚貞襄

黃宏綱

黃宏綱字正之號洛村零都人正德十一年舉人仕至刑部主事守仁之門從游者恒數百善推演師說者稱宏綱何廷仁及錢德洪王畿時人語曰

明儒講學考

東山草堂

江有何黃浙有錢王

何廷仁

何廷仁初名秦以字行改字性之號善山零都人嘉靖元年舉人仕至南京工部主事

劉文敏

劉文敏字宜充號兩峰安福人偕從弟邦采入越師事守仁邦采字君亮號師泉嘉靖七年舉人仕至嘉興府同知

魏良弼兄弟

魏良弼字師說號水洲新建人嘉靖二年進士仕至太常少卿天啟初追謚忠簡弟良政字師伊嘉靖四年舉鄉試第一良器字師顏號藥湖主白鹿書院生徒數千人

劉曉

劉曉字伯光號梅源安福人鄉舉為新寧縣知縣吉安講席大興由曉倡也同邑劉陽王釗初受業於曉後並及守仁之門陽字一舒號三五嘉靖四年舉人仕至御史引疾歸築雲霞洞於三峰與士

明儒講學考

東山草堂

子談學鄒守益歿後江右學者皆以陽為歸釗字子懋號柳川又有劉秉監亦曉邑人字遵教號印山正德三年進士仕至臨安府知府初從湛若水游尤篤志守仁之學

劉魁

劉魁字煥吾號晴川泰和人正德中舉人仕至工部員外郎

陳九川

陳九川字惟濬號明水臨川人正德九年進士仕

至禮部郎中

黃真

黃真字以方金谿人嘉靖二年進士除漳州推官

降沔陽判官丁憂歸赴補以諫謫戍隆慶初贈光

祿少卿會試時主司發策極詆守仁之學直與歐

陽德不阿主師意編修馬汝騏奇之遂俱中式

江左則有王艮

王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人守仁歿艮即家講學

遠近畢赴持論高遠出入於二氏音咳盼顧皆足

明儒講學考

卷

東山草堂

動人四方延主講席其教大行

戚賢

戚賢字秀夫號南元全椒人嘉靖五年進士仕至

刑科都給事中謫山東布政司都事

馮恩

馮恩字子仁號南江華亭人嘉靖五年進士仕至

南京御史以言事下獄論死減戍赦還隆慶初拜

大理寺丞致仕卒

程默

程默字子木休寧人以貢仕至廣州府同知

黃省曾

黃省曾字勉之號五岳吳人嘉靖十年舉人

朱得之

朱得之字本思號近齋靖江人以貢爲江西新城

縣丞

北方則有穆孔暉

穆孔暉字伯游號元庵堂邑人宏治十八年進士

仕至太常寺卿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簡守仁主

明儒講學考

卷

東山草堂

試山東所取第一人也端雅好學初不肯宗守仁

說久乃篤信之

南大吉

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渭南人正德六年進士仕

至紹興府知府守仁分房所取士也

楚粵則有冀元亨

冀元亨字惟乾號闇齋武陵人正德十一年舉人

薛侃

薛侃字尚謙號中離揭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

行人司正斤歸隆慶初復官贈御史侃師守仁於
贛州歸語兄助教俊俊大喜率羣子姪宗鑑等往
學焉自是王氏之學盛行於嶺南及仇斥歸益力
學從游者百餘人

方獻夫

方獻夫字叔賢號西樵南海人宏治十八年進士
仕至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卒
贈太保謚文襄官員外時與守仁論學院之遂請
爲弟子

明儒講學者

尤 東山草堂

梁焯

梁焯字日亨南海人正德九年進士仕至兵部主
事

鄭一初

鄭一初字朝朔揭陽人宏治十八年進士仕至御
史

此數十子者咸天下之選也北面稱弟子惟恐或後
故守仁之教遂已大行初守仁在吏部講學時和之
者有呂柟湛若水若水陳獻章之門人也

湛若水字元明學者稱爲甘泉先生增城人宏治
十八年進士仕至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卒謚文簡
若水試禮部時楊廷和張元微得其卷曰此非白
沙之徒不能爲也及中式詢之果然若水平生足
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獻章從游者殆遍天下

與守仁分主教事若水以隨處體認天理爲旨學者
遂以王湛之學各立門戶若水之徒曰周衝

周衝字道通號靜庵宜興人正德五年舉人仕至
唐府紀善初受業守仁繼從學於若水兩家門人

明儒講學者

三 東山草堂

各相非笑衝爲疏通真旨焉

唐樞

唐樞字惟中號一庵歸安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刑
部主事學以自得爲宗四方從游者甚衆

蔣信

蔣信字卿實號道林武陵人嘉靖十一年進士仕
至貴州提學副使初與龔元亨師事守仁後從若
水游最久其學得之湛氏爲多踐履篤實不事虛
談湖南學者莫不從其教

呂懷

呂懷字汝德號巾石廣信永豐人與錢薇洪垣皆信同年進士仕至南京太僕少卿每言王氏之良知與湛氏體認天理同旨其要在變化氣質作心統圖說以明之

錢薇

錢薇字懋垣海鹽人仕至禮科右給事中斥歸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薇泊然自守與蔣信輩朝夕問學

明儒講學考

世

東山草堂

洪垣

洪垣字峻之號覺山婺源人仕至溫州府知府若水講學京師垣受業其門及溫州罷歸與方瓊復往從若水游若水建二妙樓以居之

方瓊

方瓊字時素號明谷垣同里人厭科舉絕意仕進何遜

何遜字益之號吉陽德安人嘉靖二十年進士仕至南京刑部侍郎

蔡汝楠

蔡汝楠字子木號白石德清人嘉靖十一年進士仕至南京工部侍郎

唐樞門人有許孚遠

許孚遠字孟仲號敬庵德清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右侍郎罷歸卒贈工部尚書諡恭簡孚遠篤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禪者從游者馮從吾劉宗周丁元薦皆為名儒從吾見後宗周字起東號念臺山陰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

明儒講學考

世

東山草堂

仕至左都御史革職歸福王立起原官請告國變絕食二十日卒學者稱為戴山先生元薦字長孺號慎所長與人萬曆十四年進士仕至尚寶少卿呂懷門人有楊時喬

楊時喬字宜遷號止庵上饒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仕至吏部左侍郎卒官贈尚書諡端潔時喬最不喜守仁之學闢之甚力尤惡羅汝芳官通政時具疏斥之

唐伯元

唐伯元字仁卿號曙臺澄海人萬曆二年進士仕至文選郎中

湛氏門人雖不及王氏之盛然持守頗正故一再傳而後亦不致如王氏之流弊當守仁心學大行之時胡居仁輩已先卒其守程朱之遺書而與王氏師弟辨難者有羅欽順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宏治六年進士仕至吏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著有困知記學者稱爲整庵先生

明儒講學考

卷二

東山草堂

汪俊

汪俊字折之號石潭弋陽人宏治六年進士仕至禮部尚書罷歸卒隆慶初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學以程朱爲的以守仁言性不言理氣著說非之

何塘

何塘字粹夫號柏齋武陟人宏治十五年進士仕至右都御史謝病歸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定塘少慕許衡薛瑄之爲人

王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號浚川儀封人宏治十五年進士仕至左都御史兼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斥歸卒隆慶初復官贈少保謚肅敏廷相博學好議論以經術稱於周邵程張之書皆有所論定

徐問

徐問字用中號養齋武進人宏治十五年進士仕至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裕好學不倦粹然深造爲士類所宗

崔銑

明儒講學考

卷二

東山草堂

崔銑字鍾一字仲冕號後渠安陽人宏治十八年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右侍郎卒贈尚書謚文敏其學以程朱爲的

張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號甬川鄞人宏治十八年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學以程朱爲宗與王守仁友善而語每不合

張岳

張岳字維喬號淨峰惠安人正德十二年進士仕

至右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惠岳博學工文章經術湛深不喜王守仁學以程朱爲宗

黃佐

黃佐字才伯號泰泉香山人正德十五年進士仕至侍讀學士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裕其學以博約爲宗旨

李經綸

李經綸字大經南豐人作街道錄以關王港

蔡元偉

明儒講學考

卷

東山草堂

蔡元偉字伯瞻莆田人嘉靖十年舉人仕至撫州府同知服膺朱子之學

呂坤諸人

呂坤字叔簡號心吾寧陵人萬歷二年進士仕至刑部左侍郎乞休歸卒天啟初贈刑部尚書坤留意正學居家之日與後進講習多所著述

然欽順等頗自貴重少所容接故從之者鮮而王氏招聚生徒廣爲延攬故嚮之者衆且自守仁師弟倡其學四方才智之士聞風景慕身未及門者率多聲

應氣求講研宗旨如羅洪先

羅洪先字達夫號念庵吉水人嘉靖八年進士仕至左春坊左贊善罷歸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謚文莊洪先幼讀守仁傳習錄好之聞其講學於贛欲往受業父循不可而止乃師事同邑李中歸里後益尋求守仁學定陽明年請稱後學以錢德洪言改稱門人

唐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武進人洪先同年進士仕

明儒講學考

卷

東山草堂

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卒官崇正初謚襄文其學得之王畿者爲多故自云於龍谿只少一拜

薛甲

薛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洪先同年進士仕至副使篤信守仁之學

吳悌

吳悌字思誠金谿人嘉靖十一年進士仕至刑部侍郎萬歷中贈禮部尚書謚文莊爲王氏之學學者稱爲疎山先生

趙貞吉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內江人嘉靖十四年進士仕至文淵閣大學士罷歸卒贈少保諡文肅李贄謂其學得之徐樾

張元忬

張元忬字子蓋號陽和山陰人隆慶五年進士仕至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天啟初追諡文恭從王畿得其緒論篤信王氏學

鄧以讚

明儒講學考

世 東山草堂

鄧以讚字汝德號定宇新建人元忬同年進士仕至吏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潔私淑守仁之門人王畿

張後覺

張後覺字志仁號宏山荏平人以貢仕爲華陰訓導蚤歲從顏鑰徐樾游羅汝芳鄒善官其地爲建書院

孟秋

孟秋字子成號我疆荏平人隆慶五年進士仕至

尚寶寺少卿從後覺學鄒德涵周怡相與印證發明良知

孟化鯉

孟化鯉字叔龍號雲浦河南新安人萬曆八年進士仕至文選司郎中師事尤時熙在都下與孟秋相砥礪時稱爲二孟

萬表

萬表字民望號鹿園寧波衛人仕至南京中軍都督府僉事其學多得之王畿羅洪先錢德洪唐順

明儒講學考

世 東山草堂

之

楊東明

楊東明號晉庵虞城人萬曆八年進士仕至刑部侍郎所與問難者孟秋張元忬楊起元鄒元標馮從吾呂坤耿定向諸人能得王氏之肯綮

萬廷言

萬廷言字以忠號思默南昌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仕至提學僉事學於洪先

何祥諸人

何祥號克齋內江人仕至郎中學於貞吉

道義文章俱有所表見王氏之羽翼可謂盛矣守仁之門人雖衆而推演師說以廣其傳者錢德洪王畿鄒守益歐陽德聶豹王艮爲最論者以爲德洪尚存矩矱而畿已入於禪至艮之所傳流弊尤甚惟江右一派踐履篤實未離其宗諸家之徒如尤時熙

尤時熙字季美號西川洛陽人嘉靖元年舉人仕至戶部主事師事劉魁

徐階

明儒講學考

東山草堂

徐階字子升號存齋華亭人嘉靖二年進士仕至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少傅罷歸卒贈太師謚文貞聶豹初令華亭階受業其門當國之日聚四方計吏講學大會於靈濟宮聽者數千人

王宗沐

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仕至刑部左侍郎卒贈尚書天啟初追謚襄裕師事歐陽德

王時槐

王時槐字子植號塘南安福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仕至陝西叅政罷歸起官太常卿不赴與同年廬陵陳嘉謨同師劉文敏嘉謨字世顯號蒙山仕至湖廣叅政

宋儀望

宋儀望字望之吉安永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仕至大理寺卿學於聶豹又從鄒守益歐陽德羅洪先游守仁從祀儀望有力焉

明儒講學考

東山草堂

胡直

胡直字正甫號廬山泰和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仕至福建按察使初學於歐陽德復學於羅洪先

蕭康

蕭康字可發萬安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仕至兵部左侍郎卒贈尚書從歐陽德鄒守益游制行醇謹所至有立巡按浙江時疏請從祀守仁於文廟

劉元卿

劉元卿字調文號蘆滿安福人隆慶四年舉人徵

爲禮部主事初學於劉陽後游學於徐用檢耿定

向

鄧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號潛谷南城人嘉靖三十四年舉人薦授翰林院待詔未至卒初從羅汝芳講學繼學於鄒守益劉陽

章時鸞

章時鸞字孟泉青陽人舉人仕至河南副使學於

鄒守益

明儒講學考

聖 東山草堂

鄭燭皆江右之派也

鄭燭字景明歙人仕至河間府通判及鄒守益之門

徐用檢

徐用檢字克賢號魯源蘭谿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仕至太常寺卿師事錢德洪

查鐸

查鐸字子警號毅齋涇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仕至廣西副使受業於錢德洪王畿繕水西書院講

學後進多歸之

蕭彥

蕭彥字思學號念渠鐸同邑人隆慶五年進士仕至戶部右侍郎卒贈右都御史謚定肅師事錢德洪一云從查鐸學彥族人良幹字以寧號拙齋彥同年進士仕至陝西布政使師錢德洪王畿水西講會之盛蕭氏之力也

丁賓

丁賓字禮原嘉善人隆慶五年進士仕至南京工部尚書致仕加太子太保以年高三被存問卒謚

明儒講學考

聖 東山草堂

清惠受業王畿好良知學官南都時政暇即講學陽明祠

程大賓皆浙中之派也

程大賓字汝見號心泉歙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仕至貴州叅政學於錢德洪

若周怡

周怡字順之號訥谿寧國太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仕至太常少卿天啟初追謚恭節師事鄒守益

王畿

貢安國

貢安國字元略號受軒宣城人仕至知州師歐陽德王畿門人同邑沈寵字畏思號古林嘉靖十六年舉人仕至廣西叅議安國又命寵師歐陽德王畿羅汝芳知寧國府創講會御史耿定向聘寵與梅守德主其席守德字純甫號宛溪嘉靖二十年進士仕至雲南左叅政守紹興時重修陽明講堂以王畿主之

明儒講學考

聖

東山草堂

戚袞

戚袞字補之號竹坡宣城人仕爲項城縣知縣初及鄒守益歐陽德之門已受業王畿

張榮則又叅學於江浙兩派者也

張榮字士儀號本靜涇人初師歐陽德繼從鄒守益錢德洪王畿游歸而聚徒講學

李遂學於歐陽德

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嘉靖五年進士仕至南京叅贊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

其子材初學於鄒守益

李材字孟誠號見羅嘉靖四十一年進士仕至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罷歸後又逮繫發戩閩中已而見談良知者之弊乃拈止修二字立講以爲得孔曾之真傳於王氏之說爲稍變焉王艮爲泰州一派其子襃

王襃字宗順號東崖艮之仲子九歲隨父至越守仁令其師事錢德洪王畿

繼父講席往來各郡主其教事愈爲放蕩殆非名教明儒講學考

聖

東山草堂

之所能羈絡矣艮之門人徐樾

徐樾字子直號波石貴溪人嘉靖十一年進士仕至雲南左布政使少學於守仁後卒業王艮之門林春

林春字子仁號東城泰州人嘉靖十一年進士仕至文選郎中

王棟

王棟字隆吉號一庵泰州人以貢爲南豐教諭徐樾傳之顏鈞

顏鈞字山農永新人嘗師事劉邦采無所得乃從
樾學得良之傳

鈞傳之羅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號近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
士仕至雲南叅政汝芳少時閉關端田寺置水鏡
几上對之默坐使心與水鏡無二久之病心火偶
過僧寺見有榜急救心火者以爲名醫也訪之則
顏鈞聚徒講學其中聽其語悅之往拜稱弟子盡
受其學爲太湖令召諸生論學公事多決於講座

明儒講學考

置

東山草堂

歷寧國知府初開元會罪囚亦令聽講官叅政初
入覲勸徐階講學再入覲講學於廣慧寺朝士多
從之者張居正惡之屬言官借他事劾罷歸遂遍
游吳越楚蜀閩廣益張其學所至弟子滿座

汝芳傳之楊起元

楊起元字貞復號復所歸善人萬歷五年進士仕
至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天啟初追諡文懿師
汝芳出入必以其像供養有事必告而後行顧憲
成曰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

爲聖人其感應之妙錙銖不爽如此

周汝登

周汝登字繼元號海門嚙人萬歷五年進士仕至
尚寶卿師汝芳供其像節日必祭事之終身起元
學不諱禪而汝登更欲合釋道而會通之輯聖學
宗傳盡採先儒語錄類禪者以入

汝登傳之陶望齡

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人萬歷十七年進士
仕至國子監祭酒卒諡文簡其學多得之汝登

明儒講學考

置

東山草堂

劉塢

劉塢字靜主號冲倩會稽人受業汝登汝登講學
越中助之接引後進學者甚衆

黃安耿定向兄弟

耿定向字在倫號天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仕至
戶部尚書總督倉場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恭
簡定理字子庸號楚侗定向仲弟終諸生始事方
與時後與鄧鶴梁汝元游與定向俱講學專主禪
機定力號楚侗定向季弟隆慶五年進士仕至南

京兵部右侍郎卒贈尚書

雖無專師然其為王氏之學與泰州一派相近定向

聞明良知倡道於東南海內雲附景從若管志道

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太倉人隆慶五年進士仕

為廣東僉事謫鹽課司提舉

潘士藻

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婺源人萬曆十一年進士

仕至尚寶卿又學於李贄

焦竑

明儒講學考

東山草堂

焦竑字弱侯號淡園上元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

修撰謫福寧州同知罷歸天啟初贈諭德追謚文

端師事定向及羅汝芳又篤信李贄之說自未仕

至居家無日不講學

祝世祿

祝世祿字延之號無功都陽人竑同年進士仕至

南京給事中錢德洪王畿講學江右曾與聞焉

方學漸皆其及門也

方學漸字達卿號本庵桐城人歲貢學於定力

泰州之派傳至顏鈞詭怪張皇其學盡歸釋氏鈞門人又有梁汝元猖狂放恣殆有過焉

梁汝元字夫山其後改姓名為何心隱吉安永豐

人少補諸生從學於鈞後在孝感聚徒講學張居

正屬楚撫捕之死獄中

同時又有鄧鶴

鄧鶴字谿渠號太湖內江人為諸生棄家出遊遂

落髮為僧徧訪鄒守益劉邦采王襍蔣信耿定理

諸人後死野寺中學良知而泛然無着落者也

明儒講學考

東山草堂

方與時

方與時字湛一黃陂人諸生棄去從胡瀚游因得

遇王畿羅洪先皆目之為奇士與時尚元虛修談

論能爐火術與何心隱善

李贄輩

李贄字卓吾晉江人仕為姚安府知府一旦自去

其髮冠服坐堂上官勒令解任耿定向招至黃安

日引士人講學雜以婦女專崇釋教卑侮孔孟後

北游通州為給事中張問達所劾逮死獄中

鼓其邪說遨遊四方公卿士大夫多爲之傾倒畔道
愈甚無所底止人以之咎心學之弊則王氏亦有所
不受也自徐階當國聚四方計吏講學於京師之靈
濟宮大會者數千人極一時之盛其後張居正爲首
輔不悅學京師之講席遂無聞焉迨天啟初鄒元標
鄒元標字爾瞻號南阜吉水人萬歷五年進士仕
至左都御史乞歸卒崇正初贈太子太保謚忠介
元標少從胡直游即有志聖學官南京吏部員外
郎告歸里居講學從游者日衆名高天下自敘其

明儒講學考

東山草堂

學多得之鄧以讚

馮從吾

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長安人萬歷十七年進士
仕至副都御史乞休即家拜工部尚書力辭尋削
籍卒崇正初追復原官贈太子太保謚恭定從吾
生而純懿長志濂洛之學受業於許孚遠巡長蘆
鹽政罷歸杜門謝客取先正格言體驗身心造詣
益粹

同時官都察院二人風節相期許立首善書院於京

師倡明正學羣小畏憚於是科臣上言憲臣議開講
學之壇國家恐啟門戶之漸宜安心本分以東林爲
戒元標疏辨以爲天下治亂繫於人心人心邪正繫
於學術紀綱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
其道無由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
朝貴自岐意見一唱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
臣等從吾亦言宋室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
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
學講學爲令甲周家以農事開基國朝以理學開國

明儒講學考

東山草堂

也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不講是欺也此臣等所
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爲此也二人卒罷歸書院
遂廢先是萬歷中顧憲成爲文選司郎中與執政不
合兼忤上意削籍而歸

顧憲成字叔時號涇陽無錫人萬歷八年進士後
起爲南京光祿少卿力辭不就卒崇正初贈吏部
右侍郎謚端文憲成姿性絕人幼從武進薛應旂
游授以考亭淵源錄遂有志聖學暨削籍里居益
覃精研究一以程朱爲宗力闢王畿無善無惡心

之體之說

高攀龍亦自謫所歸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憲成同里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官行人以言事謫爲揭陽典史半載歸後起官陞至左都御史罷歸削籍被逮赴水死崇正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攀龍少讀書有志程朱之學起官後與講首善書院是時海內學者率宗王守仁攀龍心非之其學一本濂洛以許爲主操履篤實涵養邃密粹然一出於正爲當代大儒憲成卒後攀龍專主講席四方士大夫識與不識稱高顧無異辭名更出憲成止攀龍削官之後詔毀東林書院崇正初學者更修復之

明儒講學考

三

東山草堂

相與講學於無錫之東林書院大會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規聞風而起所在俱有講堂文社咸以東林爲宗主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世率退處草野及聞東林會講爭先趨附學舍至不能容與憲成攀龍經始者則有憲成弟允成

顧允成字季時號涇凡萬曆十四年進士仕爲禮

部主事謫光州判官乞假歸與憲成講學又與史孟麟爲麗澤大會東南人士爭赴之天啟中贈光祿少卿孟麟字際明號玉池宜興人萬曆十一年進士仕至太僕少卿告歸後起官疏請立皇太孫誦兩浙鹽運判官天啟初復擢至太僕卿

錢一本

錢一本字國瑞號放新武進人萬曆十一年進士仕至御史以請建儲斥歸天啟初贈太僕寺少卿一本初官江西與王時槐善及罷歸潛心六經

明儒講學考

五

東山草堂

洛諸書尤研精易學

安希范

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萬曆十四年進士仕至南京吏部主事斥歸卒天啟初贈光祿少卿

薛敷教

薛敷教字以身號元臺武進人應旂之孫萬曆廿年進士仕爲國子助教謫光州學正告歸卒贈尚寶司丞

葉茂才

葉茂才字參之號園適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仕至南京工部右侍郎

劉元珍

劉元珍字伯先號本孺無錫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仕至光祿少卿

時所謂東林八君子也憲成論學以爲講求性命切磨德義而舉念不在世道即有他美君子無取焉故講習之餘往往裁量人物嘗議國政於是天下以清議歸之朝士慕其風者多造相應和而小人爲之不

明儒講學考

卷三

東山草堂

便畏且忌之矣故神宗之末攻東林者羣起迨元標從吾去位魏忠賢擅政羣小附和造爲東林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凡海內君子一切指爲東林黨人天啟五年忠賢矯詔列榜頒示天下存者削籍或逮問追贖死者追奪榜內所載非盡東林講學之人且有全無干涉者則小人輩藉此以報其平素私怨遂舉舉而入之者也崇正朝君子小人並進而門戶之說益堅講席之設益衆遂有假東林之名以博科第以邀名譽者而講學之泛濫未有甚於此時者矣夫原

其始也數君子者維持流俗剖析是非小人欲加之罪而不能偏及勢不得不以朋黨之說進歐陽子所謂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是也及其既也雖君子亦固執黨同伐異之見於政事則不論其可否於行義則不計其生平附乎己者進之不附乎己者退之以此而謀人之國鮮不至於敗亡明之季也福王立國於危亂之際其時奸臣如馬士英阮大鍼輩力圖報復而一二正人又各持門戶齟齬不合議論未定而社稷已爲坵墟可慨也夫憲成攀龍之師友

明儒講學考

卷四

東山草堂

徒大半以節義著天崇之間史不乏書茲不具載云學術自宋以來考亭象山分爲二派有明一代紛紛言學者咸不外是如曹端薛瑄胡居仁羅欽順輩醇而無疵者也至獻章守仁若水之學世多詆訾之然其間名臣賢士道德事功足垂不朽者往往而有論世者固不必斤斤於學術之異同也至其標數字以爲宗旨不無稍偏故傳之既久遂愈失其真耳曷乎呂柟之言曰聖門教人每因材變化如顏淵問仁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則告以敬恕樊遲則告以居處恭

執事敬蓋隨人之姿質學力所至而進之未嘗規規
於一語也世之儒者誨人不論其姿稟造詣刻數字
以必人之從不已偏乎誡篤論也諸儒從祀孔廟者
初止薛瑄萬歷中增祀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終明
之世從祀者四人而已

道光四年歲在甲申曾孫國儀大均元孫有松重梓

明儒講學考一卷 浙江巡撫
孫遜本

國朝程嗣章撰嗣章字元樸號南耕上元人明代儒
者洪永以來多守宋儒矩矱自陳獻章王守仁湛
若水各立宗旨分門別戶其後愈傳愈遠益失其
真入主出奴互興毀譽嗣章爲綜括大略合爲一
篇而各注仕履於其下於源流授受宗派甚明然
如貝瓊等本明初文士於六經無所發明未足當
儒林之目槩加牽引不免失之汜濫矣

業儒臆說一卷

〔清〕陶圻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

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業儒臆說

一卷》提要

業儒臆說

國朝 秀水陶 圻甸方著

性涵於靜聖凡一體及其動用而純雜攸分得失互見是故吾儒之道當于用處體驗爲得堯舜以道相傳必分之爲人心道心而重之以精一乃爲允執其中曾子以毋自欺爲入德之門皆是知行合一之學惟於用處得其純熟至夫從心所欲不逾矩其斯爲大而化之聖而不可知之者矣羅仲素每教學者于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作何氣象李延平自學海類編《業儒臆說》一子類以爲靜驗得力真知大本有在不知延平祇是心存而理得若竟於未發之中求益恐未必然是故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不當于此求中信哉是言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世疑其禪學要之尊德性而道問學自是無可分者釋家以淨覺本性爲宗勢必至于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試以之繩吾儒度必不能若夫道問學非章句記誦之謂也張茂先讀書三十車究何益于實用是故學力既至實兼得尊德性此中庸以擇善固執爲誠之者之道而朱子

之詣所以得其大醇

明殷邁自言一日于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徧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此是確見心體之言我性無所不備心思無所不通是故性善而心亦善孟子歷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仁義禮智之端雖于用處見得而隨感即應則其本體從可知已王守仁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要之吾心未發固無善惡然而知善知惡是

學海類編

六 業儒隱說

二

子類

良知仍是以心知之則心之體烏得謂無善哉至如王畿所云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王守仁謂此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頓悟之學不知此已入于禪矣吾儒一生精晰善惡最嚴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固謂止有善而無惡耳不曾謂之無善惡也至云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此仍是性無善無不善之說王整論性善有云凡天地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

學海類編

業儒隱說

三

子類

性也此仍是生之謂性王艮學以悟性爲宗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此又流于禪之甚者吾儒之學功自多聞多見始即心亦甯得無向特有所忿懼憂樂斯爲不得其正耳羅洪先始致力于踐履中歸攝于寂靜晚徹悟于仁體自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近覺一切無有雜念但惟恐一人不得其所即感應處便是順適此其自得處主靜之力然亦未知其及于入者果何如耳總之吾儒之學自不能于四書之外別求體用

下學而上達雖至聖猶然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始焉洒掃應對進退繼焉禮樂射御書數由是致知格物漸進而詣極而以明明德新民止至善終焉有體而兼有用不若禪學則主于體而難爲用俗學則適于用而不知體是博文而約禮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不可誣也許魯齋謂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宋儒猶知有此宜其爲道學正派明代寥寥數儒其論詣如是殆恐難爲繼矣

夫抽絲成繭則有五采美其觀杼繭成言則有五聲善其聽寶訓傳世正言格物則有映射紙上光溢筭中言之不文塵翳傾眼則又安能感人之心而啓其聽哉是故至言所以洩天地之祕鬼神猶珍之一言發而壞人心術卽爲名教之罪人在庸眾猶不足以策鼓愚俗若名流則不可以不知懼矣自聖人沒而微言絕傳道者必以三代範模百世必以六經論斷百家斯法有可循而道爲無弊在天爲公在人爲中在心爲恕在事爲權

學海類編 卷八 業儒題說

四 子類

自古以來惟商之世業最遠賢聖之君六七作其積累也大矣使代之者非文武則不忘也成王定鼎于郊廓卜年七百而卒過之則未有其人能代之者也文王生有聖瑞其德足以應之秦穆公趙簡子始同祖也竝寐至帝所聽鈞天廣樂然而其德不足以應之其志也忽焉商周之革命數之素定者也純乎天也爲陽饒也晉至六朝而後唐唐至五代而後宋其德無可以永世也人爲之也爲陰乏也天運至晉而剝極矣由其無家法治道遂至潰敗不可救療漢雜乎

霸晉雜乎彝其兆既成雖天弗能易矣然則三代以後之主司馬氏乃罪之魁也漢之世業頗似夏前五代之主史載其氏系非漢裔卽其勲後也蓋天之意其猶思漢乎思漢正以甚晉也若紂之及身稔惡其流毒則未至徧天下也商之後乃生孔子俾世祚于魯噫孰謂天道也而遠人哉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由是至于百千萬億而終不可窮其中生剋消長有自然之理數存焉天地所以亘萬古而不敝者惟能逆知其所必至而

學海類編 卷八 業儒題說

五 子類

豫爲之所也究其默爲維持雖不可見然自古撥亂爲治天地必先時以生聖賢使乘時以有爲此亦可以知矣先聖知其然也因而作易易逆數也上帝至神不假推算故止傳其點畫先聖合撰故能極其理數凡民皆可入聖故因有易而亦可知其道古之善治國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苟患已至而防之則無及矣此天道也然是豫也非健不能是以君子法天行健終日乾乾夕惕若也

口之于五味也鼻之于五臭也目之于五色也夫人而

辨之也耳之于五聲也非審于聽者不能辨之則耳之官爲較微矣天有風雷其時位可得而知也人有語言其部脈可得而知也物有響應其迹象可得而知也是故聖人爲能作樂孔子六十而耳順學至此則純以神運矣口鼻祇以自爲也耳目則加于人世必其于人之所不見者而獨能見之于人之所不能聞者而獨能聞之纔可自信于性地有得

天其體也日月五星天之魂魄也惟天以其道運日月

五星而日月五星以其道制百動猶夫人之身有魂

學海類編

業儒臆說

六 子類

魄而動應神焉是故吾心得正吾身得修則欲體天道者卽一以體夫吾身而已矣且人世以形用則有盡而遞易君不皆堯舜也臣不皆伊周也師不皆呂孔也而世運因之有升降焉天地以神用惟神聖執極而無終不敝試觀之吾身榮衛和暢而表裏無病陽氣不脫則有生不死乃知日月運行無一息之停五星生剋無一幾之閒陽氣滿淪兩閒則天地甯得有壞時耶

廣其識大其志充其學優之以禮體重之以廉恥貽之

以生安凡此卽先王之所謂教而士風由以醇茂君子以之處家而賢才之子弟出焉然聖人立教必視乎其力之所受豫章之木可千尋以任棟梁檣櫓雖厚栽無用也則亦必因其所近而授之以一藝使不至爲廢人可矣九流百家皆足自贍縹緲孤獨王政必先伊尹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須知此直君相分內事天以天下之重付之豈授之以富貴哉重其責君相不平治天下將誘之誰罪必有所歸矣

反諸心而不安雖身適其何有是故不義之富貴君子

學海類編

業儒臆說

七 子類

不屑也至不義而不知則直心之死矣一時之富貴易百世之富貴難一失其身而天地奪之智者其肯以一時易吾百世乎

世無公道則天地之信不行而鬼神無權蓋是非倒置賞罰不明否蹇漸極遂成亂階是故鬼神有時而不平則爲之形其用若石言于晉神降于莘所謂國將亡聽于神有不勝人道之威焉且夫昌黎有言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而況于人乎噫此亂之所由生也今試指其弊蓋不出威與貨二者而已矣積威之極于

是泰之亡不過二世鬻貨之極于是晉之亂浸淫幾
三百年町衡往昔多出于此深足鑑也昔呂刑載有
苗之制刑曰民興胥漸泯泯焚焚其于有虞氏之治
爲最詳曰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繆寡無蓋然則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是在治天下者乾行神斷吏治
無蒙混民情無壅蔽于以激勵而作新之不然者雖
法令具備則例煩多抑其末耳傳曰皮之不存毛將
安附

貧不施財賤不與政然而施財之量存焉與政之才具

學海類編

卷八

子類

八

子類

焉則固不異乎所爲施財也與政也由此推之君子
顧在我者何如耳故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
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是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毋
固毋我也小人不知在我不知富貴特假之以行其
道而沽沽焉爲動其心夫尸居而廣廈自不如陋巷
者之爲安也伴食而垂紳自不如被褐者之爲適也
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易曰負且乘致寇至

人無生理無由得生于世則既爲人而末有不仁者也
其所以不仁者自賊之也利欲之念勝于是乎敢于

爲惡而不甘于爲善不知天道至公善未嘗不佑惡
未嘗不反五福六極默來順受人自不識耳君子不
爲邀福而德加修惟以自信其心之無愧而已顧有
時言福者爲夫人之利欲言之也孔孟一生順命必
待彌子臧倉公伯寮言之者命蓋爲小人疋疾也此
立言之旨也吾乃今知功過格猶爲眾人而設謂其
未忘乎祈福之意特以之風勵天下則其功不小

大凡人體之有神是猶火生于木人不立其神是猶木
不得其養故曰禍發必剋人之魂魄盛而神斯居是

學海類編

卷八

子類

九

子類

猶木生火而乘時木惟壽而氣候足則一旦火化其
根而神斯無累矣道之所謂外丹佛之所謂三昧火
有不可于此而悟超脫之術乎故自聖胎以至于法
身猶爲凡人之希聖者耳聖胎者所以立其神也至
于有法身則所謂及其成功一也至人夙惠不須聖
胎變而之道只在一念直反掌間

紙窗明月其光炯炯然而燈盛則月微白已視之則光
爲之奪矣而月不改色燈少澹則光仍射焉夫人之
受蔽于其心也亦然念慮紛投其是非非不自謂當

也雖境過不無悔悟之萌而一時之失容有不及償者是以君子貴研其幾也中庸以存養省察並言顧必省察精而後存養至若顏子三月不違仁則純是知明處自不至爲暗室所欺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

千年風湍則壘石漸小然而每叩輒火體不剋于水也夫人之受養于其天也亦然氣有時而盡神無時而息所貴此心不死是以君子存存傳云人心之不同如其而焉此乃指人心爾道心則千古而一致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十 子類

神器猶擔也元后御世猶以肩承擔必力大足以勝之試觀堯舜在上猶有洪水九年之厄然而堯舜卒能回天噫後世人事之失致于天和此果誰之責也天道將亨而或生才未足以當之則汔可小康焉而已天道將否而或生才未足以挽之則且積漸而極于大壞是以更數十世而猶若有俟也閒嘗吁衡往古天人交應者治亂之極也天人互異者治亂之端也有志斯世者先觀天道次察人事而終論定于其人夫所謂人也者天地篤生之而任以生民之寄者也

易曰吉人之詞寡傳曰仁義之人其言藹然知此可得立言之道凡言理與論事不同論事貴于區畫裁決不嫌詳盡言理者旨則約而意有餘旨則約是以易入意有餘是以易思易入是以君子日進而有功易思是以小人與知而自親凡言理而得有其明且當則天下之文已無得而加之屬意詞句之工似反失其立言之志孔子曰辭達而已矣

天地定位高卑燦列斯禮也而道行乎其閒矣天道圓地道方由是則之君道圓臣道方父道圓子道方夫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六

十一 子類

道圓婦道方圓行權而方守經圓自不失曲成之義方則才術不可以加于君父凡物圓動而方靜圓易轉而方難掉故方終不出圓範圍之內道從知入非致知無以盡行而知較行爲易尤必力行以體其知入道者致曲而已致曲者擇善固執而已擇善固執者無自欺而已惟其無自欺則知行一矣是故無自欺爲上焉者說法大學列于格物致知之後者此也若夫小人之諒匹夫之勇婦人之仁雖其心固亦見爲是而猶未免于自欺則其知未至也端

木子從學識見道顧竟視不欲無加爲易事似于此猶未推勘得細迨知有一貫知有終身一言之恕此其卒聞性道也歟

人言哀死非哀死者也哀吾生不見死者之人則失所尊親之謂也若夫人生必死何哀焉故曰天壽皆可以立命終凶皆可以成仁在吾而已此身何爲如謂生數或虧死而哀之是哀之適以愧之也君子有規生之義而無愧死之文

父母之生我其形天地之生我其性人各一父母而同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子類

一天地故形小異而性大同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然則千古惟聖人爲盡性千古亦惟聖人始得爲孝子蓋以其合事親與事天而一致焉者也若夫偏端一節亦稱爲孝正如謚文者不專訓以經天緯地之義云爾

王者禮樂興而治道成矣御世莫先定禮大漢大武湯武及身爲之則奚俟百年然而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所謂本身徵民知天知人實有由然故曰禮樂者道德之光華也漢叔孫通猶知習禮唐山夫

人猶知製樂而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之高帝當之則其精微之有不協者不已多乎夫亦具文飾觀焉而已耳三代而後若唐太宗有可作禮樂之才然而處父子兄弟夫婦之倫猶實有闕則其本先虧更用得甚禮樂乎明太祖雖頗留心制作然卽其置娼設院致宿四方遊宦而隸于太常此則爲縱情傷化之尤者抑何其視樂之輕一至此也當時大臣無一知道未幾而靖難嗣興勲戚子婦遂至落籍教坊噫孰謂天道遠哉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子類

帝王之統垂絕于周季乃得仲尼修明僅有遺經秦皇起而盡爲焚之以吏爲師是直欲使天下後世而胥爲李斯趙高也是誠人世之大變天顧不能預制之以弗爲乎蓋上古之書神異者既不得輕傳荒遠者又略多未盡是故孔子贊易自伏羲以下序書自唐虞以下一經孔子刪定其他猶並行于人世則好奇者將復夸而無忌似不若去之之愈也聖經者自與日月中天此則如一時之食焉耳至其坑儒蓋亦處士橫議而積漸之所爲也然而自有此厄當漢之初

大儒不復見矣高帝亦不能遠致之以禮所謂王道所謂禮樂於是乎未善其成後之議者至目三代爲絕遠並不相若抑知漢之布衣崛起較之三代爲倍難而其難者既優爲之其易者反不逮焉唐宋明因之而政教猶不純乎古噫誰之責歟

古今不以成敗論英雄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也古今不以顯晦論聖賢天有通塞人有去就于是時也秉道行權夫亦爲其所當然者而已矣一有安排計較便是私也故曰觀其道爲何如耳易地則皆然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子類

也且夫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則其隱德正不可及蓋生于世而絕無聞者有之矣甯僅不屑屑于天下之知而已也耶是故君子凡事論理不論氣論理不論數雖氣與數固有時得爲之主而理之勝處自正

日用之間至微之事必體之人情物理而後動人情從其同然者物理出其必然者則幾于道不遠矣

古之人無所爲學也五經六藝而已矣所謂物格格以此所謂致知致以此蓋自弟子入小學以來凡于經

藝已習其文親其事至于大學則又務知其所所以然

之故如人倫日用必得其性情之實理如人官物曲

必原其制作之精意無益之物君子弗事也物雖纖

悉而適于用則一以經藝推而準之顏子之博文子

貢之多識皆是類也是故大學第以格致示訓不爲

之傳蓋已有其功于大學之日矣曾子特詳其道要

于知行兼盡卽以誠意爲始而曰所謂誠其意者毋

自欺也此大學之道所由入之門乎朱子爲補格物

致知之傳究其立言不過訓詁于格致二字之義絕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子類

無可以爲之指南者反使人無著手處矣非大學之本旨也但此謂知之至一言與聽訟一節若不相蒙則仍闕疑焉可也且傳文言知之至耳安必其釋格物致知哉

人之形生之父母而本于天地人之性本之天地而成

于聖賢夫人于性中之才常得具足及有形役之蘊

藉設施難得逾半惟聖人爲能一之故一則曰盡性

一則曰踐形然而聖人非特自餘而已也當時政

德身後詩書予以範天下而歸于一致故曰修道之

謂教論語全旨無非忠恕孟氏七篇無非仁義忠恕
卽仁義特仁義則要其成而言耳禮因乎仁智因乎
義而信則一以貫之此孟氏言仁義之旨乎然恕無
不本乎忠義無不本乎仁而忠必至于仁而始盡此
孔子言仁之旨乎乃知孔子道學之本是在仁而已
矣惟其心而心性瑩然渣滓淨盡于是得自人而合
于天蓋學舍自反別無真得道非實體何以有功然
則吾儒之道必也其心至于不違仁而得之所傳爲
一致堯舜以道相傳而分之爲人心道心道心者仁

學海類編

卷八

業儒說

六

子類

也而道心卽見于人心故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
也惟精以去其非仁惟一以純其仁至于允執其中
而仁之體用備矣不名仁而名中者爲有天下者示
其治道也惟精惟一克己復禮之謂也

夫立功名者必先輕富貴然而或溺于功名猶易失其
所守故曰三損而進一辭而退君子于功名不必竟
其量苟明其學正其識以之任天下而有餘則雖韋
布而君相焉矣固不必與世爭一日之知孟子曰人
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知有爲于不爲見之又何

至于徇人而失己哉此楊龜山之應召識者議其自
許過高李東陽之流涕同寮諱以何不偕行也

學海類編

卷八

業儒說

二

子類

業儒臆說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陶圻撰圻字甸方秀水人是編皆論學之語末

有其弟越跋語稱其生平於性命之學最所究心
然觀所論議大率仍明人講學之習務以空談相
勝也

愚齋反經錄十六卷

〔清〕謝王寵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愚齋反經

錄十六卷》提要

愚齋反經錄總序

予何為而有是反經錄也蓋因經學之失其真傳而為異學所亂也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經者萬世不易之常道所

自序

謂三綱五常天理民彝是也易以道陰陽順性命教人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趨避必由於正以期寡過後之學易者專為卜筮全從禍福利害起見不知恐懼修省遷善改過窮理盡性以至

于命是失易之真也書以道政
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
法精一執中傳心之要典悉載
焉後之學書者皆知誦習其文
及其在家居官修齊治平之實
制心制事之理未嘗一一見之

自序

二

施行是失書之真也詩以理性
情凡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
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長
於諷諭兼讀物理修齊治平之
事亦不待他求而得之矣後之
為詩者不過諷誦文詞博覽名

物至於興觀羣怨享父事君之
道曾無聞焉是失詩之真也春
秋以定邪正正人心遏人欲存
天理尊君父討亂賊扶持綱常
名教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後世
但以史視春秋不知其為傳心

自序

三

之要典萬世之準繩是失春秋
之真也禮以謹節文高下散殊
原於天命恭敬辭讓發於性情
聖人循此制為冠昏喪祭朝聘
鄉射之禮以行於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之間實治亂安危

之所繫世之人高者流於放蕩而不由其道卑者習於儀文而不知其本至於三禮全書概置弗講是失禮之真也若夫四子之書得六經之精意而為言者也近在孝弟忠信人倫日用之

自序

四

常而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盡在此書實六經之階梯也小學一書朱子採古之嘉言善行發明立教明倫敬身之事茲作聖之基又四書之階梯也今之讀四書者不過借為應試

本頭以取富貴利達至於小學則棄而弗顧矣豈止失其真而已哉由是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竝進不可勝正君子有憂焉此孔子所以言攻乎異端之為害曾子

自序

五

子思所以著大學中庸以正大經孟子所以道性善距楊墨皆為萬世明經學立人紀不得已而有言也予賦質愚魯於六經精義未能研窮蘊奧惟於四書小學及先儒性理大學衍義諸

書尋繹數十年彷彿略見大意
錄成十六卷兩論專註解意大
學中庸孟子小學指要孝經述
朱忠經擇要明倫錄理學入門
知性錄尋孔顏樂處易學指要
善利圖說補學要錄治要錄荒
自序
政錄名曰反經錄自知擇之不
精語之未詳然明簡易曉庶幾
後之學者開卷瞭然得其大指
窮經讀書路徑不差則大經漸
明是非一定雖有異說不足以
惑之矣此皆祖述孟子朱子之

言卽先聖先賢之意非予之私
言也故序之篇端以俟後之君
子

自序

七

愚齋反經錄目錄

卷之一

論語尊註解意

卷之二

論語尊註解意

卷之三

論語尊註解意

卷之四

反經錄

目錄

一

論語尊註解意

卷之五

小學指要

大學指要

中庸指要

兩孟指要

卷之六

孝經述朱

卷之七

忠經擇要

卷之八

明倫錄

卷之九

理學入門

卷之十

知性錄

反經錄

目錄

二

卷之十一

尋孔顏樂處

卷之十二

易學指要

卷之十三

善利圖說補

卷之十四

學要

卷之十五

治要

卷之十六

荒政錄

反經錄

目錄

三

論語尊註解意序

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六經之精盡在
四書大學中庸朱子章句或問發揮
無餘學者熟讀精思自然有得兩孟
本文已自痛切言之又得朱子章句
或問更明白曉暢獨而論

小序

聖言渾淪註意精微廣大從來講說
紛紛總不如朱子之的確予是以不
揣固陋取註中精要之語分疏一二
句以便幼學叢謂有當於註意之萬
一哉

論語尊註解意

關西謝王寵愚齋輯

鄒陽年推陳圖儀
秀水後學錄
全校

男
姪
升豐
旂
實正字
手受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章

首節學字須認得的確註中明善復初句當玩善
者人生之初仁義禮智之性粹然至善者也明者

反經錄

卷之一

一

窮究到十分透徹處復者完全此理不使有一毫
欠缺處工夫全在時習上時習後自然義理悅心
欲罷不能矣 總註學之正習之熟悅之淡而不
已數句宜玩

次節朋來註云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善
即仁義禮智之善人性同然者也今我之善有以
及人而人之信我從我者眾是以天下公共之理
與天下共知共由豈不可樂

三節不知不愠註云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
有在己者謂吾性分之固有職分之當為也到此
則自全自盡畧無一毫為人之意非成德之君子
其孰能之

性之一字可貫一部論語細玩聖賢言語總不出
仁義禮智信之外

性有五常曰仁義禮智信然仁者五常之首也程
子論四德而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

反經錄

卷之一

二

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
理次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三章
所言之類是也

仁之一字朱子心之德愛之理六字解極完備論
語有主愛之理言者有主心之德言者

有子曰其為人也章

此章重在孝弟有子欲人務孝弟以全仁也蓋仁
道至大親親仁民愛物皆仁也然必自孝弟始而

後可推以及民因以及物世固未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故孝弟為行仁之本 此章仁字主愛之理言為仁猶曰行仁註解最確

子曰巧言章

仁者心之德心無私欲乃能實有其德巧令者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此仁字主心之德言

曾子曰吾日章

反經錄

卷之一

三

此曾子省身緊要工夫當下便是省處註云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誠者誠心不欺也切者切於為己也誠切二字極精確又云三者之中以忠信為傳習之本蓋學以忠信為主忠必證之人謀而始真信必證之交友而始見以此忠信之心從事於傳習隨事精察力行此所以得聞一貫也

子曰道千章

玩註治國之要三句及或問道者治之理以為政

者之心而言也可見此五者是要緊必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下下相關方可以為治故註云亦務本之意也程子張子皆云不及禮樂政刑益此五者治之本也禮樂政刑治之法也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古聖王治天下之要實不外此

子曰弟子章

反經錄

卷之一

四

此章夫子教弟子當如此入孝出弟弟子之大本也謹行信言弟子持身之事愛眾親仁弟子接物之事餘力學文則有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皆所以養其德性開其聰明異日為聖為賢根基在此

子夏曰賢賢章

此是子夏疾時人之不務本實而徒事空言故以實行論學也註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

其誠學求如是而已誠字解易色竭力致身言信最確

賢賢在尊師上說方與下文交友有別註云好善有誠卽書云主善爲師之意

子曰君子不重章

此言君子自修之道合外內人己而交致其功也首節反說重在不重二字不威及學不固蓋見輕之害事而君子不可以不重也二節主字最重凡

反經錄

卷之一

五

事以忠信爲主三節慎於擇友四節勇於改過自修之道備矣

玩本文主字及朱註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語通章以此句爲重自是正理舊說以固學作主大非曾子曰慎終章

此章爲當時民俗澆薄忽於喪祭曰在上者倡之也故曰慎終追遠云云玩註喪盡其禮謂既盡哀痛之情又盡喪葬之禮祭盡其誠謂既盡祭祀之

禮又盡追慕之情如此則已德厚下民誰非人子誰非人後自然觀感而化皆知慎終追遠而各念所生其德亦歸於厚矣

大全許東陽曰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疎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擗踊哭泣之情又慎喪死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

反經錄

卷之一

六

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爲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此說深合註意

子禽問於子貢章

此章見聖德感人處子禽疑以求與俱非子貢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句最確五者乃夫子仁義禮智

信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到處接人皆是如此
因遇時君而始然也時君一見夫子自以其政就
而問之與且不足言況於求乎末句只因求之一
字反言以見其未嘗求註意甚明時解夫子自有
不求之求溫良五者便是夫子之求之也俱不可
從

子曰父在章

此章觀人子之心相承說下重在三年無改上道

反經錄

卷之一

七

字須認得的確道猶事也指日用常行之事可以
改可以未改者三年即居喪之三年也三年無改
者三年之中常如父在不以得行已志而遽改孝
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玩註自明

有子曰禮之章

首節宜玩註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
二句如尊卑上下截然不亂何等嚴敬却是人人
情願做的必如此做了心裏方安所謂自然之理

也是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所以為貴為美而無
不可由也

次節要看非禮之本然句本然即上節註中天理
之節文二句天理上本有此節文人事上本有此
儀則若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所以失之流蕩
而亦不可行也

朱子總註嚴而泰一段甚精大全胡雲峰曰禮之
全體嚴者未嘗不泰人則有嚴而失其中者矣未
免倚於嚴之一偏不可行矣禮之全體和者未嘗
不節人則有和而失其正者矣未免倚於和之一
偏亦不可行矣此說深得註意

有子曰信近章

此章就人所易忽處言欲其謹始而慮終也上兩
段註解甚明惟因猶依也依字人多混作交字則
亦字神理不出因依或邂逅之間或共事之際或
急難之時不及審擇一失可親受累不淺如孔子

反經錄

卷之一

八

在衛主蘧伯玉家便是可宗的樣子如樂正子從子教便是不可宗的樣子

子曰君子食無章

此章當相承說下要知所好何學玩註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二句可見君子之為學務欲得乎道也不求安飽者志在於道也敏事慎言者用功於道之實事也就正有道者欲使吾之道都恰好而無差也須合三層意方說得好學二字出

反經錄

卷之一

九

子貢曰貧而章

此章註解甚明註自守二字是無諂無驕確解心廣體胖數句是樂與好禮確解無諂無驕是就貧富裏用功樂與好禮是出於性情而並不知有貧富也次節斯字指夫子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之言說之謂字方有着落

大全東陽許氏曰樂與好禮皆是就心上言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心既廣大寬平則體自

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於循理也此由外以原內也樂之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體既安舒焉得有卑屈心既樂循理焉得有矜肆却暗關上兩句見得未若兩字意此解心廣體胖數語極分明

子曰不患章

不知人朱子云自家不知人便是不知道見得道

反經錄

卷之一

十

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此切己病根焉得不患此意在前一層註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是正而一層大全宰相不知人則不能用人學者不知人則不能取友是後一層意若要見得道理明須做居敬窮理工夫始得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章

此章德字最重註云行道而有得於心道卽三綱五常之道件件從躬行心得做出自能感動得人註無爲而天下歸之無爲非清淨無爲也謂不待法令督責而人自向化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的一樣觀堯之克明峻德而九族既睦百姓昭明萬邦協和黎民於變時雍舜之玄德升聞慎徽

康經錄

卷之一

十一

子曰詩三百章

此章玩註直指全體數語見詩之立教總是使人思無邪也故此一言足以盡其義註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極精極當透

徹無容更置一詞

子曰道之章

朱子總註說盡此章大旨道之以政二句與道之以德二句串說玩註道之而不從者與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句可見

子曰吾十有五章

首節學字貫全章註云大學之道或問云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方是聖

皮經錄

卷之一

十二

學志字重看註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便是知行並進立字玩註守之固的固字謂確然堅固到此則得而守之故無所用志不惑玩註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皆字幾微之際毫釐之辨件件無疑所謂知之明也到此更不用守了知天命玩註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在天爲命卽元亨利貞賦於物爲性卽仁義禮智乃事物所從出之源也到此則知極其精是於那箇原頭來處見得透徹而

不惑又不足言矣耳順註聲入心通二語謂纔入於耳卽通於心無有扞格無少停滯到此則不待思索而自無不得也從心所欲不踰矩玩註從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謂心與理一隨處發見莫非天理到此則不待勉強而自無不中矣再玩總註獨覺其進句可見三十四等字不得輕放過而字方有味故或問有曰積十五年進修持守之功又曰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又曰克積

友經錄

卷之一

三

孟懿子章

此章重一禮字蓋為三家僭禮而言也註甚明白

孟武伯章

此因其人多可憂之事而言也玩註惟恐其有疾惟字常以為憂常字可見父母不特人子有疾時憂雖無疾時亦憂也人子可不守身以事親乎

子游問孝章

此章重敬字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故告之以此玩註甚言溪警四字則得之矣註與養犬馬者何異者字不以人言指養犬馬之事言也

友經錄

卷之一

十四

子夏問孝章

此章重色字子夏直義人也而或少溫潤之色故告之以此玩註孝子之有溪愛者數語可見色根於溪愛之心非可勉強偽為也故惟此為難服勞奉養豈足以盡孝哉若但服勞奉養而無色則子雖代親之勞親雖受子之養未免心中有不快活處父母卽不忍明言人子其可忽諸

子曰吾與回章

此是抑揚其詞以淡喜之謂終日與言都無可否恰似愚人及退省其私一一做得出來不差可見不是愚人註非進見請問之時句當玩凡不在夫子面前便是私不單在獨處時足發句註日用動靜語默之間三句最確當本文亦字從愚字生愚則宜其不足以發矣及退省其私亦足以發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章

反經錄

卷之一

十五

此言觀人之法人之以由安一層淡一層我之視觀察一步詳一步此所以不得而度也註知言窮理是觀人本領若自己不能窮理知言如何會觀人亦須補出註中善惡二字須看得分明凡仁義禮智信皆善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不信皆惡也子曰溫故章

此章玩註所學在我二句還重在知新上故者不溫未免有廢忘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然溫故而

不知新則是尋繹之功未淡而不能得其義理之所以然所學終非在我而其出易窮亦何以爲人授業解惑哉惟知新則義理在我四面八方十分透徹且如一理幾箇人來問一人與他說一箇理都是自家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說其應不窮必如此方可以爲人師

子曰君子不器章

反經錄

卷之一

十六

此論成德之士不說壞器字愈見君子身分註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蓋以人之一心本具衆理應萬事而又加學力以充之凡格致誠正之道所以修諸己者既無不盡修齊治平之術所以推於人者亦無不明所謂體無不具也故隨所用而皆通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所謂用無不周也子曰問君子章

此論君子非泛論言行也註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對針子貢須先點其言二字再轉出先

行後從意方合語氣

子曰君子周章

周比須玩註公私二字周則無物不愛只是一箇公心惟其公卽有時懲奸去惡亦不害其為周比則偏有所愛只是一箇私心惟其私卽或朋類至千百亦適成其為黨

子曰學而不章

此見思學不可偏廢註解甚分明

反經錄

卷之一

十七

子曰攻乎章

此章玩註重在攻字害字從攻字看出凡事不精不足以惑人惟精則其言近理而愈足以惑人害不止害一己且足以害天下

子曰由誨章

此對針子路好勇有強所不知以為知者故云然註無自欺之弊是是知句的解人苟自欺便把本心之明遮蔽了惟不自欺這便是心之真知以此

真實之心去求知又豈有難知之理知之二句須側重不知句

子張學干章

此因子張有干祿之意而教以為己之學也儒者處已接物莫要於言行而言易招尤行易致悔必如註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而後尤悔庶幾可寡也此亦不過修其在我者而已至於祿之得不得非所計也而祿自在其中何以干為

反經錄

卷之一

十八

多聞多見二段只是說寡尤寡悔的道理二則字謂必如此方可寡尤悔正見尤悔之不易寡也言寡尤二句方是尤悔已寡勿作過文輕看故曰祿在其中在中句正破他干祿意言無用干也

哀公問曰何為章

此為哀公不能舉直錯枉而發也程註舉錯得義則人心服最為確解謝氏居敬窮理又極本原而言

季康子問使民章

此章康子意在使民如此夫子但告之以己所當為而民自應者

或謂孔子章

此章或人疑夫子不仕然夫子不仕之意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書言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玩註至理二字蓋謂政者正也正天下正一國正一家其理一也能正天下正一國固是為政能正

友經錄

卷之一

七

一家亦是為政朱子或問云夫子之意蓋曰彼以為是可推以為政則我之為是亦未嘗不為政耳此體會是字最好亦字方有着落

子曰人而無信章

許東陽曰輓輓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己與人接處此喻最切人若無信語言無實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則不可行於鄉

子張問十世章

此章集註甚詳當以所區為主蓋三綱五常萬世不易之道所損益的文章制度亦只是扶持得三綱五常而已此是知來實理此章禮字與他處不同指三綱五常說

子曰非其鬼章

此章欲人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而盡力於人道之所當為也

謫字從非其鬼斷他無勇從見義斷他

友經錄

卷之一

三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此章直誅季氏之心重一忍字忍是不仁也孰不可忍句玩註謝氏一段並朱子或問俱就大處說三家者章

此章婉刺三家之僭重奚取二字譏其無知妄作無知妄作是不智也中二句重辟公天子字

子曰人而章

夏經錄

卷之一

三

此章重仁字仁者人心之天理禮即天理之節文樂即人心之和樂人心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着不然人心已亡則無序而不和室有玉帛鐘鼓當不得禮樂註游氏程子李氏之言宜合看林放問禮章

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此章本字以禮之初言故集註取後說體貼白文最

精所謂文敝而救之以質也玩註禮之全體與禮

貴得中句所謂全體者兼文質本末言也所謂中者文質得宜也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然後可加

以文故朱子以質為禮之本舊說近本欠安

子曰夷狄章

此章註最明白不如底如字作似字看

季氏旅於泰山章

夏經錄

卷之一

三

此章正旨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此章重首句下即易爭之地以觀君子益見其無爭也註恭遜二字恭主容遜主事皆禮之發也恭遜自無所爭註惟於射惟字解必也句最好言獨於射而後有爭離却射再無處見君子之爭也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揖讓二字貫下三層是則所謂禮樂斯須不去身者這等爭也是君子而

非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章

此章玩註因論詩而知學子夏疑素絢之句在輕讀以為二字夫子繪事後素一後字正解以為二字以釋子夏之疑並不曾思量到禮後上而子夏以此為言故夫子稱其起予而許其可與言詩所謂因論詩而知學也此禮字以儀文之禮言

子曰夏禮章

反經錄

卷之一

三

此章夫子志在述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傳以示來世而文獻不足徵此志不遂故發此歎也此禮字以制度文為言

子曰禘自章

此章禘字指魯之行禘說註王者之大祭說禘之由來夫子口中露不出註魯之君臣至無足觀矣是此章正解自魯禘非禮以下不可入夫子口中或問禘之說章

此章見禘意深遠非可易知註先王報本追遠之

意至非或人之所及也正解不知句最為精當下

知其說者二句益見禘道精微廣大知此則理無

不明誠無不格然則禘之說豈易言知哉註不王

不禘語夫子口中說不出

祭如在章

此章見夫子祭祀之誠意誠字包孝敬字故註中諄切言之

反經錄

卷之一

四

王孫賈問曰章

此章要看註中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句王孫賈說一媚字便是違道干進便已逆理逆理便獲罪於天更何所禱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章

此章看註中禮字主周禮說周禮實監二代而損益之至此文為大備故夫子美其文而從之此禮字指制度文為說註中損益字當玩時至於周忠

質述傳氣數至此極盛君相相承人工至此集成
監訓視如云看他式樣而損益之有斟酌以成盡
善意郁郁向一部周禮弘綱細目盡在其中文字
是贊美虛活字指秩然有等繁然有章說夫子憲
章王制平日持躬涉世刪定纂修俱是從周實際
子入太廟章

此是夫子明禮意之所存也是禮也謂卽此便是
禮也註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及尹氏禮者敬而

庚經錄

卷之一

二十五

已矣數語最明確

子曰射不主皮章

此禮射也看註中古者射以觀德故但主於中而
不主於貫革則強弱皆可射也先王制禮之初其
道原是如是及周衰禮廢復尚貫革全失先王制
禮之道夫子所以嘆也

子貢欲去章

此章要看註告朔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賈

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子貢欲去羊傷禮之廢
也夫子欲存羊望禮之復也同一維禮之心而聖
人用意則深遠矣

子曰事君章

此夫子明臣禮之當然也註非有所加也如是而
後盡爾二句最好蓋盡者在禮之內加者在禮之
外加則為諂矣加者固非而不盡者亦非也故夫
子明之

庚經錄

卷之一

二十六

定公問君使臣章

此章要看註皆理之當然句理卽天理有天地則
有君臣有君臣則有事使之理君非禮無以使臣
臣非忠無以事君此皆天理之當然盛世君臣識
得天理故能各盡其道後世君臣不識天理故不
能各盡其道

子曰關雎章

此章要看註后妃之德宜配君子二句為德而樂

故不淫為德而憂故不傷此是本章正解推本文德是前一層意

哀公問社章

魯有二社一曰亳社一曰周社哀公因亳社有火災故問立社之意於宰我嘗攷古者建國必立社蓋以人非土穀不生社兼稷在其中社稷與國存亡人君修德用賢而養民則國存而能保其社稷矣不然則國亡而不能保其社稷矣宰我不此之

夏經錄

卷之一

壬

對而乃附會其說既非立社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故夫子深責之

子曰管仲章

此章器小二字夫子斷盡管仲一生自本至末是箇編淺卑狹的人須將大器來比方見得註中聖賢大學之道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蘓氏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楊氏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玩此可知大器是

全體大用伊周足以當之管仲不知聖賢大學之

道本之不立也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效之不至也無是本則無是效此所以為器小也此意夫子未嘗明言故或人疑其儉夫子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夫子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學者只反覆體會集註則小器大器分重有見寧為

夏經錄

卷之一

壬

大器無為小器

子語魯太師章

此夫子將正樂而語之之辭也就樂之音節說樂其可知謂樂當廢缺之時尚有可知之理也下備舉始終條理以示之正是可知處註中謝氏語最精但以成句單連繹如為未安耳數如字是必要到這樣盡善之處方好底意思蓋教之之意也

儀封人章

封人一見夫子而知聖道之不終窮世道之不終
亂天意之不終忘斯世蓋見得亂極當治而夫子
之德如是意者其天意之所屬乎故曰天將以夫
子為木鐸是就夫子上決天心可謂知聖矣此
只據理而言集註前說從本文將字看出

子謂韶章

此章朱子正註意極完備帝王治定功成作樂以
象功德舜武之功同故樂皆盡美舜武之德生來

表經錄

卷之一

三

有性反而所遇之時又有揖遜征伐之不同此其
所以有盡善未盡善之分也此朱子解書最確處
論者謂德與遇宜含蓄不露未免俗儒之見

子曰居上章

此章註既無其本二語最明朱子解寬字謂有政
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更進一層好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章

此章以擇居言此仁字要照註仁厚之俗講

子曰不仁者章

此章言不仁之人失其本心故久約必濫久樂必
淫重在仁者二句註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
而不易所守須知安其仁利於仁是仁者知者全
身無適不然不易所守是包上面久約久樂說蓋

表經錄

卷之一

三

安其仁是渾然天理無所勉強自然心與仁一故
曰其仁利於仁是深知仁之為美好之極其篤而
必欲得之故曰於仁無適不然謂忘乎約忘乎樂
無往不安於仁也不易所守謂不以約樂而易已
之所守也

子曰惟仁者章

此章註中公正二字公屬體正屬用公謂心之平
也正謂理之得也朱子又以無私心解公字當於

理解正字然惟公而後能正是多少明白須從仁字看出好惡二字則惟字能字之意方透

子曰苟志章

此亦望人之志於仁也苟字與誠能果能一例乃期望之詞志字重看言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玩白文惡字註中未必無過舉二句可知時解看苟字太重者非

子曰富與貴章

友經錄

卷之一

三

此章總註最明見君子之學以求仁為要求仁以明取舍為先取舍之分義利之辨善惡之關也此處一失脚便已自絕於君子之路故先從審富貴安貧賤做起次節結上生下要看註中無君子之實句末節一句密一句看朱子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次則異於閒暇顛沛則又異造次矣可見時解重首句者非兩是字便是仁兩必字便是工夫子曰我未見章

此章玩總註是夫子望人用力於仁的意思好仁

者惡不仁者作兩箇人看無以尚不使加是成德之事却由用力到此有能一日用力於仁便是用力於好惡未見力不足言用力於好惡便可至無以尚不使加地位末節要玩註容或有三字偶未見偶字言容或有之我並不曾見一箇人正嘆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其為仁矣其字指惡不仁之人言此句須照註補出無以尚不使加要細玩

友經錄

卷之一

三

註中真知字天下之物無以加及絕去字不使少有字便明

子曰人之過章

此章玩集註程子尹氏及朱子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數語皆兼仁不仁說却都從白文各於其黨句體會出來專重君子說似偏此仁字淺就慈愛說

子曰朝聞道章

此章註解極透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卽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命於天而率於性人之所以為人者也此聞字深謂平日格物致知至此一旦豁然貫通也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謂生而為聖為賢克盡人道萬一卽死不是枉過一生亦可安於心而無愧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正見人不可以不聞道也

子曰士志於道章

反經錄

卷之一

三

此章玩註心欲求道志字當淺看玩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耻其識趣卑陋甚矣二句識是識見趣是趣向他只曉得這一邊必不曉得那一邊只向在這一邊必不向在那一邊雖與之講論道理亦徒說而已故曰未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章

此章要看得義字透徹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如權衡然隨物取中因時制宜適莫是人之意見適莫

則害義矣義則非適莫矣於天下言於天下之事無不然三句語勢要相應又要緊接說猶云不如彼而如此耳

子曰君子懷章

此章要看得懷字註思念二字解懷字在心上說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畏法而不敢為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所有集註尹氏一段最善 德卽大學所謂明德仁義理智之性是也

反經錄

卷之一

三

子曰放於利章

此章要看得放字多字從放字生放則無一言一動不在於利也多則怨之者不止一二人而已惟其放利是以多怨集註程子語最善 此利字凡占便宜處皆是

子曰能以禮章

此章為當時君大夫有徒事威儀文物之間以為

禮而無遜讓之實心者發重一讓字玩註讓者往之實也蓋以儀章度數不過禮之文耳至於辭讓之心則禮意之實也能有是實自然感動得人心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禮遜之俗既成爭競之風自息國其有不治者乎

子曰不患無位章

此章須看註求在己者三字在己者何大學之道明德新民止至善是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

友經錄

卷之一

三

卽是所以立乎其位者卽是可以見知之實患者患不得乎此求者求盡乎此而已至於位之得不得人之知不知何足患哉

子曰參乎吾道章

此章須認註中聖人之心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者是箇甚明薛文清公曰一理卽性也聖人盡性性之仁貫乎父子之親仁民愛物之類性之義貫乎君臣之義尊賢之等事物之宜性之

禮貫乎長幼之序天秩之節文儀則性之智貫乎夫婦之別是非善惡賢否之分性之信貫乎朋友之交五常萬事之實只一性貫乎萬事萬物所謂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也此解洞見本原曾子於其用處隨事精察力行蓋其平日常親則真箇行此孝為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以至聖人之一言一動無不詳視而力行之特未知聖人實以一性而貫萬事耳是以夫子呼而告之曾

友經錄

卷之一

三

子卽應之曰唯至若曾子以忠恕告門人是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移上一步以明聖人之一貫耳玩註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至無待於推矣可見天地是無心之忠恕聖人之道一貫是無為之忠恕學者盡己推己是着力之忠恕學者於人倫日用之間盡己之心而無餘推己之心以及人久則成熟便是一貫此曾子之善於指示也註至誠

無息者道之體也至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尤為透徹 玩白文吾道夫子之道俱在聖人身上說註中天地借來形出聖人耳薛氏曰天以一理而貫萬物聖人以一性而貫萬事多少分明 朱氏文炳曰一貫忠恕體用而已矣看曾子大學一書修身以上所以體此忠也一之所以為體也齊家以下所以行此恕也貫之所以為用也此一貫忠恕為聖賢相傳之心法也此解更透

反經錄

卷之一

三七

子曰君子喻於章

此章喻字當深一步看或問云心解通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解喻字之義最確註中天理二字當體認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具於心為仁義禮智之性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之情著於身為貌言視聽思之則曰恭從明聰睿行於世為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常曰親義序別信書曰降衷詩曰秉彜皆是天理皆是我職分所宜然非

有所為而為之也若夫人情之所欲自聲色貨利以及一切占便宜處凡有所為而為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公也朱子汲取張南軒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一段謂其擴前聖所未發學者宜精察焉

子曰見賢思章

此章重思齊內省上註冀已亦有是善恐已亦有是惡最為精當善者何即仁人性仁義禮智信之善賢者已先得之我見人之善便勇猛精進必思與之齊等而後已惡者何即不仁不義無禮無智無信之惡不賢者已先蹈之我見人之惡便惕然深省恐已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覺也此反求諸身之學也

子曰事父母章

此章曲盡人子諫親之道幾諫二字最重貫下二句幾字內便有敬字在玩白文又字集註幾微也

反經錄

卷之一

三八

及下氣怡色柔聲兩言起教起孝處可見

子曰父母在章

此章見人子當以父母之心為心不遠遊是常法遊必有方處變之道也集註最詳明

子曰父母之年章

此章欲人子及時盡力以事親也知字當深一步看註記憶字常知字宜玩惟常常記憶在心則喜懼自不容已矣註既字又字見喜之中便有懼愛

反經錄

卷之一

三

日之誠四字於懼字旨意深切

子曰古者章

此章緊要在耻字上是發明古人所以不輕出言之心

子曰以約章

此示人以寡過之方也玩註不侈然自放句可見約字與放字相反約是凡事收斂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放便逸

乎規矩之外蕩閑踰檢未有不差錯者

子曰君子欲訥章

此章欲字最緊要玩註兩下欲字及或問君子之志句可見欲字在君子存心上說他人亦知言之當謹行之當敏究竟言易放而行不力者以心之不存故也

子曰德不孤章

此章勉人修德意上句以理言見德無孤立之理

反經錄

卷之一

卑

蓋秉彝好德人心所同也下句主事言以實上句也見有德者便有隣蓋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德者何即仁義禮智信是也

子曰事君章

此章重兩數字言諫君友者當見幾而作也若一味言語煩瀆便致疏辱是乃自取也

公治長第五

子謂公治長章

此章玩白文可妻也及兩節末句主擇壻說自是天理人情時解說開者非可妻主素行說那有道不廢二句要看註謹於言行是其所以然處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能謹言行當邦有道時言可揚行可舉故不廢當無道時言不至於招尤行不至於取禍故免於刑戮也

反經錄

卷之一

聖

子謂子賤章

此言子賤之成德而因本其德之所由成也

子貢問曰賜也章

此章註中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此是子貢發問來歷若無因亦問不起人多將此畧過者非女器也是取其材之可用瑚璉是取其材之不凡

或曰雍也仁而章

此章或人許仁意輕而重惜其不佞夫子不

意輕而重喜其不佞禦人二句正見佞之不足

也總註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

之朱子解仁字最為精詳非專為此章言也全體

是天理渾然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

時之間若有一毫之雜一時之間便不可謂仁所

以夫子於武伯之間三子俱不輕許以仁正是此

意後清忠章註當理而無私心是據所聞於師者

反經錄

卷之一

聖

而言或問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亦是此意學者於朱子心之德愛之理六字全體不息四字細心詳玩庶可以識仁矣

子使漆雕開仕章

此章要看斯字註斯指此理而言此理謂何即大學明德新民是也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是直到物格知至於這箇道理見得十分透徹

修己者以此治人者即以此開見及此非苟且隨世以就功名者宜夫子說之

子曰道不行章

此章要看道不行三字道即大學明新是也聖人抱道在躬得時而行使天下無一夫不被其澤此聖人之本心世衰道否至於無所容其身豈聖人之得已浮海之嘆傷天下之無賢君也特假設之詞耳薛文清公曰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豈以時衰世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可謂深知聖心矣

孟子伯問子路章

此章總是夫子不輕許人以仁也大意云其才則吾所知其仁則吾所不知也玩前章集註全體不息及後章集註當理而無私心方識得仁字的識得仁字則夫子不輕許之意可見矣

子謂子貢曰章

入道工夫只是知行兩件必先曉得方擔荷得去大段見識敏悟的人方能曉得聖門見識敏悟者顏子而下莫如子貢故夫子以之相比較子貢自知己之知不如顏子而又能自屈故夫子既然之又重許之舊解輕看知字者非

宰予晝寢章

此章首節集註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昏氣隨而惰人之為學必須以志帥氣方能自強不息然後受教有地苟其不然教何所施哉故夫子深責之次節因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又言此以重警之註解甚明

子曰吾未見章

夫子所謂剛者是稟天地正大之氣而又有義理以養成之便能卓然堅強不為事物所屈凡一切榮辱得喪禍福生死皆不足以動之即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反經錄

卷之一

聖

反經錄

卷之一

留

者故夫子嘆其未見然此意未曾說明或人不知所謂剛故以申張對子曰張也愆焉得剛言愆則不得為剛矣集註程謝之言最為精到存疑駁之未是謝註為物揜之謂愆二句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覆掩遏而不能出也如今人纔要貪這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

了
子貢曰我不章

友經錄

卷之一

聖

此章要看註中仁恕二字不欲無加是仁者之事子貢當下直任了便不去做工夫夫子謂非爾所及且要他退一步做工夫從恕字入手方可到仁者地位

子貢曰夫子之章

此子貢得聞性與天道而嘆聖門教不躐等也文章要看註中德字方是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二句看白文言字註中罕言字猶云夫子所言底性

與天道不是不言亦不是常言故學者不可得而聞

子路有聞章

此是形容子路勇行之心須一氣讀在子路方有聞而未及行時節惟恐復有聞而行之不給正欲急行其所已聞而預待其所未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此章因論謚而發謚公論文美謚聖人在二節上

友經錄

卷之一

聖

取他不沒人善之意也勤學好問須切孔文子亦是淺淺在合於謚法處說

子謂子產章

行己事上養民使民相臣之大端具矣恭敬惠義乃君子之道子產有焉故夫子稱之玩白文四字須切子產說惠主愛利義主整嚴註中都鄙有章數句要看明白

子曰晏平仲章

此章重在久字朋友五倫之一交友以敬為主人情初交或能敬至於久則衰矣久而能敬所以為善交也集註最明須要切平仲說

子曰臧文仲章

所貴乎知者為其明見理之是非也觀文仲居蔡一事是他惑於鬼神心裏一向倒在卜筮上了便是見理不明如何得為知

朱子云臧文仲令尹子文陳文子季文子數段是

友經錄

卷之一

哭

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便分明說出來要人理會得玩此可見聖人維持名教之意此等處大有關係非是說他短處

子張問曰令尹章

此章要理會集註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識得仁字則夫子不輕許二子之意可見矣二子之清忠只就行事上說仁以心德言朱子云有人事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

當理惟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處事又當於理須表裏心事一皆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私乃可謂仁此說最分明

季文子三思章

此思字主臨事說朱子或問云程子謂思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者至矣蓋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

友經錄

卷之一

哭

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此解最確

朱子又云事之未得者須着仔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矣得謂得其理也

子曰甯武子章

此章重在愚字朱子註最確武子當文公有道安常處順行所無事此其知之可及也及成公無道

誠懇惻不避艱險卒能保身以濟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有道無道只在有事變無事變上說愚在冒險濟變上說

子在陳曰歸與章

此夫子因道不行於天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意思大有關係末句最重夫子思歸意全在於此所以裁之者便是夫子大中至正之道小子自不知裁夫子欲歸而裁之也

反經錄

卷之一

兗

子曰伯夷章

此因夷齊是清介底人惡惡最嚴宜若無所容矣然不念舊惡却是他清之好處念字與惡字不同乃執而不化之意

子曰孰謂章

此章集註微生所枉雖小害直為大二語好夫子所以以一事之微而斷其不直也所謂直者平心順理以應物而已矣

子曰巧言章

此章註云淡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可見此兩項人俱是立心不直底上是工於悅媚者下是陽為厚人者註云二者之可耻有甚於穿窬也可見耻字最重在此兩項人方自以為得計已自無所用耻却不知着實可耻看得此人亦再無不耻他底人左丘明聞人固嘗耻之即丘以忠厚待人然亦耻之兩言耻之正是淡戒之意

反經錄

卷之一

丑

顏淵季路章

此章註解甚明老者三句程子羈勒以御馬數語喻言老友少者他本來便帶得安信懷之理朱子前說是我去安他信他懷他後說是他安於我信於我懷於我看來意實一貫三層說透道理方足老者原自帶一安之理我則養之以安而彼安於我是老者之理得而我之志亦遂下二句亦然則是聖人之志也

子曰已矣乎章

註解明確深體玩之可見

子曰十室之邑章

玩註美質易得至道難聞二句若曰人見丘之與

聞乎道也遂謂丘有異人之質若以美質論即十

室之邑中亦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但不如丘之好

學此其所以徒有美質而卒不得聞道也

學者須要知孔子所好之學是何學而好之方可

反經錄

卷之一

五

聞道夫子所好之學即十五志學之學朱子所謂

大學之道是也

論語專註解意

關西謝王寵愚齋輯

秀

水

後

學

錄

本校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章

書曰臨下以簡簡自是臨民之道夫子許仲弓可

使南面者以此子桑伯子之簡原與仲弓不同因

反經錄

卷之二

一

仲弓問及夫子第就其人許之至仲弓辨簡一段

提出居敬二字滾得出治本原故夫子然之朱子

集註最為精確居敬二字讀住故云自處以敬則

中有主而自治嚴而行簡以臨其民連讀故云如

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時解將居

敬而行簡作一句讀背註不可從 集說行簡自

居敬中來然居敬矣又須行簡善體白文而字且

程朱二義俱到可從

哀公問弟子章

此章集註最為詳盡朱子程子之言當句句熟讀
精思玩真好字真字程子學以至聖人之道一段
仁義禮智信性也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可見聖
賢之學只在性情上做工夫顏子之所學在此可
謂真好學矣故夫子以不遷怒不貳過驗其好學
子華使於齊章

反經錄

卷之二

二

此章兩事非必同一時記者並誌之以其可互相
發明故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集
註程子一義字可斷盡此章末節毋字最重下句
帶說集註常祿不當辭言義不當辭也

子謂仲弓曰章

此章見世類不足以拘人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
之善也註云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最善
子曰回也其心章

此章要著其心二字仁者心之德人有是心則有

是德然心有不存私欲亂之則不能有是德矣顏

子明健克己復禮故能三月之久心不違仁真能
無私欲而有其德其餘心有出入故其於仁或存
或亡日月至焉雖能造其域却不能如顏子之久
也張子內外賓主從本文不違與至字看出不違
是心常存仁便常存便是在內底是為主日月至
是心一向馳於外有時而存心存時仁始存恰似
從外來便是賓蓋不違與至之久暫全在心之疎

反經錄

卷之二

三

密上分

季康子問仲由章

此章見三子皆從政之才

季氏使閔子章

此章閔子不欲仕季氏是他高處

伯牛有疾章

此章見伯牛之死是命言天之命非人之所能為
也夫子於顏淵伯牛之死皆言命以盡其道而死

故也若他人之死便不得為正命

子曰賢哉回也章

此章集註最為精詳謂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又曰其字當玩味蓋以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仰焉不愧俯焉不忤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固非樂簞瓢陋巷亦不待以道為可樂然後樂也又謂學者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此是教尋孔顏樂處底實在工夫不如此終不得孔顏樂處天理者何天然自有之條理即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也

非求曰非不章

此章力不足不過設言力不足樣子非真力不足也重在今女畫畫是自畫

子謂子夏曰女為章

此是子夏始見夫子時事註為己為人最精同是儒者之學致知力行以為自己分內事只求有得於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君子儒也致知力行不以為自己分內事只欲求知於人有所為而為之者小人儒也此為己為人之分不於其迹而於其心也

子游為武城宰章

此章集註詳矣人如滅明始可為人得人如子游

反經錄

卷之二

四

反經錄

卷之二

五

始可云得人

子曰孟之反章

之反自揜其功真不伐者可以風矣

子曰不有章

集註衰世二語盡之矣曰今之世有無限感慨意思

子曰誰能章

此章要看道字明白道者何人倫日用之間所當

行者也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之類不由道如父子不親則父不父子不子君臣無義則君不君臣不臣夫婦無別則夫不夫婦不婦長幼無序則兄不兄弟不弟朋友無信則相欺相詐不成人理便行不得如出門然若不由戶便出不去人所共曉而不知行必由道故夫子怪而嘆之也

子曰質勝章

反經錄

卷之二

六

此文質主立身行事說文是威儀文辭質是忠信誠慤二者不可相勝纔勝便不好或失之野或失之史皆非君子也必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彬彬卽得中之謂須是以質為主文以輔之停當恰好不偏了些子威儀文辭之中自有忠信誠慤者存忠信誠慤之表自有威儀文辭者在此之謂君子本文主成德言損有餘補不足是朱子補出前一層工夫教人所以用力處質字時解謂不屬忠信

說總由不識集註字眼玩本註誠或不足誠字及

楊註其本亡矣本字可見離却忠信便將質字落

空顯悖集註斷不可從況素絢章朱子明明說禮

以忠信為質又引禮經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正與

此章楊註相合時解錯謬不惟不識質字並忠信

二字亦識不得 文質所該者廣如事親誠心愛

親是質問寢視膳昏定晨省冬溫夏清以及拜跪

坐立這便是文若只在外面儀文上都無誠心這

反經錄

卷之二

七

便是文勝質如有誠心外面問安定省之文都沒有了這便是質勝文如喪事如與人凡一切事都是如是

子曰人之生章

此章要看生理本直是如何朱子云如父子本有親君臣本有義之類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惻隱之心見一件可羞惡底事便有箇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恁他發出來都遏不住而今若順

這理行便是直愚謂人必直乃為全其生理方可住天踏地朱子又云若見人井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便是拘了這箇道理便是罔了罔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之類此等人已失生理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

子曰知之者章

友經錄

卷之二

八

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為何物註中道字要認即人倫日用之道命於天而率於性者是也

子曰中人以上章

語上上字是甚即所謂性與天道所謂一貫是也

樊遲問知章

集註人道謂何即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是也專用力於此而不惑於鬼神之難知分明是於是

非上見得透故曰知者之事也先難謂何程子曰先難克己也克己最為難事以所難為先而不計其所獲分明是心一於理而無私欲之雜故曰仁者之心也

子曰知者樂水章

此章先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知若理會仁知二字通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明主意還重在中心二句惟其動靜所以樂水樂山惟其動靜是以得

友經錄

卷之二

九

樂得壽自上二句言則此二句是推由自下二句言則此二句是本原註動而不括出易繫辭下括結也動而無結闕之意也闕與礙同

子曰齊一變章

此章集註詳矣程子之說所宜演玩道即文武周公之道盡善盡美者是也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必革去功利夸詐之習然後可歸於禮教信義魯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能

修舉廢隆便復文武周公之初治

子曰觚不章

此章看集註程子之言本為觚發而推之天下之物皆然也

宰我問曰仁者章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宰我從井救人之說失之愚矣集註身在井上以下一段最為精透

子曰君子博章

反經錄

卷之二

十

此是聖門教人最緊要工夫文即詩書易禮凡典籍所載皆道之散殊也禮即天理之節文有規矩可憑守底是道之準則也博是逐一去講究明白約是約在身上來却只是一理如讀書讀詩是博文書所言之中其體即吾性未發之中其用即吾情中節之和須是約在吾身上存養於未發之前省察於已發之後詩言修身齊家之化身亦吾之身也家亦吾之家也須是約在吾身上如此修身

如此齊家凡經書所載綱常倫理一一約在身上躬行實踐這便是不背於道

子見南子章

集註聖人道大德全無可無不可一段大意了然

子曰中庸章

集註程子一段至矣

子貢曰如有章

子貢以博施濟眾為仁便不是人人能做底事子

反經錄

卷之二

十一

曰何事於仁云云玩註仁以理言二句謂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及一家也是仁仁及一國也是仁仁及天下也是仁聖以地言三句謂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然聖如堯舜其猶病諸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也夫仁者節是以仁者之心形狀仁體故註云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及人處却有實事不是一欲便了但仁自心中流出隨其所施之大小皆可見

不限定要博施濟衆耳仁體切近如此為仁者何
必求之遠且難哉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此
便是恕之事 朱子立達皆無內外而言 此仁
字以愛之理言

反經錄

卷之二

三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章

此章玩註孔子刪詩書至未嘗有所作也及當是
時作者畧備一段可見易象詩書禮樂制度皆羣
聖所作以成一代之制特未有折衷者耳至孔子
刪定贊修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以垂萬世之
法此述之功所以大也信而好古乃是述而不作
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求又謂不如丘之好學
他人所以不好古不好學者皆信道不篤耳惟能
篤信古道所以溪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述而
不作也

子曰默而章

此章默識二字註解已明今須看默識底是甚麼
學不厭誨不倦底是甚麼先儒提出道字最是即
載在典籍具於吾心者也總不出人倫日用之所
當行者 默識是存諸心不厭不倦須是心無間

反經錄

卷之二

三

斷方能如此

子曰德之章

朱子曰須實見得德是甚麼物事如何喚做修如何喚做不修如仁是德有欲害人之心則仁之德不修義是德有穿窬之心則義之德不修仁之德修則所言無不仁之言所行無不仁之行義之德修則所言無不義之言所行無不義之行至於禮智皆然講學是格物致知事聞義是聞於人底不

反經錄

卷之二

古

善是自家做底四者須是要日新故註云日新之

要

子之燕居章

此章看燕居時聖人中和之氣象

子曰甚矣章

此為不能行周公之道而發

子曰志於道章

此章集註詳盡字字句句精思熟讀身體力行則

得之矣再看或問道德仁藝志據依游字字更分

明註四節皆以心言之是通章主腦處首節說道次節行道而有得於心三節心德之全四節心亦無所放是通章血脉貫通輕重處

子曰自行章

此自明誨人不倦之意

子曰不憤章

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反經錄

卷之二

古

子食於有章

此章集註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盡之矣

子謂顏淵章

此章前二節以出處之義許顏子後一節以義理之勇進子路首節集註用舍無與於己謂用舍是由在別人不由在我行藏安於所遇謂遇用則安於行遇舍則安於藏命不足道只看義理何如都

不問命了此惟孔顏能之此全在兩箇則字上至於行藏之具孔顏已有不待言者行藏之具謂何卽大學明德新民是也處則以之修己出則以之治人今日學者須從事大學格致誠正之功既盡修齊治平之理已備行藏之具在我至於用舍聽之在人可耳若在我者既無行藏之具又何問用舍哉後節論行軍不與徒勇之人所與者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集註懼謂敬其事故事則

反經錄

卷之二

十六

有持重謹慎之意成謂成其謀謀成則有周悉萬全之意此以素行言平日臨事以敬為主又好謀慮事極周密既謀矣又能決斷以成之不至蓄疑敗謀此等人方可與行軍集註云行師之要實不外此看書經甘誓今予惟恭行天之罰胤征欽承天子威命泰誓予小子夙夜祇懼牧誓惟恭行天之罰曰恭曰欽曰祇懼皆敬事也又詩云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美宣王也後來名將能立

功名者皆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臨急膽定過絕於人觀此可見夫子此言實萬世行軍制勝之要法也今人率負才以英雄自待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麤魯濶畧而能有成者此朱子之言與孔子之言相合

子曰富而章

此聖人自謂以曉人亦為中人而發耳使其真知

反經錄

卷之十

十七

富之不可求義理之可安自不求彼而從此也子之所慎章

此章集註最明尹氏夫子無所不謹弟子特記其大者耳尤為得旨

子在齊聞章

三月上補學之二字方好看其不知肉味處味夫子不圖之言蓋其中有不可形容之妙存焉其心可得而知神可得而會而口不可得而言言不可

得而盡也然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冉有曰夫子爲章

此章要看仁字仁卽天理之正人心之安是也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卽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爲尊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之正而後伯夷之心安叔齊以天倫爲重是叔齊之心合乎天理之正而後叔齊之心安若輒之拒父全無人心天理於心安乎

反經錄

卷之二

十六

子曰飯疏食章

註聖人之心渾然天理便是孔子樂處今須認得天理是甚麼方可尋孔顏樂處富貴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須照疏水曲肱說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卽仁義禮智信散而爲萬善是也

子曰加我章

看此章知夫子方是善學易者蓋易之爲書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無一不備乃聖人教人

寡過之書也學易則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消長

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夫子一生用力於易晚作十翼無大過一言說得十分親切無非欲人學易以寡過也後人作卜筮書看便小了或作應舉本子更謬

子所雅言章

集註理性情道政事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性情政事節文便是切於日用之實處理

反經錄

卷之二

十九

性情三句是推所以雅言之故須到末句用之

葉公問孔子章

此章因子路不對葉公而自言其好學之篤也要看註中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二句是一憤一樂循環無窮方見聖人全體至極純一不已之妙今學者須知聖人所發憤在何處所樂者何事總不出天理二字

子曰我非生而章

此是夫子以身教人分明指示萬世以求知底方法此古字與信而好古之古同即易象詩書禮樂之類篤好而汲汲以求之故能知其理聖人辭生知而以學知自居是移向下以教人底意思其實聖人是生知而又好學者

子不語章

四者不語是聖人平日之常言蓋不及是也或問精矣所以不語之故集註詳矣

辰經錄

卷之二

二十

子曰三人行章

此見隨在皆師在人能自得師耳

子曰天生章

此是聖人以理自信而知其決不能害己也

子曰二三子章

此章要緊意思在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處須仔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濶行字便包此四字朱子曰聖人

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動動即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即太極之體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仁是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教也薛氏曰聖人一身動靜無非仁義禮智之德充乎中而發乎外其示人可謂無隱矣又曰聖人體道無隱其作與語是動處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之達道也其止與默是靜處即寂然不動天下之大本也又

辰經錄

卷之二

主

子以四教章

四教是知行兼盡表裏俱實也文謂凡經書所載綱常倫理學文者致知之事所以明其理也脩行

者力行之事所以履其事也存忠信者所以誠實於力行凡感於物而發之心者無一念之不忠也本諸心而應乎物者無一事之不實也

子曰聖人章

此章集註張敬夫一段最為得旨總見有恒為作聖之基

子釣而不章

此章集註洪氏之說最善張敬夫所論亦佳不免

東經錄

卷之二

五

於釣弋者取物之義也不網不射宿者愛物之仁也於此可見聖人義盡仁至處張敬夫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

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其於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怱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矣

子曰蓋有不知章

此章是聖人以身教人一段切實求知底工夫此作字只是作事中二句最重聞是聞前言往行見

東經錄

卷之二

五

是見今人所為聞之多須要別識善惡擇善而從從是見在行見之多則見得此為善彼為惡皆當識之以為參考之資庶幾他日行去不差也

互鄉難與言章

此是聖人不為己甚之意

子曰仁遠乎哉章

此因時人皆以仁道遠而難為故夫子以工夫之切近者勉而進之謂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蓋仁者心之德，纔一收斂，則此心便在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欲字是着力字，斯字甚緊，欲仁工夫如四勿敬恕是也。

陳司敗問章

此章見聖人君父與禮教兩全處

子與人歌章

此卽一事之善見聖人取之與之者如此。集註氣象從容四句，最善摹寫聖人。

反經錄

卷之二

西

子曰文莫章

此章文字對躬行言，可見文為言而躬行為行，故註以言之難，易緩急釋之，欲人之勉其實實者，言之實躬行君子是也。言不背道而有次第條理，謂之文躬行君子是渾成語，謂凡綱常倫理體之於身實實做去做到有所得之地位，乃為躬行君子。

子曰若聖章

此章夫子是從仁聖說下，到為不厭誨不倦公西華是從為不厭誨不倦說上，到仁聖註解為誨並不能學最明。薛氏曰：讀論語者須要見得何者是聖人之為聖，與仁不厭處何者是聖人以聖與仁誨人不倦處。

子疾病章

集註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盡之矣。

子曰奢則章

反經錄

卷之二

圭

集註不得已三字從與其字寧字體出。

子曰君子章

集註循理役於物乃坦蕩蕩長戚戚之所由生也。子溫而厲章。

此是一箇孔聖人模樣。集註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四語極精。陳氏又解曰：常人偏於溫則不厲，偏於威則易猛，勉於恭則不安。聖人溫而厲，陽中有陰也，威而不猛，陰中有陽也，恭而安，恭者嚴威。

儼肅陰也安者和順自然陽也亦陰中有陽也惟其不偏而中是以不戾而和惟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德容也 謝氏曰三事皆聖人之仁義禮智充溢於中而晬面盎背而然寵按仁禮陽也義智陰也

反經錄

卷之二

三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章

此章當依朱子或問主讓周說為是讓商之說不可從或問云泰伯之逃無揖讓授受之迹人但見其逃去不返而已不知其讓也知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又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為猶王季受之而不為貪看此可知主讓周說不必泥註仁山金氏曰王文憲謂此章用古註修入未及改也按或問亦有古注二字此說較是 論語夫子兩稱至德文王三分有二可以取天下而不取曲全君臣之倫泰伯適長當立國而不立曲全父子兄弟之倫故夫子皆以至德稱之 讓商之說於理難通大全仁山金氏一段最好愚謂凡物為我所有而推以與人曰

反經錄

卷之二

三

讓天下原是商家所有周自太王至文武多歷年
所武王末年始受命有天下泰伯雖賢豈必遠過
文武何以知己之必有天下而讓之哉諸儒議論
紛紛疑關總在天下二字看或問所以使文武有
天下者實由於此可破羣疑況夫子闡幽在周有
天下數百年之後追論往事則天下二字本無可
疑也

子曰恭而章

反經錄

卷之二

朱

此章重在禮字四德以得中為貴禮是中底準則
無準則便失之過故有弊

君子篤於章

此見在上者當以仁厚化民意親親仁也上仁則
下亦仁不遺故舊厚之道也上厚則下亦不偷

曾子有疾章

此章集註最明守身者當以此為法戰兢臨履總
是一箇敬字

曾子有疾章

此告孟敬子以修身之要為政之本三斯字着力
讀猶云便當如此耳註操存省察正是教人做工
夫處操存是平日涵養於靜時者省察即目前致
察於動時者

曾子曰以能章

此章集註二語盡之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
故雖能雖多而若無若虛也不見物我之有間故

反經錄

卷之二

朱

犯而不校也

曾子曰可以章

此章要看集註才節二字必須才節兼全方可謂
之君子若有才而無節則終歸於小人有節而無
才則亦僅得為善人而已才可託孤謂能保衛其
國家而又能養成其令德才可攝政謂能安定其
社稷而和輯其民人不可奪謂當主少國疑之時
義理精明志意堅定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

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愚謂此等人固是資質高亦由學力到大抵才由於學節由於守若平日無學無守之人臨事安能有此如欲有學有守必從大學做工夫格致誠正之功既盡修齊治平之理已具臨事方能如此

曾子曰士不可章

此責士以體仁之學也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然

反經錄

卷之二

三

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集註字字精詳學者必須實實體驗如何是弘毅如何是不弘不毅去其不弘毅定要能弘能毅方可任重道遠

子曰興於詩章

此章集註或問詳矣熟讀精思可也

子曰民可章

此因民之治也所當然如父慈子孝之類皆民生日用之事是也所以然者謂父子之所以孝慈則皆出於天命之自然與人性之所固有者是也

子曰好勇章

此言生亂之道有此二端所以示人當知所警戒也集註精矣范氏之說亦善見朱子精義

子曰如有章

此為有才而無德者發蓋甚言驕吝之不可也驕

反經錄

卷之二

三

吝二字人生大病宜自省察而克治之

子曰三年章

此章要看註為學之久四字為學之久而不忘毅所以為難

子曰篤信章

此章集註或問並語類朱子解說無餘蘊矣今日學者須知學底是箇甚守底是箇甚總不外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是也讀此章書當依此章書行

方可謂善讀書

子曰不在章

此戒出位之謀也

子曰師摯章

此因師摯去而追思正樂之盛也

子曰狂而章

狂侗恠恠是他氣稟之偏處直愿信是他偏中之美處不直不愿不信是於其偏中之好而並失之

虞經錄

卷之二

三

真天下之棄才也故曰吾不知之矣此亦不屑之教誨也

子曰學如章

上句以功言下句以心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

子曰巍巍章

集註不以位為樂最精

子曰大哉章

此章玩註重在德上大哉句虛下正見其大處則

天以德言無能名無能名其德也成功文章特其可見者耳至於德則終不可得而名也此德字即尚書克明俊德之德

舜有臣五人章

此章上三節述得人之盛而嘆才之難下舉臣道之盛而見德之至以武王文王為主故范註曰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舜有句記者因夫子唐虞之際二語故先以虞之才言之此才字大與他

虞經錄

卷之二

三

處不同故集註言才者德之用也唐虞之際二句是贊周才非贊唐虞也際字最重玩註中惟字乃字及夏商不能及可見末節並及文德亦見周之德無愧揖讓也

子曰禹吾章

此章集註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惟中故無可間也後註楊氏一段最精豐儉適宜即係神禹大本領所在蓋飲食衣服宮室數者人主

一不節則竭萬方之財以供一人之欲而不足至
於事神則宗廟孝享之禮勤民則百姓衣食之源
豈是小小事體近解謂此姑就小節上推求者非
也

反經錄

卷之二

三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此利字是義中之利夫子只於贊易言之固不常
以語人蓋以計利則害義故也此命字集註以理
言或問以氣言兼理氣方完密蓋以理精微而難
言氣數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夫子罕言
之至於仁之道大滌全體而不息不足以當之故
亦罕言之也

反經錄

卷之二

三

達卷黨人章

此章集註聞人譽己承之以謙是正解

子曰麻冕章

此章集註程子一段至矣

子絕四章

此章見聖人之心純乎大公而渾然一無私耳或
問四件平說是正解集註後三層意皆說常人之
累於私如此蓋以聖人難於形容只就常人反看

便見

子畏於匡章

此章要看得文字明白方知匡人不能害夫子夫子以天自信處集註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蓋以道無形體顯設為文而後可見耳凡禮樂制度皆古聖人竭盡心思行萬世而無弊者也周末文武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綱紀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於散亡贊周易刪詩書正禮

友經錄

卷之二

三

樂集羣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昭來世又作春秋立百王之大法是得與於斯文也故自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可見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故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太宰問於章

此章太宰以多能為聖未為知聖子貢以天縱稱聖言多能乃其餘事是真知聖者夫子以多能不

可以率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太

宰多能二字最淺在藝上說故曰鄙事曰不多也

也字何等直截近見甲午陝墨錯認多能混用一

貫二字豈博學多識一派議論大謬竊按聖門工

夫只得博約兩件試看論語多聞擇善而從多見

而識者夫子之自言也君子博學云云夫子之所

以教衆人也博我以文云云夫子之所以教顏子

顏子之所以得力於聖教也至於教子張曰多聞

友經錄

卷之二

三

多見教子貢以有了多識方可一貫不然貫箇甚麼茲乃曰鄙事不多也聖人之教何其先後自相違背耶孔門博約即唐虞精一心法關係道統甚大豈可不辨

子曰吾有知章

此章集註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最為得旨

子曰鳳鳥章

此聖人嘆明王之不作而道之終不行耳

子見齊最章

此章集註范氏一段最精

顏淵問然章

此章集註最詳須要識夫子之道是箇甚麼薛氏曰道者何即天命之性具於聖人之心率性之謂由於聖人之身者也此言得之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博文是格物致知講明此道約禮是

反經錄

卷之二

三

克己復禮體行此道欲罷不能是悅此道便是下十分工夫去做到得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便是的確見得聖人日用行事之間莫非此道之發見昭著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自己脚步未到不能似聖人從容中道也

子疾病章

此子路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故夫子既

言不當有家臣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

子貢曰有美章

此章當味求字與待字求賈者涉於奔競之私待賈者安於義命之正於此可見聖人之出處矣

子欲居九夷章

此亦乘桴浮海之意也

子曰吾自衛章

此章看集註詩樂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

反經錄

卷之二

三

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可見夫子刪詩正樂功在萬世此等處大有關係

子曰出則章

集註事愈卑而意愈切深得此章之旨

子孫川上章

集註天地之化往過來續無一息之停便是元亨利貞之理無一息之停處故曰道體之本然川流其易見者耳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便是仁義禮智

之理無一息之間處故在川上有觸於心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蓋道體本無須臾之息人之體道亦當無須臾之或息也又曰其要在慎獨蓋能慎獨則無間斷而天理不息不能慎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便會如川流意思

子曰吾未見章

此言好德之無誠心也集註謝氏之言善矣

反經錄

卷之二

早

子曰譬如章

此章重兩吾字故集註云其進其止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章

集註心解力行不惰重在力行上然惟其心解是以力行也

子謂顏淵章

此顏子既死而惜之也

子曰苗而章

集註尹氏得之

子曰後生章

集註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焉知來者依註我字

子曰法語章

此章重處在不繹不改上

子曰三軍章

反經錄

卷之二

早

此章志字要看謂守其道而不渝也志於正不奪於邪志於是不奪於非故註云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章

此章前因子路之志可以進於道而美之後因子路自喜其能而警之總是欲他進道不息之意

子曰歲寒章

此章夫子贊松柏以表君子之節欲學者周於德

也

子曰知者章

此皆以成德言但以知者居仁者之先是學之序也故集註云學之序不可以知者等為進德之人子曰可與共章

此章共學適道立處易解須要識得權字集註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最精義便似稱權便似稱錘是將這

友經錄

卷之二

聖

稱錘去稱量輕重使之適得其均平也乃為合義或問取謝范之言而以己意推之何等明白

集註漢儒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程子云權只是經也朱子又云權與經亦當有辨黃勉齋曰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正有有辨之說則經權之說始明以此觀之則權乃經之要妙處正以濟經之所不及耳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與權也再以孟子舜不告而娶與嫂溺則

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可以識權矣

唐棣之華章

此借詩言而反之以見思慮無遠弗到也

友經錄

卷之二

聖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一篇

集註楊氏尹氏俱善

薛氏曰鄉黨一篇見聖人之時中亦得之

學者當於鄉黨一篇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處反

觀己之所以不及聖人處

卷之二

四

四

論語尊註解意

關西謝王寵愚齋輯

鄒陽年錄
秀水後學
全按
姓
男
升
豐
姓
手
受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章

此章夫子欲損當時文勝之過而就古人文質之中也禮樂二字要看得關係重大治身治世總離

反經錄

卷之三

一

不得這箇集註中字乃禮樂之準則萬世無弊之道當時周末文勝故謂先進為野人後進為君子夫子從先進欲損過以就中也正是以一身維持禮樂並維持千萬世學術治術處

子曰從我章

此夫子追思與難之人而門人因記之也薛氏曰德是得於心行是德之見於事者如仁義禮智德也仁行於孝親義行於事君禮行於長幼智行

於夫婦之類皆行也

子曰回也章

此章要玩集註詞若有憾實乃淡喜之意

子曰孝哉章

此章朱子或問取吳氏集註取胡氏以其最切閔子實事或謂不宜說出處人倫之變來然則書稱舜孝亦不宜明說父頑母嚚矣況聖門弟子未有不孝夫子獨稱閔子豈無謂哉

及經錄

卷之三

二

南容三復章

言行君子之樞機白圭謹言之詩也南容三復之蓋淡有意於謹言也故夫子取之

季康子問章

此章依集註范氏說

顏淵死章

此章顏路請車溺於愛也夫子不許裁以義也

顏淵死章

此悼道無傳也

顏淵死章

此亦為道而慟也

顏淵死章

此責門人之不循理也

合數章觀之夫子於回愚亦兼愛矣

季路問事章

集註幽明始終四句當玩惟幽明一理人且從分

及經錄

卷之三

三

明處理會如事父則當孝事君則當忠事兄則當敬能事人便能事鬼而來格來享苟或誠敬不至以之事人必不能盡其道況事鬼乎惟生死一理人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苟或不能曉其所以生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

閔子侍側章

此章諸賢皆任道之器故夫子樂之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夫子戒之

魯人為長府章

長府之役勞民傷財閔子諷之夫子嘉之於此可見聖賢之仁矣

子曰由之章

首節為子路言諷其所短次節為門人言表其所

反經錄

卷之三

四

長也

子貢問師章

此章當以中字作主子貢所謂師愈者以才質言也夫子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

季氏富於章

集註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數語盡之

柴也愚章

集註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此性字指氣

質而言

子曰回也章

此章以回進賜也明是相形說集註近道二字須知道是箇甚麼顏子如何為近道蓋道即天命之性率性之謂也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便是近道處屢室又於顏子身上指出一件守人之所不能守處說賜不受命而貨殖言其不能如顏子之安貧樂道億則屢中又言其才識之明亦

反經錄

卷之三

五

有近道之資也

子張問善章

此章合兩句說方形出善人分量

子曰論篤章

此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章

此章集註詳矣

子畏於匡章

夫子之身係斯道之絕續顏子之身視夫子為存亡曰子在見夫子必不死也曰回何敢死言己不當死也總是以道相信處

季子然章

此章見夫子抑僭竊扶綱常之意所謂大臣節湏認道字即是大學之道大臣從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來此中已是見明守定以此正己即以此正君非有二理也集註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謂

反經錄

卷之三

六

必守己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謂己之志在於行道道既不行決不肯仕而必去是必行己之志也

子路使子羔章

此章集註范氏一段更透徹

子路曾皙章

三子之志在兵農禮樂皆是用世之具曾點之志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是他見許多自然

道理流行發見眼前觸處皆是但舉共一事而言之耳故夫子先與曾點而後兼與三子學者湏是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却又無曾點脫灑意思 金仁山曰與曾點所以廣三子與三子所以實曾點寵按三子兵農禮樂乃經世大業曾點見得大意故隨遇而安必有曾點之志而兼

反經錄

卷之三

七

三子之長方可出處咸宜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此章集註或問詳矣學者只要實實體認此仁字是專言之仁故註以本心之全德言所謂統四端者是也此禮字註謂天理之節文即吾心所具天然自有之條理有節有文如仁之於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義之於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然此已字註謂身之私欲如口之

友經錄

卷之三

八

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凡一切人欲之私皆是已下文視聽言動之非禮舉其條目之大者須於日用間辨別何者是已便當勇猛克治務要勝得他何者是禮一一循禮而行務要復還天理則事事皆仁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此孔門傳授心法切要之言也

仲弓問仁章

此章集註或問詳矣學者須看吾人持已處果實

實能敬否及物處果實實能恕否遠而邦近而家果無怨否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司馬牛問仁章

此章言詡亦仁者德之一端也然言之所以詡由於心常存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蓋仁心德也心常存則仁矣

克己復禮乾道也顏子明健故告之以此主敬行

友經錄

卷之三

九

恕坤道也仲弓重厚故告之以此牛多言而躁故以言詡告之皆切己之言也

司馬牛問君子章

此因牛常憂懼而言也緊要在內省不疚一句到此地位正難集註云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云云寵按平日一言一動凡大而綱常倫理小而日用事物凡一切處已待人有一不合天理不順人情安能無愧於心又安可輕言不憂不懼哉

司馬牛憂章

此子夏寬牛之憂欲其安命而又當修其在己也

子張問明章

子張驚遠夫子以不蔽於近者告之也浸潤膚受二者人情之近而難察者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不蔽於近即遠也蓋近處蔽則明不遠不蔽於近則明之遠矣察之之道何如人平日須要居敬窮理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

反經錄

卷之三

十

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可惑

子貢問政章

此章總註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全章大旨了然時說有以首節作三平看又於首節便倒重信字說皆非黃氏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以義理

之輕重也讀此書要知如何方能足食如何方能

足兵如何方能民信兵食如何可去而信必不可去見之明行之當酌古準今坐而言起而行便是大學問大經濟朱子或問詳矣李中孚此章議論亦可取但民信由來含而未發龍按古者教化始於鄉里必設學校明義理教以孝弟忠信漸磨之久淪膚洽髓民自信於我不相離叛後世鄉學廢而教化不明雖讀書識字之人不過學為虛誕

反經錄

卷之三

十一

之文以苟取利祿尚不知尊君親上之大義況愚民乎

棘子成曰章

此章集註朱子之論精矣棘子成之言失之太過其流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子貢之言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之差必如夫子文質彬彬之言然後為中正無弊之道也

哀公問於章

此章哀公欲足國有若欲其足民蓋君民一體足民正所以足國也集註節用二字緊要既專行徹法又須節用方好楊氏一段尤為詳盡所宜深玩

寵按此等處俱係經濟學問不可草草看過

子張問崇章

此章註解分明當對針子張說

齊景公問章

此見明倫為治之本集註人道二句最精

友經錄

卷之三

子曰片言章

集註忠信明決四字盡之

子曰聽訟章

集註范說當矣正本清源之道即大學所謂明德是也大學章句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彼皆知天理之不可昧良心之不可欺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

子張問政章

集註詳矣始終如一重在終字表裏如一重在裏字讀者須知存於心發於外者總不外乎教養蓋王道只此二者

子曰君子章

此章以君子小人用心言集註所存所好是其所以用心之不同者君子成人之美有許多扶持勸獎處不成人之惡有許多正救哀矜處小人成人之惡有許多迎合容養處不成人之美有許多忌

友經錄

卷之三

十三

刻詆毀處

季康子問章

集註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盡之

季康子患章

此夫子告以清盜之源也蓋民之為盜由於貪欲而其實自上倡之上不貪欲則源清下民化之亦知恥而不肯為盜寵按上以不貪率下則其本正矣又必養之有道教之有素使民無饑寒之迫而

知廉耻之道自不至為盜此本末兼盡弭盜上策也

季康子問章

夫子止康子之役機謂然天地好生之仁也

子張問士章

此章集註詳明子張務外認聞為達今日學者先要辨得此二字分明註相似而實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數語宜玩一箇是誠一箇是偽質直而好

反經錄

卷之三

十四

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誠也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偽也一誠一偽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學者須要於日用間自己點檢身心果能質而不華否直而不枉否質直矣果能好義而所行合宜否質直而好義矣果能審於接物而察言觀色以驗吾之是與不是而又常常思慮謙下於人否如此實下工夫再以色取者反觀內省我若有類於此便勇猛轉回久之庶幾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矣

樊遲從遊章

崇德三件皆治心工夫樊遲於從遊之時而問及此故夫子善之先事後得一節註解分明昔日夫子以此救樊遲之失今日讀者宜以此救吾身之失試思吾身果能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否果能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否果能於小忿能懲否如此用工自覺開卷便與聖賢所說不相合也

樊遲問仁章

反經錄

卷之三

十五

仁知原是一理分言之其用不同合觀之其實相成通章見知以成仁之妙聖賢議論便是帝王事業

子貢問友章

此友道也告非難忠告為難道非難善道為難忠告非難忠告而又能善道為難忠告而善道之則在我者盡矣不聽則其失在彼吾亦安能如之何故當止而無自辱也

曾子曰君子章

此見朋友之益此文字非應制之文乃詩書六藝載道之文會聚朋友以論文講學彼此相資互相啟發未知者求其知未真者求其真也故註云道益明以友輔仁者氣質賴以薰陶德業賴以教告過失賴以箴規也故註云德日進

友經錄

卷之三

十六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此章見王政不外教養二者當本諸身而持之以久也故夫子於子路之問政而告以先勞及其請益而告以無倦也此章李中孚一段可觀

仲弓為季章

此章集註或問詳矣首節三句雖各是一意而理實相須次節仲弓焉知之問是以一己之聰明為

友經錄

卷之三

十七

聰明夫子之答是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程子人各親其親及大小公私之說廣大精微學者所當詳玩也

子路曰衛君章

此見明倫為為政之本下文一反一正總見正名之宜先而已矣三字與必也二字相應

樊遲請學章

此因樊遲欲為小人之事而發大人之學以見稼

圃非惟不屑為亦不用為矣

子曰誦詩章

此章集註詳矣今人讀詩者多矣求其達於政而能專對者有幾人哉然則其誦詩也特章句之末耳

子曰其身正章

此言上之教民不在於令而在於身也

子曰魯衛章

庚經錄

卷之三

十六

此傷魯衛之衰也

子謂衛公章

士庶之家多循理世祿之家多怙侈其勢然也荆為衛之公子而其居室也隨時知足故夫子稱其善也

子適衛章

此因衛庶而發王道之全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為有序也王道不外養教夫子胥中王道

素具周流適衛無非欲行王道以仁天下也庶哉

一嘆便隱然有富教意思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必如此而

仁民之心始遂而仁民之事始盡也集註精詳制

田里薄賦歛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事相因大全

饒雙峰金仁山解釋分明不可不看龍按此王道

經濟吾儒於讀書窮理時須一一講究如何制田

里薄賦歛如何立學校明理義今日坐而言之異

反經錄

卷之三

十九

日即可起而行之方可謂能讀此章書

子曰苟有章

此因當時不能用而發也苟用之期月則綱紀布用之三年則治功成也龍按此不外富教二字如財匱兵弱教衰俗薄聖人一一為之整頓都有箇條理無一處缺而不舉故曰綱紀布由是而治焉至於三年之久功臻效著財足而兵強教行而俗厚此是治功成也其實事前章集註制田里薄賦

欽立學校明理義盡之

子曰善人章

蓋古有是語而夫子稱之也善人為邦百年善行之所薰陶者久故可以勝殘去殺

子曰如有章

此章先要看得箇仁字明白集註謂教化浹也又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或問又曰所謂仁者以其

友經錄

卷之三

辛

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如有王者必其仁心之所涵育仁政之所薰陶積而至於一世之久然後仁也可見王道無近功

子曰苟正章

此專為為臣而發也人字兼上正君下正民說

冉子退朝章

此夫子不以政歸季氏所以正名分也
定公問一言章

此見興喪之源分於君心之敬肆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而無一事之敢忽故可以興邦樂其言莫子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譎故可以喪邦

葉公問政章

集註被其澤聞其風是所以說來之故澤即教養

友經錄

卷之三

壬

之澤風即善養善教之風

子夏為莒父章

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夫子告之以此上二句是戒詞下二句正言其所以當戒之故政總不外養

民教民事

葉公語孔子章

此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徒知直為無隱而於父子之親乃有不察也隱與直正相反夫子之言非

以隱為直也只是隱其所當隱於天理人情為正故曰直在其中集註前兼天理人情言後又云順理為直極精到有天理外之人情有天理內之人情人情即天理也此父子相隱蓋天理內之人情也玩或問自明

樊遲問仁章

仁心德也為仁在於存心之有常居處三句是存心末二句是存心之有常也註徹上徹下言通乎

反經錄

卷之三

三

上下自始學以至成德無二致也今須思居處恭時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時如何不忠時如何方知須用恭敬忠也用此三句固守勿失則其於仁也庶幾矣緊要在固守勿失上

子貢問曰何如章

此章論士首節集註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謂凡不仁不知無禮無義之事皆耻而不為則

其所為皆仁義禮智之事可知才足以有為不但其言語兼舉動處事說亦不止於使事特舉一事而言耳此全才也士之上也次節集註本立而材不足者蓋以孝弟人之大本也材雖不足而大本無虧士之次也三節集註亦不害其為自守蓋以言行立身之大端也必信必果能自守也又其次也末節則市井之人不復可以為士矣夫子取士三等今試看我是那一等三等中無一等以自居

反經錄

卷之三

三

而下同於市井便是聖門所不齒者豈不枉過了一生

子曰不得章

此夫子急取狂狷以付千秋大業底意思蓋天下好人只有三樣一是中行一是狂者一是狷者中行既不可得只有狂狷志節可取足以任道故夫子取之必也二字宜玩集註徒得謹厚之人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從此二字看出讀者不可忽

略今須思我是那樣人

子曰南人章

此言無恒者雖賤役不可為且羞辱不能免以見人決不可以無恒也今須看我是有恒否

子曰君子章

此章要將和同二字看得分明二者外雖相似而內實相反和全在義理上同全在私意上和是以道相濟故不同同是以意相徇故不和朱子或問

友經錄

卷之三

五

詳矣

子貢問曰鄉人章

子貢先以皆好為賢然鄉人不必皆君子也故曰未可繼又以皆惡為賢然鄉人不必皆小人也故又曰未可不如合求之善者之好不善者之惡而

其人之賢可見矣真西山曰必善者好之不善者

惡之是其志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

直又不苟同於小人與集註最合

子曰君子章

此君子小人蓋指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集註公而恕私而刻六字盡之

子曰君子章

泰是有道德底氣象驕是負才勢底氣象集註循理逞欲乃驕泰之所以然處

子曰剛毅章

集註楊氏之言善矣

友經錄

卷之三

五

子路問曰章

子路負行行之氣切憇怡怡皆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故下文別而言之或問解切憇最好

子曰善人章

集註教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是本末兼盡教之孝弟忠信養其心也教之務農厚其生也教之講武熟其藝也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

其教民又盡本末兼談之法且必七年而僅可卽戎兵其可易言哉

子曰以不教章

此與上章反看便是

反經錄

卷之三

三六

憲問第十四

憲問耻章

此因其有守而進之以有為也重邦有道邊集註或問甚明學者須知如何方能有為必也平日從事大學之道格致誠正之功無有不盡修齊治平之理無有不備處則以此修己出則以此治人遇邦有道方能有為不然而空踈無用即或徒事文藝亦安能有為哉

反經錄

卷之三

三七

克伐怨欲章

此章集註詳矣或問發明更透須知不行是有此四者而制之不行原不曾拔去病根尚容其潛藏於胸中故可以為難而未可輕許以仁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看得制私與無私境界不同又看得不行與克己工夫不同解此章書自然的確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察禮克

己此勇猛決去法也今日學者須於日用省察自
己何者是克何者是伐何者是怨何者是欲勿僅
制而不行容其畱在胸中或用積漸消磨之法或
用勇猛決去之法務要拔去病根方好

子曰士而章

懷居便於性分所當盡職分所當為者一切苟且
過了何足為士

子曰邦有章

友經錄

卷之三

禾

或問取洪氏之言最善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
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曰言孫者亦非
大其正也特少致其委曲如孔子之對陽貨云爾
寵按危言危行易危行言孫難

子曰有德章

此言德仁可以兼言勇言勇不可以兼德仁欲修
身者知所重觀人者知所尚也有德之言言從德
出與有言者之言不同仁者之勇勇從仁出與勇

者之勇不同

南宮适問章

南宮适賤力而貴德故問曰羿善射奡盪舟權力
雖足恃然皆不得其死禹稷躬稼功德在生民而
有天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
稷比孔子也故夫子不答然其言實可取也故夫
子俟其出而贊之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二
句宜臨註串講

友經錄

卷之三

无

按躬稼二字時解輕看非是唐荆川主德說最確
且與註合

觀史知歷代小人恃力終不能倖免君子修德後
必享福報即以春秋時論之魯之三桓子孫便已
式微吾夫子血食萬年食報更長於禹稷适之言
真千古定論哉宜夫子贊美之也

子曰君子章

此勉君子而懲小人也言君子存心雖正猶有私

意間發之時小人本心既喪縱有一念天理之萌決不勝其人欲蔽錮之私君子猶有偶失防之不可不嚴小人必無偶得返之不可不急

子曰愛之章

此為當時有知愛而不知勞知忠而不知誨者發也愛之與勞忠之與誨似若相反而實所以相成玩能勿二字便見理勢之必然處集註前說勿勞勿誨之害後說知勞知誨之益

友經錄

卷之三

三

子曰為命章

此言鄭國為命之善也集註詳矣

或問子產章

當春秋時三人都是巨擘故或以為問夫子於子產稱其愛也於管仲稱其功也於子西則不在所稱矣

子曰貧而章

此章或問取張敬夫說最佳朱子貧則無衣可着

一語未切集註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是本文正意勉與不忽是朱子推夫子立言大旨

張敬夫曰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至於一旦處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易之論有時而不然耶此蓋未知夫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烏能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其

友經錄

卷之三

三

中皆為怨也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

子曰孟公章

此傷魯用人之失也集註廉靜寡欲而短於才一節斷盡惟其廉靜寡欲所以為家老則優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為大夫為家老雖趙魏則優況三家乎為大夫雖滕薛不可況魯國乎

子路問成人章

此章集註或問詳矣首節要看註中兼字而又節之和之字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須是兼四子之長即兼矣不文以禮樂則四者未能盡善又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蓋禮是箇中底道理節之者損其過益其不及使智廉勇藝皆歸於中而無太過不及之失也樂是箇和底道理和之者勿忘勿助日就月將使智廉勇藝四者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有純粹之美而無駁雜之

反經錄

卷之三

三

弊也文之句最重智勇四者以才德言廉勇為德智藝為才

次節要看註中忠信字忠信實心為善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實心為善也不忘平生忠信尤明白子路忠信人也故夫子又及其次正欲其由今而進之於古也集註才知禮樂言所未備是欠了武仲之知冉求之藝於文以禮樂上欠工夫若夫廉勇則子路固不讓公綽與卞莊矣

子問公叔文子章

不言不笑不取是一偏之行時言樂笑義取是時中之行一偏之行固非人情時中之行又不易能夫子所以不輕信也其然豈其然乎其字是猜度之詞然如此也言果是如此乎以我觀之豈能便如此乎不可一味貶他須得聖人詞氣含洪忠厚之意

子曰臧武仲章

反經錄

卷之三

三

集註楊氏之說善矣要君從以防上斷他

子曰晉文公章

玩註心皆不正猶為彼善於此只就二公行事上說註隱字指其事之隱言

子路曰桓公章

子路疑仲之不死為未仁夫子稱其不死而成九合之功則有仁之功矣此仁字在事功上說

子貢曰管仲章

子貢疑又相之非仁夫子稱其相桓而有一匡之功未可謂非仁也

集註程子之言當玩

公叔文子章

此夫子取其忘分薦賢為不愧其謚耳

玩或問自明

子言衛靈公章

此章見用人之益三人未必賢而其才可用衛靈

友經錄

卷之三

三

公雖非知人善任之君然於三人用之各當其才故亦可以無喪無道之君能用猶足以保國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尹氏之言得其旨矣

子曰其言章

為難就於不怍時斷之玩註自明

陳成子弑簡公章

此夫子正綱常之意君為臣綱天下之大倫也臣

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

況鄰國乎故夫子請討陳恒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集註程子一段及胡氏先發後聞之意或問發明

至矣

子路問事君章

此章集註范氏精矣蓋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必
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於欺如有理然而
事未必然古然而今未必然事本小也而張之以

友經錄

卷之三

三

為大勢本緩也而張之以為急皆欺也歸熙甫曰
觀其行行之資施於犯顏敢諫則有餘矣恐其或
恃此而流於欺也故夫子告之以勿欺也而犯之
蓋犯之始出於愛君而犯之流亦易於欺君故看
子以不欺為犯而其犯也必主於不欺此與集註
最合

子曰君子章

伊川之說為至達只是透向上去君子只管進向

上小人只管向下朱子云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入下達一日沉淪似一日又分明集註高明汙下者貼本文上下二字日進日究者貼本文達字天理人欲者上達下達之所以然也天理即是仁義禮智之德本自高明也君子循仁義禮智之天理故日進於極仁極義極禮極智高明之地矣人欲即聲色貨利之類本自汙下也小人徇乎聲色貨利之人欲故日究於淫聲惡色私貨邪利

家經錄

卷之三

三

汙下之地矣俱兼知行說

子曰古之章

集註程子之言約而盡矣看兩者字言同此一箇學而學者之用心不同古之學者務內而不務外固有博文以致知約禮以力行矣原其用心但見其致知也務欲明是理於己其力行也務欲體是道於身此學之專於為己也今之學者務名而不務實亦有求所以致知所以力行矣原其用心但

見其致知也務欲沾沾之知聞於人其力行也務欲殷殷之行聞於人此學之專於為人也程子云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蓋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修其身舉而錯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身且不能修又何以及於家國天下乎

蘧伯玉使人章

春秋時伯玉與夫子心交也使人於孔子伯玉之

反經錄

卷之三

三

心與使俱來矣孔子問其何為便是要知他近日治心工夫寡過未能是伯玉治心細密工夫而使者能傳之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

曾子曰君子章

此曾子稱艮卦之象辭示人以善思之準也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思不出位乃

得其理若出位則為越思徒勞其心究竟何益

子曰君子耻其章

此章要看耻字過字或問云耻其言者常若有愧而不及其行也過其行者常若勉強而使有餘於言也盡之矣

子曰君子道者章

此章夫子之言聖不自聖之心也註自責以勉人句要看子貢之言智足知聖人之智也註道言也

反經錄

卷之三

三

謂自說也當看猶云二字不可把自道當謙詞

子貢方人章

集註詳矣朱子云學者要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齊氏曰孔子之於道也未得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於方人斯言得之註中自治實事在此

子曰不患章

此章須要思量不能底是箇甚麼張敬夫曰四端

五典雖聖人不自以為能盡也而況於學者其不能之患何有極乎而何所願乎外也若有一毫患

人不己知之心萌於中則其害最甚此說善矣

子曰不逆章

此為以察察為明而不能先覺者發也不逆詐二句平平實說完了却用抑字轉下言雖不用逆億而自然先覺不墮於詐不信乃為賢也如何便先覺必其平日居敬窮理洞然明智於人之情偽一

反經錄

卷之三

三

以義理照之自無毫髮隱匿又何事逆億哉

微生畝謂孔子章

微生以退隱為高見孔子周流不已疑其為佞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絕人逃世者之所為忽然置民物於度外執一而不通耶玩註禮恭而言直只是聖人自惡執一不通之事非疾微生之固也

子曰驥不章

此章明才德輕重而致勉人之意集註尹氏最精
約此與歲寒松柏章一例皆如詩之比體實以不
馬比君子非專言木馬也

或曰以德章

此章集註或問發明無餘讀者詳玩可也此德字
以恩惠言

子曰莫我章

此章莫知要者首節註自歎以發子貢之問句子

友經錄

卷之三

早

貢之智足以知聖夫子恐其在高奇處求聖而於
聖人反己自修循序漸進之實有未知也故因問
以發之集註最明程子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二句
薛文清公最有發明

薛氏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下學學人事
上達達天理人事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是
也天理在人如仁義禮智之性在天如元亨利貞
之命是也蓋下學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人事便

上達仁義禮智元亨利貞之天理也謂之天知者
非聞見之知也乃天與聖人默契為一是以人不
及知而天獨知也然五者姑舉事之大者而言其
實無一而非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公伯寮章

此章命字以氣言集註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
決於命而後泰然也在聖人只有箇義更不問命
此之言命蓋以曉景伯也李中孚曰士君子能以

友經錄

卷之三

早

道之行廢歸諸命則中心泰然自無怨尤得之

子曰賢者章

此論賢者之出處而見隨時之義非以賢者之德
為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章

此孔子憂世之言味其語意有天地間賢人隱之
傷

子路宿於章

集註胡氏盡之大全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
可為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
時其道無所不可也與註最合

子擊磬於衛章

集註聖人心同天地一段盡之大全陳氏曰聖人
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
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盛冬之時而息
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

反經錄

卷之三

星

息也聖人不能忘世之心荷蕢初聞其磬聲而知
之然觀其既而曰以下之言則非淡知聖人之心
者要之果於忘世之人豈能淡知聖人所以不忍
忘世之心哉此說發明註意最好

子張曰書云章

子張是疑人君不容以三年不言孔子是與他說
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蓋古制也

子曰上好禮章

集註禮達而分定要看明白禮即天理之節文入

事之儀則子之當事父弟之當事兄臣之當事君
下之當事上皆此禮也上好禮必是自身去行此
禮既足為觀感之地又立條教去率人使人有所
遵守見無禮於父兄君上者則懲戒之見有禮於
父兄君上者則崇獎之如此方是好禮然後禮教
風行達於四境民皆知子當事父弟當事兄臣當
事君下當事上而名分定矣由是而使民以有事

反經錄

卷之三

星

其誰不樂從故曰則民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章

集註或問詳矣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
者皆由於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
由於此蓋人能敬則百事皆當不敬則百事皆不
當所以有安人安百姓之理修己以安人者猶曰
修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修己以安百姓者猶曰
修己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只因子路見少故夫

子指其效驗之大者而言以見決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末言堯舜分明把堯舜以抑子路非輕堯舜也

集註體信達順信只是實理順只是和氣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是致和底意思言能恭敬則體信達順聰明睿知由此出者言能恭敬自然心便開明

友經錄

卷之三

四

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和氣充塞於兩間是以天地位萬物育而和氣之精英又鍾為四靈如禮運所謂鳳凰麒麟皆在郊薮龜龍皆在宮沼者

李中孚曰修己以敬此堯舜以來所傳心法千聖不易之宗旨也身心內外無一不敬斯身心內外純是天理自聰明睿知自寬裕溫柔自發強剛毅自齊莊中正自文理密察以之安人安百姓誠無往而不格事無往而不治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篤

恭而天下平非虛也此說確見大意至於持敬之道則胡氏之說可取胡氏曰可願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遠莫如邪敬立則百邪息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與欲持敬奈何程子有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執六圭如捧盤水如震霆之在上也如淵谷之在下也如師保之在前也如鬼神之在左右也是則持敬之道也竊按朱子敬齋箴見性理大全當字字服膺

友經錄

卷之三

五

原壤夷俟章

此夫子之於故人既正言以責之而又以杖叩其脛責其夷俟所以救其失而不忍終絕之也正言以責之者義也不忍終絕者仁也

關黨童子章

此章集註禮童子當隅坐隨行一段大旨謂然童子不知禮夫子使之將命正欲其習禮也或以為學有進益故夫子明告之

論語尊註解意

關西謝王寵愚齋輯

鍾

實正字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章

首節集註尹氏善矣或問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遠哉可見當日靈公差處

友經錄

卷之四

一

全在禮上總註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指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是說夫子要去便去都不計較所以絕糧也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指愠見以下子路愠見且疑君子不當窮猶未免於怨悔夫子云君子固有窮時以天命言又謂小人窮斯濫者便寓以義處命之意可見聖人處困而亨無所怨悔也子曰賜也章

集註上論章以行言此以知言蓋曾子是從行上

得力底子貢是從知上得力底要知此一貫便是

貫那多底有了多學方可語一貫若不是多學都

貫箇甚存疑云萬物之理咸具於人之一心理雖

有萬其實渾融為一所謂天下之大森也冲漠無

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萬殊一本也聖人氣質清

明無物欲之蔽所謂大本者不失故日用之間隨

他于頭萬緒到面前只以此照之父而慈子而孝

君而仁臣而敬視而明聽而聰一物一理萬物萬

友經錄

卷之四

二

理都是這一心之理照之此聖人之一貫也自聖人以下氣質不能清明物欲不能無蔽萬理之具於心者不能無昏昧障得若不隨事隨物探討窮究許多道理如何得明多學而識正探討窮究以明之也然專靠多學而識都無箇本領源頭處不過口耳形迹之粗而已安能有得於己故須有箇一貫道理然工夫未到心中憤憤強欲去貫他如何貫得故必博學多識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

則心體光明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畢備者復全於我萬物萬事之理始有以貫之此學者之一貫也

前章註云一理渾然泛應曲當此章當云一理洞然萬象畢照

子曰由知德章

集註此章蓋為子路慍見發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即仁義禮智是也此知字在行後故註云非

反經錄

卷之四

三

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義理既得於己則內重外輕凡一切死生禍福窮通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到此地位正難故曰知德者鮮矣

子曰無為章

此章玩註兼德成遇隆說意尤重在遇隆上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恭己句照註敬德之容自是定解或主在內說者非

子張問行章

集註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

最為得旨學者持己接物只是言行二者易大傳

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觀此則言行能動天地而

況於人乎緊要在忠信篤敬忠是出於心者信是

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

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凡事

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

反經錄

卷之四

四

敬底意思忠信篤敬豈有不能感動得人故變貊

可行反是雖州里不行況其遠焉者乎此節特舉

其工夫之現成者說下節是其工夫之密處又教

之以必期於是之意蓋舉其工夫之純熟者說玩

註念念不忘四字工夫在立與在與之前惟其念

念不忘是以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

而不可得參前倚衡各另說則立時便見得如此

在與時便見得如此不待安排尋覓合說則立即

在前在與即在衡無有一時不然推廣說凡日用動靜出入起居亦無非如此可知玩二則字甚捷甚活未言未行之時能如此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靈貊可行也子張將夫子所言書諸紳蓋欲其不忘也

子曰直哉章

二子皆衛之賢大夫夫子稱之而各言其賢俱重無道邊集註楊氏最善史魚之直能伸而不能屈

反經錄

卷之四

五

未盡君子之道若伯玉則能因時屈伸故謂之君子

子曰可與言章

此章言人之語默中節為難惟知者能知人故兩無所失也觀此章者其用功不在於語默上而在於知人欲知人則在居敬窮理看書都要如此

子曰志士章

集註精矣程子實見得之說當玩須真實見得道

理上當死方肯甘心就死若不曾真實見得道理定合如此必不肯甘心就死志士仁人便是實見得者夫子所以不許他人也此四字當着眼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日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者

子貢問為仁章

子貢悅不若己故告之以此大夫必要事其賢者

反經錄

卷之四

六

士必要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集註程子云告之以為仁之資資字當玩

顏淵問為章

此章集註或問詳矣大抵顏子之學博文約禮以至所立卓爾三月不違是王道本領都有了有未德方可語王道故夫子以四代禮樂告之為萬世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為萬世保此法也集註程子謂發此以為之兆朱子曰兆猶準則也非謂

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畧說四件事做一箇準則
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

子曰人無章

此示人當思患而預防也人字兼上下說遠近字
兼時與地說直解云天下之事變無常而凡人之
思慮貴審故智者能銷患於未萌弭禍於未形者
誰其有遠慮也若只安享於目前而於身所不到
處通不去照管苟且於一時而於後來的事變通

反經錄

卷之四

七

不去想算這等無遠慮的人其計事不審防患必
疎自謂天下之事無復可憂而不知大可憂者固
已伏於至近之地几席之下將有不測之虞旦夕
之間或起意外之變矣此鮮明白曉暢

子曰已矣乎章

此章加已矣乎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

子曰臧文仲章

竊位玩集註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二句益以大

臣以薦賢為職能薦賢則稱其位稱其位則此位
為己所宜居而無愧於心不能薦賢則不稱其位
不稱其位則此位非己所宜居而有愧於心正如
偷得箇官來暗做着心中惶愧不敢告訴人底一
般故曰如盜得而陰據之也臧文仲知賢而不舉
非竊位而何

子曰躬自厚章

躬自厚謂責己重即檢身如不及之意薄責於人

反經錄

卷之四

八

謂責人輕即與人不求備之意責己重則身益修
而無可怨責人輕則人易從而招怨故曰則遠
怨矣

子曰不曰章

集註熟思而審處之解兩箇如之何上言如之何
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
不如是而妄行是自用其愚此等人言無由入故
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章

此章集註盡之所謂滋則其心日甚一日熟則其機日淡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而終日如此也

子曰君子章

此章主制事說以義字作主必有下面三者方始成就得義程子敬以直內又推本而言之朱子曰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義有剛決底意

反經錄

卷之四

九

思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樸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偽呂氏曰全節總說制事故註首提制事字其實本文以首一句為主下三句完全此一句看註中而字一折自然平列不得又須知不但四者不平列即三之字亦不是截然平列義以為質必禮以行之此之字指義質孫以出之之字便指禮行之義信以成之之字又指禮

行孫出之義逐句併包說下此說最合註義

上君子以人言末君子就道說總捲上去玩註以為字必有必以必在字皆指示用力之詞乃字謂必如是而後盡君子之道非頌美生安之君子也此章書譬之請客此客是合當請底決定要請他此便是義以為質了然須有節文必預先下箇請啓此便是禮以行之及至客來時須辭氣婉順以迎接他此便是孫以出之我自始至終是實心請

反經錄

卷之四

十

他畧無一毫虛假意思此便是信以成之如此待客乃待客盡善之道凡事皆然

子曰君子章

此君子是向善者之稱言君子病己之無能耳不病己有能而人不己知也無能謂不能知不能行也

子曰君子章

此勉人及時進修之意也集註沒世而名不稱則

無為善之實可知二句可見君子非疾無名也疾沒世無善可稱爾沒世二字當着眼疾自疾也

子曰君子章

此與古之學者為己意同張南軒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集註楊氏三章合說最有益於學者朱子或問取之

反經錄

卷之四

十一

子曰君子矜章

大全輔氏曰莊以持己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眾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理亡存只在一息之間夫子言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所以使學者於持己處眾之際戒謹恐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萌也此說滾合註意

子曰君子不以章

此章見君子取舍之公心用人必察其實聽言不繫於私上句主取人下句主取言不以言舉人則所舉必得人不以人廢言則嘉言罔攸伏

子貢問曰有一言章

集註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蓋欲知要也一言是一字夫子答以恕之一字便是終身可行之要道不欲二句非只解恕字之義正解恕字所以終身可行之意八箇字仍如一字方妙玩朱註三句自

反經錄

卷之四

十二

明張南軒曰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是所當終身行之者此解切實子曰吾之章

此章當以直字作主毀譽是不好字玩註損其真過其實可知毀譽便非直道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但有是非之公而無毀譽之私曰有譽必試乃是善善速惡惡緩之意而究未嘗過其實也是譽且無之況於毀乎又言吾之所以無毀譽

者蓋以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金仁山曰此章勉齋親見朱子改訂註文直至通宵又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為簡明集註如此直道指賞罰說所以行者上以是行於下也謂三代之君善善惡惡皆以直道行之於民舊解有以直道歸之於民者非

友經錄

卷之四

三

子曰吾猶章

此言謹厚之俗昔猶及見而今不見也須玩本文猶字本註益字可見昔者僅見此二事時已偷矣今則並二事而絕無之是時益偷故悼之

子曰巧言章

此德字是執德不弘之德故註以所守解之人有

所得守之於己德也巧言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使人聽之惑於是非而無定守故曰亂德謀大事者能忍乃濟小不忍謂小仁小勇也小仁不能忍其愛故常失於不斷小勇不能忍其暴故常失於輕決皆足以亂大謀註婦人之仁二句是小不忍底樣子玩如字可見

子曰衆惡之章

集註楊氏善矣察者詳審之意衆未必皆仁者也

友經錄

卷之四

古

故須加詳審察之而知其果可惡也則從而惡之否則不之惡也察之而知其果可好也則從而好之否則不之好也

子曰人能章

此見體道之責存乎人而不可徒諉之道也道即大學之道弘兼體用說內則正心誠意外則修齊治平弘人是其大其人之為聖為賢也註人心有覺解能字道體無為解非字唯人心有覺故人能

加致知力行之功使此道體立於吾身用昭於天下由格致誠正而及於修齊治平都是人把這道理發揮出來蓋人能弘道也惟道體無為故人不用力而欲聽道之自然以致人於為聖為賢之域決無是理也

子曰過而章

此漢責不能改過者之詞註不及改三字當玩

子曰吾嘗章

卷之四

十五

思而不學者言之非以思為無益也以

則無益耳註勞心以必求者強揆而力索硬要得也故勞而無功遜志而自得者低心遜志淡造之以道而自然得也得之於優游涵泳之中其理實而味永也大概世會凡幾更聖賢凡幾作天下之前人蓋各有成規矩矱在矣學者須要遜志以求之其視徒費一己之心思者所得不既多乎

子曰君子謀章

此章先要看得道字緊要道者天地之理生人之命往聖之傳來學之宗關係何等重大所以君子謀道不謀食食以祿言與下祿字相關耕也句不重是起下學也祿在其中句末句仍繳轉在憂道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憂在謀先憂不得乎道故謀以求之此章意思當作三節看謀道不謀食是說君子之學學也祿在其中是說學有得祿之理

友經錄

卷之四

一六

憂道不憂貧是明其無求祿之心總是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意

子曰知及之章

此章程子朱子皆無為學為政而言或問云此章之意發明內外本末之意極為完備而其要以仁為重知及仁守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此與集註相發明 此章六

箇之字要分別及之字得之失之四之字指理而言蒞之動之二之字指民而言理者何即修身治人之道大學所謂明德新民是也知及之知大學知至仁守如意誠蒞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與所謂教情而辟之類

子曰君子章

集註此言觀人之法最為得旨

子曰民之章

東經錄

卷之四

七

此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集註盡之

子曰當仁章

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為仁者發玩註自明

子曰君子章

貞者正而固也諒者固而不必於正也貞與諒相似而實不同人多錯認以貞為諒以諒為貞故大

子特分別而言之曰君子是貞不是諒

子曰事君章

此明人臣之義惟務盡吾之職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章

此自教者立心言集註盡之

子曰道不章

此道字猶路也只指趨向說如人走路有走正路

東經錄

卷之四

六

底有走徑路底不同註云善惡邪正善惡以君子小人言邪正以吾儒異端言重在善不可與惡謀正不可與邪謀

子曰辭達章

此為世之為辭者專以富麗為工而發也其曰達而已矣則非通於理者亦不能達意也而已矣三字重集註而止二字解此三字

師冕見章

張敬夫曰道無往而不在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耳子張竊窺而問焉子曰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竊按玩一固字可見待瞽之道原諒如此惟聖人便自然如此故註云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

侯氏以為於此可見聖人之仁者尤善朱子或問

友經錄

卷之四

十九

並取之

顓臾第十六

季氏將伐章

此章夫顓臾節已斷盡伐顓臾之非不可伐而伐不仁不必伐而伐不智不當伐而伐不義下因冉求歸咎季氏而責其當諫當去既不能諫却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集註最明後又飾詞為季氏文過說出為後世子孫憂夫子責其貪利但患貪與寡耳殊不知魯之大病在於不均不均因以不和且將有傾覆之禍故夫子推出一層言之傾字與蕭牆之憂句相照應謂憂在目前何暇計及於子孫哉其所以警之者至矣文德凡仁義教化信禮皆是註不勤兵於遠句當玩

孔子曰天下有道章

此章禮樂征伐乃天子治天下之大權治世則大權在上亂世則大權在下世數之說註只以理言

友經錄

卷之四

二十

或問兼理勢而言語尤完脩

國命卽是禮樂征伐次節因當時列國之政自大
夫出而言也政字泛言賞罰號令三節又見當時
天下皆不免於廢人之議故云然註上無失政數
語宜玩謂民自無非議非不使之議也

孔子曰祿之章

此章之旨朱子或問盡之大全張南軒之言亦精

孔子曰益者章

友經錄

卷之四

三

此章尹註最精本註三者損益正相反宜對針說
友直等友字是我去友之友字要着力講註進於
誠等語方見損益之實

孔子曰益者章

尹註亦精本註三者損益亦相反與上章一例看
樂節禮樂三句俱作三層說方透

孔子曰侍於章

此章論事上之禮而見言語 註時然後言

二語最精然非涵養於平日省察於臨時者未能
到此

孔子曰君子章

註以理勝之極緊要是三戒骨子凡人血氣少時
常動而易流方剛則勇銳而好勝既衰則收斂而
多貪此血氣之變也君子惟能以義理勝之故隨
時知戒不為血氣所使也 三戒遏人欲

孔子曰君子章

友經錄

卷之四

三

三畏存天理須要認得天命是箇甚註云天所賦
之正理即仁義禮智之性乃天然自有之條理也
畏天命者奉順而不敢逆存養而不敢失也大人
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畏大人者尊嚴而不敢易也
畏聖言者佩服而不敢違也小人則反是 君子
小人敬肆之間而已矣

孔子曰生而章

此章言人之氣質不同而勉之以學也須認知是

知箇甚朱子或問云天地之性凡義理之當然是也

孔子曰君子有章

此章朱子或問云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敬義為主戒謹恐懼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為能隨其所當思而思之矣

大全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則當隨時

友經錄

卷之四

三

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馮氏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是也

孔子曰見善章

首節知至意誠之士故云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註中誠字當玩學者須要看善不善三字明白善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不善者何不仁不智非禮非義是也

二節體用兼全之人故云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

當之玩註守其所達之通行其所求之志可見體

用一源朱子又云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所當行以達其所求之志說二以字有力蓋志固要求然非伏處講求不肯輕出何以能求其志道固要達然非致君澤民行所當為何以能達其道學者須知志是箇甚如何求之道是何道如何達之總不出大學聖經一章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便是求志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是達道

友經錄

卷之四

番

齊景公章

註云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異字非立異之謂原在道德上說仁人義士便異於不仁不義者孝子忠臣便異於不忠不孝者矣看此章景公于駟身死而無可稱夷齊餓死歷久而名益彰可見人之所重不在於富貴而在於道德也

陳亢問於章

陳亢說異聞二字便是以私意窺聖人玩大文伯

魚之對首曰未也末云聞斯二者中二段獨立他日又獨立所聞止得詩禮二者都是夫子平日雅言以教人者趨庭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邦君之妻章

此章有為而言蓋因當時或以妾母為夫人小君者多矣故如此言之邦君之妻一句為冒頭下皆承此句說君夫人猶言主夫人

友經錄

卷之四

三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章

此章可見聖人待小人之道陽貨囚季桓子專國政設計以要聖人之見孔子不見者義也而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不然則墮小人之計矣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答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辨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集註詳矣君子不幸而遇小人當以此為法大

友經錄

卷之四

三

全胡雲峰時中一段極好

子曰性相章

此章或問言性詳矣言習兼常變亦盡註中兼氣質而言兼字尤精大全饒氏曰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些不同處不可指為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為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為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

也

子曰唯上智章

此章程註備矣本文唯字當玩言止有這兩樣人不移然天下豈盡是上智下愚外此鮮有不可移者正見人不可不慎所習的意思

子之武城章

此章以學道二字為主道者何禮樂是也集註或問皆指禮樂說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

友經錄

卷之四

三

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子游聞學道之訓於夫子故其宰武城也以禮樂為教邑人所以有弦歌之聲夫子驟聞而深喜之詞若有識及子游以正對夫子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使二三子志之欲以武城之治達之天下也

公山弗擾章

此章要看為東周三字註云興周道於東方蓋言興周公之治於魯也周公之治禮樂教化是也孔

子之志在為東周故因公山氏之召而欲往然而卒不往者知其終不能行也

子張問仁章

此章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仁即吾心之天理五者皆心之所由存而理所由得也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云無時而不然無處而不然也能如是可謂仁矣下因請問而言其目與其效耳

友經錄

卷之四

三

佛肸召子欲往章

集註張敬夫之言最善不曰堅乎二節言人之不能免己而已亦不當無用於世也

子曰由也章

此章重好學二字註云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謂不學則不知義理之輕重權衡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如仁是美德有以生人為仁者亦有以殺人為仁者如

不明義理但知生人之為仁而不知殺人之為仁也勢必失於兼愛流於姑息知信等皆然學者何謂效之師友之言行求之方策之載記務窮究其理之精微曲折庶見其全體而不致流於一偏也

子曰小子章

此章言學詩之益首句喚醒小子當學詩下皆言學詩之益正見其所以當學也句句皆着箇學字

子謂伯魚章

經錄

卷之四

无

註云二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身家乃學者最切近底事故夫子教伯魚以必學也若不學則切近之地既無所見況其遠者乎至近之地尚不能行況其遠者乎

子曰禮云章

此欲用禮樂者深思其本也集註詳矣或問引樂記之言從上一層說來本註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

子曰色厲章

註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說盡若輩情狀

子曰鄉原章

註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一語盡之

子曰道聽章

註不為己有宜玩才這裏聽得到前頭就說了馬能實有諸己朱子曰此二章賊字兼字說得重而有力上章德字以道理之正言此章德字以

經錄

卷之四

手

行道有得於心者言

子曰鄙夫章

夫子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八字說盡千古鄙夫情狀註吮癰舐痔弑父與君說盡千古鄙夫患失行徑

子曰古者章

註昔所謂疾數語大旨盡矣

子曰惡紫章

凡天下真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能惑人紫非朱而似朱則能奪朱鄭聲非雅樂而似雅樂則能亂雅樂利口之人舌端變化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故足以覆邦家其可惡孰甚焉 註釋利口曰捷給捷則顛倒是非於斤言之間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於致詳者視伎為尤甚故覆之之禍立見有甚於殆焉者矣

子曰予欲章

反經錄

卷之四

三

或問詳矣

明薛文清解註中莫非天理數語最透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謂天

理即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

義之發所謂妙道精義即仁義禮智是也在天為

天理在聖人為妙道精義其理一也

天理發見於四時百物不待言而可見妙道精義

著見於聖人之一動一靜又豈待言而後顯哉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顯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蓋能得其所以言則於聖人之言仁便知聖人身上何者是仁言義便知聖人身上何者是義以至聖人凡所言之理皆於聖人身上求其實則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可默識矣今學者不得親見聖人當於論語二十篇體認何者是仁何者是義禮智信斯得之矣

反經錄

卷之四

三

孺悲欲見章

此見聖人義盡仁至處辭以疾者義不當見也歌

瑟使聞者仁不容絕也

宰我問三章

三年之喪先王中正之制也若論君子有終身之

喪故忌日不樂宰我學於聖門而有短喪之問過

矣夫子先說一安字後說不仁二字蓋心不安處

便是不忍之心仁也心安處便是忍心害理不仁

也註云欲牢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

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 淺揆其本而斥之 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其親 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宜細玩范氏之說得之

子曰飽食章

集註李氏之說精矣

子路曰君子章

子路好勇故以尚勇為問義字乃是對病之藥義

友經錄

卷之四

三

以為上不言勇而勇在其中矣尹氏得之

子貢曰君子章

夫子所惡是顯然悖理者子貢所惡是隱然亂德者註解分明勇是就血氣爭強上說果敢是就作事上說

子曰唯女子章

近之遠之二句正是說小人難養處集註莊以泄之二句是說所以養之之道

子曰年四十章

此章為年至四十尚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言也集註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還善改過也止於此三字及時二字宜細玩

友經錄

卷之四

四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註三人行不同謂或去或奴或死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謂去以存宗祀死以盡臣節奴者不忍棄其君至誠惻怛蓋謂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為而為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惟其至誠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拂乎愛之理即所以全其心之德也朱子集

及經錄

卷之四

三

註或問及大全胡氏之說詳矣

柳下惠為章

此見惠之和而介也集註盡之愚謂和仁也介義也

齊景公待章

註特以不用而去得其旨矣

齊人歸女章

註簡賢秉禮不足有為數語盡之竊按吾夫子悲

天憫人本欲行道濟世在當時人主實能用之方可與之有為齊不能用而魯不足與有為此夫子所以決於行也

楚狂接輿章

註欲告之以出處之意能見大意楚狂畧見出處大義聖人得出處之時中

長沮桀溺章

本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二語最重註天下若

康經錄

卷之四

三

已平治數句及程子張子之言深得其旨胡雲峰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此說發明最暢

子路從而章

丈人以隱為高便是不仕無義夫子與子路輩周流不已便是行義蓋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

問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可行而不
發君子之仕也仕字不作已仕說

邇民伯夷章

此章見聖人之時中無可無不可不是泛論道理
只就仕隱上說方與註中仕止久遠意相合亦與
異於逸民處相關切

太師摯適齊章

此章集註張子之說得之

友經錄

卷之四

三

周公謂魯章

註四者皆君子之事思厚之至也愚謂立國根本
在此

周有八士章

註記善人之多也周室人才不止此此則萃於一
家者尤見其為盛矣總註亦宜玩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章

註四者立身之大節謂世間惟利害最重今見害
不苟去見利不苟就世間惟喪祭最重今祭能思
敬喪能思哀則大節無虧其亦可矣註又云一有
不至則餘無足觀俱是陰補子張言意太急處恐
後之學者遂以此為極至也

子張曰執章

友經錄

卷之四

三

此章註最明白執德不弘句或問更詳

子夏之門人章

此章或問云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
者亦踈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略
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
也以是處之其庶幾乎

子夏曰雖小道章

此章或問詳矣

子夏曰日章

註日新不失四字盡之須知所學者何事

子夏曰博章

註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句最精大全黃勉齋一段發明最好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

子夏曰百工章

集註二說相須其義備矣學者要知所學何事如何方為致道實下工夫始得

虞經錄

卷之四

三

子夏曰小人章

集註盡之

子夏曰君子章

尹氏曰君子非有意於變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自然如此儼然者貌莊禮恭如泰山喬嶽無一毫輕浮之態也溫者氣溫色和如春風遲日無稜厲之色也厲者詞之確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也註並行不悖尤宜深玩

子夏曰君子信章

此君子指士大夫言是上有君下有民者註誠意交孚句宜深玩必至誠惻怛之意素孚於君民而君民信之然後不得已而勞不得已而諫也不然鮮不以為厲謗矣

子夏曰大德章

此章用之觀人則可

子游曰子夏章

虞經錄

卷之四

四

此章集註詳矣或問發明程子之意極完密二君子之道道字是君子教人之道勿錯認

子夏曰仕章

集註盡之

子游曰喪章

子游恐人事末忘本故為此言

子游曰吾友章

集註行過高解難能少誠實惻怛解末仁過字少

字有斟酌

曾子曰堂堂

集註不可輔而為仁二語解並字好難能以才言堂堂以貌言

曾子曰吾章

集註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及尹氏親喪自盡之言得曾子此章正意末二句則推曾子之意以責夫人之當然而不然者耳是餘意或問詳矣

友經錄

卷之四

聖

曾子曰吾章

註獻子有賢德句當玩

孟氏使陽膚章

此章集註字字當細玩

子貢曰紂之章

集註欲人常自警省數語盡之

子貢曰君子章

此見君子有過何等光明正大與小人文過者不

管天淵

衛公孫朝章

此章要看學字明白學是從學之學朝問焉學疑其有常師也子貢曰夫子焉不學二語針縫相對此章集註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解道字最確若認作道體便與本文不合

叔孫武叔章

賢人近而易見聖人遠而難知子貢譬喻最善

友經錄

卷之四

聖

叔孫武叔章

集註日月喻其高高字最確

陳子禽謂章

註大可為化不可為欲知大處化處實際當看孟子論樂正子一章及上論吾十有五章大乃思勉之所可及化則非思勉之所可及矣得邦家節特以其感人者言之耳立道綏動不出教養二事四斯字見聖人感應之妙神速不測也上節註中化

字以聖人之德言下節註中神化字以聖人之業
言下節化字却從上節化字來聖人事業觀其為
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大治可見聖人神速
處惜乎未得邦家而久治之耳大矣黃勉齋天之
德不可言語形容一段亦好得邦家是權柄在我
與苟有用我用字一例當重看

友經錄

卷之四

聖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章

首節允執其中句最重蓋天地間事物物皆有
至當恰好底道理信能執之凡用入行政自無過
不及之差則四海蒙休而天祿可常保在
舜命禹又添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
是允執其中以前事是教禹做工夫處湏是如此
做工夫方能允執其中

友經錄

卷之四

畧

曰予小子節前段重在命德討罪上蓋命討者天
下之大事人君之大柄但使功罪各當則天下之
大事了矣後段重在自責上蓋君道之修否生民
之休戚國家之治亂天祿之存亡全在自治與不
能自治之間故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
人其亡也忽焉

富善人所以抑小人而彰有德行大賞也過責也
民皆責我不正商故伐商以舉大罰也

權量法度官職皆王政之大者紂為不道官府所用以取民者必過其則而民間交易亦必失其常矣武王得天下遂於是致謹凡在官與在民者取而較之革其過中之弊歸之中正之則也紂為不道欲敗度縱敗禮官府之禮樂制度廢墜多矣則取而研審之何者為過何者為不及可損者損可益者益可因者因可革者革悉去其過不及之弊一歸之義理之中也紂為不道剥喪元良百官之

反經錄

卷之四

墨

職隳廢者多矣於是重新修理選賢任能昔之有而今之無者則復之昔之賢而今之不肖者則易之在官有職一時盡舉無復向日隳廢之患也由是王政行於四方矣

滅國絕世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孰不欲存其後耶逸民有德有才正所當明揚者又孰不欲其顯耶興之繼之舉之合乎民心之所欲此所以天下之民歸心也

食以養生分田制里所以重之也喪以送死衣衾棺槨所以重之也祭以追遠春秋享祀所以重之也

二帝三王之為治如此總之不出乎寬信敏公四者之道焉

子張問於孔子章

此吾夫子為政之道也本文明白詳備或問引謝胡楊氏見精義之言極透

反經錄

卷之四

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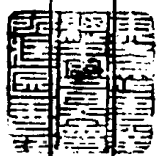
子曰不知章

此章或問詳矣其引謝楊尹胡之言尤為更詳盡

此命字以氣言此禮字以禮文言為君子與上

論首篇以成德言不同

學者必知斯三者然後可以成德



小學大學中庸兩孟指要

鄒陽中
秀
陽
中
指
要

關西謝王寵惠齋輯

姪
實正字

小學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盡其性而已

朱子小學題辭最好下學上達事包括在內

小學內篇首述子思之言明立教之本原也

友經錄

卷之五

一

教修乎道道不外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

道率於性性者仁義禮智信是也性命於天天道者

元亨利貞是也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

天之元亨利貞無一理之不實則為誠人之仁義禮

智無一德之不實則為信故五常有時不言信則信

在其中矣

率此性而見於父子之親即仁之道也率此性而見

於君臣之義即義之道也率此性而見於夫婦之別

即智之道也率此性而見於長幼之序即禮之道也

率此性而見於朋友之交即信之道也

小學明父子之親所以豫養吾性之仁也而仁之道

在是矣明君臣之義所以豫養吾性之義也而義之

道在是矣明夫婦之別所以豫養吾性之智也而智

之道在是矣明長幼之序所以豫養吾性之禮也而

禮之道在是矣明朋友之信所以豫養吾性之信也

而信之道在是矣

友經錄

卷之五

小學正是教人豫養此性後來到得盡性至命地位

其理亦不外是

小學敬身首引孔子之言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

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

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蓋親親仁也傷

其親是為不仁不仁則不義無禮無智矣

許文正公曰惟敬身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之間無施而不可此古人所以修身必本於敬也

稽古者見古人之行事不出乎此也
嘉言者言此者也善行者行此者也

友經錄

卷之五

三

大學

大學只是教人盡其性以盡人之性而已

讀大學先要認箇明明德明德者何卽心統性情是也

明德二字張子心統性情一句說盡註虛靈不昧卽心也具衆理卽統性應萬事卽統情何謂衆理卽仁義禮智之性是也何謂萬事卽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

友經錄

人卷之五

四

人有心卽具有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萬理萬事皆由此出所謂明德也人能明了明德則性盡是以遇父則孝遇君則忠以至應事接物無不當理至於新民亦只是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各全其性分之固有盡其職分之當然而已

大學止至善發明前聖所未發明德新民必止至善方是聖賢之學方是帝王之治

格物致知是大學起頭工夫格物須先從身心切近

處格起以至日用倫常應事接物凡天地之大古今之變須一一窮其所當然並窮其所以然循序漸進真積力久自有豁然貫通處

讀書是格物致知第一義先讀小學以正其基本次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語孟中庸又次讀五經及性理大全朱子綱目諸書須句句在人倫日用間體驗勿作一場話說久之自覺聖賢千言萬語都是吾性分之固有職分之當為如此方可謂之讀書方可反經錄

卷之五

五

謂之格物

誠意是善惡關頭過得此關方是真實為善方成君子過不得此關終是惡終是小人

慎獨是誠意最緊要工夫此處一錯更無可說朱子小註審幾二字最精天理人欲分界處在此學者當於此處看破真實着力去為善去惡始得

到得誠意後須要敬以直內虛以應物時加省察工夫心方能正身方能修然後可以齊家故忿懣等之

有所親愛等之偏病都在失之不察是以心不正而身不修也又何以齊其家哉

齊家只是要正倫理篤恩義其大端不外孝弟慈三者至於治國平天下只是推己以及人由近以及遠使之各得其心各盡其道而已

治國平天下其施有先後而其理則一也

孝弟慈是教化絜矩是就政事上說

絜矩大要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益財者生

反經錄

卷之五

六

人之命生養不遂則教化無所施是以古帝王為政皆先養而後教孔子與子貢言政先曰足食與冉有論保庶之道先曰富之而后曰教之孟子告齊梁滕文諸君皆先養而後教誠以財者生民之根本治平之先務不可一日而緩者

進賢退不肖是治平大綱用得賢人在位者皆是君子則財理而教化可興用得不得不肖在位者皆是小人則財盡民窮而災害並至矣何言教化哉

早內三言得失而終決其幾於君心者探本之論也
以謂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也

與西山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人君而不知
大學則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
學人臣而不知大學則無以盡正君之法至哉言矣
明大學只將朱子章句或問熟讀精思道理儘有餘

一
大學是箇大規模通大學後須將語孟中庸六經來

六經錄

卷之五

七

實他

西山衍義一書採輯經史發明格物致知之功正
誠意之要修身齊家之事節目詳明有志大學者
可不讀

瓊山衍義補載理財用人事甚詳讀者擇其精要
時制宜則萬目俱張矣

子以忠恕解一貫讀大學可見修身以上所以體
忠也齊家以下所以推此恕也一貫之道豈外是

乎哉

大學傳中多言好惡看來天下只有善惡兩途善者
天命所賦之本然發於義理之公即堯舜所謂道心
也惡者人欲所生之邪穢發於形氣之私即堯舜所
謂人心也

子思子曰仲尼祖述堯舜看來大學之格物致知即
堯舜之惟精也誠意正心即堯舜之惟一也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即堯之克明俊德以至黎民於變舜

六經錄

卷之五

八

之慎微五典以至四方風動也止至善即堯舜之允
執厥中也然則虞書者其大學之自來與
大學篇末痛言專利之害歷觀前代之失大都在此
亦拔本塞源之意也

中庸

中庸明道之書也讀者能以朱子章句序細心詳玩則思過半矣

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只是一中故堯命舜曰允執厥中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帝王傳授之心法也中庸曰天命率性即道心之謂也君子時中即執中之謂也擇善固執即精一之謂也此孔門傳授之心法也

友經錄

卷之五

九

學者須於人心道心處實做精一工夫方可言執中性命道教總是一理命者何元亨利貞是也性者何仁義禮智是也吾性之仁義禮智皆天所命的得天命之元亨利貞在我謂之仁義禮智是天之元亨利貞即人之仁義禮智人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也道者何即吾性之仁義禮智循而出之是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道也皆率吾性而出之非有待於外也教者何即此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親義序別信之道聖人為之品節防範禮以節之樂以和之政以導之刑以禁之無非使人各全其道而已

中即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和即率性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吾之心即天地之心也吾之氣即天地之氣也故中和致而位育也

子思子喫緊為人處在戒懼慎獨二節戒慎不睹恐

友經錄

卷之五

十

懼不聞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天理即所謂道心也敬以存之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自退矣慎獨所以遏人欲於將萌人欲即所謂人心也故以遏之則人心克制而道心益固矣學者須於此處實下工夫庶幾大本立而達道行性自我盡命自我立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時中二字最宜講究道妙於中而中妙於時隨時處中斯為盡善故曰在堯舜之時揖讓中也在湯武之

時征伐中也在禹稷之時過門不入中也在顏子之時陋巷自樂中也推之事物物莫不皆然然非戒懼慎獨之君子不能及此故朱子章句指出示人聖學工夫只是知行兩事然知行實相因故中庸互言之

舜大知而問察隱揚執兩用中大舜之惟精即大舜之惟一也顏子得一善則服膺弗失顏子之惟一即顏子之惟精也

朱經錄

卷之五

士

和而不流四句是學者一生準則人已窮達括盡一生事須將此句來自反自責看我於處眾果能和否即和矣果能不流否必和而不流方是處眾之中庸也我於處已果能中立否中立矣果能不倚否必中立而不倚方是處已之中庸也我於有道時果能不變塞否於無道時果能至死不變否必真能於有道不變塞無道時至死不變方是處窮達之中庸也然此非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之精而守之

固也非強而何

費而隱費是隱之流行處隱是費之存主處費即是形而下者而形上之理實寓於其中故曰隱非費外有隱也故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鳶飛魚躍是子思子指點親切處即鳶魚以指點道之費舉目即是也仰觀俯察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皆道之昭著也近取吾身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從思之通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

朱經錄

卷之五

士

朋友之信以至日用動靜語默進退皆道之昭著也人須是事事物物各率其性則所謂活潑潑地方實見得

道不遠人人即子臣弟友是也道即孝弟忠信是也孝弟忠信之道各具於子臣弟友之人君子之治人者此也聖人之自責自修者此也然其要在忠恕道不遠人根於心而見諸事者也忠者盡己之心而不欺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恕二字不相離故

曰無忠做恕不出及至恕時則忠行乎其間學者須於忠恕二字實下工夫方可近道

言行君子之樞機愷愷爲實也謂言有物行有恒實有是孝弟忠信之道言行不誕妄也

鬼神章註云前三章說費之小處言日用之間道無不在後三章說費之大處言道之至近而放乎至遠文武之政章

人存政舉是此章大旨修身屬人存九經屬政舉凡

友經錄

卷之五

十三

事以下又詳言修身之事能修身則是文武之人存而政自舉矣

修身以道道所以範圍乎身乃修身之實也修道以仁仁所以貫徹乎道乃修道之要也仁無所不愛而親親爲大仁必有義義無所不宜而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自然故曰禮所生也必知天則親親尊賢親疎大小各得其當而不差矣道即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仁即吾心之仁知即吾

心之知仁知不息處即勇上文已有其意矣而未詳其實也故又申之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好學近知三句是夫子喫緊爲人指示入德之方道德雖同而氣稟或異故未及乎達德者不可無近德

之方誠能於斯三者實下工夫其於知仁勇庶幾矣九經總不外修身尊賢親親三者敬大臣體羣臣自

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有工桑遠人懷諸侯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九經之事爲天下國家者當

友經錄

卷之五

十四

一一體行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

兩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道德以修身九經以治人總在一誠而所謂誠者又在素定故曰凡事豫

則立素定工夫在乎明善以誠身故下文推到誠身又推到明善

善字須要體認註云人心天命之本然謂是人心中心所賦予的仁義禮智之性本至善而無惡也能察之而真知焉則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而身

可得而誠矣

明此之謂明實此之謂誠擇者擇此也執者執此也盡性者何性之大目不出仁義禮智盡者盡此而已致曲者何如一念發見之仁推而極之以至於無不仁至於義禮智莫不皆然是謂致曲

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學聖要訣德性者吾心所受於天之正理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信此便是道體之大無所不包尊者所以存心而極乎道

反經錄

卷之五

十五

體之大即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也道問學者道體之細如三千三百纖悉具備若不逐一窮究何以能知道問學者所以致吾知而盡乎道體之細即程子所謂進學則在致知也二者不可偏廢若尊德性而不道問學便是異學虛寂道問學而不尊德性便是俗學支離必須本末兼盡精粗具脩方是聖賢之學九經三重萬世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在此有經世之責者何必舍此而他求哉

小德大德玩註全體之分萬殊之本二句只是一箇在仲尼即所謂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是也

中庸首章言道字末章言德字道字說得濶德字說得較親切道是天下公共之理德便是自得於己欲得於己須是先要存為己務實之心學者大病多是近名若有意近名則是偽也如何實得於己間然日章淡而不厭云云總是不求人知專務為己立心如此方好實下工夫

反經錄

卷之五

十六

知遠之近三句一句親切一句直到知微之顯必知乎此而從微處謹起方是下手處方可入德故下文言入德之事在謹獨次節言無時無處而不敬信也則其功益密矣

奏假二節遂言其效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蓋人身此德原於天命本無少缺欠到此不過復還天命之初未嘗於性分之外有所加也又何聲臭之可言哉

末章先從下學立心之始說起是子思子嚮繫為人處

友經錄

卷之五

七

孟子

孟子七篇傳道之書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接道統處全在七篇

七篇大指不出性善二字性不外仁義禮智孟子知性故出口便是這箇道理蓋緣天地間道理止有這箇以此存之於心則為天德以此施之於政則為王道則為仁政

友經錄

卷之五

十六

讀孟子之書當知孟子之心孟子之心仁者萬物一體之心也看他對當時人君之言無非為生民起見其救世苦衷藹然天地父母之心也

孟子言仁義都從孔子來孔子論語雖只說箇仁然仁包四者學者能全得仁則義禮智在其中矣故孔門多言求仁

孔子贊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對言便包禮智在中此孟子仁義對舉之所由來也

朱子曰仁義是對立門庭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春夏皆陽之屬秋冬皆陰之屬如云春夏秋冬有時說春秋則冬夏便包在其中大學末章言仁義又言以義為利孟子首章即是此意

五常有時不言信蓋信只是誠實此四者猶之五行土無定位寄旺於四時蓋木火金水不能離乎土仁

義禮智

卷之五

九

義禮智不能離乎信也

孟子之言千變萬化總不出仁義禮智之外

孟子一書總是過人欲存天理

孟子論王道不外教養二字即孔子所謂富之教之

也

孟子告時君處皆欲引之於唐虞三代之道惜當時無有能行之者

孟子當戰國時天下諸侯只知有伯功而不知有王

道

孟子黜伯功崇王道皆是為萬世正治統處

孟子養氣之論發前聖所未發前聖言理處多言氣處少孟子言養氣蓋以人得天地之正氣以生必養成此氣方可參天地方成箇人

孟子知言養氣即孔子之博文約禮中庸之明善誠身大學之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也

知言養氣朱子或問補出敬字最為緊要必能居敬

義禮智

卷之五

十

窮理方能知言必能主敬集義方能養成浩然之氣

敬之一字實貫乎二者之間學孟子者不可不知

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乃若其情章自古言心

性者無如此明白

孟子知言即孔子所謂知者不惑也養氣即孔子所

謂勇者不懼也

孟子浩然之氣由集氣所生即孔子所謂內省不疚

夫何憂何懼也

孟子自言願學孔子誠善學孔子者也

孟子道性善章是言天德民事不可緩章是言王道離婁章仁政不外民事章所言是也

許行並耕之說是以其君下等於庶民孟子力闢之所以明君臣之義墨者兼愛之說是以其親下同於路人孟子反覆救之所以明父子之親皆是為萬世扶持綱常處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楊朱墨翟告子之流禍仁義則

友經錄

卷之五

主

人道不立而近於禽獸矣故孟子闢之

孟子言心性之學甚詳

孟子幾希二字從堯舜道心惟微來

孟子言存心便是提起道心作主而人心自退聽焉

孟子言知性即大學之物格盡心即知至也

孟子言權字即孔子所謂時中也

孟子孔子聖之時章推尊孔子處是千古特識

後儒謂孟子不曾言氣質之性今讀動心忍性句及

口之於味章乃知孟子何嘗不言氣質之性

孟子口之於味章言性命甚詳

讀孟子書看孟子是何等氣象當于戈擾攘處士橫議之時獨能特立不拔為天地存正氣為萬世扶綱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其功不誠大哉反經經字註云萬世不易之常道即末章註中所謂天理民彝是也及者復此知者知此而已

孟子篇末歷叙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統而終之以自

反經錄

卷之五

主

任之意道統者何即天命之性人心同具率性之道天下共由其大綱不外仁義禮智而已

孝經述朱錄序

孝經一書孔子親授曾子首章
統孝之始終敷陳天子諸侯卿
大夫士庶人之孝凡以孝道之
大天下之人皆得緣分以自盡
後遭秦火簡編殘缺闡述者不

小序

一家古今文有不盡同者至宋
朱子始著刊誤分為經傳文勢
連屬脉絡貫通明陳恭愍公集
註於經傳多所發明而章次仍
依舊文我

聖祖欽定孝經衍義一書經文悉遵朱

子而其衍至德要道以及五孝
之義最為詳盡顧其為書浩博
童蒙猶未易讀竊幼尊 父訓
誦習孝經數十年來心誠好之
爰述朱子刊誤之意錄成此篇
為衍義之階梯云

小序

二

孝經述朱錄

關西謝玉龍愚齋輯

總論

御製孝經衍義序曰仲尼稱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又

曰教之所由生而後詳列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五等此則一經之大旨是故衍至德

友經錄

卷之六

一

之義則仁義禮智信之說備矣衍要道之義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備矣衍教所由生之義則禮樂政刑之屬備矣衍五孝而皆以愛敬為本明貴賤之所同也由天子之敬親推之則郊丘宗廟典禮之義備矣由天子之愛親推之則仁民育物撫綏愛養之義備矣無非敬也無非愛也即無非孝也通而至於諸侯之不驕不溢卿大夫之法服法言法行士庶人之忠

邵陽年
秀水侯
春明
男
升
手受

姪
實正字

順事上謹身節用何一非愛敬之義推而極之通於神明貫乎天地夫寧有涯際乎哉諸儒闡發大旨

宋御史中丞黃氏曰居家不欺其親則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神何用求福報哉

程子看詳武學制漆習孝經或疑迂濶曰其漆入者欲令武勇之士能知義理未足為迂濶

友經錄

卷之六

二

朱子七歲讀孝經書其上曰不若是便不成人司馬溫公曰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草木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張九成曰人各有入道處曾子則由孝而入曹正夫曰孝乃百行之源萬善之首上足以感天下足以感地明足以感人幽足以感神所以古之君子自生至死頃刻而不敢忘孝也又曰性有五常而仁為首仁無萬善而孝為先

蓋仁者孝所由生而孝者仁所由行也

薛敬軒曰吾觀失子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忝所生之言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惻然必欲不為一事之惡以忝先人

呂新吾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髮膚還父母之初無些毀傷親之孝子也天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心性還天命之初無些欠缺天之孝子也

友經錄

卷之六

三

又曰百年有限之親一去不回之日觀此二語良心不悚動者非人子也

來瞿塘曰丈夫以天下為一家以萬物為一體既不知事親從兄則一家之中且乖戾矣況仁民愛物乎故曰孝弟為人之本

陶石梁曰今人事要好却於父子兄弟間都不加意譬如樹木根本已槎雖剪綵為花能有幾日好看

耿逸菴曰孝之理一仁之理仁之理一天之理

也是理在天為元賦於人為仁天地生物之心元氣流行萬物無不發生長育人得天地生物之心發而為孝由孩提愛敬之良充其量直至胞民與物參天地贊化育可謂分殊而理一用大而體約矣

湯潛菴曰天下萬善同源人能孝則事君必忠事長必順交友必信居官必廉臨民必寬進而

友經錄

卷之六

四

暗室屋漏必無一念自欺推之應事接物必無一念刻薄矣

萬聖階曰立身行道四句孔子一生之弘願也具此弘願而一生未能遂乃遂弘願於千百年之後誰謂聖賢在下獨無顯親之事業哉今由千百年之後觀之孔子顯揚之大千古一人而已矣

孝經

章次依朱子孝經刊誤有刪去者悉遵原本不錄

經文卷之一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陳氏曰至極也要約也道德一也自其得於心而言謂之德自其行於身而言謂之道

龍按至德要道即指下文孝說此天下人心之所固有者先王順人心之固有者以教化

友經錄

卷之六

五

天下故天下之人被服其教自相和協而親睦上下尊卑皆有恩以相愛有禮以相敬無所怨惡也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

陳氏曰凡得於心者無往非德然一孝立而百善從是孝為百行之根基故曰德之本至於君子盡孝於親而所以教家教國教天下者又靡

不自此推之舉天下之大事皆從吾孝中出故曰教之所由生也

龍按德莫大於仁義禮智信而仁統四者行仁莫先於孝親此孝所以為德之本故朱子曰以愛親而言則為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也其敬乎親則為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也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為此耳

友經錄

卷之六

六

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也歟教莫大於五倫而父子為先此可見教所由生之義故書曰敬敷五教孟子曰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朱子中庸章句謂教者禮樂刑政之屬龍按禮者履此者也樂者和此者也故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

手之舞之政者所以正乎此者也刑者以其反乎此而作也寵按未有不正父子而能正其他者也周禮八刑必先不孝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此可見政刑之所由生歟

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陳氏曰凡人之身大則一身四體細則毛髮肌

友經錄

卷之六

七

膚此皆受之於父母者也為人子者愛其父母自宜愛吾父母所遺之身常須戰兢戒懼不敢少有毀傷此行孝之始也又須修身以道卓然自立大行於天下聲施於後世使萬世而下賢其子因推本其所生之自而以光顯其父母此行孝之終也

寵按不敢毀傷自起居不慎飲食不節言語不謹以及好勇鬪狠酗酒色荒之類凡虧體

辱親者皆毀傷也必如曾子之生平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直至於死而後信其得免方可

謂不敢毀傷必如小學之敬身方可謂不敢毀傷其身故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寵按立身揚名父母生我之身萬理皆備形色即具天性我不能踐形復性雖生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必也真知實踐凡吾身所具之理無一不全仰不愧俯不忤方可謂立

友經錄

卷之六

八

身由是推以及人得位則行道於天下不得位則明道於萬世言為世法行為世則令名傳於後世而父母之德譽彌彰如孔子窮而在下啟聖王血食萬年他如顏曾思孟之父以及周程朱蔡之父亦皆配享其顯揚為何如哉至於達而在上者不必言矣必如此則吾孝乃克全而有終矣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陳氏曰夫所謂孝者始於聚百順以事親中於盡一心以事君終於敦百行以立身斯為宇宙之全人而稱孝道之極也

寵按始於事親自昏定晨省冬溫夏清出告反面以及凡承顏順志諭親於道皆始於事親之事必如大舜之終身慕曾子之養志孔子之言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然後為能事親

友經錄

卷之六

九

朱子小學明父子之親處湏句句實體始得
寵按中於事君即是移孝作忠平時則盡心盡職臨難則致身不貳如孔子之言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曾子之言臨大節而不可奪方可謂事君朱子小學明君臣之義處湏句句實體始得

寵按終於立身必忠孝兩全使此身成聖賢之身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可謂全受

全歸無負於吾身以無負於吾親始完得個孝道也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
真氏曰孝者不出乎愛敬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躬行於上而德教自行於天下之人無不皆愛敬其親矣此大孝尊親之事

友經錄

卷之六

十

寵按天子撫有四海當合天下之孝以為孝必也立愛自親始又推愛親之心而於天下之人無不愛立敬自親始又推敬親之心而於天下之人無不敬凡子孫臣庶皆使之遂生復性各得其所由是四海之人奉為儀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方不負代天子民之責以光顯祖父之德乃為天子之孝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

陳氏曰驕矜肆也制節自制於禮節也謹度謹守法度也貴為國君可謂高矣富有千乘可謂滿矣高則易危在上不驕故不危滿則易溢制節謹度故不溢社土神稷穀神民謂庶民人謂在位者此下三節其次弗辱之事

友經錄

卷之六

士

寵按諸侯有社稷人民乃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故以保社稷和人民為孝必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能不危不溢長守富貴社稷以此保人民以此和矣乃為諸侯之孝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陳氏曰法服禮法之服法言禮法之言德行道德之行先王即古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惟恐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惟恐言輕而招辜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恐行輕而招辱也服法服言法言行德行斯能保其宗廟以奉先祖之祭祀

寵按卿大夫有家家必有廟故以保宗廟為孝必也衣服言行遵乎禮法本乎道德方能

友經錄

卷之六

士

謹身寡過上不獲罪於君下不獲罪於民斯可長守宗廟以奉先祖乃為卿大夫之孝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陳氏曰移事親之孝以事君則忠矣移事親之敬以事長則順矣士有田祿以奉祭祀故言守

祭祀

寵按士離親入官故以保祿位守祭祀為孝必能忠事君順事長斯可長保其祿位永守其祭祀乃為士之孝

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朱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及節耕種土田謹身謂不任非為不犯刑憲節用謂省使

家經錄

卷之六

十三

儉用不妄耗費如此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父母安穩快樂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為孝順若父母生存不能奉養死沒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為鬼神所責明為官法誅誅不可不戒也此其下能養之事

寵按朱子論庶人之孝盡之矣凡天子之

愛敬諸侯之不驕與制節謹度卿大夫之法

服法言德行士之忠事君順事長庶人之用

天因地謹身節用衍義記之甚詳

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陳氏曰此總言以結之也孝之終始見上文事親而不能有始有終災及其身矣

寵按末言此以漢警之見自天子以至於庶

家經錄

卷之六

十四

人皆不可以不盡孝道也

朱子曰此一章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十四章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

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數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貫通同是一時之言

無可疑者

傳十四章卷之二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陳氏曰君子之教人以孝也非必家至而為之喻日見而為之督也教之以孝使凡為人子者

反經錄

卷之六

五

皆知盡事父之道以敬其父是即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推而教之以悌使凡為人弟者皆知盡事兄之道以敬其兄是即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又推而教之以臣使凡為人臣者皆知盡事君之道以敬其君是即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夫致吾之敬者終有限而能使人各自致其敬者則無窮此孝之所以為至德也

朱子曰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疎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所悅者眾此之謂要道

陳氏曰孝所以愛其親也然欲教民以相親而

反經錄

卷之六

六

愛則莫有善於孝悌所以敬其長也然欲教民以有禮而順則莫有善於悌樂斯二者之謂樂然欲移改民風而變易其俗則莫有善於樂節文斯二者之謂禮然欲上安其君而下治其民則莫有善於禮禮之為禮則主於敬而已矣周恭良曰我惟有以自敬其父則凡為子者皆悅推我之敬父者以自敬其兄則凡為弟者皆悅且即移我之敬其父者以自敬其君則凡為

臣者皆悅所以然者敬本人心之所自具而由敬父以敬兄以敬君又為人心之所同然感之輒動於影響故敬初只在一人而遂至于萬人莫不懽悅所敬者寡而所悅者眾守約施博是之謂要道也

朱子曰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為傳之二章但經文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

友經錄

卷之六

十七

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以下朱子刪去

陳氏曰經常也義宜也言孝之為道雖出於人

心實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夫以孝為天地

經常之理而民於此取法而為行則孝本天下

人心之所本然固有者故聖人上法天道之常

明下因地道之義利惟順乎天下本然愛敬之

孝而導之是以敷之以為教則不待戒肅而自

成發之為政則不假威嚴而自治也

朱子曰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為傳之三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有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

友經錄

卷之六

十八

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真氏曰此章推愛親之心以愛人之意能愛人

則人亦愛之故天子則得萬國之懽心諸侯大

夫亦各得其人民之懽心人心懽悅親心亦為

之懽悅以奉養則親安以祭祀則鬼享幽明無

二致也其效至於天下和平而無災禍之興蓋

人和則天地之和亦應其始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其終享受人之福以及親所謂孝治天下也如此

朱子曰此一節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為傳之四章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及經錄

卷之六

七

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陳氏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者謂天地生人與物皆有一副當然之理是之為性然人得其全物

得其偏是人為天地之心而萬物之靈故云然也人之百行多端而以孝為本故曰人之行莫大於孝

朱子曰此一節釋孝德之本意傳之五章也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文武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為孝者皆欲如此也又況孝之所以為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為孝則是使為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

反經錄

卷之六

十

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為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卻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為一章但下章之首語已更端意亦重複不當通為一章此語當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為一章可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君親臨之厚莫重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陳氏曰父子之道為天性謂父子之愛原於天率於性而本於所固有然子之事父猶臣之事君其尊卑之分又自有截然不可忽者是父子之間又有君臣之義也續者繼先傳後之謂也續莫大焉父母生子子以生孫人倫繼續於此微父母則吾何以生而人類幾乎滅矣然則人

反經錄

卷之六

三

倫之大孰有大於父母者乎厚莫重者以父之親等君之尊而臨乎人子則思義之罔極與天同高與地同厚莫有重焉者矣此可見人子受敬之當先所以莫有甚於父母也

朱子曰此一節釋教所由生之意傳之六章也悖禮以上皆格言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

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陳氏曰致極也樂謂愉色悅容人子事親之心自始至終無一毫之不盡可謂孝矣驕矜肆亂悖逆醜同類爭鬪亡滅亡刑刑罰也兵謂以兵刃相加除去也三者不除災將及親其為不孝大矣口體之養豈足贖哉

反經錄

卷之六

三

朱子曰此一節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乃傳之七章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陳氏曰刑所以罰惡惡莫大於不孝故罪亦莫大於不孝

寵按不孝則天理喪人道滅矣故為大亂之道

朱子曰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乃傳之八章亦格言也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真氏曰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己之忠退謂出適私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一念之不在於君也有善焉承順之使之益進於善有惡焉正

反經錄

卷之六

三

教之使之潛消其惡此愛君之至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

朱子曰此一節釋中於事君之意當為傳之九章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真氏曰父母者子之天地天地者人之父母其實一也故事父孝則事天之理明事母孝則事地之理察明察云者謂昭然顯著洞悟於心也天下之道其妙而不可測者謂之神顯而不可欺者謂之明吾之事天明事地察則天地神明所以鑒臨在上者昭著而不可掩即下文通乎神明之義也長幼指兄弟言孔子既言孝又兼

反經錄

卷之六

三

言弟故謂雖天子之貴所尊者父而所先者兄然自宗廟致敬以下則惟言孝而已未始及於弟也蓋孝弟一心孝既至則弟亦至矣天人一理通乎神明則亦光乎四海矣

朱子曰此一節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焉當為傳之十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

立於後世矣

陳氏曰孝弟則家齊忠順則國治行即孝弟為即家也

朱子曰此一節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傳之十一章也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周恭良曰此言孝道先正閨門閨門之內肅然

友經錄

卷之六

五

有父兄之當敬具安上之理有妻子及臣妾之難治猶畿內之百姓當持正御之公門之徒役當執法臨之具治下之理也

朱子曰此一節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傳之十二章也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

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謂孝乎

范氏曰子不爭則陷父於不義臣不爭則陷君於無道

朱子曰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宜為傳之十三章

友經錄

卷之六

五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簋豆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陳氏曰孝子喪親哀痛之極其哭也不偯氣竭

而盡不能委曲也其禮也無容觸地局蹐不能
為容也其言也不文內憂無情不能為文也衣
服之美有所不安聞樂之和有所不樂食味之
旨有所不甘凡若此者乃孝子自然哀戚之情
非有所勉強而為之也禮人子於父母之始死
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然過三日則傷生矣教
民三日而食粥使之無以哀死而至於傷生雖
毀瘠而不至於滅性此聖人之為政所以為生

家範錄

卷之六

三

民立命也喪則定為三年而不過者孝子報親
之心雖無限量聖人為之中制以示民有終極
之期也當親之始死也為之棺以周衣槨以
周棺衾衾以周身然後舉而歛之其將葬也陳
其簋簠奠以素器則傷痛而哀戚之其祖餞也
女擗男踊號哭涕泣則悲哀而往送之為墓於
郊則卜其宅兆必得吉而安厝之四者慎終之
禮也為廟於家則三年喪畢遷主於廟以鬼而

禮享之及其久也寒暑變遷益用增感春秋祭
祀以寓時思二者追遠之禮也此皆聖人之政
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又合始終而言
之以結一書之旨謂孝子之事親生則事之以
愛敬死則事之以哀戚如此生民之道以孝為
本於此而盡矣養生送死其義為本於此而備
矣孝子事親之道於此而終矣

家範錄

卷之六

三

朱子曰此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
語尤精約也

忠經擇要序

忠孝一理廼生人大節也昔孔子作孝經聖筆如化工極精微極廣大遭秦焚書後儒遂多附會之言以致章次雜亂子朱子有刊誤一編分為經傳真得先聖之心於千載之下寵向

小序

著孝經述朱錄以便幼學若夫忠經廼漢儒馬融所作其徒鄭氏註之比之孝經次第未甚分明語言亦多重複學者於孝經一書尚不能熟讀精思身體力行至於忠經則棄而弗講矣然而君親有同尊忠孝無二致世

未有孝子而不為忠臣者也亦未有忠臣而不為孝子者也忠可忽乎哉爰採馬氏要言倣孝經刊誤經文之例為忠經擇要

小序

二

忠經擇要集註廣義

邵陽
秀水
全校

關西謝王寵愚齋輯

姓
實正字

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夫忠能回
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況於人乎

此言忠之大義為一篇之綱領也至理言極治之
時也天休天眷也徵驗也君臣同德則天眷隆也

反經錄

卷之七

一

固君臣上下相親也安社稷國祚長久也感天地
其誠達也動神明其應彰也

沉謀潛運正君安人任賢以為理端委而自化蓋冢
臣之忠也

此言宰相之忠也沉謀潛運格君非而不露其迹
也正君安人上正君德下安臣民也任賢為理為
國薦賢分理庶事也端委自化自始至終皆有條
理而上下化也

廣義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
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
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寵按宰相事君以格君心之非為第一義欲格
君心之非以勉君於學為第一義

漢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
萬物之宜外鎮撫四方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

反經錄

卷之七

二

夫各得任其職也

寵按此言滾得宰相之道

程子曰伊尹之耕於有莘寧說之築於傅巖天下
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人非一一而知之明
其在己者而已矣

朱子曰古之大臣以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
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
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眾賢之助

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

又曰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

又曰延納賢能退黜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

又曰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一雙眼眼明則能識得賢不肖心公則能進退得賢不肖

陸先生曰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調和燮理輔

友經錄

卷之七

三

元氣也繩愆弼違備藥石也元氣之養貴乎藥石之用貴明故人君者託心膂於宰相而寄耳目於臺諫心膂欲其平耳目欲其明也

寵故於冢臣之後即以諫官繼之

諫於未形者上也諫於已彰者次也諫於既行者下也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德以寧社稷蓋諫臣之忠

此言諫臣之忠也消之於未形格心之臣也止之

於已彰以口舌爭之也諫之於既行欲其改圖也

止將然不若止未然止已然又不若止將然故云

上中下也然進諫又有道始於順辭謂從容婉曲

巽言以冀君之聽也諫若不入則中於抗議謂慷慨

慨激烈犯顏極諫以冀君之聽也倘猶不從則終

於死節殞身致命以冀君之從也凡此皆進諫之

道而其心總欲成君之休美以安寧其社稷而已

廣義

友經錄

卷之二

四

杜莘老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其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

羅豫章曰諫官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

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

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刺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

流入於懦

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

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

漢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
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呂東萊曰進諫之道使君畏吾之言不若使君信
吾之言使君信吾之言不若使君樂吾之言戒之
以禍者所以使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君
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君之樂也

寵按悟之以心非有大臣格心的學問不能

君子之事上也入則獻其謀出則行其政居則思其

反經錄

卷之七

五

道動則有儀秉職不回蓋百工之忠

此言百工之忠也百工即百官也尚書堯典云允

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也獻謀者嘉謀嘉猷無不入

告也行政者承流宣化靖共爾位也思道者閑居

則思所獻所行者何以不負天子不負所學也動

則有儀者凡所舉動足為人法則也秉職不回者

各盡職業直道以事君也

奉天子之命出於四方以觀風聽不可以不聰視不

可以不明聰則辨於理明則審於事去其私正其已
不害理以傷物不憚勢以舉任惟善是與惟惡是除
則天下敢職萬邦以寧蓋監司之忠

此言監司之忠也監司奉天子之命而出即天子
耳目之所寄也不聰則惑於所聞而理不辨不明
則蔽於所見而事不審去私者內絕賂賄外絕請
託也正容者容貌端嚴可畏可象也不害理以傷
物求罪惟公也不憚勢以舉任用人惟賢也惟善

反經錄

卷之七

六

是與故君子効先惟惡是除故小人伏罪如是則
大小有司誰敢不敬其職而萬邦安寧矣

廣義

朱子曰四海之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
繫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監司得
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
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
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

威將無所不除

又曰為大吏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是定格局合如此做

在官惟明蒞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治人蓋守令之忠

此言守令之忠也守令為天子牧民者也不明則民間利弊知之不真不公則分爭辨訟聽斷不當不清則貪財好貨欺君虐民故為守令者必清明

反經錄

卷之七

七

公三者兼備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可以治人矣

廣義

西山政訓一曰律已 二曰養民 三曰廉潔

只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為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真能自贖 一曰撫民以仁 為政

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一慊刺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非仁也 一

曰存心以公 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

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 一曰蒞事以勤 當

官者一日不勤則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

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 廉仁公勤四

者迺為政之本而崇風教清刑獄平賦稅禁苛擾

迺其條目務在力行

統軍之帥仁以懷之義以厲之禮以訓之信以行之

賞以勸之刑以嚴之行此六者謂之有制故三軍盡

其心竭其力致其命蓋武臣之忠

反經錄

卷之七

八

此言武臣之忠也王者設立武臣原以威制四方

安輯百姓也則統三軍之將帥豈易哉必體王

者之心以制此三軍有仁以體恤之保護之同其

勞逸共其飢飽馬又有義以整齊之激勸之告以

君父之倫示以生死之節焉禮以訓之使之作止

有度進退有方信以行之為之號令必嚴節制不

爽賞以勸之功小者錫以金帛功大者請予爵土

刑以嚴之犯禁者必誅失伍者必去行此六者是

謂有紀律之師故三軍之衆得將帥之勸懲無不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以從事於疆場也

廣義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岳武穆曰仁信智勇嚴五者不可闕一

荀子曰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互以參遇敵決戰必行

反經錄

卷之七

九

吾所明無行吾所疑

范文正公曰將不識古今匹夫勇耳

寵按為將者平居當修封疆守要害繕甲兵謹

禁防嚴斥堠明賞罰以立威廣儲積以足食練

士卒以蓄銳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一旦用兵又

在重國體察敵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不求

名退不避罪若乃易敵以邀小利貪功而昧遠

圖宜切以為戒也

祇承君之法度行孝弟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賦此庶人之忠也

庶人於人君所立之法度敬以承之不敢干犯入孝出弟以事父兄稼穡以時供納賦稅庶人之忠當如是也

天下盡忠則淳化行政教以之而美禮樂以之而興刑罰以之而清四海之內有太平音是故播於雅頌傳於無窮

反經錄

卷之七

十

此總結上文之意也天下盡忠謂自宰相以至於庶人無一人不盡忠則淳化自行矣政教美禮樂興刑罰清四海之內皆欣欣然擊壤鼓腹有太平之音人君以其成功告於上下事於宗廟播之樂章傳於後世焉

明倫錄序

五倫者天經地義萬世不易者也身
以此修家以此齊國以此治天下以
此平是以聖賢立教垂訓無不以人
倫為兢兢其散見於經傳者詳矣讀
者知之而不由行之而不力雖日在

小序

君父之前而所以為臣子者不堪問
焉日處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而所以
為夫婦昆弟朋友者實多愧焉余歸
里後翻閱群書擇其明白易曉者錄
成一編以便省閱庶於倫常有小補
焉

明倫錄

關西謝王寵愚齋輯

總論

書堯典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
敷五教在寬

蔡氏曰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

友經象

卷之八

友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
者當然之理而教令也敬敬其事也寬裕以待之
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
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
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命契為司徒
使之教以敷教而又寬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
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己矣

鄭陽
秀
修
明
德
公
校

姓
實正字
升
手受

大學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真氏曰按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為人君為人臣以至與國人交各有所當止止云者必至於是不遷之謂也以君道言之有一毫未至於仁不可以言止知仁之當為而或出焉或入焉亦不可以言止何謂仁克己復禮仁之體也愛人利物仁之用也為人君者內必有以去物欲之私使視聽言

友經錄

卷之八

二

動無一不合於禮外必有以廣民物之愛使鰥寡孤獨無一不遂其生此所謂仁也必有是體然後其用行焉故君道必主於仁而為仁必極其至所謂止於至善也以此推之則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文之信皆以極至為當止之地若夫以貌恭為敬以從令為孝以長惡為慈以小諒為信而曰止於是焉則非所敢知也

中庸孔子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

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朱子曰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友經錄

卷之八

三

真氏曰君令臣共以下皆禮之當然也然君以出令為職要必不違於理然後人心服而令必行否則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未見其能令也臣之事君以恭為本然必忠誠不貳然後可貴否則外有事君之禮內有慢上之心未見其能恭也父慈而不能教則敗其子子孝而不能箴則陷父於不義兄能愛弟矣又必有切磋之益如朋友之相資不然則義揜於恩其失為徒愛弟能敬兄矣又必有和

順之美使情意相親而無間不然禮勝則離其失
為徒敬夫之於婦貴乎和協苟不知義則溺愛而
失其剛非夫道也婦之於夫貴乎柔巽苟不由正
則狃說而流於淫非妻道也君臣而下皆以二德
相濟惟姑之於婦一於慈而婦之於姑一於聽
而婉蓋姑婦相與專主於和柔而無取於剛勁故
與前四者不得不異也禮之善物謂八者之禮於
事為善也不然則得其偏而無相濟之美其得為

友經錄

卷之八

四

善乎

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
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
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陳氏曰食養也族類也君父師皆人之所由生者
故曰民生於三又曰生之族也一事之謂事之如

一所在致死謂在君為君在父為父在師為師

漢白虎通義曰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

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
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何謂綱紀綱者張
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
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
萬化若羅網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

真氏曰天下之事衆矣聖人所以治之者厥有要
焉惟先正其本而已本者何人倫是也故三綱正
則六紀正六紀正則萬事皆正猶舉綱者提其綱

友經錄

卷之八

五

紀而衆目畢張也若綱紀不正事事而理之猶整
亂絲其能治乎即三綱而言之君為臣綱君正則
臣亦正矣父為子綱父正則子亦正矣夫為妻綱
夫正則妻亦正矣故為人君者必正身以統其臣
為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為人夫者必正身以
率其妻如此則三綱正矣

董仲舒曰人受命於天國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
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義會聚相遇則有耆老

長幼之施燦然有文以相接歟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

陳氏述訓曰今之人涉獵經史博古通今遂謂學問在是而於五倫之道不講夫學者惟學乎人倫而止爾明此人倫則謂之大識見行此人倫則謂之大踐履敷此人倫則謂之大事業蓋五倫之外更有何學問可言耶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

反經錄

卷之八

六

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陋哉

章齊先生朱子之父也每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是為天下之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朱子曰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綱

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

薛敬軒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為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饑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

東經錄

卷之八

七

欲既足則飛鳴踴躍羣遊旅宿一無所為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即暖衣飽食終日嬉遊曠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

龍按今雖至愚極陋之人指之曰女禽獸必悌

然怒夫此怫然怒者即羞惡之良心也孰知其陽惡禽獸之名而陰蹈禽獸之實哉何不返求其良心而自盡其所為倫理者庶不至終陷於禽獸也

昔有人與禪子言曰五倫者無論衰亂之時暴棄之人必不能離汝等欲超出三界脫離人倫畢竟脫離不得如善知識高座俗僧禮拜於下叢林分職辦務陞黜賞罰清規極嚴此非君臣之道乎宗派法嗣即

友經錄

卷之八

八

父子也同門者兄弟徧參者朋友所以生育爾僧而至今不絕者夫婦也無此五者豈復成道場豈復有禪宗哉汝所脫者真五倫而別尋假五倫用究竟假五倫之事即真五倫之道故曰脫離不得也

寵按此論真令禪家理屈辭窮尚不知反邪歸正非人類也

呂新吾曰隔之一字人情之大患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上下之交務去隔此字不去而不怨叛者未之

有也

魏石生曰凡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間有當規正處須以委婉開導為善若過於激惡則君臣或至於離父子或至於傷兄弟或至於鬩牆夫婦或至於反目朋友或至於絕交今人如此者多矣然委婉開導非積誠不能動之

友經錄

卷之八

九

父子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强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性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

東經錄

卷之八

十

寵按此言父子所以當親之故與所以不相親之由也所以當親者蓋父母生子子受生於父母慈孝之心根於天性不假强為者也所以不相親者由於於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而然也為父子者誠能返求其本心而克去其昏蔽庶不至於傷恩害義滅天亂倫矣

內則曰子事父母云云

內則禮記篇名今其文俱載小學此人子事親一日不可

發者慎勿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寵按內則大畧謂子事父母當早起衣服冠而適

也往也父母之所所寢也下氣怡聲問衣寒燠燠也熱也

減之也下其氣怡悅其聲問衣之燠將減之也問衣之寒將加之也及父母起問所

欲而敬進之所欲意之所欲也有命應唯敬

對進退周旋慎齊敬進進必加敬也敬對對以敬也進退周旋慎齊一進一退

之時周回旋轉之際心謹慎齊莊也

同馬溫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

東經錄

卷之八

十

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必當曲從

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

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陳氏曰溫以致其煖如溫被之類清以致其涼如

扇枕之類定以安其寢省以問其安告啟也反還

也面猶見也遊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妄

用也

禮記曰孝子之有淡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真氏曰愛根於中者淡然後發於氣動於色見於容者如此非可以偽為也嚴威儼恪居上臨下之容施之親則厲矣故曰非所以事親

曲禮曰為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真氏曰孝子之心惟恐纖介之差須臾之失故其

孝經錄

卷之八

十三

潛觀嘿察如此非誠於事親豈能若是乎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陳氏曰老及四其字皆指親而言樂其心怡悅其心也不違其志順承其志也方氏曰怡聲以問所以樂其耳柔色以溫所以樂其目昏定所以安其寢最省所以安其處忠者盡己之心也陳氏曰父

母所愛之犬馬猶愛之而況於人乎

楊氏曰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豈可以不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以不敬乎若慢之是慢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者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而已安得為孝乎

孝經錄

卷之八

十三

真氏曰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也逆父

母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後非深於孝愛以父母之心為心者不能諭者開說曉譬之謂為人子者平時能以義理開曉其親置之於無過之地也
呂氏曰人心喜則志氣暢達飲食多進而不傷血氣冲和而不鬱自然無病而體充身健安得不壽故孝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自家既不惹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貧富貴賤

常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為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也即不幸而親有過亦須在悅字上用工夫幾諫極誠耐煩留意委曲方畧自有回天妙用若直諫以甚其過暴棄以增其怒不悅莫大焉故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此以上皆言人子事親之常道也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蔡氏曰舜父號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曰頑母舜後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無嚚象舜異母弟名傲

返經錄

卷之八

古

驕慢也克能也諧和也烝進也乂治也格至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

韓氏曰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舜也

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愛日者惜此日之易過懼來日之無多而不得久事其親也

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

大猶責也一舉足為頃再舉足為步

方氏曰不虧其體所以全其形不辱其身所以全其德此言人子當守身以盡孝也

許氏曰事親大節自是養志養體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致敬尤急

曹氏曰父母者子之天地也子若欺父母即欺天地

反經錄

卷之八

古

慢父母即慢天地人而欺慢天地莫大之罪也為人

子者可不淡省而切責之手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微也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朱子曰諫而不逆謂委曲作道理以諫不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也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

敬起孝悅則復諫下怡柔皆和順之意蓋諫易至於犯故發其和順也不悅與

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諫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

疾怨起敬起孝諫諫謂能諫諫而諫疾惡也諫而

於人其罪重二者父母不悅其罪輕不諫而父母得罪

之問寧可熟諫

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陳氏曰將以感動親心庶或能聽也

龍按以上人子事親過父母有過當如此

友經錄 卷之八 去

曲禮曰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嘗謂親所服藥醫不三世不

服其藥

黃氏曰飲藥必先嘗用醫必慎擇孝子之愛親無

所不用其心也郝氏曰三世亦言屢世業精非定

祖考身三也

司馬溫公曰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親側親

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

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為務疾已復初

以上人子事親過父母有疾當如此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氣竭而息禮無容不為

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憾之情

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此聖人之政也喪不

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簋

簠而哀憾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

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民之

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友經錄 卷之八 去

真氏曰經傳之言喪親惟此為畧備居喪者當淡

體焉

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也

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

庶人三代共之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朱子曰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復踐也悽愴悲傷貌濡沾濕也怵惕驚動貌見之謂見其親

真氏曰孝子無一念不在其親故因霜露之降而感焉因而露之濡而感焉若將見之此誠之極孝之至也

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

祭經錄

卷之八

文

為齊者

陳氏曰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致齊於內若心不苟慮之類散齊於外若不飲酒不如葷之類樂好也嗜欲也五其字及所為皆指親而言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聲容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陳氏曰入室入廟室也儼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走周旋之間或自戶內而出也肅然敬惕之貌聲容舉動容止之聲也出戶而聽祭畢而出聽也愴然太息之聲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愬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祭經錄

卷之八

文

輔氏曰先王能存其心故親之容色自不忘乎目親之聲音自不絕乎耳親之心志嗜欲自不忘乎心陳氏曰致愛者極其愛親之心也致愬者極其敬親之誠也存以上文三者不忘而言著以上文見乎其位以下三者而言著存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安得不敬乎

程子曰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陽生立春祭先祖物生季秋祭禘物成

之始禍
父廟也忌日還主祭於正寢忌日親凡事死之禮當
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
漸知禮義

以上喪祭大畧若夫情文備至有文公家禮在
焉為子者當遵而行之

孝經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
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
事親致也樂謂
愉也婉容

反經錄

卷之八

二十

陳氏曰人子事親之心自始至終無一毫之不盡
可謂孝矣

以上子事父母之義

程子曰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
氣乃至長而性美 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
學之法以豫為先人少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
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時使盈耳充
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

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能
不以私愛失其正理

張子曰為人父者當修身以率其子弟身修則將有
不言而威不令而從者矣

朱子曰父母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為求明師良友
使之知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
身而已爵祿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

劉忠肅公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

反經錄

卷之八

二十一

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自警編云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
善以滋潤之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
嚴繩之以理則長無不肖之悔

以上父教子之義

君臣

朱子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

寵按有天地卽有君臣其分定於天而不可易其理出於性而不可解所謂天經地義所謂民彝也

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朱子曰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朱經錄

卷之八

三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真氏曰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己之忠退謂出適私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有善焉承順之使之益進於善有惡焉正救之使之潛消其惡此愛君之至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孝而親之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過也問非也格正也

朱子曰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

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子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

朱經錄

卷之八

三

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老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亦莫之能也

寵按格君心之非是人臣事君第一義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者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朱子曰犯謂犯顏諫爭

友經錄

卷之八

三

真氏曰偽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故夫子之告子路使勿欺而犯之以全其事君之直戒其事君之偽也禮記謂事君有犯而無隱與此畧同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朱子曰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

龍按才本於學節由於守必其人平日有學臨事方能知明而處當平日有守臨事方能志定而不移若平日無學無守一旦遭大投艱而始求才節難矣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朱子曰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又曰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也

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

友經錄

卷之八

三

言則去

朱子曰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

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

陳氏曰忠義之臣始終一心貞烈之女始終一志不以利害易不以死生變

兄弟

張子曰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人之生也先者為長後者為幼此所謂得於天者自天之生物也有序不可易之序知序然後經以正此長幼之序則大經以正

寵按長幼之序得於天失序則違天矣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寵按知愛知敬本然之良心也蔽於欲則失其

本心矣

卷之八

三六

許氏曰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也今人不明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信妻子之言而結為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曹氏曰人不愛兄弟是不以父母之心為心也苟體父母愛子之心則於兄弟自不容於不愛矣

張子曰斯干詩斯干小雅篇名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

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報止故思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朱子曰不要相學是不要相學其不好處如兄能友其弟弟却不敢其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忘其友但當盡其友而已如弟能恭其兄兄却不友其弟弟豈可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但當盡其恭而已顏氏曰二親既沒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

本經錄

卷之八

三五

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淡則易怨地親則易狎

寵按惟易怨故怨不可宿惟易狎故狎不可弛馮氏曰兄弟之間凡事讓一步便是堯舜道理故曰徐行後長謂之弟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袁氏曰骨肉之失歡有始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氣耳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

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宜深思之

寵按兄弟之間或語言不合或財利相爭以致失歡細想都是沒要緊事故曰至微以至微之事而失骨肉之歡奚可哉

程子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_{閭閻里巷}得_{之門}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

萊經錄

卷之八

三

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如此惑之甚矣_{仇敵仇人相敵也惑謂蔽而不}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_{放德}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_{言舜實封之而或仁者誤以為放也}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_{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宿留其怨}

寵按舜大聖人也必無怨怒於其弟至其弟不

但怨怒而且終日欲殺己猶然不藏不宿親之愛之象不惟不能害舜而反見化於舜後之處兄弟者試思己果如舜乎兄弟果如象乎己不如舜兄弟不如象而又何必藏怒宿怨者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_{孤竹國名}

朱子曰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

友經錄

卷之八

无

寵按夷齊兄弟讓國者也夫人君之尊一國之富非小利也兩人者一以父命為尊一以天倫為重視棄國若敝屣然今人因區區小利而失兄弟之歡哀哉

夫婦

王吉曰夫婦人倫大綱

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

陳氏曰夫婦人倫之始禮為人倫而設故始於謹

夫婦

司馬光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

王通曰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禮記曰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

反經錄

卷之八

三

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

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

附託也託於遠嫌之義重其別之禮不欲相棄也幣所以將意辭所以道情腆猶善也信者事人之道齊謂

之德故以是告戒之信而無偽則直在其中矣齊謂共牢而食合卺而醢不改謂不改而他適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

臣其義一也

先倡也

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

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

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昏禮李月為章明也摯為以相

見行欲以明別也

陳氏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所以傳世故曰

萬世之始男先於女者剛先於柔之義也豈獨婚

姻之際如此天造始而地代終君主倡而臣主和

亦此義也男女無別則淫僻之罪多而父子之恩

薄故必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則義生禮

作措之家國天下而萬物各安其所矣

朱子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

反經錄

卷之八

三

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

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

端乎夫婦之微密而極其至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

然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知言亦曰道存

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其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

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勿失耳亦

此義也

又曰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

為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怨

易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程子曰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未
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由夫自處不以道
故不能正其室家而致反目也

易象曰歸妹天地之六義也妹少女之稱歸嫁也此

少女也故曰歸妹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歸妹卦體長男在上少女在下若

反經錄

卷之八

三

而動未有不征凶位不當也無攸利柔乘剛也乘者勝

柔乘剛婦乘夫此

程子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常

理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徇情肆欲惟說是動則夫

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歸

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無所往而利也夫陰陽之

配合男女之交遇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故不由

義理則淫邪無所不至傷身敗德豈常理哉歸妹

之所以凶也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伏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

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

也自遂即下文所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

已矣饋食供饋酒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言終日

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衆知而後動衆

婦德也人相可驗而後言據也晝不遊庭夜行以燭所以正

反經錄

卷之八

三

顏氏曰婦主中饋饋中饋食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

曰不可使預政預干家不可使幹蠱蠱事也如有

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

牝雞鳴晨以致禍也牝雞鳴晨婦人預政蠱之喻

或問孤孀貧窮無可託者可再嫁否無夫程子曰

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

事極大

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

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送女必曰敬之
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友經錄

卷之八

五

朋友

黃氏曰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
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叙
則天典不立朋友道絕則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
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子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
習疎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亂而不可勝救
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綱紀人倫者也
朱子曰朋友之間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

友經錄

卷之八

五

德非以相為賜也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
益自有不能已者

麗澤見易二澤相附麗也兩澤
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

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

范氏曰與賢已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及已者
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
餘則日損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朱子曰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

日進

子貢問友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朱子曰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疎則自辱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諒信實也善工也便習熟也

友經錄

卷之八

三

朱子曰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朱子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

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也盡

陳氏曰歡謂好於我忠謂盡心於我不過望於人則交道可全矣

孔子曰朋友信之

朱子曰朋友之不善情忘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友經錄

卷之八

三

張子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有執袂以為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程子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近世淺薄以相歡狎溺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

龍按五倫皆當以敬為主為人子而能敬則凡所以事其親者自無敢慢矣為人臣而能敬則

凡所以事其君者自無敢慢矣為人弟而能敬則凡所以事其兄者自無敢慢矣夫婦而能敬則夫婦之道全朋友而能敬則朋友之義盡天地間只此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於此五者能敬則自然和樂便是太和景象雖唐虞三代之治何以異哉

師弟子附

韓子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

應經錄

卷之八

三

也

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學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

則效也溫和不恭遜也自虛心不自滿也

朱子曰所受是極謂受業須窮究道理到盡頭處也

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劉氏曰師者道之所在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過則當疑問不必隱也心喪者身無哀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也

應經錄

卷之八

三

余著明倫錄蓋欲行之非徒知之已也每於日夜頻自點檢覺此中有多少不慊心處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豈其然乎孔子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大聖人且然而況吾輩乎

理學入門錄序

學也者所以變化氣質而復其性也自虞廷精一以開先而詳於說命至吾孔子集大成而顏子曾子子思孟子繼其統閱數代後宋儒周子心造獨得而二

小序



一

程子廣其業至朱子又集諸儒之大成此皆正學相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後之學者不入於虛無寂滅以傷敗彝倫則流於記誦詞章以希世取

榮究之於身心何益哉於天下

國家何補哉然欲求聖人之學未有不得其門而能升堂入室者也 寵未知學矣尋朱子著述錄其大畧俛焉日有孜孜意者入門之要其在斯乎願折衷於

小序



二

大賢君子

理學入門錄

關西謝王寵愚齋輯

姪 實正字

為學先要得其門而入方能循序漸進以底於成

朱子曰俗儒記誦辭章之學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

反經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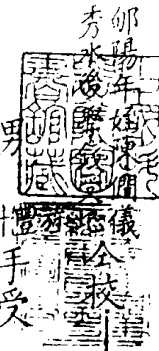
卷之九

此兩條說盡學術之弊

為學須從小學起小學是做人的根基小學既成然後從事於大學以盡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方是聖賢之學

朱子曰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根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

小學之書最切於日用首立教次明倫次敬身



反經錄

卷之九

的道理包括在內

大學一書天德王道一以貫之
小學大學只是一事小學是學明倫敬身的事
大學是就上面講究其所以然由已而推之於人也

小學大學只是盡其性而已

薛氏曰小學一書不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智信之性是則性也者其

小學之樞紐也與

朱子曰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

反經錄

卷之九

三

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德之餘不待

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大學八條目必自格物致知始

格物要先從切近處格起然後推類以及其餘朱子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

反經錄

卷之九

四

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

已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

心者身之主統性情者也

友經錄

卷之九

五

性者仁義禮智信是也

情者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是也

有此身即有此心有此心即具此性有此性便

有此情此皆自然而然而者

耳目口鼻四肢乃吾身所具之物各有其則口

容止口之則也氣容肅鼻之則也聽思聰視思

明耳目之則也非禮勿動四肢之則也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乃吾身所接之物各

有其則父子有親是父子之則君臣有義是君臣之則夫婦有別是夫婦之則長幼有序是長幼之則朋友有信是朋友之則

推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

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行此之為道得此之為德以之修己則為天德以之治人則為王道教者舍是無以為教學者舍是無以為學

工夫總括處則在主敬

友經錄

卷之九

六

朱子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則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

主敬用力處有方

朱子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

焉觀此數語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

朱子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矣

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斯言也雖聖人復起豈能易哉

反經錄

卷之九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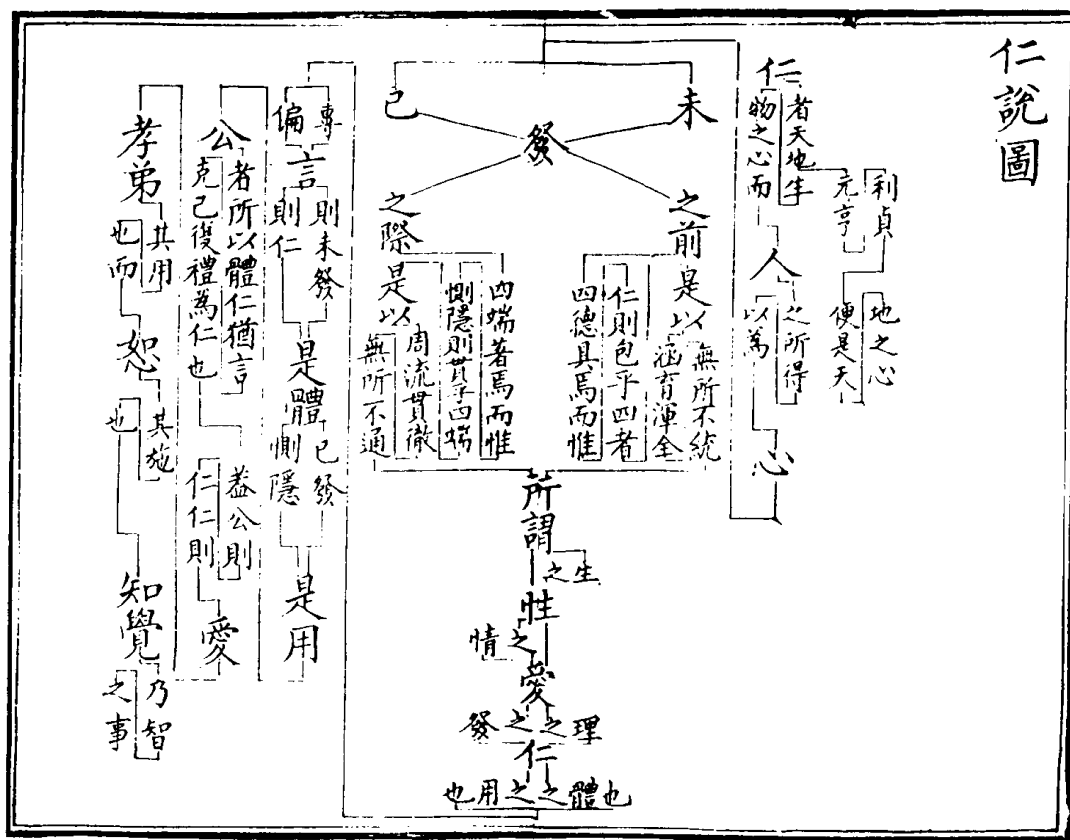
君子學以復性性有五常而仁為首孔孟教人皆以求仁為急論語孟子所載詳矣蓋全乎仁則義禮智在其中故朱子曰仁則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裁制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之分別也錄仁圖並仁說

反經錄

卷之九

八

仁說圖



仁說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所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所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反經錄

卷之九

十

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
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
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
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
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藹然生物之心在人則
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

友經錄

卷之九

士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蓋以人之一心具衆理與天同其體應萬事與
天同其用性分之中萬物皆備苟不知性則無
以盡乎此心體用之全而與天理隔絕矣知性
則心盡而天即是在是矣錄心說

友經錄

卷之九

士

心說

朱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為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即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為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體則實與天地同

反經錄

卷之九

三

其大萬物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為妙具動靜一顯微徹表裏始終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為之累於是心始牴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為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

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謂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妍媸高下之應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談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

反經錄

卷之九

四

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得全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為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常存夫心之大畧也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為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為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

會於吾心即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為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

反經錄

卷之九

五

為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即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千古後乎萬世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為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

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大小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天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

反經錄

卷之九

六

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天之所以不妖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天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

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之自爾而心為之周流貫通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於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

東經錄

卷之九

七

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孔子本生知安行之聖其自言生平進德之序由十五至七十蓋無日而不學也朱子善學孔子者也錄朱子學譜

東經錄

卷之九

六

朱子學譜

黃勉齋曰先生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

友經錄

卷之九

九

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稍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己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

友經錄

卷之九

十

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心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入之理不異於己叅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己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虛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貫諸鬼神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幾健足以致其決弘足以任其重毅足以致其遠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

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養溪積學矜持者純熟嚴厲
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
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義蓋有日新又新
所不能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
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
直其間居也未明而起淡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
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
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

反經錄

卷之九

三

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
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
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
極其孝撫下極其慈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
死喪之際哀戚脩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
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踈遠必致
其愛於鄉閭雖微踐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
期邱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

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
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
大宏偉亦可慨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
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
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
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
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則淡原當時問答之
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

反經錄

卷之九

三

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演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
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闕於天命之微人心之與
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已極淡研幾揆賾索隱發
其旨趣而無所遺矣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
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
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
樂則悶後世律呂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當
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

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輯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臣君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世未久微言大義鬱而未彰先生為之裒集發明而復得以盛行於世至若求道而過者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先生力排之俾不至

反經錄

卷之九

三

亂吾道以惑天下教人以大學中庸語孟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詞求其義研精覃思以求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

致意焉繼往聖將微之緒開來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焉者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與

反經錄

卷之九

三

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

知性錄

附道統並先儒賢歲銘

邵陽年經陳開儀全校

關西謝王寵愚齋輯

男 姪 實正字

理氣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

反經錄

卷之十

一

形 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有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元亨利貞 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氣 勉齋黃氏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分而言之理自為理氣自為氣形而上下是也

太極

朱子曰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 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又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 西山真氏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物同出一原所謂萬物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

反經錄

卷之十

二

乃萬理總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為二則為陰陽分而為五則為五行萬物萬事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為性性者即太極也仁義即陰陽也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太極非有形有氣之物只是理之至者故曰無極而太極

性命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 天之賦予謂之命稟之在我謂之性見於事物之謂理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 陳氏曰性之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故文公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友經錄

卷之十

三

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如五十知天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言如清濁厚薄長短貧富貴賤壽夭所謂莫非命也之命此等皆是以氣言

性

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 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生之理謂性 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 真氏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古人謂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古人亦謂之五常以性之體而言則曰仁義禮智信以性之用而言則曰君臣之義

友經錄

卷之十

四

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實則一而已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

人物之性

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方賦予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于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

反經錄

卷之十

五

者為物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

氣質之性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真氏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水雖不離乎土而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不然而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

反經錄

卷之十

六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 朱子曰心者氣之精英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 心主於身其所以為體者性也所以為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朱子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

反經錄

卷之十

七

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 真氏曰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焉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為戒以飢渴

之害為喻凡此皆所以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爾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末之間終而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為理學之要歟

反經錄

卷之十

八

意志氣

朱子曰意者心之所發也 心之所之謂之志 陳氏曰在內主宰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情裏面有箇物能動出來的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之中節處又是性中道理流出來即其當然之則處是理其所以當然之根原處是命 程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欲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

反經錄

卷之十

九

道理德

朱子曰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又曰事物當然之理 程子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朱子曰道是總名理是細目又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脉 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以至夫婦長幼朋友有夫婦長

反經錄

卷之十

十

幼朋友之理 凡日用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 朱子曰天理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 程子曰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始得 朱子曰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陳氏曰德是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者何謂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事兄便是此心實得是弟大概德之一字是就人做工夫已到處論 又曰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

道是公共的德是實得於身為我所有的

反經錄

卷之十

十一

仁義禮智

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 智則心之神明妙眾理而宰萬事者也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

反經錄

卷之十

十二

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 陳氏曰仁者心之全德兼

統四者義禮智信無仁不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心便死了其待人接物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能裁制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焉有所謂實理哉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是豎觀底意若橫而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別

友經錄

卷之十

三

序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別合當序合當信底皆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行乎親義別序信中之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誠然而不妄又是信若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清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

以為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常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為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於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

友經錄

卷之十

四

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為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為是言之實則信之信也又曰四者端緒日用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智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

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既斷
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
做得正中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禮做
事既得中更無些子私意夾雜其間都純是天理流
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是此心真實所
為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如與
賓客相接初間纔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心怛然動
於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見
友經錄
卷之十
五
他是禮既接見畢便須合作如何待輕重厚薄處之
合宜便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定是智從
首至末皆真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
大用小用皆宜橫說豎說皆通

誠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 誠之為言實而
已矣 朱子曰真實無妄之謂誠

友經錄

卷之十

其

忠信

程伊川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 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有為無以無為有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 明道曰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從已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

反經錄

卷之十

十六

程子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 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出恕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 朱子曰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 忠因恕見恕由忠出 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

反經錄

卷之十

十六

忠恕

真氏曰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有忠而後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

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

曰恭敬二字如忠信 恭是主容貌而言 貌曰恭

是三事而言 執事敬 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

陳氏曰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思但恭

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

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未有外能

恭而內不敬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

反經錄

卷之十

九

道統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

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

人智力之所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

雜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有

同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

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

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

反經錄

卷之十

十

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

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

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

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子沒而此道

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

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

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

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勉齋黃氏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係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己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 有

反經錄

卷之十

三

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為形魂魄交而為神五常具而為性感於物而為情措諸用而為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為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

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世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為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矣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

反經錄

卷之十

三

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

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

友經錄

卷之十

五

心而次之以知言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為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

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燦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友經錄

卷之十

五

理學 贊 箴 銘

心經贊

西山真氏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曰聲曰色曰貨曰利惟慾易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仁曰義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為始終惟精惟一惟一故中戒懼慎獨閑邪存誠

反經錄

卷之十

主五

曰忿曰慾必窒必懲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擴而克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

敬齋箴

朱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道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

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主一箴

南軒張氏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紜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為其敬妙在主一曷為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

反經錄

卷之十

主五

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夜氣箴

西山真氏

子盍觀夫冬之為夜乎不歸其根蟄垓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於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為萬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閒音窈窈乎如未判之鴻

蒙維人之心嚮晦晏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
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簀之上使慢易匪
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
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益安其身所以為
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浚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
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
持動靜交養斯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昭融然
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

反經錄

卷之十

三

砥常凜凜而瘳痼

自修銘

臨川吳氏

養天性治天情正天官盡天倫矣而養矣而治矣而
正矣而盡未知之則究之既知之則踐之究者何窮
其理踐者何履其事若何而為仁義禮智之道若何
而為喜怒哀懼愛惡之節若何而為耳目鼻口四肢
之則若何而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求其
所當然揆其所以然是之謂窮其理存之於心則如

此見之於事則如此行之於身則又如此內而施之
於家則如此外而推之於人則如此大而措之於天
下則又如此躬行之焉力踐之焉是之謂履其事然
則其先如之何曰立誠而居敬

和銘

和而不流訓在中庸顏之豈弟孔之溫恭孔顏往矣
孰繼遐蹤卓彼先覺惟我淳公元氣之會龍德之正
瑞日祥雲霽月光風庭草不除意思冲冲天地生物

反經錄

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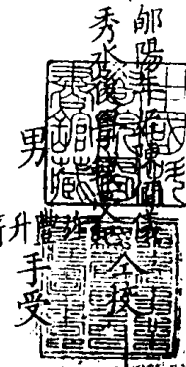
三

氣象融融萬物靜觀境與天通四時佳興樂與人同
泯若圭角泰然心胸如玉之潤如酒之醲醉而益背
辭色雍容待人接物德量含洪和粹之氣涵養之功
敢以此語佩於厥躬

尋孔顏樂處

關西謝王寵愚齋輯

姪 實正字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朱子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

友經錄

卷之十一

一

所動於其中也 薛文清曰聖人天理爛熟自無不樂 仁義禮智天理也樂天即循天理而樂也 寵按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即仁義禮智信散而為萬善是也 孔子生知安行而又好學是以天理爛熟而無適不樂 顏子從事於博文約禮之教至於卓爾之時是真能尋到孔子樂處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友經錄

卷之十一

二

周子曰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自有至富至貴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動其心而改其所樂也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又曰其字當玩味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朱子曰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又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故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又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 博文約禮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 真西山曰博文

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
外精粗二者竝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
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鍾
九鼎不知其為富此顏子之樂也寵按顏子克己
復禮是以私欲盡去天理流行日用動靜之間從
容自得而無適不樂固非樂簞瓢陋巷亦不待以
道為可樂然後樂也欲尋顏子之樂須學顏子
之學好學二字孔子惟自許許顏子須知孔子

反經錄

卷之十一

三

顏子所好何學孔子之學即十五志學之學大學
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是也顏子之學程子好學論
盡之欲尋孔顏之樂當從此尋程子曰天地儲
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
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
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
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
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格物
致知

知所往然後力行克己復禮也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
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不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
學之得其道也寵按此尋顏子樂處實在工夫

反經錄

卷之十一

四

易學指要

鄒陽年姪陳簡儀

秀水後學錢受記 全校

關西謝王寵愚齋輯

男

豐旌

姪

實正字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朱子曰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

道故可以無大過

程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

反經錄

卷之十二

一

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

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

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

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

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也正者有時而失其中則隨時而得其正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

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

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

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

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薛敬軒曰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所遇之時

所居之位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

一靜但因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為

易也

反經錄

卷之十二

二

先儒謂學易欲人恐懼修省循之吉違之凶

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觀人所為順理即所謂

惠迪吉又何必卜筮而知吉乎人所為悖理即所

謂從逆凶又何必卜筮而知凶乎

孔子說卦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薛敬軒曰自一身言之耳有耳之理目有目之理

口鼻有口鼻之理手足有手足之理以身之所接

而言父子有父子之理君臣有君臣之理夫婦長

幼朋友有夫婦長幼朋友之理以至萬物有萬物之理凡此衆理莫不窮而通之所謂窮理也既知其理於一身之理必有以踐之於人倫之理必有以行之於萬物之理必有以處之所謂盡性也能盡其性則理所自出之天命莫不有以造極一原所謂至命也理也性也命也雖同為一理初無本末精粗之殊而窮也盡也至也畧有淺深之序學者不可不察

反經錄

卷之十二

三

朱子曰大概看易須謹守象象之言聖人自解得精密平易

熊敬修曰自其乾坤而言謂之理自其陰陽而言謂之氣自其天地而言謂之象自其一二而言謂之數理也氣也象也數也合之則不能分之則不可者也故聖賢言理而數在其中言數而理在其中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過曰吉凶悔吝可斷之以理而已大易為前民利用之書亦惟曰陰陽剛

柔貴得其中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而已矣至所云卜筮亦不過決疑之一事尚書禹謨有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洪範七稽疑首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然則設著卜筮決非古人之所首重聖賢舉事豈肯舍自然之理當然之事而漫求諸冥漠不可知之地哉

陳眉公曰易之諸爻安排一定而不可易非易也

反經錄

卷之十二

四

數也觀其占之吉凶而以時消息焉此真易也其理則在我者也故善易者求易之理於我而不求於數理變而數亦與之俱變矣此以義立命而以人勝天之說也

薛敬軒曰人之所從不可不慎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係於所從學易最要知時識勢不然茫然不知吉凶悔吝之機

李中孚曰今且不必求易於易而求易於己人當

未與物接一念不起即此便是無極而太極及事至念起惺惺處即此便是太極之動而陽一念知歛震即此便是太極之靜而陰無時無刻而不以去欲存理為務即此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即此便是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希顏之愚效魯之魯歛華就實一味韜晦即此便是歸藏於坤親師取友麗澤求益見善則遷如風之疾有過則改如雷之勇時止則止時

反經錄

卷之十二

五

行則行見險而進知難而退動靜不失其時繼明以照四方則允巽震艮坎離一一在己而不在易矣

王爾緝曰學易可以無大過這是孔子明得易之切於人身如此此常編之所以三絕而不能自己也

四聖人殷切闡易之旨總是教人觀象惕心讀易反身得占決疑時時寡過自新的意思

易之為書是四聖人教人趨吉避凶之道而吉凶只關於動之善不善趨避亦只於為善去惡之間四聖人只因時中二字活潑潑現於目前而難於發端故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發明出時中二字活象使人因象通義因義體行神明默成以期崇德寡過耳

六十四卦是天地間陰陽消長五行順逆的疏義文王之象是六十四卦的疏義孔子之象傳是文

反經錄

卷之十二

六

王象繫的疏義大象又是孔子總觀全象學易寡過的疏義周公小象是三百八十四爻的疏義小象傳是孔子細翼爻象的疏義至於文言則所以發傳中未盡之義繫辭二卷又所以明作易之淵源示象之本旨卦爻之來歷吉凶之緣由

讀此卦明得此卦之所由吉凶便要反上身來我現在所居之位所行之事與此有相應者否讀此爻明得此爻之所由吉凶便要反上身來我現在

所居之位所行之事與此有相應者否即大易變遷之位一一反觀於身又即吾身所宜由之義一印合於易方是善讀易者

盡人生動靜語默行藏取與無處非易盡人生思慮計度籌畫經營無念非占明於變易從道之旨即易不在設著數策而在我易不在占卦占爻而在占心矣

凡書皆以凡例首篇所以明一書之規模周易孔

反經錄

卷之十二

七

子之二繫乃讀易之凡例序卦傳尤為讀易之先務蓋二繫作易讀易用易之法而序卦傳則周易所由更定夏商連山歸藏之序而自為次序之由也

寵按學易當先讀序卦傳以明六十四卦之次序次讀二繫以明作易用易之義次讀程傳以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名義義理次讀啓蒙本義以明圖書卦畫由來卜筮本義反覆

參訂體驗知易理不外吾心皆造化自然聖人心通造化不過因其自然者而畫出以示人耳以上明易之為教並讀易之法

反經錄

卷之十二

八

易理

孔子十翼至矣盡矣邵子得先天之易有功於易之象數程子得孔子之易有功於易之義理朱子明邵子之象數兼程子之義理啟蒙本義至明至備不可以有加矣在學者深造而自得之耳
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朱子曰易之為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

反經錄

卷之十二

九

易有兩義一是變易是流行底一是交易是對待底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
薛敬軒曰河圖乃萬數之理萬象萬化之源
河圖虛其中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一六二七三八四九者四象也四實四空者八卦也夫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言蓋本於此

河圖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奇數二十偶

數二十虛中五以象太極是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

義皇雖未畫卦而天地自然之易已著邵子所謂畫前之易 畫前之易即太極也

卦之六爻皆陰陽自然之數如一年有十二個月自十一月一陽生至四月六陽滿五月一陰生至十月六陰滿十一月又一陽生如日有十二時子時一陽生至巳時六陽滿午時一陰生至亥時六

反經錄

卷之十二

十

陰滿子時又一陽生大而一年小而一日之運六爻無不包括故六爻添一爻亦不成造化減一爻亦不成造化是皆陰陽自然之數聖人不過因而重之耳

交易為體以定位而言天地上下四方是也在圓圖上即乾坤坎離之定位變易為用以流行而言晝夜寒暑往來是也在圓圖上即卯酉子午之流行

圓圖定位流行之易模寫天地間定位流行之易

熊敦修曰六十四卦只是一箇陰陽消長之理以

先天圓圖言之自復至乾陽之進陰之退自垢至

坤陰之進陽之退然陰陽之進退皆有其漸莫不

始緩終速始少終多如陽始復之初九十六變而

為二陽臨又八變而為三陽泰又三變而為四陽

大壯又一變而為五陽夬而極而為乾此陽之進

也陽之進即是陰之退陰始於垢之初六十六變

反經錄

卷之十二

士

而為二陰遯又八變而為三陰否又三變而為四

陰觀又一變而為五陰剝而極而為坤此陰之進

也陰之進即是陽之退陽之進數即陰之退數陰

之進數即陽之退數此長則彼消此消則彼長一

定之勢必然之理也

善利圖說補

鄒陽年姪陳儻儀
秀水後學錢受圻 全校

關西謝王寵愚齋輯

男 豐 升 手受

姪 實正宇

馮少墟先生善利圖序

今試語人曰汝當為聖人則必駭然曰聖人我所望

而震也何敢為又試語人曰汝盜蹠也禽獸也則必

怫然曰我縱不肖何至為盜蹠禽獸不知人生斯世

反經錄

卷之十三

一

止有兩途利則蹠善則舜出善入利間不容髮故處

而孳孳為利則儒冠而盜蹠禽獸出而孳孳為利則

軒冕而盜蹠禽獸彼其心已為盜蹠禽獸矣而猶不

自知也方且揚揚得意焉昔孟氏深為不求放心者

哀人而為盜蹠禽獸也寧不為孟氏之所哀乎哀之

而欲警之故為之說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

善之間也馮先生推廣孟氏之意而立之圖翼聖一

見之而惕然再玩之而醒然三復之而豁然夫孟氏

友經錄

卷之十三

二

利善之說何始乎此虞廷所謂道心人心也發端僅分於一念而善之積也則由有恒而善人而君子即聖人可到焉利之積也則由斧斤而牛羊而牯之反覆去禽獸不遠焉善之積也則文學功名盡為舜用而以才濟其美利之積也則文學功名盡為黷用而以才濟其惡嗟嗟流芳百世誰不願之遺臭萬年誰則甘之廼一披圖而所謂流芳者始自何念遺臭者又始自何念昭然若指諸其掌則利與善之間可不畏哉可惡哉廼世之自諉者則曰我已為黷矣難復為舜矣即安於放縱可也不知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祀上帝易之復卦五爻皆陰一爻獨陽固靜極而動亦惡極而善也一爻之善兆而為七日之復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剛長不已復且變而為乾矣純乎天矣向也蹶今也舜矣圖曰從此回心猶可向道此先生示人以復機也世之善人君子或自滿曰吾道德脩矣聲望著矣聖域難到姑寬

友經錄

卷之十三

三

假可也俄而利心忽入人品心術頓非其初在易之垢五陽之下忽生一陰陰之浸長不盡剝五陽不止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既已為聖一或罔念即流為狂向也舜今也黷矣圖又曰未成一簣半途而廢此先生示人以詣極也世之人又或曰吾為善無近舜為利無近黷柴立乎中央則亦已矣不知人心無中立之理半善而半利終是一利半舜而半黷終是一黷譬之過橋者不在橋上則在水底橋水之間應無駐足處圖又曰若要中間立終為蹶路人此先生示人以決斷也然則利轉為善而善必造於聖黷轉為舜而舜則不復為黷如是而後不受孟氏之哀如是而後無負先生立圖之意乎且圖之意何祖也伏羲則有八卦圖惟文周孔子能會之大禹則有洛書圖惟箕子武王能會之周濂溪崛起而接聖脉則有太極圖惟二程張朱能會之此三圖者非賢聖真能解也先生善利之圖固賢聖之秘旨而實愚不肖所共

醒惕也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先生之醒惕
 天下也廣而其善天下也多假令伏羲大禹濂溪復
 生斯世寧不謂今之圖與昔之圖若合符節哉翼聖
 謹書諸紳將終身佩焉尤願先生勒此圖於關中書
 院以詔來學故為之序
 萬曆癸丑陝西提學副使新安洪翼聖撰

友經錄

卷之十三

四

善利圖



友經錄

卷之十三

五

善利圖說

長安馮從吾著

或問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孔子論人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別而孟子廼獨以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何也曰此正孟子善學孔子處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列為四等正所以示入舜之階基恐學者躐等而進耳世之學者徒知以舜蹠分究竟面不知以善利分舜蹠若曰聖人至舜極矣學者何敢望舜下聖人一等吾寧為君子已耳或者又曰君子我亦不敢望吾寧為善人已耳或者又曰善人我亦不敢望吾寧為有恒已耳上之縱不能如舜下之必不至如蹠何苦歟歟然曰吾為舜吾為舜哉以彼其心不過以為聖人示人路徑甚多或亦可以自寬自便耳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蹠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蹠之間復有此三條路也君子善人有恒造詣雖殊總之是孳孳為善大舜路

卷之十三

六

七

友經錄

卷之十三

七

上人孟子以善利分舜蹠蓋自發端之初論也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分造詣蓋自孳孳為善之後論也旨豈二乎哉雖然為眾人易為聖人難故學者儘學聖人尚恐不能為君子為善人為有恒若姑曰我寧為君子我寧為善人我寧為有恒其勢不至於無恒不止不至於如蹠不止也何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民斯為下理固然也究其初心豈非錯認路徑尚多之一念誤之哉且為善為舜則為公為利為蹠則為禽獸所係匪細故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玩幾希二字可見人必至於如舜如禹如成湯如文武周公孔子纔謂之君子存之纔謂之人不然庶民去之則禽獸矣善利之分舜蹠之分舜蹠之分人與禽獸之分也學者縱可諉之曰我不為聖亦可諉之曰我不為人哉或曰一念而善為舜為人一念而利為蹠為禽獸固矣倘學者不幸分辨不承誤置足於蹠利之途將遂甘心已乎曰不然不

聞孟子山木之章乎蓋人性皆善雖當伐之之後而萌蘖尚在故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又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夫以斧斤伐之之後而尚有此幾希之萌蘖養此幾希之萌蘖而尚可以為堯舜人奈何以一時之錯而遂甘心已乎幾希二字正是孟子提醒人心死中求活處或又曰養此幾希尚可為舜固矣彼措之反覆夜氣不存者獨無一線生路乎曰有觀孟子不曰夜氣不足以存即為禽獸

反經錄

卷之十三

八

而猶曰違禽獸不遠謂之不遠尚猶有一線生路在若謂斯人也縱不能每日有平旦之氣而數日之中亦未必無一時之萌蘖使從此一時之萌蘖回心而向之則牛羊猶及可止耳豈真不可救藥哉惜乎人之諱疾忌醫終身自伐自牧而不知自悔也悲夫或又曰幾希之說蓋為誤走踣路者發也若幸走舜路者可遂以舜自命而不復求進乎曰不然一念而善是平地而方履一簣也一念而自以為善是為山而

未成一簣也夫未成一簣且不可況半途而廢者乎

孔子列有恒善人君子聖人之等正使學者循序而進毋半途而廢耳非以君子善人阻其進也且謂之曰有恒必由一簣而為山纔謂之有恒若有善人君子中止而不至於聖人總謂之半途總謂之無恒此孔子所以惓惓致意於有恒也道二之說善利之說欲人慎之於其始半途之說為山之說又欲人慎之於其終聖賢憂世之心見乎辭矣或又曰世之聰明

反經錄

卷之十三

九

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學之士又不少也豈見不及此而舜蹠云云不亦過乎曰不然舜蹠路頭容易差錯此處不差則聰明用於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學功名益成其美此處一差則聰明用於邪路愈聰明愈差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故此處不慎而曰某也聰明某也功名某也文學何益哉何益哉或者唯唯余因作舜蹠善利圖而為述其說如此云

補說

朱子註中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迺在善利之間而已是不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竊按善利二字必先分辯明白方好去為善去利大學所以格物致知在誠意之先也馮先生云為善只在人倫日用間非高非遠非楊非墨非仙非佛此言包括無餘竊按善者天理之公凡無所為而為者皆是也大而

友經錄

卷之十三

十

三綱五常小而日用事物天理所當為者斷然必為馮先生云利不止貨財但有私己之心或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此言精矣竊按利者人欲之私大而出處進退小而辭受取與稍有一毫自私自利之心皆是人欲皆是利務要絕去註云聞者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纔出於善便以利言也馮先生云出此入彼間不容髮言聞者危之也嗚呼盡之雞鳴而起馮先生云人到旦暮時紛紛攪擾千

態萬狀良心便易蒙蔽不如雞鳴初起之時清爽明白良心發見起此時為之一點檢耳竊按點檢是省察工夫即大學所謂慎獨也此處起脚不差旦晝所為方纔歸於正路不然則差毫釐而謬千里矣孳孳為善註云勤勉之意竊按勤勉即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也為善者惟日不足由有恒而善人而君子不至於聖人不止也為利者亦惟日不足由斧斤而牛羊而牯之反覆不流於

友經錄

卷之十三

士

盜蹠不止也故曰舜之徒蹠之徒也註中又云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竊按此補出前一層存養工夫即中庸所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人當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正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須要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此心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到得應事接物自然見得善利分明為善必力去利必勇此朱子集註所以終取

程子之說也至於馮先生說中後兩段云學者不盡誤置足於臨利之途雖當斧斤伐之之後而尚有幾希之萌蘖養此幾希之萌蘖而尚可以為堯舜即特之反覆者亦未必無一時之萌蘖使從此一時之萌蘖回心而向道則牛羊猶可及止發明孟子之旨殆無餘蘊其誘世苦衷引人入聖超凡之心百年後猶將見之寵有志學聖克己十餘年每苦妄念不斷旋滅旋起操持道心終不能使之凝定得先生圖說如

友經錄

卷之十三

十二

夢中大呼不禁竦然興起潛玩數晝夜爰書所見附於圖說之後先生有知不識以寵為知言否

學要錄

邵陽年姪陳爾儀
秀水後學錢受圻 全校

關西謝王寵愚齋輯

男 豐 旂 手受
姪 實正字

主敬

主敬之功莫先於脩九容

足容重

手容恭

目容端

口容止

聲容敬

頭容直

友經錄

卷之十四

十一

氣容肅

立容德

色容莊

鄧潛谷曰九容不脩是無身也

思誠

思誠之功莫切於慎九思

視思明

聽思聰

色思溫

貌思恭

言思忠

事思敬

疑思問

忿思難

見得思義

鄧潛谷曰九思不慎是無心也

明善

明善之要莫大於明五倫

父子有親

父慈而教
子孝而敬

君臣有義

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

夫婦有別

夫和而義
妻柔而正

長幼有序

兄愛而友
弟敬而順

朋友有信

內外如一
始終不渝

孟子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

復性

復性之實莫大於盡五常

友經錄

卷之十四

仁

心之德
義心之制

禮

心之恭
敬

明事

義事之宜

智

心之通

朱子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又曰信只是誠實

此四者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己有身不可以不修己有心不可以不盡己有倫常不可以不全主敬思誠明善復性皆所以為己也舍是而徒事文詞抑末也

治要錄序

書以道政事凡五十餘篇言治詳矣而其要不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心法統於斯治法亦統於斯大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孔子學之而彖編三絕乃約其旨於寡過詩三百十一而蔽以思無邪之一言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而無不敬三字可以諷之春秋大義數十其要不外尊君父討亂賊貴王賤霸而已論語二十篇盡於一貫忠恕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言包

給全書中庸性道教為綱領誠之一
字為樞紐孟子七篇大指只在性善
仁義讀者得其要則執簡可以御煩
守約可以談博治心治身治家與治
鄉國天下無以異也不得其要雖讀
盡古今書誇多而已爾聞靡而已爾

小序

二

治要錄

邵陽年姪陳開儀
秀水後學錢受圻 全校

關西謝王寵愚齋輯

男 豐 旌
姪 升 手受
姪 實 正字

治心

遏人欲 存天理

人欲者生於形氣之私如聲色貨利之類凡適已
自便者即虞廷所謂人心也遏者禁絕之拔去病

反經錄

卷之十五

一

根即孔子所謂克己也天理者原於性命之正如
仁義禮智之德凡性分所有者即虞廷所謂道心
也存者操持之察識擴充即孔子所謂復禮也然
遏人欲正所以保全天理之本然存天理正所以
預防人欲之將萌二者實互相資也

治身

正威儀 謹言行

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正之者整齊嚴肅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也易大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謹之者有物有恒言為世法行為世則也威儀正言行謹而身脩矣

反經錄

卷之十五

二

治家

正倫理 篤恩義

正倫理謂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兄盡兄道弟盡弟道夫盡夫道婦盡婦道肅然有禮以相敬也篤恩義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藹然有恩以相愛也倫理正則尊卑之分明恩義篤則上下之情洽然必以正倫理為先未有倫理不正而恩義能篤者也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

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治鄉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

本註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修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游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眾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

反經錄

卷之十五

三

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過失相規

本註犯義之過六一曰酗博鬪訟二曰行止踰違三曰行不恭遜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道誣毀六曰營私太甚不脩之過五一曰交非其人二曰游

戲怠惰三曰動止無儀四曰臨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

禮俗相交

本註謂婚姻喪葬祭祀之禮有枉還書問慶弔之

節

患難相恤

本註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喪五曰孤弱六曰誣枉七曰貧乏

反經錄

卷之十五

四

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治國

古靈陳先生為僊居令教其民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惰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

朱子曰古靈諭俗一文平正簡易許多事都說盡可見他一個大胸襟包得許多也

治天下

明道程先生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於京

反經錄

卷之十五

五

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士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

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
家孝弟有廉耻禮讓通明學業晚達治道者
朱子曰明道論學制最為有本讀之未嘗不慨然
發嘆也

荒政錄序

余何為而有荒政錄也蓋亦體
聖天子與民同患之心而為之者也
粵稽古昔不無水旱之災而其
所以脩之者有道救之者有方
法甚詳且悉也余自壬辰歸里
後邊地連年荒歉重煩我

小序

皇上憂勞遣使檢踏發金蠲賦多方
拯救而民之流亡者始漸次復
業昔宋儒曾鞏有言曰民病而
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
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

之者則有間矣以是知荒政之不可不豫講也錄荒政

小序

二

荒政錄

鄒陽年姪陳儼儀
秀水後學錢受圻 全校

關西謝王寵愚齋輯

男 姪 男 姪
升豐旌 折手受
姪 實正字

備荒

周禮遺人

遺積也掌掌邦之委積少曰委多曰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難阨謂五穀不熟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以待凶荒

反經錄

卷之一六

一

丘濬曰遺人所掌是國家常時收諸委積以待凶

荒施惠之法也

廩人

主藏米之官長掌九穀之數以待王之匪讀為分頒賙賜稍食謂祿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上謂豐年下謂歉歲以知足否

量入為出知所用足與不足也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治之者豫為之防也

令邦國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殺減省也

丘濬曰廩人所掌是國家每歲治其豐凶以為嗣

歲移就之法也

觀此可見先王之時所以為生靈慮災防患之良法深意矣蓋其未荒也豫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此三代之民所以遇災而無患也歟

王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反經錄

卷之十六

二

馬希孟曰豫備不虞者古之善政也急者迫而不緩也無九年六年之蓄雖非完國猶足以為國也至於無三年之蓄非國也蓋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其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財也苟無其財則民散而之四方矣故曰無三年之蓄非其國也

龍按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必如程子言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脩始善在公則均田里勸農桑興水利薄稅歛禁奢侈立倉場視年豐歉

隨時糴糴推陳入新務期便民在私則重農事勤力作崇節儉謹蓋常須存贏餘以備不虞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增賈而糴穀賈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民便之

龍按常平者常得其平也增賈而糴賤者使貴減賈而糴貴者使賤意在利民非故於民間之物高之抑之也

唐陸贄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脩水旱

反經錄

卷之十六

三

龍按此以公錢為百姓豫備凶饑毫不擾民況茶稅特賦末之一耳在朝廷出之甚易在百姓受惠無窮允為善政

魏李悝平糴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糴之故雖遇饑饉糴不貴而民不散丘濬曰立倉用壽昌之名歛散行李悝之法

龍按粟本宜用陸贄之法

宋朱子社倉法初建之崇安縣開糴鄉有社倉一所

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反經錄

卷之十六

四

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與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寵按朱子社倉之法其給之也以穀不以金其處之也以鄉不以縣其職之也以鄉之士君子而不以官吏其行之也以忠厚惻怛之心而不以聚歛亟疾之意中有富民情愿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一歛並不科配貧富務令必然此其

所以必可推行萬世無弊者也

寵按郡縣立常平鄉遂立社倉得人任事相濟為用雖有水旱凶荒不能為災以上備荒

反經錄

卷之十六

五

救荒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之政十有二聚萬民聚之不使轉徙四方

一曰散利是發財之二曰薄征是減民租三曰緩刑

民迫於饑寒不辜四曰弛役五曰舍禁禁山

林衛皆舍去其六曰去幾七曰青禮

禁恣民取之八曰殺哀九曰蕃樂樂謂藏

凡有禮節十曰多昏十一曰索

鬼神之憂十二曰除盜賊

鬼神然亦是

除盜賊是輕權督舉虞民不辜有過國可來於至於

呼萬夫皆集故以除盜

丘濬曰十二荒政是國家遇凶荒之時救濟之法也

也

呂氏曰周禮六官雖分職然其關節脉理皆相應

耳如散利須考大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

薄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考司寇士師

所掌之刑他莫不然恭觀通考然後可知

周禮鄉師之職以歲時巡及國野而調民之糴糴與同

阮以王命施惠

寵按歲時巡國野凡有凶歉豫為報聞先事調

恤不必待民饑也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人口往就賤處通財是有不得去者

則賤處運

寵按豫備有法公私交為儲積自然不用移民

移粟若為之不豫至於艱食則移民通財之法

亦不可廢

代宗時劉晏言理財以愛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

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

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始見

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

助及期晏不待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

失時不待其困散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

安其居業

寵按若待困散流亡餓殍而後賑之則難為力矣

慶曆八年河朔大水民流就食京東者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居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

反經錄

卷之十六

八

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家葬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丘濬曰富弼以一青州之守而活河朔五十萬之人者豈一手一足之勞哉良以其推誠任人故也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趙抃知越州前民乏未饑為書問屬縣當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儆民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使各書以對而

謹其條

丘濬曰先事訪問一一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委曲

周盡纖悉無遺必得其實當其宜無其弊而後可

寵按民有能自食者有不能自食者能自食者只用平糴之法不能自食者官廩給之

曾鞏救苗議曰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

反經錄

卷之十六

九

他為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久計也中以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米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米一石二斗率一月戶當受粟五石自今至於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州郡民戶不下二十萬內除有不被災及不仰食於官者去其半猶有十萬戶計十萬戶十閱月之食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況給受之際有淹

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勞措置一
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且此
不過使人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
取哉為今之策下方締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
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州郡為十
萬戶如一戶得米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費平
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
則農得修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一切得復其業而

夏經錄

卷之十六

十

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
不暇乎他為者相去豈不遠哉由有司之說則用十
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
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
乏而無損於儲蓄之實也

丘濬曰曾華所謂賜之錢貸之粟比之有司日逐
給粟之說其為利病相去甚遠所謂深思遠慮為
百姓計長久者真誠有之但饑民一戶貸之米十

石一旦責其如數償之難矣不若因時量力稍有
力者償其半無力者並與之或立為次第之限可
也又曰賑貸之後豐年取償可分民為三等上戶
償如其數中戶取其半下戶盡與之

浙東命朱子提舉常平茶鹽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
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已輻輳日與僚屬鈎訪民隱
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
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乘單車屏徒從一身

夏經錄

卷之十六

十一

所需皆自齎以行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
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
境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為急
奏劄云救荒之務檢放為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
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畱得米未便
闕乏然而州縣多是吝惜財計不以愛民為念故所
差官承望風旨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
帳狀州縣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就中下戶

所放不多尤被其害。

朱子嘗言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天和以致豐穰其次則有儲蓄之計若待臨時理會更有何策又言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

寵按朱子之說盡之矣

林希元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

審戶難審戶之上中下口之大小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

反經錄

卷之十六

十三

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

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水既死貧民急

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因急寬恤有三權曰

借市錢以糴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

禁曰禁侵漁禁攘奪禁過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

有三戒曰戒遲緩救荒如救焚溺無可需望戒拘文文多自誤

下動經數月豈可拘此戒遣使遣使責得人不然則反為害矣

以上救荒

愚齋反經錄十六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寵撰寵字愚齋陝西人是書卷一至卷四為論語尊註解意卷五為小學大學中庸兩孟指要四種卷六為孝經述朱卷七為忠經擇要卷八為明倫錄卷九為理學入門卷十為知性錄卷十一為尋孔顏樂處卷十二為易學指要卷十三為善利圖說補卷十四為學要卷十五為治要卷十六為荒政錄總名為反經錄皆陳因之說無所發明

講學二卷

〔清〕李培撰 陳祖銘輯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講學二卷》
提要

講學卷上

嘉興李培著

淵源委門人陳祖銘按源委而的脉傳

其道負義皇以降唐虞授受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
淵源湯武伊周心心相印脉脉相傳斯道如日中
天當是時聖君賢相相聚一堂道在上升自春秋世
衰道微天生吾夫子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與七十子
之徒講明於杏壇洙泗闢而帝王天地之道都在我
講學 卷上 一

子故孟氏謂其集大成真個是生民以來一人而已
孔子沒而微言絕孟子願學孔子七篇仁義往返齊
梁且曰道一而已矣又曰堯舜人皆可為一言破的
寔承千聖之統漢儒窮經而經絕唐沿詩賦獨昌黎
於戰國策士中揭孟氏一人而稱其功不在禹下以
言乎道統終無寄也迨有宋伊洛闢諸儒輩出沂
流窮源而道統始見及我朝薛文清諸公濬其源王
文成諸公揚其波理學大明何遜於宋乃往者書院

屢創屢禁曷故哉自是學者脚跟不曾踏得定地吾
禾石帆岳先生伯仲倡道多年力砥頽波海內同心
亦熙熙嚮往天啟斯文在座諸公當大開眼孔側着
耳朵硬着脊梁咬着牙關立定脚跟必竟要希聖希
賢庶不負作興振舉

同人我銘按人我同而彼此之形泯

後世道學不興皆起於人存有我之心而無萬物一
體之念不知共此覆載民吾同胞何人非我何我非

論學

卷上

二

人當思千古聖賢道脉今在何處得一人出焉擔當
之又得諸人出焉講明輔翊之此為吾道大幸正吾
黨修身繕性做好人之日又何異同之有然而賢智
高才兩眉另着一想以為此道不足講愚不肖者畏
難退縮以為此道不易講紛紛藉藉各立門戶不曰
偽學則曰橫議甚則有於中生忌嫉者異同之說起
而講學不終書院之禁職此故矣孔子獨不曰已欲
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乎學者須存萬物一體之

心急撇人我相常存耻獨為君子之心盡融人已念
則登斯堂也上下千古揖讓雍容杏壇沐浴儼然未
散

端學術銘按學術端而百家之說誣

先哲有云無以嗜慾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學
術殺天下後世讀此三言令人毛骨俱悚則吾人學
術胡可不正也申韓原於黃老李斯學荀卿介甫浮
慕三代之名脚跟不曾踏得定地鹵莽做事執行

論學

卷上

三

新法幾至禍宋近時儒者非不高譚性命而學失根
宗或空寂而流于禪或支離而失之俗即如李卓吾
先生見地亦儘靈徹功夫亦自透脫大段純多疵少
學術稍涉不正抑且自殺其身學術可不辨哉奈何
講學之士不從大頭腦處審個的確安穩處安身立
命却乃談空說有飾貌掠名氣魄徒高身心何裨今
日之學吾輩一以伊周孔孟為準

定志趣銘按志趣定而紛襍之念遠

學莫先於立志從來尚矣然志却不同有志道德者有志功名者有志富貴者大都不越此三端夫子十五志學直至從心不踰孟子論士必先尚志志者為堯舜為周孔之根基九層之臺起於累址根基既立方可認本體做工夫學者只患志向不專那怕才力不足吾看千百年來有志者幾人這也怪地不得教他志個甚麼人惟有志識然後有志願才言學便志於道才言人便志於聖志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

講學

卷上

四

心志功名者富貴不足以擢其念王沂公平生志不在溫飽正色立朝為名臣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先憂後樂為百代瞻仰之二公者士林立志得力之標幟也凡我同心願法於斯

認本體 銘按本體認而廬山之面見

大凡學者先要知自己安身立命之處方可去講道論學自己一個身心不知安頓去處廼去出古今今談王說霸將經天緯地之業繼往開來之事作一個

伎倆商量不亦誤乎所以先要認本體本體者何心是也此心非血肉之心乃是一點靈光炯炯不昧先天地而不生後天地而不死由聖喆以至塗人都是有的是這件東西最是活潑最難降伏有守又落方所無着又墮頑空先儒譬之生龍活虎元門謂之心猿意馬必使他常在腔子裏方做得主方可下手用工倘這些子一差多少聰慧之人未免認賊為子為患不小若宋儒認識神為本體故聞見日益障道

講學

卷上

五

日深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不可不辨

議功夫 銘按功夫議而時日之間往

既知本體便有功夫功夫從古各自不同有主敬者有慎獨者有靜坐者有常惺惺法者有觀未發以前氣象者有尋仲尼顏子樂處者有隨處體認天理者有從人情物理上尋求者種種皆是法門種種皆是入道之門不知聖賢功夫初無奇特病痛不起即是本心本心自完不消照管覓心失心求物理失物理

求靜反動守良知失良知一切都是生硬把持今且
一切都放下直任澄澄湛湛色色種種平鋪見在着
衣吃飯何處不是稍着尋求便屬知解非所謂帝則
釋氏謂執着不得放着不得夫人只有一箇心不是
又有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心養心收放心亦只
喚醒之耳如今學者只要時時提省不令走作便是
功夫便是本體

求悟門 銘按悟門求而聞見之跡化

講學

卷上

七

既加功夫當尋入路君子之學貴於得悟門悟門不
開終難入道然悟則有頓有漸緣人根器有小大資
稟有敏鈍障蔽有淺深故工夫有難易而其聞道亦
有蚤暮乃其成功一也所謂頓者或從靜處融通或
從言下了悟或觸物而證心或因事以見性不勞費
力洞見本來此之謂解悟夫天聰天明詎可多得所
謂漸者學務深造功砥助忘不疾不徐悠優自得乃
從人情事變上磨礱煉習出來所謂火足丹就水到

渠成自然超脫此之謂徹悟此一悟也一徹永徹更
無遮碍將見左右逢源頭頭是道愈收斂亦愈擴充
愈震撼亦愈寧寂蓋從修入悟得力更深舍此頓漸
別無他悟夫悟與迷對悟則不迷百姓日用而不知
迷也賢人日用而知悟也聖人亦日用而不知忘也
夫學至於忘斯可以言悟也已

已上數條皆自身心性情上剔根宗設方法語言
平淡無奇功夫易簡直截圓不敢微俗學之支離

講學

卷上

七

亦不墮二氏之空寂掀翻羅籠掃除窠臼者也在
有志之士各各努力向後尚有下手實際工夫本
領學問從容漸次以俟讀聽

嚴真似銘按真似嚴而邪偽之術消

夫講學二字難言非學難言也難言於今之日也古
之學者為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生命為往聖繼絕
學為萬世開太平講以不講不講以講何人不學何
學不真繼往開來立心立命潛移默鑄普天下皆在

道中亦普天下皆在學中降而春秋世衰矣吾夫子身任斯文之統不得不與二三子誦明於杏壇洙泗之間又降而戰國抑又衰矣孟子為正人心不得不以好辨自任夫一聖一賢其汲汲皇皇良以世道人心之不容坐視也諸公試觀今日世道人心何如哉設使孔孟而在當必恫乎其憂另有一番挽回別有

一段議論為世道人心計孔子當時屬意中行不得已而思狂狷狂者必有為聖人之志由此裁抑不難

於中庸庸狷者有可為聖人之守由此引掖不難企

中道得此二等入而夫子傳道之心稍稍有托以自

慰要之世運有升降而人品無古念博觀今日天下

亦有超然於流俗之表者此其品之上者也有等氣

魄沉雄才具揮霍人必命之曰夫夫也綽有擔當可

與任事天下不可無此人有等操持謹凜舉動端詳

人必命之曰夫夫也確有定力可與植節天下不可

無此人一似有為一似有守天下舍此二等入亦無

以主張世道收拾人心而撐持世界第有為似狂有守似狷似狂則不得為真狂似狷則不得為真狷未免墮在鄉愿窠臼裡一墮鄉愿窠臼則世道人心皆為朦朧彼固自以為是世之人亦安然入於其中而不覺其非且從而附和之曰天下得若人焉可以幹辦加業維繫世風足矣奚必洗垢索瘢而苛於律人耶不知世道所繇波僻人心所由阿媚皆若輩為之耳又安望入克舜之道真儒輩出為天地立心為生

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哉今上之

人蒿目眴衡所為惓惓要講學也只為着世道人心

諸公能認得真狂狷脉路否認得真狂狷脉路便可

直造中行以入克舜之道若曰憑着氣魄揀些好題

目事做亦不過任性而非任道去克舜之道遠矣若

謹曲之儒手不亂搗趾不錯峙千乘可棄萬鍾勿顧

果能不動色於簞豆耶誠偽之介只在毫釐聖狂之

分無多路徑士人處世無論為狂為狷至於自己學

術不可不端也要自成一品造化能限人以爵祿富貴不能限人以人品定品在心人人有聖人之心則人人可為聖人然必真有欲為聖人之志則直下承當便可立地成聖即真之一字猶落二義而況為狂為狷乎而況於狂狷之似乎而又奚墮鄉愿之窠臼乎

先默識 銘按默識先而口耳之迹粗

嘗聞大道不涉聲臭至學不墮言詮天道默運而時

靜

卷上

十

行物生變化萬狀天亦不得而知之聖道默成而洞古晰今萬理皆備聖亦不得而知之仲尼潛心於文王顏淵潛心於仲尼仲尼潛文是以得統於文顏淵潛孔是以去孔未達一間夫潛心云者即默識之謂也絕涉言詮便落知解去默遠矣其奚能識人之心起萬形而獨存於穆之體其體不已之用其用易曰無思無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子思由不睹不聞直至無聲無臭夫子與顏子之知愚傳一貫于參之魯

且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也他日又曰予欲無言夫子與子思已將默識二字一盤托出時人自不理會耳學者若不棄去言詮直悟本體只在聞見知解上討道理工夫是何等拙形體是何等苦又何以湊泊得來充拓得去況見聞知識最能擾擾胸次此之謂理障學者最怕理障當思聖人默何以默識何所識形不槁木而體常隨耶心不死灰而聽常然耶嗒然其喪我耶頽然其忘耶一似不識不知之人而實無所不知無所不識之人雖曰無所不知無所不識而實一無所知一無所識夫是之謂默識蓋凡人本體易為境遷其精神大段隨日用事物奔逆於外則內之本體亦未免因應事接物而動搖于中安得寧寂以復無思無為之體誰人能默誰人能識既不默識道奚由凝故學者定靜工夫當以默識為首苟能默識便可渾喧寂貫動靜合始終而一之矣

靜

卷上

十

崇實際 銘按實際崇而虛矯之失鮮

夫人以渺焉一身側於天壤使天下而無所責備於吾身則亦何難之有惟是有吾身隨有天下國家以叢萃於吾于是吾身不得不修修吾身不得不下是際工夫今日有寔際工夫他日有寔落受用即如于忠肅公當已已之變人心動搖社稷抗阻衆議南遷國家安危已在呼吸公以一言鎮定國是不搖非有大識力大擔當曷以有此不然南渡之禍已蚤見矣

講學

卷上

十一

朱晦翁嘗言夫人當機時能寸鐵殺人方是狠手方是高手若不能寸鐵殺人即以滿車兵器逐件弄過濟得甚事所以學者在平時身心性命之學固當講完即天下國家之事亦要窮求他日不致遇事張皇臨時掣肘所以今日講學不是磨飯塗羹說鈴畫餅不是講一番便是學聽一番便是講學須人人自去理會人人自去尋寔際工夫由日用飲食以至倫常百行讀書應舉應事接物那件錯用得心那件不是

功夫把此心煉得純純熟熟再不走作自然定生慧熟生神變化無方靈應不滯處常知經連變如權投大不艱納繁不亂以決大疑以定大難旋乾轉坤補天浴日無所處而不當此之謂實落受用人之處世譬之涉江渡海風恬浪靜篙楫撓棹皆可行舟一遇風顛波濤洶湧篙楫等一一些用不着單單只有一個舵柄可掌舟師力量今在風浪時顯學人得力全在當機時驗當機應用不差全在平時功夫是際

講學

卷上

十二

前有實際功夫之說茲又未免為諸生喋喋談空者懼諸生性地未澈智識未融未免為見聞知解障蔽矣由入道不得不先為諸生指明路徑俾可尋求然亦終非寔際求為寔功夫無如學約中所云先之以庸德庸言之事使諸生有所持循要之以窮神達化之功願諸生探其歸宿數語有始有卒下手寔際工夫最為緊緊除進德修業外別無工夫除孝弟忠信廉介儉約謙讓仁厚外別無庸行諸生今日只宜於

孝弟修真孝弟忠信修真忠信以至廉介儉約謙讓
仁厚等莫不皆然此六者言約理談德庸道大學者
終身行之有不能盡所謂進德進此者也修業修此
者也入門者舍此則奚所持循究竟者舍此則奚所
歸宿不知道寓諸庸諸生於此六者苟能進修則以
之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無所處而不當窮神達化
之事寧有外于是哉此真是際工夫寔落學門大抵
德業不進則退無中立之理諸生從此着力則世道

講學

卷上

五

之絕脉可延

國家之真才亦從茲出矣各各猛省其毋忽

重悟輕修

學約中有云世間能有幾人直認本來面目便可盡
去拘檢者乃徃徃重悟而輕修非所以為教也此數
語切中方今學者之病人人自以為得悟門而於庸
言庸行置之不修將孝弟忠信等切近精寔拋在無
事甲裏不知堯舜光被時雍之化皆基於孝弟而人

堯味之所以世間又有有假悟的人那有真修的人
以延堯舜以來相延之絕脉陸子靜張子韶輩重悟
邊晦翁先生重修邊看來還是重修的功業較大重
悟的人只了得自己一身事重修的人還要了世間
事修悟變提方是大豪傑方是堯舜孔孟的真子孫
培幼於天真書院聽講於時登壇者有龍溪緒山諸
先生有發儒徐天民亦能講誦畢每夜環坐談性分
內事或至夜分或達旦偶一夕說到千古道脉方今
世上那箇尋常無人承當則絕矣不覺相向痛涕而
散前輩為聖賢道脉其看緊有如此今
直指先生言言憂道脉之斬不特自己一身承當直
欲世上人個個承當此是何等念頭浙東西先輩衣
鉢尚在有志之士挺然出而身任之庶不負上人一
片為道心腸亦不虛此一番聚會培且於在坐諸公
及諸生中日望之

講學

卷上

五

脫世味

吾人耽悞一生只為世味二字打不透打得透便能
上達打不透縱終身誦學也只是世味中人他看得
世味濃都誰能淡得一看世味便有許多勞攘委曲
不知心之本體原是淡的所以中庸末章開口便說
個淡而不厭此是吾人立定脚跟誦學第一義於此
洗得清脫便能知幾可與入德直至無聲無臭地位
也是淡之極處若世味二字不能打透得過到底被
他包藏夾雜憑你功業蓋世脚跟下不清與聖門闊

講學

卷上

十

然日章家法奚翅千里

講學卷上全

講學卷下

嘉興李培著

伊川言凡一物上有一理物之微者亦有理又曰大
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
理會則讀書而原其得失應事而察其是非乃所
以為致知格物之事蓋無遠而非此理者伊川正謂
物各有理事至物來隨其理而應之則事事物物各
得其理之所當然者如舜之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此
講學

卷下

一

哉

此庵云格之者於衆物中格出箇物物之本來
問誠字善字有分別否曰善在誠之先誠在善之後
善是本體誠是工夫所以先要明善愚按善之無
偽處即誠單說誠字亦是本體若兼誠之而言誠方
是工夫愚按一物有一物之本末唯格了物物之
本以此格一物之本末此際亦有先後

孔孟傳授心法果傳授箇什麼竟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禹是字指箇什麼此處會得處處是根本此處不會得處處是枝葉 愚按心便是法始也分別理欲總也存理遏欲究也有理無欲即是知行合一之法靜處做工夫動時便不得力此年富力強之學也若與高年的人說除非是主靜每日晨起櫛沐後閉門焚香靜坐一切游情妄念俱泯直提箇性善二字在心目間所不得喜怒哀樂氣象都從此際看出午後

講學

卷下

二

薄暮皆然其餘則是品題風月傍花隨柳而已

孟子本義原是以求放心來指明學明之道非是說做學問的人當用求放心之功如云學者當求放心吾恐心之本原不明還你一面放一面求一面方求得來一面又放去了徒以役役全無本領

健非強壯之謂乃疾走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天一日一夜遶一周而過一度何有一刻停息故曰行健君子法之直須自強不息乾乾惕厲自強之義也終

日與夕其不息之謂乎

一事有一事之一萬事有萬事之一隨所貫處都有箇貫得物事 未與事接此箇貫的物事寂然不動一與事接此箇物事感而遂通至禪門之所謂萬法歸一是就萬法中立起一箇標準以掃除一切法然隨立起隨即眠却並此之所謂一亦即掃除所以曰一歸何處這等看來是彼之所言者以一空萬更以一歸何處空一逼迫人到淨裸裸田地不得到家則

講學

卷下

三

流入為莽莽蕩蕩吾儒之所謂一則認定事事物物莫不有自然而然之理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是空不了的何也只看建此萬法歸一者是誰任他萬可掃一可掃站在此兩句外建立此兩句宗旨者不可掃此却是一以貫之的真面目吾儒此着應占在他兩句之前

百史彥升論致格而質之先生曰物字是物有本末的物字知字是知所先後之知字只為他有本有末

有先有後所以有格格者於末中求本也 朱子謂窮至事物之理程子訓作至陽明謂格去非心各各不同于理俱說得去若論真肯畢竟於衆物中格出一物來為衆物之本又從此物中格出箇至善來為此物之本

學者策名簞仕一命皆朝廷之恩或棘闈一日之知或門墻受業之益皆師友之恩此身榮於君成於師友却生於親膚髮肢體皆親之恩少知飲水思源於講學

卷下

四

此三者皆有知恩圖報之意至問誰使爾知有君親師友之恩則皆習矣而不察不知君能榮子師能益子親能尊師取友以教子若無箇垂教萬世之人即君親師友亦無從開爾之迷而發爾之悟這點深恩人日日受享于中却不知圖報萬一報之云何只是將他垂教之意萬古常時辦一副決定為聖賢之心擴一段普天之下無人不是可為聖賢之心即所以報鄉魯深恩於不盡豈難哉人自不為耳

空空如也不屬鄙夫而屬我

曹本忻問周子闡主靜之旨程子有靜亦定動亦定之說陽明傳習錄中發明詳矣榮從事有年靜中稍有端倪及至事來又多襟亂却動不能動處用功愈求愈遠以此未知把握 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與靜中養出端倪不是撮在一處圍圖看得的主靜之說蓋以五性在形生神發之後善惡分萬事出都涉在動處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講學

卷下

五

而主靜正在動處靜故程子曰靜固靜也動亦靜也至於靜中養出端倪則專在靜處做却妙在着箇養字是箇端倪却不是全體故先儒每疑此言未盡善其寔立言之旨專妙在端倪二字孟子曰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又曰以直養而無害認得直字便會得無害認得無害便知道擴充知得擴充便知道端倪就是全體只將孟子去看此句豈不盡善賢友靜中稍有端倪却不是靜中養出端倪所以動處又多

禱亂也然自有不禱亂者在只看聖人定者主者是何物養者又是何物認得此物事親切自知道形生神發自有不隨物感者存此箇端倪不待擴充自然不為物感所亂陸子謂所謂先立乎其大也只觀到此自曉得程子所謂靜亦靜動亦靜之說而後可與談主靜

竊以周子主靜靜即是本體此與人生而靜靜字二般工夫全在無欲故曰無欲故靜然學者合下恐不

靜學

卷下

六

能使無終當從持敬做起不知是否 曰靜即是本體是矣然主靜者却是何物豈非本體之中又有本體乎人生而靜非謂人生下來原是靜若曰此時是靜將謂未生以前是動乎此一句蓋指人生以後處處都捫入動感一邊若使人生而靜則與天為徒矣非以靜為本體也後儒謂還其人生而靜之初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上字初字煞有義謂至於無欲二字又有說在周子曰學聖之要在無欲無欲則

靜虛動直非謂無欲故靜也無欲亦非見可欲而不欲人生而後日與欲為應緣那得無欲即使工夫純熟的人要得無欲除非逃身世外豈是聖賢本領只須明得此善日在欲中自不為欲所捫去蓋以此中原是淡淡漠漠的處一切事都是行雲流水故曰靜

虛因應將去自然時措得宜故曰動直此乃學聖之事皆在本體未做時求洞見此本體非謂無欲方動能靜也只為看一靜字遺却主字故多此疑若以無

靜學

卷下

七

欲言靜是二氏所謂無欲以觀其妙將靜字認作靜裸裸的豈程子所云靜亦靜動亦靜之義昨言擴充從賢友端倪上說起非是以此盡為極則今言主靜者何物是吃緊要透過處所謂先立乎其大也明此之謂明善

問易言繼之者善孟子言性善陽明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竊意陽明之意謂未發以前純粹至善并無善之可言此與吾師言此善原

是無聲無臭的意思相同學者驟見無善二字便恐墮入禪家佛性本空之說非中庸明善之旨其姚江立言宗旨幸暢示之曰中庸云無聲無臭至矣若有善之可名便落在聲臭處便要與惡相對所以屬意之動姚江直觀到此所以暢言至此禪客既曰本空何以又有佛性有這二字便已不空何若性善二字為明切簡易愚按無善無惡者至虛之中善尚未萌何況乎惡此正是至善之本體

論學

卷下

八

只在千動萬動中去尋那不動者何物在甚麼處自然知得靜固靜動亦靜學先務本尋不動者何物求本也不動的與尋那不動的是一是二此是寔寔體認之功切近篤寔

本所問大學格物朱子以為窮理陽明云心即理也有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說夫格其不正以歸於正者將正求之於心耶抑尚不遺物理耶若不遺物理則朱子之言為無弊矣倘止求之於心恐事物之理

不明終不能知明處當也曰聖賢從物有本末上歷數古人知先之學直到致知別無先着就在有本有末處格出個本來爭先做起所以再莫先于誠意朱子截斷誠意數者而單言格物故少不說向窮理陽明看出他破綻說個心即是理無心外之理故有格其不正以歸正之說總是各陳自家見地于聖人立言之旨均未親切試問明物事之理的是什麼認得此個將事物到前都欺蔽他不得更有何物理

論學

卷下

九

遺在他外故曰明此之謂明善格此之謂格物致此之謂致知愚按格者窮究也直窮到底之謂於善惡之中窮究一個善出來且於善之中窮究一個至善出來合窮理格不正之意而用之方是格物

又問陽明教人平日當好貨好色等根一一追尋搜剔竊疑念未起而先有搜剔之心是未發中多一障也念既起而始致搜剔之力是又克伐怨欲之不行也何道為端本澄源之法曰誠意只要毋自欺用

戒慎恐懼之力刻刻先有搜剔之一念且搜剔得乾
乾淨淨終能見得箇未發的光景管取你發出未都
是中節夫是之謂端本澄源

問聖人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傑因此道未有所見
于一切藝文皆以為玩物喪志如此又恐言之無文
行之不遠曰如今只將玩物喪志作格物求志還
管你于一切文字中認取出一點至善之體夫是之
謂學文

講學

卷中

十

心是體用得工夫的所以云盡性是理用不得工夫
的所以曰知性性者心之理所謂萬善同一源也即
文成之所謂良知也盡心者致此良知也致此良知
便見萬善同源的本來面目所以曰盡其心者知其
性也愚按朱子造其理之說挺來不易

周程出而孔孟之大義復明程氏四傳而有象山考
亭二夫子嗣又數百餘年而姚江續其獨闢致良知
而拔本塞源是即虞廷道心之傳孔門求仁之旨也
末學支離或惓惓知識之辨或疊疊虛寂為宗豈為
善繼其志者歟吾師此庵先生崛起師承默契道體
特拈明善為指歸要之善即不慮之良明乃獨知之
體非有二也傑從事于文成之學有年承先生指授
用功慨然真見夫天之與我者本如是其廣大易簡

講學

卷下

士

而向之求道於杳冥之間索理于事物之表者固已
陋矣夫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
也固有之理非由外鑠勿成之賊之耳愛敬之知與
生俱生在率之由之耳道不遠人學須自得持此以
求姚江良知之旨釐然當也更持此以求周子所云
五常之本百行之源程子所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又釐然當也蓋聖賢廣大易簡之理於是乎在矣道
本坦平人匪著察心之精神是謂聖復其本心之謂

學斯文未墜來彥無窮聞斯言而感發者是旦暮遇之也敬識數語以告二三同志云

順治八年六月庚午門人黃岡曹本榮識

講學

卷下

七

水流花落好風光蕃變紛紜動靜忙不識此心真面目繪成春色却無香

文成全書中刊有朱子晚年定論曰文公中年殫慮詞章苦心博學舉凡古人可傳之書靡不句釋字解可謂有功後學雖然將恐後之學者守訓詁之轍不肯根究聖學本旨而徒做精神於無用之地則又達以起入耳出口依樣葫蘆之過也此則象山文成所不滿之意也若非晚年一悟幾漏千古聖賢不傳之

講學

卷下

七

旨矣且此時若非通悟必且堅執舊說寧肯痛自剴責悔前此支離之病寔為自誑誑人而復以書達同志哉此朱子所以能為朱子也觀其答黃直卿則有曰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草不可苟避諷笑却誤人也答呂子約則有曰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于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裡去矣熹亦近日方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在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已逐物

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答何叔京則有曰：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又曰：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嗚呼！朱子一生磨煉盡極苦心，到六十五歲始有此悟。

太極圖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之為書，每言象象也者，形之謂也。上下無由而分，此理形而上則上，此理形而下則下。形而上則無聲。

講學

卷下

五

無臭矣。形而下則有質有狀矣。看到有質有狀，不惟塊然於下者為器，即穹然於上者亦器也。以其有質有狀也，故上下之說非高卑定位之謂，乃無聲無臭有質有狀之謂也。知此而後知無聲無臭中一切質狀皆從此出，一切有質有狀之物莫不各有一無聲無臭之主宰。所謂道不離器，器不離道也。故曰陰陽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形乎陰陽者上也，形乎陰陽者下也。

周子於無極而太極處看得清白，程子於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處看得清白。邵子於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看得清白。又云：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周程指畫可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康節入理深談，可謂剝絕。

恒曰：文公有云，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邵子又云：道為太極，心為太極。文公猶就太極寫其妙，邵子獨出奇妙之言以發明太極。人若識得此心，則道

講學

卷下

五

與太極都在我因賦二語曰：春光隨處好，也要看花人。光生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心是體思則屬發用，一邊思已發用當止其各當之位。至於此心則常要在腔子裡，則就是思未發用之時，亦不可放其腔子外。出入無時二句是心之體，聖凡皆然，不是心之病。以心為體是在賦稟之初，以心為用却在形質既脩之後。又說只此一善繼之成性，繼處是心，所以曰心。

為體性無不善能擴而充之却又心所以曰心是用又說賦稟之初心是乘載的事物繼善成性之後心是神明不測的事物所以謂之活潑潑地這活潑潑地如金剛石子遇者即碎

朱子語錄不及二程以二程指點人本體處多朱子教人讀書處多耳

陸象山戒弟子勿輕紀師言恐語氣不詳反為言者之累

講學

卷下

七

易通解動直云心在則動皆直心不在則動皆邪曰無欲便知在與不在落處亦便知無不在的工夫未得面壁靜坐做出寔地工夫又云諸務拋却乃得共質所疑夫既拋却諸務將以何者作寔地工夫耶豈非以面壁靜坐作寔地工夫而日用諸務反作脫空行事耶夫寔地工夫原在日用事物動靜云為之中誠肯時時體察將必自得之矣若使面壁靜坐一切浮情妄想都上心來紛紛紜紜將如之何哉

春色都如許因風想物華東皇寧有意玉樹自生花作頌成新歲忘情是舊家草堂無一事函丈席猶奢天如雞子壳地如雞子黃我有一雞子天地在中央先立其大 聰明才辯無所不足箇中話不思維而便生惟離却語言文字寔是打轉到脚跟下却費商量即今張開兩眼直直覷到自己脚跟下行坐立卧皆然行的是誰坐的是誰立的臥的是誰作許答話的是誰連那覷的是誰少不得自家面目突然獨露於

講學

卷下

七

事事物物之中不怕不會說話不然終是語言文字於自己搃不相干不見廬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據賢友說則從心所欲與復其見天地之心俱有三個心字本文心字不消處欲處見處往處復處豈不又是一心乎將以何者為最初繼善之體一座愕曰今人不解將復字斷了讀不知其見天地之心乎一句是贊復之為道將見字如何說得去

如無極而太極肇自周子演於二程發明於考亭後
 象山與考亭書因陸子壽曾以太極圖說非周子之
 書即使出自周子亦定非明道以後之說考亭不謂
 然象山深是其說此處便當着眼何也象山平日學
 問較考亭為得其宗故考亭晚年悟道亦自悔從前
 支離至欲膠執子壽之論以無極為杜撰則象山習
 氣之未除也如云古無無極字辟空立出則為杜撰
 伏羲畫易文王繫辭亦並無太極字二字起於孔子
 講學

卷下

六

則夫子亦為杜撰乎夫子太極二字是由六十四卦
 遡到乾父坤母從乾坤兩卦遡至一畫未有以前故
 立太極名色周子又從太極源本遡到言語不可形
 狀處立箇無極真是萬聖同源萬理同會至當不可
 易至大而不可名一毫善也着不得何況不善陽明
 觀到此所以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未入堂與者不全
 領宗旨聞無善無惡之論遂訛為異端抑曾知此語
 直觀到性善本源而立論哉記姚江對薛侃語無善

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于氣即無
 善無惡是謂至善豈告子善惡混之義哉

講學

卷下

九

天命之謂性章十辨

一當辨者如脩道之教朱子從聖人立教上言程子竟就由教而入之君子言陽明宗之以後面脩道以仁自明誠謂之教觀之其說不為無據但非教字之正名正義故當以聖人立教為確論也且禮樂刑政乃聖人扶世覺民之具其喜怒哀樂所發用處必有禮樂刑政以見之寔事此固不得泛言立教而輕議朱子之說為粗迹矣

講學

卷下

平

二當辨者宋儒分戒懼慎獨為二時明儒則合戒懼慎獨為一事 謂若單言戒懼亦包得慎獨單言慎獨亦包得戒懼今既兩項並言其意固有分別且上言不觀不聞則自思慮未萌事物未接者言之下言慎獨則自事物將接思慮既萌者言之二者自不容混而為一至於良知炯炯始終不息靜而不使昏昧動而不使放佚吾心之卓然精明貫乎動靜者其實未嘗有間斷止息也

三當辨者不睹不聞蓋言形聲未接而此心之敬畏無敢稍懈也若以不睹不聞為形容道體之妙此鬼神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而非本章之意矣末章明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然則不動不言亦以為形容道體可乎

講學

卷下

主

四當辨者慎獨之獨以心之獨覺言此即陽明先生所謂知善知惡是良知也蓋人心發動之幾原兼善惡即以吾心驗之原是如此知乎此而為善去惡則工夫定是有把柄後來王龍溪以獨為無對之名亦主良知本體而言究不出乎獨知本意也

五當辨者宋儒以中和為性情本然之德明儒謂從戒懼慎獨後所得不知人心本來原有是中和其戒懼慎獨之功所以復其固有之善此朱子推原天命率性為獨得其全而陽明直承戒懼慎獨者反少却一層本原道理也

六當辨者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分屬一靜一動此就

先後兩時而言朱子之說也謂日用應酬千變萬化即所發而未發之中仍在此就表裡一致言陽明之說也至戴山劉子又以未發屬動已發屬靜此從易傳乾主大始坤作成物分屬陰陽動靜之意即張忠定公所謂公事未判屬陽已判屬陰之說也然王氏之說朱子語類中已有此論而劉子之說亦或問中所辨駁者按朱子有云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又云寂而常感感而常寂者此心之所以周流

窮學

卷下

五

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據此則知動靜雖有二時而吾心之靜而涵夫動動而歸於靜者正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則朱子先後之說終不可移矣但劉先生之說於本文未發二字却看得有著落觀本文但云喜怒哀樂之未發不曾云心之未發本文發字原主發于外者言其未發者明是有喜怒哀樂之意而未見之於云為耳故劉子謂思是未發為是已發若竟屬一念未起則不當云喜怒哀樂之未

發而直當言喜怒哀樂之未萌矣即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之謂也今譬之射者未發是矢在弦上正當審固之時已發則箭發而中的矣其工夫全在未發上故謂其要在慎獨此則慎獨工夫正用在未發之際而所謂主靜工夫涵養于不睹不聞者又在前一步矣此與朱子說大不同

窮學

卷下

五

七當辨者朱子謂未發之中以不偏不倚言已發之中以無過不及言故以後章時中用中作無過不及之中而此章中與和對遂尊主不偏不倚之中周子則謂中也者和也看中和本是一項此即劉子以動而未形者為中之意故可合中和之中執中之中為一致也

八當辨者延平李氏嘗令學者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朱子所親受業者後來朱子晚年而悔謂平日缺却未發以前一段涵養工夫常覺胸中提掇

無深潛純一之味此朱子晚年之論一定不易者則知未發與已發不可合作一團濶無分別也然則未發之前其氣象果如之何無形可見無聲可聞無喜怒哀樂之可狀萬緣雖寂一真自如吾心如明鏡止水而未嘗類于槁木死灰也當時程子教人只在主敬者蓋能敬則端莊靜一之中自有以得失未發之氣象此又在體認者自知而非可影響揣測也

論學

卷下

五

之路似與後面五達道相同今按此當與上句對看天下之大本本由中而大也天下之達通通以和而達也凡人喜怒哀樂之發當天理合人心便可達之天下而無碍倘逆天理拂人性則觸處皆阻礙而不通矣故天下之達道當謂中節者能達之於天下方有定落

十當辨者中和位育之說朱子以為未有能致中而不能致和者未有致和而不原於致中者未有天地

不位而萬物育者未有萬物育而不本於天地位者此可見位育之不可分屬中和矣所可疑者孔子負聖人之德而當春秋之世如星隕地震水旱兵戈之患不能匡救豈中和有未致耶亦不得位以行其道耳故致中和而位育斷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者言中庸言盡人物而贊化育覆載物而配天地皆以有位者言即易之裁成輔相亦以有位者言之而見位育之極致也若以刪述六經垂教萬世為後世之

論學

卷下

五

位育此亦推廣言之以見其理之相通至所云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為一身之位育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為一家之位育此皆推廣言之以見盡人可以自致耳先儒又以堯湯水旱為氣化達然而不係于中和不知洪水未平由于誤任伯鯀商初大旱由于夏虐所感是二聖中和亦有未盡之處而不得但歸過於氣數矣及堯舉舜禹六府孔修湯著寬仁六事自省方是中和充盡而位育無歉倘以一室齋

論學卷下全

居為足格天地動萬物是但知天地萬物默相契合
 者在一念未動之初而未知一氣感通之故全在喜
 怒哀樂發用處也蓋人君為天地宗子萬物父母其
 一喜一怒一哀一樂上闕陰陽舒慘下係生民休戚
 必懷顧說天命之心必存上帝臨女之念必謹貌言
 視聽之發必慎慶賞刑威之施然後王道洽而和氣
 昌自然二儀協應百族繁昌而四靈畢致此乃中和
 之寔理位育之寔事盡性至命修道立教之寔功先
 講學

卷下

五

儒以誠之一字為中庸大樞紐即此意也



21101000420129

講學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國朝陳祖銘編皆其師李培講學語也培號此菴嘉
 興人其說皆闡姚江餘緒上卷曰溯源委同人我
 端學術定志趣認本體議功夫求悟門先默識崇
 實際重悟輕修脫世味凡十一條下卷則皆襍論
 性理四書大旨觀其立論以悟為宗而又譏世之
 講學者重悟而輕修特巧掩其迹杜人攻詰而已
 矣